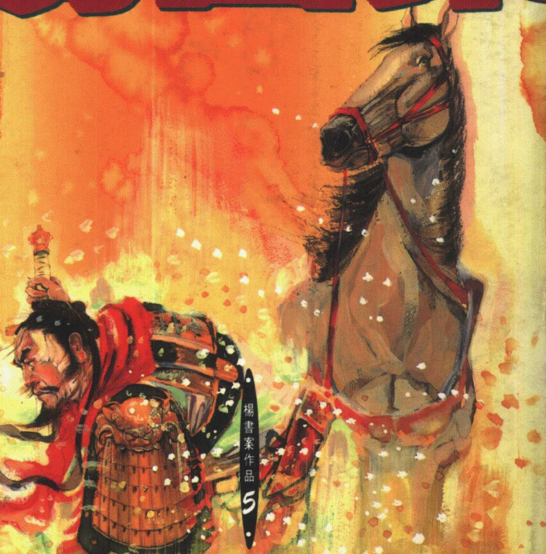
楊書案——【著】

# 長安恨



楊書案——【著】

# 長安恨

# 一

幾隻不知名的翠鳥在庭樹上嚶嚶唱著，兩隻膽大的瓦雀竟然飛到窗台上來，自由自在地啄食，無拘無束地歡躁。

皮日休被鳥聲驚醒，湧上心頭的一個好念頭是：「雀噪天晴」。他從臥榻上展眼向窗外望去，東天邊已經抹上一層艷麗的朝霞。

身邊，柏枝雲鬢蓬鬆，鼻息溫馨、均勻，一副慵倦的嬌態，睡得正熟。太常博士皮日休在京居官廉正，倜儻不群，好針砭朝弊，爲宦官田令孜所不容，被貶謫到吳地毗陵爲副使。秋辭長安，來到毗陵任所，已是冬令。數月行程，千山萬水，柏枝以一弱女子之身，隨同跋涉，其中艱辛，不言而喻。現在到了新的任所，該讓她好好歇息歇息。皮日休愛憐地輕輕給她理正一縷垂到眼簾上來的長髮，然後悄悄披衣下床。

皮日休盥洗畢，走出內室，見廳堂裡幾個侍役正在清掃、整理。皮日休到得倉卒，又係貶謫而來，毗陵刺史並未事先爲他佈置好衙署；而是皮日休到任，交割了告身之後，才臨時派了侍役清掃、整理。好在皮日休是個豁達的人，並不以刺史的簡慢縈懷。

皮日休來到廳堂，見室內已經清掃得窗明几淨，臨著綺窗的一張長條矮几上，擺著幾盆水仙。雕花彩繪的陶盂，內用小顆的太湖石壅著水仙球狀鱗莖；鱗莖上已抽出一片片油光厚實而翠綠的長葉，那葉如長劍，只是頂端微鈍。葉簇上方束以紅綾，使之更爲挺拔、俏麗。閩、吳一帶盛產水仙，冬季百卉凋零，只有水仙一花獨秀，室內擺上幾盆，格外賞心悅目。

俄而，皮日休見廳堂一角有一長桌，桌已破敝，且下有積穢，然而，侍役們卻視而不見，獨不觸動它。皮日休心裡好生奇怪，喚過侍役來問：

一室內清掃一淨，爲何留下一張敝桌，和一個污穢的角落？」

侍役說：「此事說來話長，大人聽小的細稟。」

原來，此處衙署原爲刺史之署，以後刺史另建新衙，此處才改爲副使衙署。此廳原爲政事堂，刺史常召少數重要僚屬在此議事，議事之餘，便設便宴淺酌。那張桌子就是當年會食之桌。改爲副使衙署後，不再在此議事，也就沒人在這張桌子上會食。然而，會食之桌卻仍置放原地不動。吏人相傳，此桌動了不吉，如果移動，衙署主人當受免官之禍。

侍役敍述罷這段原委，又跪稟說：「大人，這張桌子已經擺在這裡五十多年了，從沒有人動過。」皮日休聽罷，哈哈笑著說：「原來如此。然而，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如果由此而獲免官之禍，我也是心甘情願的。現在，你們就動手將這張朽敝之桌，撤去焚燒了吧！」

衆侍役見皮日休堅持要撤，不敢違拗。朽桌撤去之後，又在桌下鏟去十幾畚箕多年積存的穢物。這樣一來，整個廳堂變得更寬敞、潔淨了，衆人口裡不說，心裡卻暗暗佩服新來的副使有膽，有決斷。

皮日休把住處安頓好，便迫不及待地要去遊山玩水，探幽訪勝。

皮日休青年時代曾經有過幾次壯遊：一是「自江漢至於京，干者十數侯，繞者二萬里」；一是「浮汴渠至揚州，又航天塹，從北固至姑蘇」。所以，從揚州到蘇州，中間的毗陵、太湖，都是他的舊遊之地。而今故地重返，自然極欲一睹這一帶的舊貌新顏。柏枝呢，這個戈壁上長大的龜茲姑娘，來到這個江南水鄉，更是耳目一新，應接不暇，巴不得皮日休領她出去多領略一點江南風光。

一個晴和的日子，皮日休雇了一葉扁舟，携了旨酒，偕夫人柏枝順河南遊。

這是當年隋煬帝循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開運河故道，開掘的一條大運河。連接黃河、淮河、長江諸水，航船可從長安一直通到杭州。運河廣十餘丈，兩岸都築御道，並種柳樹護堤。大運河建成後，一方面可將

江南豐富的物產漕運長安，供皇室享受；一方面也便於煬帝乘龍舟巡遊江南。

皮日休和柏枝酌著旨酒，一面看運河兩岸江南景色，一面談論起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功過，不覺感慨系之。皮日休沉思片刻，隨口吟出懷古二首：

萬艘龍舸綠絲間，
載到揚州盡不還，
應是天教開汴水，
一千餘里地無山。

盡道隋亡爲此河，
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
共禹論功不較多。

柏枝聽完最後一首，拍著手直叫好。皮日休笑著問她：

「好在哪裡？」

柏枝說：「好在你把隋煬帝的功過講得入情入理。隋煬帝爲了自己的遊樂、享受，勞民傷財，固然該遭唾罵。只是罵倒一切也不公平，沒有隋煬帝開的運河，不但南北舟楫無法交通，就是我們今日也無法作這河上遊玩了。」

皮日休高興地舉起杯說：「夫人的話比我的詩更加透闢，來來來，我敬你一杯。」

小船在晴明無風的河面上緩緩南行，轉過一個河灣，透過堤柳，遙見前方岸邊有一小山，山上樹木蒼翠，籠著一座玲瓏的小寺，鐘磬之聲隨風悠悠傳來。

艄公回過頭來，對皮日休說：「大人，此山寶剎之內有一個五台山飛來的聖琵琶，有求必應，極爲靈驗，你們不上去看看嗎？」

「聖琵琶，有求必應？」

皮日休將信將疑。忽然，皮日休的某種記憶被觸發起來，不覺動了好奇之心，顧柏枝說：

「既有如此聖跡，我們上去看看，一廣見識如何？」

柏枝到長安之後，讀過詩人白居易〈憶江南〉的詞：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今日隨皮日休泛舟運河，親睹江南風光，眞有人在畫圖中之感，可說處處堪流連，處處任低徊。聽說前方小山上梵寺裡，有奇異靈驗的聖琵琶，當然極願捨舟登岸，上山一睹。

等小船停靠好了，皮日休攙著柏枝上聖岸，一名侍役在後跟著，一行三人入林爬坡，向小寺走去。漸近寺門，遙見寺內僧房洞開，而僧人卻一個也不在。

皮日休見眼前景物依稀如舊，想起當年壯遊吳越，路過此地，也曾登山入寺，似乎還曾隨手在僧房壁

上畫下什麼，心裡更是生疑。

他逕入僧房，抬眼望去，果然是當年自己親手畫下的那只琵琶。只是上披紅紗，旁插旗幡，前面神龕供桌上擺著香爐、鐘罄，被僧衆和信男信女當神物供起來了。

柏枝提起裙裳，正要禮拜，皮日休伸手拉住她說：

「且慢！」

柏枝不解地問：「怎麼啦？」

皮日休笑著說：「這哪是什麼聖琵琶，這是我當年壯遊吳越，路過此地，上山閒遊，信手畫下來的一只琵琶。」

皮日休見柏枝還將信將疑，又進一步詳細地向她解說。

原來，那一年皮日休舟行至此，遇上大風，艄公泊舟河岸暫避一時。皮日休坐等風息，見岸邊有小山，便離舟登岸，上山閒步。山上遍植綠樹，入林數十步，見坡上有一佛寺。進了山門，見耳廂僧房洞開，中有床、桌，但室內闃無一人。皮日休穿過迴廊，進入僧房，見桌上有筆硯，硯內研了一盤好墨，尚未用盡。

皮日休一向喜愛書畫，見了筆硯，不覺技癢，一時興起，遂把筆於僧房素壁之上，畫下一只琵琶。那琵琶大小與眞的無異。畫畢，風漸平息，便循原路下山、登舟，重新上路。

事隔多年，皮日休早把這件小事忘懷了，不料當年信手畫下的一只琵琶，幾年後在這裡成了聖跡。

柏枝聽罷，才深信不疑了。她說：

「這只琵琶多年來迷惑了無數信男信女，靡費了無數香火、牲禮，快用水把它洗去吧，免得日後再興妖作怪。」

皮日休說：「夫人此話有理，解鈴還是繫鈴人，讓我來把它洗去。」

說罷，命侍役打了桶水來，皮日休捲起衣袖，撩起袍襟，親自動手，把壁上所畫琵琶洗得一乾二淨。然後，一行三人轉到後山，繼續觀山賞景。

三人在後山玩賞一陣，循原路又來到前山，只見僧房內有幾個和尙，正跪在原來畫有琵琶的供桌前，燒香念經，一面念，還一面涕淚唏噓。山路上有無數村人絡繹而來，手上一律捧著香燭果品。

皮日休來到僧房前，行了一禮，故意問一老僧：

「師父，這裡出了什麼事？」

老僧打量了一下皮日休說：「官人，你是過路人，大概未聞小寺的聖靈。十幾年前，我寺長老從山外化緣歸來，忽見僧房素壁之上有一琵琶，形象生動，放著靈光。長老驚奇異常，以爲是早晚念佛，感動了菩薩，從五台山上飛送一琵琶來顯聖。消息逐漸傳開，鄰近村人紛紛備了香燭、牲禮，前來叩拜五台山飛來的怪琵琶，許願祈福，聖琵琶果然靈驗，幾乎有求必應，於是，香火更盛。聖琵琶降福一方，閱有十餘載，不料今日突然飛走。我等未能築壇設祭，香火禮送，抱愧抱憾。」

說著，無數村人陸續趕到僧房前，都來補送飛走的聖琵琶。

皮日休大笑，備細說明壁上琵琶的來歷，及今日用水洗掉緣由。皮日休說得有根有葉，衆人不得不信，這才慚愧地收拾起香火，紛紛散去。

初到毗陵任上，皮日休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爲百姓辦了一件好事，心裡甚是高興。回到船上，又和柏枝閒談起以前聽說的，各地以訛傳訛，濫祭神佛的事，不勝感慨。皮日休決心回衙之後，認眞查一查毗陵境內濫祭淫祠，勞民傷財之事，然後一件件予以揭穿、杜絕。

不久，皮日休聽說毗陵西郊有一農戶，因賣古墓中的神水治病，而致巨富，心裡甚是懷疑，於是暗暗派人查訪。調查的人微服訪問，很快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原來，毗陵之西有一古墓，螻蟻做窩，田鼠打洞，穿壞多時，雨雪浸潤，於是，水滿墓中。營葬之時，墓中曾放許多石灰以防潮、防蟲，經水浸潤，遂成石灰水，能治疥瘡。夏日行人路過此地，多在古墓旁的大樹下歇息，行人中有生瘡的，天氣煩熱，頓生奇癢，見墓穴有水，且甚清好，因而就水洗浴。行人洗過石灰水，奇癢漸息，而疥瘡也偶然得癒。於是，便說古墓之水有神，能治病。

一傳十，十傳百，各種各樣的病人都到古墓旁去取神水洗浴。以後，不但有取神水洗的，也有取神水飲服以治病的。靠近古墓有一家農戶，見此事有利可圖，便在墓所立一廟舍，而賣墓中神水。去買神水的人，從此又得備辦酒肉牲禮，先祭廟，再買水，供在廟中的酒肉，源源不絕。

買水的人愈來愈多，墓中存水行將舀盡，於是賣水的農戶常常夜裡偷偷從別處挑了水來，灌在古墓裡作爲神水出賣。

皮日休訪得內情之後，派出屬吏和衙役會同鄉村三老，深夜守候古墓旁邊，待賣水人從別處挑了水來往古墓裡灌的時候，當場把他抓住。第二天，賣水人向四鄰當面說明行騙經過，申明古墓裡並無神水。官府派人塡塞墓穴，並抄沒賣水人騙得的家財。往古墓求取神水治病的事，從此斷絕。

做了這幾件事情之後，郡人都知道郡衙新由長安委任來了一位名叫皮日休的副使，是一位很會作詩寫文章的才子，又是一位能體貼百姓疾苦的好官。

毗陵郡刺史王回原爲邢州①刺史，並無專使之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圖，因受監察御史彈劾，招來一紙敕令道：「刺史親人之官，苟不諳詳，豈宜除授？比爲②朕養百姓，非獨榮爾一身，每念疲羸，實所傷歎。王回到郡無政，惟務貪求。實汚方州，宜即停任。」

王回罷去邢州刺史之後，重賄宦官田令孜，不久，又放了毗陵刺史。從此，他也得了一個教訓，要想官做得穩，必須朝中有人。於是，時進江南寶貨獻田令孜，以求蔭庇。

王回外貌恭柔，對人說話，總是帶著笑意，似乎十分隨和。其實內心陰險褊狹。凡是違忤了他的意見的人，都要暗地中傷，伺機報復。因爲他明裡柔和，暗裡兇險，所以，人們送他一個外號叫「人猫」。

皮日休初到毗陵，「人猫」對他也頗恭柔，尊他爲海內有名的大詩人，問他離開京都到這吳越蠻荒之地，過不過得慣。王回又說：自己從政，主張與民休息，無爲而治。因此，皮日休到任之後，也不必過於案牘勞形，盡可以寄情山水，吟詩作文，怡養性情。王回的本意是，讓皮日休少管郡內政事，只每日吟詩作文，遊山玩水過閒散日子。皮日休則暗忖，王回雖然不是什麼政事上有所建樹的幹才，但且喜爲人倒還謙和。

誰知，皮日休到郡不久，於遊山玩水之間，竟然做起除淫祠濫祭的事情來，惹得郡中百姓衆口喁喁，爭譽新來的副使關心百姓疾苦。這些事傳到王回耳裡，他不免又妒又恨。心想，你皮日休不過是個舞文弄墨的儒生，任京官的時候，也不過做一個管音樂的太常博士，何曾有過當父母官的經驗？今日倒好，新來乍到，就沽名釣譽，做些華而不實的事情，與本官爭政聲。好吧，你既要爭政聲，本官就給你一件棘手的案子理一理。

## 十

王回手頭正有一件棘手的案子處理不下來。如果久拖不辦，或者判而不當，必遭民怨。現在正好來個順水推舟，把這件案子推給皮日休辦理。一則卸下自己身上一個包袱；二則此案辦得不好，皮日休沽名釣譽得來的名聲也就掃地以盡了。

王回交給皮日休辦的，是一件什麼樣的案子呢？那案情是這樣的：

不久前，有一青年來到衙前擊鼓呼冤。衙卒將青年引進衙內。王回問他，何事冤枉？青年農民說：數年前，他將一頭仔牛寄養丈人家中，久之，仔牛長大，生養了幾頭牛犢。近來，女婿向丈人討取當年寄養的仔牛。丈人不但不給這幾年生養下的牛犢，連那頭由仔牛長成的母牛也不給。硬說，這些牛從來是他家的，與女婿無涉。女婿自然不服，訴到縣上，縣令不能決。所以，他又來州前鳴冤，請刺史大人明斷。

王回拘來鄰裡訊問，說法不一，莫衷一是，一時不知道如何了結這個案子。

現在，王回把這件棘手的案子推給皮日休辦理，皮日休明白，這是有意出難題，想看他的笑話。然而，皮日休卻不動聲色，慨然接受下來。

過不幾天，青年農民又來州衙前擊鼓鳴冤，皮日休命左右將青年農民綑縛起來，青年農民大呼冤屈，皮日休不聽，又命左右以布團塞其口，以布蒙其頭。然後，帶上一班衙卒，牽了青年農民到他丈母娘家去。

到了賴牛不還的丈母娘家，皮日休率領衙卒，擺齊執事，威風凜凜地吆喝而入。賴牛民家聽說州官來了，嚇得戰戰兢兢地在一旁跪迎，頭上直冒汗，不知道究竟什麼禍事降臨。

皮日休入室升堂，左右執事大聲說：「州官捕得一夥盜牛賊，賊人供稱，幾年來所盜之牛，已經分散銷贓。現在，州官即來查認來歷不明的贓牛。快將你家的牛都牽到庭前，一一說明來歷。」

丈人夫婦把家裡養的牛都牽到庭院裡，指著一頭二歲母牛和兩頭小牛說：

「這是女婿寄養我家的，其餘兩頭則是我自家豢養的。女婿的牛來歷我們不很清楚，我自家豢養的，敢保不是贓牛。」

皮日休厲聲說：「所供之言，可是實情？」

丈人連忙叩頭說：「句句是實，如有半句虛假，任憑老爺處罰。」

皮日休即令衙卒解了青年農民蒙首之布，釋其縛，去其口塞，然後對丈人夫婦說：

「你們可認識此人？」

丈人夫婦一看面前站著的是他們的女婿，頓時目瞪口呆。

皮日休拍案說：「身爲長者，應做晚輩楷模，見利忘義，賴牛不還，你們可知罪？」

丈人夫婦情知中計，不敢狡辯，只好叩頭服罪。

皮日休當即宣判：「即以此牛歸還女婿。念老者夫婦初犯，暫不問罪。」

丈人夫婦及女婿都跪下叩頭，感恩、敬服。

王回本來想借這一棘手的案件，使皮日休爲難，最後敗下陣來，失掉政聲。想不到皮日休巧斷翁婿爭牛案，政聲大振。從此，皮日休以郡丞而常預郡事，吏下無不畏悅。

因爲常預政事，皮日休從百姓口碑中逐漸了解到王回這個「人猫」的一些劣跡。如，武進縣有一女子，以姦情被拘繫在大獄。王回聽說這個女子妖媚美貌，便常常將她提到密室審問。開始，還擺齊執事，做出過堂的樣子。隨後便以事涉陰私，不便公開審訊爲名，將此女子喚進密室，摒去左右，由王回單獨訊問。衆人對此，物議頗多。以後，王回更令屬吏畢義將此女的罪狀改輕，釋放出獄。旋即迫不及待地將此犯女納入後室爲妾。此事傳出，屬吏、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監察御史巡按到毗陵，風聞此事，著手詳查。王回立即藉一小事將畢義下到獄中，並逼他自縊。畢義被逼不過，自殺身死。於是，私改案卷，出脫罪犯，納美爲妾這一鏈條中，便失去了重要的一環，無法詳查。

王回葬母，役使上萬民伕用牛車運土築墳，毗陵所屬各縣都有民伕助役。江陰縣令不滿刺史征用民伕，不顧農時爲母治墳，憤而親率縣衙皂隸前往助役，因不勝勞累及鬱積過分而死。百姓們偷偷將江陰縣令葬於王母墳場對面的山頭上，築一大墳，立碑曰：

**義令冢**

如此種種，皮日休搜尋口碑，訪求屬吏，聞之無不痛心疾首。然後，錄之於卷，志之於心，只等搜求完備，上奏朝廷。以待皇上再下一紙敕令，斥「王回到郡無政，惟務貪求。實汚方州，再著停任。」

然而，現在王回卻非昔比，他明知皮日休在搜求他的劣跡，卻毫不驚慌，依然我行我素。只是把每月

由大運河漕運給中尉田令孜的那份禮物，悄悄地加重了幾倍。心裡卻暗暗發狠：皮日休呀皮日休，你謫貶毗陵，本刺史未曾借端整治於你，你反倒太歲頭上動土來了！他一眼瞥見牆角有一只蹴鞠③用的皮毬，忽如得到一個洩憤的物事。他拿過皮球置於案上，揮毫在上面寫下幾句粗俗詈罵的詩句道：

八片尖裁浪作毬，
火中爆了水中揉，
一包閒氣如長在，
惹踢招拳卒未休。

王回端詳了一下皮球上題寫的這幾句歪詩，特別得意結尾「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這兩句。他想，皮日休就像一只皮球那樣好脹閒氣，管閒事。於是，便惹踢招拳。在長安，田令孜將他一腳踢到毗陵來了。可是，他「一包閒氣如長在」，還不安分。這一次，看我王回小施拳脚，不將你這只皮球踢破捶爛，算沒有本事！皮日休，皮日休，你敢太歲頭上動土，我叫你這只皮球一日休！

〔注釋〕

① 邢州：北宋末改名邢台，今河北刑台。

② 比爲：比，爲、替的意思。比爲，也是爲的意思。

③ 蹴鞠：踢毬，中國古代的一種足球運動。相傳黃帝所作，或言起於戰國之時。鞠是古時候的一種皮球，外縫熟牛皮，中實毛髮，蹴踢以爲戲樂。

## 二

轉眼又是桃紅柳綠的春天。皮日休站在府衙後園小樓上，騁望眼，只見後園之中，運河兩岸，株株楊柳綻吐新芽，最早知春。東風起處，條條柔枝，飄飄向西。近窗的柳樹梢頭，一隻黃鸝滴哩哩嗚囀著，叫得樹更翠了，天更藍了。

柳枝飄指的西北邊是帝都長安，那裡灞橋兩岸的幾萬株垂柳也發芽了嗎？黃鸝鳥也在枝頭歡快地自由自在歌唱嗎？不，長安的季節比江南要晚一些，此刻灞橋兩岸垂柳的柔枝一定還光裸著，在寒風中顫慄。黃鸝鳥也一定還懾於嚴冬的餘威，噤聲斂翼，蟄伏窠中……

想到這裡，皮日休心頭不禁泛起一縷淡淡的春愁，隨手摘下牆上的一支玉笛，嗚嗚咽咽地吹奏起來。笛聲如怨如慕，淒切動人。

簾內，一副清麗的歌喉，和著笛聲唱起來：

晴川落日初低，
惆悵孤舟解携。
鳥去平蕪遠近，
人隨流水東西。
白雲千里萬里，
明月前溪後溪。
獨恨長沙謫去，

江潭春草萋萋。

一段歌詞唱完，笛聲並不停歇，從頭又反覆一遍。那清麗的歌喉接著唱道：

胡塵犯闕沖關，
金輅①提攜玉顏。
雲雨此時消散，
君王何日歸還？
傷心朝恨暮恨，
回首千山萬山。
獨望天邊初月，
蛾眉獨自彎彎。

吹到這裡，笛聲悠悠地逐漸消歇，那清麗的歌聲也隨著停止。

繡簾掀動，柏枝輕移蓮步，緩緩走上迴廊。她明澈的眼睛裡還濕潤潤的，桃腮上帶著淚痕，更顯得楚楚動人。她走上迴廊，皮日休卻全然不覺，還在極目騁望那西北邊雲天相接的遠方。

玉笛聲訴盡了他的情思，柏枝知道，他又在懷念帝都長安，懷念那隻幽囚著的黃鸝。皮日休有家國之思，柏枝也有骨肉之戀啊，老父此刻也在寸腸如割地思念著南來的女兒吧？

但是，柏枝卻很快擦去了腮上的粉淚，倩笑著走上前去，她要用話題引開皮日休的憂思。她問道：

「襲美，你剛才吹奏的這支曲子怪好聽，怪動情的。只是這支曲子爲什麼有人說它是〈謫仙怨〉，有人

又說它是〈劍南神曲〉。歌詞也有兩闋，而兩闋的意思又不相關。這是怎麼回事呢？」

皮日休從沉思中回過頭來，想了想說：「這件事連開元年間以「五言長城」自詡的大詩人劉長卿都沒能弄清楚。你這樣一位到中原不多年的龜茲女子，自然更不明白了。好吧，讓我細細講給你聽。」

皮日休娓娓敘述起來——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謀反，攻陷東都洛陽。王師敗績，潼關旋即不守。唐明皇爲叛軍所逼，離開長安，車駕幸蜀。路中經過咸陽西南邊的馬嵬驛，六軍不發，明皇無奈，賜楊貴妃死，衆怒稍平，六軍繼續護駕西南行。又行數十里到了駱谷，此谷長四百餘里，是關中經漢中入蜀的交通要道。明皇登上高平之處，馬上對高力士說：

「朕倉皇出帝都，不及辭別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

明皇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明皇又對高力士說：

「朕當日若聽諫臣張九齡之言，不至於此。」

張九齡爲相，嘗識安祿山必反，請明皇及時誅除，而明皇不聽。此時九齡已死，歸葬家鄉韶州曲江。明皇悔恨之餘，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九齡墓。

明皇接著取長笛吹自製曲，以抒胸臆，曲成復流涕，詔身邊樂工當場記錄下這首御製曲譜。車駕到了成都，待行宮安頓就緒，樂工呈進駱谷山頭記錄下的御製曲譜，請聖上爲曲題名。明皇已記不起這件事，顧左右說：

「此曲何來？」

左右以登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此曲之事，對答之。明皇沉思良久說：

「朕已明白了。吾因思九齡，索長笛吹出此曲。九齡操勞國事，直言敢諫，卻受貶謫，此曲可名爲〈謫

仙怨〉。」

以後，有人自西川傳出此曲，卻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為〈劍南神曲〉。這便是一曲二名的來歷。

此曲音韻怨切動人，多遷謫意。後詩人劉長卿被誣奏，由隨州刺史左遷②睦州③司馬，餞別宴席間聞此曲，有感於懷，隨撰一詞以配曲，即「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一首。當時，劉長卿意頗自得，也是不知道事之始末。

其後，台州④刺史竇宏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闡明原意，以匡正不知者。這便是「胡塵犯闕沖關，金輅提攜玉顏」的一首，說的是安祿山造反，御駕帶著楊貴妃幸蜀，馬嵬坡賜死的本事……

皮日休正對柏枝講長笛曲〈謫仙怨〉的來歷，忽聽得院牆外有叫賣聲傳來：

「前朝名賢墨跡嘞——」

叫賣聲引起了皮日休的注意，他是個極喜收藏前賢墨跡的人，立刻叫侍從去把院牆外賣字畫的人請進來。

來人方頭大耳，面目黑，衣著舉止都顯出粗俗的樣子。皮日休暗忖，此人不像落魄的世家子弟，看來是個倒賣字畫牟利的市井之徒。

皮日休問那人有什麼前賢墨跡要賣，那人拿出兩幅字來，是用宣州產的好紙寫的兩首築城詞：

其一

城上一培土，
手中千萬杵，

築城畏不堅，
堅城在何處？

其二

莫嘆將軍逼，
將軍要卻敵，
城高功亦高，
爾命何勞惜。

皮日休讀了這兩首築城詞，讚歎不絕，眞是言簡意賅，韻味無窮。而詩句質樸，頗有古風。細看那字跡，雄渾蒼勁，力透紙背，卻彷彿在哪裡見過。究竟在哪裡見過呢？皮日休細細琢磨，猛然省悟：這不是好友陸龜蒙的品題麼？卻爲何被當成前賢墨寶，落在此市井之徒手中呢？

皮日休莞爾一笑，冷冷對那人說：「你也好大膽，敢將今人題咏，冒充前朝先賢墨跡，在此招搖撞騙！」來人急忙辯白說：「老爺在上，小人豈敢以今人題咏冒充行騙？求老爺再仔細看看，今人能寫得出這麼好的字麼？」

皮日休回首對侍役說：「來人哪，去我書房壁上摘下魯望贈我的那兩聯題咏來。」

不一會，侍役果然手捧著兩軸裱好的長聯來。皮日休分別將其展開放在桌上。只見上面題著：

奉酬襲美秋晚見題二首

其一

爲愛晚窗明，
門前亦懶行。
圖書看得熟，
鄰里見還生。
鳥啄琴材響，
僧傳藥味精。
緣君多古思，
攜手上空城。

其二

何事樂漁樵，
巾車或倚橈。⑤
和詩盈古篋，
賒酒半寒瓢。
失雨園蔬赤，
無風蚌葉⑥凋。
清言一相遺，
吾道未全消。

來人雖非博學多識之士，筆跡還是認得的，他審視侍役捧上的兩幅長軸，字跡竟和自己叫賣的前朝先

賢墨跡酷似，顯然一人手筆，不禁目瞪口呆了。

皮日休說：「這是我的好友蘇州陸龜蒙字魯望的墨跡，如何會到你手中?!」

來人見皮日休神色嚴厲，手有眞憑，慌忙跪下說：

「小人前日在長街地攤上，見人擺著幾幅字在賣。小人粗識文墨，知道它不是凡品，又見售價不高，頓起非念，將它買下，然後轉手以前朝先賢墨跡賣出，想得幾文薄利，以爲生計。小人的確不知這些題詠的來歷，如係官人好友所題，小人只好自認晦氣，將這兩幅題詩，交付官人。」

皮日休暗自忖度，此人說的也還可信，便道：

「你不必驚慌，既是花錢買來的，我也不能白要。你買這兩幅字花了幾兩銀子，我照原價付給你便了。」

那人說：「小人實付了十兩白銀。此事和此價都有當時與小人同行的鄰里牛三爲證。」

皮日休說：「好吧，你在這裡稍候片刻，我去後堂取了銀子付你。」

皮日休捧了新得的兩幅題詩進內室去，對柏枝說明此事，問柏枝：

「家裡可還有十兩白銀？」

兩人四處翻找，連銅錢在內，只湊足六兩多價銀。皮日休出京時並無積蓄，隨身只帶了幾箱字畫。到毗陵任上，薪俸也不高，他也不會像別的地方官那樣貪贓受賄、巧取豪奪。得了一點俸祿，又隨手買了古籍、字畫，所以手頭常顯拮据。

皮日休不免搔首發急：「這怎麼好呢，總不能袖手不管，讓魯望珍貴的題詠，流落在這些市井之徒手中！」

柏枝想了想說：「這樣吧，我有一件貂裘，是父親在長安時爲我做的。現在大地返春，一時也穿不著，可讓老僕抱到市上，當它十幾兩銀子，先應個急。」

皮日休搖頭說：「那怎麼可以，要當，也得拿我的衣物去當。」

柏枝噗哧笑著說：「你有什麼衣物能值十幾兩銀子呢？」

皮日休想了想，自己日常衣著只求暖身罷了，確無什麼值錢的東西。

柏枝說：「別多說了，那人還在外面等你付銀子呢。你我夫妻，還分什麼彼此？」

說罷，柏枝便去箱篋中取了貂裘，交付老僕快去市上當了銀子回來。

那人見皮日休進後堂去，半天不出來，不免心裡著急，又不敢催促，只好耐著性子再等。一直等了個把時辰，皮日休才拿了銀子出來，付了兩幅字的價。那人接了銀子，叩謝一番，然後一溜煙走了。

過了些日子，皮日休對柏枝說：「自從買了魯望那兩幅字，我心中老是不大安定。聽說，魯望辭去蘇州從事⑦，曾去饒州，但不順遂，日前返回，退隱松江郡甫里鎮。今見他的字流落市井，莫非出了什麼事情？此去松江不遠，買舟沿大運河東南行，至吳縣轉吳淞江，不過三幾天行程，就到了甫里鎮。我想，趁著春暖去看看這位摯友，多則一旬，少則七八天便返回。」

看望摯友是情理中的事，何況他眼下境況又不順遂，柏枝自然贊同。當下說定，過不幾天，皮日休只隨身帶了一名侍從，便買舟啓程了。

皮日休輕舟南下，循大運河，轉吳淞江，行不三日，到了甫里鎮。他捨舟登岸，見這個吳淞江畔的古鎮，水環樹蘢，果然清幽。

一個牧童倒騎一條黃牛，趕著一群牛在柳蔭下的草地上放牧，信口唱著一支放牛歌，那歌聲裡唱道：

江草秋窮似秋半，
十角吳牛放江岸。

鄰肩抵尾乍依偎，
橫去斜奔忽分散。
荒陂斷塹無端入，
背上時時孤鳥立。
日暮相將帶雨歸，
田家煙火微茫濕。

皮日休側耳聽了一會，上前微笑地喚住牧童說：「小哥，你剛才唱的不是陸龜蒙先生作的〈放牛〉歌嗎？請煩指點，龜蒙先生的家在哪裡？」

牧童騎在牛背上將皮日休打量了一番，說：「每日找龜蒙先生寫字題詩的人多得很，有本地仕紳，也有州縣衙門來的官人，陸龜蒙先生一概不見，也不讓我們指點他的家門。我看先生十分熟悉龜蒙先生的詩作，一定是他的好朋友，不妨告訴你龜蒙先生的家門。進了甫里鎮，順大街往東走，走到盡東頭，柳蔭下有一個門樓，門前有一塊幾人高的大石頭，叫「鬱林石」，那便是龜蒙先生的家。」

皮日休謝過牧童，然後進甫里鎮找陸龜蒙的家。走盡小鎮一條街，果然見柳蔭籠罩著一座門樓，門前立著一塊如屏、如峰、高及數人的青條石。

皮日休來到門樓前，先不通報，卻立在青條石前仔細端詳起來，一面看一面歎息道：

「這就是聞名已久的「鬱林石」，今日得見，大開眼界，眞是事奇石亦奇。魯望兄出此清廉家門，難怪有此高才卓行。」

原來，陸龜蒙的遠祖陸績曾爲鬱林⑧太守，在任多年，兩袖清風。以後告老還鄉，宦囊空空。鬱林到

姑蘇，須由鬱江泛西江，入珠江出南海，然後浮海北上。陸績卸任歸家，隨身既無多少行裝，也無多少僕從。臨行只有一事發愁：船載太輕，只怕禁不住海浪顛簸。躊躇再三，忽然想到，桂地多奇石，何不取石以壓船載？

船到姑蘇，姑蘇太守本是陸績同年，聽說陸績告老還鄉，親自帶了許多役伕到碼頭上去接船。上船一看，船上只有簡單行裝和一大塊青條石。蘇州太守問：

「年兄，豐裝寶貨都在另一條船上吧，另一條船何時到達？」

陸績笑著說：「只此一條船，豐裝寶貨便是這一塊又長又大的青條石。」

蘇州太守驚訝不已，喟嘆說：「年兄如此清操，可欽可佩！」

蘇州太守吩咐役伕，將這塊「鬱林石」扛抬下船，送到陸府，立於門前，以彰其廉。陸績哪裡肯依，推辭再三。蘇州太守卻笑著說：

「年兄既已卸任回鄉，如今便是小弟治下的一名普通百姓，焉有子民不聽太守安排之理？」

陸績被強不過，只好依從，於是，「鬱林石」便一代接一代地立在陸府門首。以後，陸龜蒙嫌蘇州市井喧囂，隱居甫里鎮，搬家時也把「鬱林石」搬了來。

皮日休在陸府門首瞻仰「鬱林石」半晌，這才向門裡通報：

「有故人皮某從毗陵來，要見甫里先生⑨。」

門僕並不開啓緊閉的大門，只將小側門打開一條縫，探出半個身子，打量了一下皮日休說：

「甫里先生不見客。再說，今日甫里先生一大早就出去了，這會兒也許划著小船在松江上釣魚，也許扛著鋤頭在地裡薅草，也許在哪處柳蔭下品茶賦詩，上哪兒去找他呢？客人，你還是回去吧，不要在這裡枉費了時間。」

皮日休正要進一步說明自己的身分，以及與陸龜蒙非同一般的交誼，門僕已自關門進去了。

皮日休正在無可奈何之際，抬頭忽見東邊的田疇上，一人身穿粗布短衫，肩扛一把鐵鋤，瀟瀟灑灑地走來。身後四五人，也都衣褐荷擔。從衣著上看，前面一人和身後數人似乎沒有什麼區別。從舉止神態上看，一眼便能辨明主僕關係。

皮日休不禁高興地說：「那不是甫里先生來了嗎！」他快步迎了過去，嘴裡喊道：

「魯望兄，襲美看望你來了！」

聽到喊聲，陸龜蒙不覺一怔。等到他停步注目，看清來人果真是皮日休，也不禁欣喜如狂，完全改變了那瀟灑、超然的步態，快步迎了過來。

兩位久違了的老友就在路旁手拉著手，寒暄起來。

皮日休十幾年前壯遊吳越，與祖居蘇州的陸龜蒙初識，兩人一見如故，頓成莫逆之交。以後，皮日休得中進士，且在長安謀到一個小小的京官。陸龜蒙雖然出身仕宦之家，且少小即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又善詩，但科舉不利，考進士不中。陸龜蒙性格高逸豪放，一次不中，便不再考，而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搏歷任湖州、蘇州刺史，陸龜蒙便在張搏門下做僚屬。皮日休和陸龜蒙雖然初識之後，便未再見，但音信往來，贈詩酬答則一直未曾間斷。

今天，兩人手拉手，激動得熱淚盈眶，互相端詳著。初識方弱冠，而今鬢已斑，不禁感慨系之。

皮日休看著陸龜蒙那一身打扮，贊歎說：「魯望兄以一世家子弟，身衣褐，負畚鍤⑩，薅鋤無休時，難得，難得！」

陸龜蒙卻說：「堯、舜風吹日曬，又黑又瘦；大禹治水，手足胼胝⑪。彼聖人也，尚且如此。我一褐衣黎民，敢不勤勞嗎？」

皮日休點頭說：「至論，至論！」

說著話，兩人已走到陸府門首，門僕見陸龜蒙領著客人來了，連忙敞開大門，在一旁恭候。

皮日休笑著說：「要不是正巧在門外遇見兄回來，今日我是進不了這個門的。」

陸龜蒙說：「這是小弟的吩咐，怪不得門僕。襲美兄不知道，有些豪紳仗著有錢，不斷來攪擾，小弟厭煩透了。前日還有本地一豪紳將一幅絹綢，上面鋪滿銀錠，送到我家裡來，求我一幅題咏，以裝飾他新造的廳堂。小弟一聽，氣得發昏，馬上令僕從將那絹綢、銀錠統統扔到門外去。每日這樣糾纏取鬧的事不斷，小弟只好命門僕緊把大門，外人一概不見，不想今日也擋了襲美兄的大駕。」

皮日休點頭說：「原來有這麼一些情由。」

若是一般客人，陸龜蒙只讓他在客廳裡坐坐，奉茶、談話。皮日休是文友，陸龜蒙才把他邀到書房，促膝長談。

走進書房，皮日休只見四壁掛滿各種紙條，上寫著所讀過的書上摘下來的精彩句段。陸龜蒙有一個習慣，讀一本書，必定錄下其中的精彩句段，粘貼四壁，有空就讀，熟誦乃止。

書房裡還堆滿藏存文稿的箱篋。陸龜蒙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缸無十日儲糧，也不稍輟著述之事。詩文寫成，便存放入稿箱之中。

書案上放著他正在披閱熟誦的書卷，有的用朱筆改正錯訛，有的動剪刀、漿糊，修補破頁。

皮日休仔細環視一遭陸龜蒙的書房，慨歎說：「海內學人盛傳魯望兄嗜書成癖，愛書如命。得書口誦筆錄，讎比⑫勤勤，朱黃⑬不去手，藏書雖不多，但其中精華都爛熟於心，可以口傳予人。借人書，篇秩壞舛⑭，必為輯佚刊正⑮。果然，果然。」

皮日休忽問：「魯望兄，近來可曾賣過幾幅題詩？」

陸龜蒙哈哈笑著說：「襲美兄何出此言？方才不是說過，前幾日一豪紳以一幅絹綢鋪滿銀錠，求一幅題詩，尚且不肯寫，我怎麼肯賣自己的墨跡呢？小弟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⑯，由於田勢低下，常受雨潦水漬，收成不豐，難免飢寒。然而，小弟過慣粗茶淡飯的生活，尚不至於靠賣墨跡餬口。」

皮日休又問：「魯望兄，不久前可寫過兩首築城詞？」

陸龜蒙不假思索地說：「寫過，寫過。這兩首築城詞還算我近年差強人意之作。襲美兄如何得知？」

皮日休說：「曾聽一位朋友說起。今日到府上拜望，願一睹佳作。」

陸龜蒙聽說皮日休想看他的詩作，十分高興，立刻動手去翻檢稿箱。可是，翻遍了所有的箱篋也找不到那兩首築城詞。陸龜蒙一面找，一面記起，似乎另外有一些詩的存稿，也不見了。他一時呆立著，搔首踟躕，不知所以。

皮日休叫侍役從行囊中取出兩幅題詩來，展開在書案之上，問道：

「這兩首築城詞，可是兄的墨跡？」

陸龜蒙見了，十分詫異：「這兩首築城詞正是小弟所寫，如何到了吾兄手中？」

皮日休把那天如何買下這兩幅題詩的事，講了一遍，接著說：

「兄的翰墨竟被市井之徒不明不白地拿著叫賣，又聞兄赴饒州⑰，不得志，小弟對兄的境況實在放心不下，所以匆匆從毗陵趕來探望。」

陸龜蒙顯然被朋友的一片摯情感動了，眼裡閃爍著激動的光芒，連聲說：

「慚愧，慚愧，勞兄記掛，其實沒事。小弟一向疏懶，文稿寫成，隨手置放箱篋之中，或歷年不省⑱，致為好事者盜去。」

皮日休點頭說：「原來如此。吾兄蹉跎至今，尚虛中饋⑲，以致家政無人主持，看來不及時找一個賢

內助不行了。聽說，兄在饒州曾有一段姻緣——」

陸龜蒙搖手說：「此事再休提起。」

皮日休目示侍役出去，然後說：「你我不是外人，有什麼心腹事不能向小弟說？」

皮日休催問再三，陸龜蒙歎了口氣，才細細說來。

陸龜蒙初從湖州刺史張摶爲從事，張摶重其才，禮遇有加，常使身邊的青衣小婢玉簫往侍客居湖州的陸龜蒙，應使喚，奉茶水。

初時，玉簫才十一、二歲。過了二、三年，玉簫漸次長成，出落得長身修眉，姿色嫻麗。又善歌，常向陸龜蒙討了詩詞去唱。此時，陸龜蒙已是中年，而玉簫年才及笄，但已彼此心心相印，眉目有情。

張摶逐漸窺測出其中情緣，自覺玉簫已經長成，不宜再侍龜蒙。他怕長久下去，生出些非分的事情，壞了自己的清名，便召回玉簫，另派一男僕侍奉龜蒙。這樣還怕二人情緣不斷，張摶隨即又將玉簫遠贈同年及第的年兄，饒州刺史蔡京。並囑蔡京及時爲玉簫擇偶，明媒嫁出。

玉簫被送到蔡京身邊，蔡京立即爲玉簫的姿色和歌藝所傾倒，恩寵無比，不但沒有爲玉簫擇偶之意，反萌了收她爲妾之心。玉簫身爲侍婢，對蔡京卻冷若冰霜，心裡只想著那個溫柔多情，文章馳名的陸龜蒙。

玉簫被送到饒州，陸龜蒙隨即辭去湖州從事，也悄悄來到饒州。陸龜蒙到了饒州，並不去晉謁刺史，卻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每天只代人寫字、題咏。三日之後，果然驚動了饒州城，刺史蔡京親率官屬到旅店迎請陸龜蒙去州衙下榻，以示禮賢下士。

接風宴席上，蔡京爲了表示他對陸龜蒙的格外禮遇，席間特意讓玉簫出來唱歌助酒。一對有情人被生生拆開，各自東西，而今又相見了，眞是悲喜交加。蔡京於席上即席賦一詩，交玉簫演唱。誰知玉簫接蔡京詩在手，口裡卻唱出另外一首詩來：

孤光照還沒，
轉益傷離別。
妾若是嫦娥，
長圓不教缺。

這是陸龜蒙膾炙人口，傳唱海內的詩〈月成弦〉，玉簫反覆三疊，愈唱愈動情。把離別的幽怨，以及願身為嫦娥，有超凡仙法，使人月常圓的深情，都在宛轉清麗的歌聲中傾訴出來。唱到最後，竟然聲淚俱下，以袖掩面，泣不成聲。陸龜蒙雖說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強抑住心中的傷痛，也禁不住熱淚盈眶。

蔡京坐在一旁，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自然看出了玉簫和陸龜蒙的舊情，不禁醋意大作，好不尷尬。玉簫剛剛唱完，便揮手叫她入內室去，不等席終，蔡京叫人用托盤捧出幾錠白銀，強笑著對陸龜蒙說：

「魯望兄路過敝治，饒州小邑，無他饋贈，略備幾錠白銀，以為程儀⑳，還望哂納。」

陸龜蒙知道蔡京要逐客了。原來親率官屬去旅店拜望，並迎進州衙等等禮賢下士之舉，統統是假的。現在圖窮匕首見了。陸龜蒙氣得頓時變了臉色，衣袖一拂，將幾錠白銀掃落地下說：

「龜蒙雖然是一介書生，但也不缺這幾兩銀子。我不是到饒州打秋風㉑來的！」

陸龜蒙拂衣而起，離了州衙。自知在饒州待不下去，即日買舟東下。解纜之際，他遠望饒州衙內高樓，遙想玉簫日後以淚洗面的時光，既恨富貴雄豪的以勢相逼，又怨自己的文弱無力，不能護一薄命女子。

陸龜蒙回到蘇州故居，旋即收到友人從饒州來書信說：陸龜蒙離開饒州不幾天，玉簫就投鄱江自盡了。

陸龜蒙得信，偷偷哭了一場。從此無心仕進，也討厭市井的喧囂，便從蘇州故居，搬到松江甫里，過起隱居的生活來。

聽了這番講述，皮日休聯想起自己和黃鸝的遭際，不免有同病相憐之感。自己幸得柏枝長伴身邊，以她的溫存、體貼，撫慰自己心靈上的創傷，而龜蒙呢，誰來撫慰他心靈上的創傷呢？看來陸龜蒙對此事已思之再三，一般勸慰的話是多餘的。皮日休只有慨歎而已。

陸龜蒙卻從沉靜中振作起來，笑謂皮日休：「看，只顧說話，忘了煮茗。去年我顧渚山[22]下的茶園豐收，雖然送了許多給朋友，家裡存的還不少，接上新茶尚綽綽有餘。只是前些時用船從蘇州運回的虎丘[23]水，已經用完，現在只能就近取松江水煮茗了。而按張又新所爲《水說》七種，虎丘井天下第三，松江水已是第六了。」

皮日休說：「不說煮茶，我倒忘了。這次我從毗陵來，路過惠山，特地帶了一大罐惠山泉[24]來，侍役提著擱在庭院裡了，正好煮茗。按張又新推荐的天下最宜煮茶的七種水，惠山泉排在第二呢。」

陸龜蒙說：「數百里爲致惠泉水，兄眞是助我所好呀。」

須臾，陸龜蒙命家人生起一盆炭火，置於書房內。然後取一陶壺，放入顧渚山紫筍茶，沖上惠山泉，坐於炭火上。陸龜蒙說：

「茶須用炭火緩緩煎，其味才清醇可口。」

品著茶，陸龜蒙又對皮日休說：「襲美兄，江山形勝，強似那市井的喧囂。你做那個毗陵副使幹甚麼？案牘勞形，爲五斗米折腰，實不如歸隱山林湖澤，詩書自娛，與天地無爭。」

皮日休歎了口氣說：「小弟眞想追隨魯望兄，歸隱山澤。也高吟過：『願風與良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25]』無奈我入世太深，憤世嫉俗，塵緣難斷，歸隱之事不過是一種奢談，今生只怕做不到了。小弟貶謫毗陵，實在不願多事，不料秉性難移，最近又捲入了一件糾葛中去。」

接著，皮日休將近來他與刺史王回之間發生的一些糾葛，以及訪得王回的一些劣跡，對陸龜蒙說了一

遍。陸龜蒙聽了，不住點頭說：

「王回這種狗官，正是饒州刺史蔡京一丘之貉，小弟秉性懦弱，惹不起，只好躲著。歸隱山澤，即是避世罷了，小弟也不願把它說得那麼高逸。襲美兄秉性剛強，敢與王回等強梁邪惡之輩周旋，小弟也是極欽佩的，天下總得有幾根敢支大廈的巨木。」

皮日休說：「受王回之輩的侮慢，也是魚游淺灘遭蝦戲，且不去說他了。小弟夙志，還是再回長安，並不願終老毗陵。我還惦念著幽禁深宮的黃鸝表妹，以及長安無數故人，也還想有朝一日能為朝廷除弊政。只不知哪一天能酬素志。」

說到這裡，皮日休不禁朝著西北，扼腕㉖長歎。

陸龜蒙知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也就不再說勸皮日休歸隱的話。

這一天，皮日休就宿在陸龜蒙家中，次日，二人遊了太湖，皮日休才返回毗陵。

〔注釋〕

① 金輅：輅，車名。金輅，指皇帝乘坐的御輦。
② 左遷：舊時稱降職為左遷。因為古時亦尚右，而以左為下位。
③ 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縣。
④ 台州：治所在今浙江臨海縣。
⑤ 巾車：有篷蓋的車。橈，槳。
⑥ 蚛葉：蚛，蟲嚙。蚛葉，被蟲咬殘的葉子。

⑦ 從事：官名。州郡長官自己徵辟的幕僚、佐屬，稱從事。宋以後廢除。

⑧ 鬱林：州郡名，治所在今廣西玉林縣西北。

⑨ 因隱居松江郡甫里鎮，陸龜蒙自號甫里先生，或號天隨子。時人也稱他江湖散人。

⑩ 畚鍤：畚，盛土工具，即畚箕。鍤，插地起土的工具，即鍬。

⑪ 胼胝：手掌或脚底因長期摩擦而生的厚皮。俗稱「老繭」。

⑫ 讎比：讎，校對。讎比，校對比較。

⑬ 朱黃：古人校點書籍所用的兩種顏料。

⑭ 舛：錯亂、差錯。

⑮ 輯佚刊正：把散落的文字再聚集起來，並校對改正其中的錯訛之處。

⑯ 楹：計算房屋的單位，一列爲一楹。

⑰ 饒州：州名，治所在鄱陽（今江西波陽）。

⑱ 省：察看；檢查。

⑲ 中饋：饋，進食於人。中饋，原謂婦女在內主持飲食等事。引申指妻室。

⑳ 程儀：儀，禮物。程儀，就是路費。

㉑ 秋風：同「抽豐」。舊指利用各種藉口向人索取財物。特指向在任官員乞求贈遺。

㉒ 顧渚山：在今浙江長興西北，產紫筍茶，曾爲貢品。唐貞元時，每年爲此役工三萬餘人，累月方畢。陸龜蒙曾置茶園於山下。

㉓ 虎丘：在江蘇蘇州市西北，相傳吳王闔閭葬此。有不少名勝古蹟，井水也很有名。

㉔ 惠山泉：惠山，一稱慧山、惠泉山。在江蘇無錫市西郊。江南名山之一，以泉水著名。有天下第二泉、

龍眼泉等十多處，泉水泡茶清醇可口。

㉕ 甘願帶著自己的一束藏書，永遠歸隱山林。嵩山，終南山等地，都是隱居者的勝地。

㉖ 扼腕：用手握腕。表示情緒的激動、振奮或惋惜。

## 三

皮日休探望了詩友陸龜蒙，回到毗陵任所，一連數月，一面暗暗察訪刺史王回的弊政、劣跡，一面在家修寫彈劾表章。打算及時奏請朝廷，革除此等瘟官，為一郡之民除害。

看看夏盡秋來，天漸涼爽，正是讀書寫字的好時光。這一天，他煮了一壺陸龜蒙送的顧渚好茶，正在書齋凝神靜思，伏案疾書，準備最後完成彈劾王回的奏章。

忽然，舍外傳來一陣鼓樂之聲，由遠及近，漸近皮宅，那鼓樂聲似乎有意吹奏得格外響亮，那樂隊的步子似乎也有意遲滯起來。

噪鬧的鼓樂聲攪擾了皮日休的文思，他皺起眉頭，喚一隨侍過來說：

「街上誰家喜樂這樣不懂事理，偏偏在我公廨之前大聲噪鬧？著他小聲吹奏，快快離去。」

不一會兒，隨侍進來，稟告說：「大人，街上是刺史迎接御賜匾額回衙的鼓樂，干預不得。」

皮日休有點意外：「迎接什麼御賜匾額？」

「皇上賜給本郡刺史王回大人的匾額呀。描金匾上寫著『政聲清廉』四個大字，由八個衙役扛抬，緩緩走過，展示給街道兩旁的百姓看呢。」

聽到這裡，皮日休不再置一言，憤憤地投筆於案，長歎一聲，站起身來，在房裡踱開了方步。隨侍看見主人心中不快，嚇得悄悄抽身退出。

不用打聽，皮日休心裡也明白：這是王回來了個先發制人。一定是重賄買通田令孜，討下了這塊御賜匾額，以塞皮日休和毗陵郡人之口。朝廷如此晦暗不明，他寫那彈劾的奏章又有何用？

當天下午，他竟接到了王回的請柬。明天，王回在郡衙大擺宴席，慶謝皇恩，邀皮日休與宴。

皮日休接到請柬就將它撕得粉碎，憤憤地說：「這明明是奚落皮某嘛！這一次喜宴，又該收到成百上千份彩禮，足可抵償給田令孜行賄之數了！」

他吩咐隨侍，回覆送請柬的衙役，就說皮某近日抱病，不能到衙隨喜，改日再去致賀。

皮日休正在氣憤不平，傍晚掌燈時分，又聽得館舍外面有數人怪聲怪聲地在飄唱一首打油歌謠，側耳細聽，那聲音唱道：

八片尖裁浪作毬，
火中爆了水中揉，
一包閒氣如長在，
惹踢招拳卒未休。

這歌謠的譏辱意思一聽就明，又故意繞著皮宅唱，其用心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皮日休感到一種生平從未經受過的侮，他怒不可遏，也不待叫侍從，從壁上摘下一把日常健身用的劍，一撩袍襟，便趕出門去。

他仗劍剛剛邁出館舍大門，便見有幾條黑影閃身竄進了一條小巷。他追到小巷口，巷子裡黑洞洞的，哪裡看得見人影？

巷子口有一棵槐樹，正結著串串金黃的槐子，皮日休一腔憤怒無處發洩，狠狠地一劍向那槐樹劈去，只聽得豁刺刺一椏槐枝應劍折斷於地。皮日休自己也吃驚了，想不到這隻捏慣了筆的文弱的手，捏起劍來，也能爆發出如此的力量。看來，多年舞劍健身之功，也沒有白費。

皮日休恨恨地提了劍回宅，只見大門口柏枝領著侍從家人，正要出門接應。

龜茲女究竟不像漢家女拘禮，柏枝手裡也握一把日常健身用劍，跨出門來，迎著皮日休問道：

「襲美，那賊子哪裡去了？你怎麼一人追趕出來？」

皮日休喪氣地說：「全是一般小人無賴，見我出來，早溜進小巷，無影無踪了。快進屋去吧。」

回到內室，皮日休扔下手中劍，氣猶未平，恨恨地說：

「人貓啊人貓，名不虛傳！只有人面畜牲，才能使出此種卑劣手段！」

柏枝怕皮日休氣鬱於胸，鬧出病來，盤膝坐在他身旁，兩隻白嫩的纖手鬆握著拳，輕輕地給他捶著背，一面溫存地勸解說：

「襲美，犯不著跟那種人面畜牲生氣，那些惡言惡語，只當狗叫一聲風吹過。我知道你心高氣傲，最受不得這種骯髒氣。可是，你是個讀書人，平時又沒有使慣劍，一氣之下，仗劍出門，果真打起來難免吃虧。這樣，正中了王回那賊借刀殺人的奸計。好漢不吃眼前虧，以後，你遇事還是忍著一點好。」

柏枝的話自然完全在理，可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啊！剛才，那些無賴小人若不望風潛逃，叫他追上，即以手中健身的鈍劍，和不嫻熟的劍術，也要拚他個你死我活，即算決鬥而死，也絕不後悔。

可是，皮日休沒有將這些話說出口，他看見柏枝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裡，潮潤潤的，有一層晶瑩的淚水在流動，他不願說出這些話來，使她傷心、害怕。

女子，畢竟柔弱些，別看她方才英姿颯爽地領著侍從家人出門，似乎要上前助戰。回到內室來，依然只是依傍在丈夫這棵大樹下的一株弱柳。她遠離龜茲故園，來到長安，而今又隨他貶謫到離長安數千里的江南，自己真有個三長兩短，在這舉目無親的異地，叫她依靠誰呢？

柏枝呀柏枝，我是個命途多乖，一生坎坷的人，你為什麼一定要跟著我，同擔這些風險，同受這些磨難呢？

皮日休不禁憐惜起這個弱女子來，他捏住柏枝幫他捶背的纖手，將它把握在自己的大手裡，輕輕摩挲著說：

「好了，不要再捶了。你跟著我受累受驚，該坐下來好好歇歇了。你的話很有道理，我一定記在心上。猝然受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不過是匹夫之勇，以後，我不這樣做了。」

柏枝一直在眼眶裡滾動的淚珠，這時才掉了下來，滴落在皮日休清瘦的大手上。皮日休連忙抬起手，幫她拭去眼角的淚水。此刻，她破涕而笑了，皮日休聽從規勸，她心中得到了慰藉。

第二天，柏枝親自下廚備了一桌家宴，給皮日休解悶。菜雖不多，但都是皮日休日常愛吃的幾種，其中一大盤洪澤湖的蒸蟹，個大色黃，散著清香，更是誘人。桌上還有柏枝最拿手的西域油煎餅，餅上撒著芝麻，一般人稱它為胡餅，這種餅長安一帶漸已習做，而江南卻甚少。

正是秋高氣爽季節，氣候宜人，柏枝陪皮日休喝了幾杯酒之後，臉色嫣紅。她脫去外面的長袖寬袍，著緊身龜茲衣裙，更襯托出窈窕的腰身，頭頂上一行大雁橫空飛過，撒下聲聲清唳。啊，那大雁是從家鄉飛來的吧？

她想起了遠在西域數千里外的家鄉，那裡一望無垠的草原，像白雲翻湧的羊群，姑娘們放著羊，還在草地上盡情地唱歌、跳舞。啊，好久不跳舞了，身子骨都發緊，眞想任情舒展一下。她嫣然一笑，對皮日休說：

「襲美，好久不跳舞了，今天天氣好，我跳個舞給你解一解連日的悶氣，好嗎？」

皮日休也停了杯，正在打量寬衣之後，娉娉婷婷地立在他面前的柏枝。雖然婚嫁有年了，還全然未改少女如花的姿容，那挺直的鼻粱，微凹略碧的眼睛，更增加一種異域女子的嫵媚。相形之下，自己年過四十，漸近半百，頭添華髮額增紋，顯得蒼老多了。得此異域淑女相伴，他感到眞是福分不淺。聽柏枝說：

要跳舞給他解悶，皮日休不禁欣然說：

「極好，極好。我最愛看你跳蘇莫遮①。『何以解憂？唯有杜康』②。我說：何以解憂？唯有蘇莫遮。」

柏枝即進內室取一假面戴上，手上拿一盛水皮囊。皮日休笛吹蘇莫遮歌調，爲她伴奏。柏枝應和著歌曲拍節，投足而舞，手則揮灑皮囊盛水爲戲。清水灑在皮日休身上，也濺在柏枝自己身上，引起一陣陣清涼的快感。西域土俗相傳，此法可以驅鬼辟邪，禳災祈福。柏枝今日舞蘇莫遮，也有此意，但她知道，皮日休平日不大相信鬼神之說，所以並不明白說出這層意思，只說是跳舞解悶。

柏枝一面投足而舞，一面揮手灑水。皮日休一面吹笛，一面避閃，歌舞嬉戲，一時竟將數日的不快，一掃而盡了。

歌舞盡興，兩人歡笑地跌坐在椅子上，互相看看，柏枝的衣裙上沾濕了多處，而皮日休身上的衣袍幾乎全打濕了。

跳舞灑水時，柏枝以將水灑到皮日休身上爲樂，可是，歌舞停歇，她又憐惜起皮日休來，後悔不該將他淋得透濕。於是，催促皮日休說：

「襲美，快進內室去，把衣服換了。」

皮日休卻坐著不動，只顧喘息，笑著說：

「不是多水多福嗎，換什麼衣服？」

柏枝擔心皮日休受涼，將手中的假面、皮囊放在一旁，竟上前去拉他起來，同進內室換衣服去。

兩人換了乾淨衣服出來，又到桌旁落座繼續飲酒。

皮日休飲過幾杯酒，身上沾水所受的寒氣便驅散了。他見園內的菊花已經綻蕾初放，不禁讚賞說：

「都是夫人親手操勞，精心培育，這菊花竟然剛入秋就綻蕾了。」

兩人又到園內看菊，幾叢菊花，有雪白的、粉紅的、鵝黃的。半開的花瓣，花形有綉球狀的，有金鈎銀針般向四外伸展的，有鎧甲般層層披掛的。

皮日休格外喜歡那叢鵝黃色，鎧甲般層層披掛的菊花，看見它就記起故人黃巢那幾首氣勢雄渾的菊花詩。聽說王仙芝戰死之後，黃巢就成爲天下義軍都統了，且以菊花詩意，自命爲沖天大將軍，但王仙芝一軍覆亡，義軍畢竟喪了元氣。朝廷兵力從此全部壓向黃巢軍，據說黃巢軍有避實就虛，乘隙下江南之勢，不知故人此時究竟在何處。

這幾日，他更深切地感受到，無論在朝向皇上進一忠諍之言，還是出京之後彈劾一個小小地方官的劣跡，都極不易。憤懣之餘，不禁更加懷念起黃巢故人來。雖然，扯旗造反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其震撼朝廷，掃除貪官的力量，卻千萬倍大於書生的諍言、奏牘。

柏枝正在剪除枝間一些尙未綻開的冗蕾，以使枝頭綻開的花蕾開得更大。抬頭見皮日休站在一叢菊花前出神，以爲他又想起這幾天的一些不痛快的事情來了，正要用話將他的思緒引開。忽聽院外響起一串鈴鐺，一個略帶嘶啞的粗喉嚨喊道：

祖傳名醫，
扁鵲再世，
望色把脉，
斷人生死。
憂思鬱結，
身染沉疴，

囊有靈藥，
手到病除。

柏枝聽了這走方郎中的叫喚，不禁說：「這人好大口氣，莫非眞有點好藥？襲美，你這幾天神思不暢，吃飯胃口也不好，何不請這郎中進來，開幾副清心利食的藥吃吃？」

皮日休搖頭說：「江湖郎中都愛誇海口，有幾個是讀過黃帝《內經》③，扁鵲《難經》④，深通醫道的？」

可是，那走方郎中卻也作怪，似乎知道院內主人正在商議治病吃藥之事，只顧搖著串鈴，繞著宅子呼喚。

皮日休覺得事情有些蹊蹺，不覺邁步登樓，向院外瞭望。只見院子外面一個走方郎中手搖串鈴，張大喉嚨吆喝，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著。一個伴當身背藥囊，手裡拿一面上書「扁鵲再世」的牙旗，在後相隨。那走方郎中腰圓背闊，赭面虬髯，全無一點儒雅之氣，一面搖鈴吆喝，一面眼睛骨碌著，不時向院內打望。

皮日休隱隱覺得此人有些面善，好像在哪裡見過？細細一想，終於記起來了。兩年前這個時候，他被貶出京，南下毗陵的路上，經過許州，爲義軍所獲。幸得故人黃巢解救，並待爲上賓，因得與黃巢營中諸將領有一面之緣。此人不是黃巢營中的朱溫將軍嗎，如何到這裡行醫賣藥來了？

他那樣一條莽漢，哪裡像個走方郎中，倒像條綠林好漢，要叫郡裡衙役看見，一定引起疑惑，惹出事來。想到這裡，皮日休急步下樓，對正在爲菊花整枝的柏枝說：

「柏枝，吩咐家人，將走方郎中請到後堂來。就說我近日神疲體懶，不思飲食，要看病吃藥。」

柏枝疑惑地望著皮日休，心想：剛才還說不信走方郎中，怎麼突然變了主意，要請那郎中進來看病呢？

皮日休見狀，上前附耳低言幾句，柏枝明白過來，便立刻命家人去請走方郎中。皮日休便去內室等待與朱溫見面。

柏枝早將室內閒雜人等支使開了，她治家頗嚴，平日向有規定，外僕、侍從概不得進內室。貼身使女、親隨家人可以出入內室，但非得召喚，也不能出進主人臥室、書齋。

現在，因主人看病，柏枝便讓親隨家人一直將郎中引到書齋來。

那朱溫跟著家人進了皮日休的公廨，走過幾重理事的公堂。然後進一小門，來到居家的內室，又曲折走過兩重屋宇，才到書齋。

書齋內，皮日休正躺在椅子上閉目養神。家人先進去稟報，得到主人應允，再將走方郎中引進書齋，家人然後躬身退出。

朱溫見左右無人，將手中串鈴扔在一旁，上前行了一禮，便率直而急迫地說：

「博士，還認得朱溫麼？」

皮日休從椅子上立起身來，先不還禮，卻說：

「朱溫，你好大膽，竟敢隻身闖進毗陵城來！」

朱溫一向多疑，以爲皮日休不念舊情了，連忙從地上撿起串鈴，捏在手中，戒備地說：

「博士，你待要將朱溫怎的？」

皮日休上前，按著朱溫的肩膀說：「坐下，坐下。朝廷幾十萬兵馬，多少能征慣戰的宿將，尚且無奈你何，我皮日休還能將你怎樣？再說，我要將你怎樣，也不會命家人將你悄悄請進內室來了。」

朱溫這才放心地又將手中串鈴放下，笑著說：「到底和黃巢大哥有兄弟情分，信得著。」

皮日休將朱溫又上下打量了一番，直搖頭說：「兄弟，你這腰圓背闊，赭面虬髯，走起路來，咚咚直響，踩得地都打顫的這股莽勁，實在不像一個走方郎中。可是，你還在毗陵城內大聲吆喝著，招搖過市，萬一被郡內辦案的衙役看見，非鬧出禍來不可。」

朱溫咧著大嘴，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說：「義軍營裡，除了黃巢大哥，我還算稍稍文雅一點的呢。黃巢大哥說，我父親在鄉里開過學館，教授過五經，我還算得個書香子弟，身上還多少有些儒雅氣息，就叫我扮了走方郎中，來尋博士。」

聽到這裡，皮日休不禁失聲笑了起來。朱溫還一本正經地在解釋：

「實話說，我小時候跟父親念過幾年書，粗識文字，身上本還有幾分雅氣。這幾年參加義軍，整天打仗厮殺，也從來沒有再照過鏡子，端詳自己的容顏，不知道小時候那幾分文雅氣，還在不在。」

皮日休聽完，笑得更厲害了。簾內柏枝忍俊不住，也低聲吃吃笑了起來。

可是，皮日休感到事情的嚴重性，立刻收回話題，問道：

「義軍最近行踪如何，朱將軍到此有何公幹？」

朱溫概略地講了講義軍最近的行踪：自從王仙芝戰死，義軍一支覆亡後，黃巢率本部義軍及王仙芝餘部繼續在江北奮戰，但戰鬥不很順利。

黃巢覺得在義軍受到重挫，官軍和各地民團氣焰復熾的情勢下，繼續羈留江北，利少弊多，因而毅然決然進軍江南，揮師南征。乾符五年（公元八七八年）八月，義軍佯攻宣州，未克，即解圍而東，進軍浙江。

自前年許州分手之後，黃巢一直惦記著貶謫武進的皮日休。現在義軍來到浙江，江浙毗鄰，路途不遠，所以派了朱溫專程前來探視。

隨即，朱溫拿過件當所背藥囊，從中取出黃金數錠及名畫一軸，雙手獻給皮日休說：

「這是黃巢大哥命我帶來給博士，作爲見面禮的。金銀之事微不足道，黃巢大哥說，這畫倒很珍貴，是他攻州占縣時，從官衙中得到的。兵荒馬亂，他自己不好保存這些東西，知道博士特別喜愛收藏字畫，所以，命我帶了來相贈。」

皮日休接過畫軸，展開來看，原來是梁朝著名畫家張僧繇畫在絹幅上的一隻蒼鷹。

朱溫也上前觀看，問道：「張僧繇的畫很有名嗎？」

皮日休高興地說：「十分有名。你知道畫龍點睛這句話嗎？張僧繇曾在金龍安樂寺畫四條龍，不點眼睛。人問他，爲什麼不點眼睛？他說，點睛龍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因請他點睛面驗。僧繇給兩條龍點上眼睛，頃刻間，雷電破壁，二龍騰雲飛去。而未點睛的龍，依然留在壁上。」

朱溫說：「眞神，可惜這畫的不是他最拿手的龍。」

皮日休說：「他畫的鷹也很有名。蘇州興國寺當年苦於鳩鴿常常棲在寺梁上，扒下塵土，拉下鳥糞，汚了神佛。於是，請僧繇在東壁上畫一隻鷹，西壁上畫一隻鷂，都怒目展翅，翹首檐外。果然，從此鳩鴿等野鳥不敢再來寺中棲息。」

朱溫不信一張畫會有這樣神，他見檐下鳥籠裡養著一隻翠鳥，大概是畫眉、八哥之類，便悄悄拿了這畫懸掛在鳥籠對面的楹柱上。

那翠鳥正在悠閒地啄食，聽到響動，抬起頭來。猛見對面楹柱上一隻蒼鷹，長喙利爪，展開兩張大翅，欲要搏擊。嚇得那翠鳥在籠中驚叫、撲閃，鬧個不休。

朱溫怕嚇死了皮日休寶愛的翠鳥，趕緊上前摘下那畫。

皮日休笑著說：「我的話不假吧？」

朱溫信服地說：「難怪黃巢大哥說，幾錠金銀不算什麼，這張畫倒更珍貴呢。」

看過畫，家人奉上茶點，兩人一邊吃，一邊互道別後情況。

朱溫聽了皮日休敍說到武進任所後所受的窩囊氣，拍案叫著說：

「王回這狗官也太欺負人了！待我回去，稟明黃巢大哥，帶支人馬攻下武進，殺了這毗陵刺史，爲博士出這口骯髒氣！」

皮日休嚇得趕緊掩住朱溫的口說：「好兄弟，你別這樣大聲喧嚷，也千萬不能這樣做。」

朱溫翻著兩隻牛眼，問：「爲什麼不能這樣做？」

皮日休說：「你帶兵來攻毗陵，我不就成了內應嗎，洗刷也洗刷不掉。」

朱溫攤開兩隻大手說：「嗨，內應就內應嘛，你還怕和王回鬧翻，和朝廷鬧翻了？鬧翻了更好，黃巢大哥派我來，就是要請博士同去義營呢。黃巢大哥說，義營裡衝鋒陷鋒的人倒還有一些，書讀得多，有謀略的人卻極少，要打天下，成大事，少不了像博士這樣有學問的人哪。」

朱溫居然當起說客來了，又接著說：「博士今天已經和王回鬧到誓不兩立的地步，王回狗官居然派人上門羞辱你，實際上是趕你走，你在武進還怎麼待得下去？今天處境和兩年前不同了，兩年之前，你是京官，長安待不下去，還可以貶到武進。而今武進也待不下去，你還到哪裡去做官呢？」

初一見面，只把朱溫當個粗人，聽了這番說辭，皮日休暗忖：朱溫倒是粗中有細，頗有心計。聽他說，父親是五經教授，小時候也在父親的學館裡上過幾年學，畢竟就是不同，難怪黃巢單派他到武進來。

朱溫見皮日休沉吟不語，以爲他心已動了，只是還捨不得扔了朝廷的官職，於是，又揣摩著他的心思，繼續進言說：

「自然，博士和我們黃巢大哥不同。黃巢大哥進士不第，這才舉旗造反。博士呢，十年寒窗，好不容

易終於考了個進士，現在雖然受了貶，到底還是朝廷命官，進了義營，功名、官職就一齊丟了，會有些捨不得。可是，朝廷那些狗官都是一些欺軟怕硬的傢伙，博士到了義營，有了兵權，朝廷畏懼了，說不定還會給你更大的官職呢。」

皮日休抬起頭來，用異樣的目光望著朱溫：想不到他居然說出這樣一番道理來。義軍的將領都這樣想嗎？起碼黃巢不會是這種想法。皮日休覺得自己被人誤解了，於是，正色說：

「你我相交尚淺，還不大知道皮某的爲人。巨天兄是知道我的。皮某倖中進士，已有了進身之階，如要高官厚祿，只須依附權貴，阿諛聖上，就能求得，何須參加義軍？何苦忠言屢諫，觸怒聖上，彈劾悍吏，惹惱王回？更何必掩護巨天兄走出長安，且繼續暗中與他交往呢？皮某求的是義，不是官。苟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

正說著話，忽聽得院外傳來一陣陣噪鬧，兩人立刻都警覺地側耳傾聽。只聽得門外有幾人同時在唱那支羞辱皮日休的〈皮毬歌〉：

八片尖裁浪作毬，
火中爆了水中揉，
一包閑氣如長在，
惹蹋招拳卒未休。

皮日休聽了，一股無名火從心頭燃起，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但他想起，匹夫受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不足稱勇的話，便強捺住自己的怒火。他意識到，有義軍將領在府中，此刻更不能輕舉妄動。

他正要起身吩咐家人，關嚴大門，不理睬那些無賴的叫囂。哪知道，一個家人已捧著一只上寫〈皮毬

歌〉的破毯，走進來，呈給皮日休看了。

皮日休略一過目，便把皮毯扔到一旁，責備家人說：

「誰叫你把這骯髒東西撿來給我看的？狗叫一聲風吹過，這些無賴無非狗仗人勢，替他們的主子效勞，不理他們罷了。」

一向忠厚老實的家人，這時候也回嘴了，嘟囔著說：

「人家把這樣的皮毯往我們院子裡扔，不就是把髒水往我們頭上潑？主人受辱奴才也無光，大人受得了，我們做下人的還受不了呢！」

但是，皮日休還是捺住性子勸說家人，不要和那般無賴一般見識。

朱溫在一旁早坐不住了，他甩去身上的長袍，露出一套緊身短打扮，腰裡別著一把亮閃閃的短劍。早年跟父親上學時，讀過的五經裡的一句話，忽然蹦到嘴邊，他叫道：

「是可忍，孰不可忍！」

說完，一個箭步跳出書齋，飛步向門前衝去。

皮日休正在勸說家人，朱溫已經衝出了書齋。皮日休想要阻攔，已經來不及了，預感到這一回定要釀成大禍，趕緊撇下家人，趕到大門口去。

門外那幾個無賴見唱了幾遍〈皮毯歌〉，又往門裡扔了一只上寫〈皮毯歌〉的破皮毯，院內還無反應，膽子更大了，一直堵到大門口來，浪聲浪氣地唱。

突然，大門嘩地一聲拉開，一條腰圓背闊，赭面虬髯的大漢手握短劍，衝了出來，大喝一聲：

「你們這群流氓無賴，欺人太甚！」

其中一個驚叫道：「哎呀，皮日休家裡果然藏著賊人！」

幾人托地跳出一丈開外，霍地拔出身上短刀，擺開陣勢，準備拚殺。

其中又一個叫道：「不要放走了賊人！」

朱溫是在千軍萬馬中橫衝直闖過來的人，哪裡把這幾個市井無賴放在眼裡？他並不搭話，只手掣短劍，圓睜怒眼，向那幾個流氓衝去。

那幾個無賴哪知道朱溫的厲害，還等著捉了報功呢。他們仗著人多，挺著刀團團圍了上來，想殺個首尾難顧。朱溫看出他們的心計，不等他們攏身，飛脚先踢翻了一個，另一個挺刀便刺，朱溫也不躲閃，仗著手中非凡的利劍，手一揚迎了出去。只聽得豁瑯一聲響，火花飛濺，短刀被打落到數丈之外，不等那無賴清醒過來，朱溫一劍已經刺中了他的心窩。

第三個不知死活，嚷著：「好個強賊，青天白日，敢在州城之內提刀殺人！」揮刀又來鬥朱溫。

朱溫冷笑一聲說：「京城裡，老爺也敢殺貪官哩，你這小小的州城算什麼！」

鬥不兩個回合，這無名之輩哪敵得住朱溫的神力和武藝？也被一劍刺死了。

其餘兩個見勢不妙，不敢再逞強，一溜煙跑回州衙，向王回報信去了。

那踢翻在地的一個，捂著斷了一根肋骨的腰，剛剛從地下掙扎起來，起身要跑。

朱溫追上前去，一劍將他戳翻在地，說：「有兩個報信就夠了。三人為衆，你和那兩個死鬼做伴去吧，免得地府冷清。」

朱溫撕下一片屍衣，沾血在牆上大書：

殺人者義軍朱溫，與皮博士無涉。

朱溫粗中有細，這樣寫是有心計的，表面顯示好漢做事好漢當，不連累別人。暗暗卻將皮日休與義軍

的來往公開出來，使他不得不反。

那些躲在街角看熱鬧的人，見了朱溫的題詞，發聲喊，「義軍進城來了！」嚇得四散奔逃。

皮日休在門口直跌脚，叫苦，抱怨說：「朱溫兄弟，你中王回奸計了！王回派人明裡罵我，暗裡是要把你引出來。你這副模樣，招搖過市，早驚動州衙了。」

朱溫心裡暗暗得意：我這是將計就計，逼你皮日休不得不反。口裡卻說：

「事情已到這步田地，後悔無益，博士快進去携柏枝夫人隨我一起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皮日休知道，現在滿身是嘴也辯不明，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擺在眼前只有一條路，隨朱溫到黃巢營裡去。

外面的亂子鬧得這樣大，早驚動了內府，此刻，柏枝也已經來到門前，朱溫的話她全聽見了。不等皮日休開口，她先說了話：

「襲美，你快隨朱溫將軍走，我暫且留下，作緩兵之計。」

皮日休說：「那怎麼行，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如何能拋下你一個無辜的弱女子！」

柏枝急了，推皮日休說：「事已燃眉，你們快走。拖著我一個女子，便逃不脫官軍的追捕。抓到你們，死罪難饒，抓到我定不了大罪。」

朱溫也說：「夫人言之有理，博士快走吧。萬一夫人陷入囹圄，我一定率義軍攻下武進，救出夫人！」

皮日休想到柏枝對他的許多恩愛，而今遽然生離死別，一個堂堂鬚眉漢子護不了自己的弱妻，卻反讓她爲自己去冒鋒刃之險，哪裡忍心？不覺淚如雨下。但現在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他雙膝一屈，就地一拜說：「夫人珍重，日休脫身之後，即盡全力援救夫人。」

說罷，皮日休和朱溫邁開大步就走。

街上到處哄傳，黃巢義軍殺進城來了。商店紛紛關門，行人及進城賣東西的農民沒命地奔逃，奪路出城。皮日休和朱溫便趁著混亂，夾在人叢中出了武進城。

朱溫進城之時，已預先留下一名伴當，租了一隻專船，在運河邊等著，以備不時之需，現在正救了急。朱溫偕皮日休急奔到運河邊，立即跳上船隻，搖動槳楫，揚起風帆，朝太湖方向駛去，奔浙江，投義軍。

王回本是個只會搜刮錢財的瘟官，毗陵的武備、城防長期廢弛，所以，城中的混亂，完全無力整飭，過了半個時辰，城門才關閉起來。他聽從皮日休府前逃回的人說，強賊雖然武藝高強，但只有一人，便大著膽子，點起幾百官軍，殺向皮日休的公廨。他想，這是天賜立功的良機，不可錯過。只要抓住皮日休和偷混入城的賊將，他就能加官晉爵，公仇私憤一齊報了。

王回快馬疾馳，帶領官軍迅速來到皮日休的公廨，只見兩扇大門緊緊關閉。他命官軍將府宅團團圍住，然後高聲喊話：

「皮日休和賊將快快開門受縛，尚可從輕發落。負隅頑抗，定斬不饒！」

喊話多遍，並不見有人出來，正要命官軍破門而入，只見院墻上探出個娉婷的美人來，先朝著王回嫣然一笑，然後清脆、甜潤地說：

「刺史大人詣府有何公幹？」

王回只覺得眼前一亮，如見了什麼耀眼的明珠。早聽說皮日休有個年輕貌美的異域夫人，名叫柏枝，久思一見，不得其緣。想不到昔日沒能在客廳裡見到的美人，今日在陣前相遇了。

吳地不乏美人，王回的幾個如夫人也堪稱妍麗，但比這京城來的異域美人，就遜色多了。心裡不覺頓起邪念：如今皮日休已在我掌握之中，此後這美人兒不也就歸我了？

想到這裡，他那股騰騰的殺氣沒有了，臉上詭譎地笑著，用貓一樣柔媚的聲音說：

「柏枝夫人，打擾了。也無甚大事，聽說有黃巢營裡一名賊將，扮做走方郎中混進了府中，還殺了幾個市民。現在，只要皮博士交出賊人，此事就與他無涉了。那個賊將呢，只要他肯歸順朝廷，殺了幾個市民的事，也免予追究，朝廷甚至還可以賞他個官做。」

柏枝就勢強笑著說：「皮博士正在後堂勸那人出來自首，歸順朝廷呢。」

王回本來沒什麼武藝，自然樂得兵不血刃，白得一賊將。便要柏枝進去傳話，讓賊將快快出來歸降。

一員副將心下生疑，對王回說：「刺史大人，賊人豈能束手就縛？也許早已逃走，這不過是緩兵之計。大人快率領人馬破門進去搜查，同時分一支人馬給我，一面把住運河渡口，一面順河追捕，以免賊人經運河，過太湖，逃回浙東賊營。」

副將這些話頗有見地，但王回聽不進去。一來，他見柏枝露面，以為皮日休確實未走；二來，他怕分兵之後，自己勢單力薄，真的廝殺起來，招架不住，丟了性命。於是，斥那副將說：

「不用多心，皮日休肯丟下這樣如花似玉的美人兒，獨自逃走嗎？」

副將不敢多言，只好退到一旁。

等了半天，不見動靜。王回命官軍喊話催促。

喊了幾遍話，柏枝又登上牆頭回答說：「王大人，別太著急，皮博士勸得那賊將剛剛轉意。可是，他對刺史的說話還將信將疑。刺史真能保他歸降之後，免罪得官嗎？」

王回說：「能啊，能啊，你叫他們快快出來歸降吧！」

柏枝說：「既然如此，大人再耐心稍候片刻，我再進去催促。」

柏枝下了牆頭，獨自踽踽走回後園。偌大一所府宅，靜悄悄的，闃無一人。家人、僕役見大禍臨頭，有的趁機揣了府裡的一些財物，混亂中溜之大吉。也有幾個忠心的不肯走，柏枝告訴他們，留在這裡無益，

天塌下來由她頂著。便硬要他們拿些能隨身携帶的財物，及時離開了。

她可以自慰的是，緩兵之計終於奏效，王回和官軍見她未走，便定下心來在府前守候，如此已拖了他們一個多時辰。此刻，襲美和朱溫將軍早已登上船隻直駛太湖吧？

但是，她也知道，把戲終究要拆穿，官軍很快就會破門而入的。死，並不可怕，她決定留下的時候，便已下定了死的決心。她要以自己的死，去換取皮日休的生。可怕的是，活著落到王回這賊子手裡。

剛才，從院墻上看見王回那淫邪的目光，那涎著臉的不懷好意的笑，就打冷顫，就噁心。就是這個賊子，做盡欺壓百姓的壞事，又多次派無賴上門侮辱皮日休，以致逼得皮日休有家不能歸，有國不能投，只好鋌而走險，生生拆散了他們這一對恩愛夫妻。

王回，是一個禽獸不如的東西，是誓不兩立的仇人，決不能落在他手中，任他擺布。

官軍留給她的時間不多了，最多半個時辰，他們就會等得不耐煩，就會看穿她的緩兵之計，破門而入。她必須搶在官軍衝進府門之前，乾乾淨淨地離開這個世界。

回到後園，她看見上午跳蘇莫遮舞，與皮日休灑水嬉樂，打濕的方裙，還晾曬在斜陽下，心猛然一陣顫慄。她多麼希望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噩夢醒來，一切的災禍都過去了，她又和皮日休在一起照常過和美的日子。

她痴痴地向那晾曬著的綠色直掇⑤走去，彷彿皮日休還在眼前。她撞上那扯著曬衣繩的槐樹了，幾片枯萎的黃葉簌簌飄落下來，樹上幾隻野鳥受了驚，喳喳叫著，倉皇飛去。她感到額上隱隱生痛。

一切都這麼清晰，這麼眞實，這不是噩夢，這是比噩夢可怕得多的現實。

她正是如花年華，生活剛剛開始，有多少生的眷戀啊。

她捨不下相伴了兩年的夫君，海內知名的大詩人皮日休。他對權臣貪官嫉惡如仇，而對她，卻是那樣

溫文爾雅，柔情體貼。兩年來，多少個朝朝暮暮，他教她讀詩，認字，用人生的大義開導她，使她心頭變得愈來愈充實，眼界愈來愈開闊。

在長安時，皮日休身爲樂官，常來酒店採記龜茲樂曲，也常寫新詞給她配曲歌唱，她把他引爲知音。他才華出衆，學識淵博，每當接觸到他那智慧、深邃的目光，她就覺得自己不過是一條清淺的小溪，而他是深邃的海洋。小溪總是戀戀地奔向大海的懷抱的，於是，她也對他漸生了愛慕眷戀之情。

這兩年患難與共的貶謫生涯，更加深了他們之間的情愛。他們不僅僅是音樂上的知音，也成了生活道路上志同道合，須臾難離的伴侶。

實指望相依相伴，白頭到老，有誰知禍起須臾，災難天降，生離死別就在眼前……

她也捨不下遠在長安的老父。母親過早棄世，父親寶愛她，生怕有了繼室會委屈女兒，多年不再續弦。好不容易將她撫大，又帶她跋涉沙磧，東入陽關，千里迢迢，來到長安，領略中華人情，帝都風光。皮日休貶謫毗陵，她狠心拋下老父，相隨南來。原指望三年兩載時過境遷，聖上寬恩，皮日休得到原宥，重新召回長安供職，於是，父女又能團聚。哪知道一朝分袂，便成永別……

猛然，大門外又傳來一陣陣急迫的喊話聲，還伴著咚咚的撞門聲。

時間不容她再眷戀了，她放眼四顧，看見了前面的古井，井台上放著汲水的小桶，上午她就是用那只小桶汲了水，盛滿革囊，一面跌足搖曳跳蘇莫遮，一面將清水灑在吹笛伴奏，閃身躲避的皮日休身上的。古井的水，又清冽，又涼沁，又甘甜。她這個來自西邊沙磧上的龜茲女子，也許沙漠缺水留給她的印象太深，她格外喜愛這清冽的古井水。

頃刻間，她覺得只有這口清冽的古井，是她最好的歸宿之地。

院內響起了雜沓的脚步聲，王回已帶領官軍衝進門來了嗎？你們不過是枉費心機，聖潔的龜茲女子，

海內敬重的皮博士的夫人，決不能讓你們玷汚！

柏枝攬起曳地長裙，從容地向古井走去……

又過了半個時辰，仍不見皮日休和那賊將出來歸降，也不見柏枝出來回話。副將等得不耐煩了，令士卒們再高聲喊話。這一次，喊了半天話，裡面卻全然不見動靜。

此刻，連王回也動了疑心，便命士卒破門而入。士卒們抬了幾根大木，齊聲呼號，不一會兒便把大門撞開了。

副將督押士卒，挺著刀矛，緩緩地搜索而行。王回則由待衛層層護定，尾隨殿後。他們已見到了門前的屍體，都知道那賊將十分了得，更不知賊將隨行還有多少人，生怕中了埋伏。

官軍緩緩地把皮日休的公廨搜了個遍，哪裡見有人影？這才大叫中了空城計。

確知府裡沒有埋伏，王回又變得膽大神氣起來，他站在一個高台階上，大聲說：

「適才柏枝還和我們說了話，轉眼之間怎麼會人影也不見？周圍都有官軍圍困，她一個女子能插翅飛上天去？給我仔細再搜，活要找到人，死要找到屍！」

士卒們不敢怠慢，角角落落，仔仔細細又搜尋一遍。

王回心裡知道：憑他們這幾個人，要想捉住武藝高強的義軍大將，以及由義軍護定的皮日休，那是白日做夢。硬碰硬殺將起來，他這一夥平日根本沒有訓練過，也從未經過戰陣的烏合之衆，只能多扔下幾具屍體。

他手下那員副將，少不更事，像隻好鬥的公鷄，一再出謀獻策，催促王回，少在此遷延，督兵快追。王回不便明言駁回，但他心中有數，只要虛張聲勢地追捕一番，對朝廷有個交代就行了。即使捉不到賊人，

以此口實徹底打倒了他的政敵皮日休，也算達到了目的。

來到皮宅，見到了柏枝，他又心存一個新的奢望，希冀能夠得到這個殊色的異域美人。如今，明知中了空城計，他並不著急。著急的倒是，到手的一個美人兒怎麼會忽然不見了呢？

他端坐在台階上的一把交椅裡，等待搜查結果。

忽然，副將親自來報，在後園古井裡找到了柏枝的屍體，此外，園內再無別人，乞令給他一隻人馬，火速順著運河追趕。

王回聽報，臉上變了顏色，當即准副將所請，命他帶所部人馬，火速順著運河追趕，只留下一隊郡衙侍衛給他護身。

副將率兵馬走了，王回才急急忙忙地從台階上下來，命侍衛引他去後園親驗柏枝的屍體。

他腳步慌亂地來到後園，只見柏枝的屍體已經打撈上來，安放在古井旁的草地上。

大概是倒栽下去，嗆水而死，腹中並無一點積水。因爲時隔不長，臉上的顏色也未大變，仍保留著他在墻頭所見時那種娟好、生動的模樣。

他心裡好不失意，自歎沒有艷福。

他又現出了「人貓」的本色，站在這個被他逼死的女子面前，猫哭耗子般用憐憫的語氣說：

「唉，皮日休通賊，一人做事一人當。你一個西域來的弱女子，不跟皮日休走，投向官府也就罷了，誰還會追究於你？你年紀輕輕的，何必自尋短見呢？」

有些侍衛聽了王回這些話，還暗暗覺得刺史心慈呢。

王回口裡這樣說，心裡卻在想：沒有抓到活的，得到一個死的也好。給朝廷的奏章上就寫，貶謫逐臣皮日休暗裡通賊，被郡衙捕快及時偵得。郡使親領人馬追捕，經過一番厮殺，大獲全勝，擊斃皮日休寵妾

柏枝。賊臣皮日休在逃，乞朝廷即下海捕文書，懸賞緝拿，以正典刑……

如此上奏外，再請中尉田令孜在皇上面前美言幾句，仍不難得到朝廷的嘉獎。

王回計議已定，心中又得意起來。他命留下幾名衙卒就地立冢掩埋柏枝，然後上馬回衙。

〔注釋〕

① 蘇莫遮：出於西域的一種歌舞，唐代時傳入中國，盛行於長安、洛陽，東西兩京。又名潑胡乞寒之戲。《舊唐書》云：「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故名。

② 見曹操詩《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杜康，相傳古代最初造酒的人。這裡作爲酒的代稱。

③ 戰國醫學家托名黃帝，作《內經》十八卷，現存〈素問〉、〈靈樞〉。〈素問〉談病理，〈靈樞〉又名〈針經〉，治病用針艾。是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重要醫學文獻。

④ 扁鵲，戰國時著名醫生，著《難經》。特別對脉法、針法等內容有所發揮，是研究我國醫學的重要文獻。

⑤ 直掇：亦作「直綴」。古人在家所著的便服。

# 四

八月赤日炎炎的中午，還有七月盛暑的餘威，但莫干山區茂林修竹籠翠的館舍裡，清涼的風拂著竹樹穿堂而過，爽適得很。

黃巢手撫羅平劍憑欄遠眺，但見莫干山諸峰塔山玉立，綽約多姿，滿山竹樹鬱鬱蒼蒼，山坳間時有煙霧升騰，那是山民們在冶鐵熔鑄吧？

據說，春秋之時，吳王闔閭使鑄匠干將鑄劍於此山。干將帶著他的妻子莫邪，身穿麻衣，腰紮草繩，日夜辛勞。爐溫不起，便斷髮、剪爪，投於爐中，表示毀身以成鑄物之意。稀世寶劍鑄成了，即以干將、莫邪命名，而後人便稱這座山為莫干山，至今山上還有劍池。可恨吳王嫉才，干將獻上寶劍之後，即遭殺害。

想到糟糠倖進，志士沉淪，黃巢觸動了身世之感，不禁撫劍慨歎起來。

一年前，王仙芝戰死，尚讓率餘衆奔亳州來歸，兩支義軍重新會合，義軍將士一致擁戴黃巢為天下義軍都統，號「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一年來，由於義軍元氣尚未完全恢復，而官軍則集中兵力圍追，義軍基本上採取避實就虛，流動作戰的方式。一個多月前，宣州城下失利，黃巢率領義軍從皖浙邊境進入官軍力量更為薄弱的浙西山區。想不到朝廷旋調西川節度使高駢率領重兵，日夜兼程，來守兩浙，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勢。

一年以來，沒打大仗，義軍得到了喘息恢復的時間。但也因為沒有得過大勝利，難免使士氣受損。看來，最近有必要打一大仗，一來振奮士氣，二來以此開拓兩浙的局面。

浙東原有觀察使崔璆，駐節越州①，主持地方吏治。現又調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主持軍務，駐節鎮

海。兩人各駐一方，表明他們貌合神離，各不相容，便於各個擊破。可是，先攻鎮海呢，還是先取越州呢？

越州路近，守備薄弱，崔璆長於吏治，不諳軍事，易於攻破，先取越州當然有利。但是直取鎮海，先與高駢決戰也有好處。若一舉擊潰高駢之軍，越州可不攻自破，兩浙局面便可打開，義軍可以長駐這海東魚米之鄉，休養生息，然後再圖北伐之舉。

不過，黃巢想到一年來義軍沒有打過大仗，立即就和勁敵高駢決戰，不免有點倉促。如果就近先取守備薄弱的越州，軍事上有一個演習的機會，越州的勝利又帶來士氣的振奮，然後再與高駢決戰，也許更為穩妥有利……

「呱、呱、呱……」

一陣小兒的啼聲打斷了黃巢的思路。這不是璆兒在哭嗎？黃巢挪步向後院走去。他來到後院，只見曹氏夫人正在小院的竹蔭下練劍，兒子黃璆卻舞著小手，踢著小足，在搖籃裡掙扎啼哭。曹氏夫人正練得上勁，一面舞劍一面說：

「璆兒別哭，媽媽舞完這路劍，就來抱你。」

黃巢走到搖籃邊，抱起黃璆，孩子便不再啼哭。曹梅見了，脈脈含情地望著黃巢，嫣然一笑，繼續舞劍，直到一路劍練完，才一手提劍，一手用素巾抹著汗，嬌喘微微地來到黃巢身邊。

黃巢關切地說：「孩子還小，你還在哺乳，先不要急於練功吧。」

曹梅把素巾掖在腰間，說：「曲不離口，拳不離手。七八個月不練功，人都發胖了，將來怎麼打仗呀。」

黃巢細看曹梅，一身練功服緊緊綳在身上，那臂部，那正在餵奶的乳房，更是格外顯眼地突現出來。曹梅果然比分娩前豐腴多了。

曹梅被看得不好意思起來，臉上泛起一層紅暈，自我解嘲地說：

「做月子、餵奶，也沒有吃什麼好的，不知怎麼，這身子就像發麵饃饃一樣胖起來了。」接著，又說：

「要這樣胖下去，還眞叫人發愁。」

黃巢說：「還說不上胖，只是比以前更豐腴一些了。以後，找到合適的奶媽，讓奶媽奶孩子，你照常練功，再加上行軍打仗，你想胖也胖不起來。」又問：「小桃呢，她怎麼沒照看孩子？」

曹梅說：「這些女侍年紀都輕，自己還是孩子呢，不能一天到晚把孩子捆在她們身上。到這樣風景優美的地方來了，也該讓她們到營地周圍看看。」

黃巢說：「那我抱孩子到前面玩玩，你還練你的功吧。」

曹梅笑笑說：「你也忙，難得抱一回孩子，就讓你們父子倆親熱一會兒吧。」

黃巢抱著孩子來到前廳，喜愛地將孩子舉到面前。只見孩子白白胖胖的，一頭又黑又濃的頭髮，目清眉秀。他心裡高興，兩臂輕輕一揚，將孩子拋過頭頂，然後輕輕接住。孩子被逗得格格笑起來，小手小腳亂舞，張開剛剛長了一顆門牙的小嘴，叫著：

「爸……爸……爸……」

黃巢心裡樂滋滋的，想起一句俗話：「三翻六坐九拿爬，十個月的伢兒喊爸爸。」意思是，三個月的孩子會翻身，六個月的孩子會坐，九個月的孩子會伸手拿東西、會爬著走，十個月的孩子便會咿咿呀呀地喊爸爸了。

戎馬倥傯，璆兒是幾個月開始會翻身，幾個月能夠坐穩，他都忽略了。但今天他第一次眞眞切切地聽見了孩子叫「爸……爸……」，算起來，孩子生下還不足十個月呢。

門外，蓋洪走了進來，見黃巢抱了孩子，又是拋著玩，又是親臉蛋，不覺噗哧笑起來，走到跟前說：

「大哥，想不到你這個統帥千軍萬馬的將軍，也有閒心逗孩子玩。」

黃巢也笑著說：「舐犢情深嘛，牛還用舌頭舐著小牛犢，表示情愛呢，人能不愛自己的孩子嗎？」

蓋洪問：「侄兒叫什麼名字？」

黃巢說：「叫黃璆。」

蓋洪有些詫異：「叫黃球？」

黃巢解釋說：「斜玉旁，加上謬字的右半邊。璆，是一種美玉。《尙書・禹貢》說：『厥貢惟璆、琳、琅玕。』這幾種美玉從來都是進貢的寶物。」

蓋洪撓著頭說：「大哥越說我越糊塗了，我只知道球可以踢著玩，長安那個童昏皇帝就愛踢球、打球玩。球怎麼又成了一種美玉呢？」

黃巢說：「古時候，璆和球是一個意思，都指美玉，以後又把踢的毬叫球。」

蓋洪說：「哎呀，一個球字就有那麼多寫法、用法，叫人怎麼記得過來呀。既然都是指美玉，我看就用那個簡單一點的『球』吧。」

黃巢哈哈笑著說：「好、好，就用那個簡單一點的『球』字。」從這以後，義軍營裡大家便叫這孩子爲黃球。

小桃和小姐妹們在營房外看了一會兒山色，採幾朵野花插到頭上，回院子裡不見了小黃球，問曹氏夫人，知道是黃巢將軍抱走了。她怕孩子攪擾了主帥的軍機大事，連忙趕到前廳，見黃巢抱著孩子和蓋洪將軍說話，孩子、大人都高高興興的，忐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來。她走上前去，拍著兩隻手，說：

「黃球，來，我來抱你。」

黃球見了小桃，就不要黃巢抱了，伸著兩隻小手，咿咿呀呀叫著，要小桃抱。黃巢將孩子遞給小桃，順手在孩子屁股蛋上輕輕地拍打一下，說：

「你這小子，見了小大姐就不要爹了！」

黃巢聞到小桃髮際有股清香，看一看，原來頭上插了幾朵鮮艷的山花，又笑著說：

「插上花，小桃更好看了。」

小桃見主帥誇她好看，心裡很得意，但見另有一名青年將軍在面前，又有些不好意思。倏地緋紅了臉，抱著黃球一面往後院走，一面說：

「幾朵野花，有什麼好看的？」

黃巢見蓋洪出神地望著小桃離去的身影，說：「這姑娘模樣、性情都不錯，將來就讓她跟了你吧？」

蓋洪這才意識到自己走了神，連忙用話岔開：「大哥別打趣了，小弟是有軍機大事來找大哥面稟的。」

黃巢讓蓋洪坐下，問：「什麼事情？」

蓋洪說：「這一年來，我們避實就虛，都沒有打過什麼大仗，前不久宣州城下失利之後，士卒情緒更受影響。這一個多月移軍莫干山區，算是選對了一個避暑過夏的好地方，士卒經過休息整訓，養精蓄銳，求戰之心甚切。我們何不乘風使船，打它一個大勝仗？攻下州縣，旣可以鼓舞士氣，又可以籌點糧草。」

黃巢說：「我腦子裡正琢磨這件事呢，你說先打什麼地方好？」

蓋洪說：「我看，先打越州，那裡糧草豐足，守備卻比較弱。」

黃巢高興地說：「你和我想到一塊兒了。只是攻打越州還須智取，大軍仍屯紮莫干山區不動，晚間操練，白天則打獵遊玩，以示義軍並無遠圖。然後悄悄派一支精幹的偏師，日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急襲越州，如何？」

蓋洪欽服地說：「大哥眞是謀多智廣，想得周到，小弟願依計而行，率本部人馬，急襲越州。」

黃巢說：「如得賢弟率師前往，那是最好。只是朱溫奉派到毗陵探看皮博士去了，你營裡缺一名副將。

我就派你妹妹秀梅暫充你營副將，助你同取越州如何？」

蓋洪說：「不用了，我獨自率師，也能攻下越州。」

黃巢正色說：「駐節越州的浙東觀察使崔璆可不是無能之輩，他雖不是武將，卻長於吏治，甚得民心，你不可輕視。」

蓋洪笑著說：「剛才說了小侄黃球，馬上又來一『球』！」

黃巢說：「這可是我方才說的，斜玉旁加上謬字右半邊的『璆』。我只說一件事，你看看崔璆如何長於吏治，深得民心。向來兩浙的重罪犯人都流放到東海中一個荒涼小島上，島上犯人滿了額，便將其中上島時間最長的犯人投到海裡餵魚蝦。崔璆到浙之後，一改以往陳規，將島上犯人能改過的，送回陸上爲民，不再投犯人入海。他說：『罪既不至死，就不宜投諸海，改過的人更應給以自新機會。』所以，浙東百姓都說崔璆仁德。」

蓋洪聽了，果然不敢再有輕敵之念，也就接受了秀梅做他的副將。臨走時，黃巢又囑咐：破了越州，如捉了崔璆，不可傷害他，要待以上賓之禮，促他歸順義軍。義軍裡用得著這種飽讀詩書，長於吏治的人。

越州城州衙裡，浙東觀察使崔璆正一個人在後堂自斟自酌喝悶酒。

越州黃酒是海內有名的特產，相傳春秋越國在這裡建都的時候，百姓就開始釀造黃酒，那時便已負盛名。它用糯米和小麥爲原料釀成，酒性不烈，但味美醇厚。越州城西南有鑑湖，此湖長十幾里，寬卻只二里許，亦名長湖：此湖東接曹娥江，並通東海潮汐，湖水清冽可鑑，故又名鑑湖或鏡湖。越州黃酒就是用鑑湖水釀製而成的，別地也曾學得越州黃酒釀法，但因爲沒有鑑湖的好水，終於釀不出能比上越州黃酒的佳釀。所以，越州黃酒亦稱鑑湖佳釀。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此時，鑑湖上蓮子開始成熟了，採蓮女正穿紅著綠，駕著扁舟，唱著蓮歌，在湖上採摘清甜可口的蓮子吧？

崔璆到越州做觀察使以來，沽佳釀，乘扁舟，遊鑑湖，是他的一大賞心樂事。現在，蓮葉田田，蓮子成熟，鑑湖風光正好，他卻無心遊湖，獨自閉門喝悶酒。

近來，忽然得到一個惱人的消息：黃巢亂軍宣州失利之後，已由皖南竄入浙西莫干山區。從莫干山區出山，往東南走，杭州、越州一帶都是平地，一馬平川。莫干山區到越州不過三幾百里地，快馬兼程，一天一晚就可兵臨越州城下。兩浙地處東南一隅，素無重兵把守，自己一向擔任文職，也無統兵打仗之長，如今猝遇重寇壓境，如何對敵保境，以不負朝廷所託呢？

幸好，朝廷已及時調西川節度使高駢率數萬重兵兼程入浙，以禦流寇。只是這高駢也怪，入浙之後，不到兩浙中心越州駐節，卻到遠處海隅的鎮海安營，而將杭州、越州一帶兩浙最富庶的平原湖區，暴露於賊軍兵刃之下，實在令人費解。

崔璆揣測：一則高駢私心甚重，安營鎮海，實際是避開敵鋒，以保存實力，值此亂世，天高皇帝遠，藩鎮玩寇不前，朝廷也無奈他何。二則高駢出身世家，早年仕於神策軍，有落鵰侍御的美名。少年得志，又累年爲藩鎮，統制一方，自然驕橫不可一世。他哪裡把我這個先在越州任上的觀察使放在眼裡？他自然不願意枉駕越州，和我共一個衙門。

崔璆原來打算立即派專使馳書鎮海，請高駢立派一支人馬來加強越州城防。想到這裡，致函高駢的念頭便完全打消了。一來高駢接書之後，不一定肯派兵來。二來你既驕橫到不將我這觀察使放在眼裡，我又何必低聲下氣去求你？士可殺不可辱，寧折不彎。越州官軍雖然不多，但浙東百姓百萬，兵源充足，糧草不缺，可以募諸縣鄉兵團練禦賊。

想到這裡，崔璆心中開朗起來，他喝乾了杯中黃酒，擲下酒杯，決定立即親自著手增募兵勇，團練禦賊之事。

一個月過去了，崔璆已增募了數隊兵勇，加上州城原有官兵，現在越州城裡已有守城兵卒二三千人。其中，由流放海島改過犯人組成的決死隊，最使他滿意。

這一天，崔璆親臨校場，察看決死隊的訓練。

決死隊的隊長叫朱阿力，從小為盜，身輕如燕，飛簷走壁，而又膂力過人，兩浙的人稱他為「壁龍」。前任越州刺史有一鏤金枕頭，價值千金，怕朱阿力來盜，守備甚嚴。而朱阿力以多年為盜，從未失過手，官府懸賞追捕，也見不到他的踪影，十分自負。揚言定要從刺史頭下取走枕頭，才見功夫。一天夜裡，刺史枕著鏤金枕正昏昏欲睡，忽見燭光下一件東西輕捷如鳥，飛入宅內，接著便有沙土落到臉上。刺史剛剛抬起頭來，以手擦臉，一個黑影很快從他頭下抽走了鏤金枕，換上了一個蘆花枕。刺史驚覺，大呼：

「有賊！」

黑影以刀拄地，騰身躍起，卻破簷飛出。不料，刀頭折斷，支撐力量不足，黑影剛剛躍到半空便叭噠墜地。這時，刺史臥室內有一侍女正在熬參湯，見賊墜地，隨手舀起一滿瓢沸湯，便向賊臉上潑去。黑影大叫一聲，抱頭在地上打滾。守在門口的幾個侍衛聞聲早已趕入臥室，一齊將賊擒住，牢牢縛定。刺史秉燭，對照海捕文書上所繪圖影察看，這賊果然是朱阿力。

天明，刺史將朱阿力發配海島服終身苦役。發配海島，實際上就是死刑。一批批犯人來到海島，等到人滿，便將最先上島的犯人投入海中，騰出地盤容納新犯。歷年上島的犯人，沒有一個活著返回的。刺史又獎勵了幾個捕得朱阿力的侍衛。而對那個機智地以沸湯潑賊面的侍女，更加以殊恩，除厚賞金銀珠玉外，還納她為妾，使長侍身邊。

從此，朱阿力落下滿臉傷疤，以敗於婦人之手，爲終身之羞，發誓不再爲盜。到了海島，只是吃飯做事，不再作惡。他原以爲，混些日子，等到島上人滿，就把他投到海裡餵魚蝦，了結一生。想不到新刺史崔璆上任，竟改變過去虐殺犯人的陋規，不再將老犯人投海，卻鼓勵他們洗心革面，重返家園。朱阿力因決心改過，受到崔璆嘉許，得遭釋放回越州爲民。

朱阿力對新任觀察使崔璆十分感戴，所以，奉召擔任決死隊隊正後，日常操練格外賣力；決死隊的士卒也都是從海島釋放回來的重罪犯人，其中多數是盜賊，感激崔璆活命之恩，也決心爲他效力。

但是，這些人畢竟不是行伍出身，未經過戰陣，不知兵法。所以，校場操練，也無法按兵書所載進行。此刻，他們正在朱阿力的帶領下，用民間傳統的方法練習膂力。膂力是一切武藝的底功，不練膂力，只練兵器，練出來的是個花架子，實際交手沒有力量，難以克敵制勝。

第一個練習項目是拽鞋。朱阿力先做示範，他取了一雙麻鞋，夾在兩臂之下，像一尊鐵塔似的，兩脚平肩，站立校場之中。然後，命兩個孔武有力的士卒分立兩旁，各拔一隻鞋，鞋底拔斷，而朱阿力雙脚不移。

朱阿力示範完了，便將士卒分成三人一組，分頭練習。有將鞋拔走了的，有拔得雙脚移動的，統統不算，重新再練，一直練到合乎要求爲止。

第二個項目是摔牛。校場一隅築了十幾個牛圈，關了十幾頭膘肥肉滿的水牛，朱阿力束腰帶，奮身躍進一個牛圈。那牛見有人來，搖著一對大角，圓睜一雙怪眼，上前觸人。朱阿力大喝一聲，飛身上前，接住牛的兩隻大角，奮力一扳，牛應聲倒地。圈外士卒齊聲喝采。

朱阿力做完示範，其餘士卒依樣躍進牛圈摔牛，能將牛摔倒的，便完成了這個訓練項目，不能將牛摔倒的，力乏退出牛圈，在一旁歇息片時，然後入圈再練。

崔璆和決死隊的士卒們一樣，不張傘蓋，立在校場太陽地裡看操練。日已當午，命隨侍買了酒食犒勞決死隊士卒，並與士卒同飲。

朱阿力跪請說：「恩大人親臨校場看我們操練，決死隊士卒已受寵若驚了，何必屈尊與我輩同飲呢？我輩多是盜賊齷齪的人，豈不有損大人清白？」

崔璆不以爲然說：「盜賊之中也有英雄，今日見你們操練，我已目睹。昔日爲盜，多是生活所迫，並非全是齷齪之輩。」

崔璆說罷，取了大杯，自己斟滿。又引刀大塊切肉，和士卒一樣撕了下酒。決死隊士卒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無不愕然，紛紛歎息說：「眞有宰相度量！」

一時，校場之上歡聲笑語，氣氛更爲熱烈融洽。

義軍打算派一支偏師奇襲越州城的事，黃巢將它知照各營將領之後，驚動了一員新歸黃營的將領畢師鐸。

畢師鐸當年和王仙芝一起同舉義旗造反，以後，王仙芝和黃巢漸生疑忌，以畢師鐸和黃巢都是冤句人，同鄉近鄰，也受猜疑，不得重用。王仙芝戰死後，畢師鐸便隨尙讓一起，率餘部同歸黃巢麾下。

畢師鐸到了黃營之後，黃巢果然看在鄉鄰份上，十分重用他，封他爲將軍，命他爲主將，秦彥爲副將，率領一支數千人的隊伍。他自恃有勇力，又是黃巢的鄉鄰，從小一塊兒長大的朋友，言語行動便不免恣肆放任起來。

他常常酒後狂言：我和黃老二（黃巢排行第二）是從小屙尿和泥巴的兜兜朋友。那年，冤句的濟河發大水，我和黃老二一塊兒去河邊網魚，黃老二失足落水，還是我把他拉上來的呢。或者蹺個二郎腿，倨傲

地說：

「嗨，當年我和王仙芝一起，在長垣扯旗造反的時候，黃老二還在長安趕考，跪在小皇帝面前求功名呢！」

這些話不免也傳到黃巢耳朵裡，乍聽，黃巢自然心中不悅。義軍將士誰不敬重我黃巢？稱我黃王，稱我沖天大將軍，稱我大哥，唯獨這畢師鐸來了之後，口出狂言。你我雖是鄉鄰，從小相識的朋友，但義營裡還有和我關係更親密的同胞兄弟，他們也不敢這樣放肆呢。

不過，黃巢轉念一想：這都是些酒後狂言，何必當眞？前面網魚落水的話，全是子虛烏有。後面說他扯旗造反早，那是事實。說這些事都不一定是要奚落我黃巢，不過自我吹噓一番，滿足他那淺薄的虛榮心。這人從小就有喜歡吹噓的毛病，自己身爲義軍統帥，何必與小人一般見識？

況且，現在造反打天下，正是用人之際，畢師鐸勇力過人，戰場上用得著他，犯不著爲這些事情傷了兄弟間的和氣。於是，黃巢也不計較。

畢師鋒來到黃營之後，還沒有打過大仗，立過大功，很想找機會露一手，顯顯本領。他知道越州守備較弱，城裡卻駐有朝廷大員，是一個破敵立功的好機會，便極力想爭得攻城任務。

此刻，他敞開衣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脯，大步向中軍營房走去。到了門口，不等通報，就逕自入室登堂，見了黃巢，拱手一揖，開門見山地問：

「老二，要打越州城嗎？」

其實，畢師鐸今年不到三十，比黃巢還小幾歲。黃巢不計較他的稱呼，反正這是小時候在家鄉喊慣了的，便笑吟吟地招呼他坐下，回答說：

「不是已經知照各營將領了嗎？」

聽堂裡是比較清涼的，但畢師鐸走得較急，心裡有事，所以覺得燥熱，不住用衣襟搧著風。他反問：

「老二，俺們可是從小屙尿和泥巴的兜兜朋友，這樣好的攻城任務，咋不交給俺老畢？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黃巢說：「蓋洪兄弟也不是外人，所有義軍兄弟都不是外人。」

畢師鐸說：「總不像俺們兄弟同鄉共里，那樣近乎吧？」

黃巢說：「打越州，他比你合適。」

畢師鐸拍著雙腿說：「誰不知道俺是有名的飛毛腿，一日一夜走二三百里？奔襲越州，俺比蓋洪合適！」

黃巢說：「你這兩條腿沒說的。只是你營裡二三千士卒都是步卒，他們都能像你一樣，一日一夜奔襲三百多里嗎？」

因為馬匹不夠，義軍專門編了個步卒營，畢師鐸仗著飛毛腿的本領，自願到這個營當主將。

畢師鐸手一揮：「這好辦，跟不上隊的，我把他半路上全宰了！看誰敢掉隊！」

黃巢搖頭說：「這不妥。況且，你這樣勉強把隊伍拉到了越州城下，士卒疲憊不堪，也無力攻城。還是蓋洪兄弟率馬隊奔襲為好。」

黃巢心裡還有些話不便明說：畢師鐸有勇無謀，過去在王仙芝麾下也沒有獨當一面地打過仗。今日突然自率偏師，遠途奔襲，對手又是能吏崔璆，很難勝任。

畢師鐸見黃巢絕不鬆口，袖子一拂，怏怏而去。一面走一面嘟囔：

「哎，過去在王仙芝營裡，疑我是黃將軍的同鄉鄰里，不肯重用。誰想今日到了同鄉鄰里的營裡，還是不肯重用！」

黃巢聽了也不介意，笑著說：「兄弟，你不要氣，長安還沒打下，日子還長著呢。仗有你打的，也有

你立戰功的機會。」

林言在一旁侍衛，看了畢師鐸這恣肆放任的樣子，氣得咬牙瞪眼，恨不得上前訓斥他幾句。但看見舅舅幾次用目光阻攔他，又不敢造次。

等畢師鐸走了，林言才憤憤地說：「舅，這畢師鐸怎麼這樣放肆！」

黃巢寬宏地笑著說：「他是個粗人，又是鄉鄰，從小一塊兒長大的朋友，所以，說話就沒有什麼顧忌。」

林言噘著嘴說：「鄉鄰又怎麼樣？義軍士卒中鄉鄰多著哩，都這樣放肆，成什麼體統！」

黃巢打量著眼前的林言，這幾年身個已長得和自己差不多高了，十八、九歲的小伙子一表人才。從他秀氣的臉龐上，還能依稀辨認出當年姐姐秀媚的影子。他也是一個十分盡職的侍衛長，全力護衛著主帥的安全和尊嚴。人漸漸長大了，小伙子心裡也開始有了自己的秘密，他似乎和秀梅那姑娘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想到這裡，便對林言說：

「你去檢查一下，看秀梅是不是已經到蓋洪將軍營裡報到，奔襲的隊伍明天傍晚就要出發。」

黃巢是一本正經說的，但林言已經體會到舅舅另有用心，是讓他和秀梅在隊伍出發奔襲前見一見面。他很想見見秀梅，在她出發前兩人在一起談談，作爲送別。但表面卻說：

「檢查什麼呀，有了將令她還能不去？」

黃巢故意板起臉說：「叫你去，你就去嘛。這次奔襲事關重大，戰前準備事宜，怎能不仔細察看？」

林言這才不再多說，緩緩舉步向廳外走去。出了門他便不再拘謹了，像一隻出了籠的小鳥，輕快地向蓋秀梅所在的營房飛去。

蓋秀梅帶著一隊女兵護衛中軍女眷，就住在附近。林言來到女兵營，問起蓋秀梅，一位女兵睜著一雙滴溜溜的大眼睛說：

「秀梅姐找你辭行去了，你沒碰見？」

林言在姑娘們面前一向靦腆，也不多問，把這話當眞了，轉身要走。

另一位女兵出來打抱不平：「你們盡欺負老實人！小林將軍，你找秀梅姐什麼事？她到山泉邊洗衣服去了。」

女兵們哈哈笑起來。林言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笑也不是，惱也不是。鎮靜了一下，才正經地說：「奉黃將軍的命，令她即去蓋洪將軍營裡報到，你們把話傳給她。」

那個大眼睛滴溜溜的女兵說：「哎呀，這可是軍機大事，你還是多走幾步，到山泉邊去，親口告訴秀梅姐吧。」

林言也不多說，便邁開大步向泉邊走去。身後又傳來了女兵們吃吃的笑。

他走到山口人們慣常洗衣服的山泉邊，並不見秀梅的影子。心裡疑惑：莫非是那些女兵在作弄我？但又想，她們聽說我是來傳黃將軍將令的，不敢兒戲。於是，順著小溪，又曲折地往山隈裡走。拐了兩個彎，隱隱聽到前面有濺水的聲音，他加緊脚步再往裡走。沿著曲折的小溪，又轉過一道山彎，才看見秀梅一個人蹲在溪邊的山石上，正洗一件月白的綉花的褂子，身邊另一塊山石上放著一把裝在革鞘裡的寶劍。林言納悶：她爲什麼一個人躲到這山隈裡來洗衣服呢？他抬頭四顧，見秀梅身後向陽山坡的一株桂花樹上，迎著太陽，晾曬著幾件姑娘貼身的小衣小褲。

他頓時大悟：原來如此。他俯身拾一個小石子在手裡，然後躡手躡脚，輕輕向秀梅走去。走到離秀梅一兩丈遠的地方，手一揚將石子拋出去，正落在秀梅面前的溪水裡，溪水濺起一朵浪花，將清涼的水點灑滿秀梅臉上。

秀梅猛然一驚，跳了起來，扔下手中衣服，拔劍在手，警惕四顧。看見林言站在溪邊，又驚又喜又嗔，

嚷嚷著說：

「你這死鬼，嚇我一大跳！」

說著，俯下身去，澆起溪水便往林言身上潑，口裡說：

「看你以後還使不使壞！」

林言一面笑著躲閃，一面說：「別鬧了，別鬧了，我是來傳黃巢將軍話的。」

秀梅這才住了手，她正要問是什麼話？忽然想起山坡上晾曬著的小衣小褲，連忙推著林言的背，要他轉過身去，像下命令似的說：

「不許看，等我叫你轉身，你再轉過身來。」

林言順從地說：「好，好，你快一點。」

秀梅敏捷地跳過去，收拾好桂花樹上晾曬乾了的小衣小褲，然後說：

「轉過身來吧。」

林言明知故問：「秀梅，剛才你做什麼，不許我看呀？」

秀梅嫣然一笑，羞澀而神秘地說：「不許你問。」

林言得意地說：「你不說我也知道。」他瞟了一眼前面的桂花樹，樹上晾乾的小衣小褲已不見了踪影。於是，又說：

「其實，剛才我都看見了。」

秀梅跳起來，用手擂著林言的背，嚷起來：

「啊，你都看見了，你眞壞……」

隨後，便一屁股坐到山石上，用手緊緊捂住羞紅了的臉。秀梅的手經過溪水的泡浸，顯得潔淨白皙。

林言只覺一股無限戀慕的熱情在心中迴蕩，膽子也變得大起來，他情不自禁地撫摸著秀梅潔淨白細的纖手，聲音略微有點顫抖說：

「秀梅，黃巢將軍要我來看看，你是不是已經去你哥哥營裡報過到，奔襲的隊伍明天傍晚就要出發。」

秀梅突然將兩隻纖手從林言的撫握中移開，格格笑著說：

「還要你來催，我早去報過到，一切都準備好了，就等明天出發。」

林言有點窘，遲疑了一下，說：「你已經去你哥營裡報過到就好。我已經將黃巢將軍的話傳到，該走了。」

林言剛走了幾步，秀梅把他喊住：「嗳，別忙走，幫我採幾枝桂花。」

溪邊山坡上有一株高大的桂花樹，粗可合抱，亭亭如蓋。青枝綠葉間，開滿星星樣的一樹繁花，散出濃鬱的香氣。林言身材高，那些低垂的枝椏，他伸手剛剛可以夠著。他揀那花開得格外繁的枝椏，折了幾枝，合成一束，找一根細細的青藤紮緊，遞給秀梅。

秀梅接過花束，把身子背過去，又說：「還採幾朵給我插在頭髮上。」

林言伸手從頭頂的桂花椏上，掐下幾根綴滿金黃色小花的嫩枝來，給秀梅插到頭髮上去。啊，多麼濃密、烏黑、細柔的一頭秀髮，一縷幽香直沁入心脾，似乎比那桂花還要香幾分。這些姑娘們眞有本領，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她們從哪裡弄來些異香撲在身上呢？一定是攻下州縣的時候，從那些夫人小姐的妝奩裡搜來的。他覺得心有些陶醉，眞想低下頭去，親親那散發著幽香的秀髮。但是，他想到也許她要嗔怪的，剛才我情不自禁地撫摸了一下她的纖手，她不是立刻就把手移開了嗎？一種男子的自尊使他控制了搖蕩的心魂。他太喜歡這個長得秀氣，武藝高強，熱情又溫柔的姑娘了，秀梅姑娘對他也一直很好，他不願有什麼不得體的舉動損害了他們之間這種純眞的感情。

秀梅轉過身去，默默地期等著。期待他撫摸著自己的頭髮，插上一枝枝綴滿金色小花的桂花，期待著……還期待著什麼呢？朦朦朧朧的，她自己也說不清。也許他會一面插著花枝，一面親親自己的頭髮；也許他會粗野地張開兩條有力的臂膀，緊緊將自己摟住（那才羞煞人呢）；也許……她很喜歡這個年輕英俊，又有點靦腆的男子，不管他做出什麼事，她都會喜歡的。啊，她聞到了一股清新撩人的男子鼻息，甚至感到了他貼進自己的體溫。他的手觸到了自己的頭髮，那千百根青絲立刻將一種醉酒似的感覺，傳遍她的全身。她胸中有一頭小鹿在撞動，她閉上了眼睛，也許那朦朧期待的事情就要來臨……

令人難耐的一剎那過去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只聽見一個聲音說：

「花插好了，我該走了。」

秀梅從微醒的境界中清醒過來，睜開眼睛，轉過身，心裡有點失意。

林言純真地笑著說：「插上花，好看多了。」他搓了搓手，又說：「長途奔襲，多多保重！」然後果決地一轉身，順著山溪，走出山隈。

秀梅佇立著，凝望離去的林言的背影，心裡想：剛才他拉我的手，我掙脫了，也許傷了他的自尊，也許把他嚇住了。多傻，多老實的人啊！哪個女子不害羞，哪個女子不忸怩呢？

她蹲下身，續洗那沒有洗完的衣服。剛才牽惹起兒女之情漸漸平復，被一種新的戰鬥激情所代替。自從曹氏夫人懷孕分娩以來，一年多的時間裡，女兵們再沒有參加過戰鬥。蓋秀梅只帶著女兵護衛懷孕、分娩的曹氏夫人。現在黃球稍稍大些，曹氏夫人產後身體也漸漸復原，又碰上哥哥營裡副將有事他往出缺，使她得到一個助哥哥奔襲越州的機會，心裡是很高興的。此刻，她心裡充滿戰鬥的渴望，搓洗衣服的雙手動作也更急促了，山溪發出嘩嘩的水聲，濺起一朵朵高高的浪花。

〔注釋〕

① 越州：今浙江紹興市。

# 五

三伏天氣，溽暑難耐。往年這時候，崔璆早歇伏去了，或去莫干山，或去海濱，兩浙多的是避暑勝地。今年整個伏天，崔璆卻一直釘在越州城裡，沒有出去。莫干山區潛藏著黃巢亂軍，自然不敢再去；海濱雖然沒事，但亂軍已入浙西，城防吃緊，他也不敢涉足。

這一個多月來，他不分日夜地辛勞著。或督察團練，或巡視城防，夙興夜寐，天熱事煩，眞是掉了一身肉。他緊緊盯住越州西北面平原盡頭的莫干山區，擔心什麼時候那裡會突然像山洪暴發般，湧出黃巢的千軍萬馬，衝過一無遮擋的浙東北平原，直奔越州城下。

他每天派出探卒，沿著越州至杭州到莫干山區這條路線偵伺亂軍動靜。天天有探卒陸續派出，天天有探卒陸續回報，幾乎衆口一詞，都說：亂軍隱在莫干山區，極少動靜，連軍食也只在就近山寨籌措；沒有到山下的縣城借糧。

崔璆狐疑不定：亂軍難道在莫干山區避暑休整？亂軍也許未將並無重兵的越州放在眼裡，眼睛盯著的是駐紮鎮海的高駢軍，正積蓄力量以便與高駢軍決戰。事實上只要高駢的數萬大軍不守，越州城也就不攻自破，那時他崔璆挈帶屬吏眷屬退走，朝廷也無法責怪他的。

日夜巡守忙過了一個伏天，崔璆已是筋疲力盡，漸有體力不支之感，加上對亂軍的意圖狐疑不定，觀察使的親自巡守也就放慢了。城防之事雖然主要交給駐守越州的少數官軍，以及朱阿力帶領的決死隊。但仍然傳令，城下要輪班日夜巡守，進出城門要嚴加盤詰，城防之事絲毫不准怠慢。

正在崔璆緊盯著莫干山區經杭州到越州的大路的時候，蓋洪卻帶著本部數千人馬從莫干山西側沿山路悄悄向南行進。義軍藉著天目山以及桐廬江兩岸如畫屏一樣豎立著的山林的掩護，很快將數千人馬轉移到

富春江西北岸的叢林中。此處離越州城南的會稽山只有一百幾十里，義軍白天隱伏山林中，夜裡趁著天黑渡過富春江，星夜急馳神不知鬼不覺地到了會稽山。

相傳夏禹當年在這裡大會諸侯，計功封爵，此山始名會稽，也就是會計的意思。春秋時越國爲吳國所敗，越王勾踐曾退居此山。秦始皇最後的一次巡遊，也曾登此山以望南海，然後死在返回咸陽的路上。會稽山北麓便是越州城，站在山上可以望見越州城上的旗幡，以及手執兵刃巡守城牆的士卒。數千義軍就潛伏在他們的鼻子底下，而崔璆和守城的官軍還全然不覺。

蓋洪站在會稽山上，遙望越州城上往來巡遊的官軍，戒備森嚴的城防，不覺皺起了眉頭。率領所部人馬呼嘯而出，圍城強攻吧？官軍早有準備，越州城高堅實，一時必難攻下，勢必牽動整個義軍，那便失了黃巢將軍派遣偏師的原意。不圍城強攻吧，又如何拿下這座城池？

蓋秀梅站在一旁，見蓋洪面有難色，猶豫不決，催促著說：

「哥哥，已經到了越州城下，還不攻城，等待什麼?!」

蓋洪正心中無主，白了秀梅一眼說：「你急，我比你還急呢！可心急吃不了燙豆腐，這城那麼好攻?!」

秀梅英姿颯爽地說：「你怕難攻，我帶女兵打頭陣！」

蓋洪歎了口氣說：「唉，你呀，還是個毛丫頭，有勇無謀。」

這句話可傷了秀梅的心，她不再作聲了，獨自找一塊草地坐下，低著頭生悶氣。二三十個女兵見她們的隊長在生氣，只悄悄地伴秀梅坐著，也不敢多話。

蓋洪左思右想，一時想不出良策。他這才知道偏師外出，獨立作戰的艱難，也失悔[illegible]小看了崔璆，小看了越州的城防，準備不足。

忽然，他記起臨出發前黃巢將軍曾贈給一個錦囊，囑咐說：

「到了越州城下，攻城如遇困難，開此錦囊，或可有助你決策。」

他連忙從衣袋裡取出錦囊，打開來看，裡面裝著一張箋紙。蓋洪原來識字不多，經過這幾年義軍營裡磨練，算能湊合認個字條。只見上面寫道：

> 如越州城內早有戒備，不便強攻，可令秀梅帶領女兵裝扮採蓮女，進城賣蓮子，趁機攻占南門。女兵得手後放火為號，大隊即馳出攻城。

蓋洪得了錦囊妙計，心中大悅，忙找秀梅。只見秀梅坐在一塊草地上，女兵們也都聚在那裡。蓋洪走近前去，興沖沖地說：

「秀梅，這回眞的請你帶領女兵打先鋒了。」

秀梅氣還沒消，白了蓋洪一眼說：「毛丫頭，有勇無謀，能當先鋒嗎？」

蓋洪見妹妹還在生氣，賠著笑說：「剛才是哥哥說錯了，你別見怪。別生氣了，打仗要緊。」

秀梅是一個識大體的姑娘，嬌嗔地瞪了哥哥一眼，便從草地上一躍而起，說：

「你是營裡主將，怎樣攻城，你說吧！」

蓋洪附在秀梅耳畔說：如此，如此……秀梅初聽有些驚奇，聽著聽著，眉開眼笑起來，說：

「妙，妙，我們立即依計行事。」

秀梅立刻將女兵們帶到林子深處去。不一會兒，一個個穿紅著綠，頭上插著野花，村姑打扮出來了。

蓋洪看了，又驚又喜，說：

「秀梅，你們會變戲法麼，眨眼工夫哪裡弄來這麼些紅綠衣裳？」

女兵們得意地掩嘴吃吃直笑。秀梅說：「不是我們會變戲法，是曹氏夫人有先見之明，臨出發時叫我

們每人帶一件鮮艷的花衣裳。開始我們還不願帶，又不是去遊山逛水，打仗帶什麼花衣裳。曹氏夫人硬要我們帶上，她說：『攻下越州城，你們可以穿了花衣裳逛逛越州的街市呀。』想不到這花衣裳終於派上了用場。」

蓋洪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黃巢將軍和曹氏夫人早爲攻城作了安排。

秀梅帶領女兵們扮成採蓮女，下了會稽山到鑑湖邊買了一些蓮子，一人一提籃挽在臂彎裡，快快活活地唱著蓮歌，娉娉婷婷地向越州城南門走去。

衆女子來到城下，只見城門緊閉，大白天也不開。秀梅操著越地口音，向城上嬌滴滴地叫道：

「守城的大哥，行行好，開開城門，小女子們要進城賣蓮子。」

官軍頭目聽見有人叫門，探頭往城下看，只見一隊花枝招展的採蓮女正候在城門跟前，爲首的一個，十十八、九歲，更是俊俏迷人。官軍小頭目對城下說：

「是不是蓮子，先交一籃子上來檢驗。」

說著，一個士卒從城上垂下一根繩子去，一個採蓮女將臂彎裡的籃子取下，繫上繩索。滿滿的一籃子蓮子吊到城上，散著清香，饞得守城的士卒涎水直滴。此時正是蓮子成熟的季節，卻封了城，他們還沒嘗過鮮呢。一籃蓮子吊上，他們名爲檢驗，實際上趁機吃點便宜，解解饞。你一把我一把抓了，大吃大嚼起來。

秀梅在城下催促：「你們吃了蓮子，快給我們開門哪！」

官軍小頭目眼珠一轉，又出一個主意，涎著臉盯住秀梅望了又望，說：

「開門可以，你們先得唱個採蓮歌給我聽聽。」

官軍小頭目一來想逗逗這群村姑，開開心：整日守城，單調寂寞，借此解解精神上的飢渴。二來也想

考考這群採蓮女，看她們會不會唱本地歌，是不是眞正的鑑湖岸邊的村姑。

秀梅卻柳眉顰蹙，嗔惱地說：「你們吃了我們一滿籃蓮子，不給開城門，又要我們唱歌。唱了歌，知道你們還會變什麼花樣來爲難我們？你們先把城門打開，到城門洞裡我們再唱歌。」

小頭目見秀梅柳眉顰蹙，怪惹人憐愛的樣子，已經動了心。又想，我們城上幾百個帶刀的漢子，還怕這一二十個赤手空拳的女子？這花枝招展的樣子，哪像是歹人模樣，就算是歹人，我也把她們一個個縛了去請功。於是，他笑嘻嘻地說：

「小妹子，別惱，我就叫士卒開門。」

城門打開半扇，採蓮女們有的進到城門洞裡，有的就挽著籃子，倚著城門站立。官軍頭目說：

「都進裡面來吧，好關了城門聽你們唱歌。」

秀梅忸怩地說：「街上唱，羞煞人，就在城門洞裡唱。」

官軍頭目笑著說：「小女子還害羞呢，好吧！就在城門洞裡唱。」

秀梅是個聰慧的姑娘，這兩年跟丹霞姐學唱歌，大有長進。義軍的規矩，到一地要學一地的口音：駐軍莫干山區這一個多月裡，秀梅不但學了越地的口音，還學會了一些當地的民歌。她宛轉地唱道：

採蓮南塘秋，
蓮花過人頭。
低頭弄蓮子，
蓮子青如水。

…………

置蓮懷袖中，
蓮心徹底紅。
憶郎郎不至，
仰首望飛鴻。
鴻飛滿西洲，
望郎上青樓。
樓高望不見，
盡日欄杆頭。
欄杆十二曲，
垂手明如玉。
捲簾天自高，
海水搖空綠。
…………

這是一首吳越一帶流傳了幾百年的古歌，借蓮子和憐子（愛你）的諧音，表達一個女子對所愛男子的深長思念。曲調優美，詞意纏綿，加上秀梅唱得宛轉動人，使那官軍頭目和周圍守卒一個個聽得痴痴迷迷。

就在這時，響起了一聲粗野的斷喝：「呔，你們都吃了豹子膽！軍情如此緊急，敢在城門洞裡聚衆聽歌作樂！」

這聲斷喝，打斷了歌聲，也打斷了周圍士卒聽歌的興頭。官軍頭目回頭一看，認得來的人是決死隊的

隊長朱阿力。官軍頭目低聲罵道：

「一個海島上放回來的死囚，也這樣神氣！」

但他知道現在朱阿力是觀察使崔璆跟前的紅人，守城的事觀察使十分倚重此人，不便公開頂撞。於是，故意虛張聲勢地喝散衆士卒：

「走，走，快上城防守去，都愣在這裡做什麼，有什麼好聽的！把門的士卒呢，還不快把城門關好！」

官軍頭目說著，自己先舉步要走。秀梅嗖地掣出身上暗藏的劍，追上一步，一劍將官軍頭目刺倒，說道：

「你往哪裡走！」

採蓮女們見秀梅動手，都紛紛擲下手中裝滿蓮子的提籃，掣出身上暗藏的刀劍，趕殺兩旁的官軍士卒。那幾個正要關閉城門的士卒首當其衝，做了女兵們的刀下之鬼。

那些聽歌的士卒剛才一面聽「低頭弄蓮子（憐子），蓮子青如水（憐子情意似水深，似水柔）……」的情歌，一面懷想著家鄉那個同樣深情地憐愛自己的女子，朦朧中眼前這些秀美的採蓮女便幻化成了故園的意中人。正在痴痴迷迷的時候，頃刻間這些採蓮仙子卻變成了勾命的女閻羅，不等他們刀出鞘，便把他們送到了九泉地府。只有幾個腿長，清醒得快的，逃出了城門洞。

這個突然的變故出乎朱阿力意料之外，他那被沸湯灼傷滿是疤痕的臉面氣得抽搐著。當年，他這個吳越大盜就是失手在一個熬參湯的女侍之前，想不到今日協助恩人守城，出馬又碰到一夥女子。他預感到不祥，已自心怯，但是爲報崔觀察使知遇之恩，依然硬著頭皮揮刀來戰秀梅。秀梅見此人一臉傷疤，相貌兇惡，身上穿的並非官軍服飾，卻是民間武士之服，知道他有些來歷，也不敢怠慢，連忙舉劍迎戰。

就在秀梅迎戰朱阿力之際，幾個女兵從提籃裡取出幾瓶香油來，傾倒在城門樓的梁柱上，用火鐮火石

火絨打著火點燃，嗶嗶剝剝燒了起來。隱伏在會稽山上的義軍，正遠遠盯著越州城南門的動靜，束裝屏息以待。望見越州城南門火起，蓋洪一聲令下，幾千士卒頃刻躍上戰馬，舉著戰刀，旋風般殺奔越州城去。

秀梅和朱阿力劍來刀往戰了十幾個回合，秀梅越戰越勇，朱阿力卻越戰越乏。一來，朱阿力曾失手於婦人，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繩，忌諱與女子對壘，心自虛怯。二來，朱阿力雖然膂力過人，長於飛簷走壁，有「壁龍」之稱，但那畢竟是偷盜的末技。他的刀法並不嫻熟，也沒有經過大的戰陣，怎敵得住眼前這員武藝精通，身經百戰的女將？

朱阿力看看抵敵不住，正要施展他的絕技，飛壁越城而逃，秀梅早看出他的破綻，趁他散神的時候，突然魚躍向前，劈頭一劍刺去。朱阿力連忙閃身，但利劍早將他的左耳割去，鮮血順著脖根往下流。朱阿力畢竟不凡，大叫一聲，立地一躍，上了城墻，然後飛身出城，落荒而逃。秀梅哪裡追趕得及，對此人飛簷走壁的絕技，也不禁暗暗稱奇。

朱阿力雖然被秀梅殺傷，敗逃，但是，朱阿力率部分決死隊奮力抵敵一陣，畢竟爲守城官軍集結隊伍，組織反攻贏得了時間。

崔璆得到南門失陷的報告，立即上馬出衙，在侍衛的護持下，親來南門督戰，並旋調其他三門部分守卒增援南門。官軍見觀察使親來督戰，又仗著人多勢眾，重新穩住陣脚，隨後就反攻過去。

秀梅和女兵們寡不敵眾，只好退守城門側。身後是熊熊燃燒的城門樓，官軍不能近前，女兵們可以免除後顧之憂，只奮力正面迎敵。

崔璆站在城墻上，大喝：「快登城救火，關閉城門！」

一部分官軍在城下與女兵們廝殺，一部分官軍便提了水桶上城救火。

秀梅一面率領女兵背倚著火的城門，迎戰面前的官軍，一面看著漸漸減弱的火勢，心裡無比焦急：哥

哥怎麼還沒有率領大隊趕來呢？難道他們隱在會稽山樹林裡，沒有看見這裡的火光？如果火被撲滅，官軍蟻聚城闕之上，擂木滾石打了下來，我們就無法守住這打開的城門洞，城門將被官軍重新關上，這次偷襲智取就前功盡棄了。

突然，南門外傳來一陣隱隱的馬蹄聲和呼喊聲，那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秀梅心裡一喜：哥哥率大隊來了！她舉劍高呼：

「姐妹們，義軍大隊到了，殺呀！」

女兵們得到秀梅提醒，也都聽見了像輕雷滾地而來的馬蹄聲，士氣更加振奮。

站在城墻上提水滅火的官軍士卒，首先看到了會稽山方向風馳電掣、鋪天蓋地而來的義軍馬隊，哪還有心思滅火，紛紛扔下水桶，棄城逃命。崔璆見狀大怒，手持佩劍上前，手刃了幾個正在縋①城而下，準備逃命的士卒。但是，義軍的馬隊越來越近了，官軍士卒像炸了群的羊羔，四散逃命，誰也收不攏、堵不住。

蓋洪手舞大刀一馬當先，率領本營數千士卒，呼嘯著衝過著火的城門，殺進城來。秀梅和女兵們趁機奪了官軍的馬匹騎上，和大隊一起趕殺四散奔逃的官軍。

義軍很快殺散了守城官軍，占領了越州全城。蓋洪立派專人出北門抄近路，快馬急馳去莫干山區向主帥黃巢報告攻占越州的喜訊，同時清掃州衙，以待沖天大將軍到來。自己卻只在州衙近側一個在逃的官宦人家的宅院裡，安下住處。

蓋洪剛剛安頓好住處，幾個義軍士卒押著一個身穿四品官服，中等身材，四十來歲年紀，白面蓄鬚的官員進來了。

蓋洪問：「你是何人？」

那官員昂首答道：「本官浙東觀察使崔璆。」

蓋洪哈哈笑起來：「你倒爽快。不過，你也太不識時務，逃跑嘛也該換換衣服。」

崔璆睥睨而視，冷笑說：「衣冠是命官威儀，豈可輕棄？今天不幸而淪入賊營，有死而已，不必多言。」

「死到臨頭，還如此臭硬！」蓋洪霍地拔刀在手。崔璆毫不畏懼，引頸準備受戮。但是，蓋洪想起臨行時黃巢的囑咐：破了越州，如捉了崔璆，不可傷害他……於是，又嘩啦一聲將刀重新插入革鞘，大聲命令身邊侍衛說：

「將崔璆帶下去，先關押起來！」

黃巢得到蓋洪攻占越州的捷報，立即拔營而起，率領全部義軍快馬兼程，向越州進發。下了莫干山便是一望無際的浙東北平原，一路全無阻擋。義軍路過杭州並未入城，又馬不停蹄地向越州城挺進。蓋洪攻占越州的第三天，黃巢率領的數萬義軍便趕到了越州城。

黃巢聽說活捉了崔璆，心中大喜，即令帶上堂相見。黃巢見了崔璆，離席上前，親解其縛，致歉說：

「黃巢遲來一步，讓崔先生受驚了。」

接著，將崔璆迎至上座，以禮相見。崔璆說：

「崔某是將軍階下囚，有死而已，爲何待以上賓之禮？」

黃巢說：「觀察使體情恤民，海內良吏，黃巢早已聞名，豈肯加害？部將進攻越州之前，黃某便有囑咐在先，進城之後，不可傷害先生。」

崔璆這才明白，爲什麼那天蓋洪霍然拔刀，他自忖必死的時候，蓋洪又突然收刀入鞘，不傷害他，原來黃巢早有吩咐。崔璆心中不禁暗暗生了感激黃巢活命之情，也才知道，並不如傳聞所說，義軍捉獲朝廷命官，不分賢愚，一律殺戮。

黃巢又說：「黃巢早年也是讀書之人，還曾去長安應進士考，懷抱著有朝一日身列朝班，廓清吏治的大志。只是皇上童昏，糟糠倖進，賢路壅塞，並無進身之階，這才知道，早年懷抱，全是夢想，要想廓清吏治，只有傾覆李唐王朝。先生有濟世之志，治國之才，可願意和巢一道再造天下？」

崔璆默然良久，說：「將軍惓惓心意，崔某能夠領會。只是，此事關係重大，還容某熟思後定。」

黃巢也不相強，吩咐左右，仍將崔璆安置到州衙後堂原住處安歇，自己倒在偏室住下。崔璆過意不去，一再遜讓，最終卻不過黃巢的盛情，只好依從安排。

〔注釋〕

① 縋：繫在繩子上放下去。

## 六

高駢移駐鎮海，任鎮海節度使，已經二、三個月了。

數年前，僖宗皇帝與中尉田令孜鞠球爲戲，賭定他爲西川節度使。近年，王仙芝的舊部曹師雄引兵游擊於江浙一帶，邇來，黃巢又揮師南征。江南一帶歷來防備空虛，兵力薄弱，然而，經濟繁榮，物產豐饒，是唐王朝賦稅的主要來源地之一。此種情勢促使僖宗迅急調任高駢爲鎮海節度使。

高駢以破南詔之亂，威鎮安南，以後徙鎮天平節度府，曹州、鄆州一帶的人都畏懼他。他是個軍法無情的人，綽號「落鵰侍御」。曹、鄆一帶有小孩夜哭，只要說一聲「落鵰侍御來了」，孩子便緘口不敢再哭。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節度任上有威名，而曹師雄，黃巢所部又多曹州、鄆州一帶的人，自然認爲他是移駐鎮海，對付南下起義軍的最好人選。

鎮海瀕臨東海，面對舟山群島，形勢險要，是一個魚米重鎮。高駢生於幽燕，以後仕於禁衛，駐節安南、天平、西川等地，還從來沒有到過海邊呢。

初到鎮海，他常常微服簡從，出了軍府，到海邊徜徉。面對浩瀚無垠，碧如芳草遍天涯的大海，他不禁意滿志得，覺得冥冥中的造物主又在他面前展開了一片瑰麗的新天地。

他出身於幽州一個世代簪纓之家，祖父高崇文，進封南平郡王，父親高承明，爲神策軍都虞候①。家中對他從小便寄有厚望，以「千里」爲他的字，意思是盼他成爲高家的千里駒。

他也不負乃祖、乃父的期望，自幼發憤學文習武，不像一般紈袴子弟，嬉遊無度。稍長，隨父入神策軍，禁衛京都。既有武藝，又有文才，常聲調鏗鏘地談治國之道，神策軍中人更是交相稱譽。

嘗與神策軍中青年軍官出遊，見二鵰並飛。駢仰天祝願說：「我將富貴，當中之。」言訖，引弓發一強箭，一矢貫穿二鵰，應弦落於平疇。同行青年軍官無不大驚，譽他爲「落鵰侍御」。不幾年，他就官歷右神策軍都虞候。

此後，他多立戰功，累得晉升。先後爲安南都護，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成都尹、西川節度使，荊南節度使。直到今天，任鎮海軍節度使，並爵封燕國公，也可算位極人臣了。

江南這片富饒的土地，山海相連，氣候溫和，是他早已嚮往的地方，而今總算如願以償，來爲藩鎮。此後，好好經營這塊寶地，安逸尊榮度過下半生，就足慰平生了。

他深知，而今年過四十，騁馳沙場的銳氣，已非當年破南詔人入侵，威鎮安南，少年意氣覓封侯的時候可比。而今功成名就，大可不必再去歷那種艱難，冒那種風險。更何況，眼前的對手是文韜武略兼備的，古今第一大賊黃巢，朝廷多少名將敗在他手裡！威重一時，比他資歷更深的宿將宋威，這幾年一直與黃巢義軍周旋，雖然曾獲名噪一時的沂州大捷，但隨後不免連連損兵折將。以至悒鬱於懷，一病不起，頃得邸報，已經老病而死，他的平盧節度使一職也讓曾元裕領了。

因此，他暗暗拿定主意：只要黃巢軍無盤據吳越之長圖，不過一時流竄，便不與他全力相較，拚死以戰。他也暗裡有此自信：以他歷年的赫赫軍功，以及當年鎮守曹鄆一帶的威名，加上他目前擁有的雄厚軍力，黃巢軍自當避之三舍，轉竄他處。

高駢到鎮海軍府三月，每天操練演習，以示軍威，欲使曹師雄部黃巢義軍，望風而遁。官軍、義軍迄無交鋒。

軍戎之餘，便是酒宴應酬。各方名流宴請，望族縉紳宴請，地方官吏宴請，接風洗塵，應接不暇。高駢新到一地，爲結人心，也不吝破費，一一備酒答謝。

這一天，鎮海縣令備酒爲高騈接風。縣衙、軍府大門相對，隔街相望，縣令爲表謙恭，便不勞高騈托步，將酒菜送過街去，宴席設在軍府之內。

酒菜自然是近來一系列接風宴席中最豐盛的，除了本地盛產的各種海味，諸如燕窩、魚翅、對蝦、海蟹、魷魚等等之外，還有浙南山地出產的山珍野味。

鎮海令早已探知高騈底蘊，知道他不是普通的粗魯武夫，而是世家子弟出身的名將，素喜風月之事。高騈鎮西川，與蜀中名妓交遊酬唱的風流韻事，已經是傳遍海內了。

今天，鎮海令除備了豐盛的酒宴之外，還投高騈所好，不惜重資，從杭州聘了一位旣有殊色，又有文才的名妓來，爲高騈的酒佐。

因爲有杭州來的名妓爲酒佐，坐在肩下，殷勤相勸，高騈今天的酒興也格外濃。他帶著幾分酒意顧身旁的杭州名妓，只聽她吳語侶儂，輕軟悅耳；又見她目光流盼，體態輕盈，別有一番江南女子的纖麗。高騈初仕禁軍，出鎮南北，歷任要職，接觸過的名妓多了。若僅以色擇，天下的秀麗女子多得很，初出茅廬者或即以此爲足；官職顯赫，久歷風月的高騈，則還有更高的要求。他除了講究姿色外，更重風韻、情致。此刻，他在想：這女子姿色可人，就不知可有薛濤一般的才情？

剛剛乾了一巡，杭州名妓又手執銀壺，軟語侶儂，淺笑著給高騈斟酒。

高騈笑著說，「今日酒佐眞是殷勤。」

鎮海令連忙湊趣說：「酒佐殷勤，會勸酒，節度大人才會賞光多喝幾杯呢。」

高騈卻按住酒杯，不再喝，眼顧杭州名妓說：

「不行酒令，只顧喝酒，太俗；而且那酒是冷的，喝下肚去，傷脾胃。行酒令喝酒，添雅興，那酒才是熱的，活血脈。」

、

眾人都說：「大人言之有理。節度是一方統帥，就請大人行令吧。」

高駢說：「我出一令，酒佐如能按要求對上，我便喝下她斟的這杯酒。如若對不上來，或者對得不合要求，酒就由酒佐自斟自飲，如何？」

宴席上頃刻活躍起來，眾人紛紛叫好，目光卻一齊望著杭州名妓，看她如何反應。

杭州名妓只吃吃地笑，也不說可，也不說不可。

鎮海令卻說：「大人只管行令。這姑娘頗有才情，長於吟詩、作對，也是名滿杭州的。」

高駢說：「哦，原來如此，那更要領教了。」

杭州名妓仍吃吃淺笑著，不說話。

高駢又說：「我行一令：先出一字，後續一句，續句中結尾一字，與首字象形，又與首字叶韻。酒佐回一令，須改一字。後續一句結尾一字，須與改字象形，又與改字叶韻。此酒令有名，叫做『改一字令』。」

眾人說：「甚好，甚好，大人就行令吧。」

高駢略一思索，便脫口而出：「口，有似沒量斗。」

這令，先出「口」字，後續「有似沒量斗」句，續句中結尾的「斗」字，與口象形，又叶韻。要回一恰當的改字令，的確不容易，眾人都偷覷著杭州名妓，有的替她擔心，有的想看她的熱鬧。

此妓名李薇，從小在杭州長大，結交過許多名流貴冑，也曾替許多巡遊至杭的高官顯宦當過酒佐，陪他們飲酒吟詩行令。因此，對於這種場面並不生疏。

她姿色出眾，心也靈巧，閒時還喜歡手持一卷，讀讀詩。對於席間精巧的酒令，常常暗記於心。久而久之，既能吟咏，也長於行令。

青樓之中，早就傳說著高駢在蜀中與名妓交遊的軼事趣聞。其中之一便是這個「改字令」。據說，高駢

鎭成都時，成都有一名妓頗有才情。高駢出一改字酒令：「口，有似沒量斗。」蜀中妓回令說：「川，有似三條椽。」

高駢詰難說：「一條椽彎曲，奈何？」

蜀中妓從容對答說：「大人爲西川節度使，還使一個沒有底的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只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呢？」

蜀中妓機智的回答，終於使高駢一笑解頤。

現在，高駢又以這一改字令難李薇。李薇暗想：若仍以「川，有似三條椽」回令，令便合上去了，但終究不是自己所作，顯不出自己才情，難得到高公的歡心。高公是朝廷大臣，皇帝倚重的人，以後也許長鎭吳越，自己是他治下的一個弱女子，豈可輕棄了今日這個結好的良機？

李薇決定另改一字回令。她凝思之頃，舉目看見軍壁上懸掛著寶刀，立刻觸發了她的靈感。於是，她朗聲回令說：

「仞，有似帶劍人。」

座中賓客齊聲喝采，稱讚說：「好一個『帶劍人』，既象『仞』字形，又叶『仞』字韻。」

鎭海令臉上堆笑，捋鬚自得。好像說：怎樣，我聘來的杭州名妓，果然不差吧？

李薇笑得甜甜的，纖手捧起高駢面前的酒盅，遞上前去說：

「大人，請滿飲此杯。」

高駢卻正色說：「且慢，劍應該懸在腰間，這『刃』怎與人齊呢？」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滿座寂然，都看李薇如何回答。

李薇捧著的酒盅，且不放下，從容回答說：

「斗，沒量，好多招財進寶。刃，長與人齊，好多殺賊立功呀。」

高駢兩眼射出欣喜的光芒，大聲說：「回答得好！」

然後，伸手接過李薇手中酒盅，一飲而盡。並亮著酒盅底，向四座表示滴酒不剩。

李薇在一旁，抿著小嘴，吃吃直笑。

四座又重新活躍起來，歡聲笑語，碰杯飲酒。宴席上你一言，我一語，還興猶未足地在談論巧回改字令的事。

宴飲正酣暢，忽然，一侍從進來，直走到高駢身邊，低低地說了幾句。

高駢臉上變色，酒意消了一半，起身拱手說：

「宴飲方酣，今日酒興也好，正要與諸位一醉方休。不巧得很，頃得情報，有軍機要事火急待辦，只好失陪了。諸位不要因我擾了雅興，還照舊飲酒。」

說罷，立刻抽身離席。走不幾步，又回過身來，李薇正兩眼含情，面有憾色地望著他呢。高駢也遺憾地說：

「下一個該姑娘行令，可惜我離席了。難得有你這樣一位好酒佐。改日我再另備一席，席上由姑娘第一個行令如何？」

李薇欣然一笑說：「多謝大人。」

高駢又關照鎮海縣令：「李薇姑娘能在鎮海多住些時嗎？」

鎮海縣令說：「大人放心，已與杭州青樓洽商妥，鎮海軍府不易地，大人又喜歡她，李薇就永隨大人左右為酒佐。」

高駢眼裡明顯地射出欣喜的目光，但口裡卻連連說：

「不敢當，不敢當。此事日後再慢慢計議……」

高駢一面說著，一面自進內府去了。

高駢一走，大家飲酒也就沒有興致了。都紛紛猜測起軍情來，一定是黃巢重兵壓境，不然，高駢不會中途退席。於是，各人想到轉移家小、財寶的事，陸續借故抽身。

鎮海縣令心裡更是不靖，趁機吩咐散席。自己也先走了，留下手下幾個辦事人收拾殘席。

原來，高駢得到的是個緊急情報：黃巢軍攻陷越州，活捉了浙東觀察使崔璆。

這一火急軍情，使高駢大為震動。他原以為憑藉早年駐鎮曹、鄆的威名，現在又屯重兵於鎮海，日夕操演以示兵威，黃巢軍便會退避三舍，轉竄他處。

想不到事與願違，黃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很快攻陷了浙東重鎮越州，陳兵於他眼皮子底下。越州，是他轄區內的重鎮，到新鎮所上任才兩三個月，就丟了這樣一個重鎮，是有失他夙昔威名的事情，不能再擁兵作壁上觀。另外，越州到鎮海，快馬兼程，一天把工夫就可以到達，也不可不即作迎戰準備。

高駢離席，即到議事堂召集幕僚和諸將緊急會議，商議迎敵之策。會上，有人主張深壕高壘，堅守鎮海，以逸待勞，少冒風險；有人主張立即發兵，迎戰黃巢，爭取主動，可操勝券。

對於前一種見解，他認為近乎畏怯，有失他的大將軍威。對於後一種見解，他雖有贊同之處，但又以為未能盡善。孫子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沒有周密的計算，貿然出兵迎戰，很難爭主動，操勝券。所以，會上他沒有立即作出決斷。

回到休憩的內室，他還在縈思破敵之策。忽然，腦子裡跳出幾句話：「兵者，詭道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②

對於黃巢這種其鋒正銳的軍隊，不可硬碰，最好先設法離間它。可是，如何在敵軍中找到可以利用的反間人物呢？轉念一想，朝廷派我來鎮海，對付入竄浙江的賊軍，就因爲我早年曾鎮守曹州、鄆州，而黃巢軍及王仙芝餘部多曹、鄆人之故。難道手下部將與黃巢營中的曹、鄆人，會沒有一個熟悉的嗎？

想著、想著，他想起部將中的一個青年將領來，一條妙計在他腦中一躍而出，他不禁高興得拍案叫好。

高駢立即叫侍衛進來，傳部將張璘馬上來見他。

張璘是一員青年驍將，每次打仗常做高駢軍的先鋒。他以爲主將召見，又是要委以衝鋒陷陣之任，立即一身戎裝去見高駢。

來到高駢住所，賜坐奉茶之後，主將並不提迎敵之事，卻和藹可親地問他：

「以前到過海邊嗎？」

張璘搖頭說：「沒到過。」

「軍戎之餘，常去海邊看看景色嗎？海邊好玩嗎？」

「是的，軍戎之餘，常去看看大海，大海的景色瑰麗極了。」他本來還想說，在海邊撿了許多美麗的海螺，但話到嘴邊又嚥回去了。他以爲，這樣的話不適合在主將面前講。況且，主將以前從未對他這樣親切、隨和，這種談家常的話，他在主將面前難以啓齒。

然而，高駢卻代他把話說了：「哦，還撿了這樣漂亮的海螺，腰間的牛角號角換成好看的海螺了！」

張璘這員驍將臨陣衝鋒在前，常常腰繫牛角，親吹號角督率士卒衝鋒。想不到主將一眼看到了他腰間那個五顏六色的海螺。這種俏麗的東西，儘管它是作號角用的，掛在身上，卻使這個五大三粗的漢子又喜愛，又覺得有點不大自在。現在主將提起，他更尷尬得不知怎樣回答好了。

幸好，高駢馬上轉變了話題，又問：「軍戎之餘，也訪過故人嗎？」

他更糊塗了，怎麼主帥今天全然不提出征破敵之事，盡拉些不相干的家常話呢？他搖搖頭說：

「江南海陲，哪來故人？」

高駢彷佛不經意地隨意說一句：「當年駐軍曹、鄆時的故人，現在黃巢營中供職的，近在咫尺，也可以去看看嘛。」

張璘警覺起來，甚至有點慌亂：「沒，沒有那種故人。即算有，他已爲賊，反叛朝廷，就只有刀槍相見了。」

高駢哈哈笑起來，這已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他不以爲然說：

「兩軍相交，各爲其主嘛。戰場之下，故誼還是在的。」

張璘不明白主將說這話的用意何在，心中忐忑，不知如何回答。他正在遲疑，高駢又問：

「聽說張將軍有隻金辟邪③，常隨身携帶，可否借本帥一觀？」

高駢見張璘說話躲閃，不知他究竟是心存疑慮呢，還是別有原因。張璘雖說是他信任的將領，但兵不厭詐，他想在敵營中用反間之計，敵軍就不會在他營中用反間之計嗎？他不得不嚴肅地考察。

張璘聽到這句問話，知道已經無法迴避。他抬起眼來，接觸到高駢那犀利的、洞察肺腑的目光，便不得疑慮，立刻竹筒倒豆子一般，將他前幾年隨高駢鎮曹、鄆時，與黃巢部將畢師鐸的一段交往，和盤托了出來。

六年前，張璘才十九歲，因爲勤苦操練，學得一身好本領，每次作戰衝鋒在前，不避鋒刃、矢石，被高駢由行伍擢拔爲部將。帶領一支輕騎巡邏隊在曹州、鄆州一帶緝捕私鹽販子。

他手下有一士卒名叫畢師鐸，年紀也只十八、九歲，新由冤句徵發入伍。畢師鐸有勇力，曾獨力負廢黃河④岸邊的鎮水銅牛回來，換錢沽酒喝。然而，酒後常常滋事，毆打與他門口的士卒。張璘喜歡他的勇

力，也不嚴責他。

不久，有一被毆的士卒偷偷向張璘告發說：畢師鐸身爲官軍巡邏，自己卻暗中加入了私鹽販幫。他白天在巡邏隊裡當差，常趁夜無巡邏任務的時候，潛往碭山一帶，接應從江浙販來的私鹽。等到天明，卻又來帳下執役。往返三百餘里，神出鬼沒。但是，日子一久，漸爲同伍的士卒知覺，只是還瞞著官長。

張璘聽了告發，將信將疑。曹州到碭山三百來里，一夜負鹽往返，叫人難以置信。會不會是士卒被毆，挾嫌誣告？

一夜，他先明告巡邏隊無出巡任務，等士卒滅燭就寢之後，再偷偷去營房查舖。畢師鐸舖上，用幾件衣服做了個假人，裹在被子裡，其實無人。

五更時分，張璘獨自一人坐在曹州城南門外柳林中守候，曙色中只見一個黑影行走如飛，倏忽來到眼前。張璘驀地從柳林中躍出，擋住去路，大喝一聲：

「來人少歇，張璘在此守侯多時了！」

來人猝不及防，「哎喲」一聲驚叫，扔下肩上鹽包，「噌」地跳出一丈開外，忽拉拔出身上短刀，睜著怪眼，也不示弱，反問道：

「你要怎樣?!」

張璘一看，果然是畢師鐸，便說：

「快放下手中刀！我要將你怎樣，會隻身而來嗎？」

畢師鐸見張璘左右果然無人，短刀懸在腰間，也未出鞘。此時，天已微明，沙洲上稀疏的柳林中也闃無人跡，沒有埋伏。畢師鐸這才放了心，插刀入鞘，拱手說：

「如果將軍不處置我，小人感激不盡！」

張璘上前掂了掂地下的鹽包，足有二百斤重，讚歎說：

「背兩百斤鹽，一夜行二三百里路，好力氣，好力氣！」

他沉吟半晌，又說：「我也是行伍出身，喜歡有勇力，有武藝的人。儘管你以往酒後打人滋事，也捨不得將你驅逐出營。你趁夜販私鹽的事，卻非同小可，這是犯國法的事，朝廷知道了，我也要同坐。營裡再留你不得。但是，我愛惜你的勇力，也不懲處你。從今以後，你到別處去，另謀出路吧。」

畢師鐸聽了這一番肺腑之言，十分感動，撲地便拜，口裡說：

「將軍活命恩，終生不忘。他日畢師鐸若有了出息，一定報答將軍。」

畢師鐸說著，從身上解下一隻貼肉佩帶的金辟邪來，雙手呈給張璘說：

「這是我們販私鹽的人隨身佩帶的東西，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禮物太輕，不成敬意，將軍帶在身上，戰場之上，討個吉利。」

張璘也不推讓，接過金辟邪說：「吉祥的東西，我就收下了。」

畢師鐸拜別張璘，自投別處去。張璘獨自進城，回營之後對任何人也沒有提起這件事，以後只說畢師鐸私自離營出走，除名了事。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況且高駢在軍中耳目甚多，此事如何能瞞過他？只是當時此事非關大局，張璘又是營中驍將，高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過去了。想不到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件陳年舊事而今派了用場。

高駢撫弄著張璘遞上的金辟邪，聽他講完與畢師鐸的舊誼，遞還金辟邪，微笑著說：

「這倒是一段頗具傳奇色彩的交往。當年，將軍對畢師鐸可說有知遇和活命之恩。現在，畢師鐸已是黃巢營中部將，故人就在眼前，豈可失之交臂？」

張璘深知高駢是飽讀詩書的儒將，說話不像他這種粗魯武夫，巷子裡趕豬——直來直去。他一面傾聽，

一面琢磨那話裡的眞意，揣測地問：

「主帥是要小將去畢師鐸營裡當說客？」

高駢並不正面回答張璘的問話，只說：「畢師鐸本是官軍營中的人[illegible]，而今明珠暗投，叫人惋惜。刻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際，將軍如說得畢師鐸來歸，豈非於國家、於故人都有好處？」

張璘弄淸了高駢的眞意，心裡卻躊躇起來，遲疑地說：

「我是一個粗人，拙嘴笨腮。刀槍還能舞出個路數，戰場上可以拚個高低，口裡卻講不出個道道，只怕很難說動畢師鐸來歸。」

高駢淡淡一笑說：「當年，將軍機智地窺破畢師鐸行止，又秘無人知地遣走他，可見是有心計的人。今日只要仍如當年略施心計，何愁畢師鐸不幡然來歸？」

說到這裡，高駢眼裡射出兩道犀利的目光，不待張璘再回話，便決斷地說：

「不要遲疑，立即去辦，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本帥相信你定能馬到成功！」

軍令如山倒，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張璘只好領命告退，自回本營。

戰場廝殺，張璘沒有怯過陣，此番使命，卻使他忐忑不安。聽說黃巢軍營裡盡是一些殺人如麻的混世魔王，缺糧的時候便以人肉爲食，隻身微服闖進賊營去當說客，無異投身虎穴。但是，推辭不去也不行，一來主帥軍法無情；二來被人看輕，壞了自己一世英名。

〔注釋〕

① 都虞候：皇帝禁衛軍中的高級軍官。

② 見《孫子兵法·計篇》。意思是：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行爲。佚，通逸。意即對於休整得充分的敵人，要設法使其疲勞。對於內部和睦的敵人，要設法離間它。

③ 辟邪：我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神獸，似獅而帶翼。古代織物、軍旗、印鈕等常用辟邪爲像，以取吉利。南朝陵墓前也常有辟邪石雕像。

④ 古代黃河因河防不力，常改道，以前的黃河故道稱廢黃河。

# 七

朱溫、皮日休乘著伴當預先備下的小船，出運河，進太湖，向著兩浙方向急駛。一路上風帆扯滿，不敢稍停。因為怕毗陵王回的追兵，以及沿途官兵盤詰、糾纏，船頭只留伴當一人搖槳，朱溫和皮日休則避坐艙內，不露頭面。

數月前，皮日休和陸龜蒙同泛太湖，一面品茗，一面賞景吟詩的那種雅興，無影無蹤了，只求快點渡到南岸，擺脫追兵。

湖岸愈來愈近，岸邊的屋舍、魚池、停泊的小船，也愈來愈清晰了。小船攏了南岸，朱溫命伴當先扶皮日休下船。待兩人上岸，朱溫拔出腰刀猛地在艙底戳了幾個窟窿，湖水嘩嘩湧入船內，然後縱身一躍，登上湖岸。須臾，水滿船艙，小船開始緩緩下沉，不一會兒便沒入湖中。

皮日休惋惜地說：「多好的一條小船，白白沉了！送給湖邊百姓，打魚載貨，可以養活數口之家呢。」

朱溫卻說：「留下是個禍根。一條無主的船停泊岸邊，這不明白告訴官府，我等已經到了這裡？」

皮日休一想也對，不再多說。朱溫在前，皮日休居中，伴當隨後，一行三人向南岸湖州所轄的一個小鎮走去。

此地河汊甚多，橋也特多，有聯拱或單孔的石拱橋，有石板、木板、竹板橋。快到鎮口，老遠看見一座長長的石拱橋，如彩虹迎人。走到石橋邊，便見橋頭左右石欄上刻著一副對聯：

遠看太湖翻海浪

近聽機杼作濤聲

看了對聯，皮日休正在心存疑惑，過了橋，果然聽到一陣扎扎的機杼聲，如輕濤隱隱傳來。皮日休展眼望去，但見小河岸邊，田頭陌上，到處是翠綠的桑樹，家家門前擺著織絹的機杼。皮日休頓時想起：湖州以地濱太湖得名，盛產蠶絲，絲色潔白，絲身柔韌，富於拉力，人稱「湖絲」，亦稱「白絲」。以湖絲練、染後織成綢絹，絹面起一種好看的縐紋，人稱「湖縐」。「湖絲」、「湖縐」都馳名海內，以至通過絲綢之路，遠銷西域。

登上太湖南岸，踏上兩浙地界，朱溫、皮日休都鬆了口氣。黃巢所率義軍就在離此百把里的莫干山區屯紮，附近官府自顧不暇，也就無力他務，他們可以不必惶惶如漏網之魚了。當然，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①，他們也不敢過於大意。

精神上鬆弛一點，肚子裡便感到了飢餓，進了小鎮，他們先找一個店子打尖。此刻也講究不了盤饌精緻，向店主人要了幾壺酒，幾斤熟切肉，便飲饌起來。喝了酒，又要了飯吃飽。

吃飽喝足，準備付了錢繼續趕路，朱溫和皮日休兩人一摸腰包，不約而同地「喲」了一聲，面面相覷。原來當時只顧逃命，銀錢衣物一概未帶，現在身上一文不名。正在為難的時候，隨行伴當說：

「小人身上還有些碎銀，夠付酒飯錢。」

朱溫苦笑說：「將軍吃飯，士卒付錢，今天只能如此了。好吧，回去之後，再加倍還你。」

伴當說：「還什麼，這是小人難得的榮耀呢。」

出了酒店，來到小鎮中心，只見市井之上，趕場的、做買賣的，人語喧嘩，熱鬧非凡。大宗貨物是本地的土特產：有蠶絲、織錦、刺繡、土布；有毛竹製的竹凳、竹牀、笠帽；有鮮茶葉蒸熟後，搗碎，做成餅，烘乾做成的餅茶；有砂鍋、陶壺、陶罐、陶缸等各種陶製器皿。此外，還有六畜交易。

朱溫一眼看中了牲畜市場上那幾匹馬，悄聲對皮日休說：

「此去莫干山區還有百把里路程，我們得買幾匹馬騎，路上才快當方便。」

皮日休說：「酒錢還是士卒代付的，哪來銀子買馬？」

朱溫一笑說：「我自有辦法。」回頭向隨行伴當要了十幾個銅錢，說：「你們在此稍等片刻。」

不一會兒，只見朱溫從一條小巷子裡出來，脫了上身一件衣服，包了一個什麼東西，拎在手上。那包裡濕漉漉的，有血水滲出來，點點滴在地上。皮日休吃了一驚，問：

「朱將軍，手裡提的什麼？」

朱溫笑而不答，大步向那賣馬的客商走去。皮日休和隨行伴當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便跟上去看個究竟。

朱溫上前一拍賣馬客商的肩膀，那人回頭一看，見朱溫武士打扮，手裡拎一個提囊，提囊裡像裝著一顆人頭，血水直往外滴，臉上登時變了顏色。客商背轉臉去，向隅低聲謙恭地問：

「俠士有什麼要求？」

朱溫說：「有一仇人與我積恨十年，今日得報，我手中提的便是他的首級。還有一義士，對我有恩，也要報償。那義士離這裡上百里，我還有兩個伴當隨行，想借客商駿馬三匹代步，以了結平生最後一個心願……」

那客商一來出於怕事，二來也出於江湖義氣，連忙說：

「俠士要馬，只管挑選。」

朱溫招皮日休和那伴當上前，一人牽了一匹馬。臨走，他將手中提囊往那馬料理一塞，說：

「暫時寄存，請勿洩漏。明日此時，我當返回，取走此物，還來馬匹，並有厚報。」

那客商連忙說：「俠士請便。這點小事，豈敢望報？」

朱溫不再客氣，立刻翻身上馬，皮日休和伴當也都跨上座騎，三騎相隨，出了小鎮。皮日休一催座騎，趕上朱溫，與他並轡而行，不解地問道：

「朱將軍，剛才在哪裡殺得仇人，提頭在手？」

朱溫在馬上哈哈大笑說：「我不過用十幾個銅錢買了一個豬頭，瞞過了那客商的眼目，將他鎮懾住，取得了馬匹，不想也瞞過了皮博士！」

皮日休這才恍然大悟，心裡卻因此隱隱不安，對朱溫說：

「這樣虧負一個小本客商，合適嗎？」

朱溫笑得更厲害了，說：「博士眞是菩薩心腸，菩薩心腸出家修行好，舉義旗闖蕩江湖就不成了。怕虧負一個小本客商，我們就無法弄到馬匹，在路上遷延日久，說不定要落到官軍手中，丟了性命。闖蕩江湖就得有曹孟德的氣概：『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皮日休不再說話，暗想：朱溫說的自有他的道理，危難之際，他行此小詐，也確實出於無奈。但是，究非君子之行。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一個眞正的君子即使在生命攸關的危難時刻，也不應該求生而忘義，而應該舍生而取義。就算步行趕路，遷延日久，有落到官軍手中的危險，也不能以不義的手段詐取小本客商馬匹。

三人鞭著馬向莫干山區馳去，只想早點趕到義營，脫離危險。來到莫干山下，天已垂暮，三人找個旅店住下。這裡緊靠莫干山，但是住店客商以及旅店主人，一個個安然平靜，不像有數萬義軍就駐紮在旁邊的樣子。朱溫心裡疑惑，瞅了一個左右無人的空隙，小心地向店主人打聽：

「店主人，我們是遠道來的客商，想到莫干山區販點毛竹。聽說山上駐有亂軍，進山怕不方便吧？」

店主人笑著說：「你們是卜了卦來的吧？」

朱溫不明白，茫然說：「卜卦，卜什麼卦？」

店主人說：「不卜卦，怎麼算得這麼準？亂軍剛剛走，你們就做毛竹生意來了？」

朱溫的心往下一沉：想不到急急趕來，還是沒有趕上，義軍已經轉移。他身上又有了沉重之感。黃巢交給他一項重任，要他前往武進，探看皮日休，並相機將皮日休接到義營。他總算將皮日休接出來了，但不到義營，不將皮日休親自交給黃巢，他肩上的擔子便沒有卸下。

店主人沒有注意朱溫情緒上的細微變化，又熱心地接著往下說：

「轉眼秋涼，正是砍伐毛竹，運毛竹出山的好時候。前幾個月山裡不安靜，沒有客商進山頭買毛竹，山裡人等錢用都等急了。你們是頭一批進山的客商，一定能買個好價，賺筆大錢。」

朱溫怕露出破綻，連忙笑著，搭訕應酬說：

「托店主人這幾句吉利話，進山買了好價，出山再住店，一定請店主人喝酒！」

店主人更高興了，說：「沒錯，你這趟生意一定賺大錢，我的酒也就喝定了。」

朱溫又問：「知不知道亂軍到什麼地方去了，走得遠不遠？」

店主人說：「遠著呢，聽說到越州去了。客人，你就放心進山做生意吧。」

朱溫繞著彎子，打聽到了義軍去向，心裡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作為很少出門的山民，越州就算很遠了。但是，對於在江湖上闖蕩慣了的朱溫來說，三百幾里路就算不了什麼，騎上馬，兩天就可以趕到。當下，他謝過店主人，便回房去，告訴皮日休義軍轉移的情況，並商量明天的行程。

第二天，三人出了旅店，不再進山，卻折向東南，投越州去。一連數日，趕路太急，朱溫擔心皮日休過於勞頓，命隨行伴當快馬先去越州報信，自己卻陪了皮日休在後緩行。

朱溫和皮日休在路上又走了兩天，到了蕭山地面，離越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了。忽見大道上遠遠來了一隊人馬，兩人猜想，義軍不會派這樣小隊的人馬，到遠離越州幾十上百里的地方巡遊，很可能是官軍，或者是當地豪紳組織的民團。他們早聽說，杭州一帶有所謂的土團八都②，這土團八都以臨安縣人董昌爲首，糾集錢塘縣人劉孟安、阮結、徐及，富陽縣人聞人宇，新登縣人杜稜、餘杭縣人凌文舉、曹信等七個當地官紳，各自招募諸縣千餘鄉兵組成，專門與王仙芝入浙的餘部曹師雄軍作對。蕭山雖屬越州管轄，卻是和杭州毗鄰的縣，離杭州比離越州還略近，難保沒有杭州八都的土團巡遊。

九月裡，田野上的稻谷已經收割，光禿禿無處藏身，兩人連忙隱入附近村莊後面的一片樹林裡。那隊人馬越走越近，漸漸來到眼前，朱溫才看清楚，爲首的一員小將英氣勃勃，竟是黃巢跟前的侍衛頭領林言！朱溫又驚又喜，霍地跳出樹林，攔在路上，招手叫著說：

「小將軍哪裡去？」

林言見是朱溫，心中大喜，連忙翻身下馬，說：

「我奉沖天大將軍之命，帶領小隊人馬，特地來迎接朱將軍和皮博士的。皮博士呢，他在哪兒？」

朱溫向樹林裡喊：「皮博士，快請出來相見，黃巢將軍派人馬遠道接應我們來了！」

皮日休從樹林裡走出來。兩三年前，皮日休從長安貶謫毗陵的路上，曾在許州與黃巢軍相遇，並且停留義軍營裡幾天，彼此見過一面，都還認得。林言以自己晚一輩，要上前拜見皮日休，皮日休哪裡肯讓林言叩拜？一把拉住他，彼此以常禮相見。

林言說：「舅舅得到伴當的報告，想到杭州一帶有八都土團逞兇，怕朱將軍和皮博士路上有閃失，特派小將率領一隊人馬前來接應。此地緊鄰杭州郡，不大安靜，就請二位上馬同回越州。」

說著，林言從士卒手裡親自牽過一匹馬來，請皮日休乘騎。那馬毛色渾黑，沒有一根雜毛，油滑放亮，

猶如一匹黑緞裹在身上，高大雄健，嘶鳴洪亮。皮日休依稀記得，幾年前在許州見到黃巢時，黃巢騎的正是這匹馬，不免驚異地說：

「這不是黃巢將軍乘騎的烏龍駒嗎？」

林言說：「正是。舅舅特意讓我將他的寶駒帶來，迎接皮博士。」

還沒有進義營，已受到這般熱情關照，皮日休心裡熱呼呼的。烏龍駒果然是匹寶駒，皮日休騎上，那馬不須鞭催，跑得又輕快又平穩。

朱溫在前，皮日休居中，林言率士卒殿後護衛。皮日休乘上了千里馬，衆人奮力馳騁也就不再顧忌。一行人馬風馳電掣，不待太陽落山，已望見越州城遙遙顯現於平蕪盡處，而會稽山則像一幅剪影粘貼在天邊，襯托著那古老的城廓。

忽然，一派歡樂的管弦聲夾雜著鑼鼓聲傳來，原來，十里長亭內早有人馬在迎候。皮日休慌忙下馬，黃巢滿面笑容從長亭內迎了出來，執著皮日休的手說：

「前天得朱溫賢弟隨從來報，昨晚又夢見五色鳳凰集於軍營檐上，今日果然迎得皮博士來營。」

皮日休說：「日休懵憒，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直落得今日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才奔義軍營寨。相投恨晚，羞慚萬分。」

黃巢說：「不晚，不晚，黃巢正是趕考落第，才憤而造反，附驥於王仙芝之後。此位崔觀察使也是近日才加入義軍的。」

黃巢的話剛剛說完，人叢中走出一位儒士衣冠的中年人來，向皮日休一揖說：

「襲美故人，久違了，想不到今日在此地相見。」

皮日休舉目一看，認得是原任浙東觀察使崔璆。在長安時，皮日休和崔璆曾同朝為官，也甚相得。以

後，崔璆放了外官，比皮日休還早幾年出京，從此兩地相隔，音書茫茫。皮日休連忙施禮，笑著說：

「半路上聽說黃巢將軍大軍占了越州，我就暗自猜測：只要崔璆不死於亂軍之中，最終必定投入義軍。今日故人相見，果然不出所料。」

崔璆問：「聽說博士是攜了一位西域美人，從長安去毗陵赴任的，夫人爲何沒有同來？」

皮日休慘然說：「我本要她一同出走，患難夫妻，生死與共。她爲了迷惑官軍，掩護我出走，一定要隻身留下，而今生死未卜……」

言訖，皮日休潸然淚下，衆人也都爲之惻然。

朱溫慨然自責說：「未能將柏枝夫人一同接出，致使夫人陷在官府之手，都是我的過失。朱某願領一支人馬，取道杭州，經太湖，入運河，殺奔毗陵，救出柏枝夫人，並捉拿狗官王回報仇。黃巢大哥，你就授命吧！」

黃巢大喜說：「朱溫賢弟風塵僕僕，接來皮博士，當記大功一次。如果能不辭辛勞，率軍一支，再去一趟毗陵，救出柏枝夫人，那更是功上加功了。」

皮日休卻連忙阻止說：「義軍兄弟們的深情厚誼，我心領了，但孤軍深入毗陵，奔襲數百里去接柏枝，萬萬不可。爲救一人，傷亡千百，無論皮某，無論柏枝心都不安。諸位將軍關心皮某夫婦，可暗暗派精幹的人，潛入毗陵，先探得柏枝確信，然後相機救出，方是上策。」

衆人聽了，都覺得言之有理，也深爲皮日休顧大局、識大體的胸懷感動。黃巢從皮日休所言，即派精幹士卒多人，多帶金銀前去毗陵，探聽柏枝夫人確信，並相機援救。

爲了彌補皮日休毀家紓難所失，也爲了報答當年長安市上危難相救，解囊贈金之德，黃巢備下精美的被服器皿以待皮日休，並贈金一箱，以爲皮日休平日不時之需。由於柏枝陷在毗陵，皮日休隻身走出，黃

巢又就地挑選了幾個聰明秀麗的女子侍奉皮日休，並派幾名武藝精強的士卒護衛。

另外，將相傳是越國故宮的一處別館，略加整理，給皮日休居住。這處別館雖因多年失修，已不復有當年的華麗。然而，稍加整理，那軒敞的宏構究非普通民舍可比。

晚上，皮日休住在黃巢爲他整治的精美的新居裡，生活是舒適的，但心中總像少了點什麼，悵然若失。

一是室內少了那滿箱滿架的卷帙。手握一卷書，一閒對百忙，曾經給他增添了多少生活樂趣啊！他曾在〈讀書〉一詩中寫道：

家資是何物，
積帙列梁梠。③
高齋曉開卷，
獨共聖人語。
英賢雖異世，
自古心相許。
案頭見蠹魚，
猶勝凡儔侶。

現在，承蒙黃巢將軍的深情厚意，破格款待，室中擺滿了精美的日用器皿，牀上陳列著精美的衣物，衣物器皿的所得已大大超過了他的所失。但是，他多年搜集的那些珍貴的卷帙字畫，一旦損失是無法一時彌補的。

況且，棒打鴛鴦，分飛兩地，夫人吉凶未卜，錦綉被衾誰人與共？想到這裡，皮日休黯然低徊，睡意

全無。

次日，黃巢親來別館探看皮日休，談及義軍正在厲兵秣馬，準備和高駢決戰，並問：

「博士於即將開始的戰事，有何高見？」

皮日休沉吟半晌，推辭說：「日休新來乍到，對義軍、高駢軍兩方情況都還若明若暗，知之甚少。且自從毗陵隻身出走，此心一直懸念著陷在王回手中的柏枝，於兩軍對壘之事並未熟思，怎敢妄議？」

黃巢說：「你我不是一日之交，就如同老友把晤，傾心而談，不必拘束。」

黃巢執意要聽聽皮日休對戰事的看法。皮日休實在推辭不過，又想到黃巢不忘舊誼，禮遇甚厚，應該掏出自己的肺腑之言，便說：

「以日休鄙見，高駢軍若不來犯，義軍可以不必作進攻高駢之計，而保持互不相犯的局勢。義軍只據越州，利用崔璆影響，收撫兩浙各縣縣令，以安一方百姓。進而聯絡湖州曹師雄部夾攻杭州，殲滅八都土團，那麼浙東北越州、杭州一帶富饒平疇便盡爲義軍所有，人力財力皆爲我所用，義軍聲威可以大振。到了那時，高駢可不戰而降。或與高駢訂立城下之盟，駐一支軍隊留守兩浙，然後以經過整休，聲威大振，又有江浙經濟源源補給的義軍大軍，再向中原，進圖長安，則將軍傾復李唐的素志可償。不知將軍以爲如何？」

皮日休這些充滿韜略，著眼全局的話，使黃巢暗暗佩服，這番話確實不是目前義軍營裡那些只會衝鋒陷陣的猛將所能說得出來的。當然，其中也有些不大妥貼可行的地方。如義軍的宗旨就是要殺盡天下貪官，並寫之於檄文，公諸海內。義軍收降的朝廷官吏，只限少數幾個清廉正直的良吏，怎可利用崔璆影響，將兩浙各縣縣令不分良莠一概收撫呢？進占一城一地之後，分糧安民之事，義軍也曾做過，但使一方百姓長治久安，成爲義軍輜重錢糧補給之地，黃巢卻沒有想過。歷史上割據一方，然後徐圖天下的人是有的，那

多半是一些有野心的朝廷命官、一方藩鎮。義軍造反爲了殺貪官、除暴政、救民於水火，應該是馬背騁馳，大刀闊斧。當務之急是風馳電掣地打天下，安民治民的事只能留待打出天下之後。

因爲皮日休畢竟新來乍到，又是一番好意，黃巢不願明白指出他言之不當的地方，只是說：

「博士所言著眼全局，充滿韜略，果然不凡。關於與高駢軍保持互不相犯局勢的話，是對義軍有利而可行的。只是義軍營中鄆州、曹州一帶的人多，高駢以前鎮守曹鄆，殺人虐民，積怨頗深。現在又從西川遠程趕來兩浙與起於曹鄆的義軍作對，義軍將士無不義憤填膺，紛紛要求與高駢決一死戰。黃巢已准衆將士所請，在博士到達義營之前就公開在營中宣布了攻打高駢的計劃，此刻若突然收回成命，那將挫傷士氣。不過，越州與鎮海爲兩浙之兩臂，越州攻陷已失一臂，高駢在鎮海現在是孤掌難鳴，或可戰而勝之。」

皮日休聽黃巢這樣說，也就不再多言。黃巢自己便是曹州人，對在曹鄆一帶殺人虐民，被稱爲屠夫的高駢，懷著深仇是可想而知的。黃巢方才所說義軍將士紛紛要求與高駢決一死戰的情緒，黃巢自己難道就一點沒有？

古訓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況且，攻打高駢的軍令既下，突然收回，也確實有損軍隊銳氣。

談話之間，黃巢見室中只有侍衛來回捧茶倒水，卻無使女走動，便問：

「黃巢曾命下屬爲博士備女侍，照料日常生活，難道他們沒有挑選送來？左右怎麽不見侍女走動？」

皮日休說：「承將軍厚意，女侍已經送來。我叫她們一廂住下，改日命侍衛全部送回。柏枝不在，要女侍何用？柏枝來了，那時再說吧。所贈一箱黃金，日休也不敢收受，義軍作戰，糧餉正緊，這箱黃金先做軍資吧。」

黃巢說：「你我兄弟，並非外人，何必過謙？」

皮日休笑著說：「既是兄弟，就將我與其他義軍兄弟一律看待好了，不必格外禮遇。那樣，倒生分了。」

黃巢見皮日休說得眞誠，也不相強，慨歎說：

「博士眞是天下的高士呀！」

**［注釋］**

① 躓：被絆倒。垤：小土堆。出自《古詩源・堯戒》：「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② 都：晚唐軍隊的編制單位，每都千人，其統將稱爲都將。

③ 梠：屋簷。

# 八

水鄉平原上，天氣遠不如莫干山區清涼。九月的夜晚，莫干山區的樹葉、草尖上，已經灑落清露了，幽藍的月亮從高高的峰巒上探出頭來，那「露似珍珠月似弓」的夜景，給人平添了幾分秋意。

水鄉平原上的九月夜卻還留著夏夜的燥熱，屋舍周圍樹上的蟬兒和人一樣無法早早入睡，不時「熱呀，熱呀」地叫喚幾聲。但這時候卻是叉魚的好季節，人們舉火把，拿著魚叉，身背魚簍，脚步輕悄地巡行在水田間的阡陌上。那些泥鰍呀、黃鱔呀，大概也覺得鑽在泥洞裡悶熱難受，此刻靜夜無擾，牠們紛紛從地洞中、稀泥裡鑽了出來，靜靜地躺在水底乘涼。這時候，田裡的水澄明如鏡，火把照耀下的水底的泥鰍、黃鱔看得一清二楚，夜漁的人們手舉魚叉，瞄得眞切，一叉下去，必有所獲。叉到半夜，人人滿載而歸。

水鄉平原之夜，阡陌間到處游動著叉魚的漁火。人們的興趣似乎主要還不在捕獲物的本身，而在那般紅的火把，在那夜的寧靜氣氛，在那神情專注、脚步輕悄的尋覓，在那時時有所發現的喜悅……水鄉平原夏秋相交的夜晚，田野上螢火和漁火互相輝映，織成一幅分外誘人的夜色。

但是，畢師鐸卻領略不了這份清幽的夜色，此刻，他正獨自一人坐在一幢瓦舍的廳堂上喝悶酒，面對門外田野上的夜色熟視無睹。

曹州一帶都是旱地，他從來沒有體驗過夜晚在水田裡叉魚的樂趣，因此，也無法領略漁火下那種喜悅。更要緊的是近日來諸事不順，心情鬱悶。

攻打越州的任務，他雖然一再要求，黃巢始終不給，這一項大功便讓蓋洪兄妹得了。大軍隨後來到越州，許多兄弟都住進城裡，三街六市好不熱鬧。甚至剛從毗陵來投義軍的皮日休，沒有寸尺之功，也居住在越王故宮中的別館。然而，卻偏偏讓他率所部人馬住在北門外一帶的村舍之中，城裡的繁華半點也享受

不到。

心中鬱悶，便想消遣。他早垂涎杭州一帶的秀麗女子，一天晚上，他不帶隨從獨自出營，施用故技，夜行百里之外，潛入杭州郊外一座民宅，將一個正在酣睡的女子，以布條塞口，綑在身上，背了回營，強逼同宿。

事情是夜裡悄悄做的，女子家在百里之外，也不怕苦主聲張。他自己以爲辦事機密，沒人知道，放心在營裡尋歡作樂。那女子柔弱，只好依順。誰知道，過不幾天風聲就傳到黃巢的耳朵裡去了，並且立刻派了尙讓前來，責令畢師鐸馬上送回那女子。畢師鐸很氣惱。但這畢竟是違犯軍令的事情，又知道黃巢不同王仙芝，一向軍紀較嚴，也不敢抗命，只好派左右親隨悄悄將女子送回。他自認晦氣，怪自己事成後不該得意忘形，白天也尋歡作樂，以致走漏了風聲。然而，事情過後，肚裡總像嚥下了一個不能消化的鐵疙瘩，渾身不自在。

聽說大軍要馬上南向鎭海，攻打高駢，畢師鐸又要求擔任先鋒。他心裡憋著一口氣，要到戰場上去顯顯本事，讓黃巢和左右將領認識認識他這個新從王仙芝營過來的畢某。

誰知道，黃巢連這樣一個效力的機會也不肯給他。黃巢說他另有重任，卻將那先鋒的令旗，仍然交給孟楷。那麼，究竟有什麼重任委派他呢？原來，黃巢因畢師鐸是王仙芝營裡來的，和現今率部流動於太湖南岸一帶的曹師雄有舊，要他仍駐原地不動，聯絡曹師雄部，作爲整個義軍的後援。

不管黃巢將聯絡曹師雄部以爲後援的事，說得多麼重要，畢師鐸心裡總不高興。總認爲這是一些表面冠冕堂皇，實際虛情假意的話。肚子裡甚至暗暗罵這個在冤句一塊兒長大，從小屙屎和泥巴的兜兜朋友，忘了交情，老把他看做王仙芝的舊部，見外。

然而，將令還是要聽的，他無可奈何，只好在原地駐紮，以待曹師雄率部越過杭州，前來會合。

現在，義軍各營都在厲兵秣馬，準備進軍鎮海，攻打高駢，只有畢師鐸這一營原地駐紮，若無其事。既不去積極聯絡曹師雄部，也沒有隨時上前增援主力的準備。

畢師鐸一面鬱鬱不樂地喝著悶酒，一面漫不經心地通過敞開著的門戶看那田野上的漁火。忽然，他發見一點火光流動得很急，直朝他駐軍的村舍而來。那樣子不像漁火，夜裡誰會到這裡來呢？也許是中軍派人來，連夜傳達黃巢的什麼緊急軍令。可是，又怎麼聽不到達達急馳的馬蹄聲呢？中軍傳令的士卒一向是騎了快馬來的呀……

畢師鐸正在疑惑不定，那火光已經進了村莊，不一會兒，便有巡哨士卒來報：有故人遠道而來，要立即面見畢將軍。

他更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越州一帶他是頭一次來，人生地不熟，哪來什麼故人？他一面琢磨，一面讓左右傳進。

立刻便有一人被引進廳來，那人見了畢師鐸長揖不拜，含笑問訊：

「畢將軍，久違了！」

畢師鐸就著燭光打量來人，只見他三十幾歲年紀，魁梧健壯，行商打扮，但眉宇間透出一股逼人的英氣。似乎有些面熟，一時卻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於是，警覺地問：

「你是什麼人？」

那人並不正面回答，卻從懷裡掏出一件東西來，親自遞給畢師鐸說：

「畢將軍還記得這件東西嗎？」

畢師鐸接過一看，是一隻金辟邪，多年前在曹州南門外柳林中發生的事情，立刻在頭腦裡浮現出來。他細看金辟邪，那似獅而帶翼的神獸身上卻沒有鐫刻的「畢師鐸」三個字。原來，這是仿當年自己帶過的

那隻金辟邪打造的，卻並非自己的原物。他立刻敏銳地想到：其中用意很深，那原物是留下了當把柄麼……

畢師鐸離席說：「請，進內室敍談。」

畢師鐸將來人引進內室，屏退左右，屈身便要下拜。那人連忙拉住說：

「你我故人，情同手足，何必行這樣的大禮？」

畢師鐸說：「張將軍有活命之恩，理應受畢某一拜。」

那人謙讓再三，執意不肯受拜，畢師鐸方才作罷。兩人分賓主坐下，畢師鐸驚訝地說：

「越州城內外駐紮數萬義軍，張將軍深入義軍營地，不怕露了形跡，鬧出事來麼？」

張璘敍說，那年在曹州城外柳林中悄悄放走偷販私鹽的畢師鐸，不久，高駢將軍就知道了這事。他提心吊膽，害怕要受軍法處置。一天，高駢將軍召張璘到中軍，不但不追究他悄悄放走畢師鐸之罪，相反惋惜失了一員可用的將才。高駢說，而今天下紛擾，正是用人之際，要他立即打聽畢師鐸的去向，請回軍營。對於這樣有異能奇才的人，要委以重任。張璘四處打探畢師鐸的行踪，多年杳無音信。以後隨高駢駐軍西川，淹留成都，僻居一隅，更無由得知故人下落。此次出川，移駐鎮海，聽當地百姓盛傳黃巢軍營裡有一將領奇勇過人，能負重數百斤，夜行數百里。細一打聽，果然是故人畢師鐸。張璘喜出望外，忙將這一消息報告高駢。高駢聞報，即命張璘携帶菲禮，專程拜望曹州故人。兩軍陣前，如此往來，多有不便，但高將軍慕賢如渴，張璘思念故人心切，其間艱險也就顧不得許多了。張璘說罷，轉問畢師鐸：

「曹州別後，一晃數年，故人諸事順遂，一向得意吧？」

畢師鐸深深歎了口氣說：「唉，一言難盡。」

畢師鐸剖白說，當年他趁夜遠途往返，偷販私鹽，不過是牟幾分薄利，多花幾個快活錢。不想，此事被人窺破，在官軍裡存身不得。只好離開曹州，出走長垣，投奔江湖上的朋友王仙芝。當時隨王仙芝舉旗

起義，一爲謀個生計，二爲出出胸中悶氣。以後，王仙芝和黃巢互相忌刻，由於畢師鐸和黃巢同鄉，從小要好，受到疑忌。王仙芝戰死，畢師鐸來投黃巢，原以爲同鄉鄰里，少小相交，定受重用。誰知又以他是王仙芝舊部，而生隔閡，鬱鬱不能得志。

張璘聽了畢師鐸剖明心跡的一番話，心中暗喜，乘機進言說：

「故人既然在這裡鬱鬱不能得志，何不仍回高將軍營裡？高將軍慕賢如渴，多年尋求畢將軍，只要畢將軍肯去相投，一定重用。」

畢師鐸沉吟說：「黃巢和我同鄉鄰里，怎好一下翻臉？」

張璘說：「他既然不念同鄉鄰里情誼，你又何必講究許多？況且你本是高駢將軍麾下的人，如今返回故營，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畢師鐸一時委決不下。夜已深了，當晚，張璘就在畢師鐸內室過夜，兩人抵足而眠。

義軍在越州厲兵秣馬準備多日，十月舉兵進擊駐軍鎮海的高駢軍。義軍以尙讓、崔璆率少量士卒留守越州，黃巢親率大軍，以孟楷爲先鋒，浩浩蕩蕩殺奔鎮海。

自義軍攻占越州之後，高駢軍也加緊操練，多方準備。黃巢率義軍傾師東犯，高駢也立即率數萬官軍迎戰，兩軍半途相遇於餘姚，各自紮營駐下。

當晚，黃巢帶二三個貼身隨從，親自夜巡，以觀察臨戰前的士氣。

餘姚西面是四明山區，天高氣爽。月明星稀的秋夜，極目西望，可以看見天邊黑森森的山影。而東望卻是無際的平原，姚江汩汩流淌，湖泊河網交叉密布，竹籬茅舍，水環樹籠。極目東望，可以看見官軍連營十里，燦若繁星的燈火。而在官軍和義軍營寨之間，相隔十里的田疇上，卻是一片黢黑，一片靜寂。百

姓們聞到兩軍對壘的訊息，早攜家逃到四明山區去了，偶爾只能聽到幾隻喪家犬的吠聲。

「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黃巢腦子裡忽然湧出那些描述古戰場的悲壯的詞句，「浩浩乎！平沙無垠，敻①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二十年前，浙東農民領袖裘甫就是在這片土地上舉旗起義，不到數月，發展成數萬人的起義大軍，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年號為「羅平」，掃盡浙東官軍。以後，唐王朝任前安南都護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調發天下諸道重兵入浙，農民軍浴血苦戰，終於不支，三軍覆沒，死傷逾萬。這不就是當年裘甫率衆和官軍苦戰的古戰場嗎?!

黃巢撫著腰間的羅平劍，想起少年時曾教自己劍術的師父羅平子，他便是裘甫餘部，戰敗後流落曹州的。當年一別，倏忽十餘春，音信全無。也許是歲月嚴酷，風刀霜劍，禁不住生活的折磨，早已客死他鄉；也許是順風揚帆，隨水所之，飄泊到海外去了。想到這裡，他心頭更湧起一股仇恨李唐王朝，仇恨官軍之情。

今天，二十年前的舊景重現，農民起義軍又在這古戰場上和官軍對壘。他決心掃蕩高駢所部，踏平官軍營寨，為二十年前在這片土地上覆沒的農民軍報仇，為師父羅平子及他的義軍兄弟報仇。

月光下的場地上，有幾個士卒正藉著月輝在打草鞋。「草鞋沒樣，邊打邊相。」他們一面編織，一面比試著大小，端詳著式樣，一面閒聊。

「又是打草鞋！」黃巢心裡一動，聯想起他走過幾座營寨，都曾碰到在月地裡打草鞋的人。這一兩個月都在浙東北平原行動，並不十分費鞋，打那麼多草鞋做什麼?

那打草鞋的士卒的談話聲，隨風入耳：

「趁這平原裡新割的稻草多，多打幾雙草鞋帶著。進了山，一雙鞋穿不了幾天。你想臨時現打，上哪兒找稻草去？山裡只有包穀秸。」

「咱們拚不過高駢官軍，準得往山裡走嗎？」

「興許拚得過，興許拚不過，多打幾雙草鞋帶著，有備無患嘛。」

「高駢的官軍果眞厲害嗎？」

「那還有假？曹州、鄆州一帶的人，誰不知道高駢的厲害？高駢早年領兵大破過南詔人，鎭守過安南，軍威遠揚。他曾經一箭射落雙鵰，外號，『落鵰侍御』。以後，做天平節度使，鎭守曹州、鄆州一帶。聽說『落鵰侍御』來了，曹鄆的小兒都不敢夜哭……」

這些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隨風傳到黃巢耳朵裡，他越聽越生氣，按捺不住，手提羅平劍，走上前去，大喝一聲說：

「你們好大膽，大戰前夜，爲敵張目，亂我軍心！」

那兩個打草鞋閒聊的士卒，想不到黃巢將軍會突然出現在面前，聽到那嚴厲的喝斥聲，早嚇得魂飛天外，連忙撲通跪下，叩頭求饒。

黃巢舉目一望，那個盛讚高駢軍威的，竟是從赤牆村投軍的曹、鄆老兵，心中怒氣更盛，對隨身侍從說：

「將這兩個爲敵張目、亂我軍心的士卒，軍法從事，提頭來見我！」

那個老兵伏地跪求說：「冲天大將軍，看在同鄉鄰里份上，念我馬前馬後跟隨將軍多年，饒我個初次吧！」

黃巢恨恨地說：「正因爲你是曹、鄆老兵，誇讚敵軍，滅我威風，煽動性更大，罪加一等。你這樣的

軟骨頭，哪配稱曹、鄺老兵！左右，立即將二人正法！」

左右得令，馬上執行，轉眼之間，已將二人的頭顱提來覆命。

聚在月光地裡打草鞋的其他士卒，一個個跪伏於地，戰戰兢兢不敢抬頭。黃巢喝斥說：

「你等盲從附和，本應一體治罪；姑念方才你等未曾插言妄議，暫饒一命。快掩埋了這兩具屍體，入營早早安歇。大戰在即，養精蓄銳，明天戰場上衝鋒陷陣，立功贖罪！」

士卒們聽了這幾句話，如吃了定心丸，魂才附體，連連叩頭稱是，趕緊照辦。

黃巢看著士卒們就地挖了個坑，將那曹、鄺老兵的首級和身子合在一起，掩埋下去，一種難以言說的複雜感情驀地升起，眼角不覺落下幾滴淚來。這個曹、鄺老鄉，從他在冤句赤牆村舉旗起義的第一天起，就投了義軍。他沒有出衆的武藝和才幹，一直就在營裡當兵。這四、五年跟隨大軍南征北戰，衝殺在前線，沒有戰死，活到今天，也不容易。可惜，造反幾年也沒能改掉他那庸懦的生性，終以誇敵之罪伏誅。

黃巢殺了這兩個長敵人志氣，惑亂軍心的士卒，怒氣才稍解，但心頭卻蒙上一層隱隱的焦慮和不安。高駢曾經駐節天平鎮所，在曹、鄺一帶殺人如麻。黃巢原以爲曹、鄺來的義軍士卒對高駢軍只有強烈的仇恨，以及迫切的復仇願望，想不到也還有如此卑怯、庸懦的人，對高駢軍心懷畏葸。晚上他走過幾座營寨，都曾碰到在月光地裡打草鞋的人。他正納悶：這一兩個月都在浙東北平原行動，並不十分費鞋，打那麼多草鞋做什麼？現在，原因清楚了。看來，義軍士卒中懾於高駢鎮守曹、鄺時的舊威，而心懷畏葸的，還大有人在。

明天首戰，必須給高駢一個下馬威。而要首戰告捷，又必須先鋒旗開得勝。他決定到孟楷率領的先鋒營去看看，那裡將士們的鬥志、情緒是至關重要的。

黃巢來到先鋒營駐地，這裡的景況迥然不同，營寨外面除了巡更的士卒，見不到聚在月光地下打草鞋

閒聊的人。周圍一片靜寂，襯托得那巡夜的更柝聲、士卒酣睡的鼻息聲，更加響亮、清晰。啊，他們意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正在養精蓄銳，準備迎接明天的大戰；他們睡得如此深沉，對明天的大戰一定充滿取勝的信心。孟楷的確是一個難得的、勇武忠心的先鋒將。他這才放心回中軍營安歇。

黃巢走在回中軍營帳的路上，月光像白花花的水銀，在田野、場圃、路徑上遍地流瀉，他詫異今夜的月色爲何格外好？舉頭仰望，但見碧海青天，一輪明月像玉盤一樣團團無缺，才猛然想起，今天是十月的望日。

遇上軍務繁忙，黃巢便獨宿在中軍營帳裡。平日晚上，在曹氏夫人臥室過夜的時候居多。但每月朔望之日，卻例定到丹霞房裡宿夜。爲了不使丹霞有冷落之感，多年來黃巢恪守與丹霞朔望相聚的定例，不遇特殊緊急軍情決不廢例，偶有要事羈絆廢了例，也一定另找日子補聚。因此，幾年來黃巢與曹氏夫人及丹霞間的夫妻生活甚是歡洽，沒有長幼嫉忌，夫妻反目的事情。

今夜因爲一心忙著巡查軍營，途中處決觸犯軍法的士卒，又惹了氣惱，竟一時忘了今天十五的日期，已到中夜，還在外面巡遊。若非明月提醒，幾乎要無故違例。

此刻，中軍後營丹霞也許正望著玲瓏的圓月，聆聽我的足音呢。不，夜已深沉，丹霞也許早已獨自睡了，她知道近日軍情緊急，不會久久等我。但是，藍天上那輪明月就像丹霞那張白皙明媚的臉，深情地望著他，使他怦然心動，使他燃起情熱。不管此時丹霞正待月窗下，還是已愀然獨宿，他都決計恪守定例，到丹霞房裡去。

中軍後營設在村莊中心一個大祠堂裡。這是一個幾百戶農家同姓聚居的大村莊，幾百戶人家同姓共宗，族譜上祖宗世系、字輩記載得清清楚楚，後嗣們對共同的祖先十分尊崇，所以用祖產的租米修的祠堂也格外大、格外氣派。

祠堂門口蹲著高大的石獅子，門樓楹柱、台階也全用青石做成。周圍壘修有高厚的院牆。院中的正殿供著列祖列宗的牌位，左右各有一列廂房。這些廂房中，有祭器房，陳放祭祀祖宗時需用的各種祭器；有藏譜房，珍藏著幾百年前始修的族譜，以及以後各代續修的族譜；有功名房，裡面藏有本族歷代子孫的功名志，小到中個秀才，做過縣中小吏，大到中了進士，做過京官，功名志上都一一記載；有宴席房，供年節祭祖，合族聚飲時擺設宴席用。此外，還有幾間房做學館用，以祖產租米延請族中有學識的長者做塾師，教授族中子弟。

後院住著祠堂住持，有廚房、雜屋，還有小花園。

戰亂時節，學館散了學，族長豪紳們遁走他鄉，也不來祠堂宴飲議事了，偌大一個院落顯得空落寂寥，正好安置中軍後營。

丹霞住在右廂靠後的功名房裡。將存放功名志的幾只大木箱挪到一邊，幾塊記載著幾個顯貴的功名事跡的石碑則不客氣地推倒地上，然後揀放到一個角落裡。其實，那幾個顯貴也沒什麼大了不得，不過中了一名進士，或者做過一任知府、知縣。把這些東西歸置歸置，再臨窗擺上一張木牀，便成了一間極清靜的臥室。

今夜月色皎潔，丹霞心情也極好。這兩年，中軍後營的女兵、眷屬們，一般都不再參戰，所以，儘管面臨著與高駢官軍的鏖戰，丹霞並不顯得比平時緊張。再說，連年隨軍南征北戰，打仗的事也就成了家常便飯，淡然處之了。

丹霞望著天上團團的圓月，想到晚上和黃巢的相聚，心裡甜絲絲的。她吩咐身邊的女兵，不用伺候，各自安歇，自己便坐在窗前，對著明月，做起針線來。

她做的是黃巢穿的暖靴。她想著，這一仗打垮了高駢的官軍，義軍在這個東南富庶的魚米之鄉安然度

過金秋，休整將息數月，接著就該兵強馬壯地北歸了。義軍的骨幹力量都是曹、鄆一帶的北方人，江南雖說好，總不如在北方過得習慣。再說，不打回北方去，又如何攻占長安，傾覆李唐天下呢？

過了十月，北方天氣就逐漸凜冽了。到了墮指裂膚的嚴冬，沒有一雙厚實的暖靴，如何卒歲？她利用兩仗間隔，住下休整的時間，納了鞋底，鉸好鞋面，絜上花，打算晚上把鞋絇好，等會兒黃巢來了就可以試脚。

她一面絇鞋，一面傾聽著庭院裡的跫音，從來往的脚步聲中搜尋黃巢那格外沉實穩重的足音。有幾次，那脚步聲格外像，又正是朝她住的館舍走的，她怦怦心跳了。然而，那脚步聲近了，又遠了，並沒有走進館舍來。她亢奮的心情又沉寂下去。望著窗前的圓月，她想：莫非他忘了今天是望日？也許他並沒有忘記日期，只是與高駢軍鏖戰在即，事情太多，沒有時間來相聚。

一隻鞋絇完了，第二隻鞋也絇了一半，黃巢還沒有來。她探頭窗外，猛然發現庭院裡各房間的燭光都熄滅了，只有她的窗下，蠟燭還灼灼地亮著。這不是明白地告訴他們，她正在秉燭等待夫君嗎？她的粉臉倏地羞紅了，連忙噗地吹滅蠟燭，心卻還在咚咚狂跳，似乎心底的秘密已被窺破，人們正躲在各自的房間裡望著她的窗口竊笑。

月已中天，他不會來了。她嘆了一口氣，打算脫衣睡覺。轉念又想，第二隻鞋還剩幾針，索性把它絇好再睡吧，今夜月白如晝，不用蠟燭，也看得見的。

丹霞重新拿起鞋來絇。蠟燭滅了，人們不會看見她窗前獨自亮著的燭光，而竊笑她痴等夫君。可是，靜夜裡那絇鞋拉繩索的哧哧聲卻格外響，傳得很遠，人們也許能聽到。

聽到就聽到吧，聽到又怎麼樣？等的是自己的夫君，有什麼見不得人？丹霞是通情達理的，她知道黃巢軍務繁忙，平時從不隨便纏他，擾他。青年夫婦，一月只朔望相宿，難道還不應該嗎？

女侍們睡了，庭院裡靜靜悄悄的，只有一隻寒鴉也許因爲失伴，睡不安穩，不時驚起，呀呀叫幾聲。丹霞覺得有點寂寞，眞想輕輕唱支歌。過去的青樓生活不值得留戀，但過去在青樓裡學唱的那些歌，的確有些好聽的。然而，才要起音，又把它壓在舌尖下了，深更半夜，不要擾了別人的清睡。

丹霞一面想著心思，一面飛針走線，另一隻鞋也很快絢好了。她把絢好的暖靴放在窗台上，就著月光又端詳了一番，不無得意之感：鞋樣大方，做工精美，皇宮的貢品大概也不過這樣吧？

可惜，那試鞋的人卻還不來。也許他還在中軍帳裡獨自秉燭籌謀和高駢軍的戰鬥；也許他到曹梅姐房裡安歇去了，自己卻在這裡痴等？但是，她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第二個想法。曹梅姐和自己情同姐妹，曹梅姐是寬厚的。就算黃巢忙昏了，一頭扎進曹梅姐房裡，逢到朔望之日，她也會把黃巢送回丹霞房裡。以前曾經發生過這種情況，曹梅就是這樣做的。

哎，胡思亂想些什麼！他能來，一定早早來了；他不來，便是軍務羈絆，脫不開身。丹霞終於一面自責，一面強自剪斷情思，準備安歇。

突然，她聽到庭院的大門，呀地半開了，接著有一雙穩健的脚步，在漏夜裡如空谷跫音，向她住的館舍走來。是他，他到底還是來了！是感動，是喜悅？她的心微微顫慄，她連忙拿起火鎌火石，一下、二下……火花在暗夜裡閃爍，終於燃著了火絨，又重新點亮了蠟燭。

黃巢來到中軍後營所住的宗祠門樓前，門前除了守門的衛卒，別無他人。他輕輕推門進去，滿院燈火都已熄滅，兩廂館舍掩映在月光下的樹蔭裡，似乎都在沉靜地安睡。

黃巢脚步踟躕起來，夜已深沉，她們都已安歇，也許不應攪擾她們的清睡，還是回中軍帳去，過這一夜爲好。不，丹霞是個感情細膩的女子，不應該無故失約違例，傷她的心。她就是已經睡下，叩叩門也無妨的。他提起脚步，繼續向丹霞所住的館舍走去。忽然，丹霞所居館舍那黝暗的窗口裡，又射出一線璀璨

的燈光。啊，原來她還沒睡，還獨自在窗前諦聽著、守候著。他心頭一熱，不由加快了腳步。

他來到丹霞所居館舍門前，舉手正要扣門，門呀地一聲開了，丹霞秉燭笑吟吟地立在門口。黃巢上前攜著丹霞的手，一起入內，他親切地問：

「這麼晚了，還沒有睡？」

丹霞故意做出嗔怪的樣子說：「等你呢！」

黃巢笑吟吟地賠著小心：「到各營巡視一遭，誤了一刻千金的朔望相聚時間，勞夫人久等，罪過、罪過！」

丹霞噗哧一笑：「哪裡是專門等你？我是趕這雙暖靴，才睡晚了。暖靴做好，我正要滅了燈睡覺，就聽見了你的腳步聲。」

這不是丹霞故意遮掩，女子天性含蓄，心中蘊藏著十分情意，往往只表露七分。粗心的男子往往只能領略這表露的七分情意；莽撞的男子因爲強求十分情意一齊表露，而做出許多蠢事；只有細心的、多情的男子才能在有限的表露中，窺探出那含蘊著的綿綿情意。

丹霞拿過窗台上的暖靴，黃巢在腳上試了試，不大不小正合適，然而，看著這雙暖靴，他卻想起月地裡那些打草鞋的士卒。一個在做暖靴，準備打敗高駢軍之後，休整數月，然後再兵強馬壯地回北方去；另一些人卻在打草鞋，他們懾於高駢舊威，頂備著有朝一日要走山路遠遁。他心頭不覺掠過一絲陰雲，慨歎說：

「夫人想得眞周到，才交十月，就做好了暖靴。只是今年冬天還說不準在哪兒過，這暖靴還不知道穿不穿得著呢。」

丹霞忽然動了鄉情，她無暇品味黃巢語言中的隱憂，卻幾乎帶著央求的口氣說：

「打敗了高駢的官軍，在浙東休整一、二個月，就打回北邊去吧！我們畢竟是北方人，江南雖說好，不如早還家啊！」

黃巢眞誠地說：「但願天從人願。」

丹霞見黃巢軍務繁忙，日夜操勞，人也瘦削了，不覺憐惜地說：

「夜已深沉，你勞累一天，該早點安歇了，明天你還要率領隊伍攻打高駢軍呢。」

燈光熄滅了，庭院又歸於寂靜。只有那望日團圞的月悄悄向窗內窺視，偷看那一對望日甜蜜相聚的人……

第二天，孟楷奉命率領本營人馬當先鋒，直抵高駢營前搦戰。只等先鋒首戰得勝，黃巢便率領大隊義軍掩殺過去，管教高駢軍全軍潰敗。

孟楷率軍來到高駢營前，只見高駢營門緊閉，營前埋伏著數千弓箭手，只等來騎靠近，便有飛蝗一般的亂箭射來，卻無一人一騎出來應戰。

原來，數天前張璘已經與畢師鐸暗地約好，只等黃巢傾軍來攻，後備空虛，畢師鐸乘機襲取越州城，斷了黃巢的歸路，然後，從背後殺了過來，出其不意地給義軍背上一刀。待義軍倉皇回顧，高駢軍再從正面傾軍攻擊。企圖用離間內部，腹背夾擊的辦法擊潰義軍。所以，此刻無論孟楷怎麼搦戰，高駢總是不出，只等畢師鐸起事，義軍自亂，才趁勢掩殺。

孟楷驟馬舉刀，在敵營前點著高駢的名叫罵了一番，見高駢營中無人出來交戰，索性立馬營前，舉起雙足，疊放在馬鬃上，把刀擲給左右士卒拿了，高聲喊話說：

「高駢老了，往日的威風已經掃地，這條老狗挨不起棍棒，不敢出來交戰，也就罷了。幾萬官軍裡面，

有沒有年輕勇武的人敢出來和我孟楷交手？來來來，我孟楷不用兵器，赤手空拳對刀槍！」

高駢營裡的年輕驍將張璘見了，氣得腦門青筋直暴，向高駢請戰說：

「待末將出馬，斬了這驕狂賊將的頭，提了來見將軍，爲數萬官軍洩憤！」

高駢說：「這員賊將自稱孟楷，早就聽說他勇猛非常，力大無窮，不可輕敵。」

張璘說：「將軍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想那孟楷原不過是一個大戶家奴，雖有一身莽力氣，諒無高強武藝，怕什麼！」

高駢見張璘執意要戰，孟楷又罵得難聽，也就同意張璘出馬。

張璘帶領數十騎精銳士卒，打開營門，列成陣勢。他對士卒們說：

「你們立馬軍門，大聲鼓噪以壯聲勢，等我殺了賊將，你等再乘勝掩殺。」

張璘獨自一騎，驟馬舞刀，向孟楷殺去。離孟楷只有三十步了，孟楷雙足還架在馬鬃上，口中叫罵如初。兩馬相距只有十步了，張璘大喝一聲：

「大戶家奴，休要驕狂！看我寶刀取你狗頭！」

說罷，那刀發出一道寒光，直向孟楷劈去。不等孟楷閃身躲避，他座下的千里赤駿馬猝然受驚，一聲長嘶，騰空一躍，揚起了雙蹄。那釘著馬掌的鐵蹄，迎著來刀猛然一踢，只聽得噹的一聲響，火花直冒。孟楷控繮馭馬，安然無恙，而張璘的虎口卻震得發麻。

張璘一刀未砍著孟楷，哪裡甘心？見他依然赤手空拳，滿不在乎的樣子，心中更氣，把馬肚子一夾，馳向前去，劈頭又是一刀。孟楷閃身躲過，順手抓住身邊的一棵小樹，奮力往上一拔，大喝一聲：

「起！」

千里赤聽到主人喝喊，長嘯一聲，騰空而起。那駿馬渾身有幾千斤力氣，再加上孟楷雙手的千百斤力

量，果然將那棵碗口粗的小樹，連根拔起。孟楷將那樹杪連枝帶葉揑在手裡，卻將那樹兜連根帶泥向張璘打去。張璘性起，也扔了手中刀，躲過那當頭的一擊，卻順手抓住樹兜。兩人拚力扭扯，一齊滾下馬來。兩匹駿馬嘿嘿叫著，各自跑回陣去。而兩方士卒未得將令都不向前，只遠遠地列著陣，爲這場別開生面的厮殺，鼓噪助威，以致忘情地齊聲喝采。

這棵碗口粗細的小樹怎禁得住兩個力大千斤的猛將拚命扭扯？咔咔一聲，齊腰斷了。於是，各執一頭，也舞不成槍法、棍法，只是沒頭沒腦地亂打。孟楷揑的那截樹杪，畢竟分量太輕，更不稱手，他呼啦一聲將樹杪扔到一邊。瞥見地邊有一個廢棄的石碾，他一個虎跳上前，大喝一聲，雙手扛了起來，舉過頭頂。張璘不覺一愣，心中暗忖：「都說孟楷力大無窮，果然名不虛傳！」

張璘兩眼定定地盯住孟楷雙手舉起的石碾，怕他砸了過來，好躲閃避讓。果然，孟楷大喝一聲：「看碾！」便兩臂猛一使勁，將那石碾遠遠地向張璘砸去。張璘一個大跳，連忙閃開。誰知張璘剛剛站定，孟楷已經飛身上前，提起那一頭入土尺許的石碾，又要砸向張璘。張璘大吃一驚，轉身就跑。好一個孟楷，哪裡肯捨？將石碾扛在肩上，便扯開大步，在後緊追。這眞是一件懾敵制勝的別致有力的兵器，撞上它就得粉身碎骨！

張璘奔回陣去，想騎上戰馬再來對付徒步的孟楷。孟楷毫不畏懼，竟獨自扛個石碾追向敵陣。

黃巢得報，親到陣前，來看這場惡戰。見孟楷一時性起，忘了危險，竟獨自扛個石碾深入敵陣，去追張璘，怕他中了敵軍的暗算，連忙命令鳴鑼收兵。

高駢也在遠遠看這場鏖戰，他不得不爲孟楷的蠻勇咋舌。他也怕愛將張璘有失，即令鳴金收兵。

孟楷扛著石碾，要砸張璘，脚跟脚地追到快近官軍陣前，忽然聽到一陣緊急的收兵鑼聲。軍令如山倒，他不敢違抗，只好恨恨地將石碾扔在地上，返回本陣。

次日，孟楷命士卒高挑著張璘扔下的大刀，又到高駢營前搦戰。士卒們高聲叫罵：

「敗將張璘，昨天丟盔卸甲，狼狽逃竄，今天還敢出戰嗎？」

「昨天交鋒，扔了刀仗；今天再戰，叫你扔下頭顱！」

……

不管如何羞辱，任憑叫罵得唇乾舌燥，高駢軍只是營門緊閉，無人出戰。義軍逼近營門，便有飛蝗般的亂箭射來，叫你前進不得。孟楷帶領士卒在高駢營前搦戰，從日出叫罵到日落，全無反響。士卒們罵累了，下了馬，解了甲，坐在地下歇息，官軍也不敢出來趁勢掩殺。官軍堅守不出，義軍也無奈他何。

晚上，黃巢召集諸將商議破敵良策。孟楷、朱溫等人以為，高駢閉營不出是怯戰，義軍應該趁得勝之勢，傾全部兵馬，強攻高營，可獲全勝。

皮日休卻不以為然，他說：「前日孟楷雖小勝張璘，但官軍並未受重創，怯戰之說難以成立，只怕其中有詐。兩浙有鹽米之利，是富庶之鄉，轉戰到此，小駐休整則可；長期苟安一隅，則必蹈當年裘甫的覆轍，被李唐王朝從容集聚天下兵馬，一朝撲滅。不如趁高駢堅守不出的機會，從容引軍北歸，以在兩浙養精蓄銳半年的數萬大軍，還攻東都，直叩潼關，問鼎②長安，方是上策。」

黃巢也以為，孟楷、朱溫等人是皮毛淺見，高駢怯戰之說難以成立，因而不能貿然強攻。皮日休的話頗有見地，是韜略之論，但不戰而退，卻未免不妥。高駢早年駐鎮曹、鄆，和這一帶的百姓結下了難解的冤仇，今日兩軍相遇，正是替曹、鄆父老復仇的機會，怎能不戰而退呢？義軍中也有些庸怯的曹、鄆老兵，畏懼高駢當年舊威，一戰獲勝，破了高駢，還可以振奮義軍士氣。於是，他說：

「小看高駢，貿然強攻，固然不可。但朝廷以高駢早年任天平節度使有威名，而義軍多曹、鄆人，這才徙駢為鎮海節度使，想要以高駢的舊威來鎮懾我義軍將士。我若不戰而退，豈不中了朝廷的濫言，也滅

了義軍的威風？」

黃巢這番話像火上燒油，義軍將領一個個摩拳擦掌，義憤塡膺，要和高駢軍決一死戰，哪肯就此退兵？最後，黃巢說：「多派探卒，盡快偵察明白高駢軍的虛實。待破了高駢軍，再如皮博士所說，從容引軍北歸，還攻東都，直叩潼關，問鼎長安，如何？」

諸將都說主帥所言正合衆人的心，是破敵的上策；只有皮日休默然無語。決策已定，衆人各自散去。皮日休出帳，喟然長歎，自言自語說：

「爭天下的人當不記宿怨，不圖虛名，豁然大度，包容宇內。然而，能如是者，古往今來、又有幾人？」

身後卻傳來兩個將領交談的聲音，竟然用憫憐的語氣在談論他：

「博士是在思念久別的長安了。」

「是呀，他無故被貶，逐出長安多年了。」

「可憐，與他患難相共、相依爲命的柏枝夫人這次又被狗官王回害死。」

「柏枝夫人有了確信嗎？」

「前幾天，探卒從毗陵回來，已得到柏枝夫人遇害的確信。」

「聽說，他還有一個叫黃鸝的表妹，陷在長安皇宮裡，兩人青梅竹馬，卻無法相聚。」

「難怪他比衆人更急切想打到長安去……」

那談話聲漸漸遠去，皮日休卻還在原地呆愣著。他們這樣不理解自己，卻又如此關切自己，皮日休只有苦笑了。

黃巢送走諸將，時間已過半夜，決計當晚就獨自在中軍帳過夜。他秉燭看了一會兒兵書，正要解衣安歇，忽聽得帳外一陣急促的馬蹄聲，自西向東，朝著義軍營寨得而來。黃巢警覺而起，忙喚侍衛出帳探

看，自己則按劍而立，以待回音。

不一會兒，侍衛引尚讓和崔璆風塵僕僕地進來了。黃巢大驚，忙問：

「二位不在越州城駐守，為何夤夜到此？」

尚讓撲通跪在地下，悔恨地說：「小弟上了畢師鐸那奸賊的當，丟了越州城，損兵折將，願受軍法處置。」

「畢師鐸怎麼了？快細細說來！」

尚讓緩緩站起身來，定了定神，講述了昨天發生的一場戰鬥：昨天薄暮時分，畢師鐸帶了隨從到越州北城叫門，說是曹師雄已到，要進城面見尚讓，一方面敘敘舊，一方面商議合兵攻打高駢的事。尚讓毫不生疑，得報即命守門士卒打開城門，放畢師鐸和曹師雄進城相見。城門打開，畢師鐸和隨身侍衛就殺了守門士卒，放大隊人馬進門，並且高呼：

「我畢師鐸已歸順朝廷，隨我歸降的，朝廷重重有賞！」

尚讓得知上了畢師鐸的當，深悔自己大意，但是，悔恨已經來不及了。他匆匆上了馬，來不及召集留守越州的全部兵馬，畢師鐸已率兵殺到州衙前。他只好帶了隨身侍衛，護住崔璆，殺開一條血路，出東門投奔駐軍餘姚的義軍大隊。

黃巢猛地一劍砍在桌上，恨恨地說：「畢師鐸這賊口口聲聲和我是鄉親鄰里，兜兜朋友，想不到狼心狗肺，賣友求榮，做出豬狗不如的事情來！」

崔璆提醒說：「畢師鐸一不做二不休，謹防他帶領本部人馬，配合高駢軍，從西面夾擊義軍。」

一個聲音自戶外傳來：「此話有理，還要提防畢師鐸軍利用此形勢，趁夜劫營！」

衆人看時，人隨聲到，原來是皮日休。他也住在中軍，因心中有事，遲遲未睡，聽到響動，及時趕了

來。

就在這時，東西兩面，火光燭天，鼓聲殺聲震天動地。果然，畢師鐸和高駢配合，兩面夾擊開始了。衆人臉上失色，一時不知所措。黃巢不愧大將風度，以手按劍，即命左右侍衛傳令：

「各營主將掌握住自己的隊伍，護定中軍，且戰且走，跳出合圍，就近北撤到海邊！」

經過拚力死戰，才擺脫了畢師鐸和高駢東西夾擊的隊伍，撤到杭州灣的海邊，天已大明。收拾隊伍，人馬已折了一半，只剩下二萬餘衆。

黃巢這才懊悔沒聽皮日休的話，復仇心切，戀戰高駢，致有今日之敗。現在，以二萬新敗之師，北歸中原，無異投畀豺虎③，自然不可，而繼續待在兩浙，也無法立足。唯一出路只有遠走官軍力量更加薄弱，更加邊遠的閩粵了。

事已至此，如此決策，諸將都無異議，黃巢即命各營分頭派人到海邊收羅渡海南下的船隻。

然而，茫茫海面上卻不見片帆隻船，找來漁民詢問，原來數天之前，高駢就派官軍到此，將杭州灣一帶的船隻全部收繳，拖到南邊舟山群島對面的鎮海軍府去了。

黃巢計蹙，召在浙東擔任觀察使多年的崔璆詢問：「海路不通，陸上可有入閩之路？」

崔璆說：「這一帶古爲百越人聚居之地，其中聚居閩北、浙南的一支越人，名叫閩越。秦始皇滅六國後，派五十萬大軍兵分數路平定百越之地，將閩北、浙南一帶閩越人聚居之地置閩中郡。所以，自古以來浙南、閩北就有陸上往來。只是浙南、閩北相交之處多高山，其中雁蕩山懸崖深谷，通行艱難，浙閩往來多走仙霞嶺的小路。然而，仙霞嶺山道崎嶇、狹窄，徒步攀登，勉強可通，馬匹輜重就很難過去了。」

黃巢聽說仙霞嶺有山路可以入閩，大喜。即令孟楷帶本部人馬爲先鋒，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打通由浙入閩的山道。各營人馬依次隨行。

高駢收買畢師鐸，南北夾擊，趁夜劫營，勝了一仗，但也不敢對黃巢追逼太緊。他派驍將張璘率本部人馬，會同降將畢師鐸的人馬共守越州，阻攔黃巢軍北上。自率數萬官軍守住鎮海和舟山群島之間的海峽，防止黃巢軍來奪船從海上南逃。西南是深山峽谷，雖有羊腸小道，但數萬大軍加上馬匹輜重是無法通行的。他打著如意算盤，想將黃巢的人馬困死在杭州灣這一片狹窄的海灘上。

**[注釋]**

① 敻：通「迥」，遠的意思。

② 問鼎：禹鑄九鼎，三代以爲傳國之寶。問鼎即奪取國柄的意思。

③ 投畀豺虎：投：扔：畀：給：意思是，扔給豺虎去吃。《詩經》有句：「取彼譖人（說別人壞話的人），投畀豺虎。」

## 九

五月清晨，暮春初夏之交，空氣清新溫潤。唐僖宗李儇還躺在寢殿的御榻上，就聽得殿外庭院裡，一個甜脆的聲音在叫：

「人生幾何？及時行樂！」

這是五色鸚鵡一早在練嗓子，皇帝不覺會心地笑了。

這隻嶺南新進獻的五色鸚鵡，甚是聰慧，洞曉言詞。皇帝及宮妃都叫牠「彩衣女」。牠性情溫馴，宮人便不禁閉，縱其飲啄飛鳴，雖有一個鳥籠，卻是門雖設而常開。然而，鸚鵡飲啄飛鳴，總不離寢殿的屏帷庭院。鸚鵡還善窺人意，皇帝每次和嬪妃近侍弈棋遊戲，快要敗局了，左右就呼「彩衣女！」鸚鵡聽見，馬上飛來，落到棋局中，搧動翅膀，將棋子攪亂。衆人只好一笑了之。因此，皇上十分喜歡這隻五色鸚鵡。

此刻，皇上也不驚醒身旁侍寢的妃子，悄悄起來，走到綺窗前，看鸚鵡在庭院裡跳躍飛鳴。五色鸚鵡正得意地念著皇上親自教牠的句子，在庭院裡迎著初陽刷理斑斕的羽毛，突然，一隻鷂子像一道閃電，凌空而下，直撲鸚鵡，叼起就走。

皇帝驚呼：「鷂子叼走了鸚鵡，快追！」

他取下壁上的雕花弓和綉箭袋，幾步跨出殿外，追了出來，只見叼了鸚鵡的鷂子，正向御苑方向飛去。隨後，近侍們聽到皇帝的呼喊聲，也都追了出來。

內侍們看著飛走的鷂子，哧、哧地放了一通亂箭，沒有一支箭射中鷂子。僖宗罵了一聲「廢物！」舉起雕花弓，搭上金鏃箭，嗖地一箭射去，那箭不偏不倚，正中鷂子背上。只見那鷂子翅膀一斜，便直線下墜。衆內侍高興地齊聲喊：

「皇上神箭，射中了！」

衆人飛奔向前，要去撿那中箭的鴿子，救那被叼的鸚鵡。誰知那鴿子墜到離地幾丈高的地方，又強自掙扎起來，一高一低地繼續斜飛向前，衆人哪裡肯捨，緊追不放。將近御苑，受傷的鴿子終於力盡，跌跌撞撞地落到一處別館的圍牆裡去了。

幾個最先趕到的小內侍，吁吁喘著，大大咧咧地向別館奔去。來到別館門前，只見石階長滿青苔，兩個應門的女子正在門首閒話，門首一左一右，插兩把長戟。

小內侍們也不招呼，揚著頭就往裡闖。誰知，兩個應門的女子忽地起身，呼地拔了插於門首的長戟在手，交戟門前，擋住去路，厲聲喝道：

「何人大膽，擅往裡闖！」

一個小內侍哈哈冷笑說：「嗬，好大口氣！你站穩了，我說給你聽！我們是皇上身邊的內侍。皇上一隻心愛的鸚鵡被鴿子叼了。皇上一箭射中鴿子，鴿子帶箭前飛，落到這別館之中。我們是奉御命來取鴿子，救鸚鵡的。」

「我當是誰，原來你們是皇帝跟前的小內侍。嗯，莫說是你們，就是皇上本人來，也得通報了我家公主，才准進去。」

小內侍們又氣又急，直跳脚。

這個說：「快放我們進去，誤了時間，放走了鴿子，找不到鸚鵡，就是彌天大罪！」

那個說：「男不跟女鬥。要不，恨不得一劍把你們劈了才解氣！」

…………

兩個女侍也不和他們再鬥口舌，只圓睜杏眼，凜然不可犯地交戟門前，不讓進去。

衆人正七嘴八舌地吵吵不停，僖宗皇帝親自趕到了，他威嚴地問：

「何事吵吵？鴿子和五色鸚鵡哪裡去了？」

一個小內侍搶著跪下回答：「鴿子帶箭落到這院子裡去了，這兩個宮女卻持戟攔門，不讓進去拾取！」

「嗯?!」

僖宗鼻子裡哼了一聲，臉色陰沉下來，似乎立刻要雷霆大作。

那持戟的一個女侍卻不慌不忙，挿戟門首，跪下說：

「原來是皇上駕到，奴婢立即進去稟告永壽公主接駕。皇上放心，鴿子只要是帶箭落入院內，牠就逃不了的。」

聽說「永壽公主」四個字，僖宗才忽然想起，追到御妹鸞英所居館舍門口來了。懿宗八子八女，也就是說僖宗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有十六人。諸皇子中，僖宗排行第五；諸公主中，鸞英年紀最小。

鸞英從小靈秀，工篆隸，會寫文章。常於女紅、文墨之餘，舞劍自娛。因而帶領身邊的宮女，也學會了一些武事。鸞英性最孝。她和僖宗一樣，母后死時，尚在襁褓，可謂生不識母。等到長到四、五歲，稍懂事，每經過母后當年舊遊之地，哀哭不能自勝。

諸公主中，同昌公主因是寵妃郭淑妃所生，素為懿宗所愛，不幸出嫁不久就死了。同昌公主出嫁時，嫁妝豐厚。出殯時，冶金為俑，陪葬的珍寶成千累萬，送殯的隊伍長達數十里。懿宗和郭淑妃親自坐在延興門城樓上，看著靈柩經過，悲哭不已。眞是備極哀榮。

同昌公主死後，懿宗便逐漸移愛於這個年僅六、七歲的幼女。如果同昌公主得到父皇寵愛，有一半是由於母后郭淑妃受寵之故的話，那麼鸞英能得父皇喜愛，全是由於她本人的靈秀。

當時，懿宗的第三女普康公主下嫁大臣的貴公子朱某，朱某雖然生自世家，人卻顢頇。普康公主出嫁

後，數月不願與他同寢席，以嫁這樣的顢頇之人爲羞。懿宗得知此事，深以爲憂，不免流於言表。這時鸞英八歲，侍於懿宗側，見父皇爲姐姐的婚事發愁，便獻計說：

「哪一天，父皇在宮中擺下酒席，將諸駙馬和出嫁的諸姐公主都請來赴宴。父皇親切地和朱駙馬晤談，席間握槊角力，賭所佩刀爲戲。父皇佯裝不勝，以所佩寶刀贈朱駙馬。這樣，普康公主一定高興，而與駙馬和好。」

懿宗聽了，覺得小女子的主意很新鮮、很好，果眞那樣做。普康公主是一個愛虛榮的人，她以嫁顢頇的朱某爲羞，也就是怕父皇和諸姐妹瞧不起。現在見父皇格外垂青她的駙馬，心裡果然高興，宴後便歡歡喜喜地和駙馬同載而歸。

事後，懿宗慨歎說：「生子若能如此，李家天下就不用發愁了。」

從此，懿宗更加憐愛幼女鸞英，因愛女同昌公主不壽，特封鸞英爲永壽公主。平日，多以金銀珍寶贈賜，鸞英都不收受，派宮人原物送還父皇。當時，皇宮中爭尚奢靡，永壽公主獨自儉約。車飾用銅不用金。自己和左右宮女的日常費用，只從所封的千戶領地上收取。她常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收入，年紀雖小，帳目清楚明白。

她也不恃父皇之寵而驕，對諸兄王子、諸姐公主，都按長幼之序，謙恭有禮。所以，僖宗也從小喜愛這個御妹。

僖宗即位爲帝之後，永壽公主按照閨範，只僻居大明宮一隅的館舍裡，讀書自娛，不問朝事。她靠自己領地上的收入自給，不要宮室供養。她對皇兄的奢靡、荒嬉，雖有不滿，但嚴守閨範，也不去駕前勸諫。她雖然住在大明宮裡，卻幾乎與宮室隔絕。

僖宗生活奢靡，終日打毬玩鳥，宴飲遊樂，不問政務。饑民蠭起，國事日下，也怕見這位御妹，老是

迴避她。不料今天無意之中卻撞到她的館舍門前來了。他本待不管那鴿子和鸚鵡了，回頭就走，但是，宮女和小內侍面前又怕損了皇威。只好任宮女進去通報，自己硬著頭皮在館舍之外等著。轉念一想，自從承繼帝位之後，倏忽六年，沒有見過御妹，心裡怕見她，又有點想見見她。父皇死的那年，他才十二歲，御妹八歲，兩人還是在父皇的靈柩前見的最後一面。那一天，她穿著哀服，依然顯得十分清秀。她總是那樣，穿什麼衣服都好看。他嚎啕大哭，眼裡卻沒有多少眼淚，心裡也沒有多少哀痛，只不時悄悄用狐疑不安的眼神瞟一眼身旁幾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他們也在哭靈。王子和公主之中，只有永壽公主這個小妹妹哭得最眞情、最哀痛，她哭聲並不高，但全身抽搐著，像個淚人兒。她彷彿完全忘記了周圍的世界，全身心都沉浸在悲痛中。她襁褓喪母，八歲又喪父，如今她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了。

當時，他幾乎有點嫉妒這個御妹：父皇生前她得到過特殊寵愛，所以，她才會有那麼多眼淚，那麼多哀傷。他心中更多的卻是狐疑和不安：他上面還有四個兄長，按立長爲嗣的規矩，本來輪不到他當皇帝，但是宦官們不知道爲什麼看上了他，矯父皇遺詔，立爲皇太子。好在父皇生前並未正式冊立皇后和皇太子，現在矯遺詔冊立皇太子，倒是能掩天下人耳目。不過，他心裡明白，諸王兄是不服的，只是懾於宦官勢力，敢怒而不敢言。他一方面垂涎於馬上到手的皇帝寶座：一方面又羨慕御妹永壽公主那種超脫塵俗，與世無爭的做人態度，以及平和單純的心境……

僖宗正沉思默想，永壽公主在幾名侍女伴隨下，從別館裡走出來了。六年不見，她長得高多了，也更加秀麗了，眞個是長身玉立，風姿綽約。她今年該十四、五歲了，完全是一個正當妙齡的少女，如果在宮中甬道上猝然相逢，眞要認不出來了。但她還是和從前一樣不尚奢華，穿的衣服還是前朝款式，卻又顯得那樣端莊、高雅。

她出了別館，就在門前甬道上，拜下身去，說：

「不知皇兄今日駕臨別館，臣妹有失遠迎，請皇兄恕罪。」

僖宗親自上前，攙起永壽公主，說：

「公主快請起來，你我兄妹，不必拘禮。」

「皇兄有何急事，親率侍衛，仗劍拈弓，匆匆趕來敝館？」

僖宗自顧衣冠不整，仗劍拈弓，一副趕來厮殺的樣子，怕使御妹生疑不悅，連忙含笑說：

「也無甚急事。嶺南新近進獻一隻五色鸚鵡進宮，能言乖巧，十分可愛。一早在庭院裡啁啾嬉戲，不料被一隻鴿子猝然撲下，叼了就走。朕率侍衛追了出來，半路上一箭射中鴿子，不料那鴿子帶箭還飛，落入了御妹館舍。朕想找到那帶箭的鴿子和被叼的鸚鵡。」

永壽公主吩咐侍女將在庭院裡拾到的鴿子和鸚鵡捧來，獻上僖宗，問：

「是這鴿子和鸚鵡嗎？」

僖宗一看，鴿子已被射死，那御箭的黃金鏃頭洞穿了牠的脊背，牠還掙扎著飛了那麼遠。但那五色鸚鵡也被啄得腹破腸出，死於非命了，臉上不覺露出悲戚之色。

永壽公主微窺了一下僖宗的臉色，深沉地說：「皇兄，鸚鵡雖巧，畢竟只是一件玩物。臣妹聽說，海內還有欲竊國權，要奪李唐天下的大盜，那比這鴿子更可恨了！皇兄打算怎麼對付那些亂賊呢？」

「御妹是指黃巢爲首的亂賊嗎？朕派大軍連年征剿，最近已把他們趕到嶺南邊遠的海邊廣州一帶去了。」

永壽公主從鴿子背上拔出那支金鏃御箭，在手上把玩著，說：

「搭箭能射飛鳥，皇兄的箭術叫臣妹欽佩！」

隨即，她拿過身旁侍女身上的佩劍，一劍劈下甬道旁一椏槐枝，恨恨地說：

「臣妹恨不能身爲男子，代皇兄統御兵馬，剿滅亂賊！但請聖上不只憫惜身邊的珍禽、玩鳥，親自追

殺叼走愛鳥的凶鶻，更要珍惜自高祖以來，二十世相傳，二百六十來年的李唐天下，以皇兄的神勇，剿平亂賊！」

永壽公主的凜然之氣和肺腑之言，都使僖宗震動，他不得不敷衍說：

「御妹放心，黃巢亂賊遠走嶺南蠻荒之地，已經途窮勢孤，不日就可剿滅。」

永壽公主將手中劍，插回侍女的革鞘裡，長歎一聲，說：

「列祖列宗、歷代先皇在天之靈保佑，但願亂賊早滅。」

僖宗見永壽公主所居館舍多年未加修理，環堵蕭然，便說：

「御妹尊居倒是雅靜之處，只是館舍漸漸顯出敝舊之態了。朕即傳詔內侍省，不日派工役前來修葺。」

永壽公主連忙辭謝說：「謝聖上眷顧。臣妹性喜安靜，工役修葺，反覺攪擾。館舍外觀雖然顯得舊一點，室內倒還完好舒適，能夠安居也就足了，不必再修。」

僖宗見永壽公主雖然氣度高雅，但衣飾有寒素之感，又問：

「御妹日常用度，可有不足？是否需要錢物？」

永壽公主又說：「自開元以來，公主、帝妹封戶一千，已成定例。臣妹日常用度，有封地上的租米也就夠了，不須額外賞賜。皇兄如有眷顧之心，請將擬賞小妹的錢財，賞賜剿賊有功的將士，以期國亂早平，則臣妹比親身受恩更為歡喜。」

僖宗知她生性淡泊，連先皇賞賜尚且不受，自然也不會領受他的賞賜，便不相強。

鴿子、鸚鵡都已追到，該說的話已經說了，僖宗也不進館舍稍坐，便要啓駕回宸居。永壽公主也不相留，就在門前甬道上拜送御駕。

僖宗由小內侍們簇擁著，回紫宸殿去。僖宗初即位時年歲尚小，就住在大明宮正殿含元殿西側的棲鳳閣內，此殿和東邊的翔鸞閣一起，與含元殿一同聳立在高及四十尺的龍首原上，三殿間有飛廊相接。住在這裡，上朝，接受群臣朝拜，倒是近便。但不久，他便覺得住在前宮喧囂不靜。過了幾年，到了青春期，夜夜需要妃嬪侍寢，更覺得住在前宮不便，於是便搬到後宮紫宸殿住。

入丹鳳門可五百步（約二千五百尺），北有含元殿，含元殿之後是宣政殿，宣政殿左右是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官署。過了宣政殿，再往北便是後宮的殿閣、館舍，紫宸殿是離宣政殿不遠的一處殿閣。

僖宗回到紫宸殿，侍寢的花妃正在珠簾之內對鏡理妝。這個賜號花見羞的宮女長得越來越妖艷，甚得僖宗歡心，去年乾脆把她收為妃子，就叫花妃。

花妃見僖宗回來，忙揭珠簾，迎了出去，關切地問：

「陛下，『彩衣女』追到了嗎？」

僖宗頹坐龍椅上，無精打彩地手指殿外丹墀之上說：

「追是追到了，可是，已經被兇鶻啄死了。」

花妃急趨出殿，手捧著五色鸚鵡看了又看，不覺淒然落下淚來。她返回殿中，見僖宗也面有戚容，連忙獻策說：

「陛下，何不將五色鸚鵡葬於後苑太液池畔，立冢樹碑，以託哀思？」

僖宗正不知道如何處置這隻死鸚鵡才好，聽了花妃的話，正中下懷。如此處置這隻死鸚鵡，既可寄託哀思，又十分風雅。於是，將小內侍叫到跟前，吩咐說：

「即將五色鸚鵡安葬到太液池畔，葬禮要厚，鸚冢以花崗石砌築，冢前立碑為誌。」

花妃婀娜地走上前來，插話說：「聖上，碑上鐫刻『彩衣女之冢』，如何？」

僖宗首肯：「這個冢名好。」

內侍領旨，立即前去辦理殯葬鸚鵡的事宜。

妥善地處理了殯葬鸚鵡事後，僖宗心情好了一些，但依然結著疙瘩。五色鸚鵡的死，御妹意味深長、微含諫意的一番話，像一層薄薄的陰影在心頭徘徊，久久不去。

花妃見僖宗不似平日歡快，又暗暗想法替聖上釋悶取樂，她說：

「陛下，今日天氣晴和，宮內榴花正開，何不就在院中設一便宴，傳黃鸝到此唱歌解悶？」

僖宗一想，果然好久沒聽黃鸝唱歌了，便欣然允奏。

花妃得到僖宗准允，一面派內侍讓御廚立即送來酒食，一面命石野豬即帶小內侍抬了肩輿去接黃鸝來唱歌。她知道這位先皇賞識的歌姬脾氣有點怪，又特別囑咐石野豬，凡事將就一點，一定好好把黃鸝接來。

石野豬是僖宗跟前寵幸的小太監，陪僖宗打毬玩樂，甚得聖上歡心，可稱近侍班首。平日宮內宮外，作威作福無人敢惹。無奈黃鸝卻偏偏要整治他，把他看作皇帝跟前的奴僕，每次皇帝召她唱歌，一定要石野豬扛抬肩輿去接。最初，石野豬也很氣惱。無奈黃鸝是個生死不顧的人，又有高超歌藝在身，皇帝解悶離她不得，宮中一直還無人能頂替她。石野豬為了討好皇上，只好忍氣吞聲，親抬肩輿。日子一久，他也就習以為常了。漸漸地，他甚至還暗暗得意起來，似乎黃鸝指名他抬肩輿，並非殺他的威風，倒是美人有意垂青。所以，他聽到吩咐，立即欣然帶了幾個小內侍，親抬肩輿，去接黃鸝。

不一會兒，酒宴就擺上來了。因是賞花便宴，以清淡為主，擺的是當時京都十分看重的櫻桃宴。那時候，櫻桃是一種新出的果品，長安一帶還沒有櫻桃園，江淮一帶剛進行人工培植。

唐時新進士尤其看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故相劉鄴為淮南節度使，三子劉覃中了進士，特地以重金從淮南買了數十擔櫻桃馳運長安，擺下櫻桃宴，大會公卿。這時京國櫻桃初出，雖達官貴人也還沒有吃過，

劉蕡這一席新進士的櫻桃宴就顯得更加風光。

現在，時交初夏，櫻桃正熟，江淮驛站專使馳送，剛剛運進宮來。饜足鮮肥的僖宗見了像紅珊瑚樣晶瑩的時新櫻桃，心中大喜，拈了一枝，摘下一顆，送進嘴裡品嘗，甜中帶酸，滋味美極了。

不一會兒，石野豬進來覆命，黃采女已接到。

黃鸝得到進見的旨令，娉娉婷婷來到御前，拜見僖宗。僖宗舉目望去，她還是那樣不卑不亢，雖然只是一名歌姬，神情卻是十分高雅。她將近而立之年了吧？容貌還是那樣妍麗，一點不顯色衰，眞是難得。但她很敏感自重，衣飾比前幾年淡雅多了，全身沒有重彩，一身素淨打扮，只有從衣著打扮上約略可以窺測出一點年歲的訊息。

花妃見僖宗看著面前這個女人發呆，心裡有點不自在。但她是先皇封的「采女」，如今皇上聽歌也還少不了她，不敢過於怠慢，笑著說：

「黃采女，今日天氣好，院裡榴花正開，皇上想聽歌賞花解悶，你唱幾曲吧。」

黃鸝皺了皺眉頭：這個女孩子今年該十九了吧？剛進宮那會兒還是一個梳著雙鬟的小丫頭，嘴怪甜的，見了面就親熱地喊姐姐。模樣倒是怪俊秀的，難怪得到皇帝的歡心，收爲花妃。只是人怎麼卻變得越來越俗氣了，皇帝在跟前，你出來吩咐什麼？顯你能幹，顯你權勢？

僖宗聽花妃開了口，才覺出自己有點走神失態，也隨即降旨說：

「黃采女，你就開始唱吧。今日賞花，爲的散心，一切以清淡爲主。你唱歌也是清唱，不必樂工伴奏了。」

這倒是正合黃鸝心意，清唱更輕鬆隨意些。她想起寂寂宮館那些百無聊賴、輾轉無寐的長夜，對一個遠方遷人的刻骨相思；她想起在那些無寐的長夜裡，自己常常和淚唱著的一首宮詞，便深情地唱了起來：

玉枕寐不足，
宮花空觸檐。
…………

她彷彿看見了從珠簾間射進來的半牀明月，她彷彿聽見了落花觸檐的簌簌聲。後兩句是什麼？「梁間燕不睡，應怪夜明簾。」她正要用低徊宛轉的歌喉唱出這迴腸蕩氣的兩句，忽然，一聲嚴厲的責問打斷了她的歌唱：

「這不是前太常博士皮日休當年寫的宮詞麼?!」

黃鸝詫異地望了一眼面帶怒容的僖宗，惶惑地低下頭去，一時猜不透皇上是何用意。難道皇上已經知道我就是皮日休的表妹，我們之間青梅竹馬，從小情深，皮日休貶謫出京之後，我還在日夜思念他？長安城裡，宮闈之中，再無襄陽故人，我們不說，皇上如何得知我們之間的隱情呢……

黃鸝正在惶惑不解，花妃一旁矯揉作態地說話了：「黃采女，你難道不知道皮日休已經在年前入了黃巢賊軍嗎？如今朝廷正懸賞捉他呢，你還唱他寫的歌！」

黃鸝的心格登一下，彷彿停止了跳動，人似乎要窒息過去。這消息太突然、太意外了！她強自鎮靜：不能失態，不能讓皇上產生疑惑，看出破綻……

僖宗見黃鸝頓時臉色發白，以爲是她錯唱叛臣的歌，受到責問嚇的。他知道黃鸝秉性柔懦，過於驚悸，便要暈倒，那就聽不成歌，掃興了。於是，緩和了口氣說：

「你居深宮，隔絕外世，不知皮日休反叛之事，也不怪你。皮日休在京任太常博士時，掌管禮樂，爲宮中宴樂寫過不少歌，以後這些歌都不准再唱了，明白嗎？」

黃鸝叩頭說：「領旨。」

僖宗說：「好了，這事算過去了。你換一個別的歌唱唱吧。」

花妃嬌媚地說：「皇上，讓黃釆女唱前朝樂師李延年寫的，那支咏傾城傾國佳人的歌吧。」

僖宗說：「這倒是一首寫情至深，優美動人的好歌，黃釆女你唱吧。」

當著花妃這樣淺薄俗氣的妃嬪，唱這樣一首頌讚佳人的名歌，黃鸝眞不願意。況且，她剛聽到皮日休的意外消息，心裡很不寧靜，哪有心思唱歌呢？然而，她卻不能不強顏歡笑，奉命而歌：

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
…………

儘管她初唱時不很情願，但一接觸那些深情的詞句，她的情緒就被帶到那歌曲的規定的意境中去了。她音色絢麗，唱得也很動情。唱著，唱著，她忘記了周圍的人和事。她不是爲不相干的僖宗、花妃唱這支名曲。這些流傳千古的表達至情的名句，完全是由於自己心靈的顫動，而自然流瀉到嘴邊來的。

就在這時，神策軍中尉兼樞密使，宦官田令孜來了。他也被黃鸝這優美的歌聲吸引住了，他用手勢制止小內侍通報，自己悄悄走了進去，就在御座之側找了一個位子輕輕坐下。他怕打斷了黃鸝的歌唱，沒有驚動任何人。他有特權可以不經通報進宸居，也無須皇帝命坐，自己便可就座。

黃鸝更是完全沉浸到歌的情意裡去了：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

歌聲剛剛餘音裊裊地沉落，便聽得一個聲音酸溜溜地讚道：

「這歌唱得好啊，是讚我們花妃的麼？」

誰在御前這麼放肆?! 衆人驚異地回過頭看，看清是宦官田令孜，詫色才解。

僖宗笑問：「阿父何時進殿來的，朕怎麼全然不覺？」

田令孜說：「剛剛進來。你們聽歌太入神了，我也不願擾了你們聽歌，所以悄悄進來，自己坐下了。」

花妃聽了田令孜的讚語，心裡很是受用，口裡卻忸怩地說：

「阿父過譽了，我哪能當得起『傾城傾國』這四個字？」

「當得起，當得起。要是轉回去十年，我們的黃鸝姑娘也當得起這四個字，如今只好讓你獨占鰲頭了，年歲畢竟不饒人哪。」田令孜顧僖宗說，「不是『傾城傾國』，皇上還不要呢，是嗎？」

言訖，僖宗、田令孜相顧哈哈大笑。花妃則在一旁得意地掩嘴吃吃而笑。

黃鸝受到冷言奚落，無地自容。她一面在肚裡暗暗罵這個閹豎，阿諛奉承又飛揚跋扈，簡直卑鄙無恥！一面滴滴眼淚往肚裡流，凄涼地自忖：是呀，我都三十來歲的人了，還在這個十來歲的童昏面前賣歌笑，伺人顏色，眞是所爲何來？她恨不得立即拂袖而去，然而，身不由己啊！

田令孜也不用僖宗請，自己取了一串櫻桃吃起來。小內侍不用吩咐，立即斟好一杯葡萄美酒奉上。田令孜一面吃櫻桃、喝葡萄酒，一面顧僖宗說：

「聖上，三天前不是欽定今日會聚重臣，在宣政殿共議討賊之事嗎?此刻，宰相、僕射都在宣政殿恭

候聖駕呢？」

經田令孜提醒，僖宗才隱約記起，幾天前曾得亂賊黃巢上的一份表章，求爲廣州節度使。看了這份表章，他宸衷暗喜。但究竟是繼續討賊，還是趁機招撫？如若招撫，又賜何種官秩爲當？一時委決不下。政事方面，他向來無主見，便傳旨知照各大臣，數日後到宣政殿共議此事。

今天一早起來就遇上鶺叼愛鳥的不懌之事。爲追殺鶺子奪回鸚鵡，闖到御妹館舍，又被永壽公主暗喻譬人地規諫了一番，更難釋懷，才召黃鸝唱歌排遣。如此這般，早將前幾日欽定於今天御宣政殿，與大臣共議討賊事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此刻，櫻桃宴才吃了一半，歌正聽在興頭上，他眞不願離開這裡到宣政殿去議那乏味的政事。可是，皇帝已經當了六年，人也長到十八歲，畢竟懂得討賊是邦國大事，不能不議，只好勉強說：

「既然如此，那就啓駕去宣政殿議事吧。」

花妃很是掃興，但也不便明說什麼。黃鸝正想早點離開，眞是求之不得。僖宗吩咐一旁侍立的石野豬：

「你仍用肩輿送黃采女回去，帶上一些櫻桃，賜黃采女回館舍嘗新。」

宣政殿在前宮，位於含元殿後，都在大明宮的中軸線上。含元殿是朝宮，是朝會群臣，或行大典之所，以恢宏壯麗、莊嚴肅穆著稱。宣政殿則是皇帝與重臣日常議事的地方，它不像含元殿那樣恢宏，卻結合著莊嚴與華彩，肅穆與舒適。含元殿是朝會和行大典的地方，兩廊置有鼓樂，殿前有執戟武賁；而大殿之內除了一個特別高，特別寬的御座外，便別無他物，空蕩蕩的。與會群臣得一直站著。

宣政殿門前設有執戟武賁，兩廊也沒有鼓樂。殿內正中設有御座，但不像含元殿的御座高得像個大戲台，這御座小巧些也低平些。兩側設有舒適的側座，置圈椅和可擺奏牘、茶杯的几案，以供議事的大臣們

坐用。四圍落地綺窗全懸有綉工精緻的落地絲絨簾帷。

今天參加宣政殿會議討賊事宜的大臣有吏部侍郎同平章事①鄭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盧携、左僕射②于琮等人。他們三人都是前朝舊臣，在朝共事多年，本是極熟的，但卻是貌合神離，各有心計。所以，見面寒暄幾句之後，便不再深談，兀立廊廡之下，各據一方，想著心事，恭候聖駕到來。

盧携、鄭畋本是表兄弟，照說關係應該更親密，然而早年兩人曾生齟齬，一直耿耿於懷。盧携和鄭畋早年同應進士考，鄭畋文學見長，十八歲登進士第。而盧携雖然年長幾歲，忝為表兄，卻幾科未中。鄭畋少年科場得意，不免有些自負，一次便服見盧携，戲言說：

「你不如改考明經科。」

唐朝士子和朝野人等都看重以文章取士的進士科，朝廷大臣也多從進士中擢拔。對於考經書填空的明經科，一般人都較輕視，因為那是背熟經書的人都易考中的，即使中了明經科，仕途上也不會有大的發展。所以，當時有「焚香禮進士，設幕試明經」的話。

盧携聽了鄭畋的戲言，以為是有意侮慢，大怒，從此結下仇怨。盧携發憤用功，以後也考中了進士，而且比鄭畋先為宰相。盧携為相之日，盧携的母親對侍婢說：

「替我多做些鞋襪準備著，鄭侍郎母子一定要被貶謫流放，到時候我要和妹妹一家同行。」

這話是有意說給盧携聽的。盧携聽母親一語道破了他的隱衷，只好跪拜謝罪說：

「兒不敢洩私憤。」

盧携和鄭畋的積怨稍解，但芥蒂猶存。僖宗初即位的時候，盧携為翰林學士，見關東大旱，麥收才半，秋稼幾無，冬菜至少，常年不穩，所在皆饑。也曾上書言事，籲請皇上：敕令州縣將百姓所欠殘稅，一概停徵，並發所在義倉粟米，賑濟百姓。以後，見僖宗年幼，專事遊嬉，政事全委田令孜，宦官專權，忠言

不行，也便見風使舵，朝內倚靠田令孜，朝外結好掌重兵的藩鎮高駢，以鞏固自己的根柢。

鄭畋卻依然以才學自恃，以忠鯁自持，不肯阿奉宦官田令孜。於是，盧攜與鄭畋政見愈益相左，早年宿怨又漸加深。

于琮雖然不是宰相，但尚書省是執行政令的機構，僕射爲尚書省長官，權柄不小。而且，他是懿宗之妹廣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僖宗的姑父，僖宗爲皇子時，于琮又是皇子少傅，也就是僖宗的老師。因爲他們各有所恃，所以，此刻他們三人在廊廡之下，各據一方，互不恭維。

等候半天，僖宗才在田令孜陪同下，乘肩輿來到宣政殿。三方這才先後進殿叩見皇上，開始議事。

僖宗首先垂詢：「日前，黃巢馳表朝廷，求爲廣州節度使，諸卿以爲可行嗎？」

鄭畋說：「黃巢願受招撫是天下幸事，賜以節度使官職，以紓國難，才是上策。」

盧攜正和高駢結交，他知道高駢在兩浙戰敗了黃巢，而今正打算會集諸道兵馬，從大庾嶺入廣州，窮追黃巢。此計劃只待奏明皇上，得到准允便可施行。爲了成全高駢的戰功，盧攜說：

「高駢才略無雙，浙東新勝，兵強將勇，現正擬議會集諸道兵馬，從大庾嶺入廣州窮追賊寇，爲何還要給黃巢封官？這樣縱賊示弱，只恐將士散心。」

鄭畋以爲這是爲了鎭將立功，而拖延戰事，大不以爲然，極力反對說：

「巢賊之亂，本因爲久旱歲饑，人以利合，才一呼百應，盜賊蠭起，釀成大寇。國家久不用兵，士卒忘戰，藩鎭閉門自守，不能協同一心，全力討賊，致使戰連禍結，久亂難平。今黃巢既求節鉞，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賊軍本以饑年利合，一遇歲豐，誰不懷思鄉土？朝廷若不咎既往，賊衆自然離散還鄉。賊衆一離，黃巢雖徒有廣州節度使虛名，不過是几上肉罷了。這就是兵法說的：不戰而屈人兵。如若此時不趁機以計攻，全恃兵力，只恐怕天下之憂難除。」

于琮在旁聽了盧、鄭二人的爭執，以為二人的話都各有可取與不可取處，他自己則另有主張，便說：

「南海有與海外貿易之利，廣州現設市舶司，以招徠海中番船，歲貢珠璣，價值千萬，寶貨所聚，商稅無數。如為妖賊所有，國庫便要漸漸枯竭。不如改拜黃巢為率府率③計可兩全。」

這樣一來，招撫之議便占了上風。盧攜以其計不行，加上舊嫌，遷怒於鄭畋，憤然說：

「不奮力討賊，卻坐待豐年，等賊衆自散，無異守株待兔。如此，朝廷養兵千日，又有何益？」

田令孜只在御座旁以目光鼓勵盧攜說話，他也得過高駢進獻的禮物，也欲高駢趁機立功。但是否依仗高駢之力就能討平黃巢，又無十分把握。所以，他雖然為盧攜張目，卻不直接出面說話。況且，他對鄭畋的忠鯁、于琮的皇親國戚身分都有幾分避諱，更不好說話，覺得不如讓盧攜出面為好。

鄭畋一聽盧攜的話，就知道是衝著他來的，自恃理在自己一邊，哪肯相讓，針尖對麥芒地反唇相抗說：

「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並無意全力剪除。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劃度，盧兄不可以私人意氣，貽誤國事啊！」

盧攜本有心病，一聽「私人意氣」四個字，就坐不住了，不禁怫然作色，拂袖而起。衣袖帶起面前几案上的一方石硯，砰然落地，摔得粉碎。這一御前十分失禮的舉措，使宣政殿內聚議國事的幾個大臣都頓時大驚失色。

僖宗更是龍顏大怒，立即降旨說：「朝廷之上，大臣互相詬罵，以至在御前摔物洩憤，成何體統！如此宰相，何以為天下表率?!從即日起，盧、鄭二人俱免宰相官銜，降職任用！所議討賊事，依左僕射于琮所奏辦理。」

僖宗說罷，便命左右啓駕回紫宸殿。幾個大臣見僖宗正在氣頭上，都不敢再多話，只好跪送御駕離開宣政殿。

黃鸝回到太液池畔的別館裡，耳畔不時響起花妃那矯揉作態、尖酸刻薄的聲音：

「……你難道不知道，皮日休已經在年前入了黃巢軍嗎？如今朝廷正懸賞捉他呢，你還唱他的歌！」

這聲音驅之不去，縈迴耳畔，攪得她惶惑驚恐，坐臥不寧。

龔美表哥從小讀書知禮，長成金榜題名，高中進士，仕宦京城。雖然，他不滿意朝政腐敗，宦官專權，以至犯顏強諫，被貶出京，但他想的畢竟是鏟除弊政，報效朝廷。他恨的只是那些貪官汚吏、弄權小人，不是朝廷、皇上。他不會投身亂軍，反叛朝廷！也許說他入了黃巢賊軍的話只是流言蜚語，以訛傳訛……

「玉枕睡不足，宮花空觸檐……」

「這不是前太常博士皮日休當年寫的宮詞麼?!」

「你居深宮，隔絕外世，不知皮日休反叛之事，也不怪你。皮日休在京……寫過不少歌，以後這些歌都不准再唱了……」

皇上說的話多麼明白，多麼嚴厲……

不只是花妃那麼說，首先是皇上那麼說啊。這不會是流言蜚語，以訛傳訛。

她的眼淚不覺像流泉般淌下來，濕了袖襟。

他的遭遇太坎坷了。以他馳名海內的文才，只中了個末名進士，這已經使他蒙受羞辱。同榜進士都做了高官，卻讓他只做個太常寺博士，管管樂歌方面的事，又使他再次受到委屈，有志難伸。他爲人又正直，說話不知道避諱，皇帝面前講了幾句不知高低的話，終於被貶出京去。

她知道他被貶的消息之後，偷偷流過多少淚啊。爲他不平，爲他擔心，也爲在宮廷宴樂時再見不到他的身影，再唱不到他的新歌而傷心流淚。

以後，她漸漸不再哭泣，心裡卻生出一線希望：皇上不過是觸了聖威一時惱怒，事久心平，慢慢就會

寬恕他的。自他走後，宮中再也收集不到那麼多好曲譜，再也得不到那麼多動人的新詞了。宮中宴樂離不了他這樣有才華的詩人，有一天總要召回他的。

她呢，年歲漸漸大了，有一天，歌喉要發澀的。皇帝會像遣發其他年歲漸長，妙齡已過的宮女一樣，把她遣發出宮的。不能夠少年恩愛，但願能中年相聚，白頭相守，也是甜蜜的……

啊，她如此牽腸掛肚，日思夜想地念著他，他卻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你有千般坎坷，萬般不平，也不該投身亂軍，反叛朝廷啊！你忘了你是及第的進士，朝廷的命官，不是落第士子，不是草野飢民麼？更難原宥，你忘了千里之外，長安宮中還有一個日夜思念你，盼你得到朝廷寬恕，重召回京的親人麼？你反叛朝廷，豈不斷了歸路，今生今世我們還有緣相見麼？

好像聽說出京時有一個痴情的龜茲女子伴他同行，當時她將信將疑。如此看來，他是有了新人，便全忘了故人了。

想到這裡，她淚如泉湧，又怨又憤。

她從几案上拿過一本用絹帛精工裝訂成的卷帙，翻開卷帙，裡邊是她用娟秀的字跡親筆抄寫的皮日休詩稿。其中有早年在襄陽故里皮日休送她的詩，更多的是入宮後收集的皮日休在長安寫的詩，大約有一百多首吧？多年來，這些詩一直是她寂寞心靈的慰藉，花晨月夕，空館寂寥，唱起它精神便有了寄託，思念之情便得到緩解。她盼著有一天能斜倚在他肩上，共吟這些詩句，品味那些苦盡甘來的歲月。可是，這一切都落空了。

忽然，她一眼瞥見階前一堆落葉，這是清晨她親手掃集的。春夏之交樹木花草正在蓬勃生長，樹葉每經一次雨，便泛出更加濃重的新綠，可是，這些葉子爲何不到秋天就凋落了呢？天公爲什麼厚此薄彼，使其早落?!啊，命運，命運！草木尚有殊運，又何況人生呢？她看看階前的落葉，又看看手邊的卷帙，長長

歎了一口氣：

「同樣是命運的棄物，讓我送它們一塊兒飛升吧。」

她拿了火鐮，携了卷帙，來到階前，先打火點著落葉，然後將那染著翰墨香的一幅幅絹帛，像一片片凋落的樹葉一樣，合著撲簌簌的淚珠投入火堆。

多年來，牽惹她的情思的就是這帙詩卷，這也是她生的依戀，如今隨落葉一起焚成灰燼，在這塵世，她再無牽掛。

心已碎了，淚已盡了，她此刻已經出離了悲痛，遽生一種決絕塵世的念頭。她是一片在春夏之交便已過早萎黃的樹葉，何必戀在枝頭，裝點宮廷的繁華？

偌大一間館舍，除了宮女一日三餐送來茶飯，平時再無人打攪她。她從容步回館舍，拿了一束長長的白綢，自懸於梁……

太液池畔傳來一個宮女自怨自艾的歌唱：

歎百年，歎百年，
歲月匆匆如逝泉。
花落御溝隨水去，
紅顏暗老有誰憐？
…………

她曾以善唱〈歎百年〉名傾宮闈、京都，從此，再沒有人能把這支歌唱得那樣哀婉淒切，催人淚下了。

**〔注釋〕**

① 同平章事：官名。唐代制度，皇帝在大臣中選任數人，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名義，即爲事實上的宰相。簡稱同平章事。中書、門下二省本即政務中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協同中書、門下二省平議處理章奏、政務大事。

② 僕射：官名。唐代不設尚書令，僕射即爲尚書省長官。唐初與中書令、門下侍中同爲宰相，中宗以後，非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即不爲宰相。

③ 率府率：率府，太子的侍衛隊。率府率，太子侍衛隊的長官。

## 十

廣州嶺南節度使衙門內，義軍都統、冲天大將軍黃巢正在審訊俘獲的嶺南節度使李迢，這已是俘獲李迢以後一個月來的第三次審問了。

李迢被帶進後堂的一座館閣裡，黃巢早已在堂上面南而坐。

李迢走進館閣，一陣難言的痛楚在心頭升起。這本是他日常宴樂和接待海外客商的一間館閣，昔日他是座上主人，雍容華貴、談笑風生地在這裡打發過多少快樂的日子，想不到今天成了這館閣裡的階下囚。

翡翠缸裡燒著大塊大塊的龍涎香①，那香氣濃郁得有些刺鼻。一塊龍涎香比一錠黃金還要貴重啊，這是他多年鎮守嶺南從外國商人手裡謀得的，平時他自己都捨不得用，即使用也是一小塊一小塊地烤燒，讓它發出一陣淡淡的幽香就足了。現在，他們到了我的館舍裡，彷彿是到了他們自己家裡，恣意肆行。這些強盜，這些蠢驢！這是比黃金還貴的龍涎香，能像你們在北方燒牛糞取暖那樣，大塊大塊地燒嗎?!

那被燒灼得慢慢熔化的彷彿不是龍涎香塊，而是他的心。他強抑著憤怒，在心裡暗暗咒罵。

那用一顆大象牙雕成的五仙人雕像，原來就擺在這館閣臨窗的一個几案上，怎麼不見了？有一年，獅子國（今錫蘭）的一位商人送他一顆大象牙，他請一位名雕匠雕刻了一座五仙人牙雕。據說，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五位仙人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騎著不同毛色的羊，帶著每莖六穗的優良穀種，來到廣州，贈給百姓。這五仙牙雕上，年少的仙人英姿勃勃，手持粳稻穗，居中而立。白髯飄拂，童顏鶴髮的四位老仙分居兩側，手持黍稷。五仙人前的五頭羊，或蹲、或立，角形微彎，毛色斑駁。整個牙雕十分精緻，形象栩栩如生。

他將這座五仙牙雕置於館舍，作爲吉祥之物，以祈福瑞，另外，也將它作爲館閣的華貴裝飾。現在，

這五仙牙雕卻不見了，一定入了他們的私囊！這些十惡不赦的強盜……

「見了我們義軍都統、冲天大將軍，爲何不跪！」一聲突發的喝斥，打斷了李迢的思路。

「我是朝廷命官，一方藩鎭，只對李唐天子下跪！」李迢臉上露出輕蔑的神色，瞟也不瞟那厲聲喝斥的侍衛一眼。

豁瑯一聲，侍衛拔出劍來。黃巢搖搖手，止住侍衛，不計李迢多次傲慢無禮，捺住心頭的怒火，問：

「要你再仔細想想的事情，又經多日思忖，都想好了嗎？」

又是這件惱人的事情！你自己不是向朝廷上過表，朝廷不允所請，另封了你率府率的官職嗎？現在怎麼又老纏著我爲你再次上表求嶺南節度使的官呢？什麼官不好當，你怎麼偏偏就看上了我這個嶺南節度使的職位呢？這地方僻處嶺南邊鄙，還有瘴癘流行，當年我束裝赴任，就有人在背後風言風語譏我發配嶺南。我是看上了這個和海外貿易的口岸，有珍寶之利，才拋親別友毅然而來的。你看上了這地方的什麼好處，一定要上表求嶺南藩鎭之任呢？

想來，你也看上了這裡交通夷商，珍寶不貲；也許你更想到這裡交通阻隔，遠離長安，可以安安穩穩地當你的「黃王」，而「嶺南節度使」不過是遮掩朝廷眼目的一個旗號。可惜，朝廷已經看穿你的把戲，偏封你率府率的官。你又不肯扔下這一夥亂軍，獨自去長安赴任，現在卻一再死纏著我。朝廷既不許你上表所求的廣州節度使，難道能准我章奏代請的嶺南節度使？廣州節度使和嶺南節度使不是一回事嗎？朝廷已經駁回的事，我再代賊請，豈不疑我暗裡通賊？這事萬萬做不得。於是，他佯做不知地問：

「什麼事情？」

他是在明知故問，有意裝糊塗！黃巢心中的惱怒又增加了幾分。他是逼著我把這難於啓齒的話再明說一遍。要一個俘獲的狗官爲堂堂的義軍都統、冲天大將軍上表朝廷，求一個節度使官職，眞不好啓齒……

嗨，義軍這幾個月開七百里山路，從浙趨閩，又轉戰嶺南，士卒們太疲憊了，需要在這裡好好休整將息若干時日。可是，高駢還在揚言要驅得勝的勁旅從大庾嶺前趨廣州，與我決戰。只要李迢肯以身家性命作保，上表朝廷，為我請官，也許能得到准允。朝廷信不過我黃巢，還能信不過李迢？李迢多年鎮守嶺南，掌管市舶司，與蕃商交易，自己也插手商賈，經營翡翠、明珠、犀角、象牙、香料等寶貨，在廣州從外商手裡低價買進，然後，遠運長安，在自己開設的珠寶行裡高價賣出，贏利無數，他在長安有家資百萬。他以家產、性命作保，朝廷也許能改變主意，以嶺南節度使封我。我在嶺南休養生息一年，廣籌軍餉，招兵買馬，再伺機北進，此為當前可行的良策。我並不是泯滅與李唐王朝不共戴天的深仇，乞降歸順，只求一道敕封以為緩兵之計。大丈夫當能屈能伸！於是，他強自壓抑，說道：

「要你立即表奏朝廷，為我求一道嶺南節度使的敕封！」

一個皇上敕封的嶺南節度使，上表皇上求封一個江洋大盜為嶺南節度使，是舉賢自代，還是屈節附賊？如此荒唐事，豈不貽笑朝野？我鎮守嶺南多年，掌管市舶司，經營珍珠寶物，積攢家私百萬，朝中政敵早已眼紅，我若上了這道荒唐的奏章，他們正好落井下石，群起而攻。不但百萬家私難免沒官，就是住在長安的家小親戚也將遭誅戮之禍。

「我早說過，嶺南節度使只有一個，本官便是。何能上表再求？」

黃巢冷笑一聲說：「如今你是本將軍階下囚，生死尚在我掌握之中，還奢談什麼你是嶺南節度使？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表章到底寫是不寫?!」

李迢橫下一條心，凜然說：「我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

黃巢實在忍無可忍，霍地拔出羅平劍來。李迢閉目引頸，準備受戮。他想，我年近半百，功名富貴已極人臣，寧可失頭顱，不可失晚節……

就在這時，衙外響起一陣喧囂之聲，直傳進後堂來。黃巢警覺地按劍不動，命侍衛：

「衙前何事喧鬧，前去察看，立即回報！」

衙前，孟楷正領著一夥士卒要進內府面見黃巢，林言卻帶著中軍侍衛在門前阻攔。

廣州城垣始建於秦朝，因修築在番山和禺山之上，故名番禺城。唐城較秦城稍擴大，但北仍不到越秀山，南仍不到珠江邊，且呈南北稍長，東西稍短的形式。此時已名廣州，節度使衙門在城中心地帶。義軍攻占廣州之後，中軍便設在節度使衙門內。因城區不很寬，住不下許多兵馬，各營則大多駐紮城外。孟楷的人馬駐紮北門外越秀山下。

孟楷領著一夥士卒馳馬從越秀山下來到節度使衙門，跳下馬鞍，便大聲對門前的侍衛說：

「進去稟報黃巢將軍，孟楷要立即面見！」

侍衛見孟楷臉上氣色不好，賠著小心說：「黃巢將軍在後堂辦理要事，傳令今日不見外人，孟將軍明天再來吧。」

孟楷霍地拔出佩劍，圓睜怪眼，大喝道：

「不見外人，怎不見我，我孟楷是外人嗎？」

孟楷說罷，仗劍直入，門前侍衛哪敢阻攔？忽然，衙內躍出一員小將，橫劍甬道，喝道：

「孟將軍，哪裡去?!」

孟楷抬頭一看，原來是中軍侍衛長林言。孟楷並不停步，一面仗劍前行，一面答話：

「見黃巢大將軍去！」

林言猛力將劍一揮，閃出一道寒光，發出簌簌風聲：

「擅闖中軍者斬，立即停步！」

孟楷不答話，噹地一聲，撥開林言阻擋的寶劍。林言哪肯放過，嗖地回手又是一劍。你來我往，兩人就在庭院裡的通道上鬥起劍來。突然，林言一個魚躍，飛身一劍，猛力向孟楷刺去，孟楷閃身躲過，那劍卻深深扎進了孟楷身後的一株大柳樹幹上。因爲用力太猛，那劍直扎入樹身半尺來深，等林言拔出劍來，孟楷已經飛身進了後堂。

黃巢得到侍衛的回報，正要親去衙前喝止孟楷，不料轉眼之間，孟楷已經來到審問李迢的館閣門口，只見他仗劍而來，濃眉倒豎，怒目圓睜。

黃巢驚問：「孟楷賢弟，意欲何爲?!」

孟楷氣促未平，臉色鐵青，也不像平日那樣見面尊稱大哥、大將軍，劈頭反問：

「你瞞著幾萬義軍兄弟，和狗官李迢商談於密室，意欲何爲?!」

黃巢臉上也變了顏色，嚴厲地說：「這是軍機大事，不該你知道，你就不必過問！」

孟楷冷笑說：「什麼軍機大事？你想讓李迢爲你上表朝廷求請嶺南節度使官職！你要走當年王仙芝走過的死路，數萬義軍兄弟不答應，我孟楷手中這口劍不答應！」

黃巢突然爆發出一陣哈哈大笑：「你以爲我黃巢要投降李唐王朝，走當年王仙芝想走的路？笑話，笑話！」

「哼，裝得倒很像！不想投降李唐王朝，爲什麼幾次三番要一個被俘的狗官，爲你上表朝廷求官?!」

黃巢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唉，事到如今，實對你說吧，這是韜略，緩兵之計！你呀，只會衝鋒陷陣，韜略，你懂嗎？」

黃巢正不知道如何說得孟楷心服，吵嚷聲驚動了中軍的博士皮日休。他聞聲趕來，勸解孟楷說：

「孟楷賢弟，這事你的確莽撞了。黃巢將軍眞要當朝廷的官，朝廷前不久已經封了他率府率的官。他

爲什麼不去當京官，卻偏偏要求當一個嶺南的地方官，其中豈無計謀？這年把弟兄們從浙到閩，轉戰廣州，跋涉數千里，走的都是山間小道，將士疲憊，馬匹損失更大。求爲嶺南節度使不過再借這方邊遠寶地休整一些日子，招兵買馬，再圖發展。我知道黃巢將軍，他不同王仙芝，不會眞降朝廷的。」

孟楷拍著手中劍說：「休整一些日子，可以呀，爲什麼一定要求嶺南節度使的官呢？」

黃巢苦笑說：「你呀，看事簡單！沒有嶺南節度使的烏紗帽，朝廷能讓我在廣州安安穩穩休整一、二年嗎？」

「一、二年？要休整那麼長時間？」孟楷驚訝了，「士卒兄弟們早就想北歸了，他們大多是北方人，久住這瘴癘之地，水土不服，很多人都住出病來了。不信，你問問衙前隨我同來的那些士卒！」

皮日休趁機插言說：「我倒贊同孟楷賢弟這個看法，休整不必那麼長時間，因而也不必定要求嶺南節度使那頂烏紗帽以爲掩護。即日大肆招兵買馬，不久便可浩蕩北伐，直搗長安。此事還請沖天大將軍三思。」

黃巢沉吟片刻說：「博士和弟兄們都如此說，我豈能不依？現在就殺了李迢狗官以明我心迹。」他轉過身來，對呆愣在一旁的李迢說，「你既可斷腕，當然也可斷頭，今天我成全了你的愚忠吧！」

黃巢當即喝令侍衛，將李迢押下去，取頭來見。

不一會兒，李迢血淋淋的頭顱便被侍衛用托盤托了上來。孟楷這才明白了黃巢的心迹，愧疚地撲地便拜說：

「大哥，小弟適才多有衝撞，違犯軍令之處，願受大哥處置。」

黃巢沉下臉來說：「現在，你知錯了吧！衝進中軍，闖入主帥機密議事之堂，軍法當斬，姑念你尚能知錯認錯，權打三十軍棍，以儆效尤！」

隨即喝令侍衛：「將孟楷捆縛責打！」

侍衛們一齊上前，下了孟楷腰間的佩劍，一條繩索將他捆牢，按倒在地，正要舉棍開打，忽有一員小將走上前來，雙手攔住侍衛的軍棍，護住孟楷，然後跪在黃巢跟前說：

「舅舅，孟楷將軍無罪，要打就打我吧！」

黃巢仔細一看，求情的是他的外甥中軍侍衛長林言，斥責說：

「此事與你有什麼相干，誰要你來亂攪和！」

「不瞞舅舅說，小甥也不解舅舅求官的事，心裡不滿，便悄悄將中軍情況告訴孟楷將軍，串通他來鬧中軍。所以，要罰就罰我。」

「好哇，你這小子借隨侍中軍之便，將中軍機密外泄，串通將士反對主帥！」黃巢氣得臉色鐵青，現在他才明白，為什麼中軍的機密，遠駐北門外越秀山下的孟楷會那樣快、那樣清楚地知道。此刻，他的怒氣已經完全轉向林言，喝令侍衛：

「將外泄中軍機密，串通將士反對主帥的小畜生，綁出中軍，斬首示衆，以正軍法！」

這道軍令一下，衆人都驚呆了。侍衛們你望著我，我望著你，都不願上去捆綁他們的侍衛長。黃巢拔出羅平劍，嚓地一聲插在面前几案上，厲聲說：

「快按軍令行事！」

侍衛們不敢再怠慢，這才上去將林言解去戎裝，捆縛起來。

孟楷在一旁大叫：「好漢做事好漢當，衝中軍的是我孟楷，要殺，殺我，和小將軍不相干！」

住在中軍後營的蓋秀梅聽到鄰近館舍裡的鬧嚷聲，得知黃巢要殺林言，哭著趕緊去找曹氏夫人和丹霞。二人聞訊，立即和秀梅一起趕了過去。看了那殺氣騰騰的場面，都跪在地上求情。

曹氏夫人流著淚說：「這孩子父母早逝，從小在我們身邊長大，有什麼過錯，看在你早死的姐姐份上，

寬恕了他吧。」

跪在曹氏夫人身邊的蓋秀梅，已經泣不成聲，丹霞也說：

「你還得為秀梅姑娘想想，看她哭得像淚人兒，怪可憐的。」

丹霞說罷，秀梅更是難過，嚶嚶地哭出聲來了。

衆人紛紛求情，特別是秀梅傷心哭泣的樣子，使黃巢慢慢心軟了。林言和秀梅的事平日只見到一些蛛絲馬迹，今天她跪地求情，雖然羞未啓齒，但是哭得比誰都傷心，足見兩人兒女情深已非一般。這麼說，正法一人，便是同傷二將，不可不慎。然而，他氣猶未平，憤憤地說：

「依你們說，此事就這樣算了，那以後還怎麼保守中軍機密呢?!」

「小將軍雖然也是一片好心，為的是義軍的興旺發達，但是輕洩中軍機密，畢竟是觸犯軍法的事，不能馬虎了事，毫無懲戒。」皮日休說到這裡，沉吟斟酌了一下，「愚意可著小將軍和孟將軍出去招兵買馬，籌措北伐糧餉。二事如果辦得卓有成效，可以將功折罪，免於懲處；二事如果辦得不力，那時再來懲處，二人無怨，衆將士也心服。不知沖天大將軍以為如何？」

皮日休說得入情入理，不但衆人悅服，黃巢也覺得是一個可行的兩全辦法，當即拔下几案上豎插的羅平劍，點頭說：

「好吧，看在衆人求情的份上，就依皮博士所言，寄下小畜生這顆頭顱，也寄下孟楷這三十軍棍的一頓打。現派你二人出去招兵買馬，籌措糧餉，為北伐做準備，你二人要勤敏從事，以將功折罪。」

黃巢話音一落，侍衛們樂得趕快卸綁。林言、孟楷一齊跪地謝沖天大將軍寬宥之恩。

隨孟楷前來，要見主帥，申述衆意的士卒們，被攔在中軍門口。他們進不了中軍營帳，也不肯就此散去，一窩鋒似的聚在衙前，探頭探腦往衙內窺視。一個個放心不下：大將軍肯聽從孟將軍的勸諫，及早打

回北方去嗎？孟將軍怎麼還不出來呢？

在士卒們的焦急盼望中，孟楷終於大踏步走出來了。士卒們嘩地圍上去，紛紛問：

「見到沖天大將軍嗎？」

「沖天大將軍聽從勸諫嗎？」

「什麼時候離開這個天氣炎熱、瘴癘瘟疫流行的地方，打回北方老家去？」

……

孟楷笑著，揮揮手止住士卒們七嘴八舌的發問，興沖沖地說：

「見到沖天大將軍了。大將軍聽從大家的勸諫，已經將俘獲的嶺南節度使李迢狗官斬首示衆。並派我和林言小將軍立即招兵買馬，籌措糧餉，準備北伐！」

士卒們歡呼起來：「打回北方老家去！」

孟楷大聲糾正他們：「不只是打回北方老家去，還要一直打到長安去！」

士卒們聽了孟楷報告的喜訊，數月積鬱心頭的陰雲消散了，一個個喜形於色，跟隨孟楷還回北門外越秀山下的營寨裡去。準備立即出動，招兵買馬，籌措糧餉。

廣州西門城外，設有專供外國客商居住的「蕃坊」。那裡珠江水面上海船如雲，每天都有數十隻海船滿載象牙、犀角、珊瑚、珍珠，以及藥材、香料等，落錨泊岸。有數十隻海船滿載中國的絲綢、瓷器、金銀銅錫等，揚帆出海，遠航國外。往常，進出港商貨由市舶司官員統收稅金，市舶之利每日達數萬金之巨。義軍攻占廣州城後，市舶司官員逃散，蕃商趁機不再繳納稅金。義軍曾露布知照蕃商，珍珠寶玩以十稅十，藥材、布匹等日用之物十稅其五，自露布之日起即到原節度使衙門義軍中軍處繳納稅金。然而，露布貼出

多日，竟沒有一個蕃商自動前來繳稅。

這一天，小將林言帶領二三十名士卒去西城外蕃坊收繳稅金，為義軍北伐籌款。出了西門，向西南方向走，不一會兒就到了珠江岸邊的蕃坊所在地。這裡既是蕃商聚居交易的地方，也是水陸碼頭，熱鬧非常。

漸近蕃坊，迎面一座高大的牌坊，朱漆彩繪，十分華麗。牌坊正中書「蕃坊」兩個大字，左門上楣書「阜財」，右門上楣書「善利」。林言率領士卒打馬從正中門洞走進蕃坊，只見三街六市，千門萬戶，好不繁華。

街道兩旁有珠光寶氣的店鋪，也有堆積藥材、粗布、銅鉛錫塊的貨棧。歌樓、酒肆裡，弦歌聲，猜拳行令聲陣陣傳來。這裡沒有義軍駐紮，義軍是從東北面攻進廣州城的，戰事也未波及於此，所以市面未受驚擾。

此刻，林言率領士卒騎馬進了蕃坊，街道兩旁無論高鼻深目的蕃商，還是雜居蕃坊經商貿易的華人，都不免以詫異而略帶驚惶的目光，打量這一夥騎馬佩刀闖進蕃坊的不速之客。從打扮上他們已猜測到這是一夥義軍將士，膽小一點的，趕快關門閉店，生怕被搶遭劫。膽大一些的，卻站在店鋪前觀望，見這一夥義軍將士鞍馬服飾整齊，為首那員小將更是少年英俊，並不像殺人越貨的盜賊，也就不那麼驚慌，依舊做他的生意。

林言一騎直穿過蕃坊，來到南面珠江畔的市舶亭。往日市舶亭內居有市舶令及其屬員，所有海船上的舶來商貨都必須經過市舶亭，向市舶令繳納稅金，然後才能進入蕃坊，上市交易。一向中飽私肥的市舶令，得知義軍攻破廣州城，早捲了一筆巨金，乘海船逃跑了。市舶亭剩了幾間空空的館舍亭閣，林言原本想找市舶令提取每月應繳送節度衙門的稅金，也就撲了個空。

市舶亭前，面朝珠江，有一處巍峨壯麗的樓閣。林言展眼望見，心裡一動：聽說廣州城南市舶亭前有

海山樓，登樓可觀海山曉霽，是廣州八景之一。想來那便是海山樓了，既已到此，何不登樓一觀？

他下了馬，將座騎交給士卒，只帶兩名侍從隨身去登海山樓，而令其餘士卒便在市舶亭前守候，如有蕃商運了貨物珠寶過亭，一律按珍寶以十稅十，一般貨物十稅其五的辦法收取稅金。

海山樓修築在一個高高的台基上，林言帶著兩名隨侍連爬二百餘步石階，才登上平台。上了平台，才是海山樓的樓台館閣。林言站在平台，放眼四望，海風陣陣撲面而來，江天景物盡入眼底。東邊朝日正上天衢，萬里天空一碧如洗，只有南面江天相接處有一抹微雲，似乎是一支巨筆有意描上去的，要畫出江和天的分界線。

那像灑金的絲緞樣在碧空下波動的就是珠江了！江心還有一個小島，他想起攻占廣州後聽到的一個傳說：從前有一個蕃商，運了一大船珍珠來廣州貨賣，船泊港口，起貨時不小心將一顆最大的珍珠掉在江裡，於是變成一個小島，而流經廣州城下的這段水道，也因而得名，叫做珠江。傳說雖然美麗，畢竟不可憑信，不過，從中可以看出幾百上千年以來這裡珠寶貿易久盛不衰，源遠流長。

江上雲集著各國船舶，從旗幡的顏色、式樣上看出，有的來自個羅國（在馬來半島），有的來自訶陵國（在印度尼西亞），有的來自獅子國（今錫蘭），有的來自波斯、天竺、大秦（東羅馬帝國）等地。

上得樓去，樓上花天酒地，一些碧眼虬髯的蕃商正在挾妓飲宴。林言和兩名隨侍找了一副僻靜座頭坐下，跑堂的送上酒菜，不一會兒便有三位十五、六歲的美貌女子前來侍酒。三位女子中一位體態格外輕盈秀麗的，同時雙手呈上一幅寫著曲目的白綾，到林言面前，嬌聲說：

「請官人點唱一曲。」

林言小將雖然能面對官兵千軍萬馬，臉不變色心不慌，但見了年輕女子卻不免面紅耳熱，不大自在。他揮揮手說：

「去吧，我不想聽曲。斟酒也不煩勞你們，我自帶有兩名隨從。」

那手捧白綾，輕盈秀麗的女子見林言如此，反倒從心裡更加敬慕眼前這位英武俊秀的青年公子，竟媚眼盈盈地一旁佇立不去，彷彿還在等待公子高興了，隨時召喚。其他兩位女子見狀也佇立不去。

林言見有女子一旁侍立看他喝酒，渾身不自在，喝了兩盅，把杯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大聲喊道：

「掌櫃的！」

掌櫃的應聲過來，陪著笑臉問：「客人，什麼事情呼喚？」

林言不悅說：「掌櫃的，你怕我們喝了酒，不給錢就走了嗎？」

「客人從何說起，小人哪有這樣想法？」

「既不怕我們不給錢走了，爲何派這三人守著我們喝酒，叫人怪不自在？」

掌櫃的這才明白過來，對那三位女子說：「這裡客人既不需要聽唱、侍酒，你們到別處去吧。」

三位女子走了，林言這才無拘無束，痛痛快快地大杯喝酒，大塊吃肉。正吃喝得酣暢，忽聽得鄰座傳來女子的驚叫聲。林言轉身一望，只見一個肥頭大耳的蕃商，正摟著方才那位輕盈秀麗，手捧白綾前來獻唱的女子，用長滿虯髯的大嘴要去親她的櫻桃小嘴。那女子一面攔擋躲閃，一面驚叫。然而，店堂裡別的歌女、夥計、掌櫃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若無其事。唱歌、侍酒的照樣唱歌、侍酒，跑堂的照樣跑堂，算帳收錢的照樣算帳收錢。別座有幾個蕃商見此情景，竟然哈哈大笑，引爲樂趣，甚至心頭癢癢，也對身邊的女子動起手脚來。

林言再也看不下去了，砰地一脚，踢翻了面前的酒席，嘩啦一聲掣劍在手，一個箭步跳到那作惡的蕃商面前，喝道：

「大胆蕃商，敢欺淩我中國女子！」

說罷，手起劍落，將那作惡的蕃商刺翻在地。那蕃商像一頭被宰的猪，在地上悶叫著滾了幾滾，不再動彈了。樓上飲酒的蕃商直嚇得一個個抱頭鼠竄，轉眼工夫逃得乾乾淨淨。店主人在櫃台裡直跺脚叫苦。

那輕盈秀麗被蕃商強摟親嘴的歌女，也被眼前的景象嚇懵了，半天才定下神來，流著淚向林言叩謝。林言從腰間取出一錠銀子遞給她說：

「你好端端一個中華女子，爲什麼要在這裡低三下四地服事蕃商？到別處另謀生路去吧！」

女子接過銀子，千恩萬謝地走了。

掌櫃的卻過來糾纏：「官人，你把我的生意攪了，叫我怎麼過日子？你賠我酒銀來！」

林言圓睜怒眼說：「我正要找你算帳！你縱容蕃商凌辱我中華女子，該當何罪！」他又轉向衆歌女說，「我是義軍都統、冲天大將軍黃巢麾下小將林言，你等都是堂堂中華女子，爲什麼要在這裡低三下四服事蕃商？都各自別處謀生去吧！」

聽他說是義軍將領，掌櫃的嚇得渾身戰抖，連忙跪伏於地，告罪請饒，哪還敢糾纏賠什麼酒銀？

那些女子聽了林言的告白，有的果眞悄悄收拾，打算離去，多數人卻還在游移觀望，其中有一個長得豐腴，比較膽大的歌女，竟上前去，朝林言一拜說：

「小將軍，你也打發我一錠銀子吧，要不，我回鄉下去，怎麼過日子呢？」

林言用手摸摸腰間還有幾錠銀子。那些正在游移觀望的女子，那些悄悄收拾打算離去的女子，見討賞有望，一齊圍了上來，紛紛說：

「小將軍，也打發我一錠銀子吧。」

「我們都是苦出身，回鄉下都沒有活路。」

「聽說義軍劫富濟貧，周濟周濟我們吧，我們早就不願在這裡伺候蕃商了。」

二三十個年輕女子圍上前來，嘁嘁喳喳，伸手討要，林言心慌起來：

「我哪有那些銀子給你們？」

聽說沒有銀子給她們，有幾個女子悄悄抹起眼淚來，可憐巴巴地說：

「你叫我們一個年輕女子，兩手空空，到哪裡謀生去呢？」

那哭聲彷彿也能傳染，幾人啜泣，衆女子也隨著唏噓起來。林言看她們一個個傷心抹淚的樣子，也沒了主意，想著自己還有爲義軍籌餉的重任在身，不能在這裡多耽擱，只好無可奈何地說：

「你們實在沒有別的掙錢謀生的辦法，我難道還能硬絕了你們的活路？去留由你們自便吧。」

回頭又喚掌櫃過來，厲聲申飭說：「以後蕃商到店，只許聽歌、飲酒，不許凌辱歌女。遇有蕃商欺辱歌女情事，你是店主，要出面干預。如再縱容蕃商胡作非爲，本將軍下次到店定不饒你！」

掌櫃的哪敢違拗？連連點頭，一一稱是。林言還要去碼頭，向泊港蕃船徵收市舶稅金，無心在此稽留，申飭過掌櫃，便自下樓，市舶亭前會齊所帶士卒，同到珠江碼頭去。

碼頭上停泊著各國蕃船，都是一些長一二十丈，載人數百，載貨數十萬斤的大船，船桅上還掛有鴿籠，養著傳信鴿。

林言到港，便大聲曉諭：「各船蕃商聽著，我是義軍將領，奉義軍都統、沖天大將軍黃巢將令，前來收取舶腳②，以助軍餉。珍珠、瑪瑙、象牙、珊瑚等寶物，以十稅十，一般貨物十稅其五。」

林言曉諭過後，近岸一艘海船上立即有一蕃商走上岸來，到林言跟前，彎腰擺臂爲禮。他正要張口說話，林言身旁隨從士卒喝道：

「膽大蕃商，見了我們小將軍，爲什麼不拜！」

那蕃商彎腰又施一禮，說：「敝國人只拜天，見國王也不拜，見將軍更不拜。」

隨從士卒嘩啦拔出劍來，斥道：「既到中華上邦，就該行中華之禮，怎麼以蕃禮相抗?!」

林言打量那蕃商，高鼻深目，膚黑多髯，腰間繫著精緻的銀帶，腰刀的刀柄刀鞘也飾著銀器，認得是大食商人。聽說大食（在阿拉伯半島）國土多沙礫，不宜耕種，百姓狩獵而食肉，謁見不拜。於是搖手制止要動武的士卒，說：

「蕃邦異俗，不拜也就罷了。」

他問蕃商：「本將軍曉諭收取舶脚的號令，你可明白，有什麼話說？」

蕃商彎腰又施一禮，卻外恭內倨地說：「廣州舶脚一向由市舶令收取，並有官府憑證。我們只知道市舶司，不知道什麼義軍。」

一聽這話，林言臉上變了顏色：「你敢抗繳舶脚?!」

「我說的都是實話。今日義軍不認市舶司，來收一次舶脚，明日市舶司不認義軍，又來收一次舶脚，小商本小利微如何招架得住？敝船貿易大食、中國之間，往返一趟路上就得兩年，出貨進貨又需一年半載，一次生意費時二、三年，賺幾個錢還不夠繳舶脚，我這生意還有什麼做頭？」

「好一個說實話的蕃商！」林言冷笑說，「據我所知，蕃商販賣珍寶，買回絲綢、瓷器，一趟贏利何止十倍！收取幾個舶錢，你就無利可圖了？笑話！『明日市舶司不認義軍』，這是什麼話?!嶺南節度使、廣州市舶使都已成了義軍的階下囚，將來我們還要打到長安去，整個天下都是我們的，誰敢不認義軍?!誰敢找你再收一次舶脚?!」

蕃商偷眼又看了看林言，只見他身單面嫩，嘴唇上長一層茸毛，完全是一個十幾歲的大孩子，想不到說出話來卻頗有斤兩，不免暗自詫異。他略一盤算，便說：

「小將軍既然這麼說，小商只好認準義軍，繳納舶脚了。好吧，就請小將軍上船，查點貨物，收取舶脚。」

蕃商彎腰伸臂，說聲：「請！」

林言也不遜讓，一手按劍，威武莊重地甩開步子向那大食商船走去。侍衛們除留數人在岸上照顧馬匹外，其餘的都簇擁著林言登上蕃船。

上了蕃船，便有一女子，頭戴面紗，著絲絨披風，手捧一托盤，婀娜而行，來到林言面前。

蕃商揭開托盤上覆蓋的輕紗，一顆大如鷄卵的珍珠顯現出來，射出眩目的光芒，在托盤上滴溜溜轉動。

蕃商阿諛地說：

「一點薄禮，請小將軍笑納。」

林言並不收那價值千金的珍珠，卻反問：「你這一船裝載了多少這樣的珍珠？」

蕃商也不回答林言的問話，詭譎地一笑，輕輕揭開那托盤女子的面紗。一副白皙明艷的面容呈現在林言面前，那麗人轉動兩隻水靈靈眼睛，正脈脈含情地望著他呢。蕃商得意地說：

「這又是一顆明珠吧？你們中國譽明珠爲『價值連城』，譽美人爲『傾城傾國』。那就明珠和美人一併奉送吧。」

林言正色說：「中國俏麗女子千千萬萬，向來是蕃王求中國美女和親，中國人何慕一個蕃女?!本將軍是上船查點貨物，收取舶脚的，你卻節外生枝，故意糾纏，避談舶脚之事，是何意思?!」

蕃商見林言疾言厲色，態度決絕，臉色也陰沉下來。目示女子，冷然說：

「既然不受明珠，就給他干戈吧！按中國的說法，叫『先禮後兵』！」

那女子面容倏然冷凝，揚手將手中托盤並盤上明珠向後一拋，身後一船員伸手將托盤並盤上明珠穩穩

接住。說時遲那時快，她雙肩一聳，抖去披風，露出緊身衣褲，嗖地拔出懸在腰間的利劍，立刻有一道寒光向林言劈面飛來。

林言大驚，閃身讓過一劍。就在他閃身避讓之時，已經拔劍在手。兩人刀來劍往，交起手來。

林言和蕃姑交手的同時，義軍隨侍和蕃船船員也都手執兵器，捉對廝殺起來。這是一艘兩層樓船，一時樓上樓下，刀光劍影，殺聲連天。

交手二十幾個回合，那蕃姑已經嬌喘吁吁，漸漸力乏。蕃商看見，捨下那邊對手，趕來助戰。林言卻越戰越勇，一口劍神出鬼沒，全不將那兩個蕃國男女放在心上。看看招架不住，那蕃姑心一慌懼，劍法亂了，林言乘虛而入，挺身一劍向蕃姑刺去。蕃姑尖叫一聲，撲地便倒。蕃商見蕃姑著劍，抽身要走。林言大喝一聲：「哪裡去！」騰身躍起，猛力一劍扎向蕃商心窩。蕃商來不及叫出聲來，只悶悶地哼了一聲，便像一頭被宰的黃牛一樣，重重地倒地死了。

這艘蕃船船員不少，上上下下不下二百，而林言所帶侍衛不過二三十人。但是，跟隨林言來的都是中軍侍衛，人人幹練，武藝高強，以一當十，非一般士卒可比。所以，儘管蕃商人多，也不是對手，只消半個時辰，殺得那蕃船上二百來船員，死的死，傷的傷，機靈一點的跳水逃命，剩下的船員見船長已被林言一劍刺殺，不再賣命死拚，一齊跪地求饒。

林言率人打開船艙，進去察看，只見裡面堆滿一個個封閉甚嚴的箱篋。打開箱篋來看，有的裝滿珍珠，有的裝滿象牙，有的裝滿珊瑚，珠光寶氣，價值不貲。林言大喜，心想：只這一船珠寶，也夠義軍十萬人馬數月糧餉。

清查船艙時還發現，裡面藏有許多弓矢鎧甲，鎖鏈鐐銬，以至死人骷髏，原來這是一隻海盜船！這些珍寶大概也是沿途搶奪而來，到中國出脫。

林言命士卒將裝滿珠寶的箱篋扛上岸去，馱於馬上，然後用劍指著瑟瑟發抖，跪地求饒的船員說：

「首領已死，沒你們的事了，饒你們一條活命回大食去。以後再敢到中國來為非作歹，定然不饒。船上珠寶是不義之財，理應由義軍沒收，充作軍餉。留下珠寶一箱，作為你們回程的路費。」

那些跪地求饒的蕃船船員，紛紛叩頭稱謝，那些受傷倒地的船員見有了生的希望，也開始掙扎起來。倒在船舷旁半天未動的那位蕃姑，這時也掙起身來，拾起地下的風衣，撕下一片，緊抿著兩片薄薄的嘴唇，蹙著一對柳葉眉，暗自包紮傷口。林言投去兩道嚴厲的目光，她立刻羞赧地垂下眼簾。

林言這才率領手下士卒離開蕃船。上了江岸，他又高聲曉諭其餘蕃船：

「大食蕃船是一隻海盜船，抗繳舶脚，與義軍為敵，自找死路。其他蕃船要以它為戒，即按義軍諭令，前來自報貨物數量，繳納舶脚。胆敢抗繳，與大食海盜船同罪，嚴懲不貸。如隱瞞貨物品種數量，少繳舶脚，上船查出，船上貨物，一律沒收！」

滿河蕃船都在翹首注視著大食船上這一場戰鬥。有些不規矩的蕃商巴望能撵走這些收舶脚的義軍士卒，僥倖趁廣州混亂之機，少繳一趟稅金，多獲一些紅利。但也有不少蕃商早已側目這艘大食海盜船，希望義軍把它剪除，以便大家能平平安安、規規矩矩地做生意。

不管是哪種想法的蕃商，見義軍小將身邊只帶二三十人，不消半個時辰，就剿滅了大食船上那數百海盜，無不驚異欽服。他們不敢再心存僥倖，猶豫觀望，紛紛來到義軍馬前，報告船上貨物品種數量，依章如數繳納舶脚。

半天工夫，滿河蕃船的舶脚都已收齊，林言一行數十騎，馬背上馱著內裝珠寶金銀的箱篋，滿載而歸。義軍籌足了錢餉，擴大了兵馬，黃巢決定依衆將士意願，不再勾留嶺南，傳檄天下，擇日北伐。那檄文寫道：

義軍百萬都統黃巢，爲大軍不日長驅入關事，露布天下：

今童昏孱主，嬉游失政。宦豎專權，執掌朝柄。官吏貪暴，盡壞紀綱。諸臣與中人狼狽爲奸，賄賂公行。銓選貢舉，選任非才。致使糟糠倖進，英雄失志；倉鼠饜米糧，田牛無宿草。種種弊政，不一而足，長年積穢，亟待長掃。

巢率義軍百萬，指日北伐，沿途吏民，當壺漿簞食迎候。禁刺史刮民脂膏增置財產，縣令貪贓枉法者族。倘便歸降，必有升獎。

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十月，黃巢統領義軍，號五十萬，溯西江從廣州北上桂林。接著，在桂林編了幾千隻竹木大筏，沿湘江下衡州（湖南衡陽市）、永州（湖南零陵縣），一路浩浩蕩蕩，勢如破竹，銳不可當。

【注釋】

① 龍涎香：抹香鯨腸胃的病態分泌物。類似結石，從鯨體內排出漂浮於海面或沖上海岸而取得。在印度洋等處海岸時有發現，爲黃、灰乃至黑色的蠟狀物，是極名貴的香料。

② 舶脚：舶，航海的大船。舶脚，唐時對外國船舶徵收的稅金。

## 十一

廣明元年（公元八八〇年）五月，中夜，江淮平原上運河中，一隻小船正槳聲咿呀，趁著月色向南趕路。河面漸寬，漸漸能看到滿河停泊著的大小船舶，以及船上的點點燈火。夜風裡斷斷續續傳來歌女一聲聲輕薄諧謔的歌聲：

自道風流不可攀，
卻堪蹙額更頹顏。
眼睛深卻湘江水，
鼻孔高於華嶽山。
…………

一聽這歌聲，就知道船到揚州了。這是一首嘲誚蕃人的打油詩，笑他們凹眼睛高鼻子。揚州和廣州一樣，同是蕃商聚集貿易的大商埠，特設有市舶司，置有市舶使。蕃船從東海溯長江口，來到鄰江近海的運河邊要津揚州，出脫他們帶來的珠寶，再買去他們喜愛的絲綢、茶葉、瓷器。

果然，不移時，靜靜地屹立在運河西岸月光地裡的揚州城垣，就映入了眼簾。

張祜〈縱游淮南〉詩，讚揚州「十里長街市井連」。時人又稱「揚一益二」，也就是說諸州市之繁榮，揚州第一，益州（成都）第二。自隋煬帝開南北大運河，率一、二十萬人，乘數萬艘龍舟，船隻首尾相銜二百餘里，出遊揚州以來，揚州城風光一時。故宮舊館，蕃坊珠市，日夜笙歌不息。

然而，今夜揚州城卻靜靜地躺在月光裡，除了從泊在河港裡的蕃船上偶爾傳來幾聲歌女的低唱外，便

只有城上士卒夜巡的更柝聲。

那隻北來的小船，穿過河港裡如林的桅檣，近岸泊下，隨即從船上跳下幾個人來。為首的一個似是主人，身後是幾個隨從，但一律便服，因而也很難判斷他們的身分。

他們登上河岸，逕直向城垣走去。走到城下，城門已閉，其中一個向城上叫道：

「守城軍校聽著，有中貴人到此，快快開門！」

守城軍校聽到呼喚，登上城闕，朝下一看，疑惑地問：

「既是宮中內侍，為何不穿官服？漏夜入城，不知有什麼急務？」

「汝等駐守江淮，難道不知道邇來江淮旅途不靖，身穿官服趕路，豈不招人眼目？漏夜入城，要向你家主帥頒傳上諭，快快開門！」

「近來賊情緊急，非經主帥准允，不得夜開城門。請稍候片刻，我們即去節度使衙門稟報。」

中使無奈，只好在城下靜候。

去年十月，黃巢率師從廣州北伐。朝廷為阻義軍北上，即調鎮海節度使高駢為淮南節度使，駐節揚州，鎮守江淮。緊扼可直達長安的大運河水道，也在陸路築起一道拱衛東京洛陽、西京長安的屏障。

高駢幼習文學，一向有夜讀夜吟的習慣，此時雖已中夜，他還在燈下披閱典籍。讀著古人那些蒼涼的邊塞詩，想到自己戎馬一生，而今功成名就，義軍北上之後，他派出大將張璘邀擊於信州一帶，又屢次破賊，捷報頻傳，更是自得。於是，仿著那些戍邊報主的邊塞詩的情調，也慷慨地吟出一首〈言懷〉詩來。他在燈下且步且咏：

恨乏平戎策，

慚登拜將壇。
手持金鉞冷，
身掛鐵衣寒。
主聖扶持易，
恩深報效難。
三邊猶未靜，
何敢便休官？

他調任淮南節度使後，又兼任鹽鐵轉運使。鹽鐵爲國家首利，多少朝廷重臣垂涎這個肥缺！他身膺兩個要職，應該躊躇滿志，但是開篇兩句卻十分自謙，這樣當然更爲得體，更有大將風度。中間兩聯對仗工整，既寫出戎馬生涯披堅持銳的艱辛，又寫出輔君報恩的忠心。結尾兩句，勤憂國事之情更是躍然紙上。他反復吟咏幾遍，覺得堪稱得意之作，即使與前賢的邊塞詩放在一起，也並不遜色。於是，命侍衛磨得墨濃，在几案上展平一條絹幅，便揮毫題寫起來。剛剛寫就，投筆於案，正自端詳，忽有侍衛來報：長安來的宮使漏夜抵達城下，要面見節度使，宣示上諭。

這個稟報使他有點突然。宮使如此緊迫，究竟有什麼火急聖旨？近來，他部下的大將張璘多次破賊，他屢表奏捷，莫非聖上又要晉升他的官職？他做了十多年的地方藩鎮，一道節度，卻還從來沒有做過諸道都統這樣的全國戰時軍事統帥。這是帶兵打仗的將軍所能得到的最高職務、最大榮譽。他早就覬覦著這個職位，以他的才幹也完全可以勝任這個職務。然而，他當節度使率軍征戰十幾年卻從來沒有担任過這個職務。相反的，有些徒有虛名，並未親率士卒在沙場上眞刀眞槍地拚殺過的朝廷大臣，卻很輕易地獲得了這

個職位。不久前，朝廷任命宰相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便是一例。當時他看了王鐸加都統的邸報，心中久久鬱悶不平，隨即寫下〈聞河中王鐸加都統〉一絕：「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①以洩不遇的情懷。後來，王鐸重用將門之後，有口才善談兵而實無勇略的李系爲將，率十萬大軍扼守潭州（今長沙），以阻黃巢北上。黃巢率義軍占永州，克衡州，直逼潭州。兵臨城下，李系手足無措，將十萬唐軍塞在潭州城裡，緊閉城門不敢出戰。義軍一戰而下，十萬唐兵全軍覆沒，李系只帶少數隨從逃命朗州（今常德）。王鐸因主力已潰，率餘部從江陵退避襄陽，不敢攖義軍之鋒。朝廷責怪下來，免了王鐸諸道行營都統之職。時間已經過去數月，諸道行營都統的職位還空缺著。眼下賊情緊急，都統之職不能長久出缺，朝廷正是用人之際，莫非……

想到這裡，心頭猛然一喜：立即命侍衛備馬，他要親到東門迎接聖使。

第二天，高駢在淮南節度使衙門盛宴爲宮使接風。高衙原本是隋煬帝遊江南時建造的江都宮，當年是十分豪華的，仿京都洛陽觀文殿式樣建造，宮中門戶都是自動啓閉。各戶門前垂錦幔，上有兩個雕刻精巧，栩栩如生的仙女。輦駕將至，便有宮人手擎香爐，在輦前導引，離門一丈遠，用足踏機關，兩個仙女即徐徐下閣，手捧錦幔緩緩上升，隨著關闔的門扇也打開了。輦駕出門，門戶自然關閉，仙女再垂下錦幔。諸房入戶，式樣如一。現在，舊宮的恢宏氣派雖在，但年深日久，這些自動啓閉門戶的機關早已損壞，得要僕役啓閉了。

江都宮的御苑是仿京都洛陽的西苑建造的，只是不及西苑寬大。苑內嘉木異草，還有一個很大的池沼，稱爲海。海中堆著三座假山，號蓬萊、瀛洲、方丈三神山。當年，隋煬帝在江都（揚州）大宴群臣，並造一酒船環行池中，向列坐池周的群臣行酒。

高駢爲宮使接風的酒宴就擺在後苑，環池設席。他平日就喜歡飲宴，到揚州之後，便徵求能工巧匠，

仿當年江都宮御池自動酒船的式樣，新造了一艘自動行酒的小舸。今天，他要用這艘別致的酒船行酒，爲中貴人接風，也慶賀他榮膺諸道行營都統這個顯赫的軍職。

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的御詔，中使昨天晚上一到節度使衙門就當著高駢的面宣讀過了。爲了使諸將周知，也爲了揚高駢之威，今天酒宴開始前，中使又將御詔再當衆宣讀了一遍。

高駢再次向北而拜，叩謝君恩。今天，他人逢喜事精神爽，詩興大發，叩謝御旨之後，又當衆吟一絕，以表平賊報君之志。他吟道：

萬里驅兵過海門，
此生今日報君恩。
回期直待烽煙靜，
不遣征衣有淚痕。

中使和那些幕僚將士聽了，齊聲喝采，稱頌高駢軍威詩情並茂。都阿諛地說：有高將軍任諸道行營都統，流賊當不日殄滅。

池苑裡那隻酒舸開始行酒。那酒船長八尺，船上刻木爲人，高二尺許。一個木人擎酒杯立於船頭，一個木人捧酒鉢挨肩次立，兩個木人在中央蕩槳，一個木人在船尾撑篙。酒船繞曲水池，隨岸而行，每到坐客之處就停下。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奉酒，坐客取酒飲盡，還杯，木人接過杯，回身向捧鉢的人取勺，重新斟滿酒杯，船再依樣自行。每到坐客處，都如前法行酒。原來，近岸水中都暗設有機關，所以能如斯之妙。大家一面飲酒，一面盛讚機製之奇。

酒過三巡，食上八道，隨高駢從鎮海來到揚州的李薇爲衆客彈琴助酒。這位既有殊色，又有文才的杭

州名妓，不但嫻熟酒令，也深諳琴藝。她懷抱的一張琴，名叫「響泉」，又稱「百衲琴」，是一張流傳多代的有名古琴，也是高駢的珍貴收藏。這張琴採精緻的桐木、梓木、雜綴做成，琴面用蝸牛殼做音階點識，彈起來聲如泉響，故名。此刻，李薇用歌妓特有的那種顧盼生情的目光望著高駢，好像在問：

「有中貴人在席，我彈什麼樂曲合適呢？」

高駢從那會說話的目光中，明白了她的意思，轉臉商詢中貴人：

「既到揚州，聽一支與揚州深有淵源的名曲〈廣陵散〉，如何？」

這宦官在宮中不過是一位普通近侍。比起宮中那些打雜聽差的小太監來說，由於他跟隨皇帝左右，地位要高一些。但是比起田令孜、楊復光這些顯赫的宦官來說，他只能算一條小蟲。今天，只因爲奉旨出京，所以身價百倍。受到高駢這個新膺都統的格外禮遇，已經心滿意足了。至於聽什麼樂曲，在他都一樣，當即附和說：

「聽〈廣陵散〉很好，早想一聆這支名曲。」

李薇撥動琴弦，聲聲幽怨痛切，似乎是魏末晉初前後相繼的王陵等四任揚州都督，哀魏之喪亂的心聲。隨後琴聲轉爲肅殺的商音，似乎在預言陰謀篡魏而暴興的晉亦即將暴亡。琴韻悠揚，幽怨處如嗚咽流泉，肅殺處如颯颯秋風。一曲彈罷，餘韻無窮。

高駢之意並不在琴，李薇收撥，便問席間衆人：

「〈廣陵散〉又名〈廣陵止息〉，諸公知嵇康當年創此曲的旨意嗎？」

幕僚中有通今博古的人，回答說：「當年嵇叔夜作此曲，乃是哀魏曹的喪亂，憤晉司馬氏的暴興和篡逆之心。」

高駢笑著說：「此言切中〈廣陵散〉要旨，但未盡意。司馬氏當年雖暴興，然心懷篡逆之意，不久終

於敗亡。所以，〈廣陵散〉才又名〈廣陵止息〉。王陵等揚州四都督因哀魏之喪亂，憤司馬氏的篡逆行徑，先後被司馬氏所殺，不過，他們預言暴興的司馬氏必將暴亡的話，到底應驗了。此時聆聽一曲〈廣陵散〉，豈不一樣可以預卜：懷篡逆之心而暴興的黃巢賊軍，亦將指日暴亡！」說到這裡，高駢自覺妙語解頤，哈哈大笑起來，「妙哉，嵇生之爲是也！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乎?!」

中貴人首先撫掌而起：「高公取喩古曲，類比今事，至爲精當。朝廷正傳詔忠武（駐節許州，今許昌）、宣武（駐節汴州，今開封）、義成（駐節滑州，今河南滑縣）、昭義（駐節潞州，今山西長治市）諸道人馬，兼程趕到淮南，聽候都統調遣。有高公坐鎭廣陵，又有諸道兵馬協力，巢賊必定重演『廣陵止息』！」

誰知高駢看重的是「諸道行營都統」這個職位，並非眞要統率諸道兵馬去與黃巢軍鏖戰。聽說朝廷正傳詔諸道兵馬齊集淮南，心中倒忐忑不安起來：張璘在前方捷報頻傳，看來巢賊不日可以擊潰，那時再上表皇上爲黃巢請個官職，不怕他不入彀中。如此，破賊之功便由我高某獨居。大功垂成之際，諸道兵馬到來，豈不是白分功勞？諸道十幾萬兵馬齊集淮南，吃在地方、用在地方，我這個淮南節度使如何招架得住？豈不要淮南魚米鹽鐵之利，弄個罄盡？這事萬萬使不得！於是，連忙說：

「中貴人，張璘在淮水一帶屢戰皆捷，黃巢無力涉渡而北，賊軍不日當平，就不必煩勞諸鎭兵馬，遠道跋涉來淮南了。請中貴人回長安後，奏明聖上，悉遣諸道兵馬仍歸鎭所。」

宦官聽說高駢軍能夠獨力平賊，自然高興。他本來是個沒有定見的人，當即表示願意回京轉奏皇上，遣返諸道赴淮南的各路兵馬。

酒船行酒，使人緬想起當年江都宮行樂的盛況，平添了許多古趣。席間，還頻頻把杯，以求盡興。歌妓李薇彈罷〈廣陵散〉，又含琴清唱了幾支時曲。酒酣歌暢，這才盡興而散。

第二天，中使仍乘來船，溯大運河，歷黃河、渭水，返回長安。高駢又親修表章一封，奏稱：「賊不

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交中使帶回京去，面呈皇上。

隨州和信州之間，有一段高聳綿亘、東西走向的山脈，叫桐柏山。山南是隨州，相傳炎帝神農氏的母親有神龍之感，而生神農於隨州的厲山。山北是信州。桐柏山山高林密，百溪淙淙，山南諸溪流到隨州滙成溳水，瀉入長江。山北諸溪，則全部滙入淮河。

淮河濫觴於桐柏山中之際，不過是一泓卵石鋪就的清澈小溪，可以涉水而渡。出了桐柏山，滙聚衆溪，水面漸闊。雖然，整個信州地面淮河都還不足稱洋洋大水，但夏水暴漲之時，也能阻絕兩岸。

黃巢率領的數十萬義軍，前一年十月從廣州出發，溯西江、桂江到桂林，經秦始皇進兵南越時開鑿的溝通桂江與湘江的人工運河靈渠，順湘江而下潭州（長沙），占江陵。擬沿漢水北上襄州（襄陽），再經鄭州（河南鄭縣），抵洛陽，入關中叩闕問鼎。但在距襄州二百七十里的荆門，遇上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的伏兵，以及江西招討使曹全晸的騎兵夾擊，義軍受挫，向東退到信州以致逼近揚州的淮河南岸一帶廣大地域。西路受阻之後，打算由東路渡淮河，占洛陽，攻潼關，搗長安。

義軍流動到淮南，淮南節度使高駢即派大將張璘率數萬大軍扼守信州一帶，以淮河爲天塹，阻止義軍渡淮北上，拱衛兩京。

時值六月，黃巢和皮日休正在信州地面淮河南岸並轡徐行，察看淮河水勢，以及河兩岸敵我對峙局面。夏水暴發，渾黃的河水滿河平岸，滾滾滔滔，兩岸原有些渡河便橋，現在都被河水冲垮了。這一帶淮河暴漲暴落，水漲的時候洶湧湍急，有船難渡；水落的時候，河乾水淺，也難以行船。兩岸交通主要靠便橋，偶有幾隻小船，一年用不上幾個月，大部分時間擱淺岸邊，閒置無用。現在便橋大都冲垮，渡河就更爲困難。

隔河北望，官軍或臨河設帳駐守，或在離河不遠的丘崗下的村莊裡紮營。巡邏的隊伍來往頻繁，蕭蕭馬鳴以及金戈相撥之聲，清晰可聞。

黃巢駐馬北望，面有憂色。忽然，他聽得身後傳來一陣嗶嗶剝剝的爆炸聲，以及陣陣呼嘯的人聲，忙問侍衛：

「出了什麼事情？」

侍衛馳馬上前察看，回來稟報說：「士卒們正爆竹驅鬼。」

黃巢驚異說：「有這等事？我們去看個究竟。」

黃巢和皮日休馳馬來到一個丘崗前，崗下是一個小村莊，村裡借民房住了一些義軍士卒。民房不夠，又在村莊旁邊臨時搭了幾座專供士卒駐馬的營寨。村前有一些停著石碾的平坦土場，場上聚了一些人。爆竹聲和呼嘯聲便是從那土場上傳出來的。

黃巢和皮日休到崗前下了馬，然後徒步走近土場。土場上圍聚的人大都是義軍士卒，也間雜著一些當地百姓以及看熱鬧的小孩。六月時節，藍天烈日，天氣炎熱，可是土場上人群中間卻燒著一堆大火。士卒們不斷將節節青竹投到火堆裡，竹子經火便發出嗶嗶剝剝的爆炸聲，隨著爆竹的聲音，人們哦嗬呼嘯，似在驅趕什麼不祥之物。

黃巢和皮日休走近人群。士卒們猛然看見主帥和博士到來，一時愣住了，停止了燒竹呼嘯。

黃巢問：「你們這是做什麼？」

一個膽大的士卒回答說：「我們在爆竹驅趕山鬼。」

「爆竹驅趕山鬼？」

「是呀，這一帶山鬼常常禍害人畜。最近，義軍兄弟和當地百姓許多人都害瘟病，死人不少，都是山

鬼害的。百姓們說，爆竹的聲音可以把山鬼趕跑，人的瘟病也就好了。」

黃巢疑惑地問皮日休：「博士，這瘟病眞是山鬼所致嗎？」

皮日休說：「黃將軍是齊地人，不大知道荆楚一帶風俗。我是襄陽人，於荆楚異俗略知一二。荆楚百姓傳說，在這一帶的山林裡有一種肩披長髮、身長長毛，樣子像人的山魈，也就是山鬼。山魈喜歡火，常到山溪旁捉了螃蟹，放火堆裡煨燒而食。如在火堆裡放幾根竹子煨著，山魈來燒蟹，竹子爆響，便能驚跑山魈。以後逐漸演變成大年初一爆竹，以驅鬼辟邪。此事在南朝江陵人梁宗懍所撰《荆楚歲時記》中，有所記敍。」

黃巢聽了皮日休這番解說，才恍然大悟衆人所爲，便說：

「既是荆楚歲時習俗，我們當然只能走鄉隨俗。只是，靠此驅鬼治病，恐不見效，難免貽誤病情。」

皮日休對衆士卒說：「黃將軍所言極是，你們不要只顧燒火爆竹，可在山坡上割些艾草燒薰住處，倒能辟除穢氣。此外，眼下忍冬正開金銀二色花，採些金銀花曬乾煎水喝，也能清熱解毒，防治瘟病發熱。」

衆士卒唯唯聽命。

黃巢見山坡上新墳累累，一些燒火爆竹的士卒一副病容，心頭不免罩上一層陰影，顧皮日休說：

「博士，我們到士卒住的營房裡看看去吧。」

皮日休勸阻說：「此地眼下疫情嚴重，深入營房，易染時疫。將軍爲一軍主帥，要善自珍攝。軍營疫病情況，我可代爲巡視，然後稟報。」

黃巢哪裡聽勸？凜然說，「我是主帥，當與士卒同命，刀劍尙且不避，又何避疫病？」皮日休見黃巢堅持要去營房察看疫情，只好隨行。

兩人走進村莊，便有一種惡臭撲鼻而來，它比人畜糞臭更加刺鼻難聞。是死屍的臭味，還是瘟疫的穢

氣，還是二者兼有，混雜一氣的一種噁臭？人說，糞臭還有三分米氣，唯有這種瘟疫的穢氣，叫人觸鼻噁心。

身後的侍衛不免掩鼻，黃巢只皺了皺眉，翕動了一下鼻翼，便凜然朝前走去。村巷裡見不到行人，幾乎家家掩門，有幾隻瘦狗躺在巷子口，見有人來，疲弱無力地汪汪嗐吠幾聲，便拖著尾巴躲進了柴扉。聽到狗叫聲和腳步聲，也有幾處柴扉裡伸出一個頭髮蓬鬆、臉面骯髒，難分男女的頭來，無神的眼睛漠然瞥了一下來人，又縮回去了。

村巷兩旁的土屋蓬戶裡，不時傳來微弱的呻吟聲。黃巢一行心情都很沉重，大家不交一言地默默走著。他們記得，一個多月以前，初到這裡時，這一帶村莊還是生意盎然。雖說是貧窮襤褸，尚無病苦。想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時疫便像風暴一樣掃蕩了這一帶山村，使得村巷闃寂，丘崗上新墳累累。

士卒借住的幾處民房，疫病發生之後都搬空了。現在義軍士卒不再和村民雜居，統一住在離村莊一箭之地的幾座營寨裡。見此，黃巢和皮日休心中稍安。

黃巢一行穿過染疫的村莊，來到義軍營寨。營寨周圍照常有士卒巡邏，只是演武操課的人卻比平時少了。軍校見主帥和博士到來，停止操課上前迎接，並領著去營寨裡看望染病的士卒。

營寨有的是帳篷，有的是臨時搭蓋的木架草舍，士卒一律睡稻草鋪地的大統鋪。黃巢翻開鋪地的稻草一看，潮氣太重，挨地的草全濕漉漉的。各個營寨裡都有幾個染病的士卒臥床呻吟，與健康的士卒雜住在一起。

察看完了，黃巢囑咐軍校，立即撥出一座營寨來，專供染病的士卒居住。再不要病人和好人雜住，以免時疫更快傳播。要從士卒中找識藥、會醫的人，就地採草藥給染疫的士卒治病。中軍也要延請名醫到各營看病，但各營不要等待，能者爲醫，早防早治。

皮日休也交代說：眼下疫病流行，除巡邏守衛不能鬆懈外，操課可適當減少，騰出人力、時間，做些防病、治病的事，也給士卒以適當休息。士卒睡的鋪草要勤翻曬，保持乾燥，以防穢氣。

從淮河邊回到中軍營帳，黃巢又平添了幾分憂愁：淮水暴漲，守敵是高駢麾下驍將張璘，憑河扼險，不宜強攻。疫癘流行，一些士卒染疾，且有蔓延之勢。諸道兵馬正從四個八方滙集淮南，歸行營都統高駢節制，高駢有此強大兵力為助，將如虎添翼。久滯於此，被動挨打，凶多吉少。

皮日休現在中軍，仍稱博士，韜略上備諮詢，實際起的軍師作用。黃巢和他略一商議，所見略同，都認為不能再徘徊觀望，畏葸不前。趁諸道兵馬尚在途中，還沒集結淮南；趁士卒染疫的還只十之一二，迅急渡過河去，衝破諸道官軍的包圍，離開疫區，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

這時，有侍衛來報：張璘派使者來下戰書，現在營門外。說罷，呈上戰書。黃巢接過戰書，展了開來，和皮日休同看，只見上面寫道：

常勝大將張璘擲書手下敗將黃巢：諺云：識時務者為俊傑。今我依托淮河天險，陳兵數萬，阻扼於前；高駢將軍都統諸道數十萬雄兵，正收網合圍於四周。以汝飢病疲憊烏合之眾，必就殲於旦夕。若以釜魚乞活，窮寇來降，尚不失為明智上策，本將軍當代為奏請官職。

黃巢覽書大怒，喝令侍衛：「將投書人綁縛斬首！」

皮日休連忙阻止說：「且慢！」

黃巢怒氣正盛，皮日休上前喁喁低語，陳說了一會兒，黃巢怒氣稍解。對侍衛說：

「禮遇來使，讓他稍候片刻。就說大將軍正修書札，交他帶回。」

過了半個時辰，侍衛傳喚來使，面見沖天大將軍領取回書。來使心裡突突直跳，不知道黃巢是怎樣一

個青面獠牙，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只怕稍一觸犯，便要性命難保。他小心翼翼地走進中軍帳去，悄悄向堂上偷看一眼，原來黃巢面目並不猙獰。但頭上紮著一條帛巾，一個侍衛正服侍他喝湯藥，看來也染上了時疫。隨後，便聽見黃巢說：

「回覆你家將軍，大札已經拜讀，諸事敬悉。承蒙張將軍不棄，慨允代爲奏請官職，洽和之事，當改日面商。以上諸情，回書有詳述。」

那話語有氣無力，不像一個統率數十萬義軍的賊酋，倒像一個身染沉疴的病人。黃巢說完，便有左右侍衛捧了回書，遞給來使。來使接過回書，珍重地藏在身上，拜辭而去。

第二天晚上，夜黑無月，汩汩流淌的淮河南岸，人影幢幢，卻又寂然無嘩。一個身材並不粗壯，卻很精幹的義軍士卒，腰上繫一根刀柄粗細的大繩，身上倒背大刀，頭上頂一個碗口粗細熒熒閃光的東西，悄然入水，然後奮力向對岸游去。身後數十個彪形大漢把定那根粗繩，隨著入水士卒的游程，慢慢將手中繩索放開。頭頂那熒熒閃動的光團，指明士卒浮游的位置。這別致的指示燈，非燭，非火，而是用細絲線織成密網，囊了無數流螢做成。

這士卒在曹州黃河岸邊長大，水性極好，儘管淮河暴漲，水勢湍急，一炷香的工夫，斜衝下約一里水程，終於游到了對岸。隨後，南岸的人看見北岸那團熒熒的光亮，左右揮動了十幾下。這是密約的訊號，告訴南岸，粗繩的一端已經牢牢繫定在北岸的樹上。南岸的士卒看到訊號，也將手中把定粗繩的另一端，縛牢在近岸的一棵大樹上。隨後，南岸士卒開始入水，把定繩子，依次向北岸泅去。

這次率軍夜襲劫營的將領，是黃巢的弟弟黃揆。一來這次夜襲關係重大，關連著整個義軍下一步的安危進退。二來這次夜襲十分危險，如不成功，後無退路，援軍也無法及時渡河趕到，便只好以寡敵衆，背水一戰，結果將是凶多吉少。以此，黃巢決定派自已的胞弟率軍前往。此外，黃巢、黃揆兄弟相貌有點相

似，突然出現在江北，可起震懾敵膽的作用。而黃揆遇事心細，勝過孟楷、蓋洪，也較適宜於單獨率軍暗渡夜襲。

黃揆率軍偷渡到北岸，岸邊果然不似往常，並無官軍巡守。黃揆心中暗喜：不出哥哥和皮博士所料，張璘得到使者帶去的回書，一定以爲哥哥染病怯戰，有心洽降，而志驕意滿，疏於防範。

遠處傳來官軍營寨的刁斗聲，黃揆一時竟聽不清它打幾更，他問隨身侍衛：

「巡夜刁斗打幾更？」

侍衛聽了聽，回答：「正打六更。」

黃揆低聲喝斥：「胡說，哪有打六更的?!」

侍衛略帶委屈說：「將軍再聽聽，是打六更嘛。」

黃揆傾耳聆聽，夜很靜，官軍中軍營寨裡燈火通明，刁斗聲清晰地傳來，果然「噹噹噹噹噹噹」連敲六下，打的六更。他警覺起來，心裡犯疑：莫非張璘故意擺下迷魂陣，引我上當？莫非哥哥和皮博士估計有錯？他立即叫侍衛、士卒挨個往下傳令：

「停止前進，原地歇息。」

黃揆就近登上一個高崗，遠眺一里地外張璘的中軍營帳，只見帳內燈火通明，遙遙還傳來一陣陣猜拳行令的聲音。他知道，敵軍常用這種辦法迷惑劫營者。撲上去卻是一座空營，霎時間伏兵四起，劫營者便陷入了重圍。眼前景象究竟是眞是假？他苦苦思索。

這一兩年張璘和義軍多次交鋒，兩年前，因爲叛將畢師鐸出賣，張璘反間之計得成，大挫義軍，敗走嶺南。近來有幾次小交鋒，張璘憑河而守，也曾屢挫小股試渡的義軍。昨日下書，驕橫恣肆之態畢現紙上。得到使者回報，知黃巢哥身染時疫，又親筆遺書洽和，只能更增張璘驕橫之心。目前，他是小人得志，忘

乎所以，這中夜飲宴，錯打更鼓的事完全可能發生。他暗自揣摩：此刻時正中夜，該打三更。主將公然夜半飲宴，巡更士卒當然也可以偷偷喝酒，酒意朦朧，也許就把兩個三聲刁斗連在一起打，成了六更了。想到這裡，他心中豁然開朗，立即斷然向後傳令：

「急奔向前，直撲中軍營寨！」

張璘得到使者回報：親自見到黃巢，他頭紮帛巾，說話有氣無力，正染時疫。又得黃巢親筆回書，願意洽談求官之事。心中大喜，以爲大功垂成。今天上午，他親修書信一封，派使者急送揚州，向高駢告捷，也請高駢轉奏朝廷，立即爲黃巢求官。

告捷信送出之後，下午張璘便在中軍帳內置酒飲宴，此刻時已中夜，而酒興未闌。張璘和畢師鐸坐在對席，兩人都是有名的酒桶，都說喝酒從來沒遇到過對手。飲到中夜，每人都喝下了大半桶酒，早已有了八分酒意，但都不認醉。畢師鐸是酒色之徒，一面一杯一杯往肚裡灌，一面意猶不足說：

「可惜軍中無女樂，喝得不盡興。要是有美麗女子斟酒，我能多、多，喝、喝下一桶去！」

張璘眼珠子也喝紅了，說：「滅了黃巢，你我都是頭等的功臣。揚州城裡多的是美、美女，我和你挨門挨戶挑、挑……」

二人正喝得酣暢，突然，帳外傳來嘩啦的拔刀聲，守衛士卒大聲發問：

「誰！做什麼的！」

「黃將軍應張將軍之約，前來洽談。」

答話的人似乎不顧守衛士卒的阻攔，一面答話一面長驅直入。守衛士卒似乎在後面趕著問：

「哪個黃將軍?!」

帳內的人被驚動了，不再鬧酒，都靜聽著動靜。但沒等他們明白是什麼事，已有一夥人闖進帳來。守

衛士卒一直追到帳內來問：

「到底是哪位黃將軍?!」

來人中一位長身英武的青年將軍揚刀朗聲說：「名震遐邇的黃巢將軍！」

這一聲像霹靂轟頂，將帳內的官軍都震懵了。畢師鐸借著朦朧的燭光向來人一望，果然黃巢從天而降，尊神一般佇立在面前。自他叛了義軍，歸降高駢以來，雖然享了一些安樂，可是，一想到黃巢就不免心神不安。常常夢見和黃巢狹路相逢，黃巢橫刀怒目，喝道：「叛賊休走，吃我一刀！」說著，那雪亮的大刀便向他頭頂砍來。畢師鐸一面逃走，一面告饒說：「哥哥饒命，不是小弟負義，人生在世不就爲的富貴二字嗎？你要歸順朝廷，那富貴更要賽過我。」黃巢哪裡肯聽，一面揮刀追趕，一面大聲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又似乎是在冤句家鄉，小時候二人在曬場上比武玩，畢師鐸怎麼也打不過黃巢。黃巢不只是兩隻鐵拳了得，飛身前踢，轉身後蹬，那兩條飛毛腿更是厲害。「嘭」腰上挨了一腳，他正要移身後退，還沒挪步，「梆」胸口又挨了一記有力的後蹬腿。他捂住胸口，疼得冒汗……醒來時，果然渾身汗濕。

畢師鐸帶著醉意，懷著素來對黃巢的敬畏，以及叛降之後心中隱隱的疚懼，兩腿一軟，不覺跪了下去：

「黃巢哥，不知你夜裡到來，有失迎接。咱哥們算又走到一塊兒來了。」

張璘見畢師鐸認準來將是黃巢，也就信了。在黃巢面前，他的酒已嚇醒了一半。他比畢師鐸清醒得多，嘩地拔出刀來，冷冷說：

「既是洽降，爲何身帶刀兵士卒，夜半直闖中軍帳?!」

來將怒目說：「誠心而來，以刀相迎，是何道理！」說著，手裡的大刀已飛向張璘，張璘退後一步，舉刀一迎，兩刀噹啷相交，火花直冒。

突然，畢師鐸大叫：「他不是黃巢，是老四黃揆，我們中計了！」

畢師鐸這一聲驚恐的大叫，使張璘猝不及防，悚然失手，被黃揆一刀劈到頸上，鮮血直流，當場斃命。做了個半醉半醒，不明不白，糊糊塗塗的刀下鬼。

黃揆一刀劈死張璘，畢師鐸嚇得一身酒都做冷汗出來，那頭腦倒清醒了。他知道，這裡不是戀戰的地方，拔出刀來砍倒幾個擋路的義軍士卒，一聲唿哨，招呼了跟隨他的幾十名侍衛，殺出帳去。

黃揆殺死了大將張璘，再來戰叛將畢師鐸，畢師鐸已走出帳外。黃揆趕出帳去，只見畢師鐸和數十名侍衛飛身跳上拴在樹林裡的馬匹，砍斷繮繩，疾馳而去，轉眼消失在暗夜裡。

一來黃揆渡河劫營，沒帶馬匹；二來他要率領義軍士卒占領官軍北岸中軍營帳，並立定腳跟，以接應大隊義軍渡河，不能輕騎前去追趕畢師鐸。只好恨恨地跺腳說：

「畢師鐸叛賊，今天叫你僥倖逃了一條狗命！」

這時，帳內帳外殺聲震天。張璘主將營帳周圍本來駐有上萬名官兵，而黃揆率領的夜襲義軍不過千人。然而，這是一個沒有星月的暗夜，伸手不見五指，官軍夜半驚醒，只聽得一片喊殺之聲，不知道來了多少義軍。加上主將張璘已死，失了指揮。又有人喊：

「黃巢親自率領大隊人馬，殺過河來了！」

一時間，官軍將士亂做一團，哪還有心思戀戰？那些副將、校尉，好一點的，還能勉強掌握住帶領的隊伍，率著自己屬下的千百士卒向東往揚州方向潰退。那些次一等的，便將不顧兵，兵不顧將，各自逃命。

黃揆且不去追殺潰逃的官兵，先就地放了一把火，將張璘的營帳燒著，以爲劫營得手之號。南岸義軍早已準備好竹筏、木排等搭浮橋的材料，只等北岸舉火，中軍令下，便開始搭浮橋渡河。

天明時分，淮河上已經搭起幾座臨時便橋，先渡步卒，後渡馬隊，輜重病員最後過河。

黃巢過河後，迅速紮下中軍，正準備召集諸將，計議迎敵諸道趕來淮南，圍攻義軍的隊伍。忽有探卒來報：高駢屢得張璘捷報，以爲義軍指日可平，又怕諸道兵馬奪他功勞，便奏請皇上遣返諸道兵馬。那些兼程趕赴淮南協同圍攻義軍的各道兵馬，已經中途返回駐地了。黃巢得報大喜，以手加額，哈哈大笑，慶幸地說：

「天助我也！」

黃巢即命左右，取來紙筆，自草檄文，通牒諸道藩鎮。他寫道：

> 張璘伏誅，高駢失勢，義軍六十萬，頃已渡淮。彎弓射日，箭在弦上。藩鎮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洛陽，即至京邑長安。自欲問罪於朝廷，於衆人無預也。

【注釋】

① 河中：府名，在山西晉地。子晉，即王鐸，以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又封晉國公，故稱。

# 十二

淒楚動人的玉笛聲，像太液池那一湖寒水般澄明，穿過宮牆，汩汩流向遠方。

幾個在太液池畔打掃落葉的宮女，爲笛聲所動，不免駐帚聆聽。

「誰在太液池的蓬萊亭裡吹笛？這笛子吹得眞好，一定是太常寺梨園中的能人。」

「哪是梨園子弟，是皇上在吹玉笛。」

「可惜他是皇上，要在梨園裡，準能名列教坊第一。」

另一宮女忙掩她的口：「快別胡說，叫皇上聽見，不知要惹出什麼禍來。」

她卻推開那宮女的手，微笑著，毫不在意地繼續說：

「沒事。有一次打毬，皇上就親自對小內侍石野猪說：『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石野猪玩笑地回答：『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落第。』皇上笑笑而已，並不怪罪。」

「調子怪淒涼的，好像是吹的〈歎百年〉。」

「可憐，黃鸝姐姐死了之後，宮裡再沒有別人唱得好這支歌了。」

…………

朕怎麼不知不覺又吹起這支哀婉淒清的〈歎百年〉來了呢？耳畔彷彿響起一個水一樣柔和深情的聲音：

歎百年，歎百年，

歲月匆匆如逝泉。

花落御溝隨水去，

## 紅顏暗老有誰憐？

…………

可惜，她眞的像花落御溝一般，隨水去了，空留下太液池畔一個青冢。朕空吹著玉笛，宮中空有粉黛三千，卻沒有一個女子的歌喉能像她一樣動聽，能唱著〈歎百年〉和朕的玉笛相和。

他至今也不明白，黃鸝爲什麼要攬裙赴清池，輕率地了結她的一生。她在先皇暮年時入的宮，還沒有來得及承上恩寵雨露，先皇就駕崩了，這當然是她一生的憾事。但皇宮待她一向不薄，賜以別館居住，供奉不缺。也許她「豆蔻梢頭二月初」的時節已過，但畢竟也還在「一弦一柱思華年」的年華，並非人老珠黃。唉，她爲什麼要輕生呢？

他不免有點悵惘，從嘴邊拿下玉笛來。這是不久前高駢交中使從揚州帶回的一管笛。古製笛秘法稱：竹生雲夢之南，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浮。此笛便是按製笛秘法，取適期而伐的嘉竹做成，所以笛聲清越而厚實。此外，笛上還刻繪有錦紋花飾。又以揚州蕃商麕集，多舶來珍寶，笛上飾有外蕃寶玉，並墜著貫串珠玉的瓔珞。

他把玩玉笛，愛不釋手。由眼前的玉笛，想到遠鎮淮南的大將高駢，想到與玉笛一道進呈的捷報：「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

但願皇天后土、列祖列宗保佑，眞如高駢所奏，不日平定黃巢鹽賊之亂，那時天下承平，朕要派遣花鳥使在天下廣選絕色善歌的美人，四海之大，不愁選不出色藝賽過黃鸝的女子……

「皇上，東都來人了，有急事面奏。」

僖宗正想得入神，想得得意，竟沒有聽見小內侍的稟報。那小內侍不得不提高嗓門，又說一遍：

「皇上，東都來人了，有急事面奏！」

他很不高興有人打斷他的沉思，眼也不抬，臉色不懌地說：

「沒看見朕正吹玉笛嗎？什麼事不能等明天上朝時稟奏?!」

小內侍戰戰兢兢地說：「來人是東都宮室總管，他說事急燃眉，要立奏皇上，不能等到明天上朝再奏。」

事急燃眉？危言聳聽！是不是火燒眉毛那樣緊急，等會朕要辦他欺君之罪！他皺了皺眉：

「傳來人就到蓬萊亭見駕。」

隨即一隻畫舫咿咿呀呀搖著，窸窸窣窣地擦著船兩邊乾枯的荷葉向岸划去。轉眼又咿咿呀呀、窸窸窣窣地回來。畫舫剛一靠近小島，便有一個中年太監和一個小內侍一齊從船上跳了下來，疾步登上蓬萊山。來到蓬萊亭前，見了唐僖宗，中年太監撲通一聲，雙膝跪下，俯伏於地，奏道：

「啓稟聖上，大事不好，黃巢賊軍攻進了東都。奴婢倉皇逃出，特來稟報。萬歲爺快快調兵遣將，把好潼關，要不，很快便要危及長安了。」

僖宗兩手顫抖著，手中的玉笛叭達一聲，掉到地下。小內侍連忙上前拾起，幸好竹管及珠玉瓔珞都沒有摔壞。僖宗兩眼發直，呆愣了片刻，才問：

「爲何你來稟報，東都留守不來稟報?!」

太監磕下頭去，說：「巢賊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已經率百官降賊了。」

又是一個惱人的消息！此刻，僖宗心裡又氣又急：兩個月前，還收到高駢進獻的玉笛和捷報，以及請朝廷遣返赴淮南援兵的奏章。想不到轉眼之間，賊軍便突破了淮河天塹，攻陷了東都洛陽。難道這高駢將軍國大事，當作兒戲嗎?!他想起盧携、田令孜在御前保荐高駢的那些溢美之詞，憤憤地想：全是些虛誑不實之詞！

僖宗板著臉，大聲對身邊的小內侍說：「詔中尉田令孜即來見駕，不得遲延！」

田令孜的府邸在大明宮南面的永興坊，出大明宮的正門丹鳳門向南直走，經過兩個街坊，便到永興坊。田府崇樓華宇，園林池苑之美，爲長安王公宅第之冠，幾乎可以和帝宮匹敵。府前有虎賁帶劍守衛，府內僮僕歌女成群。

田令孜因扶僖宗登位有功，又善於伺候皇帝玩樂，深得聖上寵幸。於是，他便倚寵暴斂，販鬻官爵，明收賄賂，無所不爲，幾年來積聚金銀珍寶無數。他在後園鑿一口井，用金玉做井欄，鑄銅爲井蓋，親掌鎖鑰。將斂聚的金銀珠寶，全部投在井中，一來這是一個堅固的地下金庫，不怕失竊；二來可汲金玉之水飲用。按道家的說法：「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煉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東晉葛洪《抱朴子》）

此刻，田令孜正坐鎮後園金井旁，親自監督僮僕掏取井內的金銀珠寶裝箱。近來，關東義軍聲勢愈熾，這幾日他又得到驛報，黃巢軍已攻陷東都，即有逼近潼關之勢。他得趕緊將這些財寶取出，轉移到蜀中去。

僮僕們自到田府以來，每天只見將金銀珠寶投入井中，從沒見從井中掏金，不免覺得奇怪。一個平日尚得歡心的僮僕問：

「大人，從來只往井裡藏寶，今日爲什麼從井裡掏金呢？」

田令孜當然不能對僮僕們說，東都失陷，長安吃緊的話。但怎樣掩人耳目，安定人心呢？他情急智生，一番冠冕堂皇，又能蒙混衆人的話湧上心頭，於是，從容問衆僮僕：

「你們知道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煎金棄渣的故事嗎？」

那些掏金的僮僕，一個個茫然搖頭。

「李德裕當年用金銀珠玉、雄黃朱砂，摻雜在羹裡，煎汁喝。一杯羹，費錢三萬。煎服三遍，就將殘

金作爲藥渣倒掉，叫『煎金棄渣』。我將這些金銀珠寶投放井內，泡水喝，已有多年了，不也該掏井棄渣了嗎？」

衆僮僕聽田令孜這樣說，也就信了，一個個伸出舌頭來，半天縮不回去。好闊綽的官人，把這麼多琳琅滿目的金銀珠寶掏出來，當藥渣倒掉！只不知大人將藥渣倒往何處，讓不讓別人撿拾？然而，哪個敢問？

田令孜見衆僮僕果然被他的一番話唬住了，沒有識破他的機關，正在暗暗得意，卻有左右來報：

「宮中內侍要見中尉，宣示聖諭。」

要是別的大臣聽說有聖諭，那得馬上大開中門，備了香案，跪迎詔旨。田令孜卻若無其事，不緊不慢地說：

「叫那內侍來後園見我。」

那奉旨內侍來到後園，見了田令孜，不但不揚聲高呼田令孜接旨，反而到他面前跪下，低聲下氣地說：

「稟中尉大人，聖上傳大人去見駕呢。」

田令孜也不動一動身子，端坐著說：「回聖上，我手頭正有件事情辦著，脫不開身，遲個半天，晚上我再進宮。」

「大人，皇上要你立即進宮，不得遲延。」

「什麼事情那麼緊急，遲半天都不行?!」

「小的也不淸楚。反正皇上樣子很著急，面有怒容，似乎眼角還有淚痕。」

「哦——」

田令孜驚異了，皇上是個喜歡玩樂的人，生性開朗，連父皇懿宗駕崩，他也沒有落幾滴淚，今天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使他飲泣呢？再說，皇上也從不強詔田某如何如何，今天語氣爲何不同往常，顯得決斷而

嚴厲？

他感覺出今天事情有點異樣。東都失陷的噩耗傳來，他的心情有點沮喪。此事鎮守淮南的節度使，新任諸道兵馬都統高駢罪責極大。而高駢又是盧携和他田令孜在皇上面前極力保舉的人。如今淮河不守，東都失陷，叫他如何向皇上稟報呢？他這幾天極力隱瞞此事不報，一面暗暗做著應變準備。一是專使急馳成都，知照他的胞兄陳敬瑄，現任西川節度使，準備好行宮，以待皇上幸蜀；一是暗暗將他多年收刮的金銀財寶轉移入蜀。

莫非東都宮廷裡有人逃來長安，進宮逕向皇上稟報了噩耗？莫非朝中另有大臣知道東都不守之事，在御前奏明了賊情？此事非同小可，是得趕快進宮去。

他身爲神策軍中尉，掌管軍機秘要的樞密使大臣，如此緊急重要的賊情，不先奏報皇上，卻讓皇上從旁道知情後，再來召他詢問。事情到這步田地，去見皇上，實在有點尷尬。幸好，他早已安排了退路，不致事到臨頭，措手無策。

早在今年三月，黃巢軍逼近江淮，有覬覦東西兩京之意，那時田令孜便慫恿皇上，再次以擊毬賭賽，重定三川節度使，陰爲他日皇上幸蜀之計。

正是春暖花開時節，田令孜代聖上親書賞格，用上玉璽，立於毬場。僖宗在田令孜陪侍下，按轡入毬場，左右神策軍諸將迎拜於兩側。僖宗駕入毬場旁的講武榭，升御座。參加賭賽的三節度當時都是神策軍中的大將，都是田令孜左右的心腹人，他們是田令孜的胞兄陳敬瑄（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年隨義父入內侍省爲宦官，隨義父改姓田）、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勖、羅元杲等人。四人在御前羅拜之後，各自立馬毬場兩旁，以待命。

田令孜代皇上讀賞格：得第一籌者賞西川節度使，得第二籌者賞東川節度使，得第三籌者賞山南西道

節度使。

讀完賞格，都教練使放毬於場中，賭賽正式開始。四人擊毬，賭三川，必有一人落選，所以個個爭先，催馬搶毬。陳敬瑄首先得毬，一杖擊過毬門，得了第一籌，奪得西川節度使。其餘三人再繼續擊毬，楊師立得第二籌，奪得東川節度使，牛勖得第三籌，奪得山南西道節度使。

當時表面看來是一場迎春取樂的毬場賭賽，博得一旁看毬的僖宗喜笑顏開，今天卻成了他一條穩穩當當的退步之路。他可以去見皇上，勸他不要惶急，且放寬心懷，長安危急，可以御駕西南行，到成都去過安穩日子，然後再圖恢復。那裡棧道難行，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賊軍是進不去的。當年安祿山叛亂，玄宗不就幸蜀以避之嗎？

至於荐舉高駢失策，可以將罪責推到盧携身上去。這幾天盧携見賊情日熾，高駢不足恃，預感情勢不妙，已經稱疾不出，正好委罪於他。他曾經當著皇帝的面說過：「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自己不過是附和盧携之議而已。至於得過高駢進獻的金銀珍寶一事，也無須擔心追究。高駢進獻的金銀珍寶，盧携也得了不少，皇帝就得到更多，彼此彼此。

田令孜想好見皇上的對策，定下心來。他叫小內侍先回宮，聲稱自己隨後就到。然後關了井蓋，重新鎖嚴，對掏井的僮僕說：

「我要進宮面駕，這井改日再掏。這金湯玉液之渣，乃是仙物，不能隨地拋棄，以免褻瀆神仙。暫且鎖進庫房，嚴密看守，以後擇一黃道吉日，再專車送走，捐之仙山。」

眾僮僕哪知是計，都唯唯聽命。

長安城南，緊鄰南側門啓夏門，有一街坊叫通濟坊，它的北面隔一個街坊便是有名的禪寺慈恩寺，內

有遠近馳名的大雁塔。

通濟坊內設有一個普救病坊，專門收容長安城內的貧病乞兒，捨以飯食，施以醫藥，教以謀生技藝。年漸弱冠，看看長成，再放他們到市上去謀生、成家立業。長安府尹委置專使管理病坊。

唐朝初年，以至盛唐，國力殷實，政治清明，像普救病坊這樣的慈善場所，也還有名有實，做了一些好事，扶養和醫治了一些貧病無靠，流落街頭的乞兒，以迄長成。到了季唐，朝政腐敗，國力中衰，官吏貪鄙。朝廷既撥不出大筆款項來資助普救病坊，病坊使也無心慈善，倒藉此營私。於是，「普救」二字便徒有虛名，以至奄奄一息，幾乎辦不下去了。

前幾年普救病坊新來一個病坊使叫馮山。他本是京邑一個市井之徒，排行第三，原名馮三，以後發了跡，花錢買了個官，名字也諧音改成官名馮山。

馮山上任，到普救病坊一看，不覺涼了半截。坊裡穢氣觸鼻，院子裡全是一些襤褸的乞兒，滿目瘡痍。花錢買官，想不到買的是一個叫花子頭！

但是，馮山是一個雁過拔毛，絕不肯吃虧的人，既然花錢買了官，那就得一本萬利地把它撈回來。他忽然想到，給這些乞兒捨了飯食、醫藥，總不能白養活他們，何不叫他們也做些活計？於是，他請了幾個工匠，買了一些綢絹，便讓那些年紀輕輕，並無重病的乞兒，學做絹花，拿到市上去賣。普救病坊便成了馮山辦的一個絹花工場，賺的錢都進了他的私囊。

一日三餐，馮山捨給乞兒們的不過是一點能照見人影的稀飯，每天賣絹花收回的卻是白花花的銀子，眞是何樂不爲！從此，長安街頭只要出現年輕的乞兒，馮山就把他拉到普救病坊去做活。有些乞兒覺得在普救病坊還沒有在外面討要吃得飽，整天還要關在坊裡白做活，又累又不自在，便偷偷逃了出去。馮山哪裡肯放，派人一個個抓了回來。可是，有些乞兒老了，病重了，不能做活了，便把他們推出去，讓他們凍

餒死於溝壑。

有一天早飯時候，乞兒們每人喝完土鉢內那半鉢稀湯，猶自用舌頭舔著嘴角，圍在那兩只空粥桶周圍不走。馮山手拿皮鞭驅趕衆人，大聲吆喝：

「你們這些填不飽的飯囊，都給我做活去！」

一個病風痺，兩手微拳的乞兒，行動遲緩，走得慢些，被馮山一鞭子抽倒在地。馮山氣猶未解，也是殺雞儆猴，一面用鞭子繼續抽打倒在地上的乞兒，一面嘴裡罵道：

「你這個貪吃懶做的賤種，我叫你吃鉤筍乾炒肉！」

那乞兒被打得在地下亂翻亂滾，鬼哭狼嚎。叫嚷聲驚動了路過的一個和尙，那和尙走進病坊，見了馮山鞭打乞兒的情狀，兩手合十，打個問訊，說道：

「善哉，願施主慈悲爲懷，少施鞭笞。」

馮山停下手中鞭子，瞥了一眼和尙，只當他是來化緣的，不耐煩說：

「我這滿院乞兒，一個個都是餓死鬼投的胎，餐餐飯吃不夠，哪有多餘的打發和尙！」

和尙道：「貧僧是前面慈恩寺和尙，小寺雖不宏敞，粥還是有喝的。適才路過此地，聽到院內鞭笞哀叫之聲，出家人慈悲爲本，於心不忍，這才進來看看。敢問施主，何事鞭打這個乞兒？」

馮山聽他說是慈恩寺的和尙，臉色變得和順起來。他知道此寺是唐高宗做太子時，爲報母后之恩而興建的，唐朝名僧玄奘法師在這裡譯過西天取來的佛經。慈恩寺的和尙和朝廷官員都有來往，得罪不得。於是，歎了口氣，假裝無奈地說：

「唉，長安府委我做這個病坊使，眞不是一個好差使。像這個乞兒，我把他收留進坊，每天飯總吃不夠，事卻不能做。官府撥給這個病坊的錢糧少得可憐，他們不做活賺錢，補貼幾個，哪來飯吃呀！」

和尚走上前去，見那乞兒雙手半拳著，便說：

「這乞兒病風痺，要施以醫藥，予以診治，若不然，他如何能多做活呢？」

馮山又歎了口氣說：「飯都餬不了口，病坊裡哪還有更多錢置醫藥？不過市上買點草藥，熬點藥湯，大家喝喝，也不見效。」

和尚說：「貧僧略知醫術，救人治病，勝造浮屠，且試試看。」

和尚當即提起手中拐杖，在乞兒兩手的手臂、手指、手掌、手背上輕輕震敲起來。和尚閉目運氣，那手杖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有徐有疾，微微振擊。那乞兒初時驚詫，進而露出舒坦的面容，半個時辰之後，那多年微拳的雙手，竟然能夠伸直。他從地下一骨碌爬起來，叩謝了和尚，便高高興興地入內紮絹花去了。

這種神奇的治病法，使馮山大爲驚奇，他想一定是佛法所致。如果和尚能普施佛法，治好這些乞兒的痼疾，則他們做活會更快更好，絹花工場會更賺大錢。想到這裡，馮山笑容可掬地對和尚一揖說：

「高僧眞是西天活佛，禪杖法力無邊，馮某大開眼界。坊內乞兒痼疾甚多，請高僧以後多多光臨病坊，一個一個都治一治，如何？」

和尚也笑著說：「禪杖治病，不過振擊傷病處的上下四旁，使氣血流通，鬱結四散，而病痛漸愈，並非全憑莫測的法力。然而，此法看似簡單，練到神化地步也不易，貧僧從小得高醫指點，學得此術，苦練數十年，才有此效驗。不過，貧僧是出家人，以修行爲主，並不經常行醫，偶遇貧病無告的人，慈悲心發，才一行此術。」

馮山又連連施禮懇請說：「普救病坊這一二百個乞兒，都是貧病無告的人，高僧就發發慈悲，救治救治他們吧。」

和尚見馮山心誠相求，果然動了惻隱之心，答應以後常來普救病坊，給貧病乞兒治病。

好在慈恩寺離普救病坊不遠，向南走過一個街坊就到，和尚來往方便。出家人除坐禪外，每天並無他事，也有工夫。和尚除主要用禪杖除病祛痛外，還雜施藥草，年把時間，乞兒們的沉疴痼疾，一個個都有好轉。絹花工場的生產更加興旺，馮山得利倍增，心裡也暗暗高興。和尚屢屢勸戒馮山行善積德，以修來世。馮山是一個只顧今生，哪管來世的人，但爲了讓和尚看得過去，三餐粥到底煮得稠些，鞭打乞兒的事也比前少些。這樣一來，普救病坊倒也相安無事。

僻處城南陋巷，一向冷冷清清，人們平日掩鼻而過，或繞道躲開的普救病坊，近來卻變得熱鬧起來，幾乎門庭若市。造訪普救病坊的還不是普通百姓，竟都是長安豪富，以至達官貴人的管家。馮山暗暗慶幸福星高照，財神臨門，整天春風滿面，忙出忙進，應接不暇。

原來，那天僖宗得到東都逃來的太監奏報，知道洛陽已經失陷，黃巢軍正直驅潼關，急召中尉田令孜和宰相們進宮計議禦敵之策。大盜將至，禦敵無策，僖宗不禁對著大臣，凄然泣下。田令孜引天寶年間，安祿山叛亂，玄宗幸蜀以避之的故實，奏請僖宗移駕西川成都，暫避賊鋒。宰相們知道田令孜的用心，譏刺說：三川帥臣，都是田中尉心腹，今日皇上幸蜀，較之昔年玄宗走成都，就更有準備了。田令孜心虛，默然無語。僖宗雖是童昏，而今也十八歲了，究竟知道安居長安帝都，舒適快樂得多，而播遷三川邊邑，難免艱苦備嘗。對於田令孜不戰而走的奏議，心中也不悅，便不顧田令孜的面子，說：

「幸蜀之事，以後再議。卿且發關內諸鎮兵馬，及左右神策軍爲朕死守潼關。」

賊情緊急，把守潼關，拱衛京都，刻不容緩。田令孜身爲神策軍中尉，怎好推辭。只好自陳願爲都指揮把截使，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

那些神策軍士，都是長安富貴人家子弟，賄賂宦官田令孜，才得補入這支皇家禁衛軍軍籍。平時厚得薪俸，鎮日不過打毬鬥雞取樂；或者穿著華麗的衣服，騎著高頭駿馬，在長安街頭耀武揚威，欺負老百姓。

這些人從來沒有經過戰陣，一旦聽說黃巢六十萬大軍逼近潼關，要徵發他們去把關殺敵，一個個都嚇得要死。

兒子怕血灑沙場，父母怕嬌兒殞生，聽到出征的號令，一個個畏死怯戰，去潼關幾乎成了去鬼門關，父子家人相聚而泣。此刻，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普救病坊，都帶了金帛到坊裡來雇乞兒代他們那些膏粱子弟出征。

那些乞兒被好話蒙騙，爲利所誘，糊里糊塗也就去了。有幾個頭腦清楚一點的，不願去賣命替死，也由不得他們，被強拉了去。那雇人的金帛，多少給一些那些替死的乞兒，大部分落進了馮山的腰包。那些乞兒哪會舞刀射箭？不過到神策軍裡補個名字，頂個人數罷了。

慈恩寺和尙隔個三、五天，必到普救病坊走走，用手中禪杖，也用遠從終南山採來的草藥，爲乞兒治病，因那禪杖治病格外神奇靈驗，貧病的乞兒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禪杖大師」。

這一次，禪杖大師因去終南山採藥，幾乎一旬沒到普救病坊來。等他携了禪杖，帶了終南山採回的許多好藥再來普救病坊，立刻覺出坊內有些異樣，原來近二百個乞兒，現在只剩下幾十個了。禪杖大師驚異地問馮山，那些乞兒都到哪裡去了？馮山花言搪塞說：

「師傅醫術高明，法力無邊，年來診治，乞兒們沉疴痼疾都已痊癒，紛紛要求離開病坊，自立謀生去了。」

老禪師半信半疑，連連搖頭說：「哎，這如何使得！這些乞兒從小飢寒交迫，身體羸弱，患有多種疾病。年來貧僧不過治其標，遠未治其本。沒有三年五載，怎能輕言『痊癒』二字，他們又如何能自立謀生？」

老禪師和馮山正說著話，一個衣著講究，大大咧咧，但舉止粗俗的漢子走了進來。他不管別人正說著話，進門就大聲大氣地問：

「病坊使，我家老爺交辦的事情，辦好了嗎？」

馮山一見來人，馬上丟下老禪師，滿臉謙恭的笑容，連腰也直不起來了，迎了上去，連連說：「大管家放心，京兆尹大老爺交辦的事情，都辦好了，只等大管家來領人。」

馮山說著，便引大管家入內。須臾，二人并肩出來，身後跟著一個衣衫襤褸的乞兒，細看手脚還有點強直，走路微跛。

馮山諂笑著問：「大管家，我給你挑的這個人，不錯吧？」

大管家並不正眼看他，說：「什麼錯不錯，矮子裡面挑長子，眼前這一群就算他還強點。花生剝了殼，好賴算個仁（人）吧。」歎了口氣，又說：「唉，都怪我家老爺三心二意，開始勸他出錢雇個貧兒代公子出征，他一本正經說：『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怎能雇人代公子出征呢？』以後，禁不住夫人大吵大鬧，公子苦苦相求，又見朝中許多重臣都到普救病坊來雇貧兒代子出征，這才動了心，叫我來辦此事。好一點的都早讓人家挑走了，也就只好要這個蹩脚貨哩。」

大管家說著從身上掏出一錠銀子來，遞給馮山說：「這錠銀子是我們老爺專賞給你的，這貧兒的佣金，去了之後，我們再另外給他。」

馮山假惺惺地推讓不受，說：「替長安府尹老爺辦事，是卑職的本分，怎敢收他老人家的銀子？」

大管家手一揮說：「賞給你，就收下吧，老爺家也不缺這幾兩銀子。再說，普救病坊和乞兒本人收了佣金，這便是名正言順的雇人代行，不怕人閒話。要不朝中那些諫官又要參上一本，告我家老爺倚勢拉伕了。」

馮山諂笑著說：「如此，我就謝府尹老爺的賞賜了。」

這時，乞兒一眼看見了在庭院裡佇立的和尚，喊道：

「禪杖大師，小人就要遠行了，老佛爺給小人最後再治治這不爭氣的寒腿吧。」

禪杖大師認得這便是他第一次到普救病坊，遇見的那個患風痺症，兩手拳曲不能伸直，兩腳走路也很艱難的乞兒。禪杖大師迎上去，詫異地問：

「你要遠行，到哪裡去？」

乞兒彷彿還有幾分得意：「當神策軍，到潼關看看去。」

禪師從終南山採藥回來，就聽人說，黃巢義軍逼近潼關，御詔神策軍出征守關，神策軍中許多富豪子弟害怕出征，紛紛以金帛雇長安市上貧兒代行。他聽後將信將疑，今日眼見，才知確實如此。便對馮山和那大管家說：

「二位施主官人，這乞兒患風痺症，經年來診治，略有起色，但遠未痊癒。這種人如何能出征打仗？」

乞兒聽了禪師的話，惶恐地說：「打仗？不是說神策軍只跟隨皇帝左右，不打仗嗎？」

大管家按捺住一腔怒氣，輕蔑地看了和尚一眼，問馮山：

「這是哪裡來的和尚？」

馮山如實答道：「這位是慈恩寺的禪師。」

大管家不冷不熱地說：「出家人不在寺裡念經修行，到這普救病坊來管什麼閒事?!」一面說，一面不停步地引那乞兒，要出門去。

和尚手拄禪杖，上前阻擋說：「我治他一年，風痺剛有好轉，如此送他上戰場，是白送他性命！」

馮山正色說：「禪師，這是長安府尹蕭大老爺要的，代府尹公子出征的人，禪師不可阻攔。」

和尚用手中禪杖頓著地，大聲說：「長安府尹更不能做這種欺蒙天子，傷天害理的事！」

那乞兒這時也畏葸地直往和尚身後躲，說：「打仗我不去，我不會打仗。」

大管家變了臉色，跺著脚嚷道：「反了，一個和尚敢管長安府尹的事！來人哪，把老爺花銀子雇的人帶回府去！」

門外立刻進來幾個如狼似虎的家人，輕輕一推，將和尚摻倒在地，然後像鷹擒小雞一樣，將乞兒挾走了。

和尚從地下爬起來，兩手合十，祝禱上蒼：

「阿彌陀佛，懲罰這些傷天害理的人！貧僧要攔駕告御狀，告長安府尹蕭廩縱奴爲惡，上欺天子之罪！」

幾天後，長安城章信門前，馬鳴蕭蕭，凜冽的北風吹捲著軍旗，獵獵作響。二千八百名神策軍弓箭手，正列隊門樓下，準備出守潼關。他們大都身衣重裘，鞍馬華麗，就是召雇代行的貧兒，也都備上了新馬新裝，以與神策軍的身分相稱。然而，軍列並不嚴整，士氣也不高昂。他們在等待著僖宗皇帝親自校閱這支隊伍，然後開拔。

此刻未及午時，皇帝校閱的時間還沒到，那些過慣優游生活的神策軍將士不耐久等，有的便下了鞍，或倚馬而立，或席地而坐。有的甚至從馬背的行囊中，掏出果點來吃，一面閒話。那些召雇代行的貧兒混雜其中，雖經過短期訓練，勉強能夠騎馬，畢竟不耐久乘馬背。開始，他們盡力拘管自己，不敢隨意下馬，以後看見那些老神策軍將士下馬歇息，也便悄悄溜下馬背，不過，還不敢同樣吃果點、閒話。那些出身高貴，又立志報效朝廷的久仕神策軍的將士，是正眼兒也不瞧瞧這些召雇代行的新兵的。

過了一會兒，慈恩寺內那口大鐘喤喤響起，午時到了。章信門前同時響起轟轟的號砲。樂工開始奏〈秦王破陣樂〉，那樂曲以漢樂爲本，又融入龜茲之樂，聲韻慷慨。鼓樂聲中，又有武士一百二十八人在章信門前列隊，披甲執戟而舞。來往疾徐，作擊刺交鋒之狀，隊形瞬息數變，舞象發揚蹈厲。

隨後，一隊武賁開道，旁張繡龍旗幡，在神策軍中尉田令孜、神策軍將領張承範、王師會簇擁下，僖宗皇帝騎御馬，自章信門中馳出，緩轡向等候校閱的神策軍出征隊伍走去。

這時，那些或倚馬而立，或席地而坐，吃果子、閒談的神策軍將校士卒，早已翻身上馬，擺成陣勢，勒馬迎候。並隨著旗幡的擺動，作簡單的陣勢變化。

御馬馱著僖宗漸漸走近，歡呼萬歲之聲，突如驚濤驟起，那幾千匹戰馬被喧囂的萬歲聲感應，一齊蕭鳴叫起來。僖宗乘騎的是一匹毛色金黃、高大剽悍的黃驃烈馬，應和著蕭蕭的群馬嘶聲，也揚蹄咴咴而鳴。僖宗立即兩手緊緊帶住馬繮，雙脚緊蹬馬鐙，身子貼在揚蹄而立的烈馬上，臉上全無懼色。隨後，黃驃馬放下四蹄，繞著檢校的神策軍隊伍疾馳起來，那馬勢如追風，彷彿蹄不點地，把那一大隊扈從遠遠甩在後面。那些扈隨的大臣、武賁，一個個提心吊膽，卻又無可奈何，因爲他們座下的馬都趕不上那黃驃御馬良駿，無論怎樣鞭打也追不上那黃驃御馬，他們沒法從兩旁去夾持護衛那正在馳騁的御騎。

那數千迎候御駕校閱的神策軍將士，此時卻禁不住齊聲喝采起來，群情躍動：

「這是皇上登極六年以來，第一次親自校閱兵馬吧？皇上的騎術倒眞不錯，比得上神策軍中最好的騎手。」

「皇上鎭日騎馬打毬，騎術當然不賴。」

「皇上今年十八了吧？神采飄逸，倒正當年。」

「往朝不是有御駕親征的事嗎？皇上又不是年老體衰，或不會騎馬射箭，要能率領御林軍御駕親征，這潼關還能守得住，亂賊還可望不日剿滅。」

…………

那御馬繞著數千被校閱的神策軍隊伍馳騁了一周，終於在僖宗收緊繮繩，緊蹬馬鐙的強力控馭下，放

緩四蹄，打了幾個響鼻，然後以平緩的步子小跑起來。衆人看那僖宗皇帝，只見他一陣疾馳之後，依然神色自若，此刻竟信馬由繮起來。剎時間，整個校場不禁山呼萬歲之聲雷動。

扈從的武賁、大臣，這時才趕了上來，章信門的門洞就在面前。於是，依然武賁開道，衆臣簇擁著僖宗御駕緩緩進章信門去。

這時，章信門城樓上已經擺好了送神策軍將士出征的壯別御宴。因爲征人立即要催馬遠行，宴席上未用中國傳統的烈酒，卻用西域傳來的葡萄美酒。此種宴席重在禮儀，並不重吃喝，因而也不設各種佳肴，而代之以果品糕點。

今日校閱出征神策軍，僖宗原不過想例行公事地繞校閱隊伍緩轡走一周，一方面檢校一番軍容士氣，一方面讓出征將士睹睹天顏，使他們受到恩榮之後，戰場上思有報效，拚力殺賊守關。

想不到這匹馳騁毬場，卻未見過戰陣的黃驃烈馬，一見堂堂陣勢和群馬蕭蕭，便突然受驚，狂奔疾馳起來。幸虧他多年騎馬打毬，馭術精良，便在數千神策馬隊之前，來了個即興的馬術表演。這個即興的表演使校閱隊伍群情昂奮，山呼萬歲之聲雷動。這段意外的小插曲，使這次校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回到章信門城樓，僖宗臉上神采飛揚，一掃連日沉鬱、沮喪的神情。

田令孜緊隨在僖宗身旁，一面爲今日校閱隊伍的意外效果高興，一面也在心裡不停地琢磨。僖宗皇帝今年十八歲，畢竟人大心大，有些事情叫人難以捉摸了。今天當著數千出征將士，騎著黃驃烈馬疾馳，以如此方式校閱隊伍，究竟是出於無心，還是有意如此？如是有意要以馬術驚動將士，以振士氣，爲何事先也不和我這個「阿父」（僖宗常尊稱田令孜爲阿父）商量商量？如此貿然行事，萬一有個閃失，豈不有損御駕威嚴？如是偶然驚了御馬，引起這番馳騁，爲何不見聖上有臨時慌亂的神色，校閱完畢也隻字不提驚馬的事？

此次把守潼關，聖上竟要我親自率兵。我若眞的率兵出了長安，離了皇帝左右，那些視宦官爲眼中釘的朝臣，眞不知道會把皇上調唆成什麼樣子。幸好，我先見於此，巧作安排。名義上自承都指揮把截使之職，以暫息皇上之怒，安定住聖心。接著便在御前荐神策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爲兵馬先鋒使，荐神策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爲關塞糧料使，以自代。這樣，率兵把守潼關的擔子就落到張、王二將軍身上去了，自己還坐鎮長安，常侍皇帝左右。如此，萬一賊兵入關，就能及時奉帝幸蜀，不致使皇上落到朝臣的掌握中去。而自己以至整個宦官執掌朝柄的局勢，就能長久維持下去。想到這裡，田令孜暗暗欣慰，以爲得計。

僖宗親自斟了兩大杯御酒，賜張承範、王師會飲，以壯行色，並慰勉說：

「願二位將軍軍旗一展，寇氛掃開，朕在長安靜聽卿等佳音。」

二人飲過御酒，兵馬先鋒使張承範上前一步，跪在駕前，兩行眼淚禁不住撲簌簌落了下來，情詞激憤地說：

「臣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汝鄭把截都指揮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托潼關之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急詔諸道精兵，齊集潼關，早爲繼援。」

張承範所說，全是事實。僖宗自己也明知，派二千餘神策軍去守潼關，以擋黃巢六十萬衆，實在是杯水車薪，難以濟事。然而，長安再無重兵，兵馬都在各地藩鎮手中，事已燃眉，皇帝也無可奈何，只得好言安撫說：

「愛卿所奏諸情，朕當關心。卿輩率神策軍先行，朕即急詔諸道，援兵不日就到。」

不等張、王二將再開口，便回身對左右內侍說：「取賞賜張、王二將軍的金銀玉帛來，送二位將軍上路！」

兩名小內侍立刻捧上兩個早已準備好的大托盤，每個托盤裡金銀玉帛琳琅滿目，不下萬金。僖宗對他的幸臣從來是不吝賞賜的，當今大寇當前，他更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等二人跪下接賞、謝恩，他又說：

「這點賞賜，略以壯行色。得勝班師回朝之日，當另有重賞。」

門樓外，寒風蕭蕭，鐵馬叮噹，張承範心頭驀地湧出兩句悲壯的古辭：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此去潼關，也許是投虎以肉，凶多吉少。性命尚且難保，還要這身外之物做什麼？他眞打算不受萬金，慨然而去。轉念又想，此次出征，出了長安，兵荒馬亂，那些地方官吏早已聞風而逃，哪有糧草供應？朝廷饋餉也難指望。不如將這賞銀帶上，以備緊急之需。這才跪下，接銀謝恩。王師會見張承範如此，也就依樣而行。

兩人剛剛接過賞銀，城闕上出征的號炮便隆隆響起，隨後便吹奏起悲壯的號角。這是皇上在催他們上路了！

聽到出征的號炮聲和悲壯的號角聲，張承範臉上倏地顯現出一種慷慨堅毅的神色，知道這裡已不是他稽留之地了。他心裡似乎還有一些話要說：他的家小全在長安，萬一戰死沙場，請聖恩眷顧遺孤。聽說朝中有御駕幸蜀之議，此事皇上要愼之又愼，皇上先走了，我們失了支柱，還怎麼守關？……現在這些話他都堵在喉管裡，強嚥下肚去。號令如山倒，沒有什麼遲疑餘地。

兩人整了整衣容，最後叩別皇上。張承範率先站起身來，頭也不回，噌噌噌疾步走下城闕，王師會在

後緊緊相隨。兩人腰間的佩劍在樓道拐彎的地方撞在城牆上，發出錚錚的響聲。

這時，慈恩寺的大鐘又喤喤響起，這是和尚們在誦經念佛做功德，祝禱出師潼關的神策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長安滿城人還奔走相告，都說慈恩寺有一個禪杖大師正自焚坐化，以祈求西天佛祖降福唐軍，降福唐天子，及早掃蕩賊寇。

慈恩寺大雁塔下的高坡上搭了一個高高的木台，禪杖大師正端坐在木台上。台子下積薪如山，正熊熊燃燒，火舌舔著支撐木台的四根立柱及台板。禪杖大師如渾然不覺火的威脅，合十端坐，文絲不動。火堆周圍是慈恩寺的全體法師，一個個盤腿趺坐，手裡拿著木魚，一面鐸鐸敲著，一面喃喃念著經文，禱祝出征之師奏捷，禱祝禪杖大師升天。

慈恩寺外圍觀的百姓人山人海，他們隔著寺牆，仰望大雁塔下禪杖大師在火中坐化的壯觀場面，無不稀罕納悶：眞有如此高僧，佛法無邊，身坐大火之中，而全然不覺？他既是虔誠的出家人，爲何又要管這塵世間的殺伐之事呢？有一些信男信女，親見活佛坐化，自以爲三生有幸，遙遙念佛參拜。

大火嗶嗶剝剝地燒著，支撐木台的四根立柱燒著了，那木台上鋪著的板子也燒著了，禪杖大師依然合十端坐，文絲不動。火，終於舔著了的袈裟，在他周身繚繞。他合掌胸前的雙手並不撲一撲身上的火，也看不到他身體的顫慄，彷佛他眞是一個出離了痛苦，解脫了七情六欲的活佛。突然，轟隆一聲巨響，四根立柱被燒斷了，整個木台連同台上端坐的禪杖大師一齊落入台下熊熊燃燒的積薪中。那火焰發出一種異樣的暗紅色，隨著濃煙還散發出一種刺鼻的難聞氣味。於是，那木魚敲得更響了，那誦經念佛的聲音更高了。

此刻，長安城南側門啓夏門外，一條小徑旁一個僻靜的土阜上，卻有一個小沙彌正遙望著北面啓夏門內大雁塔下的火光，叩拜掩泣。只有他明白慈恩寺內所謂禪杖法師禱祝國師大捷，禱祝唐天子皇祚永繼，自焚坐化的眞情。

小沙彌和禪杖法師同住一個禪房，平時就向法師學習禪杖治病。那天，禪杖法師從普救病坊回來，憤憤地講起京兆尹蕭廩指使家人以金帛強雇有病乞兒代子出征潼關的事，並且聲言要攔駕告御狀，向皇上奏明此事。小沙彌聽了，也深深不平，但又擔心禪杖大師觸怒京兆尹蕭廩，惹下禍來。

果然，昨天晚餐喝了粥之後，回到禪房，禪杖法師就躺在牀上，直喊肚疼，面色如土，額上大汗淋漓。禪杖法師是懂醫藥的，他一面痛苦呻吟，一面清醒地說：

「不好，有人暗算，在粥裡下了毒！小沙彌，快拿我牀下的藥箱來，我要服藥解毒！」

小沙彌連忙鑽到床下去找藥箱，哪裡有藥箱的影子？

法師咬著牙說：「好歹毒，一定是有人事先將我的藥箱偷走，他們想置我於死地了。」

小沙彌急得直哭，連聲說：「師父，怎麼辦呢？還有沒有別的方子能解毒？」

法師有氣無力地說：「如要救我，你快去牽一條狗來宰了，以犧血灌我，強我嘔吐。吐淨毒粥，也許我可活命。只是，你願意開殺戒嗎……」

小沙彌含著淚說：「佛家常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為救師父，殺一條狗，算得了什麼？我這就去找狗。」

小沙彌好不容易在寺外找到一條野小狗，他用繩索拴著小狗的脖子，牽回寺院，來到禪房，已是掌燈時分。走近禪房，他便聽見一陣雜沓的手脚聲，和一聲聲雖乏力不高然而格外淒厲，使人心裡顫慄的呻喚聲。他用舌尖舔開窗紙朝禪房裡望去，便見昏黃的燈光下，有三、四個不知哪裡來的大漢，正拽著垂死的禪杖法師的手脚，將法師的肛門對準一根半人高，下連一個大鐵餅的鐵棍，猛力往下按。見此慘狀，小沙彌嚇得幾乎昏過去，手中的狗也不要了，轉身就往外跑。

昨晚上，他心神不寧地在街頭流浪了一夜，身上的僧衣也甩了，向人家乞討了一件破衣服、一頂破帽

子，胡亂穿戴上，讓人家認不出他是小和尚。今天一早，他聽滿城傳說，慈恩寺禪杖法師要當衆自焚坐化，爲出征的國師祈福，爲唐天子祈福，又趕到慈恩寺外，混雜在人群中偷看。他一面看，一面眼淚往肚裡嚥，心中怒火萬丈：想不到清淨佛地，竟做出這等傷天害理的骯髒事情！這一定是禪杖法師得罪了京兆尹，京兆尹指使爪牙串通寺裡的奸僧幹的！

他知道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的出走，一定早已引起那些奸人的疑心，如被逮住也只有死路一條。於是，他連忙悄悄鑽出人群，就近出了啓夏門。此刻，他朝著啓夏門內大雁塔下的火堆拜了三拜，暗暗禱祝受苦受難的禪杖法師升天。法師生前做了善事，反遭劫難，但願他死後升天，到西方極樂世界，永遠解脫痛苦。

禪杖法師的死，燃起小沙彌胸中復仇的怒火，他繞城向東，決心去投奔潼關外，正向長安殺來的黃巢義軍。

京兆尹府第裡蕭廩正聽大管家稟報鴆死並當衆火化禪杖法師的經過，稱讚管家辦事精明，滅了一個傳播他的劣跡的活口，當即厚加賞賜。這時，家人來報，宮中小內侍捧旨來府，正在前廳，請大人即去接旨。

蕭廩心裡疑惑：而今黃巢兵臨關下，京城上下，人心惶惶。這個時候，皇上下詔，莫非和討賊事宜有關？他問家人：

「你聽中貴人說，急詔何事嗎？」

「中貴人說，似乎皇上要大人出任東道轉運糧料使，運送糧草支持潼關內外抗擊黃巢賊寇的官軍。」

一聽這話，蕭廩臉上變了顏色：潼關、長安危如累卵，這種時刻，要我運糧草上前線？兒子不願隨神策軍去守潼關，尙可雇人代行，老夫如何才能擺脫這個運糧官呢？他急中生智，對家人說：

「你去前廳，請中貴人稍坐喝茶。就說，老爺臥病在床，正掙扎起身，穿衣整帶，來接聖旨。」

不一會兒，蕭廩由兩名家人一左一右攙扶，頭上紮著帛巾，身上勉強套上官服，一臉病苦之容，蹙眉皺額，步履艱難地走了出來，踉蹌跪拜在香案前，聽小內侍宣旨。旨稱：巢賊叩關犯闕，軍情火急，左右神策軍及諸道兵馬正奉旨雲集潼關，務期聚殲巢賊於關下。孫子兵法云：「軍無輜重則亡，無糧草則亡，無委積（物質儲備）則亡。」俗諺又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詔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即率一支兵馬催解糧草運送潼關，以充關上神策軍及護關諸道兵馬的軍食。

蕭廩聽完旨，跪在地上竟不能起來，又得兩家人上前扶持。宣旨內侍見了，驚疑說：

「數日不見，想不到府尹大人病成這樣！」

蕭廩呻吟著說：「這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下官的病態，中貴人都眼見了。請代奏皇上，蕭廩食祿多年，久思報效朝廷。怎奈老邁多病，心有餘而力不足。值此邦國多事之秋，不能以身赴難，愧疚無任……」說到這裡，蕭廩潸然流下淚來，強作抑制，又說：「蕭廩老矣，加之疾病纏身，難勝東道轉運糧料使重任，乞給骸骨，准蕭廩休官。」

內侍無可奈何，只好答應回宮依言轉奏皇上。

僖宗聽了小內侍的轉奏，心中大怒：這些朝臣，世食君祿，不思報效，大寇當前，邦國危急之際，不捐軀死國，卻稱疾躲避。准其告老還鄉，算是便宜了他，得把他貶到邊遠險惡軍州，以儆效尤！當即重新草詔：貶前京兆尹蕭廩爲賀州（廣西賀縣）司戶。

蕭廩接到貶官的詔令，有點出乎意外。他原以爲自乞骸骨，告老還鄉就沒事了，想不到這次皇上如此嚴厲。不過，長安危在旦夕，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趁黃巢的軍隊還沒打進長安，早走更好。若不然，賊兵入城，玉石俱焚，一切都亡了。於是，他趕緊收拾家私，金銀細軟，準備走出長安，遠適賀州暫避一時。他日清平，再謀回返。

## 十三

張承範率二千八百名神策軍，離了長安，順出關大道，沿渭河，日夜兼程，倍道而行。第三日薄暮，來到華州（陝西華縣），去潼關的路程，五成已經走了三成。此時，人困馬乏，又飢又渴，決定駐馬州城，讓士卒餵餵馬，全軍飽餐一頓，打點一點糧草帶上，第二天再趁早趕路。

進了華州，只見店舖關門，街上闃無行人。幾隻喪家犬見了生人，唁唁狂吠，幾戶民宅開一點門縫，伸出一個衰翁老嫗的頭來，探望一眼，見是官軍，嚇得趕緊把門關上。

張承範和王師會帶著侍衛，逕往州衙，州衙也是空的，只有一個應門的老衙役。張承範問老衙役才知道，華州刺史裴虔餘不久前調任宣歙（安徽宣城、歙縣）觀察使，刺史出缺。華州副使和州城軍民聽說黃巢軍逼近潼關，紛紛逃入華山藏匿，華州成了一座空城。

張承範憤憤然說：「賊還未到，已望風逃竄，這種瘟官要他做甚，賊平之後，奏聞聖上，一個個削職爲民！」

州衙無人接待，神策軍只好自籌飯食。張承範和王師會親帶士卒打開州庫，只見裡面只有塵埃鼠跡，金銀布帛糧食等庫藏皆空。搜遍州庫，最後總算在暗角上一個糧倉裡找到了千餘斛尚未搬完的白米。

王師會憂慮地說：「原指望華州刺史能供應守關將士糧草，想不到州官和州城軍民早已逃匿深山，府庫一空。像這樣孤軍深入，後無繼援，潼關如何能守？」

張承範默然良久，說：「事已至此，有進無退。今晚且在華州歇宿一宵，吃一頓飽飯。明日開拔，讓士卒將庫中餘糧全部帶上，約可供三日之食。與此同時，再奏請朝廷，增兵運糧。」

第二天又兼程趲行，一些雇來代行的市井貧兒，或體弱有病，或不慣鞍馬，快馬驅馳中不少中途落馬。

那些鞍甲明麗，意氣驕橫的神策軍軍士便毫不顧惜，馬踏而過，將這些無辜的替死鬼踏碎於馬蹄之下，以消洩他們恥與爲伍之恨。經過兩天馳騁，潼關終於在望了。

神策軍策馬登上一條峻陡的坡道，向潼關攀去，穿過潼關街市，更是陰陋冷落。關上原有少量守關軍校士卒，大寇臨關，正在惶惶不可終日，見有援軍到來，皆大歡喜。

張承範命王師會安頓紮寨食宿之事，自己便不顧鞍馬勞頓，即到關上察看地形。

潼關東門屹立在黃河絕壁之上，從晉陝邊界由北向南直瀉而下的黃河，至此急轉彎，直折向東。它一像一道門戶雄踞峽谷之上，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騁目四顧，東面是萬仞絕壁夾峙下一條東去的峽谷道；西望卻是一望無際的沃野，富饒的關中平原；北面是滔滔東流的黃河，對岸呂梁山赭色的山脈，宛如一條伸展的手臂；南望則是重重疊疊的秦嶺山脈。

關門宏大，城廓堅固，門樓題著「天下第一關」幾個雄勁的大字。張承範暗暗點頭：潼關果眞不負盛名。

城樓四壁，有許多古人和時人的題咏，其中崔顥〈題潼關樓〉，尤使張承範矚目，他反覆默誦了幾遍：

客行逢雨霽，
歇馬上津樓。
山勢雄三輔，
關門扼九州。
川從陝路去，
河繞華陰流。

**向晚登臨處，**
**風煙萬里愁。**

此刻，已趨日暮，初冬的一抹夕陽灑在關山上，也灑在滔滔東去的黃河秋江上，映出半江瑟瑟半江紅的景象來。應該是民家晚炊的時候了，然而遠近既看不到荷鋤挑擔，趕著牛羊下山的夕歸百姓，甚至潼關街市上也冷火悄煙。遠望關外，觸目只見漫天風煙。那是報警的狼煙，還是兵燹之火？看著壁上「向晚登臨處，風煙萬里愁」的句子，一懷愁緒，萬種感慨，不覺頓時湧上心頭。

當年，安祿山謀反，玄宗詔名將哥舒翰率師二十萬守潼關。可惜，彼時哥舒翰已年邁多病，不復有當年拈槍叱呼，虜騎驚走的雄姿。然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胡馬，不敢過臨洮」的英名猶在，若以二十萬衆固關堅守，安祿山當無法入關。但是，奸相楊國忠與哥舒翰不和，在玄宗面前進讒言，誣哥舒翰玩兵不進，詔翰進討。翰奏稱「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玄宗不聽，仍屢詔催促進兵。哥舒翰慟哭出關，引兵而東，被安祿山的叛軍設伏險處，一天擊潰。哥舒翰本人也爲手下叛將所執，獻給安祿山，最後被殺。由是京師震動，玄宗幸蜀。

今天，歷史重演，自己雖不像哥舒翰那樣年邁多病，但也無哥舒翰的英名，更沒有哥舒翰當年守關的二十萬兵馬，所率神策軍不過當年哥舒翰兵馬的百分之一。關前黃巢賊軍其勢卻遠盛於當年安祿山叛軍。至於朝政晦暗，後無繼援之勢，而今的僖宗朝也遠逾當年玄宗朝。如此比較，當年哥舒翰的悲劇今日就難免要由他張承範和王師會來扮演了。想到這裡，心頭不禁一陣緊縮。

他並無留名史冊，圖形凌煙閣的奢望。但多年宿衛京師，位至神策軍將軍，也堪稱受厚恩於朝廷。況且僖宗雖是童昏，耽於玩樂，荒嬉朝政，對於京師宿衛將士卻常有厚賞，相待不薄。僖宗是一個奢侈的皇

帝，對左右之人也是一個慷慨的皇帝，賞宮中陪他玩樂的小內侍、宮女，以及警衛將士動輒萬金。一個人不能受恩不報。

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這是做人的古訓。他瞧不起田令孜那種平時諂媚皇上，臨難退縮的人。他明知：當年安祿山抵達關前的前鋒兵馬不過五萬，哥舒翰的二十萬兵尚且不敵，自己以二千餘神策軍弓箭手抵擋黃巢的六十萬衆，無異以卵承巨石，難免碎爲齏粉。但此刻他只想著，知恩當報。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個人安危成敗置之度外……

這時，王師會踏著石磴，脚步咚咚地走上關來，打斷了張承範的思忖。王師會報告說：二千餘士卒已安紮下來。只是遠途跋涉，已經疲憊，運石汲水，做守禦之備，就得留待明天了。

張承範看了看關外那漫天烽煙，心知賊情緊急，守關的準備工作刻不容緩，準備滾石，準備飲水必須馬上進行。但也深知，大戰前夕，將不恤兵是一大忌。想了想，說：

「何不徵潼關街上的民伕，運石汲水，做守關準備？」

王師會兩手一攤，無可奈何說：「潼關街市上的百姓早已藏入山中，哪有民伕可徵？」

張承範手握腰間劍柄，果決地說：「走，你我二人各率一隊兵卒，分別到兩邊山林中搜索，不信抓不到一些民伕！」

潼關街上數百家民戶，分列在上關的大道兩旁。百姓們一來怕官軍搶劫財物，二來怕官軍抓伕築城當差，所以一見大隊官軍上關，便紛紛逃匿山中。街上路斷人稀，家家關門，戶戶落鎖。但是，官軍到得倉促，百姓們一時還來不及攜帶全部家私，遠避深山。他們只是在近山樹林草叢中暫避一時，想等夜深關上的官軍入睡了，再悄悄潛回家中，收拾起那一點可憐的家當，躲入深山。

誰知，不等入夜，官軍就搜山來了。

張承範親率一隊士卒上潼關南面山林中搜索。果然，登上南山就聽到淺山茂草和灌木叢中有沙沙的草葉聲，還有嬰兒驚嚇的啼哭聲，士卒們立即飛身上前，循聲搜尋。一時，士卒的斥喝聲、婦女兒童的啼哭聲、老人哀哀的求饒聲，以及樹枝草葉的沙沙聲、雜沓的脚步聲響成一片。頃刻間，從林間草叢搜出百姓男女老幼二百來人，一齊趕到林間空地上。一些拖兒帶女不肯走的，士卒們便用脚踹，用刀背抽打，趕他們走。

見士卒們趕打抱孩子的母親，張承範立即上前喝止，讓這些婦女孩子慢慢走。這時，林中又傳來一個婦女的尖叫聲，張承範聞聲親自趕去看個究竟，只見一個士卒將一個年輕女子按倒在地，正撕她的褲子，要行奸汚。張承範趕上前去，刷地抽出腰間的寶劍，舉手欲刺。士卒見張承範猝然到來，嚇得面色灰白，兩手一撐，跪在地上，連褲子也來不及繫，戰戰兢兢叩頭求饒。

張承範恨恨地送劍入鞘，對左右侍衛說：「綑縛起來，押解下去，聽候處理！」

那青年女子羞慚地整好衣裝，給張承範磕了三個響頭，流著淚，走了。

張承範來到林間空地上。百姓們畏縮地擠在一堆，一些人的眼裡明顯地射出仇恨的怒火。士卒們手執明晃晃的刀劍，圍在四周。張承範用平和的語調，樣子盡量顯得誠懇，說：

「父老鄉親們，我們是奉旨把守潼關的神策軍，殺賊保民，衆位鄉親何必懼怕，逃匿山林呢？我是敕命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言必有信。除徵少量青壯百姓助我作守城之備外，官軍將士不得擾民，擾民者軍法從事。大寇當前，當同仇敵愾，凡潼關市街百姓都須助官軍守城，有暗中通敵或有力不出者，也要嚴懲。」說到這裡，他顧左右說：「將那奸汚婦女的士卒帶上來！」

侍衛依命將那綑縛著的士卒推到林中空地。張承範簡述了這個士卒欲奸汚婦女的劣跡，便命左右就地梟首。聽到梟首的軍令，那士卒也不告饒了，知道已是在劫難逃，只是朝著張承範一拜說：

「只求將軍賞碗酒，喝了好上地府之路。」

張承範吩咐侍衛說：「將帶的酒賞他一碗。」

張承範平時並不耽酒，但有一個脾性，臨陣厮殺卻隨身帶著酒壺，上陣之前先喝幾口酒，酒入肚腸，氣壯心懷，打起仗來才勇猛有力。侍衛將隨身帶著，供張承範陣上喝的好酒，遞了一壺給那候斬的士卒。那士卒接酒，仰著脖子咕嚕咕嚕灌了下去，頃刻喝得乾乾淨淨，又咂了咂嘴，這才引頸受戮。行刑侍衛也不含糊，待那士卒喝完酒，將手中刀在他頸上橫著一抹，便割下了他的頭顱。張承範曉諭衆士卒說：

「有敢奸淫婦女、搶劫百姓者，以此士卒爲例！」

執刀環立的衆士卒，無不失色整肅。就在這時，人叢中又迸發出一個女的哭叫聲：

「將軍，爲小女子伸冤，小女子剛才在林子裡也被一個士卒追趕奸汚……」

旁邊一老婦忙掩住那青年女子的口，但那青年女子卻掙開那老婦的手，繼續哭訴：

「大嬸，你別管我，我死也要伸冤！」

張承範走上前去，見呼冤的是一個頭髮蓬鬆，衣衫零亂的年輕女子，帶著傷痕的臉龐透出幾分俊秀，微噘著的薄薄的嘴唇，顯出她的倔強。他問：

「你認識這個士卒嗎？」

「認識，他化成灰我也認識！」

「好，你出來，挨個認，認出那個奸汚你的士卒，也照樣正法。不過，姑娘你要看仔細，別誣枉了好人。」

大嬸拉著那姑娘的衣裳，像勸她，又像求她：

「姑娘，你瘋了？快和大嬸一起，老老實實呆著！」

大嬸怕這事張揚出去丟醜，也怕士卒們事後尋釁報復，轉臉又求張承範：「將軍，你別聽她的，她是一個瘋女子，剛才嚇的，嘴裡說胡話。」

可是，那女子已不顧大嬸的阻攔，走了出去。她走近那環立著的士卒，橫著心，就著薄暮時分的餘光，一個個盯著辨認。認了一多半，還沒有認出來，衆人給她捏著一把汗。突然，她眼睛裡射出犀利的光來，嘴唇哆嗦著：

「是他，就是他！」

那士卒卻故作鎮靜：「你血口噴人，眞是瘋了！」

「你變成灰，我也認得你！你臉上還有我摳破的幾個血印！」

「你不要誣賴好人！」那士卒捂著臉上的傷痕說，「那是我在樹林裡劃破的！」

張承範走上前去，怒目盯著那士卒。士卒心虛了，但嘴上還強辯說：

「張將軍明察，小人確實沒做、做壞事……」

張承範聲音不高，但是十分嚴厲地命令侍衛：

「把他的褲子撕下來！」

兩個侍衛走前，嗤地一聲，將那士卒的褲子垮到脚背。

那認人的年輕女子和人叢中的婦女都掩面不敢看。張承範和侍衛都看清，那士卒的褲襠還是濕的。張承範臉上充滿殺氣，嗖地拔出佩劍，不待侍衛動手，也不等那士卒發出告饒的聲音，一劍去，將那士卒心窩捅了個對穿，然後，收劍入鞘。那女子見冤仇已報，趁人不備，一頭撞在身旁的一塊巨石上，腦漿迸出，也死於非命。

見此慘狀，被圍在林中空地上的潼關百姓，頃刻間個個飲泣。張承範憫默片時，然後對衆人說：

「今日之事，衆位鄉親都看見了。本將軍遵行殺賊保民的宗旨，絕不容許士卒殘害百姓。此女子節烈可敬，當立冢掩埋，賊平之後再樹碑褒獎。賊情緊急，餘不贅言，衆位父老鄉親請即返回潼關街市，依然安居，協助官軍拒賊守關。」

衆百姓一來被官軍團團圍住，已經無法逃脫；二來見張承範當場處死兩個奸污婦女的士卒，爲百姓出了口冤氣，看來以後士卒也不敢再任意殘害百姓，這才扶老携幼，隨著官軍再返回潼關街市。那邊王師會也率軍追回了一百多名潼關百姓。這才從百姓中挑選了近百名青壯男子，從黃河裡汲水，從周圍山坡上搬石，連夜爲守城儲備飲水和滾石。此時，正是十二月朔，月亮像一根銀線，彎彎地綴在天空，光線十分微弱。汲水運石的士卒和百姓便紮了乾柴來，點起火把照路。火把明滅在關上關下，彎曲的山道上，汲水運石備守，徹夜不停，一時間潼關充溢著濃重的守關備戰氣氛。

黃巢攻破東都洛陽後，既未在洛陽停駐，也未置使留守，當即率軍穿城而過，繼續西進。這時，沿途繳獲甚多，不斷取丁壯充實軍營，隊伍也大大擴展了，不再可能像以前那樣全軍輕騎並進。於是，黃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率精銳輕騎先行。黃巢自率中軍居中，沿途繳獲輜重在後緩行。六十萬大軍相屬千里，迤邐向潼關進發。自洛陽至潼關，沿途關戍甚多，最著名的有函谷關等。黃巢又傳檄諸關戍說：「吾取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云云。

尚讓率前隊先行，便用柴存做先鋒。柴存和尚讓一樣，都是早期隨王仙芝起義的將領，王仙芝敗亡，尚讓率餘部歸順黃巢，柴存便跟著尚讓到了黃巢軍中。渡淮、攻占東都諸次戰鬥中，柴存也多立戰功，又是舊日部下，故尚讓用他爲先鋒將。

這時，唐軍只有汝鄭把截使齊克讓率領的二、三萬士卒散佈在關外。關外州縣官吏聞黃巢大軍西來，

望風逃竄，州縣殘破，至無人煙。齊克讓軍既得不到長安的補給，在地州縣也籌不到糧草，士無鬥志，各思鄉閭，私自逃亡的很多。齊克讓心知以他手中這二、三萬飢卒，不可能步步為營，與黃巢軍關關據守，關關爭奪。於是，一面上表朝廷奏明軍情，乞遣資糧及援軍；一面縮短戰線，收軍退保潼關。這樣一來，尚讓所率先行軍，沿途並未受到堅強的抵抗。

尚讓率大軍出洛陽，經新安、陝縣到靈寶，沿途原野黃土無際，馬隊踏起滾滾黃塵，前隊不見後隊人馬。水土侵蝕，路旁常見壁立的萬丈黃土斷崖。那無際的黃土原野，那萬仞黃土斷崖，給人一種莊嚴肅穆之感。他想起遠古的黃帝，似乎領悟到，為何歷來以黃色為王者之色。沿途又見一些周圍數里的深坑，坑邊斷壁高數十丈，既非谷，亦非穴，這當也是多年山水沖蝕所致。昔日秦將白起，於長平坑趙國降卒四十萬；秦始皇焚書坑儒，一次埋掉數百鴻儒；項羽在新安城外坑秦降卒二十萬，凡此種種慘劇，大概便是利用這種天然深坑演出。想到這裡，頓起悲涼之感。

前鋒快到潼關，先鋒將柴存見道路兩旁絕壁夾峙，形勢險峻，不下於函谷關。想到汝鄭把截使尚有萬餘士卒依托關外，如果事先設下埋伏，義軍貿然鑽了進去，那時進退維谷，如何是好？於是，遣人報知尚讓。

尚讓聽報，仰天大笑說：「柴將軍顧忌太多了！齊克讓只有萬餘飢卒，營無儲糧，士無鬥志，如何能阻擋我數十萬誓搗長安，士氣旺盛的義軍？他就是在谷中設下牢籠，那也不過是一個紙紮的牢籠，如何能困得住奮飛的大鵬?!傳令柴將軍，不必遲疑，長驅直入！」

柴存得令，不再猶疑，驅馬繼進，走到半途，一聲號炮響起，只聽得兩面陡壁上殺聲震耳，擂木滾石雨點般落了下來，頓時打死士卒無數。柴存心想：不出所料，齊克讓果然在險處設有埋伏。他本待命隊伍暫退，但是，尚讓率領的大隊也已長驅而來，幾十里峽谷、道途之上，人馬擁擠，填塞得滿滿的，欲退無

路。後面又傳來尚讓嚴厲的命令：

「有進無退，矢石不避，違令者斬！」

尚讓又盡出右左親隨，沿谷呼喊，以激勵士氣：

「弟兄們，與其飢寒度日，餓死關東，不如冒死攻關，直搗長安。攻破長安，天下有分，富貴同享！」

義軍士卒後無退路，只好拚命向前。尚讓親隨的沿谷曉諭也增添了士卒拚殺的勇氣。大隊義軍不顧擂木滾石的襲擊，後隊踏著前隊的屍首，潮水般向關前湧去。

柴存左右的隨侍約五、六十人，一個一個被擂木滾石擊斃倒地，然後又被後續隊伍踏碎。這樣，他便漸漸失去了親隨的庇護，而直接暴露在擂木滾石之下了。所幸，他有一匹雁北好馬，手裡又有一管手臂粗細的鋼槍，那滾地而來的擂木滾石，駿馬咆哮一聲，騰起四蹄讓過；那凌空而下的擂木滾石，他舞起鋼槍，撥在一旁。雖然，馬腿、馬身被碰傷幾處，鮮血淋漓，但那馬仍不乏力，依然噴著響鼻，咆哮著，馱著他馳騁向前。

柴存一馬當先，冒著擂木滾石，殺向潼關，手下士卒十死七八，漸近潼關，只還剩下千餘人，其中尚有一些受輕傷的。終於遠遠望見高聳在兩谷之間的潼關了！柴存在馬上大呼：

「潼關到了。弟兄們殺上關去！」

齊克讓的士卒見雨點般的擂木滾石，竟然阻擋不住義軍前進，義軍士卒視死如歸，前仆後繼，源源湧來，不禁漸漸心怯氣衰。

尚讓親自執劍督率後隊快速繼進，他率領的先頭部隊有十萬大軍，他知道士卒們人人盼望早日打到長安去，餘勇可賈，完全可以憑著人馬多、士氣旺，硬衝過擂木滾石陣。就算十成人馬有三成死於峽谷中，也還有六七萬人馬衝到關前，關前官軍那萬餘散兵游勇也不在話下。後隊人馬並不知道前面擂木滾石有多

麼厲害，所以勇氣百倍地長驅而入；前隊人馬遭到擂木滾石，但被後隊人馬堵住欲退不能。有一些不顧一切向後退避的，尙讓策馬上前，一個個手刃於地，毫不留情。他心知成敗利鈍在此一舉，已到長安的大門口，絕不能再功虧一簣。

齊克讓親自坐鎭谷南的陡崖上，指揮官軍投擲擂木滾石，從午時一直奮戰到酉時太陽落山，殺死義軍萬餘，自己傷亡甚少。然而，卻終於有一部分義軍衝出擂木滾石陣，到了關前；放眼東望，義軍隊伍還像潮水一般，無際湧來，全不避死。可是，山頭備的擂木滾石，經四個時辰投擲，此時卻已用完。齊克讓不禁仰天長歎說：

「此計不成，眞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喪我也！」

齊克讓還不願就此甘休，他想到尙有萬餘士卒佈置關外，並無傷亡，背關一戰，也許能殺散那少輩身帶傷殘，僥倖衝出擂木滾石陣的賊兵。他打算趕緊從山頭上撤下，回關前中軍營寨，指揮官軍背關一戰。但是，他剛站立起來，便覺眼睛一陣昏花……

早晨，齊克讓只喝了浮著幾粒米花的一碗稀飯，侍衛告訴他，這是米袋裡最後幾顆粟米了。稀飯剛喝一半，就聽得中軍營外，依稀傳來一陣雜亂的嚷嚷聲：

「走，見把截使將軍去！從古到今，當兵吃糧，哪有只要人打仗，不給人吃糧的事？」

「朝廷不給糧吃，我們就散夥，各自回家，地裡刨食去！」

「這個主子幫不得了，各自走吧！」

……

齊克讓端著手中正在喝的一碗稀飯，走出中軍營。衆飢卒見主將出來，頓時一愣，噤不作聲了。齊克讓嘴唇有點哆嗦，動情地說：

「將士們屢經戰鬥，軍營裡久乏糧草，凍餒交逼，我全知情，且已上奏朝廷。都怪那些貪鄙無能的州縣官吏，平日只顧享樂，賊未至而望風逃竄，致使苦戰的隊伍，得不到糧草資助……」

正說著話，人叢中一陣小小騷動，原來一個餓極的士卒，虛脫倒地，昏厥過去了。齊克讓命侍衛：

「快，拿這半碗稀粥，灌給那士卒喝！」

侍衛遲疑著：「將軍，你也是連日只吃個半飽，今日就這一碗稀粥呀。」

齊克讓嚴厲地說：「快去，救人要緊！」

侍衛只好接過那半碗稀粥，到人叢中去，灌給那虛脫的士卒喝。衆人看得清楚，將軍喝的也是只浮著幾粒小米花的稀湯，一時都緘默不語了。虛脫的士卒喝下這半碗稀湯，果然慢慢睜開眼睛，又能站立起來。

齊克讓雙目深陷，雙頰下塌的臉腮上長著長長的，有如猬毛的連鬢鬍子，士卒們單看這面容，也知道主將的操勞和食不甘味，現在又親眼見了他正在喝的半碗稀湯，剛才的滿腹牢騷，一時竟無從說起。有人甚至暗暗同情起這位身爲鎭將，而能秉公自守的將軍來。齊克讓深陷的雙目中，射出炯炯的光芒，斬釘截鐵地說：

「我即派專使上關，求潼關鎭將供一點糧食，以度眼前飢荒。同時再次馳表朝廷，請派運糧專使火速解運軍糧來營！如我齊某無能，再籌不到糧草，諸將士再散，克讓那時也當掛冠！眼下賊兵先鋒已近潼關谷口，全軍將士，爲李唐天下，再勒緊腰帶，效死一戰！晚上，我在關下請衆將士飽餐祝捷，如何？」

衆士卒聽了齊克讓這一番鼓動的話，都說：「既然如此，願效死最後一戰！」

早晨上山佈置擂木滾石，午時戰鬥開始，連續廝殺到酉時，整整一天，除早晨喝了那半碗稀湯外，粒米未進。但舍死忘生的戰鬥，使人忘了飢餓。現在，擂木滾石已完，打算撤下山去，齊克讓才覺得兩眼發花，兩腿發軟，肚子餓得咕咕直叫。

「將軍，請喝湯。」

齊克讓皺了皺鼻翼，啊，好香的肉湯！枯澀的嘴裡頓時生滿津液。他盯著面前一手端著肉湯的侍衛，奇怪地問：

「沙場之上，哪來肉湯？」

侍衛垂下了頭，憫默片時，才說：

「我們幾個隨侍的士卒，冒死衝下峽谷，從擂木滾石打死的馬匹身上，割了一塊肉，打算回來煮給將軍吃。搶割馬肉的時候，死了三人，搶著馬肉往山上爬時，又被賊兵追上殺死二人，同去六人，就剩我一人回來了。」

齊克讓臉上頓時肅穆起來，馬肉湯喝不下去了，卻從身上解下一隻金辟邪來，遞給侍衛說：

「此湯值千金！可惜我身上沒有千金，只好權以此菲金相贈。」

侍衛哪裡肯受，說：「小人只是盡職，不是爲利。這是隨身佩帶，驅邪避凶的瑞祥東西，沙場之上，大人如何離得？」

齊克讓將金辟邪重新佩帶在身上，慨嘆說：「滿朝文武若能如你，這天下也不會亂得如此不可收拾了！」他喝著馬肉湯，又想起早上在衆士卒面前許下的諾言：「全軍將士，爲李唐天下，再勒緊腰帶，效死一戰！晚上，我在關下請衆將士飽餐祝捷，如何？」派進關去，向張承範借糧的人是否帶著糧食回來了？全軍將士，晚餐有沒有著落？他耳邊響起早上當著鬧糧士卒說的那番決絕的言辭：「如我齊某無能，再籌不到糧草，諸將士再散，克讓那時也當掛冠！」如果晚餐又無著落……他的心不禁顫慄起來。

齊克讓食不知味地吞下那幾塊馬肉，大口大口地喝光碗中殘湯，便叫侍衛帶馬。他跨上鞍韉，沿著山間小道，忐忑不安地急急向關前營寨馳去。漸近關前，便見到處招展著黃巢軍的白旗。再看自家營寨，只

見幾處火起，遙遙傳來一片喧噪之聲，不戰自潰的飢卒，正像炸了群的羔羊，四處逃散。齊克讓的心一下子涼了！不言而喻，派進關去的使者並未拿到糧食，絕糧的士卒飢餓已極，終於喧噪燒營，作鳥獸散。主將食言在前，此刻也怨不得嘩散的士卒了。他嘴邊漾起幾絲自我解嘲的冷笑，戎馬一生，想不到落此凄涼的結局。他的心涼透了，耳畔又響起飢餓士卒那些粗俗然而率直的話：

「這個主子幫不得了，各自走吧！」

侍衛猛然看見關前的煙柱，驚呼：「將軍，營寨起火了！」

齊克讓淡然一笑：「我早看見了。」隨即取下佩帶的金辟邪，遞給侍衛：

「我們也要分手了，此物贈你，以爲日後念物吧。」

侍衛驚愕地望著齊克讓：「將軍，你……」

「早上我不是當著衆人的面說過，我齊某不能爲將士們籌到糧食，自己也便掛冠嗎？」

「將軍，你要到哪裡去？我隨你一塊走。」

「從此江湖、深山，萍踪難定。你已跟隨我多年，家有親人，倚閭望歸，不能再耽擱你了，你自去吧。」

侍衛向齊克讓拜了三拜，接過他贈與的金辟邪帶上，灑淚而別。齊克讓也不回營了，掉轉馬頭，向那崇山峻嶺、白雲深處，飄然而去。

齊克讓的萬餘飢卒喧噪燒營，不戰而潰的消息，驚動了潼關把截使張承範。張承範到城樓上一看，黃巢前鋒軍已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

張承範大驚，即在關上草表，向朝廷告急，表章寫道：

臣率師離京已經六日。辭關之日，臣泣請陛下：早促諸道精兵，赴潼關爲繼援。上曰：卿單且行，兵尋至矣。然倏忽六日，甲卒未增一人，糧餉不見踪影。臣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無異千鈞懸於一髮。頃，關外齊克讓軍飢潰，孤關面敵，更無依託。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

或聞陛下已議西巡遷蜀，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

表章寫成，即遣專使，快馬兼程，送往長安。

關塞糧料使王師會就近籌糧回來了，到關就去見張承範，具言關內華陰縣城官吏軍民都已逃匿深山，沿途村鎮人煙斷絕，外出籌糧顆粒無獲，空手而返。來關途中，曾在華州府庫搜得點糧食，現在也吃完了，眼看就要斷糧，如何是好？

張承範看看天色，暮靄四合，天已向晚。沉思片刻，說：

「賊軍前鋒，已抵關下，拂曉，人衆大集，便會猛力攻關。數日前章信樓上皇上賜我的萬金，尚在身旁，而今糧草不繼，且將這萬金發給士卒，作爲薪餉，穩住軍心，抵擋一陣，以待援軍。將軍以爲如何？」

王師會說：「別無長策，也只能如此了。章信樓之贈，我也得萬金，一併拿來，散給士卒吧。」

張承範說：「我是潼關把截使，一軍主將，千斤重擔應由我承當，如何累及將軍？將軍的賞金，理所應得，就不必拿出散發了。」

王師會哪裡肯依？說：「我是關塞糧料使，籌不到糧草，理應引咎自責，又何敢吝惜御賞的萬金？」

張承範於心不忍，還不肯答應。王師會又慷慨誠摯地說：

「師會不敏，韜略武藝也許遜於吾兄，然効忠死國之心，與兄無二。此頭旦夕且擲，萬金於我何益？」

聽到這裡，張承範不覺流下兩行熱淚。他和王師會在神策軍中共事多年，同侍帝側，備受皇恩，肝膽相照。王師會効忠死國之心，他是完全清楚的。便說：

「你我多年同守帝邑，情同手足。兄効忠死國之心，如日月可鑒，弟豈不知？兄既一片誠心，我也就不再相阻了。」

須臾，城闕上燃起幾堆巨火，二千餘神策軍集合在火堆之前。張承範、王師會戎裝慷慨，立於軍前。張承範在軍前巡視一匝，然後大聲問衆將士：

「弟兄們，我們是一支什麼軍隊？」

衆將士答道：「我們是警衛京師的神策軍。」

「諸君還記得天下人艷羨神策軍的幾句話嗎？」

衆將士神情昂奮，踴躍齊答：「記得。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①。」

「還有呢？」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②。」

「好，諸君記得很清楚。聖上向來厚待神策軍，出征之日，陛下親自校閱我軍，又在章信門城樓上御賜我和王將軍各萬金。皇上所賜，不敢得而私，今悉數散與諸君，以共沐皇恩。」

說著話，侍衛已將事先分好的二千多包金銀，搬到火堆前，一一散給衆士卒。

張承範諭勉說：「我等常沐聖恩，而今報君死國的時候到了。願諸君奮力殺賊，不負神策軍令名。只要我們抵擋數日，各路救兵就要到來。」

士卒們得了御賜重金，深感主將恤下無私。又提起這一番天下稱羨神策軍的話，更使衆人感奮泣下，齊呼：

「願與潼關共存亡！」

五更時分，天色微明，平唐大將軍尙讓所率先行軍已全部到達關前，除去通過擂木滾石陣時死傷的二三萬人馬，還剩六七萬士卒，亦數十倍於關上神策軍。然而，潼關險峻，左隔峭壁，黃河爲阻；右有崇山，秦嶺難登；前扼雄關，萬夫莫開。關前還有一道天塹，也便是那種山水沖刷黃土造成的周圍數里的深坑，斷壁數十丈，險不可越。平時進關出關，搭橋而過，現在橋已拆除，就是想接近關門也不可能。

柴存和尙讓立馬天塹之前，一時一籌莫展。柴存騎的那匹雁北好馬，昨天曾經奮蹄通過九死一生的擂木滾石陣，此刻牠又振鬣揚蹄，亢聲長嘶，似乎想飛越天塹。然而，牠幾次豎起兩隻前蹄，又幾次無可奈何地放下。尙讓身下的駿馬受了柴存座騎振鬣揚蹄的感染，也長嘯相和，躍躍欲試。但敏感到主人沉思的神情，便小步踢踏，強自抑制。

此刻，尙讓腦際又湧現出沿途見無數黃土深坑，萌發出的思古聯想：昔秦將白起，於長平坑趙降卒四十萬；西楚霸王項羽，於新安城外坑秦降卒二十萬……士卒已降當不咎既往，坑降卒是極不仁義的事，始坑降卒者其無後乎！但是，死義士卒的骸骨，不同樣可以此種深坑掩埋嗎？昨天，勇闖擂木滾石陣，數萬士卒死於擂木滾石下，至今暴骨沙場，慘不忍睹。昨天，鏖戰正激，爲擊潰護關的齊克讓軍，士卒們不顧一切，前仆後繼，踏著死義士卒的屍體往前衝，死義士卒在天之靈，亦能鑒諒此事。如今，關前的官軍已經擊潰，再讓死義士卒的屍骨填塞道途，使後續的隊伍踏著死難兄弟的屍骨走路，死者不瞑目，生者又何忍？如將死難士卒的骸骨集於關前天塹，一坑聚葬，那麼，死者得其墓穴，又爲攻關塡平天塹，豈非一舉

兩得？

尙讓以此想法商諸柴存，正在一籌莫展，有力無處使的柴存連聲稱妙，並自願率士卒做聚葬死者，塡平天塹的事。柴存率士卒收拾起數千具死義者的骸骨，聚葬天塹之中，表面再塡土掩埋，關前天塹，須臾即平。隨後引兵而度，直叩關門。

關上，張承範遙見義軍背人塡坑，須臾而平，直叩關門，告官軍說：

「賊軍泯滅道義，坑平民以平天塹，比昔年秦之白起、楚之項羽，更爲殘暴，天理難容。弟兄們，遠用弓矢，近用滾石，殺死逼近關門的賊兵！」

頃刻間，矢石雨下，關門之前，義軍又倒下一大片人馬。這比衝峽谷中的擂木滾石陣更爲困難，峽谷中前有通路，這裡呢，前阻險關，無路可通，衝到關門前的，無一倖免，一個個都死在矢石之下。自天明到中午，義軍輪番衝鋒數次，都被關上矢石擊退。

日當午，黃巢騎著那匹大宛快馬烏龍駒，在侍衛們的簇擁下，率領中軍來到了。攻關的義軍一見那面十幾丈高，半畝地寬，其白如雪，上面大書「天下義軍都統、冲天太保均平大將軍黃」，旗竿頂上裝飾著獸牙以示威武的牙旗時，一時遍野白旗一齊招展，舉軍歡呼，聲震關左的黃河，關後的華山。

統帥既到，關前義軍陡增十幾萬，後續部隊還在源源而來。於是，義軍軍威更盛，士氣更高，不待將領指揮，各隊又自動踴躍而前，衝向關門。關上官軍人數雖然不多，但居高臨下，又有城垜掩護，一卒可當萬夫。一批一批的義軍士卒又喪生矢石之下，積屍關前。少數幾個接近關壁的，城堅不可摧，垣高不可攀，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無主地在城根下團團轉，或再被矢石殺死，或無可奈何地又退回原地。

黃巢見此情狀，知道僅憑人多以力強攻，難以奏效。便命尙讓傳令各營，且退到弓矢射程之外，暫緩攻關。黃巢親召尙讓等計議，如何智取潼關。反覆計議，終乏上策。正在爲難的時候，侍衛來報：

「有一個小和尚闖入軍中，口口聲聲要面見黃巢將軍。」

黃巢心裡納罕：兩軍陣前，一個小和尚哪來那麼大膽，竟敢闖入軍中，聲言要見主帥？他見我有什麼要事？常言道：女人、和尚、道士上陣，絕非等閒。看來不能輕視了這個小和尚。於是，對侍衛說：

「帶那小和尚前來見我。」

小和尚頃刻帶到。他身架單瘦，還沒成人呢，模樣也極平常，不像身懷異術的法師。見了黃巢，以及手執明晃晃的刀劍，威武地排列兩旁的侍衛，更是惶恐，只顧磕頭，一時竟說不上話來。黃巢不免心疑，問道：

「小出家人，你既遁入空門，不在寺裡跟師父修行，卻跑到這兩軍陣前來，聲言要見本將軍，卻是為何？」

小和尚見黃巢說話和氣，膽子也就大了些，抬起頭來，眼淚汪汪地回答說：

「我的師父被他們害死了，我來求黃將軍給我的師父報仇！」

「你的師父是誰，被什麼人害死了？」

小和尚把慈恩寺禪杖法師被害經過敍述了一遍，恨恨地說：「我師父是神策軍、長安府尹害死的，我恨死了這些神策軍，和那個殺人不見血的長安府尹，我求黃將軍快快帶領大兵打到長安去，殺死這些害人精，為我師父報仇。」

黃巢聽完，知道了神策軍色厲內荏、長安當朝官吏暴虐害民、驚惶混亂，長安百姓盼望義軍的情況。但此刻他更關注的是另一件事情：

「小和尚，潼關有神策軍把守，鳥飛不過，你是如何出關來的呢？」

小和尚說：「以前，我曾隨師父到這一帶採藥，熟悉這一帶路徑。關左面有一條峽谷，谷裡長滿青藤

雜草荊棘小樹，路不大好走，不過可以出入。以往一些生意人爲了逃稅，常常偷偷從這峽谷裡進關出關。我也曾隨師父到這峽谷裡採過藥。這次，我就是偷偷從這峽谷裡出關來的。」

黃巢精神大振：「哦，原來有這麼一條進關的小路！你願做嚮導，帶領義軍從這峽谷裡進關嗎？」

「爲了給師父報仇，我什麼都願意！」

「好，義軍打到長安，一定爲你師父報仇！」

黃巢大喜，顧尙讓說：「你帶領先行軍，繼續從正面攻關；我親率一支人馬，隨小和尙從峽谷潛進關去。兩面夾攻，潼關可破！」

尙讓心想：這小和尙猝然而來，並不知他底細。所說的話，是眞是假，一時難辨。主師豈可輕易自率人馬隨他進谷，萬一官軍又在谷中佈下擂木滾石陣，豈不中他奸計？但當著小和尙的面，不便明言，只說：

「黃將軍身爲主師，自應坐鎭關前，指揮大軍攻關，我率一支偏師，隨小和尙從關左峽谷偷襲。萬一官軍在谷中設下埋伏，也不致危及主帥，牽動全軍。」

黃巢想了想，也有道理。凡事豫之則立，不豫則廢。小和尙的話是否完全可靠，峽谷中官軍是否早已設伏？各種情況都應預先周密想到，才能少受挫折。先派尙讓，試以偏師，更爲穩當。便對尙讓說：

「就依你的話行事，只是你要小心謹愼，提防埋伏。」

關上，張承範率領神策軍連挫義軍數次進攻，殺傷義軍無數，但想到矢石將盡，糧草已絕，又萬分惶急。他不時向關後引頸西望，看看有無援軍及糧車到來，雖然望眼欲穿，援軍、糧車卻毫無蹤影。心中不免暗暗怨憤：聖上，聖上，都怨你平時荒廢朝政，權柄旁落，以致臨到這危急時刻，調不動一支援兵，運不來一車糧草！臣死不足惜，只恐怕高祖、太宗開創的基業，就要斷送在你手中了……忽然，他看見有些兵丁從關外傍關而入，不禁大驚失色：這是哪裡來的兵丁，是賊兵，還是官軍潰兵？他們又是如何進關來的？

他迅急親帶士卒下關去察看，近前才知道是齊克讓的潰兵，驚魂稍定。抓了幾個潰兵審問，如何進關來的？潰兵如實回答：從關左峽谷中潛進關來的。

他才想起，在長安時隱約聽說過，潼關左邊，有一條峽谷可通關內。平日禁人往來，以確保關上徵稅，稱之爲「禁谷」。這次，賊至倉促，只顧正面抵擋攻關之賊，卻忘了防守禁谷的事。他又到「禁谷」谷口察看，只見谷中原來茂密如織的灌木青藤荊棘，一夕之間被潰兵踏成坦途。他憤怒地想：這不是爲賊開道，引狼入室嗎！

他趕緊回到關上，命王師會立即帶八百神策軍防守禁谷，並嚴令：

「即使是官軍潰兵，也不准再從禁谷入關，一律就地殺死谷中，以免爲賊開道，引狼入室！」

王師會得令，不敢遲延，立即點起八百士卒，下關去防守禁谷。神策軍剛剛趕到谷口，小和尚已領著尙讓率領的二千偏師進來了。這幾天，官軍或在山頂，或在關上，居高臨下，用弓矢、擂木滾石打殺義軍，義軍被動挨打，死傷無數。官軍占據險要，義軍無法和他們平等交手，吃盡了悶虧。現在，平地相遇，可以平等交手了。義軍士卒多日憋在胸中的一腔仇恨，此刻一齊發洩出來，他們眼睛都紅了，惡虎撲食似的向迎面而來的八百官軍撲去。

官軍猝遇義軍，已自措手不及；失去居高據險的地利，又怯了幾分。加上兵力懸殊，很快便被義軍殺散。王師會見所率八百神策軍死的死、散的散，頃刻間如風掃殘雲一敗塗地，禁谷已失，有何面目再去關上見張承範呢？効忠死國，此其時也。於是，以手中劍刎頸而死。

尙讓全殲了來守禁谷的八百神策軍，氣也不喘一口，又一鼓作氣殺進關去。

關上只剩下千餘飢卒，而且矢石將盡，見義軍已從禁谷入關，腹背夾攻，已知關不可守，不戰自潰。

此時，天已薄暮，關前義軍在黃巢指揮下趁著關上混亂之際，接近關門，堆上薪柴，沃以膏油，投以

火炬，頃刻間關門便嗶嗶剝剝地燒將起來。火苗高竄數丈，很快燃及城樓，關上頓時成了一片火海。

張承範見大勢已去，沮喪已極，引手中劍欲自裁。可是轉念又想：我以二千神策軍無援無糧，抗六十萬賊軍，守潼關數日，功耶，罪耶？如此不明不白地死了，功過將來誰人與辨？不如回長安，見天子，奏明實況，再死不遲。於是，脫去戎裝，換上便服，趁夜色蒼茫之際，兵荒馬亂之時脫逃，連夜西行，回長安去。

尙讓率軍衝上城樓，見人就殺，無一倖免。攻打潼關這幾天，義軍死傷太多了，似乎只有殺盡官軍，才解心頭之恨。

關門火盡，黃巢率大軍冒餘焰衝進潼關。黃巢登上城樓，見尙讓就問：

「那個帶義軍從禁谷入關的小嚮導呢？」

尙讓剛才只顧殺敵，入關之後，竟忘了帶路的小和尙。現在黃巢問起，才開始尋找，可是，放眼四顧，哪有小嚮導的影子？

黃巢說：「攻取潼關，小和尙立了大功，叫人四處找找，一定把他找到，我要重重賞他。」

尙讓把左右侍衛召到身邊，要他們立即將小和尙找來。其中一個侍衛說：

「不用費力找了，小和尙帶我們入關，就獨自走了。」

「走了，上哪兒去了？你怎麼知道他走了？」

原來，小和尙帶義軍走出禁谷谷口，恰與來守禁谷的神策軍相遇。這時，義軍像餓虎撲食似的，猛衝上前，殺得神策軍屍橫遍野。小和尙恨透了害死他師父的神策軍和朝廷官吏，可是，見到義軍大殺神策軍的廝殺場面，他又不敢看了，躲在一旁直念佛。恰好被尙讓的侍衛看見了，上前問他：「小和尙，你怎麼了？」

小和尚說：「出家人不忍見這殺生的場面。我把義軍引進關來，也算爲師父報了仇，就此辭別。」

小和尚抬脚要走。侍衛問他，到哪裡去？他說：或到名山寶寺，或者雲遊四方，像師父一樣，用禪杖和藥草給世人治病。

小和尚說著，就獨自走了。那時候，追殺官軍，奪取關樓要緊，侍衛也來不及稟報尚讓。

聽了侍衛的稟報，黃巢和尚讓不由得歎息一番。都說：這是李唐惡貫滿盈，氣數已盡，所以天賜異人，引義軍入關。

義軍連日攻關鏖戰，人馬勞頓，當晚就在潼關駐紮歇息。兩軍廝殺之際，被張承範從山上找回來的潼關街市百姓，又都逃到山上去了。幸好，義軍從關東隨軍帶有糧草來，自己埋鍋造飯，不必驚擾百姓。

此時，一彎新月，正面對潼關的關闕，在東邊天際冉冉升起。民諺說：「初三初四蛾眉月」。此話不錯，說盡了初三初四月亮的纖麗。但是，詩人卻說：「露似珍珠月似弓。」彎月似弓，也許更合沙場上將軍們的意緒。

黃巢迎著晚風，昂立在襟山帶河的雄關上，似乎就站在長安的門檻上。那天邊的彎月，似乎是一張隨手可掇的射日金弓。

**【注釋】**

① 金吾：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吉祥鳥，天子出行，禁衛執金吾前導。所以，神策軍又稱金吾衛。

② 陰麗華：漢光武帝皇后名，以美麗著稱。以執金吾禁衛帝都，與得陰麗華並稱，也是極言神策軍薪給優厚、權勢煊赫，爲人所羨。

# 十四

第二天，皮日休一早就起來了。潼關，以前東去西來曾經路過幾次，但是，每次來去匆匆，都沒有停下來好好看看這座雄關。再說，以往他或是一個普通士子，或是一個管音樂的品級甚低的文官，或是一個貶謫出京的遷客；而潼關重鎮一向有將軍率兵把守，那時他即便駐足淹留，也只能逛逛潼關街市，或站在關下仰望一下它的雄姿，不可能登上城闕，周覽四極。現在，潼關落入義軍手中，他可以在昔日閒人不得任意登臨的城闕上，自由行走，仔細觀賞，一償宿願了。

皮日休登上城闕，只見一些義軍士卒正在晨光中織草鞋。這一向時，長驅一千餘里沒有歇過腳，渡淮河、占東都，一直打到潼關。一路上跋山涉水，可費鞋子了。接著，便要直搗長安，又有幾百里路程，所以，得趁在潼關稍歇的時間，打上幾雙草鞋，以備進軍長安的路上穿用。

哧拉、哧拉的聲音陣陣傳來，這些士卒正把一幅幅彩繒（絲織品），一件件錦衣撕成條條，用來編草鞋。皮日休見了，又心疼，又氣憤，走上前去，大聲責問：

「你們之中，誰是褒姒?!」

那些士卒都認得皮日休，聽見責問，其中居然有一人惶恐地站起來，應聲說：

「小人便是，博士有什麼吩咐？」

皮日休意想不到士卒中會有人如此回答，詫異地問：

「你是褒姒?!」

「是的，小人姓包，名擲。小人家裡貧窮，母親生下我，養不活，就用破布包了，擲到野地裡。一個路過的和尚把我撿回廟裡，用米湯餵大，給我取了這個包擲的名字。」

皮日休聽了這個士卒一本正經的顢頇回答，笑也不是，惱也不是，只好耐著性子解釋說：

「我說的是周朝一個叫褒姒的美女。她生下來之後，也曾經和你一樣，被父母扔在野地裡，但是，長大以後她成了周幽王最寵愛的妃子。」

聽到這裡，那個叫包擲的士卒爲自己冒認褒姒而難爲情了，其他士卒望著包擲那副憨相，聯想起古代叫褒姒的美女，禁不住轟地笑起來。

皮日休又問：「你們知道，我爲什麼問『誰是褒姒』嗎？」

衆士卒不笑了，你望著我，我望著你，答不上來。

皮日休接著說：「褒姒進了王宮，得到周幽王的寵愛之後，就變得嬌貴起來了。她是個不愛笑的美人，周幽王卻極力想討她歡喜，逗她笑。聽她說，喜歡聽撕綢繒的聲音，就命司庫每天送彩繒百匹進宮，叫有力氣的宮娥撕彩繒給褒姒聽，討她喜歡。於是，每天就有上百匹珍貴的彩綢變成廢物，多麼可惜呀。你們怎麼也像當年褒姒一樣，把珍貴的彩繒、錦衣撕碎呢？」

士卒們這才明白了皮日休的用意，紛紛抱屈說，他們可不同那個尋歡作樂的王妃，他們是撕了它打草鞋。一路上占東都，過州縣，他們得了不少綢繒和錦衣。可是，只有當官做老爺的人才穿綢著錦呀，他們拿著這些東西不能穿，老帶著又笨重，還不如撕了它打草鞋呢。用綢條打的草鞋可結實了，一雙能頂草編鞋子幾雙穿呢。

皮日休認得這些士卒是黃巢身邊的侍衛，認眞地說：「爲什麼只有當官做老爺的人才能穿綢著錦？你們難道就這樣穿得破破爛爛的隨黃王進長安，叫長安百姓瞧不上眼嗎？」

士卒們看看手邊那些彩繒錦衣，將信將疑地問：「我們果眞也能夠穿綢著錦？」

「能！」皮日休毫不含糊地說，「黃巢將軍現在是天下之王，打進長安，趕跑了唐天子，他便是天下的

皇帝了，你們便成了御前侍衛。哪個皇帝身邊的御前侍衛，不是穿綢著錦的？」

聽了這番話，士卒們歡躍起來。誰不願意穿綢著錦呢？多少年出生入死，跟隨黃王打天下，吃盡辛苦，眼看打進京都長安，也該穿綢著錦光耀光耀了。只是，這事黃王會同意嗎？黃王自己現在穿的也還是布衣裳呀？

眞的，黃巢自己穿著布衣裳，怎麼好讓他的侍衛穿綢著錦呢？這事關係到義軍進京的威儀，不能等閒視之，得好好向黃巢談談。皮日休決定先不登城闕覽勝，而立即進城樓去面見黃巢，陳述此事。

黃巢昨天晚上就在關樓上歇息，此刻，他已經早早起床，正在看城壁上一張潼關至長安的驛路、關隘輿圖，腦子裡籌劃著進軍長安的事情。

皮日休見了黃巢，說起在城上見士卒們裂繒打草鞋，問他們誰是褒姒，一個叫包擲的士卒居然起來答應的事，兩人都哈哈笑了起來。笑完，皮日休問：

「黃王打算怎樣進長安？」

黃巢指著官軍留在城壁上那張輿圖，輕鬆地說：「潼關已破，此去長安，雖然還有華州等幾處關隘，但其險都不如潼關。況且，諸道兵馬被高駢遣散之後，現在還沒有來得及重聚，州縣官早已聞風逃竄，義軍可以無礙地長驅直下長安了。」

皮日休笑著說：「就這樣布衣進長安嗎？」

黃巢看了看身上，反問道：「怎麼，布衣不能進長安？八年前，我不就是布衣進長安趕考的嗎？」

「八年前，你是一名普通士子，現在你是義軍都統，尊為黃王。依然布衣草鞋，就要被長安人小看了。」

黃巢兩眼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誰再敢小看我，那些身衣錦繡的王公貴冑嗎？我要殺盡他們，一雪八年前被排斥落第之辱！」

「不只是那些身衣錦繡的王公貴胄，還有長安的百萬百姓。中國是一個禮義之邦，從黃帝開始，便作冕旒，正衣裳。黃帝作冠，前後垂懸玉串，稱之爲冕；爲元衣黃裳，以象天地的正色①。衣裳上還繡上雉鳥和草木的花朵，染上五彩的花紋，以表貴賤。這便是今天錦衣的由來。這些禮儀經過幾千年王化教誨，百姓們都是十分熟悉的。黃王如不講王者威儀，如何威服天下百姓？」

皮日休上溯黃帝，侃侃而談。黃帝的時代，一向是天下百姓心嚮往之的極治盛世，黃巢不能不心服，便問皮日休：

「你是備諮詢的博士，你說該怎麼辦吧。」

「依我說，即命曹氏夫人及後營女將、女兵，爲黃王趕製入長安城穿的王者衣冠。同時選士卒中的能工巧匠趕製黃王入城乘坐的飾金肩輿。黃王侍衛和義軍將領一律衣錦繡，其餘士卒也需穿著整齊。」

「好，就依你的話辦理。還有一事，進長安須發一個曉諭百姓的文告，這文告就請博士擬寫如何？」

皮日休從身上掏出一軸紙卷來，遞上黃巢，笑吟吟地說：

「此事我也想到，昨晚連夜擬寫了一個，黃王看看，是否可用？」

黃巢接過紙卷，展開來看，只見上面寫道：

向稱潼關天險，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一丸泥封，三軍爲阻。李唐無道，軍民離心，天險何助？義軍百萬，勢雄鵬舉，關塞無礙！

潼關既破，長安門開，問鼎得國，指顧之間。

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切切布諭。

黃巢看了皮日休草擬的文告，當即首肯。皮日休自去找會雕板的士卒刻印，以便廣爲散發招貼。

十二月八日爲臘日，是傳統的臘祭之日。今年賊情緊急，唐僖宗決定提前到臘月四日進行臘祭，親幸南郊，祭祀天帝及百神，祈福禳災。

祭祀之前，僖宗居於別殿，齋戒三日。這三天不但不吃葷腥，也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不飲酒作樂。其他幾項都還好做，只有這不飲酒作樂，使一向逸樂慣了的唐僖宗覺得懨悶難受。但是，想到黃巢兵臨潼關，國祚危急，須誠心以祈求上天降福，使賊兵早退，國祚轉危爲安，也就咬咬牙忍受住這齋戒的清苦了。

祭祀這一天，天亮前三刻，管南郊祭壇的郊社令已經率領他的屬員忙碌開了，在祭壇上擺設好各種祭品、祭器。天亮前二刻，奉禮郎帶領贊禮官、太祝、樂工及執事人等，也來到了祭壇前，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天亮前一刻，皇帝服袞龍袍、戴冕旒，乘御輿出宮，田令孜等近侍官隨駕陪祭。

車駕出大明宮的南門丹鳳門前走，經朱雀大街，出長安城南正門明德門，來到祭壇，天色已經大明。這時，祭壇上一切都準備就緒，只等皇帝下輿主祭，行禮如儀。

祭壇頂呈半圓，形如穹廬，故名圓丘。皇帝降輿，太常卿引皇帝從祭壇中門登上祭壇，贊禮官司儀，祭典正式開始。先向天帝跪奠玉帛。奠天的玉器上圓下方，名叫圭，表示天圓地方的意思；奠天的帛，則是一幅潔白如雪的綢子。太祝將圭、帛授侍中，侍中將圭、帛進於皇帝，皇帝接過，再跪奠於天帝神位上。奠玉帛之後，下一項禮儀是進饌，也就是以酒食祭天。

最後一項是讀祝文。以往的祭典，多半由太祝代讀祝文，今天，僖宗格外虔誠，從太祝手裡接過版祝，便跪在天帝神位前，照著版上文辭，親自誦讀起來：

維大唐廣明元年臘日，嗣天子儇，敢昭告於昊②天上帝：

亂常干紀，天地所不容；伐罪弔民，帝王之大典。逆賊黃巢，怙眾稱兵，憑兇構孽，攻殘州縣，殺害生靈。幽明共怒，上蒼豈容？

值茲臘祭之日，謹備玉帛牲禮，祀於南郊圜丘，禱祝上蒼，祈降天懲。使逆賊烏焚魚爛，破敗而終；身膏原野，家受誅夷。使李唐天下，移吉凶於反掌之間，變禍福於立談之際……

讀著、讀著，僖宗眼眶裡充盈了淚水。彷彿蒼茫昊天之上，真有一個神力無邊、主宰一切的天帝在歆享他的牲禮，靜聽他的禱祝。黃巢六十萬大兵直逼潼關，沿途州縣官望風逃竄，屢詔催促，諸道勤王之兵還不見蹤影。此刻，他只覺得大廈將傾，而無木以支，只有禱祝上蒼，祈求天助了。

僖宗在天帝神位前滿心淒涼，愴然涕下，助祭的執事人等見狀，大氣也不敢出，一旁肅立。忽然，一陣咚咚的急促的腳步聲打破靜寂，直奔祭壇而來，神台上有幾支蠟炬，紅焰搖晃了幾下，被來人的腳步和氣浪震滅了。神壇上的助祭執事一個個大驚失色，僖宗預感到有什麼非常事，也不等讀完祝文，贊禮官贊「興」，便自己從跪著的蒲團上立起身來。

這時，便有一條漢子撲通跪在僖宗面前，大聲稟奏說：

「臣張承範參見聖上。」

僖宗驚問：「卿不在潼關把守，如何擅自回長安來了？」

張承範叩下頭去，說：「臣以二千神策軍，抗黃巢賊兵六十萬，殺賊萬餘，終因矢石用盡，糧草斷絕，援兵不至，眾寡不敵，丟了潼關。臣沒有沙場死節，苟活逃歸，就是想到御前及時報告軍情，請皇上早做禦賊之備。現在軍情已奏明，臣甘伏敗兵之誅。」

聽到這一驚人的噩耗，僖宗雙手顫慄起來，手上捧著的版祝，啪地掉到地下。這時，他已顧不得再去

計較張承範敗兵之事了，只是惶惶然四顧，問：

「田中尉呢？」

其實，張承範是在祭壇下面先見到田令孜，然後由田令孜引上祭壇來的。此刻，田令孜就侍立在旁，僖宗因爲太著急，竟沒有看見。田令孜見問，連忙跪答：

「陛下，臣在此。」

「中尉，黃巢賊兵已經入關，如何是好？」

田令孜也想不到賊兵會來得這麼快，有點措手不及。幸好，他有先見之明，早在今年三月就委他的胞兄陳敬瑄入川，預作了遷蜀的準備。於是，連忙稟奏：

「事已燃眉，陛下趕快回宮打點一下，即啓駕幸蜀。臣自率神策軍護駕。」

關於幸蜀的事，田令孜曾稟奏多次，僖宗總是下不了決心。一來以爲還有潼關天險可守，黃巢兵不會倏忽而至；二來長安是歷朝故都，城市繁榮，宮室池苑華美，不是成都可比，因而眷戀著不肯離去。現在，由不得自己的性子了，活命要緊，當即點頭：

「就依卿言，立即啓駕幸蜀，越快越好。」

得到僖宗准允幸蜀的御言，田令孜一反平日老成持重、慢條斯理的樣子，馬上命令內侍立即啓駕回宮。那些陪祀的執事人等，見僖宗不等祭事禮成，便啓駕匆匆回宮，不知道究竟出了什麼大事。望著揚起塵土遠去的鑾輿，一個個楞楞怔怔的，也無心收拾祭器祭品了。

此時，呆立在圜丘之下，和陪祀的執事人員一起，楞楞地望著鑾輿遠去的，還有原潼關把截使張承範。他幾天幾夜沒有合眼，實在睏得不行，竟在搖搖晃晃的馬背上打起盹來，幾次從奔馳的馬背上摔下，幸未摔斷骨頭，只是傷了點皮肉。總算趕在黃巢軍之前，到了長安，向皇上報告了軍情，也算盡了爲臣的一份

忠心。皇上聽了稟報，雖未追究他失潼關之責，但也沒有褒獎他冒死突圍，前來稟報軍情的忠義行動。最後，只顧匆忙啓駕回營，作立即遷蜀之計，竟將他冷落一旁，根本不提命他護駕西南行的話。這是皇上行色匆匆，惶急中的一時疏忽呢？還是有意要廢棄他這個「敗軍之將」呢？

看來皇上不是一時疏忽，冷落自己，而是有意廢棄，故意不置一詞。皇上向來諸事倚賴田令孜，現在決定遷蜀，更得看田令孜眼色行事。自己累次上奏，諫阻遷蜀之事，堅請皇上留守長安，急詔諸道兵馬救援潼關，以免鑾輿一動，上下土崩。這些見解和田令孜之議背道而馳，自然不爲田令孜喜歡。田令孜雖爲神策軍中尉，但向來不親自率兵，而剛才在駕前卻說「臣自率神策軍護駕」，並不說要他張承範帶神策軍護駕。田令孜不喜歡他這個曾反對遷蜀的人隨駕入蜀，意思已很清楚了。皇上是一個大事糊塗，而這些小關節上卻十分清楚的人，自然心裡明白其中的微妙，所以將他冷落一旁，啓駕自去。

想到這裡，張承範心中不覺悲涼起來：冒死突圍，不避艱險，幾日幾夜不合眼趕來御前，報告軍情，落得的竟是這樣一種結局！但轉念一想，不隨駕入蜀也好。西川節度使是田令孜的胞兄陳敬瑄，蜀中是田令孜一家的天下，自己既然反對過田令孜，入蜀也不會有好結果。可是，黃巢大軍轉瞬即至，不隨帝駕入蜀，便成破國亡臣。兵荒馬亂，哪裡是破國亡臣的藏身之所呢？

晨風中隱隱從南面傳來一陣鐘磬聲，放眼南望，在澄明的初冬的天氣裡，依稀可見半截揷入雲端的終南山，這大概是終南山寺院晨禱的鐘磬聲吧？那倒是一個超然物外，絕息塵慮，可以棲身的地方。想到這裡，他彷彿得到了解脫，舉步就走。走不數丈，那繫繮圓丘下的戰馬忽然咴咴嘶鳴起來，張承範回頭望去，那馬正向主人揚蹄奮鬃，彷彿驚異主人爲何忘了帶牠同行。張承範深情地凝望了那頗通人性的牲口一眼，心裡暗暗說：「永別了，戎馬生涯！佛門清靜，那裡不是你去的地方，你還是留下吧。」然後，毅然轉身，不再反顧，大步向梵鐘清遠、自雲繚繞的終南山走去。

僖宗鑾輿由南郊祭壇匆匆回到大明宮，心亂如麻，宮中珍寶無心收拾，只想帶了同母弟李傑和常侍身邊的宮妃嬋媛去太極宮前的太廟裡，辭了列祖列宗，便上路遷蜀。幾個小內侍備齊了香燭、祭品，僖宗帶了李杰、嬋媛，正要去辭廟，田令孜已經一身戎裝，帶領一支神策軍進大明宮來了。田令孜帶劍直趨帝闈，見僖宗左右還在擺弄香燭，大驚說：

「皇上怎麼還不作行計？」

「朕帶御弟、宮妃辭了太廟，便行。」

「唉呀，還辭什麼太廟，賊前鋒已到臨潼，趕快走吧！」

「天子巡狩，必辭太廟，這是古禮呀。」

田令孜頓足說：「還講這麼多禮數，我們就要落入賊手了！」

僖宗無可奈何，只好面南，朝著太廟方向拜了三拜，流著淚說：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以來，列祖列宗，嗣天子儇不孝，至世道交喪，海縣橫流，賊入帝都，宗廟淪亡。此次鑾輿幸蜀，只是暫避之計，必當倚仗義臣忠輔，號令軍戎，以誅草莽亂賊。祈列祖列宗，冥中佑助，以早雪失邦之耻。」

僖宗拜祝之時，田令孜已喚來鑾輿、車駕伺候，隨即分別上車。僖宗鑾駕在前，宮妃、御弟各乘一車後隨，輕裝簡從，並未驚動衆人，悄悄出了大明宮。田令孜親率一支輕騎在後護駕。鑾駕從長安西門金光門出城，城門口五百名護駕的神策軍已在那裡專候，接了鑾駕，便揚鞭催馬，向西南急馳而去。

車駕經戶縣到周至，太陽已傍西山，這裡仍是關中平原地區，離長安只百多里，賊兵旦夕可至，哪敢停歇？馬不停蹄，繼續南行。又走了幾十里，天已薄暮，蒼茫的暮色裡隱隱可見遠處高聳的太白山和層疊的秦嶺。層疊的崇山對避難的車駕是一種安慰，庇護所近在眼前了，他們提起勁來，向秦嶺奔去。

從周至西南，沿著秦嶺中的駱谷水、儻水河谷，南到洋縣，有一條古道，名叫駱谷道，也名儻駱道，是一條關中經漢中入蜀的近捷通道。進了駱谷道，天已全黑，車駕仍不敢歇息，摸索著繼續向西南趕路。兩旁的山越來越高，林越來越密，幸好路隨河轉，不致迷途，又有上弦月照路，脚下還能辨認。僖宗坐在鑾輿中，還能合眼睡個覺，侍從和護駕的神策軍完全不能合眼。第二天，又趕了一天路，日已偏西，實在是人困馬乏，田令孜自己也覺得走不動了。這時，隱隱見前面屋舍櫛比，出現了一個小集鎮。田令孜命侍衛喚來路旁一個打柴的百姓，問：

「前面是什麼地方？」

打柴人答道：「婿水鎮。」

田令孜詫異說：「為什麼叫這樣一個怪名字？」

打柴人並不知道皇帝就在跟前，他也不認識鑾駕，所以說話並無顧忌，哈哈笑著說：

「提起這名字還有來歷呢。傳說，古時候有個仙人叫唐公昉，在這裡修道煉丹，多年之後，唐公昉得道，一家大小也隨著升天。只有女婿不是親骨肉，不能隨同唐公昉一家飛升，留了下來。後來人們就把集鎮前面那條河，叫做婿水，把集鎮叫做婿水鎮。」

又問：「這婿水鎮屬什麼府，婿水通往哪裡？」

答道：「婿水鎮屬漢中府，前面不遠便是漢中城。婿水滙攏幾條小河，一直流入漢水。」

聽到這裡，田令孜高興起來，以手加額，慶幸地大聲對鑾輿說：

「陛下，恭喜恭喜，大吉大利，我們到了古仙人唐公昉得道，舉家升天的吉祥寶地婿水鎮，前面就是漢中，再翻過幾座高山，就登上入蜀的棧道了。」

打柴人聽不懂「陛下」是什麼意思，還愣愣地站在一旁看稀奇。這一帶山裡只有獨輪車，傳說還是三

國時候諸葛亮發明的，叫「木牛流馬」。諸葛亮帶著蜀國兵馬，從這裡出山和魏國交兵，就用「木牛流馬」運糧。到了漢中，有比較寬的平坦地面，才有二輪的牛車。像這樣四個輪子，平平穩穩，雕著花，髹著五彩漆，小巧玲瓏的車子，山裡人從來就沒有見過。

接著，打柴人便見那個叫「陛下」的人撩開車帷，探出頭來。啊，好年輕，才十七、八歲吧，白白嫩嫩的。打柴人不覺暗暗羨慕起來：眞有福分啊，這點年紀，就有許多人侍候著。

只聽見車中的年輕人說：「既然到了吉祥寶地，又離蜀地不遠了，想來可保無虞。這兩天日夜奔馳，人困馬乏，且在前面集鎭歇息一宿，明天再走，如何？」

田令孜欣然說：「如此最好。」

年輕人又交代說：「難得打柴人給我們指點這樣一個駐蹕（帝王出行的車駕）的吉祥寶地，賞他一個元寶吧。」

田令孜命左右從馬馱裡取出一小錠約二十餘兩的馬蹄形元寶來。銀元寶始鑄於唐開元年間，錠面上鑄有「開元通寶」四字，後來人們誤讀作「開通元寶」而得名，以後，歷朝都鑄有「元寶」。左右將元寶賞給打柴人，打柴人受寵若驚，心想：打一輩子柴，也掙不來這錠銀子呢，今天是什麼福星高照，難道自己遇了仙嗎？

車中的年輕人看著這一錠小小的元寶，卻歎氣說：「唉，一輩子從來沒用過這樣輕的賞銀賞人，要在平時這點銀子如何拿得出手？這次倉皇出行，銀子帶得不多，也只好將就了。」

打柴人揣好銀錠，千恩萬謝地走了。走在山路上，伸出舌頭，半天縮不回去，心想：好闊氣大方的老爺，賞這麼大一錠元寶，還說少了，要在平時拿不出手！

一行人馬到了婿水鎭，車駕先在鎭外歇息。內侍先進鎭，找了鎭上幾間最好的房屋，打掃乾淨，然後

迎鑾駕入內。田令孜傳令隨行護駕衆人，對外一律不得洩露御駕行踪。這裡地當駱谷古道，平日也偶有人馬來往關中、漢中、蜀地之間，見了兵馬並不十分驚懼。又見這支人馬似乎不像別的兵勇粗俗、野蠻，也不搶掠、奸淫，百姓更不逃匿。

鑾駕剛剛歇下，內侍正在準備御食。田令孜宿於緊鄰鑾駕的一間房內，卸下戎裝，剛剛喘了一口氣，在鎮外擔任警戒的神策軍便神色慌張地跑來稟報：

「北面山道塵頭大起，人喧馬嘶，有一支兵馬正朝婿水鎮馳來。」

田令孜聞言，臉色陡變，從座上一躍而起，一面迅速重新將佩劍繫在腰間，一面吩咐左右：一是立即將鑾駕引出鎮外，藏匿林中；一是立即集合五百神策軍，準備迎敵。他早年雖然學過幾路刀槍，但一直在宮中陪侍皇上，沒有經過戰鬥。此刻和來歷不明的兵馬狹路相逢，無處迴避，只好硬著頭皮上陣了。儘管護駕的神策軍中尙有幾員偏將，打起仗來，不一定要他親自交手，但出馬臨陣，總免不了心懷忐忑。

田令孜騎馬仗劍來到鎮外，偏將已將五百神策軍佈成陣勢，準備迎敵。達達的馬蹄聲越來越近，神策軍已經弓張劍拔。頃刻間，山路上轉出一支人馬，領頭一杆大旗上書一個斗大的「鄭」字，看那裝束，卻是官軍打扮。田令孜知道是勤王兵馬，緊綳著的心弦才慢慢鬆弛下來。

那兵馬越來越近，領頭的卻是一員年過半百的儒將，田令孜認得，來人是駐節鳳翔的隴西節度使鄭畋。去年，因爲招撫黃巢之事，鄭畋和盧携意見不一，爭詬朝堂，盧携拂袖而起，將硯石掃落地下，引起皇上震怒，免了二人宰相之職，隨後，鄭畋便到鳳翔出任隴西節度使。聽說黃巢軍逼近潼關，威脅京都，鄭畋立即增募兵卒，準備赴長安勤王。臨行時，以家財犒勞士卒，妻子還親自給士卒縫製戎衣。走到半路才知道，潼關已破，長安失陷，帝駕已經出走。鄭畋聽說僖宗幸蜀，日夜兼程，趕來謁見。

二人相見，就在馬上拱手爲禮。鄭畋問過帝駕安好之後，便說：

「田大人欲擁帝駕何往?」

田令孜回答說:「皇上早已做好遷蜀的安排,帝駕自然幸蜀。」

聽說田令孜要奉御駕幸蜀,鄭畋心裡就來氣了,質問說:

「田大人擁駕遠適西南,巴蜀邊僻,道路阻隔,自然可以偏安一時。可是,皇上號令從此難達中原,你還要不要聖上復國?!」

田令孜反問:「鄭大人的意思,皇上該到哪裡去呢?」

鄭畋說:「我就是來接皇上去鳳翔的,鳳翔離長安近,便於號令天下,反攻復國。」

田令孜深知僖宗懦弱,絕不肯留在靠近黃巢軍的鳳翔地方,便不願和鄭畋多費口舌,只是冷笑說:

「既然如此,鄭大人面奏皇上吧。」

近侍們探得來的是鄭畋的人馬,已將帝駕從林中隱藏處請回鎮裡屋舍。鄭畋進屋,見房舍簡陋,四壁徒然,僖宗神色沮喪,枯坐在一張民用木床上。一代天子落到眼前這種地步,向以忠貞自持的鄭畋,心裡一陣難過,不覺眼淚縱橫,上前拜見皇上,哽咽著說:

「臣等身為將相,不才誤國,使御駕播遷,罪責非輕。臣請賜死,以懲輔君無能之罪。」

僖宗明白,國家落到這般地步,哪能單怪鄭畋這樣的大臣呢?自己心裡就有愧。於是,連忙好言安撫說:

「巨盜為患,也是天降禍殃,不能單怪將相輔弼不力。卿無須過於自譴。」

鄭畋懇請車駕留鳳翔。極言鳳翔靠近長安,便於詔令天下兵馬速來勤王,有早圖恢復的好處。而遠遷西蜀,道路阻隔,百姓難覩皇上音容,不利早日復國。僖宗聽到這裡,面有難色,沉吟不語。田令孜察言觀色,已知僖宗心意,樂得沉默一旁,不插一語。鄭畋又反覆陳詞,懇切再請。僖宗終於決斷地說:

「卿一心爲國的惓惓之意，朕豈不知？只是黃巢已入長安，長安至鳳翔一馬平川，賊騎可朝發夕至。朕不願使鑾駕太靠近巨寇，且幸漢中，若賊勢猶盛，再幸成都，然後徵天下兵馬，以圖恢復。卿既有復國忠心。謹扼守要衝，使賊軍不得西向；然後糾合鄰道兵馬，奮力東向殺賊，勉建大勛。」

鄭畋見一再懇陳利害，帝心終不爲動，無可奈何，只好退求其次：

「皇上既面託臣糾合鄰道兵馬，奮力殺賊，臣當謹遵聖旨，以死報國。只是道路梗塞，奏報難通，事有機急，請得便宜從事。」

僖宗慨然應許說：「只要有利社稷，卿可以便宜行事。」

鄭畋雖然沒有將車駕留在鳳翔，但畢竟在道次謁見了皇上，並請得了「便宜行事」的面諭，總算不虛此行。回過來再想，即使御駕留在鳳翔，有田令孜這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權臣一旁掣肘，自己也無法施展。這樣反覆一想，心裡也就豁然貫通，欣然辭了御駕，連夜返回鳳翔，以徵兵討賊。

鄭畋走了，車駕便一心一意入蜀了。僖宗問田令孜：

「朕倉促幸蜀，蜀中可有準備？」

田令孜滿口答應說：「蜀中會有準備。」他本來想接著說：今年三月我派胞兄陳敬瑄，以及心腹楊師立等入蜀，就是未雨綢繆之意，要他們預作了皇上幸蜀的準備。但又顧忌這麼說會使皇上多心，便改口說：

「爲使蜀中接駕事宜辦得更妥貼，皇上就在途中預給三川節度使陳敬瑄、楊師立、牛勖等一封準備接駕的急詔也好。」

天已垂暮，內侍掌來一盞脂油燈，同時捧上文房四寶，在木牀上安放了一張寫字的小几。僖宗親自命筆擬詔，諭三川節度使陳敬瑄、楊師立、牛勖等人，潼關不守，黃巢賊軍已陷長安，御駕暫幸漢中，謀徵兵以圖收復帝京。若賊勢熾盛，一時難以剪除，御駕將再幸成都。三川節度宜修葺行宮，預爲準備云云。

詔書寫就，即用蠟丸密封好，派幾個精明強悍的內侍帶上，連夜啓程，送往成都。

**〔注釋〕**

① 元，黑色。古時衣服，上稱衣，下稱裳。天在上，色青蒼，地在下，色黃；所以上衣色黑，下衣色黃，以象天地之色。

② 昊：大，指天。

## 十五

黃巢身服在潼關連夜趕製的王者衣冠，乘坐飾金的肩輿。左右侍衞一律披髮，束以紅繒，身穿錦繡衣服，手執刀劍相從。前有以柴存爲先鋒，尙讓爲主將的先頭部隊，後有數十萬義軍絡繹相隨，浩浩蕩蕩殺奔長安。沿途州縣官吏守軍早已聞風逃竄，一路之上並無阻擋。

看看來到長安東城外的灞橋，黃巢命侍衞暫歇，自己也下了肩輿。皮日休從後隊騎馬趕上，問：

「黃王，爲什麼不走了？」

黃巢說：「你來得正好，還記得八年前的秋天，我到長安趕考落第，鬧了宮市，打了宮使，被金吾衞追捕，你護我喬裝走出春明門，一直送到灞橋，才折柳爲別嗎？」

「記得，記得。當時你吟贈我的三首菊花詩，到現在我還能一字不漏地背下來呢。三首詩都很有氣魄，非一般文人詩可比，又富文采，兼具文人詩所長。特別這一首，更是氣雄千古！」說著，皮日休便大聲吟哦起來：

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
滿城盡帶黃金甲。

時到十二月初，灞河邊一家茅舍的竹籬邊，還有幾叢菊花鬥著寒風，開得正艷。一個侍衞走過去，折了一束，獻給黃巢。黃巢接過菊花，得意地哈哈大笑說：

「當年詩中所吟，今日終於如願以償。義軍花開，官家花殺，身披黃甲的義軍士卒將佈滿長安！」

正說著話，先遣平唐大將軍尙讓來報：「有朝臣張直方率文武數十人，前來灞橋迎接黃王入城。」

黃巢問張直方是誰，尙讓也不知道。又問皮日休，皮日休曾在朝多年，熟悉朝臣，便向黃巢簡介張直方的情況。

張直方也算幾朝老臣了。父親張仲武曾做過朝中宰相。三十年前，唐宣宗大中初年，張仲武死，張直方承襲父蔭，任幽州節度副使，算是托庇門第，少年得意。但他是個紈袴惡少，常行不法，巧取豪奪，所以，官職有升有貶。宦海浮沉數十年，後爲金吾大將軍。官職不算顯赫，但警衛京都，富貴尊榮，一直過的是豪華日子。介紹到這裡，皮日休沉吟說：

「禁衛京都的金吾、神策兩軍統受中尉田令孜節制，而張直方卻屈居其下。以張直方顯赫的家世，以及他自己三朝元老的身分，自然不願受制於一個閹人。這也許便是他來迎黃王入城的原因。」

黃巢聽了，眉頭皺了起來，陰沉著臉說：

「原來是這樣一個出身高門世家的三朝元老！他旣肯歸降，饒他不死，放他回家也就罷了。」

皮日休勸諫說：「黃王，不應該如此冷落前來歸降的張直方和衆文武朝臣，你應該親自見張直方。」

「見張直方這樣的顯宦？」

「不但要見，還要好言撫慰，將來封他官職，以安其心。」

黃巢瞪大眼睛，望著皮日休說：「如此，百姓將如何看待義軍，如何看待我黃王?!」

皮日休迎著黃巢銳利的目光，毫不動搖說：「正因爲張直方家世顯赫，又是三朝元老，與朝廷重臣都有交往。撫慰張直方一人作爲榜樣，將來可以招徠千百李唐舊臣，輔弼黃王天下，又何樂而不爲呢？」說到這裡，皮日休情緒激昂起來，語調也高了，「百姓，並非每個人都知道安邦治國的大計。黃王此舉，有利

邦國，有利社稷，也便是爲百姓了。」

黃巢默然，停了一會兒，又問尙讓：

「見張直方的事，尙將軍以爲如何？」

尙讓想了想，也說：「皮博士說得有理，安撫張直方一人，可以招徠李唐舊臣千百，有利義軍入據長安。黃王還是親自見見張直方爲好。」

黃巢又琢磨了一下，然後決斷地說：「好吧，擺開執事，召張直方前來見我！」

飾金的肩輿端放在灞橋東頭，大道正中。黃巢整肅冠服，威嚴地安坐其中，繡簾撩起，以顯崢嶸。肩輿旁站立著幾個手執明晃晃刀劍的彪形虎賁護駕。沿灞橋兩邊欄杆，從東頭直達西頭，排著兩列一里多長的執戟近侍，中雜以上面寫著斗大「黃王」二字的白色軍旗，以及各色旗幡，以爲儀仗。

張直方和幾十個文武朝臣，被尙讓的先遣士卒阻在灞橋鎮外的驛路旁，等候尙讓的回覆。聽說黃巢要親自接見他，暗暗高興，心裡像吃了顆定心丸。這就是說，黃巢接受他歸降，一時不會有殺身之禍了。可是，又不免心懷疑慮：聽說黃巢面目猙獰，是個殺人如麻的魔王。早年販私鹽，受過官府緝捕，以後到長安趕考，又遭斥落，對地方官吏和朝廷大臣都懷嫉恨。我去見他，偶有不愼，萬一冒犯，他翻臉不認，加害於我，如何是好？他雖然是一個老於軍伍，也常見皇帝的人，現在也不免臨場畏怯，甚至後悔不該多事，強自領頭，來迎黃巢。但是，退縮已經不行，只好壯起膽子隨尙讓前去。

還沒有踏上灞橋，已遙遙望見兩行排列整齊，錦衣黃甲，手持明晃晃長戟的侍衛，和迎風獵獵飄展的「黃王」大旗。等張直方踏上灞橋，便完全置身戟林之中了。而執戟士卒那一道道頗不皮善，甚至有點兇惡的目光，又像有千把利劍在他周身繚繞，隨時有可能將他碎屍萬段。一向養尊處優，慣於對人頤指氣使的張直方，突然陷落在這種境地，只覺得渾身都不自在。這一座一里多長的灞橋，他騎馬、坐轎往來過無

數遍，以往只覺倏忽便過，現在，卻覺得灞橋是那麼長，一步一步那麼難挨。

終於走盡了橋身，快上橋頭，便見大道當中端放著一頂肩輿。張直方心裡狐疑，正不知道怎麼辦好，便聽見肩輿兩旁挺立著的虎賁，齊聲大喝：

「來人止步，原地叩見黃王！」

張直方聽到喝聲，心裡一驚，兩條腿不覺軟了，撲通跪到地上。尾隨張直方的數十個文武朝臣，也相繼魚貫跪下。張直方聲音顯得有點顫抖地說：

「原李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文武朝臣叩見黃王，我等願意歸降義軍，恭迎黃王入京。」

可是，黃巢在哪裡呢，難道就在面前的肩輿裡？果然，肩輿裡傳出一個威嚴的聲音：

「張直方等既肯歸降，義軍豈能拒絕你等？歸降義軍就得遵從義軍宗旨，以後不得再欺壓百姓。你等暫且回去，聽候義軍傳喚、任用。走時在尚將軍處留下名刺（即名帖、名片），回去後在各自門前懸上名刺，義軍便不會擾你們的第宅。」

張直方偷眼向肩輿望去，只見裡面端坐一人，身服王者衣冠，自然便是黃巢了。可是，那面目並不如傳說中的猙獰，說話也不粗俗。只是，對待降臣如此冷淡，似乎並無王者度量。想當年漢王劉邦也是起於草莽，一到灞上，便約法三章：殺人處死，傷人及盜抵罪，除去秦朝苛法。並明白宣告：官吏人等，統可安枕，不必驚惶。秦皇子嬰素車白馬，以帶套頸，手捧傳國玉璽，出城歸降。沛公接過玉璽，親解其繩，命他起身，偕入咸陽。劉邦有王者大度，所以秦朝舊臣紛紛歸附，終有天下。而楚王項羽兵入咸陽，便殺死已經歸降的秦王子嬰，及秦室宗族，火燒咸陽宮室。心胸褊狹，終於敗亡。這黃巢雖然不像項羽魯莽、狹隘，看來也沒有劉邦的豁達大度……

張直方正在遐想，護輿武賁又在厲聲齊呼：

「謁見已畢，諸人退回！」

張直方慌忙起立，告退。就在他起立、轉身之際，猛然瞥見黃巢的肩輿旁邊，還侍立著一個儒服清癯的書生。張直方一眼認出是當年朝中的太常博士，海內知名的大詩人皮日休。然而，要招呼已經來不及了，只見皮日休向他投來一瞥含笑的目光。

張直方和幾十個文武朝臣走了，黃巢也立即走出肩輿，笑對皮日休說：

「當大王，坐肩輿，眞不如當將軍，騎駿馬痛快！」

皮日休提醒黃巢：「黃王，你剛才接見張直方，是不是冷淡了一點？」

黃巢不以爲然：「對這些貪鄙的官吏，不殺他們也就罷了，如何熱得起來？」

皮日休默然，心頭掠過一絲隱隱的憂愁。

灞河兩岸的百姓見大隊義軍到來，開始還有點疑慮，後來見義軍並不擄掠，遇貧窮人家反而解囊施與，也就不再害怕了。聽說黃巢就在灞橋，都紛紛前來觀看。

黃巢此時已不像剛才接見張直方時那樣鐵板著臉，凜然不可犯了，而是笑容滿面，向灞河兩岸歡呼聚觀的百姓，頻頻招手致意。

尙讓命士卒向百姓們散發義軍的入城文告，同時親自大聲曉諭衆人：

「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衆人，衆人只管安居，各營其業，無須驚恐。」

黃巢重新乘上肩輿，在侍衛的簇擁下，繼續向長安城進發。

此時，長安城各門已被義軍先鋒軍占領，禁人出入。李唐王朝從宰相以下文武百官，九日還去上朝，可是一進大明宮丹鳳門便發覺情況有異，門前已無金吾武賁把守，宮中一片混亂。這才知道，八日郊祭之後，宦官田令孜已悄悄奉帝駕幸蜀了。百官紛紛退朝，趕回府中，收拾金銀細軟，有的打算去追車駕，有

的打算逃出長安城，且到鄉下或秦嶺山中暫避。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義軍先鋒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占領了長安四面的十二個城門。趁著城中混亂，那些坊市間的遊民、未隨車駕西行的官軍軍士，便乘機入府庫盜取金帛，以及搶劫市民。

黃巢乘肩輿從長安東正門春明門入城，然後直奔城北的皇城，打算從朱雀門入太極宮。太極宮是初唐歷代帝王所居的舊宮，晚唐已將它作爲一般宮女居住的後宮。而晚唐各代帝王都住在位於太極宮東北面，毗鄰的大明新宮。黃巢爲什麼不逕直去大明宮卻先進太極宮呢？原來，黃巢預先已得先鋒軍稟報，知道田令孜已奉唐僖宗的車駕逃走了，既無帝佇可見，也就無須急著去大明宮。另一重要原因是，八年前黃巢來長安趕考，是從朱雀門進皇城看榜的，結果榜上無名，又垂頭喪氣、憤懣不平地從朱雀門出來。今天，他終於從一個落第士子變成了天下義軍都統，趕跑了李唐王朝的皇帝，他要揚眉吐氣地乘坐肩輿進朱雀門，以洗雪當年落第之辱。

進了朱雀門，便是皇城，這裡林立著朝廷三省六部各種重要官署。順著皇城中央甬道，穿過這些林立的官署，便到後面的宮城，也就是太極宮。

黃巢進了太極宮，登上當年唐高祖、唐太宗登極受朝，以及舉行各種大典的太極殿。太極宮裡的數千宮女聽說義軍都統黃巢進宮來了，哪敢違抗？一個個魚貫而入，到太極殿迎拜，宮中女官爲了取媚新主，還命眾宮女齊呼：

「黃王萬歲！」

黃巢坐在當年唐高祖、唐太宗等帝王坐過的御座上，接受後宮數千佳麗的朝拜，不覺心花怒放。他細看那些俯伏朝拜的宮女，一個個花枝招展，正當妙齡。往日，他總以爲自己身邊的幾個女子，如曹梅、丹霞等，姿色已經不錯了。今日，到後宮一看，才知道和後宮佳麗相比，她們的姿色也只平常。許多宮女都

能及上曹梅、丹霞的姿色，妍麗勝過曹梅、丹霞的也不少。世人說：「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的確不假。現在，皇宮裡的這一切都歸義軍所有了，黃巢恍惚如在夢中，不覺高興地自言自語：

「這眞是天意呀！」

當然，他不能像唐朝皇帝一樣，在後宮裡養數千姬妾。帝王占數千姬妾，公卿占數十姬妾，州縣之官占十餘姬妾，地方豪富占五六妻妾，那麼，天下將有多少人無妻！但是，既然爲王，哪怕是義軍的王，總得有王的威儀，和平民總不能一樣，他還是得選留數十宮妃，然後將多餘的宮女遣散還家，擇偶另嫁。

選留數十宮妃侍奉自己，當然得選妙齡美麗的女子，可是，這樣的宮女也許早被唐朝皇帝享用過，不是貞潔的處女了，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轉念一想，這樣也好。那些當帝王的一向汚人女子，占人妻妾，現在，義軍既已將唐朝皇帝趕跑，我黃巢便來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你唐朝皇帝的妃嬪占爲己有，也叫你唐僖宗蒙羞受辱！想到這裡，黃巢心裡不覺湧起一種復仇的快感。

朱溫帶領一支人馬進了大明宮，他奉黃巢之命，搜查宮內各殿宇、館舍，接管府庫。他很高興擔負此項任務。想幼年和哥哥一起隨母親到蕭縣富豪劉崇家放豬的時候，日子何等艱難，食同豬狗，連一個小土豪劉崇也可以隨意笞辱他。現在，皇帝宮殿由他接管，任你皇親國戚也得聽他擺佈，何等風光。往日何等森嚴、高貴的宮殿，今日一座座爲他打開；不管是美麗嬌羞的宮娥，還是炙手可熱的內官，統統跪伏在他脚下。豪華的帝宇，充盈宮室的美人，也使他暗暗傾倒，心裡不由得萌發出一種野心：彼可以取而代之，大丈夫生於天地間，就當如是生活。略使他失望的是，田令孜、石野豬等重要的宦官，一個也沒有抓到。聞名天下的懿宗美麗的寵妃，年輕孀居的郭淑妃，也逃脫出宮，不知去向。

朱溫巡查來到大明宮後苑，只見這裡嘉木葱蘢，翠鳥相鳴，更有臘梅含苞，好不幽靜。他早年在家鄉

碭山就喜歡打獵，心想這還是一個很好的天然獵場。朱溫邊走邊看，忽見林木掩映處高高的白色圍牆，圍著一幢雅致的別館。什麼人住在裡面享清福？朱溫命左右上前打門。

咚咚咚，幾聲急遽、粗野的敲門聲響過，門呀地一聲開了，兩個執戟宮女當門而立，粉臉含威，喝道：

「什麼人在門前無禮！」

朱溫跟前的幾個侍衛驚詫地相顧冷笑，一個侍衛說：

「你們是有意裝瘋賣傻，還是眞不知道黃王已率義軍打進長安？」

「我家主人說了，可殺而不可辱。你們想要怎樣？」

幾個侍衛互相遞了一個眼色，一齊上前，要奪她們的長戟。豁瑯聲響，雙方竟交起手來。朱溫連忙喝住侍衛，問道：

「你們家主人是誰？快傳來見我。」

兩個宮女收戟住步，正待入內傳報，便聽得甬道上一個女子的聲音問：

「門前什麼事情喧鬧？」

兩個宮女跪稟說：「這夥人自稱義軍，要見公主。」

那女子不卑不亢地說：「哦，他們果眞進宮來了？若以威相加，只有一死。若以禮相請，當然可以相見，但我只見他們的首領，不見一般的校尉士卒。」

朱溫更覺詫異了，自他率軍入宮，淸查各殿，多少內官、閹人，以至堂堂鬚眉的皇家宗室，跪倒在他脚下，請他饒命。一個纖弱的女子，爲什麼如此大膽，不禁問道：

「你是什麼人，這樣大口氣？」

那女子倨傲地回答說：「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當今皇上的御妹，號封永壽公主的便是。」

朱溫聽了，心裡一震，原來她便是永壽公主。早聽說懿宗皇帝有個最小的女兒，諱鸞英，賢美有才。他細細打量眼前這個女子，約摸十六歲左右年紀，雖然是鳳冠霞帔，但不顯奢麗，美姿容，卻又高雅使人不敢侮慢。而兩道秀眉下的一雙明麗的眼睛，深邃如不可測，冷冷的似有一種懾人的力量。

朱溫心裡癢癢的，民家哪裡去找如此美麗高雅的女子？自己跟隨黃巢，南征北戰多年，戎馬倥傯，無以為家。而今總算打下長安，人也到了而立之年，該有家室了……

永壽公主見面前這個錦衣戎裝的男子，愣愣地打量自己，不覺有點不自在，也問：

「你是義軍的什麼人，要將我怎麼樣？快快說吧！」

朱溫見問，醒過神來，昂然回答：

「我是義軍大將軍朱溫，奉義軍都統黃巢大哥之令，率軍進駐大明宮，清查殿宇、府庫，剿滅敢於反抗的官軍。你不過是一個弱女子，只要不違抗義軍，並無加害之意。」

聽說面前這個男子是黃巢的大將朱溫，永壽公主也不覺用眼梢的餘波將他掃視一瞥。她雖然不參預朝政，但在宮中也常常聽說一些義軍首領的名字，對於「朱溫」這兩個字還是十分耳熟的，知道他是黃巢倚重的大將之一。相對而立的頃刻之間，她已經敏銳地感覺出，這是一個桀驁不馴，野心勃勃的人。然而，他的眸子不正，內心裡又充滿著情欲。她深邃的秀目中忽然閃過一絲冷冷的、異樣的光芒，心頭湧出一個大膽的主意……

九日早晨，她早起練過一路劍回到館舍，便有幾個隨侍宮女慌張向她稟報，說是：一早文武百官進宮上朝，發現皇上已不在宮中，原來，昨天宦官田令孜就奉駕奔蜀地去了。黃巢亂軍已經打進潼關，轉眼就到長安，皇上已經偷偷先走了，文武百官嚇得各自奔散。說到這裡，宮女們紛紛催促：

「公主，我們也收拾一下，快逃走吧！」

彷彿是一聲青天霹靂，這個噩耗猛然一下將她震懵了。皇兄年幼只知嬉遊，不理朝政；宦官弄權，國柄旁落；民亂蠡起，賊勢日熾。她早擔心有一天又會鬧得像天寶年間一樣，皇帝連長安都坐不住，遠避到蜀地去。想不到，這一天會來得這樣快，而僖宗的避蜀更比當年明皇倉皇、狼狽。堂堂唐朝天子，不辭宗廟，不顧皇室宗親和滿朝文武大臣，在幾個宦官的簇擁下，悄悄出逃，這眞是辱及皇室列祖列宗的醜行啊……

身邊的宮女還在悄聲催促：「公主，快走吧！」

「走？上哪兒去？我們幾個弱女子，賊亂如沸，能逃到哪裡去？」永壽公主由初聞噩耗的震驚，漸變爲憤慨，凜然說：「與其逃出宮去，淪於歹人之手，或輾轉死於溝壑；不如臨難不亂，坐守宮中，莊重死國。高祖、太宗的子孫，難道一個個都是不顧社稷，只求苟活的怕死鬼嗎?!要走，你們各自走吧，世亂如此，皇上都走了，宮規豈能再約束你們？」

她說完，便邁步進內室去。想不到幾個宮女多年相隨，情誼很深，都不肯趁亂扔下公主自去，一定要和公主生死在一起。

她抱定莊重死國的決心，想以自己的壯烈，爲高祖、太宗等英武先皇的不孝子孫的庸碌、怯懦，洗去幾分羞辱。然而，這個賊軍大將卻說什麼「並無加害之意」。看他那桀驁不馴，野心勃勃，而又充滿情欲的樣子，莫非他胸懷裡隱藏著什麼不可測的居心？

高祖、太宗等英武先皇開創的李家天下，曾幾百年炎炎如火，難道就這樣煙消火息，毀於一旦？可惜我只是一個女子，一個既不能位列朝班，振刷朝政，又不能統帥雄兵，沙場殺敵的公主。不能砥柱中流，倒挽狂瀾。不過，女子也不是完全無所作爲，她的姿色能使暴君、強虜俯伏低頭，她雖柔弱，硬柴就服柔藤捆，強牛還須軟繩牽啊。然而，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機遇，有了合適的機遇，一個奇女子的姿色才智，

能勝過百萬雄兵。現在，這機遇莫非就在眼前……

朱溫見永壽公主撲閃著兩隻大眼，如有所思的樣子，格外惹人愛憐，越發牽動了情思，撩亂了心緒，又說：

「雖說我朱溫是這種主張：只要不違抗義軍，即使皇親也不加害。但義軍百萬，戰將千員，人各有心。今日朱溫只是奉命占領大明宮，將來這裡自然是黃王的住處，不久朱某便要離去。那時，新占大明宮的義軍是否都如朱某一樣善待公主，就難得說了。今日有緣，得識公主，如蒙不棄，趁此時機，移駕敝營，朱某當確保公主安全無虞。朱某雖然是個粗人，卻是說話算數，肯爲知己的人肝腦塗地的血性漢子。不知公主能不能信得過我？」

永壽公主忽然一改莊重、矜持的面容，顯露出一個美貌少女的嫵媚，似有心又似無意地問：

「我是黃巢不共戴天的仇人、當今皇上的御妹，避進你的營寨，豈不要連累了你？萬一走漏了風聲，被黃巢知道了，追究起來，你擔當得起嗎？與其那時候你再將我獻出去，不如我還守在宮中，生死由命好了。」

「而今隨我進宮來的士卒，都是我的心腹，不會有人走漏風聲。」朱溫又拍著胸說，「就是黃巢追問起來，也不妨事，我朱溫也是十萬人馬的主將，難道連一個女子也護衛不了？」接著，又指天盟誓：「我朱某若自食其言，到危難時將公主獻出，遭天雷轟頂。」

永壽公主說：「將軍既然盟誓，我難道還信不過？請稍候片刻，我們進去收拾一下，就隨將軍走。」

不一會兒，從館舍內走出幾個英俊青年來，身衣錦繡，披著頭髮，頭髮上束著紅綢，腰間佩著刀劍，裝束和朱溫身邊的侍從一模一樣。朱溫和侍從正在驚疑，只聽得一個清脆的嗓音問：

「朱將軍，我們這樣裝束，可好？」

朱溫這才看清，來人原來是永壽公主和她的幾個侍女，連忙點頭稱讚說：

「這樣裝束好，像煞我身邊的侍衛，走在路上誰也看不出來。」

朱溫命手下校尉率士卒守好大明宮，自己帶了侍衛出宮，去遠離大明宮的城西里坊，選一幢達官留下的宅第，作爲自己的府邸，並將永壽公主安置在內。

皮日休隨義軍進入長安城後，立即獨自直奔大明宮，去見多年懸念，身在深宮的表妹黃鸝。他激動、興奮，帝闕深似海，總以爲今生今世再也無緣得見黃鸝了，想不到也有今日，京華在我掌握中，九重宮闕爲我開的時候。

自己已經年過不惑，一生最美好的韶華已逝。黃鸝呢，比自己小十幾歲，雖然空度了豆蔻梢頭，含苞待放的年月，畢竟如花盛開，還有幾日紅。兄妹相聚，一償素願，也是人生的樂事。

皮日休在馬背上輕輕抽了一鞭，那馬便達達奔馳起來。義軍進城，長安停了市，大街上除了行進的義軍士卒，沒有什麼行人；百姓觀看入城的義軍，也只各自聚在里坊的門口，那馬奔馳起來，並無阻礙。

來到丹鳳門前，皮日休躍身下馬。守門的義軍士卒見中軍的皮博士到來，連忙行禮，接過韁繩繫馬。皮日休進了丹鳳門，便沿著宮中甬道，向北直奔太液池去。漸近太液池，他遠遠便看見了黃鸝居住的那幢垂楊花樹掩映中的別館。

也許她正在樓頭凝望，盼我前去看望她呢，皮日休不由得加緊了脚步。可是，等他走近，小樓迴廊上卻不見她的倩影。

多少年音信不通，她在深宮中如何知道我的行踪呢？她怎麼能想得到，我會在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刻來看她，並事先在樓頭迎候呢？還是讓我用黃鸝的叫聲把她呼喚出來吧。以前在襄陽家鄉的時候，每次去看

她，遠遠看見她家門前那株垂柳，便噘著嘴唇哩哩地學黃鸝鳴叫。聽到黃鸝鳥的叫聲，一個活潑美麗娉娉嬝嬝十二三的少女便手拂繡簾，含笑迎出來了。

「的哩哩，的哩哩……」

皮日休隱在柳叢中學黃鸝鳥鳴叫。二十多年沒有這樣噘著嘴唇吹過了，他很奇怪，居然沒有忘記那口哨的吹法。他啞然失笑，鬢生華髮，還在佯狂學少年。

「的哩哩，的哩哩……」

樓頭怎麼不見她的身影？是她已經忘懷這少女時代聽慣的口哨聲，還是自己年久不吹，哨音生澀，中氣不足，改變了昔年的音調，使她聽不出來了呢？

「的哩哩，的哩哩……」

千呼萬喚不出來，他已經有些失望，口哨也吹得沒氣力了。心中隱隱不安：難道我貶謫出京的這五、六年裡，她生了什麼變故，還是僖宗倉皇出逃時，撇下滿朝文武，卻帶走了她這個善歌的宮女？

鄰近館舍一個老年女官聽見甬道旁柳叢裡這蹊蹺的、執著的黃鸝叫聲，從樓上探出頭來。猛一見裝黃鸝叫的是個身佩寶劍的漢子，嚇得連忙縮回頭去。又覺得這人有些面善，像誰呢？對了，極像往年常進宮來進獻樂譜，及爲歌女們填詞的太常博士皮日休。那宮中女官又探出頭來細看，確認樓下的人是往日的太常博士皮日休，膽子便大起來了。早聽宮中傳說，他參加了黃巢義軍，果然如此。既然當年因宮中禮樂之事，有過交往，此刻何不趁機搭話？兵荒馬亂的時候，萬一有個好歹，義軍裡有他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出面說說話，也許就能遇難呈祥。

「樓下柳蔭裡立著的是皮博士嗎？」

皮日休抬起頭來，認得招呼他的是住在鄰舍的一位宮中女官，他在朝時，曾因宮中禮樂事務有過交往。

她比自己還大幾歲吧？也漸漸老了。便彬彬有禮地答應：

「我正是皮日休，大姐這些年一向可好？」

聽皮日休稱她大姐，又先問她好，這老年宮女高興起來：

「聽說博士在義軍裡是一品的大官了，說話待人還和往常一樣彬彬有禮，一點不裝大，難得難得。畢竟是管過禮樂的人。」

說到這裡，話鋒一轉，關切地問起關於自身安全的話來：

「博士如今是義軍裡的頭面人物，我向你請教請教義軍的規矩。像我這樣的人，入宮幾十年，名義上還算個宮中女官，義軍殺富濟貧，會殺到我們頭上來嗎？」

皮日休聽罷，笑了：「大姐，你不過芝麻大的小官，實際上也是在宮中伺候人的，義軍怎麼會加害於你呢？」

老年宮女點著頭：「博士這麼說，我就放心了。」

皮日休心裡有事，不願閒話，直截了當地問：

「大姐，這邊館裡住著的，很會唱歌的黃采女，到哪裡去了？」

「啊，你眞是個不忘舊情的好人，還記得黃鸝。是呀，那是個好孩子，人長得美麗，天仙一樣；歌也唱得好，就像一隻黃鸝鳥。對了，她最喜歡唱博士寫的詩，好像專門用一個絹帛釘成簿子，抄博士的詩唱呢。唉，好人多難啊……」

「她怎麼了？」

「你還不知道？她自縊身死一、二年了。」

皮日休彷彿頭上挨了重重的一擊，兩眼發黑，他扶住身旁一株柳樹，定了定神，強抑住悲痛，問：

「她不是一個懦弱的女子，入宮之後許多坎坷都邁過去了，怎麼會突然自尋短見呢？」

「是呀，宮裡的人都惋惜她年紀輕輕，身懷絕色、絕藝死去。都不明白，她爲什麼會自尋短見。過了些日子，那些近侍皇帝的宮女慢慢傳出消息來，說是有一天她在皇帝面前唱皮博士寫的歌，受到皇帝申斥，回到館舍就懸梁自盡了。她死得屈。她是個只管唱歌，只管自己安靜過日子，不大問外事的人，哪裡知道你已經參加義軍，你寫的歌唱不得了呢？」

皮日休心裡更加難過。原來她的死還和自己有關，是自己連累了她。

「大姐，黃采女死後，葬在什麼地方？」

「她在世的時候，宮裡並不看重她。死後，皇帝突然想到宴樂時少了一個有名的歌姬，才可惜她，給她在太液池邊立了一個冢，還豎了一塊碑……」

不等老宮女說完，皮日休拔腿向太液池奔去，他繞太液池快步走著，尋找黃鸝的坟冢。終於在湖邊柳林深處，一個幽靜的地方，看見了一個小土冢，冢前立著一塊石碑，刻著：

歌姬黃鸝之墓

皮日休眼裡潸潸落下淚來：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竟先我老大之人而去。你是這深宮幽閉死的，也是那個昏庸嬉樂的皇帝申斥、恫嚇死的！而今那多年幽閉你的重重宮門，都已一一打開。可是，那個昏庸嬉樂、陷民水火的皇帝卻悄悄遁逃了。他眞欲撲在冢上，痛哭一場，但是想到那個在逃的皇帝，心頭便立即警覺起來。現在不是眷戀兒女私情的時候，長安剛剛攻下，有多少事情待他處理。黃巢身邊有戰將千員，可以助他闖蕩天下，而煥有文采，可以助他治理天下的人才卻太少了。今天，說是騎虎難下也罷，說是道義在肩也罷，他必須協助黃巢在這個歷代帝都長安，重建一個聖明天朝。如果這事業不成功，那個昏庸的李唐

皇帝還會鑾駕重返，那時他的結局會比黃鸝更慘。

冢旁是株株垂柳，幾度秋風，葉已落盡，空有光裸的長條任風東西。柳樹太柔軟了，應該栽一棵長青的松樹陪伴她。他取下腰間的佩劍，走到附近一個小丘下，掘起一棵小松樹，小心在冢前植下。俗諺說：「種松不讓春知道」。現在正是栽種松樹的季節，再過個把月，春天的雨水將它滋潤，它就會茁壯地生長起來。

皮日休在黃鸝冢前種好松樹，立起身來，輕聲禱祝說：

「這青松就是我的精魂，長守冢前，以慰你的孤寂。待我們的聖明新朝建立了、鞏固了，再將你的艷骨移葬我的廬側，朝夕相伴。」

祝罷，皮日休毅然轉身，大步離去。他要立即去太極宮見黃巢，商議派兵追拿逃蜀的李唐皇帝，安撫招降匿於長安市上的文武朝臣，以及建立以黃巢爲皇帝的聖明新朝等諸種事宜。

# 十六

皮日休從大明宮的丹鳳門出來，打算到太極宮去見黃巢。走過永昌坊，快到太極宮東門鳳凰門的時候，只見一幢華第之前，人頭攢動，聲音嘈雜，一片混亂。

皮日休心想：這不是僖宗皇叔雅王李涇的宅第嗎？李唐自玄宗以來，宗室子孫雖然封了王，但並不去封地上享國，而多半耽在京師享清福，也很少過問朝政，所以一般並無赫赫過惡。李涇幼年風痺，長大也有一足不良於行，出入多乘車。但好讀書，喜歡收藏書畫，平時不預朝政，很少和大臣往來，卻愛結交儒士，不計貴賤。常招一些詩人墨客在府中聚飲，以賦詩弈棋和書畫相娛樂。當年，皮日休在朝裡當太常寺博士這樣的管禮樂的小官時，就曾是李涇的座上客。

李涇對他的皇侄僖宗生活奢靡、荒廢朝政，對田令孜以宦官專國都不滿意，頗多微辭。

雅王府一片混亂，莫非有義軍進去攪擾？像這樣一位皇親，義軍應該善待，任意侵入府宅，做些過分的事情，似乎都不大妥當。

想到這裡，皮日休加緊了腳步。走到雅王府跟前，外圍聚集的都是一些貧苦的里坊市民，他們衣衫襤褸，伸著齷齪的手往前擠去。裡層，門樓下面一些義軍士卒正將一些衣物、糧食、銅錢、碎金銀等，散給衆人。

皮日休下了馬，分開人群，走進裡層，對那些義軍士卒喝道：

「快住手，誰讓你們這樣做的！」

義軍士卒中有人認得皮日休，施過禮後，回答說：

「博士，我們是奉孟楷將軍之命，這樣做的。義軍向來每到一個地方便抄沒官家、富室的財物，散給

窮人，爲什麼讓我們住手？」

皮日休知道，不是三言兩語能將這些士卒說通。況且他們是奉命行事，要想禁止，必須找他們的將領。便問這士卒：

「孟將軍現在哪裡？」

「孟將軍就在府內。」

「我去找你們孟將軍說話。」

皮日休穿過高大的門樓，走進庭院，只見孟楷正虎視眈眈地仗劍立在台階上，看士卒們將各宅清理出來的財物，分類歸堆。衣物、錢財，用大箱、大簍裝著，抬出去散給窮人，雜物一律投入庭院中間熊熊燃燒著的一個火堆。投火焚燒的還有許多書籍字畫。皮日休知道，雅王府所聚書畫，都是世之珍品，他的心被炙痛了，來不及招呼孟楷，先奔到火堆前，搶出一個正在燃燒的卷軸來看，原來是東漢書法家張芝的一軸草書眞跡。可惜已經燒殘，剩下不多字了。皮日休心痛地拿著這幅殘卷，走到孟楷面前，頓足說：

「孟將軍，看看，你的士卒做的好事！」

孟楷這才看見了皮日休，連忙施禮，問：「博士，什麼時候進來的？也出來看看我們抄沒皇親的熱烈場面麼？」他湊上去看了看皮日休手中捧著的殘卷，只見上面道道墨跡，像鬼畫桃符，什麼也認不出來，便問：

「這是什麼寶貝，值得博士大驚小怪？」

「這是東漢書法家張芝的草書眞跡，七百年前的藝術珍品，你們就這樣把它燒?!」皮日休氣憤地說。

孟楷一笑說：「可惜博士遲來一步，書齋裡的東西都燒完了，早來一步，便全送博士好了。這樣吧，下次再抄到這類書畫，一定留下，專人給博士送去。」

「孟將軍，你知道這雅王李涇是何等樣人？怎麼任意抄沒？」

「何等樣人？不就是那個童昏皇帝的叔叔嗎，怎麼不該抄沒？」

皮日休將李涇的爲人簡述一遍，說：「他這個皇親不同別的皇親，既未參預朝政，又無顯著劣跡，不該一律抄沒。」

孟楷哈哈笑起來，他笑皮日休的迂腐，說：「既是皇親，還分什麼優劣，還有什麼不該抄沒的？」

皮日休耐心說明：就是皇親，也應分賢劣，也有該抄沒和不該抄沒的。今日和當年轉戰南北的時候不同了，義軍已占據長安，即將領有天下，不能再簡單地殺富濟貧，應該命令士卒立即停止抄沒雅王府的行動，並率衆退出。

孟楷臉上變了顏色：「什麼，不殺富濟貧了?!」他拍著手中刀，嚷道，「那我們還算什麼義軍！不成，這不能聽你的！」

一些正在清理錢物的士卒，見孟楷和皮日休爭執，都停下手來聽。孟楷把刀一揮，喝斥說：

「呆站著做什麼，這裡我說了算，繼續抄沒財物，分給貧民！」

這時，一個軍校上來稟報：「孟將軍，我們在一間埋入地下的暗室裡，找到了躲藏在裡面的雅王和他的一家老小。那個雅王死活不肯出來，被士卒一刀結果了性命，有頭顱在此。」

說話之間，一個士卒提了一顆血淋淋的頭顱走上前來。皮日休一見，氣得臉色發白，轉身就走。身後傳來軍校和孟楷的說話聲：

「他的一家老小怎麼處置？」

「既是皇親，一律處死！」

皮日休到太極宮去見黃巢，可是，走到丹鳳門前，守門的士卒卻告訴他，黃王已經搬到太極宮東正門延喜門對面永興坊內，原宦官田令孜的宅第裡住去了。

又是一件出乎皮日休意料之外的事。他不明白，身爲義軍之王的黃巢爲何不居帝宮，卻去住一個大臣的私第。他心裡懷著狐疑，回馬向南朝永興坊去。

里多路程，片時就到。皮日休在下馬石前下了馬，守門士卒進去通報，不一會兒傳出話來，請皮日休入府相見。

黃巢正在後園和幾個侍衛一起汲水澆花，見皮日休進來，說：

「多好的菊花，田令孜倉皇出逃，花也多日不澆，都快枯死了。」

皮日休說：「黃王曾賦過幾首辭情殊嘉的菊花詩，大概也特別喜愛菊花。」

皮日休道著了黃巢的心事，黃巢含笑點頭。皮日休見黃巢汲水的井，鑄銅爲蓋，井欄上的飾金雖被取走，但白玉欄杆還在，便問：

「早年在京時便聽說，田令孜家有一口金玉井，內蓄金玉，他每日汲金玉之水飲用，以求長生。這不是那口金玉井？」

黃巢點頭說：「正是。」

皮日休走到井邊，探身往裡看，並不見金光寶氣，懷疑說：

「裡面似乎並無多少金銀珍寶。」

一個侍衛插話：「聽田家家人說，幾個月前田令孜掏過一次井，把裡面的金銀珍寶都掏出來扔了。」

「扔了，爲什麼？」皮日休不大相信。

「金銀珍寶泡水喝，泡了多年，已經成了藥渣，沒有用了，所以掏出來扔了。」

「一片鬼話！」皮日休更不相信。

「這是田令孜掏井時，親口對家人們說的。眞是這樣。」侍衛連忙解釋。

黃巢笑著說：「一定是田令孜眼看義軍就要進京，事先將金銀珍寶轉移到蜀中去，爲了掩人耳目，編了這番騙人的鬼話。不想，他不只騙過了家人，連我們義軍的士卒也騙過了。」說罷，哈哈笑出聲來。皮日休連連點頭稱是，侍衛細細品味一下，也醒了過來，羞赧地低下了頭。

黃巢說：「不過，經這一掏，井水倒格外淸亮了。喝金銀水可以長壽，那是狗屁胡說，將來在這後園裡種幾畦菜，種幾畦花，用這井水澆灌，倒是正經。」

皮日休聽了，不勝驚訝：「黃王打算在這府中長住？」

「是呀！」

「爲什麼不在太極宮或大明宮住？」

「我原本也打算住太極宮或大明宮，待我進去走了一遭，實地看了看，帝王之宮比我預想的更爲奢麗。那百殿千宇是萬民的白骨壘砌起來的，那梁柱的彩繪是百姓的膏血染成的。我，一個義軍都統，如何能在那裡住下去？我才明白，爲何當年項羽攻進咸陽之後，將空前奢麗的阿房宮付之一炬，連燒了三個月火還不熄。」黃巢說著，動了眞情，顯出不勝感慨的樣子。

皮日休點頭說：「原來如此……」

「田令孜宅已屬華第，住在這裡就很不錯了。」

「那太極宮、大明宮，黃王打算如何處置呢？」

黃巢雙目炯炯地注視著皮日休：「也學當年楚霸王項羽處置阿房宮之法，將它付之一炬，如何?!」

「哦——」皮日休不置可否。

黃巢問：「博士當年在長安不過是太常寺的一個管禮樂的小官，居室簡陋，今日重進長安，打算擇哪家宅第居住呢？」

皮日休說：「我正爲此事來見黃王，請黃王准允我携黃鸝骸骨，回襄陽老家茅篷竹牖中長住。」

「怎麼，黃鸝死了？如何死的？」

皮日休簡述了一下黃鸝的死況。黃巢也爲皮日休的不幸遭遇凄然感傷，默然片刻，問：

「博士就因這事過於傷心，而要離開長安？」

「也不盡然。」

「那，還爲什麼？」

「黃王剛才不是說，打算學西楚霸王項羽火燒阿房宮那樣，也將太極宮、大明宮付之一炬嗎？我只怕將來黃王也和項羽一樣，演一齣霸王別姬呢。遲早要再離開長安的，遲走不如早走。所以……」

「你說什麼?!」黃巢兩眼瞪得銅鈴大，聲音因激怒而顫抖，手握住腰間的劍柄，打斷皮日休的說話，厲聲斥問。

皮日休毫不畏縮，迎著黃巢兇狠犀利的目光，直瞪瞪地對視著，又重複說：

「黃王如學項羽火燒阿房宮之舉，難免也如項羽演一齣霸王別姬。」

初入長安，便當著黃巢的面，說出這樣不吉利，以至近乎詛咒的話，換了另一個人，黃巢會毫不猶豫地拔出佩劍，手刃了他。可是，說這話的人是皮日休，這是他當年進京趕考不第，擾了宮市，被金吾衛追捕時，掩護他逃出長安，救過他性命的人。黃巢不是那種負義的人，不能做出這樣絕情的事。

黃巢終於壓住心頭的火氣，說：「這不過是我一時的想法，說出來原本是和博士商議的。博士不以爲然，還可以說說你的高見，何必講那些不吉利的氣話？」

皮日休也不客氣，直統統地說：「依愚見，黃王萬不可學項羽入關，火燒咸陽宮的各種舉措；而要學漢高祖劉邦一到灞上，便向全軍約法三章，並奠都長安，坐位長樂宮的做法。天子以天下爲家，宮室自當壯麗威嚴，黃王即位之後，不再大興土木，也就夠了；居於公卿之第，如何威服天下？」

「你要我當皇帝嗎？」黃巢警覺地逼視皮日休，「我是義軍都統呀，如此，何以示義於天下？」

「黃王讀過經史，豈不知道『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的道理？你不當皇帝，不坐宮，別人便要當皇帝，要坐宮，我們便無由淹留長安，我只好回襄陽鄉下去。當皇帝和行仁義，並非水火不容，而是並行不悖。商湯代桀，武王代紂，高祖代秦，天下都以爲義，而未聞責以不義。百姓向來反對不仁義的皇帝，卻擁戴仁義的皇帝。黃王即帝位，順天應人，又何礙於以義示天下？」

皮日休侃侃而談，理在其中；黃巢默然傾聽，細細品味。從初舉義旗，直到雄兵叩關，他想到的只是除貪官，均貧富；他要打進長安，衝垮李唐王朝的天。「冲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目的還是殺盡貪鄙的皇族、官吏，接濟貧苦的百姓。可是，李唐王朝的天衝垮了，皇帝趕跑了，以後怎麼辦，他卻想得比較少，也比較朦朧。孔丘在《禮記・禮運》篇裡，描繪過令人嚮往的大同世界，這是黃巢小時候即熟讀過的，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①，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可是，這種令人千古嚮往的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由什麼人來推行呢？孔丘說的是堯、舜這樣賢明的帝王，還是皇帝。的確，從古到今，誰也沒有設想過不要皇帝的天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是人人公認，天經地義，千古不渝的道理。他黃巢沒有新的道理來代替這個道理，就只有遵從這個道理。於是，他說：

「既然如此，就依博士的話，擇日入大明宮，即皇帝位，以號召天下。」

黃巢肯接納忠言，改變初衷，皮日休當然高興。然意猶未盡，繼續進言。一是要黃巢即派兵馬跟踪追拿正逃往蜀中去的唐僖宗一行；二是講了他路過永昌坊見到的，孟楷擅帶士卒，抄沒雅王府，並妄殺雅王一家大小的事。請黃巢即如當年劉邦入關之時，向全體義軍將士約法三章，其中特別嚴令：殺人處死，傷人及盜抵罪。

皮日休說得有理有據，黃巢不得不一一首肯。皮日休這才滿意地離去。

皮日休走了，黃巢心中各種思緒卻還在不停地翻騰。當年，他們在長安市上萍水相逢，卻一見如故，彼此都反對朝政腐敗、官吏貪鄙、宮市害民，彼此都欲鏟除弊政。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黃巢將皮日休引爲知己，皮日休也擔著身家性命的干係，掩護黃巢走出長安。

以後，如何鏟除弊政，彼此走的路就不一樣了。黃巢回到家鄉，毅然舉旗造反，殺貪官濟貧民，要帶甲百萬，傾覆李唐天下。皮日休卻在朝中直言苦諫，想勸說皇帝回心轉意，鼎新朝政。皇帝不但不聽他的直言苦諫，反將他貶逐出京，最後終於走投無路，加上黃巢想方設法，才將皮日休接到義營。

現在，皮日休是和義軍一條心的，絕不能說他身在義營心在唐。然而，皮日休畢竟是進士出身，多年在朝爲官的人，看來他並不完全贊成義軍殺盡貪鄙官吏，均平財富，以濟貧民的全部舉措。卻熱中於因循舊的朝綱，建立如漢高祖劉邦那樣的新王朝。

他不能不承認皮日休的想法，有合理的地方。他接受了皮日休要他入住大明宮，明告天下，即皇帝位的忠告。但是，他不能接受皮日休的要求，建立如漢高祖劉邦那樣的王朝，他不能放棄當年舉義旗造反時就確立了的宗旨：殺貪官、除豪富、均平財富；這個宗旨寫在他的義旗上，冠於他的名號前，名之曰：冲天均平大將軍。這是他舍生忘死，轉戰南北，多年爲之奮鬥的目標；這也是他當年在蘄州城的招降宴上，拳打王仙芝，以致和王仙芝分道揚鑣，所要維護的宗旨。劉邦也可以說是起於草莽，他那個小亭長的家資，

也許還及不上自己販鹽積攢起來的財產。可是，劉邦舉旗造反的目的只是除暴秦，奪天下；並沒有鏟除貪官汚吏，富家豪門，均平財富，接濟貧民的宗旨。劉邦的隊伍還算不上眞正的義軍，自己建立的新王朝，怎麼能和劉邦建立的漢朝一模一樣呢？皮日休勸他建立和劉邦一樣的王朝，豈不是要他放棄殺貪官、除豪富、均平財富的宗旨嗎？這是他要格外警惕，也是萬萬不能答應的。

想不到一入長安，他和摯友皮日休就發生了如此明顯的分歧，他要努力使皮日休遵循義軍的宗旨行事，又覺得事非容易。他擔心這種分歧愈來愈大，心頭湧起一種隱隱的憂愁。

黃巢無心澆花了，離了後園，自回室內。隨即命侍衛傳義軍主要將領來此議事，商議擇日入大明宮行即皇帝位大典。

**［注釋］**

① 分：分配、給與。指古代分配一定數量的公田和私田，供農民耕種。公田所獲上交國家，私田所獲農民自食。

# 十七

黃巢卜得十二月十二日辛卯日、十三日壬辰日大吉，決定十二日入大明宮，十三日即皇帝位。

公元八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這一天，天宇澄明，似乎天公也爲黃巢的入宮登極事歡悅開顏。早晨，溫煦的朝陽剛剛升起，從永興坊到大明宮四、五里路長的街道兩旁，已經人山人海，聚滿了等候觀看黃巢入宮盛況的長安市民。

頃刻間，永興坊原田令孜宅第前號角齊鳴，戰鼓咚咚，旗幡招展，黃巢開始啓駕。

往日，唐朝皇帝出行，駕前是「肅靜」、「迴避」的清道牌子，噼啪亂響的清道淨鞭，以及殺氣騰騰的虎賁，百姓們躲避不及便要被御前虎賁拿了，投入牢獄，哪敢公然站在御駕經過的街道兩旁觀看？

今日，黃巢入宮即位，駕前不但沒有「肅靜」、「迴避」的清道牌子，允許百姓站在街道兩旁觀看，那由林言率領的數百侍衛，還一人手裡托一個大木篋，篋裡裝滿銅錢，一路走，一路向兩旁聚觀的平民百姓散發隨喜賞錢，百姓們一個個喜笑顏開。當然，長安的豪門富商是不高興的。國家府庫早已匱乏，僖宗遷蜀之前，田令孜又暗命神策軍將庫帑（國庫所藏錢財），搬遷入蜀。黃巢入京後，從國庫中所得有限，這些賞給平民的錢幣，多半是取之豪門富室。豪門富室對於黃巢又恨又怕，他們不屑於和這些低賤的平民百姓混雜一起，聚觀一個入京的「草寇」。他們也怕這些殺富濟貧的「亂賊」，避之猶不及，哪還敢站在街上看？

黃巢乘坐的肩輿來了，肩輿四面的繡簾全已揭去，百姓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肩輿裡的黃巢，黃巢也可以看到街道兩旁聚觀的百姓。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當年，黃巢曾經嚮往過金榜題名，然後騎著高頭駿馬在長安遊街，長安萬巷人空，爭睹新科狀元風采的盛況。他曾爲此寒窗苦讀，希望卻終成泡影。今天，這種「春風

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願望，以另外一種方式，風光十倍地實現了，黃巢大慰平生的欣喜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黃巢乘坐肩輿，繼續往前走，來到永昌坊和光宅坊之間的十字街口。只見街旁熊熊燃著一堆旺火，幾個百姓一根接一根地將青竹投擲其中，新竹著火，發出一串串脆響的噼啪聲，上干雲霄。這是百姓們在燃放爆竿（也叫爆竹），以示歡迎和喜慶。街對面又有一夥百姓身著彩衣，踩著高蹺，扮演故事，吹奏笙笛，更使長安市上平添了一種節日的氣氛。百姓們這些自發的歡慶行動，使黃巢無比感動，自古以來只有仁義之師才會受到百姓們如此歡迎。他知道，正是殺貪官、除弊政、均平財富的宗旨，使百姓的心和義軍相通。

侍衛們在肩輿兩側分別掛了兩個滿貯著零碎金銀和銅錢的錢袋，以備黃巢沿街親自賞賜平民之用。黃巢見到此情此景，心腸內熱，他站了起來，從肩輿兩側的錢袋裡，掏出一把把零碎金銀和銅錢，雨點般撒向燃放爆竿的火堆，撒向扮演百戲的人群。彷彿在火堆裡撒了一把鹽，人群中立刻爆發出一片「黃王萬歲」的歡呼聲。

走盡光宅坊，前面便是大明宮的正門丹鳳門，門樓城闕上張燈結綵，朱滔一身戎裝，帶領進駐大明宮的義軍士卒，列隊門前，迎候黃巢的大駕。門內是大明宮內原唐宮室的妃嬪、宮娥、太監等，早已分立甬道兩旁迎候。見黃巢駕到，一齊跪下，俯伏於地，不敢仰視，誠惶誠恐地齊呼：

「黃王萬歲，萬萬歲！」

這些妃嬪宮娥、太監內官，樣子比街上的百姓恭順多了，萬歲之聲也更整齊更高。可是，黃巢從這些聲音裡感受不到發自內心的情熱；從他們的臉面上看不到一絲愉悅之色，有的只是惶恐、畏葸、淡漠的臉色。黃巢方才在街上那種春風得意的情熱漸漸涼冷，臉上變得肅穆、嚴厲起來。他清楚地意識到，從此進入了一個神聖的、陌生的環境，從此將開始一種神聖的、陌生的生活。

晚上，黃巢在大明宮內的一座御廟裡齋戒獨宿，準備以清淨之身參加明天的即皇帝位大典。這座御廟叫太清宮，是專爲皇帝齋戒而築的。李唐各代皇帝每年郊祭天地，或參加大典之前，都到這裡來行齋淨身，在這裡獨居一至三日不等。

就在黃巢於太清宮中清心息慮，齋戒淨身之時，太清宮外大明宮內，卻爲籌備明日的即帝位大典，而徹夜忙碌。操持大典籌備事宜的義軍將領，主要是侍衛長林言、最先入駐大明宮的將軍朱溫、備禮樂諮詢的博士皮日休。

首先要爲黃巢備辦即帝位時穿戴的皇帝禮服，帽上橫一塊薄板，前後懸垂十二條玉串的「冕旒」之冠，和上綉卷龍的「袞服」。

時間緊迫，比量黃巢身材，新縫製冕旒、袞服，顯然來不及，朱溫只好親帶士卒到府庫、到原來唐僖宗的寢宮去找。儘管府庫裡、寢宮中僖宗穿戴的日常衣冠留下甚多，而這種行大典時才穿的禮服冕旒、袞服卻找不到。原來，唐僖宗平日只顧玩樂，不理朝政，也極少舉行禮節繁縟的大典，甚少穿戴大禮服冕旒、袞服，內府做這種禮服也做得很少，新做的幾套，僖宗逃蜀時都帶走了。

滴漏計時的銅壺，刻度指向子時，已經中夜，朱溫還沒有找來冕旒、袞服，主管禮儀的皮日休在太清宮旁的一座別館裡，急得團團轉。他正要派人去催問朱溫，忽然門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頃刻間，朱溫已不待通報，闖進門來。

皮日休一見朱溫，連忙迎上前去，迫不及待地問：

「朱將軍，冕旒、袞服找到了嗎？」

雖然是十二月天氣，因爲四處奔走尋找，心情急迫，朱溫頭上汗氣蒸騰。他一把揮去額上的汗珠，興

冲冲地回答：

「總算在府庫最裡面一個塵封的箱篋裡，找到了一套袞冕！」

皮日休一陣欣喜：「快拿來，我看看。」

朱溫一招手，身後一名士卒捧著一個盒子，將尋到的冕旒、袞服獻上。

皮日休打開那個雕刻著龍鳳的盒子，拿出袞冕一看，眉頭不覺皺了起來：

「這如何能用？」

朱溫不解地說：「這不正是僖宗皇帝穿過的，好好的一套袞冕衣帽嗎，怎麼不能用？」

皮日休抖著衣服說：「嗨，你仔細看看，黃王七尺身軀，這點小衣服套得上去嗎？」

朱溫這才一拍自己的腦袋，說：「剛才都把人急昏了，一見是袞冕就高興地捧了來，忘了細細看看它的大小。」

這大概還是僖宗李儇十二歲登基時穿的禮服，找到了也沒用，大家一時束手無策了。朱溫急中生智說：

「就在日常穿的綢袍上，照這袞服的樣子，畫上一條卷龍，明天將就穿一次，如何？」

林言在旁，一聽就直搖頭：「這是即帝位的開國大典，非同兒戲，如何能讓黃王穿畫的袞服？豈不叫天下恥笑黃王不懂禮儀？」

朱溫的話卻啓發了皮日休，他琢磨了一下，忽然展眉說：

「朱將軍的話並非全然不可。傳說，黃帝軒轅氏作冕旒，正衣裳。當時尚不知錦綉，乃染五彩爲花紋圖像。黃帝最初製作的袞服，那卷龍就是畫上去的嘛。」

「好哇，黃帝的袞服能畫卷龍，我們黃王的袞服怎麼就畫不得呢？」朱溫高興地叫道，「我這套袞服，也算沒有白費力氣。趕快找善畫的人，照這袞服的樣子開始畫吧！」

皮日休又徵詢林言：「小將軍，以為如何？」

林言聽皮日休引黃帝作根據，也就心服了。冕旒小了，改做起來比較簡單，把帽上那塊伸出額前腦後，前後懸垂十二條玉串的板子拆下來，縫到另一頂大一點的帽子上去，就成了。

大典服飾禮樂中，最重要的有兩項，一項是皇帝的大禮服，一項是行禮時的樂舞。歷來典章規定，帝王即位、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賀等大典，需要用「中正和平」、「典雅純正」的雅樂。此種樂曲必須以絲竹管弦鐘磬，用宮廷訓練有素的樂工演奏，始能熙熙然、雍雍然，得其正、得其雅。

可是，混戰之間，宮中樂工為避禍亂，多所逃匿，剩下十來人也組不成樂隊，無法演奏雅樂。這又是一個新的難題。

林言從袞衣的變通受到啓發，說：「袞衣上的卷龍可以以畫代繡；軍中多戰鼓，何不用幾百面戰鼓代替絲竹金石之樂？」

這次該皮日休搖頭了：「衣上畫龍以為袞衣，是遵黃帝的古例，當然可以。帝王行大典，用戰鼓以代雅樂，則聞所未聞，古無先例，只怕不妥。」

朱溫比較變通，說：「今日黃王入宮，找不到弦管之樂，駕前開道的就是號角和鼓樂嘛。」

林言接話：「我舅舅就是喜歡號角和鼓樂，以為它聲勢雄偉，勝過絲竹管弦。」

朱溫趁勢幫腔：「只要黃王喜歡就成。皇帝是天子，皇帝喜歡，泰山難當。」

銅壺滴漏，聲聲催人，再過一兩個時辰，就要行即位大典了，不能再猶疑耽擱，皮日休只好說：「此事關係大典，必須奏明黃王，如黃王允奏，事情就這樣定下好了。」

事不宜遲，三人立即去太清宮見黃巢。黃巢正在太清宮內齋戒趺坐，以靜心息慮。整個夜晚，他都未上牀睡覺，只是盤腿而坐，閉目養神，以示虔誠。他本來不願拘束於瑣細的禮儀，又且大典在即，不變通

不行，聽了三人的稟奏，當即首肯，要他們立即分頭去籌辦。

時交五更，也就是朝廷通常早朝的時節，黃巢在近侍服事下梳洗已畢，穿上畫有墨龍的袞衣，戴上臨時改作成的冕旒，在近侍和義軍重要將領簇擁下，登上丹鳳門上的城樓丹鳳樓。

慈恩寺大雁塔上的銅鐘喤喤撞響，即位大典正式開始。丹鳳樓上幾百支號角同時奏起，幾百面戰鼓同時擂動，那聲音嗚嗚、咚咚，格外悲壯，把整個長安城都震動了。大街上有百姓焚燒爆竿，噼啪山響，與鼓角之聲相應和。

鼓角聲歇，黃巢行禮，祭祀天地。然後，手捧事先寫好的聖旨，詔告天下。黃巢莊重地、大聲念那詔書：

> 僖宗無道，荒嬉誤國，橫徵暴斂，兵連禍結，陷百姓於水火。改年號為廣明，暗隱「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之意①。豈是無心偶合？實乃天意使然，李唐當亡，巢率義軍當興之符瑞。
>
> 義軍百萬，十二月庚辰朔叩關。大軍所向，望風披靡；長驅直入，戊子而據長安。童昏狐奔，李唐敗亡。
>
> 巢才鮮德薄，本不敢覬覦帝祚。無奈百萬義軍吁求，天下黎元懇請。復思唐虞之世，大道普行，天下為公，尚有堯舜為帝，以牧萬民；今天下洶洶②，豈可一日無君？
>
> 巢順天應人，辛卯入宮，壬辰詔告天下，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取抑富濟貧，均勻平齊之意；改元金統，蓋黃為土，金所生也。
>
> 立曹梅為皇后，封尚讓、崔璆為宰相，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朱溫、柴存、黃鄴、黃揆為將軍，林言為控鶴使③。張直方為檢校左僕射。

軍中禁妄殺人。

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大赦天下，囹圄所繫，死罪改判徒刑，徒刑減等……

丹鳳樓前，義軍士卒將校、張直方以下的歸降舊臣，黑壓壓一片，肅立著，靜聽黃巢宣讀詔書。黃巢讀著、讀著，不覺動了眞情，那聲音愈益洪亮，充滿自信。他決心遵循起義初衷，創立一個嶄新的王朝，一個眞正爲百姓的王朝。這個王朝裡不允許貪官汚吏立足，不允許豪門富室魚肉百姓，無處不飽暖，無處不均勻。這個王朝只有古之唐堯虞舜的盛世，可以和它相比並。

詔告天下之後，黃巢接受群臣朝賀。宰相尙讓代表群臣，跪上黃巢尊號，稱「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接著，城闕上下，群臣士卒一齊山呼：

「睿文宣武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聽著這海嘯般的歡呼聲，黃巢全身頓生一種異樣的感覺。他曾被士卒及義軍將領呼爲大將軍、黃王，他覺得這兩個稱呼和義軍首領的身分還頗相稱，並無陌生、異樣的感覺。今天，又被群臣尊爲「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這個稱號當然備極尊榮，聽起來也令人舒坦；那身登鳳闕，接受臣民俯伏山呼、三拜九叩的威勢，也遠非昔日稱大將軍、稱黃王的時節可比。但是，他還是免不了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儘管臣民山呼時，已把那尊號的全稱壓縮、簡省爲「睿文宣武皇帝」，聽起來還覺得陌生。他想起帝王宗廟裡，供在神台上的列祖列宗歷代帝王牌位上恭楷書寫的那些尊號、謚號、廟號，它把一長串充滿神祕氣味的、歌功頌德的冷僻字眼，叫人費解地組合在一起，給這些帝王籠罩上一層神聖、威嚴的氣氛。

此刻，他自已身上似乎也籠罩上了這麼一種神聖、威嚴的氣氛，再加上高踞鳳闕之上，更如身在半天雲中。他覺得和眼前這些曾經一起販過私鹽，一起在村野小店抵足而眠，一起共過生死的兄弟，距離遠了。

從此，他將開始一種居於九重宮闕，深居簡出的生活，宮娥妃嬪環繞，美酒佳肴伺候，固然令人神往，但從本性說，他無寧更留戀那種金戈鐵馬，馳騁沙場的戎馬生涯。然而，現在他已經有點身不由己了，他掀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浪潮，而這浪潮又以一種巨大的力量，推著他身不由己地向前。

〔注釋〕

① 廣明：唐僖宗年號。唐字去掉下體爲广，加黃爲廣，日月合爲明，故云。

② 洶洶：喧擾，混亂。《三國志．曹爽傳》：「天下洶洶，人懷危懼。」

③ 控鶴使：管理皇帝近侍的機構，稱控鶴府，控鶴府的長官，稱控鶴使。

# 十八

那天，永壽公主和多年隨侍的幾個宮女，女扮男裝，化裝成朱溫的侍衛，隨朱溫出了大明宮，來到城西永平坊，朱溫選下的一幢宅第裡，悄悄住下。

這宅第也是一位朝臣的舊府，但這朝臣在朝中不算顯赫，宅第也就不是那樣華麗。比較起永壽公主在大明宮居住的別館來，自然遜色得多。

永壽公主雖然身爲皇裔，一向並不追求奢靡，況且這宅第雖然不算華麗，畢竟也是大宅深院，兵荒馬亂之際，有此住宅，也就心滿意足了。

這宅第和大明宮一在西南隅，一在東北角，遙遙相對，相距甚遠。離開了義軍活動的中心，可以避開許多耳目，免去許多是非和不測。這裡離西市也不近，幾乎隔了上十里路，沒有市廛的喧囂。長安城東南隅有慈恩寺大雁塔、曲江園等遊覽勝地，車水馬龍，遊人如織，雖稱城隅，並無荒僻冷清之態，幾乎和市中心一樣熱鬧。長安城西南隅卻大不相同，這裡既無名園，也無勝迹，一式普通居民里坊，這才是名副其實的城隅，是長安城最冷僻的一角，這樣的環境，對於避戰亂的永壽公主，當然是最相宜的了。

這一天，永壽公主獨上高樓，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城東北角。那殿宇重重，煙樹迷濛之處，不就是太極宮、大明宮嗎？她還是第一次從遠處眺望皇宮。當年身居深宮中，不識眞面目。現在從遠處眺望，原來宮殿是那樣崇麗，城闕是那樣巍峨；重宇連甍，堂皇富麗；御苑廣袤，綠樹籠翠，看一眼都叫人心醉，這是高祖、太宗創業，又經列祖列宗，歷朝聖皇慘淡經營建起的帝居，想不到一朝皇兄播遷，帝宮易主。

永壽公主想到這裡，心都碎了。她是一個不輕易落淚的人，此刻也禁不住淚水長流。她恨皇兄不爭氣，敗壞了祖宗的基業；她更恨黃巢這些亂賊，無父無君，竟敢侵入帝宮，妄圖篡國。

城破宮陷，她沒有死節，卻隨朱溫來他私第；她不是貪生怕死，而是要學青史上記載的那些烈女，為復國大業盡一己之力。她知道，入的是虎穴，走的是險棋。

朱溫將她藏於私第，絕非憐惜她這個皇室弱女，而是覬覦著她的美貌。初一見面，朱溫那滿含色欲的貪婪目光，已經把他內心的私念表露無遺。鸞英正是窺破了朱溫的內心，知道此人可以為用，才大膽地走了這著險棋。但她畢竟是一個年輕女子，是一個皇家的公主，當時雖然一狠心，跟著朱溫來了，事後不免又猶疑、疑懼起來。自己是當今皇上的御妹，可算金枝玉葉，難道真的身許朱溫這樣一個出身微賤的賊將？豈不是以皎皎之身，污於泥淖？然而，不以身相許，又如何能使朱溫就範，如何使他有朝一日為我所用？

鸞英長嘆一聲，一時心中委決不下，便自我排解：事已至此，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對待朱溫要施以柔情，但身許之事，能拖就拖。如能使他就範，又身不受污，當然是上上之策。

鸞英正獨自在樓上眺望帝宮，想著心事，忽然，隨侍宮女小雪來報：朱溫將軍回府，要上樓來見公主。原來，鸞英進朱溫私第之後，便明白要求獨居一樓，非經通報，得到准允，朱溫不得隨便出入鸞英的住室。朱溫知道她是金枝玉葉，向重禮儀，一時也不敢過分相強，只好答應。心裡卻想著：只要她肯進我朱溫的私第，事情就有了譜，慢慢相求，這個如花似玉的公主早晚要落入我懷中，成為我的人。

聽了小雪的稟報，鸞英暗忖：僻居小樓，耳目閉塞，賊軍入城之後，不知道把長安攪成了一個什麼世界。朱溫來小樓晤談晤談也好，可以趁機探問一下外面的情況，於是，吩咐小雪：

「請朱溫將軍上樓。」

朱溫已經脫去戎裝，換上錦綉便服。這錦綉常服不知是哪裡弄來的，穿上並不合身，反不如戎裝英武。他盡量做出一副斯文儒雅的樣子來，但掩不住全身透出的一種粗俗氣。永壽公主見了，心裡覺得彆扭，又不便表露出來，只好強顏歡笑，以禮相見。

朱溫和鸞英寒暄了幾句，便對一旁隨侍的宮女說：「你們暫且退下，我有重要事情要和公主單獨談談。」

鸞英以爲朱溫有什麼機密之事相告，便示意隨侍宮女退下。

等小雪等幾個隨侍宮女退下，朱溫涎著臉盯著鸞英望，然後語意雙關，挑逗地問：

「朱溫白天有公務，整日不在家，公主一人悶坐，寂寞嗎？」

鸞英故意歎了口氣，說：「哎，如此兵荒馬亂之際，外面極不安靖，只好鎮日躲在家裡悶坐，耐住寂寞。」

朱溫巴不得鸞英這麼說，連忙移身靠近，激動得嗓子有點發硬，聲音也略帶顫抖說：

「既然公主寂寞，以後每日朱溫早點回府，陪公主說話解悶。」

說話間，朱溫已經按捺不住心中如火燃起的情熱，將鸞英的一隻白皙纖細的小手拉過來，放在自己厚實的大手裡摩挲著。小手是那樣柔軟細膩，一經接觸，朱溫就痴迷如醉了。此刻，他舌頭也變短了，只是喃喃地反覆說：

「朱溫每天陪公主，給公主解悶……」

鸞英預料著他們之間遲早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想不到發生得這麼快。猝然臨之，楞怔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本能地畏怯地將小手從朱溫的把握中掙脫出來，又驚又羞地說：

「朱將軍不能做非禮之事，叫隨侍宮女看見，鸞英如何爲人？」

朱溫在沙場上雖然是戎馬馳騁的老手，在情場上卻還是寶刀初試。這幾年跟隨黃巢南征北戰，疲於奔命，生活極不安定，無暇注情於男女之事。現在，打進了長安，趕跑了皇帝，改變了前幾年四面受敵的局勢，又遇上了這麼可人的公主，那多年壓抑著的情愛之火，便一觸即發，一發而不可收拾了。這個統兵十萬的將軍，此刻成了石榴裙下的一個小斷，他撲通跪在永壽公主面前，又去拉她那白皙纖細的小手：

「侍女們都按吩咐下樓去了，誰也不會看見。公主，你可憐可憐朱溫，跟朱溫成親吧……」

這個統兵十萬的賊軍大將居然跪倒在她裙下，像一個卑賤的奴僕，像一個乞憐的乞丐，她感到一種滿足。但是，作爲一個久居帝宮的公主，皇室的金枝玉葉，被人在私室之中，以一種近乎猥褻的方式求愛，理智上她又覺得受不了，覺得這幾乎是一種侮辱，是對她公主身分的一種褻瀆。她雙臉緋紅，猛地從朱溫的把握中再次掙出身來，奔到綺窗前，說：

「如再相強，我只好跳樓自裁了。」

朱溫猝然一驚，從痴狂醉迷的情熱中醒轉過來。身爲大將，老於沙場，桀驁不馴的本性在身上逐漸復活了。他從跪著的地上，立起身來，冷笑了一聲：

「你大概還在想著你的公主身分，以爲我朱溫配不上你吧？公主怎麼樣，你們皇室的人總不能自己婚配，還得嫁給朝中大臣。如今，你們唐朝的官兒也不是那麼值錢，義軍逼近潼關之時，你的皇兄就曾降旨封黃巢爲天平節度使。黃巢睬也不睬，照樣進兵，他嫌節度使小了，要進長安，做皇帝。現在，我朱某如想做官，到你家李唐王朝做個節度使，當是輕而易舉的事。一個節度使便是一方諸侯，想來也不辱沒你這個公主吧？」

還有一些更加憤激的話，已經到了他嘴邊：京都已經失陷，皇宮都被義軍占了，現在長安馬上要當皇帝的是黃巢。你還算什麼皇室的金枝玉葉，你還拿什麼公主的架子？掉毛的鳳凰不如雞，不是我朱溫掩護你，將你藏於私宅，你只怕性命也難保……但是，他戛然而止，把話截住了。他知道這些公主一向養尊處優，聽不得重話，他怕過於刺痛她的心，反而把事情弄僵，他期待事情有所轉圜。

「我朱某如想做官，到你家李唐王朝……」一句話撥動了永壽公主的心弦：我到這裡來做什麼？是貪生怕死，乞求庇護嗎？不，我永壽公主視死如歸。死節是容易的，但值此家國生死存亡之際，需要的不是

愚忠死節的人，更需要奇智大勇，能扼狂瀾，能挽救宗廟家國於危亡的人，我獨入虎穴，以公主的身分隨朱溫隱於私宅，不就是要做挽救李唐宗廟家國的奇智大勇的女子嗎？現在機會就在眼前，豈能因小失大，隨便錯過？如果朱溫眞能率十萬雄兵歸唐，所起的作用又豈是一個普通的唐朝節度使可比？那樣，我李家皇祚又延續有望了……

然而，此事眼下萬不能輕意點破，以免他懷疑、生變。她改變了剛才那種冷如冰霜，絕不可犯的態度，頹然落坐到就近的一把椅子上。一副凄楚的樣子，說道：

「你如今也是率兵十萬的大將軍，一個普通的節度使還比不上你，我怎敢小看將軍？只是，如今我雖落難，畢竟還是皇室公主，婚姻大事豈能草率苟合？想當年我姐姐同昌公主出嫁的時候，父皇傾宮中珍寶以爲陪送，賜第於廣化坊。窗戶都飾以寶玩，井欄、藥臼、日用器皿，也用金銀製品，編金縷做箕筐，賜錢五百萬緡（穿錢的繩子，一千文爲一緡），絲絹什物不計其數。出嫁那天，笙歌十里，滿朝文武都來相送，何等風光！今非昔比，帝宮淪陷，皇兄奔蜀，風光熱鬧之事我不企求，但總得依禮行聘，張燈結綵，明媒正娶呀！」

啊，癥結在於禮儀，而不在嫌棄我朱溫身世微賤，朱溫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方才的桀驁不馴、自尊自重的男子氣概，剎那間飛到九霄雲外去了，而此刻永壽公主鎖眉垂淚，凄然嬌弱的情態，更使朱溫無限愛憐。他臉上又堆滿了取媚的笑容，上前相就說：

「我的好公主，我的小美人，原來你操心的是禮儀之事，爲什麼不及早明說呢？這些事情好說，只要我朱某力所能及的，一一照辦。譬如說，已故同昌公主在廣安坊的華麗的故居，公主想要，我明天就去把它要了來，那裡可以作爲我們的燕爾新居。三媒六證，眼前跟隨的宮女正好六人，暫且就做我們的媒證。」

說到這裡，朱溫突然沉吟起來，「只是懸燈結綵，張揚慶賀，眼下怕有不便——你知道雅王府出的事嗎？」

朱溫欲言又止，後悔自己不該莽莽撞撞，說漏了嘴，如將雅王府上發生的事情都告訴她，她禁受得住嗎？

鸞英一驚：「雅王是我的皇叔，他府上怎麼了？」

朱溫愈是吞吞吐吐，鸞英愈是心疑，愈想知道究竟，她顧不得羞澀，反主動搖著朱溫的手臂，催促說：

「你快說呀，說出來，天大的事我也禁受得起；不說，一個疑團憋在心裡，倒要急出病來的。」

鸞英溫熱酥軟的小手撫弄著朱溫的手臂，朱溫一身也酥軟了，連忙答應：

「我說，我說。昨天下午，就在你隨我到永平坊來的時候，義軍營裡一員莽將，也是黃巢最心愛的猛將孟楷，帶領一隊人馬，抄沒了雅王府的全部家財，分給長安平民。另外……」

「另外怎樣?!」

全都說了吧！讓她絕了僥倖之念，從此死心跟著我朱溫！他心一橫，外表卻做出一副哀憫的樣子，說：

「雅王本人和一門老小，也全被孟楷誅戮了……」

鸞英像頭上突然挨了一悶棍，兩眼一黑，就要歪倒。朱溫趁勢將她抱住，鸞英昏眩在他懷裡。朱溫搖著她，輕聲喚道：

「公主，醒醒！」

半晌，鸞英睜開眼來，發現自己躺在朱溫懷裡，雙臉緋紅，連忙掙脫朱溫的擁抱。她極度悲憤，但並不嚎啕，只是垂著淚，恨恨地說：

「我這皇叔一生淡泊，雖是皇裔，從不奢靡驕橫，想不到也難逃劫難，遭此慘禍。這孟楷也太殘暴了！」

她心裡想說：這些亂賊殺人越貨，十惡不赦！但是，怕朱溫聽了，心生疑忌，不得不有所避諱，話到嘴邊，又改口說孟楷殘暴的話。

朱溫從孟楷加入義軍的第一天起，就嫉忌他的蠻勇，以後兩人之間常有摩擦，久存芥蒂。現在，聽鸞英抱怨孟楷，不但不生疑忌，反而心有同感，也說：

「這孟楷一向憑著匹夫之勇，莽撞蠻幹。雅王一家的確死得無辜。我朱溫一向是不贊成濫殺皇族、朝臣的。皮日休博士當時曾出面制止孟楷濫殺的行徑，但他不聽；皮博士一介書生，也無奈他何。聽說，皮日休爲此事還去找過黃巢；黃巢一向是主張殺盡貪官豪吏，均平財富的，表面安撫皮日休幾句，骨子裡並不想糾正此事。從昨天到今天，各營將領還在各自帶領士卒捕殺皇族、豪吏。在眼前情勢下，我和公主的婚事只宜悄悄操辦，不宜懸燈結綵，張揚慶賀，不是我朱溫膽小怕事，實在是從公主的安全著想。」

原來，賊軍裡的人也各有心腸，並不都對皇族狠毒。朱溫能在皇室危難之際，同情皇族遭際，也算難能可貴。雅王府的遭際，以及長安皇族正在遭受的屠戮之禍，使她不再猶豫，促她迅速下了決心：

「既然如此，鸞英還有何異言？一切由朱將軍審時度勢，相機辦理好了。」

朱溫喜出望外，一把將鸞英摟進懷裡，顫著聲音說：

「我的好公主，我的小美人，這就對了。」

鸞英不再抗拒，溫順地偎依在朱溫懷裡，並不說話，只用含情的目光，嬌媚地凝視著朱溫那張粗獷的臉。

朱溫急於成就好事，鸞英也想早展宏圖，兩人就在當晚洞房花燭。

兵荒馬亂之際，又兼在義軍到處搜捕皇族，屠戮無遺的恐怖氣氛中，永壽公主和朱溫的婚事不可能熱鬧鋪張地大辦，但也是諸事盡禮。

婚娶之禮，首先行聘。這幾年，朱溫跟隨黃巢轉戰萬里，攻州占縣，抄沒富豪，開倉濟貧，身邊積蓄也有數千金。如果是娶一個普通民女，或者一般的官宦之家的小姐，這數千金作爲聘禮也就可觀了。如有

必要，在此慌亂之中，他還可以再弄些金銀珠寶，湊成萬金，以爲聘禮。朱溫自幼闖蕩江湖，於錢財之事向來看得不重。他讀的書不多，但對於李白〈將進酒〉中的兩句詩記得最眞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然而，他要行聘的不是一個普通民女，或官宦小姐，卻是一個皇家公主。她見過的金銀財寶，多如渭河沙礫。她的姐姐同昌公主出嫁，皇帝所賜華第及各種金銀飾物、金銀器皿不算，光賜錢就是五百萬緡。千金、萬金，和這相比，算得了什麼？無異於富翁施捨給乞丐的一個小錢。這點錢不拿出來還好一些，拿出來反倒寒傖人。

不以重金行聘，用什麼行聘，自己身邊還有什麼貴重的東西呢？朱溫不由得踱步沉吟起來，身上的佩劍碰到牆上，發出鏗鏘的金玉之音。那餘音細如游絲，裊裊悅耳，半晌方息。朱溫以拳擊掌，高興地自言自語說：

「這劍無價之寶，皇家也難得。永壽公主又是女中俊傑，喜歡舞劍，這把劍不是最好的聘禮嗎！」

主意已定，朱溫立即解下佩劍，裝進一個飾著珠玉和五色琉璃的劍匣，上覆紅綾，命一個隨身侍衛捧了，親自重登永壽公主所居小樓，前去行聘。

永壽公主已經淨了身，由幾個貼身宮女陪伴著，在小樓上靜坐。永壽公主端肅中略帶羞澀，並沒有一般女子出閣時那種輕佻的喜悅心情。家憂國難方殷，她於此時此境出閣，不也和將軍出征一樣，爲赴國難嗎？此刻，她思緒紛紜，想得很多，也想得很遠……

聽侍女傳報，朱溫將軍親來行聘，她依然端坐著，只吩咐侍女請朱溫將軍上樓相見。朱溫上了樓，進了門，她才起身相迎。互相行過禮，朱溫叫侍衛獻上聘物。

永壽公主並沒有在意朱溫的聘物，是萬兩黃金，是大如雞卵的夜明珠？這些東西她見得多了，對於金

銀珠寶她向來看得淡泊得很，幾乎視之如糞土。

朱溫見永壽公主並沒有認眞看一看他獻上的定情聘禮，就示意身邊的侍女，將它收下，心實不甘。他上前一步，親自揭開劍匣上覆蓋著的紅綾，笑著說：

「公主不妨看看，此物可還喜歡？」

永壽公主瞥了一眼劍匣，目光立即被它吸引住了，淡然的眼睛裡放射出興奮的異彩：是那把傳說中的名劍嗎？聽說那劍匣便是裝飾著五色琉璃的。那劍傳到晉朝，一次武庫失火，就失踪了。五、六百年來，只在書上散見過關於此劍的記載，再沒有人見過此劍，現在怎麼會突然出現在他手中？不，也許只是劍匣相類，並非那把名劍……

朱溫狡黠的目光立刻發現了她神情的倏然變化。此劍雖未出匣，已引起她的關注：她的眼睛裡一掃漠然的冷色，出現了一種誘人的神采。好厲害的一雙秀目！他不無得意之情，正好乘機炫耀一番，以討鸞英的歡心。同時，也想進一步考考她，看她是不是眞識此劍。

他從隨侍手中接過劍匣，置於面前一張小几上，打開琉璃劍匣，一把刃若霜雪，寒光閃閃的寶劍，立刻呈現在鸞英面前。不待朱溫動手，鸞英上前一步，纖手已經將寶劍取出。好漂亮的劍柄，上面飾著七彩珠、九華玉，光彩耀眼。鸞英臉上綻出了驚喜的笑容。

「看來公主認得此劍。」

「鸞英從小愛劍，幼年在宮中最愛聽人談劍，曾聽宮人講過漢高祖斬白蛇劍的故事。現在看這劍，很像傳說中的斬白蛇劍，不知是與不是，還請朱將軍指點。」

朱溫見鸞英說出眉目，並且一語點破劍名，大為驚異。臉上卻裝出謙遜之色，說：

「朱溫也是新得此劍，雖然道聽途說，心中並無確切把握，正想找一名家，鑒定這柄劍。難得公主從

小愛劍，又在宮中，見多識廣，正好請教。」

鶯英得此名劍，心裡高興，也不推辭，就滔滔講了起來：

劉邦的父親當年隨身一把刀，刀長三尺，上有銘文，古拙難識，疑是殷朝遺物。有一天，他從沛縣山澤經過，見山谷裡有人冶鑄，歇下腳問：「足下鑄什麼東西？」鑄工笑著回答說：「為天子鑄劍，請勿洩露。」

他以為鑄工們在說笑話，也一笑置之。鑄工說：「如果能得到大叔腰間佩刀，投入紅爐，一起冶煉，鑄出的劍就能成為神器，可以克定天下。」

劉邦的父親說：「我這把刀，聽說是殷朝遺物，鋒利無比。水裡能斷蛟龍，陸上能斬虎豹，削金切玉，刀刃不卷。既然師傅為天子鑄劍，我又如何捨不得這把刀？」

說罷，取下佩刀，豪爽地投到爐中。頃刻間，煙焰沖天。等到劍鑄成了，用豬牛羊三牲祭罷，鑄工便將劍相贈。而原佩刀上的銘文，又清晰地呈現在新劍的劍面。

劉邦得到父親所授寶劍，長佩於身，並用它在芒碭山中斬了白蛇而起義。天下平定之後，這劍收藏在漢宮寶庫中，守庫人常見有劍氣的虹光顯現於外。五百年後傳到晉惠帝手中，武庫起火，斬白蛇劍不知去向。到今天，時間又過去五、六百年了，算起來這劍已經有千年歷史。

朱溫家鄉是碭山，正是當年劉邦斬蛇起義的地方，幼年時候也聽說過斬白蛇劍的故事。鶯英一面說，他一面點頭。鶯英所說，見於野史所載，比那朱溫在家鄉聽說的還要詳細，朱溫不由得佩服地說：

「公主所說，和朱溫聽到的一一吻合，此乃是一千年前漢高祖斬白蛇的那把劍，應該是確定無疑了。你看這五彩琉璃劍匣，劍柄上裝飾的七彩珠、九華玉，還有劍面上那古拙難認的銘文……」

鶯英問：「這劍自晉以後五、六百年無消息，將軍如何得到它了呢？」

朱溫講起得此劍的經過。攻陷東都洛陽前夕，朱溫率部駐紮洛陽郊外北邙山下。北邙山多古代帝王貴冑陵墓，一天晚上，朱溫遙見山間一座古陵有奇光閃爍，心覺有異，帶幾個侍衛携鋤掘視，得了這柄古劍；他看劍大喜，據早年在家鄉聽到的傳聞判斷，這劍酷似劉邦斬白蛇的劍。

晚上，朱溫宿於軍營，夢見一個公卿模樣的人，衣冠楚楚，笑容可掬，步入營帳，即拱手致賀說：

「恭喜將軍得帝王之劍。此劍伴老夫長眠地下數百年，今日幸得其主。願此劍助將軍成帝王之業。」

說罷，長者轉身便走。朱溫追上去問：

「長者最後那句話是何用意？」

長者回身反顧，笑而不答，飄然遠去。朱溫全力奔跑，竟然追趕不上，心抱遺憾，倏然醒轉，才知是夢。那劍正置於案首，熠熠生輝。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永壽公主悚然一驚：黃巢想做皇帝，攪亂了我唐幾百年的天下，想不到這裡還有一個做皇帝夢的人！如此，李唐天下無寧日了。她不禁憂心忡忡……

然而，朱溫已經親捧寶劍，再次獻上：

「以此劍做聘禮，可與公主般配？」

兩個都想做帝王，兩虎相鬥，必有一傷。接下聘禮，促成兩虎相鬥，先除一虎，另一虎勢孤，也許較好制服。永壽公主欣然接劍：

「多謝將軍以古帝王名劍，無價之寶相聘。」

此時，日已垂暮。朱溫見永壽公主欣然收下聘禮，高興地大聲命令侍衛：

「點起紅燭，準備洞房花燭！」

永壽公主身邊的幾個侍女聽了，抿著嘴暗暗發笑。畢竟是闖蕩江湖的粗人，世界上哪有新郎官自己高

喊「準備洞房花燭」的？

就在這時，一個侍衛神色慌張地走了進來，在朱溫耳邊低語幾句。朱溫臉上立刻變了顏色：

「你沒有告訴他們，這裡是朱溫將軍的府邸嗎？」

「告訴了，他們還是要進來搜查。」

朱溫濃眉倒豎：「怎麼，要和我朱溫過不去？我朱溫可不是怕事的人！」

永壽公主知道事情不對，插言問：「出了什麼事情？」

朱溫刷地拔出侍衛腰間的佩劍，對永壽公主說：「你不要管，安心坐在這裡，我去對付他們！」

永壽公主攔住朱溫的去路：「既已結成姻緣，有什麼事情不能對我講？」

「對你講也無益，我身爲鬚眉男子，統兵大將，天塌下來，我頂！」

「既然命運相連，就該有事同當，說出來，或者也能爲你分憂解難。」

朱溫無奈，只好說：「黃巢跟前的侍衛長，也是他的外甥，帶人挨門搜查公主，已到門前，定要進門查看。」

永壽公主冷笑一聲，說：「讓他們進來好了，將軍何必阻攔？」

朱溫連忙搖頭：「那怎麼可以？朱溫寧可拚死，也不能讓公主落到他們手裡。」

永壽公主見朱溫不明白她的用意，上前附耳低言幾句。朱溫一面聽，一面眉頭逐漸舒展開來，然猶存有懷疑：

「這樣行嗎？萬一有個疏漏，叫他們看出破綻……」

永壽公主卻果決地說：「不妨事，將軍但依計行事。」

於是，朱溫才決斷下來，對侍衛說：「出去告訴林言小將軍，我正在後園招呼侍衛們練劍，稍候片刻，

就到門口迎接小將軍。」

半晌，朱溫才一面擦著汗，一面急步匆匆來到門首，先拱手致歉：

「小將軍，朱溫因教侍衛練劍，迎候來遲，請多包涵。不知小將軍光臨寒舍，有何見教？」

林言本來等得有些不耐煩了，見朱溫陪笑致歉，心中的不快也就消釋了大半，也拱手還禮，說：

「無事不敢打擾朱將軍。奉黃王之命，挨家搜查幾個在逃的皇族要犯。」

「都是幾個什麼人？」

「一個是前朝皇帝懿宗的寵妃郭淑妃，一個是當朝皇帝僖宗的御妹永壽公主。據宮人們說，這兩人都沒有來得及跟隨僖宗逃跑，而是在義軍入城之後，隱藏於民家了。」

朱溫聽罷，仰天哈哈大笑起來：「這樣兩個女子也值得大動干戈，挨戶搜查？就是送她們一把刀，也殺不死人，有什麼可怕？黃王派兵追拿在逃的皇帝，追一追沒追上，也就算了。捉這麼兩個女子，倒是窮追不捨。既然奉黃王之命挨戶搜查，小將軍就請進吧，只是我這裡是和尚廟，怕找不到你們要找的人。」

對於搜查這麼兩個所謂皇族「要犯」，林言興致也不高，不過奉命行事而已。他不願和朱溫多逞辯舌，只是向身後的士卒一招手說：

「朱將軍請我們進去，我們就進吧。」

林言率領士卒大步走進朱溫新占的宅第。庭院並不很深，幾幢小樓，幾進小院，不移時走盡，也沒見有可疑的人。來到後園，聽得一片刀劍叮噹之聲，只見一群侍衛正在練劍。十幾個人分成黃、白二隊，殺得難分難解，刀光劍影、騰挪避閃，叫人眼花繚亂、面目莫辨。林言這樣的行家，也不禁暗暗喝彩。

林言的眼睛畢竟是厲害的，從叫人眼花繚亂的刀光劍影和騰挪避閃中，他窺出一人，身段過分窈窕，面目過分清秀，這人是男是女？心頭忽然閃過一絲疑雲。說他是女的嗎，那手中劍呼呼生風，那身段架勢

孔武有力，又像是一個久經戰陣的軍士。說他是男的吧，又似乎有幾分女人的纖麗。林言心中一時委決不下，便裝做看鬥劍的樣子，移步上前仔細觀看。

那操練並沒有停止的意思，似乎有意練給來人觀看，那劍鬥得一番比一番緊。林言終於看出一個破綻，突然，他忽拉掣劍在手，騰身躍進廝殺中的戰陣，大喝一聲：「看劍！」猝不及防，一劍向那叫人生疑的侍衛刺去。

那侍衛猛然受驚，將手中劍拚力一格。噹地一聲，火花飛濺，林言的劍被擋了回來，他的虎口震得有點發麻。他以劍拄地，一騰身又躍出戰陣，回頭笑謂朱溫：

「這年輕的小侍衛倒有幾分氣力，有幾分眞功夫！」

朱溫見林言一直走近練劍的侍衛，緊盯著一個人看，他的心不禁一陣緊縮。一手緊緊握住腰間的劍柄，雖在寒冬，手心裡也沁出了汗珠。林言突然騰身一躍，飛進鬥劍戰陣，拔劍刺向久久注目的那個人，朱溫一顆心更提到了嗓子眼裡，手握的劍已半拔出鞘。然而，眨眼工夫林言又騰身跳回原地，並向朱溫笑誇這年輕的小侍衛。

頃刻間，兩人心頭的疑雲都風流雲散。朱溫這才醒悟，林言不過要試試久久注目之人的膂力。朱溫一顆提到嗓子眼來的心，才復歸原處，那半拔的劍也早已入鞘，這才坦然說：

「能格開小將軍這突然刺去的一劍，是得要幾分力氣、幾分功夫。小將軍這一劍，也是對我數月苦心訓練這群侍衛的一個測試，說明我這幾個月的操練沒有白費。」

「你這個小侍衛不但功夫好，眉眼也挺俊的，要是換上紅妝，就叫人分不出是男是女了。」

朱溫趁勢說：「這小侍衛倒有點像小將軍，模樣俊、武藝好，穿上紅妝能賽過女子，我也格外喜歡他。」

剛才一副英武模樣的林言，臉上忽然罩上了紅雲。他最忌諱別人說他模樣俊，像女子。此刻，他沉默

著，不再說話了。聯想自己的情況，也就不再懷疑那小侍衛像女子了。

朱溫本是隨口接茬的幾句話，不想正觸到林言心中隱處。他看看林言雙頰羞紅的樣子，暗暗好笑，知道風險已經過去，便把話岔開，說些林園房舍的事。這正中林言下懷，解了他的窘迫，也就講起他挨戶搜查時，所見幾位義軍將領新占宅第的林園房舍情況來。兩人一面說話，一面往外走，不覺來到門前。臨別，林言說：

「進府查看，實在是使命在身，請朱將軍不要見怪。」

朱溫也變得豁達起來，不介意地說：「我和黃王，親如兄弟，和小將軍也不是外人，軍務大事，鐵面無私，怎麼會見怪呢？」

這一番盤查，雖然對付過去，但朱溫和鶯英都更警覺了。洞房花燭依舊進行，六個侍女又還了原妝，贊禮的贊禮，做儐相的做儐相，當媒證的當媒證，一切行禮如儀。只是一切也悄悄進行，壓抑了歡笑，也摒棄了鐘鼓之樂。

禮已成，夜亦深，衆人散去，只留下朱溫和鶯英雙宿洞房。朱溫年近三十，多年軍旅生涯，於兒女之事如飢似渴。鶯英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朱溫捨身相護，對他多少有幾分夾雜著感激的情熱；但心頭冷靜的思慮、強顏歡笑的俯就，更多於熾烈的情熱。幸好，朱溫飢不擇食，無暇細細品味；得此美貌公主，已經大喜過望，哪還敢挑剔她的冷暖分寸？所以，新婚良夜，兩人也還相得，雖說不上如膠似漆，也還繾綣纏綿。

第二天清晨，永壽公主只覺得渾身軟綿綿的，睡意朦朧地躺在床上。昨天傍晚那一番使出全身力量的鬥劍，新婚之夜夫妻間的綢繆，使她身軟力乏，她太疲倦了。朱溫卻一如往常，若無其事地早早起來了。他有事必須立刻出去，但看了牀上鶯英那副鬢髮蓬鬆，慵倦困乏的樣子，又不忍心叫醒她。他用那雙粗壯

厚實的大手，寶愛地給鸞英理了理蓬鬆的鬢髮，又撫了撫她嬌美的臉龐。鸞英驀然驚醒，見牀前立著一個男子，立刻本能地顯露出新嫁娘的羞澀。昨天夜裡的一幕幕情景，頃刻生動地呈現在眼前，現在想起來眞叫人無地自容，她恨不得立即用錦被羞澀地蒙住雙臉。但她敏銳的眼睛立刻看出朱溫有什麼事，她冷靜地壓下心頭的羞澀，警覺地問：

「將軍，大早上哪兒去？」

朱溫想說些溫柔體貼的話，一時卻找不到恰當的詞句，況且時間緊迫，不容他多耽擱，便直說：

「我不能在家好好地伴你新婚三朝，今天黃巢將軍入住大明宮，明天即皇帝位，我要前去陪侍。」

雖然這是意料中的事，永壽公主聽了，依然受了很大震動，只覺得眼前發黑，耳鳴目眩，有一種天翻地覆的感覺。李家的宮闕、李家的天下，眞的要易姓了嗎？天地眞要翻轉過來了嗎？

朱溫見她眼睛發直，神情懨懨的，以爲不願他新婚之日絕早起來，離她而去，心裡也猶豫起來：

「你實在不願我走，我就不去了。派侍衛去告個假，只說我夜感風寒，甚是沉重，要服藥歇息幾天。」

永壽公主連忙搖頭：「不可，不可。如此大典，你要不去，豈不要招黃巢懷疑，惹出是非來？你要不去，我心裡更不安了。」

朱溫覺得公主的話很有道理，便說：「既然如此，我就去了。」

永壽公主這才溫柔地望著朱溫說：「將軍早去早回。」

可是，朱溫卻去了一整天，沒有回府。晚上，掌上燈，還不見人回來，永壽公主就有些忐忑不安了。黃巢入住大明宮，行即皇帝位大典，大明宮守備森嚴，也無法派人進去打探消息。她守著孤燈，聽更鼓一更、二更、三更響著，捱著寂寞難耐的時光，等候朱溫回來。這不是一般的新婦盼郎歸，她的思緒要複雜得多。他不是怕我新婚寂寞，不肯離去嗎？又爲何一去整天不歸，直到中夜還不見人回府呢？什麼意外緊

急事把他羈留住了，怎麼也不帶個信回來？莫非昨天傍晚林言帶人前來搜查，雖然瞞過一時，回去終於察覺，趁朱溫入宮陪侍，黃巢將他拘禁了？千擔心、萬擔心，這是使她最擔心的事情。

巡夜的街鼓打過四更，她再也支撐不下去了。盼望夜歸人盼不回，身子也實在太疲乏，她終於和衣倒在牀上，沉沉睡去。侍女小雪不敢驚動，抱了一床錦被悄悄給她蓋上，以免著涼。

這一覺睡得好熟，直到日上三竿，還沉沉未醒。

忽然，她感覺臉頰上觸到一種男性的粗獷的氣息，受到一隻異性的粗大的手掌的撫摸。她從小獨居一宮，由宮女侍奉長大。母后早死，父皇根本無暇來親近她，她幾乎沒有受過誰的撫弄。所以，她對這種親暱的撫慰格外敏感，稍一觸及，猝然驚醒。她睜開眼來，只見朱溫正含笑站在牀前。她還當是夢，撲閃著那一雙靈秀的大眼睛，朱溫的身形由朦朧而越來越清晰。她完全清醒過來，想起昨夜一宿的守候、擔心，臉上不免露出怨尤的神色。

朱溫忙向她說明，昨夜一宿未歸，完全是被意外事情牽扯住了，脫不開身。入夜，大明宮因準備次日黎明時行的即位大典，實行嚴格的宵禁，也無法派侍衛回府通信。

永壽公主又警覺地問：「什麼意外事情？」

朱溫苦笑一聲說：「第二天清早要即皇帝位，行大典，晚上還沒有袞龍服、冕旒帽。我是最先帶兵占據大明宮的，比他們熟悉宮中庫藏情況，便要我帶人在宮中府庫翻找袞服、冕旒。折騰了大半夜，哪裡找得到適合黃巢穿的袞服、冕旒？只找到一套十分窄小，大概是你的皇兄十二歲即位時穿戴的皇帝禮服……」

接著，朱溫有滋有味地講起，如何在錦袍上用墨臨時畫上卷龍，仿做袞服；如何將小冕旒上前後懸垂的玉串取下，安到大帽子上，改做冕旒。一時召集不齊奏雅樂需要的樂工，改用數百面戰鼓代替管弦等等。

永壽公主一面聽，一面暗暗好笑，心想：眞是一場千古少見的沐猴而冠的醜戲！

朱溫講完，長長歎了一口氣：「我這樣爲他忙活，也沒有得到他的重用。別人封官晉爵，我朱溫還是老樣。一氣之下，典禮一完，我就打馬回府了。」

從朱溫口裡，永壽公主得知，哪些人當了宰相，哪些人當了左、右僕射，而朱溫依然只是一個普通的帶兵將領。

朱溫越說越氣：「尙讓是王仙芝的舊部下，全軍戰敗覆亡，才率殘部來投黃巢，現在封他爲宰相，比我這個最早隨他起義的人，官爵還高。孟楷不過匹夫之勇，封他爲尙書僕射，做尙書省的長官，以武官而帶文職，何等恩榮！我朱溫哪點不如他們，卻要屈居他們之下！」

永壽公主見朱溫幾乎把肺氣炸，心裡暗暗高興，知道這是進言良機，不可錯過，黯然說：「蒙將軍一見鍾情，繾綣相求，結爲良緣，只怕妾身便是將軍遭猜忌的根由。妾別無他求，只求將軍悄悄送妾出京，由駱谷道入蜀，去找皇兄。妾能生與皇室團聚，將軍從此也可不再受疑忌，兩全其美。」

朱溫大驚說：「你我近婚，情意正濃，公主如何說出分離的話來？朱溫可以離開黃巢，免遭疑忌，決不願離開公主，鴛鴦分飛！」

永壽公主歎了口氣說：「不是冤家不碰頭！既然如此，將軍可向黃巢要求鎭守外州的軍令，率軍遠去，離開長安，離開黃巢。將軍可免遭疑忌以至暗算的災禍，鸞英也可以此從結束整天戰戰兢兢、提心吊膽的日子。」

一句提醒，朱溫豁然開朗。他眼裡放出異彩，連連點頭。鸞英的話有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走，可以眼不見心不煩，免得每天爲屈居下僚而忍受羞辱；走，才能使私藏永壽公主的事不致敗露，和永壽公主長做夫妻。走，還可以不緊緊受制於黃巢。而今天下紛亂，群雄競起，鹿死誰手，尙難料定。離開長安，出鎭外府，正好獨自施展。主意已定，他只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到來。

# 十九

鳳翔城正在日夜加緊施工，修補和加固城堡。鳳翔隴西節度使鄭畋帶著隨侍在城上巡行，心裡充滿欣慰之情。

鳳翔城多年沒有戰事，城防如同虛設，土城多處傾坍，也未修整。更有甚者，一些百姓就著城牆，城內城外搭蓋偏廈，幾乎到了鱗次櫛比的地步。一旦兵臨城下，這些偏廈就成了敵兵登城的最爲便當的天梯。鄭畋由京都出官，駐節鳳翔之後，多次要拆遷這些偏廈，以整修城壘。然而，牽涉民戶較多，拆了舊房一時哪找那麼多新房安置這些拆遷的百姓？催逼過急，怕要釀成民亂，拆除城邊偏廈，整修城牆的事一直未認眞進行。

黃巢軍攻占長安之後，鳳翔成了關中抗禦黃巢軍首當其衝的，也是唯一的重鎭。鄭畋去駱谷道上迎謁了幸蜀的僖宗車駕回來，更以收復帝京、中興李唐爲己任。第一件事便抓鳳翔城防。又是貼告示，又是派士卒打鑼宣論，限令所有依城搭蓋的偏廈，三天之內一律拆除。逾期不拆的，由官軍強拆，敢有抗拒的以通賊論處。賊情急如燃眉，鎭使決心又大，百姓們果然不敢再拖延違抗，三天限期一到，所有城內城外偏廈全都拆除乾淨了。與此同時，鄭畋也指令城內一些祠堂、廟宇，安置一些鰥寡孤獨一時無力搭蓋新居的人。

依城搭蓋的民舍拆除了，傾坍的城缺正在修復，鳳翔城壘簡直煥然一新，鄭畋眞是看在眼裡喜在心上。然而，也有不盡如人意的事。鄭畋發現那些守城和築城的士卒，士氣都不很高。那些守城的士卒，見鄭畋來了，才抖擻起精神，荷槍帶劍，在城上來回巡行，鄭畋一走，他們又坐下不動了。築城的士卒呢，那夯歌是專唱給鄭畋聽的，鄭畋一走，夯歌就沉寂了，木夯落在板築的黃土上，再也發不出沉實有力，嘭嘭山

響的聲音。

鄭畋看出端倪，有意減少侍從，悄悄走近一處補築城缺工程。只見築城的士卒懶懶散散，塡上很厚的一層黃土才開始夯實，打夯的人有氣無力，木夯抬得離地沒有二寸高，落下去砸不出一個二寸深的印記。這哪裡是修築應敵的城壘？這明明是應付官差嘛！

鄭畋惱怒地走上前去，用力一脚，竟將一段新補築起來的城牆，踹了一個大缺口。他氣得臉色發白，申斥說：

「你們這是築城壘，還是修猪圈？這樣稀鬆的土牆，做猪圈，也要被猪拱倒的，能抵擋得住賊兵千軍萬馬?!」

築城士卒見主帥突然出現在面前，怒容滿面，嚇得一個個索索發抖，手足無措。鄭畋厲聲問：

「誰是領隊的軍尉？」

「小柱子叩見老爺！」

好熟的聲音。鄭畋定眼一看，認得這軍尉叫韓柱子。原本是鄭畋跟前的一個書僮，因見他生得壯實，漸漸長大，像根柱子，便提拔他到營裡當個軍尉，以求出息。鄭畋火氣更盛了，恨恨地說：

「你跟我多年，想不到大寇當前的危難時刻，也這樣糊弄我！」

鄭畋顧左右侍衛：「將他擒下，就地正法！」

兩個侍衛上前，將韓柱子反剪手擒下。韓柱子並不反抗，引頸準備受戮。

築城的士卒卻一齊跪地求情：「大人，城是我們築的，築得不好，有罪我們當，要殺殺我們，不關柱子軍尉的事。」

韓柱子卻叩頭說：「大人，士卒們已經有幾個月沒有關餉了，平日吃飯也半飢半飽，哪來力氣築城呢？

是我見他們可憐，放鬆了築城要求，罪責該我承擔，不關士卒的事。」

韓杜子的話使鄭畋心弦爲之一震：是呀，士卒斷餉四個月了吧？自從江淮吃緊，漕運受阻，江南租賦不能及時運到長安；加上朝政紊亂，皇上奢侈，宮廷費用巨大，鎭軍便漸漸得不到朝廷撥給的糧餉。黃巢軍攻占長安，帝駕播遷，官軍軍需就更是無從說起了。士卒飢疲，豈能不影響築城？韓杜子每日和士卒在一起，了解下情，遂生憐憫之心，也是人之常情……

心裡這樣想，臉色、語氣也就緩和些了，但仍然威嚴地說：

「巢賊播亂，國難方殷，長安失陷，皇上都在禁受跋涉播遷的辛苦，我們當臣民的難道就不該忍受一點困苦？軍餉暫時不齊，就可以不好好築城？士卒不明事理，情還可原，你韓杜子跟我多年，不明大義，不顧軍紀，軍法難饒。這顆頭暫且寄在頸上，先打二十軍棍抵罪！」

左右侍衛將韓杜子按倒在地，將鏟土築城用的鐵鏟倒轉過來，就用鏟柄當軍棍，在韓杜子臀部結結實實打了二十記。

韓杜子咬牙忍受，沒有呻喚一聲。二十棍打完，已是皮開肉綻，爬起來還向鄭畋叩頭謝不死之恩。

臨走，鄭畋吩咐：「軍餉，本節度使自會千方百計籌措；城壘，你等一定要修補堅固，不堅固的地方要返工重築。馬虎應付，一經查出，嚴懲不貸！」

鄭畋一面巡城，一面尋思：哪裡能弄到三幾個月糧餉，以濟燃眉之急？鳳翔鎭所現在只有三千多士卒，要想抵禦黃巢的軍隊，必須立即募兵擴軍，新軍入營，首先得發給糧餉，以安其心。如將鳳翔鎭軍擴充到五千，每人每月發給一兩餉銀，一月就得五千兩銀子，三個月就是一萬五千兩。如先有一萬五千兩銀子，救了眼下之急，以後的軍餉再立即派人四出籌措，數月之後，也許能夠接上來。可是，一鋤頭挖不出一口井來，急切之間，到哪裡去找這一萬五千兩銀子呢？

鳳翔等臨近長安的州縣，國庫早叫朝廷調撥空了，把角角落落都掃乾淨，罄其所藏，看能不能湊足五千兩銀子。這不過是個零頭，還有那一萬兩銀子呢？也不能像黃巢賊軍那樣，幹抄沒富室，籌措軍餉的事。別無長策，想來想去，只有毀家紓難一條路。鄭畋出身在世代爲官的仕宦之家，在河南滎陽老家倒是廣有田產，祖業殷實。他二十來歲就出來做官，雖然是爲官廉正，向不貪斂，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身邊畢竟有些積蓄，全部拿出來，也有幾千兩銀子。但離萬金之數，還差一二千。想到這裡，他幾乎有山窮水盡之感了。

鄭畋巡城回府，過庭院，見家人牽一頭肥羊，磨刀霍霍，便問：

「今日是什麼節氣嗎？」

家人茫然：「沒聽說今天是什麼節氣呀？」

「非年非節，殺羊做什麼？誰吩咐的？」

家人如實以對：「夫人吩咐的。」

鄭畋說：「且慢宰羊。」

家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今天老爺是怎麼了，宰一頭羊的小事也要管？官宦人家哪天不吃肉，鄭府往常也常常宰豬殺羊，老爺好像總沒阻攔過。看老爺臉上氣色不佳，莫非在外面碰上什麼不順心的事？一不順心，百不順心，連宰羊也看不順眼了。不管怎麼樣，老爺叫不宰，就只好不宰。雖然夫人有命在先，老爺說話在後，畢竟還是以老爺的話爲準，於是，家人又重新將羊牽回圈去。

鄭畋回到後堂，卻不見夫人的影子。問侍女，侍女說，夫人親自到廚房督促肴饌去了。鄭畋心裡有事，急待和夫人商量，便命侍女即去廚下請夫人回來。

鄭畋的夫人李氏，與鄭畋的母親李太夫人同宗，是依一個「隨姑嫁」的傳統習俗，嫁到鄭家來的。李

家和鄭家一樣是一個世代爲官的大家，李太夫人的父親李翺，進士及第，歷任校書郎、中書舍人、節度使等要職。李翺的兩個女兒，一適鄭家，爲鄭畋之母；一適盧家，爲盧攜之母。李氏夫人是李太夫人的同宗侄女。李家由李翺上溯十世，可追溯到後魏尚書左僕射李冲，數百年間簪纓不斷。

此刻，李氏夫人正在厨下指點下人，準備午間的肴饌。今天要做的一道最重要的菜是「炙渾羊鵝」，也就是烤全羊鵝的意思。這也是鄭畋平素最喜歡吃的一道菜。本是西域傳入的一道名菜，西域的叫法是「渾羊歿忽」。

這道胡食的做法是：先取一隻嫩肥的子鵝，撏去毛，摘除內臟，塡進瘦肉、糯米、乾果（葡萄乾或紅棗、核桃仁之類），調和五味，用線將開膛處縫合。又取肥嫩子羊一隻，宰了，撏毛、開膛，摘除內臟，將鵝放在羊腔內，也縫合開膛處。然後，將全羊放在炭火上炙烤，等到羊肉烤熟，裡面的子鵝和塡料也就熟了。這樣烤出來的鵝肉、羊肉及裡面的塡料，滋味格外香美。

這時，一隻肥嫩的子鵝已經宰好，撏去了毛，摘除了內臟，放在案板上。李氏夫人正指點侍女，往鵝肚裡塡調和了五味的瘦肉、糯米、乾果混和成的塡料。可是，宰羊的家人卻來回報：老爺吩咐，且慢宰羊。

李氏夫人問：「老爺巡城回來了？」

家人說：「剛剛回府。」

「老爺還有別的話嗎？」

「就只『且慢宰羊』四個字，沒有別的話，說完就進內府來了。」

李氏夫人撲閃著兩隻睫毛長長的鳳眼，暗暗琢磨：往常老爺對於家政是向不干預，全信託我一手安排的，今天爲什麼要阻止宰羊這樣一件小事？

李氏夫人正琢磨不透，又有侍女來到厨下，傳老爺的話，要她立即回內室去，老爺有要事和夫人商量。

她覺得今天氣氛不一般，向厨下女傭交代：裝好塡料，用線將子鵝仔細縫好，等我回來再烤。吩咐完這幾句簡短的話，便匆匆地走了。

鄭畋正一個人在室內滿腹心事地踱方步，見李氏夫人進來，連忙改換一副笑容說：

「夫人，你太操勞了，厨下之事，何必躬親？」

她撲閃著兩隻睫毛長長的鳳眼，狐疑地望著鄭畋，沒有回話。但那眼神分明在說：你今天怎麼了，這樣一些家政瑣事也要管，往常你不是這樣。

李氏夫人比鄭畋小七、八歲，雖然已年過不惑，但仍保持著端莊、嫻淑的大家女子的儀態。從她現在的儀態，可以推想到，年輕時候她是相當美麗的。

鄭畋從夫人的眼神裡看出她的心思：她不理解他今天的舉動，對他干預她素有安排的家政，而事先並未和她商量，似乎還有幾分怨艾。於是，連忙壓下自己的滿腹心事，陪笑先請夫人安坐。鄭畋躊躇著，怎麼開口呢？還是從那口羊說起吧：

「那口羊不殺了吧，現在賊亂方殷，各種用度都吃緊。」

「原來是爲這個。」李氏夫人嬌嗔地看了鄭畋一眼，頗不以爲然，甚至覺得他有點迂闊，「我還不知道，賊亂方殷，皇上出走，朝廷連每月的俸祿也發不下來？不過，用度再緊，也不到一口羊就把我們吃窮的地步呀。這些天，你太勞累了，又是奔走數百里去駱谷道上面駕；受了面諭，回來又是訓練士卒，又是整修城牆，日夜不閒。你畢竟是年過半百的人，比不得當年初入官場，二十來歲的時候；操勞過度，不注意調養，說躺倒就躺倒了。」

「自然，一口羊不會把我們吃窮。我向來以清正自持，但爲宦幾十年，也薄有積蓄，就是在眼前這種離亂時期，朝廷不發俸祿，也夠一家豐厚地吃用上十年的，只是，我有了一個打算，想把這點積蓄獻出來，

以紓國難。」

「把家資獻出來？皇帝都落了難，現在也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了，你把家資獻給誰，去紓國難？」李氏夫人警覺地問。

鄭畋平和地笑了：「不獻給皇帝，也不獻給別人，就獻給我們自己。」

「獻給我們自己？」李氏夫人又迷惑了。

「是呀，駱谷面駕，皇上託以討賊重任，准我便宜行事，先行後奏。長安失守，御駕遷蜀，鳳翔便成了關中與賊抗衡的唯一重鎮，肩負著驅賊出關，中興唐室的千斤重擔。必須立即募軍擴軍，整修城壘。軍隊要餉，修城要錢，而眼下朝廷自顧不暇，不能給鳳翔軍府一斤糧食、一兩銀子，作爲一方鎮使、朝廷重臣，只有毀家紓難了。」說到這裡，鄭畋義形於色，慷慨地站了起來。

原來這樣，丈夫的舉動無疑是無可非難的義舉。只是，僅有的一點家資全拿去募軍、築城用了，朝廷又發不下俸祿，以後的日子不就太拮据了嗎？他年事漸高，身體也病弱，加上國事、軍務繁重，這種拮据的日子不會把他的身體拖垮嗎？望著丈夫日顯清癯的面容，她不免憂心忡忡，不置可否。

鄭畋以爲夫人捨不得這筆家資，開導說：「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忠義才是處世立身的根本，千秋不朽的盛事。」

李氏夫人想：看來他是拿定主意，不可更改了。好在自己的陪嫁也有二、三千金，多年帶在身邊，一直沒有動過。他把家資用於軍費之後，自己只好將陪嫁銀子拿出來補貼家用了。節儉一點，二、三千金也可以敷衍三年五載，這樣，「炙渾羊鵝」之類的佳肴，就不能吃了。李氏夫人思忖好應變之策，這才說：

「我也是生長在官宦之家，世受國恩，幼讀詩書，這些忠義爲本的道理，豈有不知？你要毀家紓難，中興唐室，這是千秋留名的義舉，我怎能反對？我擔心的是，你年事漸高，身體又弱，日子過得太拮据，

人受不了。好在我身邊還有二、三千兩陪嫁銀子，你傾宦囊用於軍費，我把陪嫁銀子拿出家用，還可以對付一些日子。」

聽李氏夫人提起陪嫁銀子，正中鄭畋下懷，他連忙陪笑接過話題：

「陪嫁銀子的事，夫人不提，我眞不好啓齒。這次募兵擴軍，修築城壘，光我身上這點積蓄還不夠用，只怕還要動用夫人的陪嫁銀子……」

夫人那雙長睫毛的鳳眼，驚愕地瞪大了，不等鄭畋把話說完，長歎一聲說：

「既然這樣，我把一點陪嫁銀子全交給你好了，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這樣也好，落個乾淨，以後也就沒有什麼家政要我操心了。裡裡外外一把手，國事家事都由你操持。」

鄭畋又陪笑說：「夫人，你別急，聽我把話說完呀。」

他扳著手指，在夫人面前算開了細帳：如將鳳翔鎮軍擴充到五千，每月每人發一兩餉銀，一月就得五千兩銀子，三個月就是一萬五千兩銀子。鳳翔府庫，罄其所藏，可得五千兩銀子，尙缺一萬兩銀子。鄭畋歷年宦囊積蓄約有八千多兩，只要夫人從嫁資中拿出一千多兩，就可凑足萬兩之數。夫人陪嫁銀子裡還可留下千餘兩家用。

只要鳳翔鎮軍振興起來，在關中立定脚跟，就可以號召和振奮而今散在關內的數萬零散唐軍，都集合到鳳翔鎮來，那時就能開創出討賊的新局面。全國各地勤王的軍隊、糧餉，也會陸續解運到鳳翔來，窘困的局面就會逐漸緩解。

接著，他打趣說：「我統鎮兵五千，夫人還可統嫁資千餘。夫人無須卸任，鳳翔軍府由我節度，家政還由夫人節度。」

聽完鄭畋的解釋，夫人才定下心，再無異議。這時，厨下的女傭來稟：

「夫人，子鵝肚子裡的糯米、紅棗、葡萄乾、瘦肉，各種填料都裝好了。羊卻還沒有殺，這『渾羊歿忽』怎麼烤呀？」

夫人假嗔說：「你問老爺，這『渾羊歿忽』怎麼烤？」

女傭迷惑不解：「問老爺？」老爺向來不管厨下的事，今天夫人怎麼叫問老爺呢？

鄭畋恍然大悟：「哦，今天殺羊，是要烤『渾羊歿忽』！而且子鵝都填好料了！」他自我解嘲地哈哈笑起來，「看看，這麼好的佳肴，叫我一句話冲了，做不成了。也罷，子鵝既已宰殺，填好了料，就光烤子鵝吧。也許不如『渾羊歿忽』味道鮮美，我想還是很好吃的。」

李氏夫人無可奈何地說：「就按老爺吩咐的做吧。」

女傭看看老爺，又看看夫人，心裡還是不明白。今天究竟是怎麼啦？她囁嚅著問：

「有這樣的做法嗎？這叫什麼呢……」

夫人沉下臉來：「你管它叫什麼！老爺吩咐這樣做，你們就這樣做好了！」

鄭畋微笑著，緩解地說：「沒有『渾羊』，只有『歿忽』，今天就『歿忽』（馬虎）一次吧。等滅了賊寇，再選一頭又肥又嫩的胡羊，做一次真正西域風味的、名副其實的『渾羊歿忽』，合府痛飲祝捷酒，如何？」

女傭這才微微會過意來，心想：賊情緊急，皇帝都趕跑了，也難怪老爺沒有心思吃什麼『渾羊歿忽』。

夫人歎了口氣說：「但願皇天不負忠義人，能早日吃到祝捷的『渾羊歿忽』酒宴。」

鄭畋拿出家財給在冊士卒發糧餉，又以家財召募新兵，鳳翔鎮軍很快由三千左右，擴充到五千左右。漸近嚴冬，士卒寒衣不足，李氏夫人領著侍女，親自給戰士縫紉戎衣。於是，鳳翔軍府士氣漸高，軍威漸振，城壘也修補一新，更加堅固。

就在這時，一天，守城軍尉來報：有黃巢將領王璠，奉黃巢之命，率領一隊隨從來到鳳翔城下，聲稱要面見節度使，宣諭黃巢召降敕令。

鄭畋得報大驚，連忙召集將佐到節度使府邸，共議對策。

這時，朝廷派到鳳翔軍府的監軍宦官叫袁敬柔。這是一個庸碌無能的閹人，他在宮中資格較老，甚至扶僖宗登基時還多少有過一些功勞。但是，不久就被田令孜排擠出宮，到外地監軍。

近來，他對僖宗遷蜀，田令孜也如喪家之犬，跟著急急出走，幾乎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心想：你田令孜這樣專橫霸道，會耍弄權術，我鬥不過你，現在神明有眼，天懲罰你！他對李唐王朝的再圖恢復，也不抱多大希望。

這些天來，鄭畋搞什麼毀家紓難，散了家財，募兵擴軍，袁敬柔暗暗笑他迂。不過，他並不反對，反正錢財不是他的，鄭畋想怎麼花就怎麼花好了。他不相信，鄭畋這萬把兩銀子能救得了唐朝天下。哼，萬把兩銀子算什麼？還不夠一次歌舞之後，皇上給宮女們的賞錢。朝廷每年的賦稅銀子，成山上億，天天喊剿賊，喊了五、六年，賊越剿越多，連皇宮也丟了。這萬把兩銀子、四、五千兵馬，就想把黃巢剿滅？

他甚至有點怨鄭畋多事。你不搞什麼募兵擴軍備戰，黃巢也許顧不到你這個小小的鳳翔，還可以在夾縫裡過幾天不管的平安日子。你不自量力，幾千兵馬，萬把兩銀子，就扯旗放炮，虛張聲勢，要和百萬大軍、據有長安的黃巢作對，這不是自己找死嗎？

他心裡正惴惴不安，忽然聽說黃巢已派人帶兵到鳳翔城下。他的心格登一下，直往下沉：果不其然，招兵買馬，驚動黃巢，殺上門來了！後來聽說，來的是黃巢的使者，是帶了文書來招降的，心裡稍安。得到鄭畋邀請，他連忙趕到節度使府邸，想勸鄭畋趁此機會和黃巢拉上關係，免遭刀兵之禍，血光之災。

將佐群集，各各就座，鄭畋簡單說了一下議事內容，袁敬柔便迫不及待地首先進言，他懇切地挽著鄭

畋的字說：

「台文兄，你是個進士出身的儒將，書讀得多，深明古今大義。在這朝廷危難的時刻，挺身而出，毀家紓難，要以鳳翔軍府，支撐李唐半壁江山，這種氣節，堪欽堪佩。恕我妄言，書讀得多也有一個毛病，只知道書上那些千古不變的道理，卻不知道依勢變通。食祿忠君，毀家紓難，這在哪本典籍上都是備受褒獎的事，可是行不行得通，還要審時度勢。」

這些時，鄭畋忙著清理家財，以供軍資；募兵擴軍，修葺城塹，添繕兵械；甚少與監軍和諸將佐促膝相商，傾聽各方意見。今天猛然聽了袁敬柔這番宏論，不覺悚然一驚，他清癯的臉上兩道深邃有神的目光，審視著袁敬柔，問道：

「監軍審時度勢，以爲什麼行不通，又如何才能行得通呢？」

黃巢的使者已來到鳳翔城下，事情緊急，沒有時間客套，只好毫不隱諱地直陳了：

「愚意以爲，以萬餘銀餉、五千兵卒，一箭能射個對穿的小城，抗衡黃巢百萬大軍，行不通。黃巢既然先禮後兵，派來使者，我們也就該以禮相待，迎進城來，以通款曲。或爲緩兵之計，或爲退身之路。這才是行得通的上策。」

將佐們都畏懼義軍的聲勢，也自知勢孤力薄，聽說黃巢派使者來洽降，都想借梯子下樓。可是，又都怕鄭畋不許和黃巢的使者通款曲，誰也不願率先說出自己的心思。現在，既然已有人直陳其意在先，這人又不是一般將佐，而是其位僅次於節度使的朝廷派在鎭所的代表——監軍，別人也就可以不必顧忌，附和著說出自己的看法了。於是，衆將佐紛紛接過話頭說：監軍的話極是。方今黃巢擁兵百萬，新占長安，軍威正盛，不宜直接和他抗衡。宜厚待他的使者，暫且接受他的文書。再暗中聯絡鄰道兵馬，共集鳳翔，那時兵力雄厚，才徐圖收復云云。

開始，鄭畋以爲只是袁敬柔一人如此看法，想不到袁敬柔提起媚賊苟安的話頭，衆將佐非但沒有一人起來仗義駁斥，反而隨聲附和。這些人食祿多年，備受皇恩，一旦朝廷有難，不思捨身報效，只求偷生苟安。他們白讀了聖賢書，胸中全無「忠義」二字。要是平時，他眞要站起來，指著他們的鼻子，疾言厲色，痛加斥責。現在，他卻不得不一再按捺胸中隨時都可能爆發出來的怒氣，聽那些勸他媚賊苟安的話。此刻，疾言厲色，指斥衆人，甚至軍法處置極力主張與賊通款曲的人，只會促成內變，釀成大禍，壞了大事。他一再警戒自己：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不忍則亂大謀啊……

衆將佐見鄭畋正襟危坐，緘口傾聽，誤以爲他們的話打動了主帥的心，說話更加大膽了。中有一人甚至大聲說：

「事不宜遲，宜立即大開城門，由節度使親率衆將佐出城迎接黃巢專使，並備香案接受敕書，然後由節度使草表署名以謝黃巢。」

鄭畋再也聽不下去了，他想拍案而起。他滿懷忠憤，臉色灰白。然而，他不能發洩，他手指顫抖著，撐著桌子，一面緩緩站起，一面顫巍巍地說：

「諸君勸鄭畋臣賊嗎……」

話沒說完，鄭畋一口氣上不來，身子一晃蕩，跌倒在地，左右侍衛連忙上前扶起。只見他面上流著血，鋪地的磚擦傷了臉。雙目緊閉，不省人事。

衆將佐見狀，圍了上來，齊呼：「節度使，醒醒！」

袁敬柔畢竟經的事多些，他叫衆人各歸座位，不要聚圍，以免人多氣穢，加重病人病情。然後，命侍衛即將鄭畋送進內府靜養。他叫大家不要驚慌，節度使不過一時氣悶昏厥，靜養片刻，便會醒過來。

鄭畋既已昏厥，送回內府休息，袁敬柔便和諸將佐共做主張，立即迎黃巢使者入城，並設宴厚待使者。

鄭畋只覺得身子飄飄蕩蕩，如天馬行空。又似乎一件東西驀然飛來，砰地一聲，正打在他頭上，只覺得眼前金花四射。啊，好痛呀，是什麼東西打在頭上呢？是一塊硯石，這硯石是盧攜拂袖帶起，砸在他頭上的。他想厲聲怒斥盧攜，罵盧身爲宰相，毫無氣節，依附田令孜誤國，終使賊情日熾，落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他空著急，滿腹話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盧攜站在對面，卻笑容可掬，若無其事地說：

「兄弟，你還在生我的氣嗎？往者長已矣，我們畢竟是表兄弟，看在外祖父李翺的面上，讓我們言歸於好吧。讓我們攜手同往極樂世界吧，那裡沒有煩惱、沒有爭執、沒有兵刃……」

盧攜伸過手來。童年時候，在外祖父李翺的任所裡，鄭畋常常和盧攜攜手出入。外祖父常常看著他們，慨嘆地說：「此乃李氏外家的兩匹千里駒，可惜，我李氏本家無此子弟。」

他好久沒有握過這隻手了，現在也許該捐棄前嫌，像童年時候一樣，携手言好。突然，他記起來了：黃巢攻破潼關之後，田令孜即把倚重高駢，致使淮河不守，潼關失陷、長安危殆的罪責，統統歸咎盧攜。僖宗一道詔令，將盧攜貶往東都。盧攜本來有病在身，聽到這道詔令，一氣之下，仰藥而死。隨後又聽說：黃巢軍入長安後，將盧攜的棺材從墳墓裡挖出，暴屍街頭……

啊，可憐這位庸憒的表兄弟成了田令孜的替罪羊，他已經不在人世了。鄭畋畏懼地極力往後退縮：不，我不能跟你一起走。我要留在人世，率領本部人馬，聯合諸道，共抗巢兵！

可是，盧攜並不放過，一步一步走近前來，執著地要用手牽他。他掙扎著、躲閃著，他想喚左右侍衛，將盧攜趕出軍府，可是喊不出聲……

「夫人，老爺在轉動身子，老爺醒過來了。」一個侍女高興地說。

「快把寧心安神益氣參湯拿過來！」李氏夫人接過侍女遞上的參湯，親自用銀匙舀了，餵給鄭畋喝。

剛開始餵參湯，得撬開嘴巴餵，現在銀匙到了嘴邊，鄭畋已經能微微翕動嘴唇了。

吞下幾口參湯，鄭畋微微睜開眼睛，只見李氏夫人正兩眼噙著淚望著他，柔聲說：

「老爺，你可醒過來了。」

「我這是在哪裡？」鄭畋環顧左右，掙扎著要爬起來，「袁監軍呢，衆將佐呢？議事未完，怎麼都走了?!」

他哪裡掙扎得起來？剛欠了欠身，只覺得半邊身子已不是自己的，全然不聽使喚，又跌躺回原處。李氏夫人連忙扶住，說：

「再別亂動了。你從上午昏倒在議事堂，抬回內室，躺臥到深夜，又是服藥，又是推拿，好不容易醒了過來。病成這樣，還議什麼事呢？」

忽然，夜風中傳來一陣陣笙歌聲，鄭畋側耳傾聽片刻，疑惑地問：

「前堂何事奏樂？」

左右相顧，不敢作答，李氏夫人說：

「大概是樂工們夜裡練習。」

「不，不是樂工練習。還有猜拳、碰杯之聲。什麼人敢在節度府宴樂?!」鄭畋臉上露出激怒的神色。

李氏夫人知道瞞不住，只得如實相告：鄭畋昏絕之後，監軍袁敬柔率衆將佐出城，迎接黃巢使者。此刻，袁敬柔正在前堂設宴款待黃巢的使者。

鄭畋知道了眞情，反倒平和下來，此刻，他臥病不起，諸事都鞭長莫及了。

前廳的樂奏停下來，寂靜中傳來一陣嚶嚶唧唧的聲音，彷彿是秋蟲鳴叫，又像是群魚啜水。細聽，卻都不是，而是陣陣啜泣之聲。

「奇怪，半夜三更，宴樂正歡，怎麼會突然有人哭泣起來？」鄭畋對李氏夫人說，「派人到前面打探打

探。」

打探的人不一會兒回到內室，稟報說：監軍與衆將佐設宴款待黃巢使者，宴飲開始，樂工奏樂，將佐以下都哭了起來。黃巢的使者怪罪起來，責問：你們是不是誠心款待我們？爲何在待客的宴會上效女兒之態，哭泣起來？一個將佐連忙賠罪解釋說：這事和貴使者無關，衆將佐因爲鄭畋大人中風臥牀，不能參加宴會，和衆人同飲，所以心裡難過。誰知，廳內衆將佐一哭，引得廳外侍衛的士卒想起老爺毀家助餉的好處，也嚶嚶哭泣起來。

李氏夫人聽了，感動得抹起眼淚來。陪伴的侍女、侍衛紛紛掩面而泣。鄭畋歎了口氣說：

「我鄭畋何德何能？不過表明人心尙未厭唐罷了。黃巢賊子，授首的日子不會長了。」

將士們思唐的哭聲像一副良藥，使鄭畋頓覺病情減輕了許多。第二天一早他便扶病起床。李氏夫人一再阻攔，勸他躺在牀上靜養些日子，以免病情加重。鄭畋哪裡肯聽，說：

「賊情緊急，賊我不兩立，我若躺在牀上靜養，勢必養賊遺患，那時你我死無葬身之地。」

李氏夫人想想利害關係，也就不再阻攔。鄭畋扶杖升帳，召集衆將士計議迎敵之策。衆將士見鄭畋扶病而出，無不感奮。監軍袁敬柔愧見鄭畋，稱病不去議事。鄭畋對衆將說：

「賊使王璠回長安之後，必然報告黃巢，趁我臥病，軍中無主將之機，率軍來攻鳳翔。鳳翔是關中爲官軍掌握的唯一重鎭，鳳翔失守，關中全部淪亡，中原很難再望收復。我若早有準備，巧設伏兵，挫敗輕敵冒進的賊兵，一戰成功，遠近震動，就能在關內樹起一面抗賊的大旗。使散在畿輔，徬徨無主的諸鎭數萬兵馬，聞風來歸，使鳳翔成爲中興砥柱。成敗在此一戰，諸君爲國效死的時候到了！」

諸將聽了鄭畋的剖析，無不信服，都跪伏在地說：

「節度大人妙算，小將們願聽調遣。」

王璠回到長安，向黃巢稟報說：出使鳳翔，招降鄭畋，事雖未成，但探得了鳳翔軍的虛實。鄭畋中風臥牀不起，軍中沒有主將，人心浮動，如出一偏師，攻其無備，鳳翔可下。

鳳翔近在畿輔之內，是義軍心腹之患。本該即派大將重兵攻取。然而黃巢此刻只注目於京都中那些未及逃脫，藏於閭里的皇室貴胄，想一一搜捕、誅戮，才能安心。近在眼前的京都內的皇族王公尚未捕完、殺淨。當然更無遠撫天下諸鎮，安定四方的長策。聽了王璠的稟報，也未召集諸將計議，就派偏將王璠率領幾萬士卒去攻鳳翔。

王璠本非將才，原來不過是一名不出名的裨將，出使鳳翔之後，突握重兵，遠征鳳翔，不免趾高氣揚。他心裡想著出使鳳翔，監軍袁敬柔殷勤款待的場面，欺鳳翔怯弱，鄭畋臥病，竟帶領大軍長驅直入。

漸近鳳翔，義軍來到一個高崗上，前鋒忽報：前方鳳翔軍旌旗遍野，綿延十里。王璠聽報，親自馳馬上前察看，暗暗吃驚：早聽說鄭畋盡出家財擴軍，想不到幾天之內，他竟能擴軍數萬，建旌旗十里。

王璠不敢輕進。傳令士卒就地歇馬。衆士卒不知前面究竟有多少敵軍，正在驚疑，只聽得高崗上、叢林裡，亂鼓齊鳴，喊殺之聲震動山崗，鳳翔伏軍四起，銳不可當。王璠來不及佈陣，義軍也不知道鳳翔軍究竟有多少，頃刻亂成一團。王璠急率軍後撤，鳳翔軍窮追不捨，一直趕到離長安不遠的龍尾陂，斬首萬計，繳獲兵仗無數。王璠在侍衛護持下，死命衝突，才得脫身。

這次戰鬥，鄭畋不過坐鎮中軍指揮，帶兵伏擊的是大將李昌言。全部兵力只有四、五千，遍插旗幟，延袤十里，不過是虛張聲勢，以爲疑兵。

捷報送到行在，僖宗聽了，高興地說：

「予知鄭畋不盡，想不到儒者能有此將才，甚慰朕懷。」

當即下詔鳳翔，授鄭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

初戰大捷，鳳翔軍威大振。鄭畋得到委以重任的詔書，更是名正言順，即以朝廷名義招諭諸鎮將校萃集於鳳翔鎮所轄的岐山，共同盟誓，期匡王室。又以抱病之身，親自命筆，擬寫文告，傳檄天下。檄文說：

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凶吉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交替。是以漢朝方盛，而王莽、董卓肆其奸凶。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爲匡復之謀。我朝承天應人，三百年之恩澤，播在人寰，加以政尚寬洪，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

近歲螟蝗作害，乾旱成災，因乏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丑類。寒耕熱耨，不努力於田疇；缺食少衣，遂起心於剽奪。結連凶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剽掠我藩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弈棋。茫茫赤縣，如同夷狄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牢籠之內。固已人神共怒，行路傷心。

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剪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巴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如虎嘯以風生，似龍騰而雲起。淮南高駢，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畋與涇原（在寧夏南部）節度使程宗楚、秦州（在甘肅東部）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精銳，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黨項（中國境內的兩個部族）以久被皇化，深憤國仇，願以沙漠之軍，共獻蕩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然於雲霞，劍戟晶瑩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

諸道世受國恩，身居高位，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仇。永圖社稷之勛，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美哉。

這時，帝駕在四面環山的四川盆地，音驛阻絕，王命不出劍門關，四方都以爲唐王室已經衰微，不能再復興。等到鄭畋的檄文傳到，各節度藩鎭聳動，紛紛整治軍旅，準備勤王。

然而，鄭畋終因帶疾操勞，病疴加深。不久，只好上表皇帝辭去軍職，並薦大將李昌言代鳳翔節度。詔准鄭畋所奏，令他赴蜀養病。隨後恩賜鄭畋子凝績爲壁州（轄境相當今四川通江縣附近地區）刺史，詔鄭畋隨子赴壁州養病。次年，凝績調任龍州（轄境相當今四川江油、青川、平武等縣地）刺史，鄭畋隨郡養病，死在龍州郡所。

## 二十

蓋秀梅第二天就要出嫁了，曹氏夫人和丹霞頭一天特地把她接到大明宮去住，兩人要親自給她梳理嫁娘新妝。

晚上，秀梅住在太液池畔的一座別館裡。偌大一座館舍，就住她一個人，身邊是幾個伴宿、侍奉的宮女，周圍顯得特別靜謐。雖然是雕花牀、錦緞被，室內生著暖烘烘的火爐，舒適極了，可是，她卻總是睡不踏實，迷糊一陣又忽然醒轉。

從她懂事的時候起，就常聽鄉親們說到「皇宮」。「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那時候，「皇宮」在她心目中是一個無比豪華、無比遙遠的所在，就像天上神仙府一樣虛無縹緲、可望而不可及。以後參加義軍，整年整月地和官軍拚死廝殺，她恨朝廷，也恨皇宮，恨不得有一天打到長安去，把那些狗官殺個乾淨，把那座皇宮一把火燒個精光，才解心頭之恨。聽說黃巢將軍入長安之後也曾打算這樣做，經皮日休博士勸諫，才改變了主意。也是，這樣好的殿字，這樣柔軟的錦緞被子，燒了豈不可惜？

也許這皇宮空落落，清靜得近乎冷寂，使過慣軍營生活的蓋秀梅很不習慣。多年來，她晚上總是枕著刀睡的，耳畔戰馬的踢踏聲、噴鼻聲、嘶鳴聲催她入眠。今晚，中夜她忽然驚醒，耳畔聽不到她心愛的戰馬的鼻息和蹄聲，覺得情況有異，急忙去摸枕下的戰刀，戰刀也無踪影。她驚惶地翻身坐起，只見案頭搖曳著燭光，綺窗前垂著落地綉帷，室內陳設得珠光寶氣，才想起自己是睡在大明宮裡。她羞赧地笑了，全身才鬆弛下來，額上卻已經沁出汗珠，又重新躺下。

但她卻更睡不著了。明天就是自己的喜日。她和林言心心相印，傾心相戀，已經數載，早就盼望著這個日子，總算盼到。以前，她和林言只能軍營裡眉目傳情，樹林裡、小河邊偶然幽會，稍解相思的飢渴。

以後，他們就能相宿、相伴，甜甜蜜蜜地生活在一起了。想到這裡，她心頭像有一頭小鹿在撞動。

她心頭又隱隱不安。哥哥蓋洪比她大許多歲，快而立之年了，還沒有娶嫂嫂，自己的婚事倒辦在他前面。雖說義軍裡不講這些規矩，妹妹心裡怎麼過意得去呢？姑娘出嫁，一般都由沒有成年的小弟或侄兒陪送，自己沒有未成年的小弟和侄兒，明天就只好枉哥哥的駕了。哥哥高高興興地要親自陪送，唉，他好像一點兒也沒有想到自己還是一個鰥身漢子，有些不便。好在而今義軍攻下長安，黃巢將軍即了皇帝位，哥哥官封僕射，是主管軍事的大官，以後也不愁娶不到好嫂嫂……

秀梅迷迷糊糊睡了一小覺，便覺得隱隱有東西撩人眼目，睜開眼來，原來綉帷縫隙處已經透進縷縷晨光。她連忙起身，便有宮女進來伺候穿戴。除在襁褓之中，秀梅長那麼大，還沒有要人服事過穿戴，忙對宮女們說：

「我自己穿，不用伺候。」

秀梅頭上沒有什麼插戴，衣服也簡單，動作也快，說話間已經穿好衣褲下牀。幾個宮女在一旁看著，善意地抿嘴微笑：眞是上過戰場的女將，有一股颯爽英氣。見穿戴方面插不上手，又去給她打洗臉水。

剛洗完臉，就聽宮女傳報：「皇后、貴妃雙雙來到。」

秀梅聽報，連忙出館迎接，只見館舍正門大開，本館幾個宮女分侍兩廂。門前甬道上，曹氏夫人、丹霞身邊跟著義軍原來的女侍，外加幾個捧盒的宮女、擔箱的太監，冒著正月裡凜冽的晨風，踏著曦光，喜孜孜地朝館舍走來。

自黃王登基，曹氏夫人和丹霞搬進大明宮，秀梅就回蓋洪府邸，和哥哥同住了。一個多月沒有見面，秀梅多麼想念曹氏夫人和丹霞啊，她眞想立即撲上前去，親切地拉拉她們的手。然而，一眼看見她們身上的鳳冠霞帔，秀梅立刻止住了欲奔的步伐，臉上的笑容也凝結了。她拉拉身上的衣服，就地跪倒階前，口

裡說：

「秀梅叩見皇后、貴妃。」

丹霞琅琅笑著，說：「小梅子，也學會了這一套禮節呢。」

曹氏夫人和丹霞走近秀梅，丹霞一把將秀梅拉起來：「嗨，還像過去那樣——」她本來想說：還像過去那樣叫我們曹氏夫人、丹霞姐好了。可是，看見曹氏夫人臉上略顯莊重的面容，又臨時改了口：「——不必太拘禮。」

曹氏夫人這才笑著說：「是呀，行常禮就行了。又不是在御殿上，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禮。」

秀梅不安地說：「小女子出閣，蒙皇后、貴妃宣召入宮，又勞皇后、貴妃一早親來指點梳妝，秀梅眞不敢當。」

曹氏夫人說：「你不同別人，過去幾年，你和我們朝夕相處，爲義軍立過不少戰功，是義軍裡的巾幗英雄。」

丹霞動情地補充說：「你和我們同過生死，共過患難，情用手足，是女營裡的小姐妹。你要出閣，我們怎麼能不來親自打點呢。」

二人說著話，走進了館舍。秀梅眞想和曹氏夫人、丹霞多敍談敍談，可是，曹氏夫人催促說：「快到綉閣去梳妝吧，一會兒，新郎就要去你哥哥府邸親迎了。到時候，林言接不到新娘，可要怪我們耽擱時間哩。」

幾句話說得還想饒舌的秀梅雙臉緋紅，羞澀地低下頭來。別看她表面像沒事人，心裡也是急的，雙脚已不覺移向她臨時居住的閨房。

捧著妝奩、抬著衣箱的宮女、太監，也跟進了閨房。抽出奩匣，一匣匣全是耀眼的金玉鈿釵首飾：打

開衣箱，一箱箱全是煥燦的錦衣綉裙。這幾年，秀梅跟著黃巢義軍走南闖北、攻州占縣，抄沒豪富之家、官衙府邸，也見過不少世面，然而，如此華麗的衣飾卻還是頭次見到，不覺眼睛也看呆了。

丹霞從衣箱裡取出一件紫色綉襦，一條曳地長裙，就往秀梅身上比試。幾個抬衣箱的太監，在一旁探頭探腦地看。曹氏夫人喝道：

「新嫁娘要換妝了，太監們還不迴避！」

幾個太監聽到喝斥，才趕緊弓身退出。

秀梅想換換外面的衣服就罷了，丹霞卻一定要裡外都換新裝，她說：

「現在攻占了長安，有了財物，爲什麼不辦得風光一點呢？你們這是義軍中的第一件婚娶喜事啊！」

秀梅說：「您和黃王在曹州辦的事，才是義軍裡辦的第一件喜事呢。」

丹霞說：「嗨，那時候剛舉義旗，要什麼沒什麼。兵荒馬亂的，連一個合巹禮都沒行。哪能和你現在比呀。」

秀梅一面讓丹霞給她試著衣服，一面說：「那就請皇上和貴妃娘娘補行個合巹禮吧。」

丹霞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唉，現在後宮妃嬪幾千人，皇上還有心思再來補行合巹禮？……」

曹氏夫人似乎有意要把話題岔開，她從妝奩裡捧出一頂桃形金鳳冠來，對秀梅說：

「來，試試這頂鳳冠。」

試了試，有點緊，曹氏夫人命伺候在旁的宮女：「換一頂大點的來！」

伺候的宮女見皇后、貴妃親自爲秀梅試妝，在一旁忙不迭地遞送衣物。小了換大點，緊了換鬆點。反正準備的衣服首飾多，足有挑選的餘地。秀梅心裡過意不去，想馬虎一點算了，曹氏夫人和丹霞卻不肯依。

曹氏夫人說：

「你和我們幾年朝夕相處，生死與共，也就像我們的親眷一樣，我們是依公主的禮儀在打扮你，怎麼能馬虎呢？」

丹霞也說：「馬虎了，花轎從街上走過，不是叫長安人看義軍的笑話嗎？」

秀梅這才不推辭了，任憑兩位后妃和衆宮女幫她妝扮。

妝扮停當，秀梅對著一人高的銅鏡看看，只見鏡裡一位女子，頭梳螺髻，戴桃形金鳳冠，滿頭珠翠。上穿綉羅襦，下穿拖地三寸的曳地長裙。頸上佩一串珠練，肩披一條長長的帔帛。這麼一妝扮，她幾乎認不出自己來了。細看那臉面，開了臉、畫了眉、塗了唇。想不到，自己妝扮起來，還有這麼美麗……

丹霞在一旁讚賞說：「我們秀梅妝扮起來，活脫是一個公主。這次進京，我算見識了幾個唐皇室的公主，一個個冬瓜似的，哪及得上我們秀梅？」

幾句話說得秀梅臉上緋紅，連忙從鏡前車轉身子。曹氏夫人說：

「時候不早了，妝扮好了，就及時送秀梅回蓋將軍府吧，也許親迎的人已經在盞府等候著呢。」

曹氏夫人、丹霞送妝扮好的秀梅出館舍，肩輿已按吩咐備好，在門前伺候。

臨上肩輿，丹霞親爲秀梅戴上羃離。羃離也叫帷帽，本是西域傳入的一種面網。面網用絲織成，飾以珠玉，唐代貴族婦女出行，必戴羃離遮面，新娘出嫁更不必說了。

丹霞掀開面網又說：「讓我最後再看你一眼。照說多年同生共死，我們都應該去參加你們的婚宴，熱鬧、慶賀一番。只是現在不同以往，一切都要按皇宮的禮儀辦，行動就不能自由了。」說到這裡，她有些淒然，「往後，我們居深宮，你也出了閣，自有府邸，見面就難了……」

說罷，竟落下淚來。丹霞臉上帶著淚痕，將懷抱的一個暖爐遞給秀梅，又說：

「你像小姐妹似的和我們一起南征北戰幾年，現在要出嫁了，也沒有什麼珍貴的體己東西相送。這個

金暖爐你帶去暖暖手，捂著這個小手爐，就像我們還早晚在一起。」

曹氏夫人勸解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雖說是捨不得秀梅和我們分離，成家另過，也總不能讓秀梅在我們身邊過一輩子。今天你的喜日，皇上也惦記著呢。礙著禮儀，皇上不能親自登門喝你的喜酒，向你們賀喜，我和霞妃此刻相送，也就一並表達皇上眷顧的心意了。」

秀梅聽了，心裡很感動，流著淚拜謝皇上眷顧的恩典，並叩別多年在義營朝夕相處、親如骨肉的兩位后妃，依依不捨地登上肩輿。

肩輿抬著蓋秀梅，出了大明宮，往南去蓋洪將軍府。

蓋洪將軍府在興慶宮附近的興慶坊，住的也是原來唐朝大臣的一座府邸。蓋洪鰥身一人，沒有什麼親眷，秀梅是他唯一的親人。妹妹辦喜事，就全靠身邊的士卒幫他張羅，倒也是張燈結綵，樂工吹打，熱熱鬧鬧。他今天也脫去戎裝，換上了朝臣的寬袍大袖禮服。他一輩子沒有穿過這種服飾，似乎有點不自在。妹妹接受皇上和后妃的聖恩，從大明宮回來，已經換上新娘的妝束，頭上也戴上了蒙頭的面罩。蓋洪親立府前迎接，但此刻即是兄妹，也不能以面相見了，只好由預先雇請的伴娘攙扶進府。

林言現在是御前侍衛長官，爲了近便禁衛皇宮，賜居的府邸就在大明宮前東側的長樂坊。肩輿送換了新妝的秀梅出大明宮，林言立即得到了消息。秀梅剛剛進蓋府，林言上門親迎的隊伍便抬著彩禮，吹吹打打地接新娘來了。

迎親、送親的隊伍離開蓋府，往北回大明宮前的林府。林言胯下良驥，身上錦衣，人物英俊，走在隊伍最前面。蓋洪騎著高頭大馬，雖然穿的是寬袍大袖的禮服，但眉宇間仍透出武將的威風，他走在隊伍的後面。中間一抬花轎坐的是新娘子秀梅，後面幾頂小轎相隨，坐的是請的伴娘。

迎親的隊伍、送親的隊伍，陪送的嫁妝，吹打的樂工，辦喜事的儀仗，前後相續竟擺了幾里路長。百

姓們站在街道兩旁看熱鬧，他們特別想看看新娘子的模樣，據說新娘子還是位巾幗英雄呢。可惜，花轎上珠帘綉帷遮得嚴嚴實實的，什麼也看不見。

花轎來到林府，門樓前已擺下迎親香案，案上香煙繚繞，紅燭高燒。香案前一人身穿錦袍，巍然當門而立，他便是黃巢大齊國新任的右僕射，虎將孟楷。他和蓋洪一左一右同爲僕射，共知軍事。只見他手執一隻雄昂華冠的大公鷄，揚手唱道：

手拿金鷄似鳳凰，
頭又高來尾又長，
我今執你接新娘。
新娘新娘你莫慌，
聽我祝贊你兩三項：
一願你夫婦齊眉，
二願你麟趾呈祥①；
三願你天長地久。
天煞回天去，
地煞歸地來！

孟楷祝罷，手起一刀將鷄殺了，以血灑地，祭祀天地神明。來賀喜的義軍將領見孟楷這個只會掄刀廝殺的莽漢子，竟然司儀贊禮起來，只覺得新奇好笑，而孟楷自己卻一本正經，認認眞眞。

賓客中有人悄悄問：「皮日休曾在管禮樂的太常寺當過博士，熟諳禮儀，今天怎麼不請他來司儀贊禮，

卻讓一個武夫的孟楷來司這村俗的禮儀呢？」

旁邊的人輕輕回答：「皮博士自入長安之後，許多勸諫不爲大齊皇上接受，這一向都稱病在家，不大出來。剛剛入京，就大辦婚禮，興許皮博士就不贊成，他肯來司儀贊禮？」

「哦——」

「不過，孟楷司的這村俗禮儀，倒也別有風味。」

「這倒也是。似乎是關東民間嫁娶的禮儀，和宮廷禮儀不大一樣。」

…………

酒宴早已擺好，儐相們引新娘進洞房之後，黃揆開始延請衆賓客入席宴飲。席間，黃揆首先舉杯說：

「林言是我黃家的外甥，但姐姐、姐夫早已仙去，今日的喜事就只好由舅舅主婚。皇舅在宮，與宴於禮儀不便。三舅黃鄴引兵外出，主婚之事由我代行。諸位兄弟光臨婚宴，我代林言和我們黃家兄弟，謹表謝忱，並敬酒三杯。來來來，舉杯，乾！」

在座的都是義軍將尉，都能飲酒，逢此喜事，個個高興，誰也不推辭，一連飲乾三大杯。

這時候柴存站起說：「今日婚事，孟楷將軍以虎將司儀贊禮，眞是千古難得，勞苦功高，新郎應該多敬他幾杯才是。」

林言連說應該，就去敬酒。孟楷更不推辭，連飲三大盅，像喝茶似的全不在乎。柴存見狀，對席間衆人說：

「諸君曾聞當年孟將軍在王仙芝宴上飲遍一百只酒器，一次喝下擔酒的豪舉嗎？」

衆人都說：「義軍裡誰人不聞孟將軍的豪舉，只是沒有眼見，只是耳聞。」

柴存說：「此事在座的只有我和林言是目睹人，當年我是身在王營，心向著黃巢將軍，手裡捏著一把

汗。黃巢將軍的凜然正氣，林言將軍的英武，加上中途闖宴的孟將軍的豪勇，才嚇退了席間預伏的殺機。今日喜宴，沒有殺機，孟將軍更可以開懷暢飲了，我們也擺百個酒盅，斟酒一擔，請孟將軍盡飲，讓大家見識見識他的海量，開開眼界，如何？」

孟楷卻連連搖手說：「使不得，使不得。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年是鬥勇鎮邪，才那麼飲酒。今日是林言小將軍和秀梅的婚宴，我再作牛飲，就失禮了。」

黃揆也說：「今天衆位都是嘉賓，應該平等飲酒，大家盡歡。以行令飲酒，最爲適宜。我做令官，當仁不讓。現在發令，違令或輸了的人飲酒。」

黃揆行的這個酒令很別致，每人說一句五言詩，這句詩裡要說一件能吃的東西，還要包含一個生動的比喻。他首先開令，說道：

「桃生毛彈子。」

衆人問：「這話怎講？」

黃揆說：「生桃子渾身是毛，不像毛彈子嗎？」

接下去，衆人推席間女方的另一個主婚人蓋洪接令。蓋洪先問：

「桃子能說，瓠子能不能說？」

柴存說：「桃子是上了王母娘娘宴席的東西，當然能說。瓠子太俗，怎麼好入詩呢？」

蓋洪說：「我們都是些武夫，肚子裡哪裡來那麼多高雅的詞兒？況且行令官發令的時候，也沒有事先申明分什麼雅俗呀。」

黃揆說：「好吧，管他雅俗，依令說准了就成。」

衆人也說：「好好，聽令官的。」

蓋洪搔頭想了想，說：「瓠長棒槌兒。」

衆人品了品，俗是俗點兒，但完全合乎酒令的要求，無可挑剔。

蓋洪肩下是小將黃浩，年輕敏捷，腦子裡早想好了詞句，只等蓋洪說完，也不要人催促，就接口說道：

「蕎開滿天星。」

下面該孟楷接令了，可是，詞兒還沒想好。他想說：「牆歪壁腆肚」；又想，牆是不能吃的。孟楷正在犯難，柴存對黃揆說：

「行令官，你得補充條規矩，凡是數到十，還接不上令的，就得罰酒。」

黃揆一說行，柴存立即一、二、三、四地數數。

孟楷看見庭院裡有一缸水，在冬天凛冽的寒氣裡凍成了冰，不覺急中生智。柴存才數到八，他便脫口說：

「河凍水生皮。」

孟楷窘了半天，接出這麼一句令詞，大出衆人意料之外，都說比得生動、貼切。正要繼續往下傳令，柴存站起來說：

「且慢，孟將軍這令詞比得雖然不錯，只是不合令規，還得罰酒。」

孟楷問：「哪點不合令規？」

柴存說：「黃揆將軍行令前說得清楚，令詞裡說的東西，要是能吃的。以上說的桃子、瓠子、蕎麥，都能吃，孟將軍說的這『河』，如何吃法呢？」

孟楷笑著說：「河中有水，能解渴，能做飯，怎麼不能吃呢？」

柴存語塞，令官黃揆只好叫下面的人繼續接令。衆人一直飲到傍晚，又鬧了新房，才漸漸散去。

夜深人靜，送走了賓客，林言才回到新房。秀梅端坐燈下，猶著新妝未卸。林言反手帶上房門，脚步輕悄地走到秀梅身邊。現在，這個小小的天地，這一片靜寂，都完全屬他們二人所有了。

從黃巢樹起義旗的那天起，他們兩人就相聚，並且心心相印了。七、八年間，他們由十五六歲的孩子長成了大人；七、八年間，多少當年冤句首義的兄弟暴骨沙場，而他們卻走南闖北，衝過了刀山火海，跟隨黃巢將軍打進了長安，至有今天的洞房花燭之夜。常言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此刻，他們心中也有這種得意感、幸福感。良宵一刻値千金啊，莫耽擱，別辜負。林言伸手去解秀梅的綉襦，秀梅臉蛋羞紅，兩眼卻脈脈含情地望著他，一任他擺佈。兩個叱咤沙場的小將，此刻卻充滿千種柔情……

突然，篤篤的敲門聲急遽響起。林言猛然縮回正替新娘寬衣解帶的手，秀梅也本能地急忙掩上懷，兩張充滿柔情、笑意的臉，立刻冷凝起來，都回首警覺地注視並諦聽著房門。

莫非聽錯了？新婚之夜誰會如此不知趣地來打攪新郎新娘呢？是鬧新房的人惡作劇？可是，賓客早散，侍衛士卒也不敢如此大膽違禮呀……

篤篤篤，敲門聲再次響起。林言霍地起身，威嚴地大聲發問：

「誰！」

「有緊急御旨，請林將軍開門。」

一聽「緊急御旨」四個字，林言二話不說，馬上去開房門。房門打開，黃巢身邊的一個近侍立在門邊，口傳御旨說：

「大齊皇帝傳林將軍馬上進宮。」

林言眉毛一聳：「什麼事？」

近侍遲疑了一下，便回答說：「小的也不淸楚，侍衛長進宮就會明白。」

林言折回房去，三下兩下脫去身上寬大的新郎禮服，利索地換上窄瘦緊身的戎裝，秀梅連忙上前，幫他換裝佩劍。結束停當，林言歉意地望了秀梅一眼，說：

「我進宮去了。」

秀梅有點失意，心裡充滿狐疑。但她知道大齊皇帝非有萬分緊急的事情，不會在新婚之夜召林言進宮。軍情似火，不能耽擱，心裡有多少話，此刻也不能多說，她只簡短地說了兩個字：

「去吧。」

**[注釋]**

① 麟趾：《詩·周南·麟之趾》篇，以「振振公子」等語稱美周文王子孫昌盛，舊時便以「麟趾呈祥」爲子孫昌盛之喻。

# 二十一

參加了黃巢的即皇帝位大典回來，張直方心裡很不是滋味。張直方算唐朝的三朝元老了，參加過唐懿宗、唐僖宗兩次即位大典，那禮儀全依古制，何等嚴肅，何等隆重！黃巢的即位大典呢，卻使他意想不到地草率。要當皇帝，連一件皇帝穿的袞龍服也沒有，竟在繒衣上用墨畫一條卷龍，以爲袞衣。如此大典，不奏廟堂之樂，卻擊數百面戰鼓以代。這哪裡是什麼即皇帝位的大典，這簡直是村野頑童的兒戲！他甚至想到了「沐猴而冠」這句成語，不由一陣噁心。然而，他，一個堂堂正正的唐朝重臣，當時卻跪倒在這個「沐猴而冠」的僭號①者前，叩拜山呼。回想當時情景，眞是令人汗顏。這都怪唐僖宗倉皇出逃，撇下群臣，使自己身陷賊手，不得不出歸降的下策，受此屈辱。

想到即位詔書上册封他的官職——檢校左僕射，心裡更是窩火。詔書上已封蓋洪爲左僕射，孟楷爲右僕射，知左右軍事，這是掌實在兵權的。卻又封他當什麼檢校左僕射，按歷代官制，這是一個有頭銜而無實權的官。他在唐朝當的是金吾大將軍，雖然屈居閹人中尉田令孜之下，但畢竟是京師警衛部隊金吾衛的首領，掌著實際的兵權。誰料屈身歸降，迎黃巢進京，如此大功，黃巢非但不予褒升，反而降了他的職。思量起來，怎麼不叫人惱憤呢！

張直方獨在書齋悶坐，不覺天色向晚，僕人掌上燈來，問老爺晚餐吃什麼，在哪裡擺饌？張直方心裡有事，便吩咐隨意弄幾樣家常小食，就送到書齋來。

他剛剛舉箸，有門僕來報：門外客人求見。他心裡疑惑：天色已晚，兵荒馬亂，有什麼人要見他呢？爲少惹是非，他吩咐門僕對來人說：老爺身體不適，已經早早睡了，不能見客。

可是轉眼工夫門僕又回來了，手裡拿個革囊，再稟說：

「來客說，就是打擾老爺清睡，今晚也要見大將軍。他和老爺不是一日之交。」

說著，門僕把手中革囊呈上：「來客說，見了這個革囊，老爺就能想起故人。」

張直方接過革囊，就著燈光一看，臉上立刻露出驚異的神色：這不是崔沆日常隨身攜帶的一個革囊嗎？去年，宰相盧攜與鄭畋爲平賊策略在皇帝面前爭吵起來，拂袖帶翻硯台，打碎於地，惹得僖宗大怒，將表兄弟二宰相雙雙解職，換上豆盧瑑、崔沆爲宰相。崔沆當了宰相後，政事上並無建樹，便想以行小惠的辦法來買政聲。每次外出，崔沆便隨身帶個革囊，裡面裝著銅錢，施捨給路上的乞丐。於是，崔沆經過的地方，襤褸盈路。

記得朝中有個小官曾上書規諫，說什麼：「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省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行此小惠？」崔沆得書大怒，將這個芝麻小官即日貶謫出京。

不過，張直方倒十分欣賞這個別致的革囊，以爲是崔沆權術上的一個創造，對它印象也極深。所以，門僕拿來，一眼就認了出來。此刻，他對黃巢、對大齊新朝，正有微詞，見此革囊，勾起故人之情，忙對門僕悄悄說道：

「有請來客。」

門僕轉身剛走，他又喚回囑咐：「悄悄請進，不要驚動左鄰右舍。關門時，注意左右看看，有無跟隨釘梢的人。」

不一會兒，門僕便引崔沆來了，張直方連忙起身迎接，就在飯桌前坐下，也不寒暄，就驚問：

「崔沆兄身爲宰輔，也沒能隨駕幸蜀？」

崔沆沮喪又氣憤地連連搖頭：「再休提起，皇上心裡只有宦官田令孜，哪還有我們這些朝臣？宰相怎

麼啦？豆盧瑑和我一樣，困在長安，沒能逃出。」

張直方看看崔沆靑衣小帽，而自己卻朝服衣冠，心裡慚愧，解釋說：

「皇上出逃，棄朝臣不顧，直方身陷於賊，只好出此下策，實在也是無奈。」

崔沆表示理解：「直方兄代受國恩，前朝宰相之後，官居金吾大將軍，豈是那種誠心事賊的人？崔某正是有見於此，才敢貿然來投。」

張直方問崔沆，這幾日都怎麼過的。崔沆說，整天携著這個革囊在里閭之間東藏西躲。然而，賊兵正在大索里閭，追捕不肯投名刺歸降的朝臣。里閭無法藏身了，所以來投張直方，張是黃巢新任的檢校左僕射，估計巢兵不會來搜查。

張直方又問：「逃難時刻，還帶著革囊，裝了銅錢，沿路佈施嗎？」

崔沆不禁面紅耳熱，歎息一聲說：「哪還有錢佈施別人，恨不求人佈施幾個呢。革囊裡裝的是乾糧，東藏西躲餓了就隨便吃點。」

張直方苦笑說：「想不到宰相革囊，今日作此妙用。」

張直方邀崔沆即席共進便餐。僕人添上碗箸，崔沆剛要舉筷，張直方又說：

「記得崔公往日必吃煉炭燒煮的飯食，而今兵荒馬亂，長安柴米油鹽樣樣艱難，不說得不到煉炭，連普通的柴草也短缺。這種柴火燒煮的飯食，只怕不中宰相口味。」

什麼叫「煉炭」呢，就是用木材燒煉出來的木炭。用炭火燒煮飯菜，不串煙味。過去，崔沆有個怪癖，飯菜非用炭火烹調的不食。此刻舉箸，張直方想到崔沆的這個癖好，先表歉意。

崔沆舉箸嘗了嘗飯菜，卻讚不絕口，連誇飯菜味道鮮美，雖是柴火燒的卻比炭火烹調的還可口，便問張直方：

「大將軍，在哪裡請得手藝這麼高的廚師？」

張直方直率地說：「不是廚師手藝高，是崔公多日只以乾糧充饑，今日吃一頓飯菜，便倍覺鮮美。」

崔沆一想也對，只好無言地苦笑。

吃過晚飯，張直方提起當年黃巢趕考，崔沆當禮部的主考官，不取黃巢，使他落第的事，說：

「此事黃巢一直耿耿於懷，這也是他扯旗造反的契機。如今，黃巢占了長安，僭位大齊皇帝，爲報昔年落第之辱，捉到你豈能輕饒？崔公只躲在我家，萬勿外出。萬一搜查，我家還有夾壁可以躲藏。」

難得張直方於患難之際，如此關照，崔沆自然感激不盡。怕引起外人疑惑，飯後也不敢多敘，張直方即命家人安置崔沆到一個僻靜的小院安歇。

崔沆走後，張直方獨坐書齋，心情十分矛盾。現在，自己表面是大齊新封的檢校左僕射，家裡卻藏著義軍追捕的唐朝宰相，黃巢恨之入骨的仇人，今後何以自處才好呢？張直方正在沉思，後園裡夜風忽然送來一陣清歌：

春華誰不羨，
卒傷秋落時。
哽咽追自泣，
鄙退豈所期？
…………

這不是西玉在唱歌嗎，歌聲多麼迷人，可爲何帶著幽怨？是了，自潼關告急，黃巢入關，自己忙於應付時變，心緒不寧，只怕有個把月沒有理會她了，叫她怎麼能不幽怨呢？

張直方世代爲官，父是前朝宰相，自己託父蔭做過一方藩鎭，以後羡慕京官的逸樂生活，放棄藩鎭不做，到長安京邑任京師警衛部隊金吾衛的大將軍。祖產殷實，宦囊飽脹，富比王侯，日常生活自然奢靡。他效法晉朝豪富石崇蓄美女的辦法，六年前從西域以重金買回一個十歲麗姝，在內室嬌養。到現在此女長到十六歲，果然容顏絕世，以其來自西域，而西方昆山之玉精美絕倫，所以給她取名西玉。

六年精心培養，西玉不但擅長歌舞，也擅長文辭。張直方無比寵愛，又重金採擇美容麗姿和西玉相類的少女數十人，使之和西玉相伴。衣服裝飾，同樣華麗，外人一看，難分彼此。又使她們簪金佩玉，長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

張直方但有召見，她們便自動按玉珮的聲音，按金釵的顏色列隊前往。玉珮聲清的居前，濁者靠後；金釵色艷的居前，色淡的靠後，以此爲行次而進。又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一面行走一面笑語，於是口香四溢，隨風輕揚。

此刻聽到西玉的歌聲，正在愁悶無策的張直方忽然計上心來，不覺精神爲之一振，站起身來，向樹蔭掩映中那幢燈火燦然，傳來歌聲的小樓走去……

這一天清夜，大明宮中，丹霞白天爲秀梅理了新妝，送她出嫁，晚上便早早睡了。丹霞心緒黯然，想到入宮以來，雖有錦衣玉食，宮女伺候，日子卻遠沒有以往在軍營裡過得快活。昔日那些女兵不諳宮廷規矩，宮裡宮女多的是，也用不著她們，一個都沒帶進宮來，大都將她們配給了義軍將校。而丹霞心裡卻總還惦記著她們，覺得眼前這些宮女低眉順眼，一副奴顏，遠不如那些女兵貼心。黃巢呢，自爲大齊皇帝，宮中妃嬪又多，也不像以前在軍營裡相聚日子多了。正是丹霞感到孤單的時候，秀梅又出嫁了，從此各有室家，哪能還像以往那樣，一營同住，朝夕相處，共練武藝，互訴衷腸呢？想到這裡，丹霞不禁心酸起來。

丹霞想著心事朦朧睡著，忽然被一陣清幽的歌管聲驚醒。樓外更鼓正敲三梆，半夜三更，元宵節都過了，哪裡還在歌舞行樂呢？她倚枕細聽，那歌管聲是太液池畔的一處別館裡傳出來的。心頭猛然想起，聽一宮女說，前幾天歸降唐將張直方將一隊絕色女子送進宮來，獻給大齊皇帝，頗得黃巢歡心。黃巢顧忌曹后和霞妃不悅，也怕部將諫言刺耳，常在夜深人靜之後，選太液池畔一處僻靜的別館，獨自召幸那隊進幸的女樂……

頓時，丹霞睡意全消，她披衣下牀，稍整了一下衣容，身上暗藏一把短劍，出了她居住的宮室，循著歌管聲，向太液池畔那幢正在行樂的別館走去。

黃巢得到張直方進獻的一隊女樂，初時並不大重視。以爲後宮原有數千宮女，可謂集天下妍麗於一室，張直方進獻的女樂想來不過爾爾，難道還能勝過後宮佳麗？誰料一經接觸，便被迷住了。首先，爲首的女子西玉，不但姿容妖冶，而且是一位西方美人，使人有大異其趣之感。其次，那服飾、環珮，以至女樂結隊的方法都較奇特，非一般宮女可比。女樂數十竟像孿生姐妹一樣，美容姿而相類，只有聽珮聲、視釵色才能分出彼此。舞隨樂起，長袖繞楹，更是豔逸。眞是看了一遍，還想看二遍，令人銷魂。自古道「英雄難過美人關」。黃巢入宮即帝位以來，他並不斂財，相反將豪門財物分給貧民；也不貪戀錦衣玉食，即帝位時沒有皇帝穿的袞龍袍也並不計較，臨時草草「畫皀繒爲袞衣」而已。然而，對於美人卻難於免俗，不能不有所眷戀。

「……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②正是黃巢遇見西玉和這隊女樂心情的寫照。

黃巢看罷長袖繞楹之舞，讚賞一番，又問衆女，還有什麼精彩引人的表演？深宮之中，夜深人靜，別無外人，不妨演來看看，以消多年戎馬生涯的積勞。

只聽見衆女子輕聲齊說：「一身細骨輕軀，贏得百粒珍珠。」

黃巢又問，這話什麼意思。衆女子不答，只掩袖凝睇望著西玉而笑。西玉卻垂著粉頸，默然不語，臉上露出嬌羞的顏色。

黃巢更加糊塗了，說：「你們這是打的什麼啞謎？」

一個女子才跪下說：「稟大齊皇帝，西玉姐窈窕身輕，往日在張大將府中，張大將軍曾將沉香碾碎成粉末，鋪在牙牀上面，讓西玉姐從上面走過，沉香末上並無足迹。張大將軍因此賜她珍珠百顆。於是，閨中衆姐妹戲讚西玉姐，『一身細骨輕軀，贏得百粒珍珠。』又互相戲謔說，『爾非細骨輕軀，哪得百粒珍珠？』」

黃巢聽了，將信將疑：「可惜一時沒有那麼多沉香末，不然，就叫西玉當面試試。」

一宮女跪下說：「大齊皇帝要沉香末，宮裡多的是。就在這附近有一處別館，原是宮中堆放沉香的庫房，裡面有不少積年沉香，堆放日久，已爛成碎末，可取來用。」

黃巢一時興起，果眞便命左右去取沉香末了，就在剛才歌舞的地上，厚厚地鋪了一層，說：

「西玉踐履香末，讓我看看。」

西玉輕提曳地長裙，像水上漂萍一樣，婀娜走過鋪地的香末。黃巢下了御座，親自俯身察看，鋪地的香末上果然了無纖迹，心中大異，問道：

「卿如何能體輕如此？」

西玉含笑回答：「以前在張大將軍府中，常叫妾鋪香末於閨中練習，如果走過有痕迹，便立即節制飲食，讓身體輕弱。如此數年，常練不輟，才能如此。」

黃巢歎息說：「這樣，太苦你了。我不像張大將軍，並無愛窈窕腰身之癖。以後，你不要有意節食，折磨自己了，身體重一點怕什麼，康健也是一種美啊。」

西玉連連頷首，表示領旨。

黃巢又說：「昔日既有『一身細骨輕軀，贏得百粒珍珠』的成規，今日我也不能讓你白表演一次。此刻已經夜深，明天我將令內侍從府庫中取百粒珍珠，獎賜你。」

西玉剛要跪地叩拜謝恩，便聽得一個清脆的聲音叫道：

「好一個『一身細骨輕軀，贏得百粒珍珠』。今天我倒要親自掂一掂你究竟有幾兩骨頭！」

隨著說話聲，一陣旋風似地闖進一個女子來，咄咄英氣，走近西玉。西玉嚇得正不知如何是好，那女子輕舒手臂，已將她高高舉起，隨即發出一陣琅琅的笑聲：

「果然是細骨輕軀，舉在手裡如同無物。不過，我看你這把輕賤的骨頭，值不得百粒珍珠……」

衆樂女都被這突發的事件驚呆了，愣在一旁，作聲不得。黃巢驚愕之頃，注目細看，原來闖進別館來的女子不是別人，而是現封貴妃的丹霞。黃巢連忙制止：

「丹霞休要魯莽！」

丹霞哈哈大笑，挑戰地斜睨著黃巢。「心疼你這細骨輕軀的美人兒了？只怕這大齊江山、這百萬義軍的事業，就要斷送在這把輕賤骨頭上！」

丹霞雖然身爲女子，但妖冶女子是亡國滅朝的禍水的傳統觀念，仍深深植根在她頭腦裡。她恨這西域妖女迷惑黃巢；她恨黃巢有了新歡，忘了多年戎馬相隨、患難與共的妻妾。她有一個義軍戰士擔心起義事業受挫的殷憂，也有一個才貌雙全、心高氣傲的女子，受了冷落時的妒火。此刻，她氣衝腦門，不能自制，將舉著的西玉在頭頂旋了幾轉，便啪地一聲摜到了地上。

只聽得西玉「哎喲」一聲，兩腿一伸，便再無動靜了。

衆相伴的女子「呀」地失聲驚叫，然後掩面飲泣。

西玉本來身輕體弱，突被館外闖進一人拎起，舉在空中，早已嚇昏。再經這一摜，哪還有命？已經摸

地嘸氣了。

黃巢見丹霞不召而至，半夜闖了他的宴樂，心裡已是十分不快。一個普通男子尚有偶爾尋歡作樂的風流韻事，以受制於妻室爲羞；何況而今我是大齊皇帝，與宮女宴樂有什麼過分，何須一個妃子來干預?!黃巢正在不快，豈料丹霞旋風般走到西玉面前，倏然將她拎起舉過頭頂。而且不聽制止，轉眼之間將西玉摜死在地。黃巢自斟自酌，早已喝了八分酒，經這事一激，那酒湧上腦門，他霍地拔出佩劍，跳下御座，挺劍向丹霞刺去，大吼道：

「無理賤人，摜殺無辜，叫你也不得活命！」

丹霞本意只想摔一下西玉，出出胸中這口悶氣。誰料這個細骨輕軀的女子，如此不禁摔打，丟到地上就兩腿一伸嚥了氣?丹霞這才意識到自己闖了禍，一時不知所措，愣愣站著。

黃巢吼叫、拔劍，倒使丹霞很快清醒過來，闖禍之感、自疚之心頃刻煙消雲散，不覺又氣貫腦門：我無心摜死了一個西域妖女，你竟要挺劍來殺我?殺吧，殺吧，你如今當了皇帝，不但有天下選擇來的後宮數千佳麗，還有佞臣不斷送來的傾城傾國美女，我們這些鞍馬弓刀的粗女子，便成多餘的人了，殺死了乾淨！

丹霞不但不迴避黃巢的劍，反而挺身去迎那鋒刃，黃巢已有八分酒意，於丹霞迎劍之舉更無一點思想準備，出手的劍收束不住，竟結結實實地刺進了丹霞胸間。

血順著劍刃噴湧出來，濺到黃巢身上。黃巢酒醒了一大半，手不覺顫抖起來。自從八年前舉起義旗，他率領千軍萬馬，南征北戰，殺遍了大半個中國，手刃了無數官兵，他的手從來沒有顫抖過。官府謠傳「黃巢殺人八百萬」，雖然絕無此數，但殺的官軍士卒、朝廷官吏不計其數，到是實情。然而，他卻沒有激於私怒，殺過自己的義軍兄弟，更不用說自己的親人。今天是怎麼了……他的手抖動得愈來愈厲害了，甚至再無力抽出刺進丹霞胸間的利刃……

丹霞瞪大了那雙明澈的眼睛，彷彿第一次見到黃巢似的，直溜溜地審視著他。她翕動著兩片紅潤潤的、薄薄的嘴唇，似乎在臨終時還想唱一曲好聽的歌。當年她的歌聲曾傾倒曹州人，現在唱起來，也不會比這些宮廷歌女遜色的。不，此刻也許她已無心唱歌，只是有什麼忠言，還要對黃巢講……

但是，她終於什麼也有沒講。也許她已經講不出話來，也許她覺得事已至此，無話可說。她翕動的嘴唇終於緊閉，那紅潤的顏色漸漸消失，那明澈的眼睛變得黯淡。她腳下流滿了血，她就站立在血泊中，帶劍不倒。比起那一摔就氣絕的西域女子，她堅強多了。是地上血積得太多，趾蹈起來了嗎？她腳底一滑，咚地一聲，終於直挺挺地倒在血泊裡……

黃巢只覺得頭腦發昏、發脹，雙目發眩，渾身發冷。不但兩手抖索，身上也發顫。左右侍衛見狀，向別館外大聲喊道：

「皇上醉了，鑾輿伺候御駕回宸居安歇！」

侍衛的喊叫，驚醒了正在別館前廊廡下打盹的抬轎太監，幾人一蹦而起，扛抬了肩輿，忙進殿內。進到殿裡，只見歌舞早歇，西玉、霞妃死在地上，其餘歌姬舞女在一旁嚇得抖抖索索，一個個呆若木雞。他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哪裡敢問，只戰戰兢兢地將黃巢扶進肩輿。

黃巢在肩輿裡坐定，才對左右侍衛說：「即傳侍衛長林言進宮，料理未盡事宜。」

**[注釋]**

① 僭號：舊史稱越分自封帝王稱號爲僭號。僭，超越本分的意思。

② 見《詩經》〈野有蔓草〉篇。

# 二十二

洞房花燭之夜，林言突然接到黃巢御旨，召他連夜進宮，不覺心生疑惑。問傳旨的內侍，究竟何事？內侍支支吾吾，不肯明講，只說進宮便知。林言預感到宮中有什麼不平常的事情，也無暇顧及新婚之夜的歡樂，立即腰懸佩劍，換上戎裝，隨內侍進宮。

林言所居的長樂坊，就在大明宮前不遠，不用騎馬，甩開大步，一會兒工夫就到了。內侍將林言直引到太液池畔的別館，進了別館，只見燈火慘淡，除守殿的一隊侍衛外，館內冷冷清清，並無別人。林言心更疑惑，問：

「大齊皇帝在哪兒？」

內侍回答說：「大齊皇帝已回宸居安歇，旨傳林將軍來這別館。」

「既不面駕，來此何事？」

「小將軍進去便明白了。」

林言只好隨內侍繼續往裡走，穿過幾個形狀各異的門洞，走過幾重庭院，來到一處舞榭，歌已沉寂，舞已消歇，地毯上的棄脂，斷釵，還留著些微芳馨。林言睁大眼睛掃視舞榭一匝，似在探尋這裡的奧秘。突然，他的目光停在舞榭中央的地毯上，慘淡的燈光似乎映照著一灘殷紅的東西。他走近前去，殷紅的是一灘血，血泊裡倒著一位女子。俯下身去看，血泊裡的女子多像丹霞舅娘。他一陣毛骨悚然，不敢相信，以為自己看花了眼。他大喝：

「掌巨燭來！」

幾個相隨的侍衛應聲各擎一支巨燭，來到林言身邊。借著幾支巨燭亮晃晃的光焰，林言再俯身細看，

血泊裡躺著的正是丹霞舅娘！她臉白如敷了一層粉，全無血色，但面容還像平常一樣嬌好，彷彿只是靜靜地睡著了。

林言的頭像「蓬」地一聲著了火，兩腿一軟，撲通跪倒在血泊裡，眼淚像開了閘的水，直往外流：

「丹霞舅娘，你怎麼了？白天你還幫著秀梅梳妝打扮，送她上轎，怎麼突遭橫禍？是誰暗算了你，告訴我吧，小甥爲你報仇！」

丹霞無聲地躺著，寒夜裡只有四圍的簾幕被北風吹著，簌簌作響。

林言突然一揮眼淚，從血泊中站起來，轉身怒視身後的侍衛，和傳旨召他進宮的內侍，大聲吼道：

「說呀，到底是誰殺死了我的丹霞舅娘，你們難道都啞了嗎?!」

吼聲在舞榭裡迴盪，但是，沒有人回答林言的問話。林言氣得臉色發白，嘴唇因極度的憤怒而翕動，身邊的侍衛跟隨這位小將軍多年，從未見他這樣狂怒過。想不到平時甚至有點溫文爾雅的小將軍，一旦動了大怒，模樣會有這樣可怕。他們一個個全嚇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如實回答是誰殺死了丹霞，顯然不妥，要是不回答呢，如何應付小將軍的叱問？

林言得不到回答，臉氣得扭曲起來，手抖抖索索地伸向腰間的劍柄……

近侍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不知道林言氣急了要幹出什麼事來，情急智生，連忙回答：

「小將軍，是張直方殺死了你的丹霞舅娘！」

接著，內侍將張直方心懷叵測，送來一班女樂；大齊皇帝夜行樂，霞妃聞音上殿諫阻，擲死西玉；大齊皇帝醉中氣急拔劍欲刺，霞妃自迎其劍而死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後，反覆又說：

「此事，張直方是禍根。」

林言兩隻眼睛瞪得銅鈴大，直愣愣地望著回話的內侍。突然，他「刷」地一聲，拔出佩劍，揮臂一輪。

一陣呼呼的風聲過處，侍衛們擎著的幾根棒棰粗細的巨燭，齊刷刷被攔腰斬落地下。林言恨恨地說：

「我早就猜想張直方是個心懷叵測的奸賊！」

幾個侍衛嚇得魂不附體，站在一旁噤聲屏息。

林言吩咐幾個侍衛留在別館，即去取了棺槨，厚殮霞妃，將她葬到太液池畔黃鸝墓側。

侍衛問：「西玉屍體如何處置？」

提起西玉，林言便火冒三丈，恨不得抽出劍來，將她碎屍萬段，然後扔到御苑裡去餵鳥獸，以慰丹霞舅娘在天之靈。可是，轉念一想，這會觸怒舅舅黃巢，為他所不饒。只好無奈地說：

「將她草草殮了，也葬到太液池畔吧。不過離霞妃墓遠一點，以免霞妃見了心煩，死難瞑目。」

林言想，只有找到張直方，逼他供出送女樂的陰謀，才能使黃巢舅舅明白過來，最終為屈死的丹霞舅娘洗雪。於是，除留一部分侍衛料理別館後事外，自率其餘侍衛出了大明宮，逕往張直方的府邸，去找他算帳。

張直方割捨心頭珍愛，將府裡多年蓄養的一班女樂送進大明宮，果然收到了他預期的效果。得知黃巢為此事對他頗有好感，並且十分寵幸西玉，張直方行事就更加大膽了。繼收留崔沆之後，接著又收留了另一宰相豆盧瑑，以及左僕射于琮和夫人廣德公主等唐朝舊臣宗親。另外，還派出家人，暗中聯絡尚留在長安的原金吾衛的軍官，悄悄招攬來家。白天將這些人藏於府內夾壁之中，晚上便聚在一起，密謀劫殺黃巢，迎還僖宗的事。

這一天晚上，張直方和崔沆、豆盧瑑、于琮等人，謀於密室，通宵達旦。都以為，黃巢新得西玉等一班女樂，夜夜歌舞；侍衛長林言新婚燕爾，也在長樂坊府邸裡長樂，大明宮必然警衛鬆懈，有隙可乘。如

率一班亡命賨夜衝入大明宮，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黃巢可以劫殺無疑。黃巢一死，群賊無首。同時引鳳翔鄭畋新得勝之軍，飛騎急馳長安，半天工夫就到。如此，長安恢復易如反掌，張直方也就成了再次中興唐室的第一功臣，可與中唐郭子儀齊名。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必須當機立斷，趕快行動。

張直方和衆人反覆計議，不覺東方微曙。爲謹愼起見，正要將這一班唐室公卿再藏之複壁中，守門人來報：

「有一使者，從大明宮微服來到府門前，自稱是西玉娘娘派來的，要面見大將軍，有事相稟。」

張直方心頭一喜：西玉進宮之前，曾經面囑，宮中有事，暗派左右之人，及時來報。想不到，西玉竟不爽約，果然派了人來。可是，他馬上收斂了喜色，鄭重地問：

「來了多少人？」

「就只一人。」

「你仔細看過，確只一人？」

「小人開門仔細看過，才交五更，街上靜悄悄的，門前就只那人一個。」

張直方這才放下心來，不再猶疑，對守門人說：

「你去將那人引到這裡來。」

聽說馬上要引生人進來，崔沆等人便要起身復匿於夾壁之中。張直方手一攔說：

「諸公欲何往？」

衆人說：「要來生人，怕有不便。」

張直方說：「不是外人，是小弟原來的愛妾西玉從大明宮中派來送信的人。諸公聽聽大明宮中巢賊的

近況，也可助小弟決策。」

衆人還有些猶豫：「只是……」

張直方哈哈大笑說：「就算來的是一個奸細，畢竟他只有一個人，又無三頭六臂，怕什麼?!崔公、豆公是文臣，我和于僕射可是武將，也在沙場上馳騁過，難道還無力手刃一個上門來的奸細？」

張直方這番話鼓起了衆人的勇氣，他們又重新落坐。說實話，他們又何嘗不想從來人口裡，聽一聽大明宮中黃巢的情況呢？

果然，不一會兒，守門人便引了一人進來。來人到張直方面前，叩見已畢，不等張直方開口，就大聲說：

「啓稟大人，大事不好。西玉被大齊皇帝的妃子丹霞摔死了！我是來報喪的。」

「啊?!」張直方大吃一驚，衆人也都臉上失色。

張直方正要進一步細問情況，忽聽得門外有隱隱的脚步聲。他警覺地拔劍在手，門被呼地一聲撞開，箭一般衝進幾個人來。張直方搶劍一掃，削斷了眼前桌上的幾根明燭，室內頓時一片黑暗。只聽得嘩啦乒乓一陣慌亂的脚步聲，和桌凳器物碰翻倒地的聲音，卻互相看不見身影。

突然，嘶拉一聲響，半壁簾幕被扯了下來，立刻有熹微的曙光透進密室。一員小將跳上窗台，威風凜凜，仗劍而立，大聲道：

「張直方，可認識小將軍林言！你夤夜聚集唐朝舊臣，策劃於密室，該當何罪！」

張直方見陰謀已經敗露，不願答話，只想奪路而逃，便挺劍衝向門去。誰知門已被門上，門邊還有幾個執劍義軍士卒把守。張直方正在窺探出路，林言已從窗台一躍來到面前，人隨劍到，只覺得眼前一道白光一閃，耳邊響起呼呼的劍聲。張直方連忙閃身躲過，然後舉劍相迎。兩人繞著桌子，利用窗台，跳躍騰

挪，殺了無數個回合，一時竟難分勝負。張直方忽然心生一計，架住林言的劍說：

「小將軍，如今我也是大齊皇帝御封的檢校左僕射。你說我聚集唐朝舊臣，策劃於密室，也得有人證，總不能隨便將我府中的家人當成唐朝舊臣，憑空加罪於我。」

是呀，現在室內除了張直方，便是林言和他帶來的侍衛，此外並無他人，哪來什麼唐朝舊臣呢？罪證沒有，罪名便不能成立，林言之舉便純屬孟浪多事了。但是，林言也不是隨便騙得過的，他忽然說：

「看你身後壁角裡躲的什麼人！」

張直方畢竟心虛，果然回身去看。林言間不容髮，猛力一劍捅向前去，直透張直方心窩。張直方大叫一聲，撲地便倒。

林言暗自奇怪，方才撞門而入時，明明見燭下聚著一夥人，怎麼燭光一滅，房子陡暗，待他撕開簾幔，透進曙光再看，就只剩了張直方一人，別的人都不見了呢？隨同的侍衛心裡也納悶，滿屋尋找，角角落落都搜索到，除地下躺著的張直方的屍首，哪還有別人？一個侍衛竟說：

「咦，剛才我們莫非見鬼了？」

林言叱道：「盡胡說，五更過後，哪還有鬼！」

他雖不信有鬼，可是，一時也尋不出人來。黑暗中跳窗跑了？可夜寒風緊，一扇扇窗戶都關得死死的。門呢，他們一衝進來，就反手閂上了，門邊還專有侍衛把守。

莫非鑽了地洞？地上面著磚，一塊一塊咬鋪得結結實實的，看不出一絲破綻。忽然，他迎面看見一座神龕，神龕上供著一尊塑著金身的神像。自玄奘從西竺取回佛經，並在長安築大雁塔，於其中翻譯佛經以來，歷朝佛事大盛。長安不但各寺院供佛，居家之人也常在室家之中築神龕供佛，這本來不算稀罕。蹊蹺的是，這神龕全無香火的痕跡，似乎從未供奉過，倒像是擺樣子的。再說，這是議事的密室，築神龕何來？

想到這裡，林言悄悄走近神龕。突然，他以肩抵神龕，同時雙手猛力使勁，大叫一聲：

「開！」

只聽得霍啷一聲巨響，機關折斷，神龕推開，後面顯出一扇黑洞洞的門洞。原來，這是一堵夾壁！這夾壁雖然修得嚴密、隱密，但卻沒敢在外牆修出走的門，怕被人看出破綻。所以，神龕被撞開，便像堵了老鼠洞口，裡面躲藏的人一齊驚了。林言正要喝叫，口才張開，「嗖」地一聲，門洞裡竄出一條黑影，手舞長劍，直取林言。林言閃身讓過，揮劍相迎，衆侍衛也一齊圍上廝殺。可是，門洞內夾壁中卻並無人出來助戰。那人劍法頗精，招式嚴謹，看來功夫不淺。他見寡難敵衆，便以防為主，瞅空突刺，想脫身而走。然而，林言等人十幾把劍卻像十幾條飛蛇，緊緊纏住，不放他走。他前後左右防擋得很少破綻，又在出其不意的幾劍突刺中，刺傷了林言的幾個侍衛。那幾個義軍士卒也很頑強，未傷要害，便連傷口也不包紮一下，帶著血更加狠狠地拚殺。

見此陣勢，那人已經心寒，況且年紀畢竟大了，怎鬥得過這一群生龍活虎的年輕人？鬥了幾十個回合，漸漸氣力不支，身上已經中了數劍，血流遍體。他自知無法脫身，難免一死，突然以劍拄地，大喝一聲，平地騰身而起，躍上推到一旁的神龕上。林言正要躍上神龕追殺，他舉手猛力一劍，捅向自己的小腹，「呀」地一聲慘叫，肚腸外流，接著，「咚」地從神龕上倒栽下地。

突然，夾壁之中娉娉婷婷地奔出一貴婦人來，撲到刺腹自裁的唐官身上，嚶嚶哭訴道：

「于僕射，你死得好苦……」

林言這才知道，方才與他鏖戰的是左僕射于琮。于琮娶唐宣宗之女廣德公主為妻，是一員沙場宿將，怪不得劍法非同等閒。

林言打量那廣德公主，按輩份說，她應該是唐朝逃主僖宗的姑姑，年紀總在四十歲以上了吧，可是，

顏色並不見老。逃難之中，衣容不亂，還是一副雍容華貴的模樣。聽說，唐懿宗時愛女同昌公主的駙馬韋保衡爲相，因嫉忌前朝駙馬于琮的寵幸地位，在懿宗面前進讒言。懿宗便將他這個妹夫由節度使貶爲皇子普王李儼（唐僖宗名）的少傅，也就是一個輔導皇子讀書的閒官。接著，又將他再貶韶州刺史，實質是流放嶺南。廣德公主以當今皇上妹妹的身分，與于琮偕行，同去蠻荒的嶺南。爲防途中有人暗害，廣德公主上路便使所乘肩輿與于琮的肩輿緊緊相隨，寸步不離。歇息時，和于琮並坐，用手牽著于琮的衣帶，不須臾分開。由於有皇妹緊緊監護，于琮終於平安到達韶州。

到達韶州任上，州縣官吏聽說新貶來的刺史是前朝駙馬，並有當今皇上的御妹同來，知是皇親國戚，不可怠慢。又想到他們遲早要重回京都，再居顯要，便都來巴結，饋送厚禮的絡繹不絕。廣德公主一份禮都不收，如數一一退還。

當時，諸公主多驕縱，惟有廣德公主遵從法度，講究婦德。雖是公主下嫁士人之家，卻敬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家庭內外，婚、喪、祭祀等事，她都親身操勞，所以，世人都稱道她的婦德。

於是，林言緩和了言色，問道：

「那麼，你便一定是廣德公主了。」

廣德公主只是撲在于琮屍身上傷心地嚶嚶哭泣，眼淚將衣襟衫袖全打濕了，猶自涕泣不止，卻並不回答林言的問話。

林言又說：「于琮以劍相鬥，死是他自討的。你是一個弱女子，手無寸鐵，如以刀劍相加，顯得我們太無男子氣概。再者，往日也曾聽說，廣德公主在皇室驕縱的衆公主中，比較賢淑。今天，小將軍不加害於你，你自己走開吧。」

出乎意料之外，聽了林言的話，她不但不起身離去，反而抬起頭來，顫巍巍說：

「我唐皇室之女，臨難豈肯苟活？誓與于僕射俱死！」

說罷，拾起地上的劍自刺，頃刻間血流遍地，死在于琮身旁。

林言歎息說：「義軍入長安，諸皇親殺無遺類。聽說廣德公主賢淑，有意放她一條生路，想不到她倒執意不想再活，這也就怪不得我了。」

林言又向夾壁內大呼：「躲藏在複壁裡的唐官唐將快快出來受死，自己出來，饒你個全屍；捉將出來，碎屍萬段！」

連呼數遍，哪裡有人自己出來？林言叫侍衛拾起地下的斷燭，打火點著，進夾壁搜索。不一會兒便從夾壁裡抓出幾個躲藏的唐官來。林言用銳利的、充滿憎恨的目光將他們掃視了一遍，覺得其中一人十分面善，心裡一動：義軍進長安後，黃巢舅舅曾經繪影圖形，捉拿一人。此人面貌和露布上所繪酷似，莫非……他突然走到那人面前，一聲斷喝：

「呔，唐朝狗宰相崔沆，可認得大齊皇帝駕前侍衛長林言！」

那人猛然一驚，癱倒在地，面如死灰，噤口無言，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自己的身分，實際也就是默認了。林言冷笑一聲，用劍指著崔沆說：

「想當年，沆瀣一氣，你受賄徇私，讓崔瀣那些肚裡一包糠的傢伙，高中金榜，卻將我舅舅黃巢這樣文武全才的人，落榜不取。你這個有眼無珠，貪贓害賢的狗官，眞是死有餘辜！今日我要爲黃巢舅舅報當年落第之辱！」

說罷，咬牙恨恨地一劍捅去，將崔沆刺死於地。其他隨行士卒也將從夾壁中揪出的唐官全部誅戮，一個不留。從一具死屍身上，搜出一幅素絹，林言展開來看，不免大吃一驚，原來竟是一張共劫黃巢、中興唐室、同生共死的誓詞！

素絹上沒有染上牲血，說明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祭禱天地，歃血盟誓。但白絹黑字已把這夥奸賊的狼子野心暴露無遺。在這張罪惡的誓詞上具名的，計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宰相崔沆、豆盧瑑、左僕射于琮、廣德公主、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等。

林言細點地上屍首數目，與絹上具名人數完全相符。心裡暗暗慶幸，不料無意之中粉碎了一個隱蔽將發的叛亂陰謀，並將與亂的唐朝重臣聚殲一室。這樣一來，不但為舅娘丹霞報了仇，黃巢舅舅面前也好交代。

林言小心將絹幅藏在身上，又割下張直方、崔沆的首級，提在手中，然後率領士卒，走出密室。張直方收養的原金吾衛中的亡命之徒，得知陰謀敗露，主子及眾大臣已被義軍聚殲，各自逃命，哪還敢出面阻擋？

林言一行從永寧里張直方家出來，順著大街，端直向北走，走過七八個街坊，便到大明宮。進了丹鳳門，守門侍衛見林言身上沾滿血污，手裡還提著兩個首級，不覺吐了吐舌頭，說：

「小將軍，大齊皇帝正在含元殿上，傳你問話呢，快去吧。」

林言從身邊走過，守門侍衛又悄悄附耳低言：

「大齊皇帝派人在宮中四處傳你，聽說你帶領士卒去永寧里抄殺檢校左僕射張直方的家去了，皇上十分生氣。小將軍上殿，可要小心。」

林言胸有成竹地說：「不妨事。」他遣散了隨行侍衛，便獨自一個向含元殿走去。

此時，天已大亮，早朝無大事，眾文武已經散了。黃巢忽然想起，林言未來上朝，也不知丹霞、西玉的後事料理如何，便派內侍去太液池畔別館傳林言回旨。誰知太液池畔別館裡不見林言蹤跡，宮中四處傳喚，也沒有林言的人影。後來才有人說，林言派人埋葬了丹霞、西玉之後，便自帶一隊士卒到永寧里抄殺

張直方的家去了。

黃巢一聽這話，勃然大怒：張直方是朕新封的檢校左僕射，他送一隊女樂進宮，原也是一片忠心。林言這孩子如何不請御旨，就自做主張，帶兵去抄殺張直方全家呢？立即傳下令去，詔林言火速回宮，到含元殿見駕。

不料，宣詔的內侍還沒有從御前出發，便有內侍來報：林言小將已經從永寧里回宮，要見大齊皇帝。

黃巢雙眉一豎，氣呼呼地說：「令他立即上殿面駕！」

含元殿與丹鳳門相對，聳立於高及四十尺的龍首原最高點，有三層台階，狀似龍蛇之尾，長曳而下，叫「龍尾道」。林言聽到內侍傳進，沿著龍尾道曲折而登，爬了數百級台階，來到含元殿門前，然後逕趨內殿去見駕。

林言叩見黃巢，行禮未畢，便聽得御座之上，黃巢大聲喝斥：

「大膽林言，不經稟奏，擅自抄殺大臣之家，該當何罪！來人哪，拿下林言，軍法處置！」

立刻上來幾個雄赳赳的帶劍衛卒，要縛林言。林言大叫道：

「慢，容林言奏明事情原委。」

這些衛卒都是林言多年統帶的部屬，聽到主將的呼喊，也就立即止步住手。

黃巢生氣地說：「你還要狡辯什麼！」

「不用小甥辯解，皇上看看這兩件物事就明白了。」林言說著，從腰間解下兩具首級，交衛卒呈上。

黃巢看第一具首級，認得是張直方的頭顱，怒氣更加重了。心裡明白：這是丹霞被殺，林言不服，遷怒進獻樂女的人，故有襲殺張直方之舉。

但是，又何來第二具首級呢？這是誰的頭顱？黃巢熟視半晌，越看越疑惑：這是張直方家人的頭顱嗎，

爲何那模樣像極他心繫多年的一個仇人？這個人他只在七、八年前禮部秋闈科考場上見過一面，然而，那瘦削的雙頰，塌陷的鼻子，冷酷的面容，一輩子也忘記不了。眼下這人正繪影圖形四下追捕，他如何到張直方家裡去了呢？黃巢指著第二具首級問：

「這人究竟是誰？」

「這人，皇上比我還熟，難道認不出來？」

「放肆！」黃巢一拍御案喝道，「問你，就奏：打什麼啞謎，繞什麼圈子！」

「這便是皇上繪影圖形，四下追捕的大仇人，唐朝奸相崔沆。」

「崔沆？他怎麼到張直方家裡去了？」

林言見黃巢怒色稍解，要聽原委，這才慢慢地從頭講來。不過他不得不耍了點花腔，只說是連夜得到情報，張直方在家中暗集唐朝舊臣，密謀襲擊大明宮，劫持大齊皇帝。事情緊急來不及稟奏，便立即帶領一隊士卒，前去抄殺張直方家。正值張直方和崔沆等策劃於密室，便破門而入，一網打盡，提頭來見云云。隨即呈上有張直方、崔沆等人具名的生死盟詞一幅，請黃巢過目。林言卻隻字不提給丹霞舅娘報仇的事。

黃巢聽罷林言的稟奏，又細看了他呈上的張直方、崔沆等十餘名唐朝重臣具名的謀反誓詞，對林言所奏才深信不疑。恍然明白了，張直方進呈樂女，確係包藏禍心。開始後悔昨夜醉中誤殺了丹霞，可憐她兵亂中託身於我，七、八年隨侍左右，跟隨義軍南征北戰，堪稱巾幗英雄，而一朝喪生她所愛之人的劍刃之下。

然而，這些話他不能全部明言，只是說：

「賢甥請起，這麼說是朕錯怪你了。張直方這個反覆無常的奸賊，死有餘辜。你撲滅了一個叛亂陰謀，殺了朕正在懸賞追捕的唐朝奸相崔沆，更是立了大功，要重重賞你。」

舅舅總算明白了自己的心跡，林言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又流著眼淚稟奏說：

「撲滅奸賊陰謀，捕殺唐官，護衛聖上，是小將職分之事，不須重賞。只可憐丹霞舅娘一位巾幗英雄，屈死在奸賊張直方的陰謀之中，乞聖上准允小甥，以張直方之頭祭奠丹霞舅娘英靈，並為她立碑，表彰她為義軍立下的汗馬功勞。」

黃巢聽奏，默然片刻，心裡愧恨追悔之情交集，林言所奏，正合他的心意，當即准允。

林言謝恩退下。黃巢正要罷朝回後宮，又有內侍上殿，說是左僕射蓋洪將軍進宮，立等見駕，面奏緊急軍情。

黃巢知道，蓋洪為人處事一向踏實穩重，不是火燒眉毛的急事，不會剛從大明宮退朝回營，又進宮來奏事，於是即命傳進。

蓋洪見駕，不等黃巢動問，就緊急奏報：

「聖上，大事不好！尚讓宰相和王璠將軍帶兵五萬進軍鳳翔，討伐鄭畋，不想尚讓和王璠小看鄭畋書生出身，輕敵冒進，中了埋伏，大敗於龍尾陂。鄭畋軍副都統程宗楚、行軍司馬唐弘夫乘勝追擊，唐軍已逼近長安。」

「哦！」黃巢愕然。

「請皇上馬上傳旨，調集各路人馬，固守長安，和來犯的唐軍決一死戰！」

蓋洪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黃巢卻端坐御座，驚愕之餘，默然深思。這些唐朝的餘孽真是欺人太甚，張直方施陰謀於京城之中，妄圖糾集亡命劫宮；鄭畋軍又敗我義軍，舉兵直逼長安城下。不給他們一點厲害瞧，怎知道我黃巢蓋世英雄？叫天下人誤以為我黃巢進了長安，當了皇帝，便也耽於聲色，無所作為了！

黃巢雄心勃發，妙計頓生，對蓋洪說：

「傳我的旨令，各路義軍立即拔營，隨我退出長安城。」

蓋洪只當耳朵聽錯了，瞪大眼睛反問：

「什麼，退出長安城？」

黃巢斬釘截鐵說：「退出長安！」

「鄭畋所部人馬，加上關中各鎮唐軍不過幾萬之衆。而我義軍除去朱溫、黃鄴、黃揆帶領出征的隊伍外，眼下在長安的，也還有二十來萬，怎麼不戰而走呢？」

「他是得勝之軍，宜避其師。」

「皇上怎麼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別營兵馬要退便退，蓋洪願率所部人馬留下，守衛長安，與唐軍決一死戰！」

看見蓋洪餘勇可賈的樣子，黃巢高興地笑了。他招手喚蓋洪說：

「來，到御座跟前來，我給你細說明白。」

蓋洪不知道黃巢究竟要說什麼，疑疑惑惑地走上前去。但腳步遲疑，走走停停。現在不同往昔，黃巢當了皇帝，雖然在蓋洪心目中，他還是義軍的大哥，可是龍袍一穿，總叫人想起君臣之分。太走近了，是不是違了君臣之禮呢……

黃巢卻讓蓋洪近了又近，一個勁招手：「來呀，過來呀！」

蓋洪知道他一定有什麼機密話要說，不再遲疑，一直走到御座跟前，手扶龍椅站定。黃巢便從御座上站起身來，貼著蓋洪的耳朵說：如此、如此……

蓋洪聽著、聽著，佈滿疑雲的臉上逐漸開朗。此刻，兩人都忘了君臣的禮數，又回復了往日兄弟的情分。聽完黃巢面授的機宜，蓋洪高興地一拍大腿說：

「妙計，大哥，眞有你的！」

黃巢也笑問：「這下想通了吧？」

「想通了！」

黃巢一拍蓋洪的肩膀說：「好！賢弟，就照我吩咐的去向各營傳令吧！」

## 二十三

第二天一早，駐紮長安的各營義軍便開始收拾營帳，準備開拔。長安市上人心惶惶，一個消息不脛自走：官軍已經逼近長安，義軍要棄城而逃。

不等義軍士卒整治好行裝，開拔的命令就下達了。十幾萬人馬一齊擁向東城，出春明門向東撤退，路上人馬雜沓，搶道而奔，以至輜重棄於途，金玉委於地而不顧，更加重了倉皇出逃的氣氛。

長安世家、舊族、富室較多，看見義軍倉皇東撤，無不興高采烈。子弟們登上牆頭屋背，望著雜沓東去的義軍，一吐半年沉鬱在胸的晦氣，幸災樂禍地大聲呼喊：

「官軍進城了，賊軍逃跑了！」

一些無知平民和市井無賴，隨聲附和，也登上牆頭屋背，跟著呼喊。他們一面呼喊起哄，一面和富家子弟一起，揭起屋瓦，居高臨下，向街道上爭道而奔的義軍擲去，趁亂襲擊。

一些義軍士卒被打得頭破血流，卻又不能停下來還擊，只好憋一肚子悶氣，暗暗忍受。眞是魚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有的義軍士卒實在忍無可忍，不免張弓搭箭，對準牆頭屋頂那些張狂的無賴，回敬幾箭。立刻便有人應弦而倒，像滾冬瓜似的，從牆頭屋背滾落地上。這時，那些趁機襲擊義軍的歹徒才稍稍收斂一點氣焰。

黃巢的鑾輿也由侍衛護持著，夾在義軍的行列中，向東撤退。黃色飾金的輿車從長安大街上隆隆輾過，爲的是讓長安市上的人都看見，大齊皇帝也走了，讓官軍更加放心大膽進城。

「噹」地一聲，一塊長尺許的琉璃瓦，從一幢華第的門樓上，直砸到黃巢乘坐的鑾輿頂篷上。幸好輿車頂蓋是銅的，安然無恙，而那琉璃瓦卻滾落到地上，摔得粉碎。

這一記突襲驚動了兩側侍衛，也驚動了輿車裡的黃巢。騎馬隨行的林言小將迅疾取下腰間的弓箭，對準站立門樓上的幾個紈袴子弟，嗖地放了一矢。一個應弦墜落，肝腦塗地而死，其餘幾人紛紛避入樓內。林言策馬向前，要進宅第，趕殺那幾個紈袴子弟。黃巢連忙喚止，他從鑾輿裡探出頭來，盯住那宅第望了望，說：

「危難見人心，看來長安市上的富家子弟、市井無賴，並未眞正心服義軍。現在趁義軍之危，紛紛露出了本來面目。眼下且饒過他們，待我們回來再說。——」

林言只好怏怏地勒轉馬頭，繼續向東撤退。

唐朝新任京城四面諸軍行營副都統程宗楚率得勝之軍接近長安，見並無義軍阻擋，便一馬當先，從禁苑西門延秋門而入。

禁苑在宮城北面，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好一派茂密的大樹林，中雜亭台樓閣，是以往唐天子遊玩狩獵的處所。程宗楚輕騎疾進，藉著樹林的掩護，直衝大明宮去。他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奇襲大明宮，生擒黃巢。

進了大明宮，卻撲了個空，哪裡有義軍的影子？原來半天前黃巢已乘坐鑾輿出宮東行。雖然沒有捉住黃巢，且喜宮裡金銀玉帛很多，黃巢並未帶走。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這麼好的發財機會豈能白白錯過？且不追趕義軍，搶掠財物要緊。身爲副都統的程宗楚開了府庫的門，用馬一駄駄地取錢取物。官軍士卒不能從府庫裡成駄地掠取，便在宮室中取零碎的金銀寶玩塞腰包。

行軍司馬唐弘夫率軍隨後進城，得知程宗楚捷足先登，洗掠了最富資財的宮室，發了大財，又嫉妒又後悔。他也不肯示弱，便縱兵大掠坊市，以爲彌補。唐弘夫的隊伍不但搶錢，還搶人，見有美色女子便搶了獻給司馬。一般士卒也趁機淫人妻女。

程宗楚和唐弘夫二人達成默契，都不派人去鳳翔，向新任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鄭畋，報告攻占長安的消息。更不向鄭畋要求派兵增援，生怕諸軍得訊，蜂擁而至，奪了他們的功，分了他們的財。

晚上，程宗楚令士卒屯駐宮城之外，自己卻帶隨身侍衛以防守宮室爲名，住在大明宮內，私心卻是想領略一下宮廷生活的滋味。但他究竟不敢住正宮，怕日後朝廷查究，只在一座別館住下。

夜裡，想起白天數千宮娥列隊迎接王師時，一個個千嬌百媚的姿態，不覺心蕩神馳。心想，此刻我便是宮中的無冕之王，守著周圍那麼多絕色宮女，何不叫一個來伴宿？於是，對身邊的侍衛說：

「就近傳一宮女來，我要問問巢賊在宮情況。」

那些侍衛都是跟隨程宗楚多年的老兵，知道他好色的脾性，怎能不心領神會？不一會兒，便領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宮女來。程宗楚叫侍衛退守門外，自己便關了房門，審問宮女。

那宮女叫如柳，平時在宮中掌管四時衣裳，以她腰肢纖細，身材窈窕，擬楊柳細腰的意思，宮官爲她取名如柳。她見房中就她和程宗楚兩人，心裡又羞又慌，忙說：

「大人要問賊情，何不多喚幾名宮女，一起詢問？」

程宗楚原本是一個出身行伍的軍官，唐末藩鎮混戰中以勇力拚殺了當地鎮使，自襲節度使。鄭畋看中了他的勇力，起用他和義軍作戰，打了幾次勝仗，便表奏他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副都統爲自己的副手。他常常自詡，有金銀、有玉食、有美女，便能打勝仗。又常恬不知恥地說：有美人伺候，一餐可以多吃兩碗飯；一日無美人伺候，便茶飯不香。他故意做出一副和善的樣子，以免宮女驚懼，說：

「要一個個詢問的。今晚先問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如柳。」

「啊，這名字好，楊柳細腰嘛。」接著，他壓低了聲音問，「聽說黃巢那賊十分好色，原來身邊就有幾

個妻妾，他又精力過人，十分剽悍，進宮之後，據說夜夜召宮女侍寢，是嗎？」

想不到這大人東不問，西不問，獨獨問起男女之事。如柳臉刷地一下直紅到脖子根，十二三歲入宮以來，她雖然耳聞目睹宮中皇帝淫亂妃嬪的許多汚穢之事，但宮女之間都是心照不宣，很少談論這類男女之事。此刻，當著一個男人的面，叫她如何啓齒？

程宗楚見宮女不回話，裝出威嚴的樣子，嚇唬說：

「我是皇上御旨封的京城四面諸軍行營副都統，引兵擊敗賊軍，趕走黃巢，收復長安，不久就要迎接僖宗鑾駕回歸。宮中之事我要一一查明奏稟聖上，你不肯檢舉賊情，難道還對巢賊有所懷戀嗎?!」

「不、不，小女子怎敢懷戀賊人。」

「那爲何不如實說來？」

如柳囁嚅地說：「聽別的宮女說，黃巢入宮之後，確實夜夜召宮女侍寢……」

「你陪黃巢睡過嗎？」程宗楚眼睛裡射出欲火之光，定定地盯著眼前的如柳。

「不、不，我沒有……」

「像你這樣十八九歲，楊柳細腰的窈窕女子，能逃過黃巢的手？我不相信。」

「不、不，眞沒有。」

程宗楚涎著臉說：「你說沒有，我要親自驗一驗，你是不是童身。」

說著，程宗楚已經逼上身來。如柳撲通跪倒在地上，雙目流淚說：

「大人，使不得。我們入了宮，身子便是屬於僖宗皇帝的了，這貞操二字比性命還要緊啊。」

「貞操？」程宗楚哈哈大笑，「喪亂之中，宮室爲巢賊所占，巢賊要誰伴宿，誰就得去伴宿。你們往昔曾經是唐天子的妻妾，如今早已成了黃巢的妻妾，還有什麼貞操可言?!」

如柳羞赧得無地自容。程宗楚三十多歲年紀，長得十分橫實，有的是力氣，一把已經將如柳抱在懷裡，口裡說：

「心肝寶貝，不要害怕。兵荒馬亂的，待在這大明宮有什麼好處？像你這樣美貌的女子，卻讓你去管四時衣服，豈不屈了你？不如跟我走吧，離了長安，我便是一方諸侯，當我的如夫人，富貴榮華享受不盡。」

如柳哪裡掙得脫程宗楚的擁抱，心裡想：黃巢進宮，我並未受蹂躪，官軍回來，原指望可以平安過日子了，不料反遭淫亂。罷罷罷，事已至此，也只好依他了。於是，流著淚說：

「我真是童身，今夜之後，我就是你的人了，你不能隊伍開拔就把我扔了。如果那樣，我寧可碰死，也決不依你。」

程宗楚此時只求歡娛，滿口應承說：「寶貝，以後離了你，我就茶飯不香了，還捨得把你扔了？」

程宗楚一聲輕諾，如柳便渾身酥軟地躺在他懷裡了……

義軍各營人馬撤出長安城，車行到灞橋，天色將暮，後不見追兵，黃巢傳令：暫停前進，人馬隱蔽在柳林裡，埋鍋造飯，飯後就在灞上露宿待命。

過了半夜，還不見有官軍出城追擊，黃巢知道，官軍已經中計，估計此刻他們正在長安城裡搶掠財物，奸宿女子。於是，拔出令箭，命侍衛立刻傳令：全軍還襲！蓋洪引本部人馬繞道從北面的光化門入城；孟楷率本部人馬繞道西邊，從西正門金光門入城；尚讓帶一支人馬繞道南面，從南正門明德門入城；黃巢率林言領中軍從東門春明門入城，直取大明宮。四面合圍，務要甕中捉鼈，全殲城中的數萬官軍，一個也不讓走漏。

黃巢不乘鑾輿，又騎上了那匹大宛良馬烏龍駒，腰佩羅平劍，手舞一把大刀，威風凜凜馳騁在隊伍前

面。薄有星光，正好趕路。馬隊前驅，步卒後繼，風馳電掣，由灞河到滻水，過滻水橋到長樂坡，二十幾里路程轉瞬走完，春明門就在眼前。

入城官軍只當義軍已經喪膽，倉皇東逃，不敢再來，並未部署城防。各門雖派有一隊士卒守衛，但守門士卒也輪班搶掠財物，玩女人去了，門邊沒有幾個人看守。義軍抵達長安城下，雲梯、鈎繩攀城而入，沒有費力就全殲了守門士卒，然後刀斬鎖落，開門放大隊義軍入城。

官軍全然無備，被達達的馬蹄聲和震天的喊殺聲猝然驚醒，已經佈不成陣，只有各自為戰，懵懵懂懂地抵擋，許多人不明不白地成了刀下之鬼。

黃巢在前，林言緊隨，帶領士卒，直取大明宮。林言帶人殺散紮營丹鳳門外的官軍，黃巢捉住一個官軍士卒，手中的大刀在那士卒臉上一晃，厲聲問：

「程宗楚現在哪裡？」

「在大明宮裡歇息。」

「快帶我去找程宗楚！找到程宗楚饒你一條狗命，找不到程宗楚，叫你人頭落地！」

「是、是……」

這官軍士卒為了活命，領著黃巢直奔程宗楚住的別館而去，來到別館跟前，他害怕程宗楚殺人不眨眼的威風，再不敢往前走了。

黃巢低聲喝道：「領我進去！」

那士卒跪在地下，抖抖索索地叩頭說：「老爺，你們自己進去吧，我怕，我走不動了……」

「有我們在，你怕什麼！」黃巢從地下輕輕一拎，將那士卒提溜起來，然而，手一鬆，那士卒又軟癱在地上了。

「老爺，你就是殺了我，我也確實挪不動步子了。」

「軟骨頭，窩囊廢！」

黃巢罵了一聲，再不管那士卒，大步走到別館門前，一脚將門踹開，閃身進了別館。

程宗楚正點著蠟燭，摟著宮女如柳睡覺，猛聽得別館外面有脚步聲、說話聲、喝斥聲。叫聲「不好！」一翻身從牀上坐起，立即穿衣、提刀。

如柳也被驚坐起來：「大人，你帶我一塊兒走！」

程宗楚噗地一聲吹熄案上的蠟燭，說：「回頭我再來接你。」

黑暗中，如柳更加害怕了，撲過去，抱住要抽身出走的程宗楚。程宗楚猛力一刀，如柳「啊」地一聲慘叫，撲通栽倒在地上，便悄無聲息了。

黃巢聽見慘叫聲和響聲，迅即飛身來到程宗楚宿夜的房門前。剛剛站定，嗖地一聲，一團黑影從黃巢面前擦臉飛過。黃巢迎著黑影猛砍一刀，同時雙脚一蹬，原地跳出三尺開外。那黑影著刀，並無聲息，卻撲通落在地上。原來，那是如柳的屍體，程宗楚把它扔出來探路的。黃巢正在驚疑，房裡接著又竄出一條黑影，直奔別館大門。黃巢來不及攔截，只得飛步緊跟上去，大喝一聲：

「程宗楚往哪裡逃，黃巢在此！」

人隨聲到，刀隨人到。程宗楚剛要邁步出別館，聽到黃巢二字，猛然一驚。驚魂未定，只覺得腦後嗖地一道寒氣襲來，連忙將頭一偏，但右耳已削了一半，鮮血直流。程宗楚戎馬生活二十來年，些須創傷已是家常便飯，他就勢猛力向後踹了一脚。黃巢早有準備，側身讓在一旁。程宗楚那一脚沒有踹著黃巢，卻踹著別館那扇高丈許用數寸厚的櫟木板做成的大門。那大門受了這一脚，門樺咔嚓一聲折斷，整扇大門便轟隆倒地，將鋪地的火磚也砸碎幾塊。程宗楚果然勇力非凡，人要挨上這一脚，還有命嗎？

程宗楚依仗這一脚蹬力，蹭地跳出數丈開外，來到別館前的廣場上。然而，他立脚未定，便聽得一聲斷喝：

「小將林言在此，程宗楚留下頭來！」

聲音未落，一柄長劍已像長蛇一般纏上身來。程宗楚只覺得全身發怵，前有林言擋路，後有黃巢追逼，如何是好？戎馬二十年，他還沒有在戰陣上打過怵，今天眞是遇上厲害對手了。悔不該晚上貪片刻歡娱，疏於防範。如今，身邊連一個衛卒也沒有，全叫殺散了，周圍盡是他們的人……

程宗楚一打怵、遲疑，肩上冷丁又中了一刀。這是黃巢從背後砍來的。程宗楚身上、頭上帶有數十處刀傷，他一向是帶傷廝殺，能打惡仗的。然而，這一刀砍得太重了，將他的一隻左臂，從肩胛處直砍得垂吊下來。程宗楚自知單臂已無法對付這兩員虎將，更無力殺出重圍，逃出長安，回到鳳翔老營去。他兩眼射出灼灼逼人的仇恨之光，猛一轉身，盯住星光下巍然站立在他面前的黃巢，突然一揮右臂，將手中刀向黃巢擲去。黃巢想不到他要扔刀，急要躲時，頭剛一偏，刀刃已擦身飛來，將肩上削了一塊皮肉。那刀噹地飛到別館門楣上，直插入門楣幾寸深。

程宗楚已經赤手空拳，黃巢、林言以及衆義軍士卒正要蜂擁而上，捉活的。不等衆人攏身，只聽得大喝一聲，程宗楚猛力一頭向身邊一棵大樹撞去。那是一棵香樟，怕有水桶粗細，竟被霍啷一聲，攔腰撞折，程宗楚自己也腦漿迸出，死於非命。

黃巢上前，踢了那屍身一脚，說：「便宜了這賊子，活捉了，要凌遲處死。」

衆侍衛見黃巢肩上流著血，忙上前爲他包紮，黃巢卻說：

「只擦破一點皮，不礙事。」

侍衛一面包紮，一面吐著舌頭說：「都現出肩胛骨了，還說不礙事。」

林言上前，高興地說：「舅舅，好久沒看見您這麼打仗了。」

黃巢也開心地笑了，點頭說：「是呀，大半年沒打過仗了吧？這一仗打得眞痛快！」

長安四門都被義軍堵住了，眞是關起門來打狗。那些正在做著黃金夢、美人夢的官軍，萬萬想不到逃竄出城的義軍，才大半天工夫，又趁夜掩殺回來。這時他們才明白，義軍並非眞的逃竄，而是用的狡計。這些官軍將士有的來不及抵抗，就被旋風般還襲入城的義軍殺死了，有的拿起武器來抵擋、拚殺，但是身上纏著很重的搶掠來的金銀財寶，戰不能戰，走不能走，只有白送了性命。

數萬入城官軍，十死八九，行軍司馬唐弘夫也死於亂軍之中。比及天明，義軍已大獲全勝，長安城又回到了義軍手中。

然而，長安城內的廝殺並未就此結束。義軍將士想到昨天佯退出城時，長安市民站在牆頭屋背，揭瓦襲擊義軍的情景，便火冒三丈。有些被打破頭的軍官、士卒，現在頭還包著，傷口還痛。沒被拿刀的官軍殺傷，卻被助官軍的刁民打傷，心怨如何得平？他們紛紛尋到昨天挨磚頭瓦片的地方，追殺那裡的刁民，以洩心頭之憤。

就連黃巢的侍衛，也找到昨天襲擊鑾輿的那幢宅第，搜尋那幾個膽大包天的紈袴子弟。那幾個紈袴子弟已經不見踪影，侍衛們只好殺了那教子爲惡的戶主了事。

翰林學士皮日休是文官，夜襲長安，打仗廝殺，沒有他的事。他在灞橋鎭一家民舍裡，安然睡到天明，得知還襲大捷，全殲了入城官軍，長安城又回到了義軍手裡，這才帶了隨從，騎馬上路，回長安城去。

皮日休一騎行到灞水橋，見河西岸有幾個人鬼鬼祟祟，見了來騎，想過橋又怕過橋的樣子。皮日休心裡疑惑，策馬向前，走到西橋頭，突然躍身下馬，抽出腰間佩劍，對著讓在路邊的那幾個人喝道：

「你們是什麼人，老實道來！」

那幾個人惶恐地說：「我們是過路的百姓。」

「哼，過路的百姓?」皮日休命令隨身侍衛，「上去搜搜。」

侍衛上前搜查，每個人身上都搜出許多金銀財物，只是沒有刀劍。

「過路百姓哪來這許多金銀財物，你們是逃散出城的官軍吧?!」

那幾個人見隱瞞不住，連忙磕頭求饒：「義軍大人饒命，我們只是普通士卒，以前也是窮苦百姓，被強拉來當兵的。金銀財物全交給大人，只求大人發我們一點盤纏，好回老家。」

侍衛聽說是官軍，激起心頭仇恨，抽刀就要結束他們的性命。皮日休連忙攔住說：

「當兵也是無奈，放他們一條生路吧。」

皮日休叫侍衛發給他們少量路費，收拾起多餘金銀。那幾個官軍士卒得了性命，磕頭叩拜，千恩萬謝而去。

幾個侍衛欽佩地說：「想不到翰林學士大人一個讀書寫詩的人，還有這般武略。」

皮日休笑道：「我只不過唬一唬這幾條漏網之魚、驚弓之鳥，哪裡上得眞正的戰陣?」

皮日休一行繼續策馬趕路，進得城來，只見雖是大白天，店舖卻依然關門閉戶。街上東一灘血，西一灘血。倒在血泊裡的死屍，大都是官軍士卒，也有一些義軍士卒和長安百姓，都還沒有收斂。幸虧是早春季節，氣候寒冷，如果天氣轉暖，穢氣蒸騰，豈不要釀成一場瘟疫?大齊皇帝進城之後，怎麼沒有及時派人打掃戰場呢?「野死不葬鳥可食」，然而，這不是在城外野地裡，而是在人煙稠密的長安鬧市上啊。

皮日休一面緩轡而行，一面留心察看街道兩旁，沿途也不見一張安民告示。心想：難怪長安百姓關門閉戶，不敢開市。

正走著，突然長街那頭一人倉皇奔逃，幾個義軍執刀在後緊緊追趕，口裡大叫：

「抓住他！」

皮日休和侍衛都以爲義軍在捉拿還散在城裡的官軍游勇，幾個侍衛不等皮日休開口，已經上前攔截，頃刻將那人捉到皮日休馬前。

幾個侍衛又仿前例，先遍搜那人周身，卻不但沒有搜到兵器，也沒搜到金銀財物，侍衛們奇怪地說：

「這個官軍倒沒有搶什麼東西。」

那人撲通跪到地上，哀求說：「大人，我不是官軍，放了我吧。」

皮日休說：「不是官軍，你跑什麼？」

那人聽馬上說話的人，聲音好熟，抬頭一看，眼裡射出驚喜的目光，叫道：

「博士，您不認識我了？我是西京酒家的唐麻子呀。」

皮日休舉目細看，那人一臉坑坑凹凹，果然是西京酒家的老闆唐麻子。別看他樣子不起眼，人卻聰明，手也靈巧。他原是一個擺攤賣燒餅的小販，以後見胡食時興，便學著做胡餅（一種羊肉餡的油餅），釀葡萄酒。做出來的酒食極肖西域風味，生意興隆，逐漸蓋起門面，雇了夥計，辦起了西京酒家。皮日休常上他店裡喝酒，所以認得。不等皮日休細問，追趕的義軍已到馬前，躬身行禮說：

「不是博士攔住，不定讓這賊跑了。博士把他交給我們處置吧。」

皮日休笑著說：「諸位誤會了，這人不是官軍，是一家酒店的老闆。」

那幾個追趕的義軍士卒說：「我們也沒拿他當官軍。可恨這賊卻比官軍還可惡，昨天我們佯退出城時，聚集一夥人從牆頭屋背上擲磚頭瓦塊打我們。」這士卒指著自己包裹著的頭說，「一磚頭把我的頭砸了個大窟窿，差一點沒送了性命。不殺了這賊，難消心頭之恨。」

「博士明鑒，砸磚頭的不是我，是聚在我酒店裡的一夥食客。」唐麻子連忙辯解。

「你們看準了，是這麻子砸你們的嗎？」皮日休問。

那士卒想了想，似乎昨天站在牆上砸磚頭的，並沒有滿臉大麻子的人，便說：

「你說你沒有砸，你把那砸了我的酒客找了來，我便饒了你。」

唐麻子哭喪著臉說：「我一天接待成百上千的顧客，上哪兒去找那個砸了爺們的人呀？」

「事情是在你酒店門前發生的，找不來那砸我們的人，我們便燒了你的酒店，殺了你這賊子！你們是串通一氣，和官軍一心的！」

說罷，那士卒揮刀就砍。皮日休騰地跳下馬鞍，忙拔劍攔住，說：

「且慢！你們知道義軍禁妄殺人的軍令嗎？」

提起軍令，那幾個義軍士卒變得理智些了，都垂手回答：

「知道。」

「他既未砸擊義軍兄弟，嫁禍於他，便是妄殺人，這就違了義軍的軍令。殺人者當抵命，懂嗎？」皮日休嚴厲地說。

幾個追殺唐麻子的士卒，被皮日休曉以軍令，說得啞口無言，只得放了唐麻子，悻悻地走了。一面走，一面彼此嘟囔：

「算這麻子造化，碰上了皮博士這菩薩心腸的人。」

「唉，總說『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我們是兵碰到秀才，一聲軍令口難開呀。」

……

唐麻子伏在地上直磕頭，千恩萬謝，感謝皮日休救命之恩。一定要皮日休枉道西京酒家，去喝幾盅新

釀的葡萄酒。他說，店裡新近雇請了幾個西域師傅，新製佳釀是道地的西域風味。

皮日休說，禁妄殺人是義軍的軍令，此事不必專門謝他。眼下有要事在身，喝酒的事改天再說，西京酒家日後有機會登門的。

唐麻子走了，皮日休上馬，繼續趕路。走到東市，才稀稀拉拉看見一些擺攤子做小買賣的人。市面冷落的景況，和半年前義軍初進長安時，長安市民夾道歡迎的熱烈氣氛，形成鮮明的對照。他覺得心裡有許多話，要及時面見黃巢陳奏。

他要面見黃巢，請黃巢以大齊皇帝的名義，即出一個安民告示，重申禁妄殺人的軍令。非有眞憑實據確係助進城官軍爲虐者，不得捕殺。

還要勸諫黃巢，趁這次誘敵深入，還襲掩殺，大獲全勝的機會，御駕親征，率領義軍，剿滅關中地方藩鎭的頑軍。不然，長安就難以長治久安。……

前面到了十字街口，往北走是大明宮，往南走是他寓居的昌平坊。皮日休下了馬，將繮繩交給隨從，囑咐他們：先回寓清理住處，餵餵馬。

然後，轉身向北，徒步投大明宮去。

# 二十四

大明宮西南緊鄰著唐朝故宮太極宮，太極宮南面有皇城緊緊相連。宮城皇城都有高牆圍繞，以與市廛里坊隔絕。朝廷官署都設在皇城之內。

黃巢建大齊政權之後，依唐舊制，帝駕居於大明宮，官署也設在皇城內，太極宮仍閒置著。

這一天，宰相尙讓去尙書省理事，肩輿進了皇城的南正門朱雀門，順著承天門街往北走，快到尙書省衙，遠遠便見衙前聚著一夥人。

尙讓心裡不大高興，心想：畢竟是新朝甫建，什麼都還沒有立出個章程。尙書省是掌管朝廷政務的首腦機關，豈容閒人圍聚喧嚷？那些門卒一個個也太不曉事，竟不驅趕衙前圍聚的人群！

侍衛們看出尙讓不悅之色，不到衙門口就大聲吆喝：

「閃開，閃開，宰相肩輿到！」

聚觀的是尙書省及其他官署的一些屬吏，守衛尙書省的一些門卒也夾在裡面看熱鬧。衆人見尙讓肩輿到，閃開一條路來，但並不散去，肩輿只能在人巷裡艱難穿行。尙讓坐在肩輿上，眉頭皺得更緊了：成何體統！要是唐朝的宰相來衙，轎前是「肅靜」、「迴避」的牌子，淨鞭老遠噼啪亂響，有人擋道，侍衛立即擒下問罪。這些人簡直不把我這個大齊王朝的宰相放在眼裡！他似乎還聽見人叢中隱隱有嗤笑之聲，咦，這些人是不是因我有龍尾陂之敗，致使程宗楚等率領官軍攻進長安，而小看了我？……

想到這裡，他不能自制了，厲聲喝道：

「嘯聚一起，意欲何爲？怎麼還不散去！」

宰相動了怒，聚觀的屬吏才陸續散去，各歸衙署，門卒長才跪在肩輿前稟報：

「大人，尚書省大門上，一早發現一首反詩。」

一聽「反詩」，尚讓令侍衛歇下肩輿，他下了轎便登登地邁步上台階。果然，大門上題詩一首，寫道：

自從大駕去奔西，
貴落深坑賤出泥。
邑號盡封元諒母，
郡君變作士和妻。
扶犁黑手翻持笏，
食肉朱唇卻吃齏。
只有一般平不得，
南山依舊與天齊。

尚讓冷笑一聲：好大膽，反詩竟然寫到尚書衙門的大門上來了！他命書吏記下反詩，又命門卒用水洗盡門上字跡，然後進衙理事。

尚讓面對案上的文牘，心卻靜不下來。好惡毒的黑詩！切齒咒罵「貴落深坑賤出泥」的乾坤扭轉，深惡義軍中這些「扶犁黑手」掌朝綱持象笏，哀惘昔日貴胄富豪的「食肉朱唇」再也不能餐餐酒肉，而只能吃菜末子了。

這首黑詩是什麼人寫的呢？皇城之內重門深院，各門又有士卒把守，外人很難進來，這黑詩很可能就是尚書省的屬吏和門卒寫的。這種人「身在曹營心在漢」，和義軍並不一心，他們每日進出尚書衙門，又有作案之便，這反詩出自此等人手可能性最大。

然而，也不能排除外面人作案的可能性。皇城雖有門卒把守，但門禁遠不像昔日皇城那樣森嚴，百姓糾紛投訴，市民扭送隱藏於里坊的唐朝劣吏，常常進出朱雀大門，壞人混進來題寫反詩也非難事。

題寫反詩爲官軍富豪張目，嘲罵義軍，其罪可殺。而把反詩題到尚書省衙大門上，更是罪不容誅，必須徹查！

東不題，西不題，偏偏題到我尙讓署理政事的尙書衙門上，這矛頭不是明明對著我尙讓來的嗎？龍尾陂之敗，至今蒙羞，各種非議之詞耳畔時有所聞，不藉此事整治整治那些膽大妄爲的小人，如何立威？我這宰相以後還怎麼當下去？

尙讓決定從身邊的屬吏和門卒整治起。過了幾天，他將尙書省的數十個門卒召到面前，几案上置一大盤墨汁和一大張紙，對門卒們說：

「你們到尙書省來守門快半年了，我還不能一一叫出你們的名字。有的能叫出名，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幾個字。往後朝中各官署需要屬吏日多，難免要從你們當中補選。你們都把名字寫下，留在我這裡，以後補選官吏好用。」

門卒們聽了，並不生疑，會寫字的，踴躍上前，紛紛在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尙讓命他們站在一起。那些不會寫字的門卒，此刻抓頭撓腮，乾著急沒有辦法，只恨爹媽沒讓自己讀幾年書，往後得不到進身的機會。尙讓命那些完全不能動筆寫字的門卒，又另站一旁。然後命身邊的親信侍衛引那些會寫自己名字的門卒下去，留下的羨慕地望著他們離去，只當他們要去補官了。

其實，外面早已佈置好別營調來的軍隊，一到別院，馬上將這些會寫字的門卒捆縛起來，連同尙書省中那些信不過的屬吏，全部處死。

清理了內部，又在長安城裡搜索會寫詩的人，捉到之後，也以題反詩罪殺頭。

尙讓在長安城裡捕殺詩人一事，驚動了義軍營裡的詩人皮日休。尙書省南門上那首反詩，皮日休也聽說了。他對這首反詩以及題寫反詩的人，和廣大義軍將士一樣同仇敵愾。但尙讓藉反詩事件如此大量殺人，皮日休卻隱隱覺得其中夾雜有個人意氣，他是想藉此事立威，一洗前月兵敗之辱，也好堵住他人議論之口。

這些話皮日休只能放在心裡，不便明言。一則自己便是詩人，寫詩的朋友又多，事涉反詩案件，多說話難免有嫌。二則這些話說給誰聽呢？直接說給尙讓聽，固然不行。說給黃巢聽，請黃巢出面制止濫殺的行爲嗎？近來，自己在黃巢面前進諫太多了，黃巢並不肯聽。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百姓謂之「洗城」。皮日休勸諫，黃巢說，磚頭瓦礫都砸到我的鑾輿頂上來了，不殺一批助官軍的頑民，何以威服長安？博士菩薩心腸只會助長頑民氣焰。

勸黃巢乘復入長安，全殲程宗楚、唐弘夫數萬衆之捷，御駕親征，率軍蕩平關中諸鎭所餘官軍。黃巢也不以爲然，認爲鄭畋主力被殲，關中其餘官軍已不足道，用不著御駕親征。新朝甫建，皇帝常離京都，會使人心動盪；以義軍之威，坐鎭長安，傳檄可定天下。

既然意見不被採納，多說又有何益？

想到這些，皮日休心情鬱悶，信步上街走走，散心釋悶。皮日休以前雖曾寓居長安多年，但至親好友不多。任唐朝太常寺博士的時候，他常去西市柏氏酒店飲酒，收集龜茲樂譜。以後貶謫毗陵，柏枝姑娘隨行，並結爲夫妻。豈料毗陵任上爲奸人所害，皮日休被逼投身義軍，柏枝姑娘投井身亡。消息傳到長安，柏氏老爹心傷女兒之殤，又怕受株連，關了柏氏酒店，悄悄離開長安，返回西域。等到皮日休隨義軍攻進長安，造訪柏氏老爹，已是人去店空，只好歎息一番。

走走行行，皮日休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這人雖尙未謀面，但已經神交。聽說他進京趕考，因兵亂考試未成，滯留長安。而今因反詩事件，尙讓正在長安城中大索能寫詩的人，他的處境必然艱難，危難之中似

乎應助他一臂之力。

此人姓韋名莊，字端己，唐宰相韋見素之後，唐朝大詩人韋應物的四世孫。然而，他自己卻尚未顯達，四十多歲才中了個舉人。雖已經以詩詞名世，但尚未登上仕途。他心高氣傲，自以為是書香世家子弟，恥以幕僚入仕，硬要求個進士的正經出身。

皮日休根據一位故人提供的線索，也不帶隨從，獨自向韋莊蟄居的嘉會坊走去。

皮日休住的昌平坊在長安城東，位於東市南的第三個里坊。韋莊蟄居的嘉會坊在長安城西，位於西市南的第三個里坊。長安街道、里坊東西南北規規整整，而且對稱。所以沿著昌平坊門前東西向的橫街，端直西走，便可到嘉會坊。中隔七個里坊，十幾里長街，路不算近，皮日休本來可以騎馬去，但怕一向心高氣傲的韋莊因此見嫌，還是安步當車。

韋莊久病初癒，身體尚未完全復元，但近因反詩事件，城內風聲日緊，正督促家人整治行裝，打算離開長安。此刻隨侍他的，是長安鄉下杜陵老家帶出來的一個老僕。韋莊一面清理書卷，一面問老僕：

「罈子裡還剩多少米，都裝進行囊了嗎？」

韋莊雖然出身世家，到他父親的一代卻已經式微。他四十幾歲才中了個舉人，尚未入仕，生活一直不很富裕。他又少孤，當家早，一直是既治琴棋書畫詩酒花，又管柴米油鹽醬醋茶。俗人嗤笑他秤薪而爨①，數米而炊，譏為慳吝。老僕卻知道他素來生活儉約，整治行裝的時候，把剩下不多的一點米也帶上了。而今主人問起，他便立即回答：

「還剩一、二升米，都裝進行囊了，不勞老爺操心。」

韋莊又問：「剩下的柴呢？」

就連向知主人儉約的老僕，也覺詫異了：「剩下一捆柴，約摸有三、四十斤，也要帶走嗎？」

「柴太笨重，當然無法帶走。不過，也不能白扔了，可留給房主人，少許抵一點房錢。」

老僕答應下來，又去收撿四壁黏貼懸掛的詩稿。韋莊客寓無長物，滿壁黏貼懸掛的這數十首詩作，算是他身邊的財富了。所以，韋莊愛惜，老僕也愛惜。老僕正在收撿詩稿，門外響起咚咚的敲門聲。

老僕連忙前去應門，一會兒關上門又急忙返回內室，對主人說：

「來人自稱詩人皮日休。我好像聽主人說過，此人投了義軍，在黃巢的新朝裡做官。老爺見不見他？」

「這個時候，皮日休來做什麼？」韋莊沉吟一下，終於說：「請皮博士進來相見，就說我久病尚未康復，不能出門迎接。」

老僕聽主人說請皮日休相見，先不去傳話，又急急收撿壁上尚未摘完的詩幅。他怕這些詩稿給主人帶來災禍，也許皮日休正是來查反詩的。韋莊卻說：

「別再收撿詩稿了，去請皮博士進來吧。」

「這……」

「怕什麼？壁上沒有幾幅詩稿，還像我韋莊的寓所嗎？」

老僕只好去門前引皮日休進來。兩人見面，互致寒暄，皮日休還特別關切地問起韋莊的病情。韋莊只說感染時疫，近已漸癒。

皮日休來嘉會坊的路上，默念著韋莊那些爲世人傳誦的清麗纏綿的長短句，諸如：「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憑闌干，想君思我錦衾寒。　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等等。心想：韋莊一定是一個風流倜儻的才子。現在見面，仔細打量，只見他身材不高，貌不出衆，衣不入

時，就像一個關中平原的鄉下人。很難想像，那些爲時人傳誦的清詞麗句，就出自這樣一個人之手。

韋莊也在打量皮日休。他曾想，《皮子文藪》裡那些針砭時弊的詩文，那樣鋒利峻刻，以後皮日休又投身黃巢營壘，這樣一個人一定桀驁鋒利。然而，此時站在他面前的皮日休，卻是風流儒雅，甚至可以說慈眉善眼。

皮日休首先注目壁上的題咏，其中〈嘉會里閑居〉寫道：

豈知城闕內，
有地出紅塵。
草占一方綠，
樹藏千古春。
馬嘶遊寺客，
犬吠探花人。
寂寂無鐘鼓，
槐行接紫宸。

說實在，皮日休更喜歡那種直面人生，凝重入世的詩風。然而讀了此詩，卻不得不佩服詩人白描寫意的功力，疏淡的幾筆，勾勒出一幅多麼清幽的圖景！不事雕琢，不使詭譎，出乎自然。不禁脫口讚道：「好一幅超塵脫俗的圖畫！端己兄向以長短句名世，想不到詩也出神入化，竟和端己兄的長短句一樣清麗。」

韋莊讀過皮日休的《皮子文藪》，粗讀，不免覺得爲文太實，直而且露，文采不足。細讀，方知文如橄

攬，頗耐咀嚼玩味。詩文之中甚多獨到精闢的見解，堪稱文以載道之佳作。他自己喜歡清麗的風格，但也不得不承認凝重也是一種美。他不喜歡寫那種嚴峻凝重的文字，也深知那些注重文以載道，因文見道的人，有一種偏見，往往目清麗纏綿的文字爲「月露風雲，雕鏤爲工」，頗有輕視的意味。所以，此刻他聽到皮日休對〈嘉會里閑居〉詩的讚揚，心裡格外高興，頃刻間兩人感情的距離縮小了，不覺也謙遜地說：

「小弟之作，往往文勝而理弱，詞繁而義儉，無甚深意。不像襲美兄文章義理，偉論卓識。」

皮日休調侃地說：「只是自義軍攻占長安之後，就擾了嘉會里的清靜，此地怕難以出紅塵了。」

皮日休一句話引起韋莊許多感慨：「是呀，庚子年臘月初五那天，我正在門前餵籠裡的鸚鵡。忽然看見門外塵頭大起，金鼓齊鳴，左右鄰里都倉皇走出門察看動靜。長街上一隊隊的人携兒帶女，背著細軟向西逃難，都說：僖宗皇帝已經紫蓋西南行，蒙塵入蜀，黃巢的軍隊馬上就要進城了。一些冠蓋整齊正準備去上朝的大臣，還駐足長街心下猶疑，以爲這些流言不足憑信。然而，過不多久便見白旗匝地而來，黃巢的隊伍萬馬奔騰而至，彷彿雷聲從地湧，又像轟轟乾坤動……」

韋莊的眼睛裡射出一種異樣的光芒，彷彿當時的情景就在眼前。皮日休也被他的敍述感染了，說：

「端己兄，你敍述得活龍活現，生動極了。你既親眼見義軍入長安的宏偉場面，怎麼不把它寫出來呢？以兄生花的妙筆來敷陳此千古盛事，定成傳世之佳作。」

「現在兵荒馬亂，無暇巨製。將來我要寫的，要寫一首古往今來最長的詩篇，記敍我在長安的這一段難忘的見聞。」韋莊的目光暗淡下來，「我還要寫朝廷的腐敗無能、倉皇失措，官軍的乘亂搶劫、燒殺，我也要寫黃巢軍隊的濫殺無辜、長街踏盡公卿骨……」

「哦?!」皮日休驚愕了，不覺用審視的目光打量韋莊，似乎要重新認識他。看來他不盡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婉約綺靡的詞人……

「史詩般的長篇巨製來不及寫，短章我還是寫了幾章，補壁的這幾首，就全是庚子年冬大駕幸蜀後的近作……」

老僕在身後牽韋莊的衣襟：「老爺……」

韋莊回過頭來，問：「何事？」老僕卻不說話，只是眼裡流出擔憂的目光。韋莊沉浸在自己言談的意緒裡，並不理解老僕的心情，卻說：

「我和皮博士談詩，不須伺候，做你的事去吧。」

皮日休舉目牆上，就在〈嘉會里閑居〉旁邊，懸著一首〈立春日作〉：

九重天子去蒙塵，
御柳無情依舊春。
今日不關妃妾事，
始知辜負馬嵬人。

對童昏的倉皇出逃，不無同情之意，這是使皮日休皺眉的，然而，論事畢竟還有幾分公允：

「是呀，天寶年間安祿山倡亂，長安失陷，玄宗避蜀，行至馬嵬坡，六軍不發，只好殺了楊貴妃以謝天下。後世人爲玄宗諱，將楊貴妃稱爲禍水，把誤國的罪責一攬子推到一個女人身上。今天黃巢將軍起義兵，倡均平，爲百姓，自然不能與安祿山相類比，而僖宗的玩樂昏庸，較之當年的玄宗更過十倍。今日童昏身邊並無楊貴妃式的寵妃，可見興亡不關妃妾事，當年枉殺楊太眞……」

皮日休的話還沒說完，門口一個清脆的聲音，將他中途打斷：

「禍從口出！禍從口出！」

皮日休詫異地轉過頭去，韋莊也倏然注目，如有所警醒。原來，老僕將已經收進簍子，打算與行裝一擔挑走的一只鳥籠，又提了出來，掛在門前，此刻，他正調教籠裡的鸚鵡。「禍從口出」，便是鸚鵡叫出來的。

皮日休微微一笑，繼續看那牆上的題詠，看到〈辛丑年〉的一首，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

九衢漂杵已成川，
塞上黃雲戰馬閑。
但有羸兵塡渭水，
更無奇士出商山②。
田園已沒紅塵裡，
弟妹相逢白刃間。
西望翠華殊未返，
淚痕空濕劍文斑。

辛丑就是今年的干支，這首詩是韋莊的今作了，看來咏的便是義軍佯退出城，又殺回長安，全殲入城官軍這場戰事。他絲毫不爲義軍的勝利歡欣，卻在盼望有奇士出商山，來收拾亂局。更有甚者，還西望唐天子的翠蓋返回長安！皮日休的臉色變得嚴峻起來。

韋莊敏銳地看出皮日休臉色的變化，冷笑一聲，孤傲地說：

「聽說你們正在城裡搜捕題反詩的人，我這首〈辛丑年〉大概也要被目爲反詩，我這個寫詩的人恐怕也在搜捕之列吧？」

皮日休不客氣地說：「你這首詩如果也悄悄題寫到大齊朝尚書省的大門上去，無疑便是一首反詩，尚讓將軍要抓了你，我還不好為你說話。不過，你畢竟是個人咏懷之作，你還肯拿出來就正於我這個大齊朝的翰林學上，此事便又當別論了。」

韋莊默然，孤傲抗世之色稍解。

「端己兄貴庚？」

韋莊不知道皮日休為什麼突然問起自己的年齡來，但還是如實回答：

「小弟丙辰年生，虛度四十五個春秋了。」

「日休甲寅生人，如此說來，還長你兩歲。都是年近半百的人了。」說到這裡，皮日休長歎一聲，「皮某一生坎坷，咸通八年三十三歲的時候，還中了個進士。以端己兄大才，卻年近半百，功名未就。唐天子童昏無能，朝政腐敗，不能選賢任能，端己兄還望他做甚？」

韋莊說：「聖賢有言，『君為臣綱』。主上雖然年幼壅蔽，到底還是唐朝天子，韋家世為唐臣，代受國恩，怎能不歸依於彼？」

皮日休懇切地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端己兄祖上雖然出過仕唐的大臣，但早已衰微，而今更純然是杜陵一布衣了，還談什麼代受國恩？況且俊傑擇主而仕，好鳥揀枝而栖。而今大齊皇帝當代豪傑，率義兵百萬入主長安，倡均平於天下，解百姓於倒懸。端己兄何不與皮某一起，輔弼大齊皇帝，一統天下？」

韋莊沉吟說：「先生有毗陵之難，不得不歸依黃巢。韋莊村野一布衣，天不收地不管，四極可遨遊；山不窮水不盡，我不願鋌而走險。」

皮日休一想，也對。當年在毗陵，若不是酷吏王回把自己逼到家破人亡，有國難投的地步，自己也不會輕易參加義軍。於是，不再相強，只是試探著問：

「有朝一日，僖宗就擒，藩鎮剷平，大齊皇帝一統天下，四海承平。那時候，端己兄也拒不仕大齊嗎？」

「眞有這麼一天嗎？到時候再說吧。」

說到這裡，外面突然響起雜沓的脚步聲和喧亂的人聲。皮日休警覺地說：

「也許義軍士卒搜查到嘉會里來了。先生這四壁題咏有些不便，快情尊僕收撿起來。你我二人且到門前看鸚鵡去。」

老僕不等韋莊吩咐，已經慌忙入室摘收牆上尚未收盡的題咏。韋莊也只好跟著皮日休來到門前，皮日休不慌不忙地打開大門，然後安詳地入神看著門樓裡鳥籠中那隻羽毛斑斕的鸚鵡。

韋莊聽著隔壁咚咚的撞門聲，大喉嚨的喝斥聲，心裡忐忑不安，哪有心思看鸚鵡？只魂不守舍地站在一旁。皮日休卻若無其事地說：

「往日讀本朝段成式先生撰寫的《酉陽雜俎》云：『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瞼向上，獨此鳥兩瞼俱動，似人目。』對此記載，我一向將信將疑，卻一直沒有機會檢驗。今日我倒要好好瞧瞧這隻鸚鵡……」

雜沓的脚步聲越響越近了，皮日休見韋莊惶悚、木然地站立一旁，忙招手喚他：

「端己兄，來、來，看看這隻鸚鵡是不是四趾齊分。」

韋莊會意，這才走過去，和皮日休一起把頭湊近鳥籠，察看鸚鵡的脚趾。那鸚鵡受了驚，在鳥籠裡跳上跳下，韋莊又心不在焉，哪裡看得清楚鸚鵡那幾個細小的脚趾？皮日休卻很快看清了，高興地說：

「果然，鸚鵡和別的鳥不同，別的鳥趾，前三後一，鸚鵡鳥趾卻四趾平齊分開。《酉陽雜俎》所載不謬！」

這時，一隊執行搜捕任務的義軍士卒過來了，他們還沒進宅，首先聽見了皮日休大聲說話的聲音。於是，在門前站住，爲首的小頭目行禮問訊：

「皮博士在這裡看鸚鵡。」

皮日休回過頭來問：「你們到此何事？」

「奉尚讓將軍令，爲尚書省門上『反詩』事，搜捕長安城裡寫詩的人。」

「哦，我這位朋友正能寫詩，是不是要帶去尚書省審問？」

「既是皮博士的朋友，想必不是外人，那就不必麻煩了。博士自看鸚鵡。」

皮日休笑著說：「衆位兄弟也來見識見識，這鸚鵡鳥和別的鳥不同，四個脚趾都是朝前的。」

「有這樣怪事？」幾個義軍士卒圍上前來看，都嘖嘖稱奇說，「今天算長了見識。」

韋莊此刻也神情自若了，說：「也許這隻鸚鵡只是碰巧偶合，是否天下鸚鵡都四趾朝前，平齊分開，還要多看幾例。」

衆人都說有理，這事放在心中，以後見了鸚鵡都要看看牠的脚趾。衆義軍士卒看罷鸚鵡，自到別處搜查去了。

韋莊見義軍士卒遠去，這才感激地說：「若非襲美兄相救，險遭不測。襲美兄恩義，終身不忘。這倒使韋莊想起一個鸚鵡救火的傳說。——」

皮日休說：「願聞其詳。」

韋莊娓娓敍述起來：傳說有一鸚鵡飛栖他山，山中禽獸以牠爲珍禽，都厚待牠。牠想：此地雖然快樂，終非故園，便告辭離去。過幾天，山中忽生大火，鸚鵡遙遙望見，連忙飛到溪裡，打濕羽毛，再飛到著火的林區，洒水滅火。天神見了，說：「你雖有志滅火，片羽滴水，何濟於事？」鸚鵡說：「我也知道，憑這兩張翅膀蘸水，難以滅火。然而，我曾僑居此山，多受厚待，彼此同類，皆爲兄弟，不忍見葬身薪火而不救。」天神嘉其德義，並爲牠濡羽滅火的勇敢行爲感動，助牠滅火。山中禽鳥百獸因而得救。

故事講完，韋莊說：「襲美兄以文會友，一見如故，不忍見物喪同類，所以濡羽相救，不也和這故事相通？」

「相通固然相通，但不盡相同。」

「有何不同？」

「不只是以文會友，怕傷同類。我胸中還另有大算呢！」

「哦，大算？」

「對，大算！端己兄詩詞婉麗，國之瑰寶。雖一時不能爲義軍所用，但一旦天下定於大齊，終當捐棄對義軍的各種偏見，與皮某共輔黃王。皮某今日之舉，不只是爲文友義氣，也是爲他日平定天下後的大齊王朝預攬人才！」言訖，皮日休縱聲大笑。

韋莊始則目瞪口呆，心裡暗暗佩服皮日休胸有丘壑，比自己高出許多，終於苦笑說：

「只怕將來辜負了襲美兄。」

「不會的，不會的！」皮日休自信地說。又問：「端己兄似在收拾行裝，欲歸杜陵？」

「不，不想回杜陵老家蟄居。」杜陵雖在長安城外鄉下，同處義軍兵威之下，兵燹所及，仍難保安寧。但韋莊沒有明白說出這層意思，頓了一下，又說：「江南風光旖旎，久思一開眼界，此次欲遠遊江南，以償素志。」

「老兄從小在關中長大，還沒有去過江南吧？那是一個迷人的好地方，不可不遊。我倒曾數遊江南，至今還魂牽夢縈。」皮日休說到這裡，竟忘情地吟哦起白居易的〈憶江南〉詞來：

**江南憶，**

最憶是杭州。
山寺月中尋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頭，
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
其次憶吳宮。
吳酒一杯春竹葉，
吳娃雙舞醉芙蓉，
早晚得相逢。

吟罷，皮日休說：「到了江南，見了江南的旖旎風光，以端己兄清麗秀逸的筆墨，一定可以寫出能與白樂天〈憶江南〉相比並的好詞。」

「如此說來，我更該束裝早行，一睹江南風光為快。只是城中搜捕正緊，像我這樣的白面書生，出城怕不容易吧？」韋莊聽了皮日休的吟哦，受了感染，心情振奮起來。可是想到出城困難，又不免惴惴不安。

「嗯，像你這樣的白面書生，眼下出城是怕不易……」

皮日休沉吟起來：近來數諫黃巢不聽，自覺逗留在京無益。東面黃鄴、黃揆、朱溫率領的義軍，已占領華州、同州（轄今陝西大荔、合陽、韓城、澄城、白水等縣地）等地，並置官設治，不如東出潼關，到同州一帶巡視巡視。此事已面陳黃巢，並獲准允，只是未定何日啟程。何不近日就走，韋莊夾雜在隨侍人員之中，出城也就免了盤詰。

皮日休將這個主意告訴韋莊，韋莊欣然同意，並感謝他關照之情。兩人約好，當天下午韋莊帶了行囊到昌平坊皮日休寓所去，第二天一早上路出關。

皮日休辭別韋莊，回昌平坊去。韋莊站在門首，遙望皮日休漸漸消失在人叢中的背影，輕輕歎息：「一副詩人的赤誠、熱忱心腸，只可惜身陷賊營，污了一生清白……」

韋莊回到宅內，適才那種憂慮惶悚之感一掃而光，只覺得一身輕鬆，病也彷彿完全好了，眞有漫卷詩書喜欲狂的心情。

關中尙餘料峭春寒，江南當是鶯飛草長，雜花生樹的季節了吧？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啊……

【注釋】

① 爨：燒火煮飯。

② 商山：在陝西商縣東南，地形險阻，景色幽勝。秦末漢初，東園公等四老人隱居於此，號「商山四皓」。

## 二十五

唐僖宗在漢中住了月餘，陸續來從的朝臣，各地來護駕的兵馬漸多。而漢中地方褊狹，錢糧不豐，距離義軍又近，不是長住的好地方，決定駕幸成都。

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正月，車駕從漢中出發，經古棧道，過劍門。大劍山，小劍山峰巒連綿，下有隘路如門，故名劍門。世稱「劍門天下險」。三國時諸葛亮在這裡開鑿閣道，成爲川陝間主要通道。唐於此設立劍門關，派兵戍守，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鑾輿過了劍門關，唐僖宗和扈從群臣都鬆了一口氣，現在可以不懼黃巢的追兵了。

又走了四、五天，由劍閣經梓潼到了綿陽，從此地勢漸漸開濶，進入一馬平川，肥沃富饒的川西壩子。一來迎送的地方官吏漸多，二來不愁追兵，那鑾輿比以前反而走得慢了。又行了八、九天，直至元月下旬，僖宗車駕才抵成都。

漸近成都，但見綠野平疇，河渠交錯，冬有春色。左思的〈蜀都賦〉說：「金城石廓，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又贊蜀中的險要富庶說：「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遠在周代末年，蜀王開明的後代，把國都從成都西北不遠的郫縣遷到這裡，取一年成市，三年成都之意，定名成都。秦滅蜀國，在這裡設蜀郡，派張儀等築土城。土城仿秦都咸陽的式樣建造，故有「儀築成都，以象咸陽」之說。前幾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高駢又將城址向南擴張，蜀土疏鬆，不好築城，便用磚砌牆面，中填泥土，築成周長二十五里的城牆。

進得城來，那一百二十條街坊，或東西向，或南北向，整整齊齊，果然和古都咸陽、長安的街坊格式

酷似。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府尹陳敬瑄，早已將府衙騰出，作爲皇帝行宮，僖宗便駐蹕成都府舍。

一切安頓就緒，看看便到春二、三月，成都如同江南，已是蜂喧蝶鬧，繁花似錦的時節。成都向有花會之風，田令孜、陳敬瑄決定大辦今年花會，爲僖宗皇帝洗塵壓驚。

成都城西通惠門外，百花潭附近，有青羊宮，是成都最大最古的道教宮觀。一年一度的成都花會，便在青羊宮舉行。

相傳，遠在周代，當年老子西行至函谷關，爲關令尹喜著道經，授他長生之術。臨別時說：「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見《蜀王本紀》）道家向奉老子爲道主，遂在此建立廟宇，名青羊宮，以祀李老君。每年二月十五日是「花朝」，百花同時開放，相傳此日又是李老君生日，所以，每年成都花會都在此日舉行。

成都青羊宮，僖宗在長安時早已知名，傾慕已久，只是從前囿居長安，深居簡出，無緣一遊。此次喪亂，逃出長安，一路上吃了許多驚嚇、辛苦，但也因而有機會見了一些眞山眞水、綺麗風光，飽了眼福。二月十五日這一天，僖宗由田令孜、陳敬瑄等近臣陪同，乘坐鑾輿，前呼後擁，前往青羊宮看花會。

一進宮門，便見庭院裡立著兩隻高大的銅鑄青羊，翹首舞角，形象逼眞。其中更有一隻獨角羊，形象特異。僖宗上前，手撫獨角羊問：

「羊有獨角的嗎？」

田令孜爲討僖宗歡喜，連忙機應權變地回答：

「世間萬物，一類同形，但都有少數變態異形的。一根禾苗生一穗是常態，一根禾苗生兩穗是異態，人以爲豐年瑞兆。羊生一角，像瑞獸犀牛，是吉祥之兆。」

僖宗聽說是吉祥之兆，心裡也就高興了。他展眼四望，只見青羊宮殿宇華美，三清殿前的八卦亭造型

更是別致，亭基爲四方形，亭身呈圓形，象徵天圓地方，龜紋門窗，抱抄亭身。兩層亭頂，上覆黃色琉璃瓦。屋簷高聳，爪角玲瓏。八根石柱，鐫刻盤龍，雕藝精湛。

僖宗步入庭院，便進入了花的海洋。只見殿宇周圍、甬道兩旁、庭院中央，名花佳卉，爭芳鬥艷。紅如胭脂的山茶，潔如白玉的玉蘭，艷麗的海棠，秀媚的迎春，五彩繽紛，各具特色，叢叢束束，應接不暇。庭樹間還懸掛著無數鳥籠，裡面裝著各種鳴鳥，如畫眉、鸚鵡、白燕、黃鶯、四喜、八哥等等。眞是花香襲鼻，鳥語迎人。

更使僖宗皇帝眼目爲之一亮的是，每叢花下還立著一位玉人，一律長身窈窕，小不過十五、六，大不過十七、八。眞是花面交相映，人比花更艷。僖宗大爲詫異，問身邊的田令孜、陳敬瑄兄弟倆：

「蜀中女子一個個都這麼美麗嗎？」

陳敬瑄笑而不答，田令孜卻湊到僖宗皇帝耳邊，密語他的「花會妙計」。僖宗聽得眉開眼笑，連連點頭。

原來，早在兩個月前，田令孜和陳敬瑄就傳令成都府周圍各縣挑選名花，並由美女護花，參加今年青羊宮花會，舉行賽花。這一天，皇帝要駕幸青羊宮，御覽名花。花美，護花女也能與花媲美的，賞銀百兩，並金榜題名，張榜宮內，周示全城。

蜀中天府之國，地方雖然富庶，畢竟交通阻梗，多少年也難得有一朝皇帝駕臨。聽說唐天子駕幸成都，還要御目評覽花會上的名花，不但地方官吏要趁機獻媚，就是一些好勝的養花人也躍躍欲試。

露布一出，成都市內各里坊，鄰近各鄉縣紛紛挑選珍奇花卉，挑選本地最美麗的女子護花。二月十五日這一天，一齊送到青羊宮。以此，而今僖宗面前花嬌人艷，賞心悅目。

八卦亭前，有一個彩綢搭的幔帳，帳內有一蓬用玉盆養的海棠，葉艷花紅，高與人齊。護花的是一位姿容妍麗、氣度不俗的小姐，小姐身旁還有兩個秀媚的丫環伺候，那氣派更引人注目。

這小姐姓郭，單名嫣，是西川軍都頭郭琪的妹妹。郭琪是西川軍中一員驍將。統率一部之軍謂之一都，一都軍的部帥便稱都頭，位僅在節度使之下。像這樣一位有錢有勢人家的小姐，爲什麼也和許多民女一樣，拋頭露面出來護花呢？

原來，郭琪的父母早亡，家中有一個比他小十來歲的妹妹，也不大去管束她。郭嫣呢，生得妍麗娉婷，卻是一副男孩子性格，弄刀使劍，養花養鳥，不甘寂寞。往年青羊宮花會，她年年參加。自扮少年，侍女們扮成男僕，跟隨左右，以自種的海棠博得衆人讚譽爲快事。而且還自得其樂地流連於各地各家滙聚而來的奇花異葩之前，品嘗花會場上的各種著名小吃，聽聽民間藝人清麗的小唱……

這一天，她像籠中的小鳥，從深閨中脫身出來，自由自在。花會的日子，是她一年中最快樂的節日。郭琪是武將，於閨範之事本不甚嚴，又同情小妹深閨寂寞，難得有到外面散散心的機會，也就不多管她。

今年，她聽說朝廷貼出露布，大開青羊宮花會，剛剛從長安逃難來的唐僖宗，要駕幸花會，親自評覽名花，更是加意培養閨中那株用玉盆栽種的貼梗海棠。早施肥、晚澆水，整枝、捉蟲，許多原來由侍女們做的事，她也親自動手做了。

「花朝」前幾天，一個傍晚，郭嫣正用一把噴壺給玉盆裡的海棠澆水，甬道上郭琪邁著軍人的武步，踏著夕陽走來了。哥哥平日極少到她閨房來，郭嫣見了很高興，遠遠就喊：

「哥哥，看我的海棠，能奪今年青羊宮花會的花魁嗎？」

誰知，郭琪走近前來，卻說：「小妹，今年的青羊宮花會，你不要參加了。」

郭嫣只當哥哥故意逗她，嬌嗔地說：「偏要去，你管不著。」

郭琪認眞地說：「別使性。眞的，今年花會，你別去了。」

郭嫣見哥哥態度認眞，不像鬧著玩的，水也不澆了，仰起臉來問：

「爲什麼？」

「朝廷露布，今年花會全要女子護花，護花的女子還要能夠與花媲美。」

「哥哥，小妹是女子嗎？」

「你瘋了，你怎麼不是女子，這還要問？」

「小妹能與玉盆裡這株海棠王媲美嗎？」

郭琪默默地點頭。也許這株海棠花還不及小妹好看呢。

郭嫣笑得前仰後合，那笑聲像銀鈴琅琅：

「哥哥，今天你怎麼了？這不正合朝廷露布要求嗎，怎麼不能參加今年花會呢？」

往年花會，男子居多，她不得不女扮男裝，前去趕會。說實在的，心裡總有些憋氣。今年花會，朝廷全要秀麗女子護花，那才順她的心呢。

郭琪心裡卻充滿疑慮和憂鬱：爲什麼朝廷露布，今年花會全要妍麗的少女護花？皇上親臨花會御覽名花，莫非要趁機選美？皇上從長安匆匆逃難到成都，幾乎是隻身出走，後宮佳麗數千人，全陷入黃巢手中，此刻正要美女充實行宮啊……

可是，轉念又想，可能是自己太關心小妹而過慮。朝廷如要選美，何不明詔天下？如有藉花會之機爲宮闈選美之事，自己每天出入節度使衙門，爲何全不見節度使大人提起？

但是，這些話郭琪都不便對小妹說。他見小妹全無顧慮，興致勃勃，一心一意要參加即將舉行的花會。知道她任性慣了，阻攔不住，只好歎了口氣，無語而走。

他想：花會那天，我要率軍警衛青羊宮會場，如果有事，還可以有個照應……

此刻，郭嫣站在花篷裡，遙遙見幾位大臣、一群侍從，簇擁著一位年輕的君王進青羊宮來，心裡甚是

好奇，不免多看了幾眼。

那一隊人向八卦亭走來了，她的心咚咚直跳，白嫩的臉覺得發熱。她希望大臣和皇上走近她的花篷，讚賞她培植的鮮花。但是，羞怯之情很快壓住了她的好勝心。菩薩保佑，他們還是不要到花篷跟前來吧，一大群人全是男子，圍到花篷跟前來，靠得那麼近，是看花還是看人呢？那君王多麼年輕，大概比自己大不了二、三歲。除了哥哥，自己還從沒有和陌生的青年男子面對面地站立過呢，那多叫人難爲情；要是他問自己話呢，答還是不答？自己從沒有和陌生的青年男子說過話啊……

彷彿鬼使神差，那一群男子竟朝著她的花篷走來了。那年輕的君王似乎並未看她，顧左右而言它。其實，他心裡已經盯上了海棠花篷裡這個漂亮的小妞。陪侍的宦官田令孜老奸巨猾，他是僖宗肚裡的蛔蟲，全知道皇上在想什麼，故意說：

「陛下，綢篷下那株海棠足有一人高，去不去看看？」

僖宗彷彿是剛剛看到，也故作驚訝地說：

「嗬，眞是一株不凡的海棠，看看去吧。」

田令孜等陪著僖宗來到郭嫣的花篷前面，郭嫣率著身邊兩個侍女連忙跪下說：

「民女迎接聖駕。」

僖宗笑嘻嘻地說：「平身，平身！」

郭嫣站起身來，僖宗一直含笑地盯著她，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郭嫣羞澀地說：「叫郭嫣。」

僖宗又問：「是『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那個『嫣』麼？」

聽到皇帝誇獎性的問話，郭嫣果然情不自禁地嫣然一笑，然後默默頷首。

僖宗看見郭嫣的嫣然笑靨，甜美極了，脫口讚道：

「好名字，好名字！」

田令孜捧話說：「姑娘的名字好，這海棠也不錯啊。姑娘，這是什麼海棠？」

說起海棠，郭嫣膽子大些了，回答說：

「成都海棠，天下第一，品種繁多，這種海棠叫貼梗海棠。這種海棠，花多色艷，光彩灼目。花梗短，看上去似乎花瓣是緊貼在枝條上，所以叫貼梗海棠。」

僖宗聽了，連連點頭，讚賞地說：

「此花堪稱花中之王。」

田令孜連忙插話說：「不，陛下是王，此花只能稱『后』，花中皇后。」

聽了田令孜深有用意的話，僖宗已領會弦外之音，又問：

「此花夠得上『皇后』嗎？」

田令孜連忙諂媚地回答：「夠得上，夠得上。」

僖宗兩隻眼睛在郭嫣身上滴溜溜打轉，的確是一位稀世的美人。隨駕從長安逃到成都來的妃子只有花見羞一人，花妃雖然美麗，但整天廝守在一起，沒有別的美人，也就膩煩了。況且那花妃只會侍寢，哪有郭嫣這高雅的氣質和談吐？即位多年，一直還沒有選定皇后，看來眼前這女子倒眞是不錯……

「嗯，不錯，花中之后。」

郭嫣是一個聰敏的女子，豈聽不出他們的弦外之音？幾個陌生的男子站在面前，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旁敲側擊，藉花品人，直羞得她無地自容，恨不得面前有條地縫鑽進去，躲起來。躲又躲不開，發惱又不

敢，她才後悔沒聽哥哥的話。早知如此，眞不該來參加今年的花會。她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嫣然的笑靨早已無影無踪。

僖宗、田令孜等一夥人終於到別處看花去了。郭嫣再沒有心思像往年一樣逛花會、聽戲、品嘗小吃，她命兩個侍女收拾篷帳，準備回府。

侍女把篷帳卸下、疊好，正要裝車，就聽得園內一陣鑼聲響，一個聲音大聲曉諭：

「衆位護花美人聽著，今天皇上駕臨青羊宮花會，賞了名花看了美人，聖衷大悅，稱讚今年花會辦得好，花好人更美。皇上大發聖恩，將衆位護花美女統統收爲宮娥，現已備好專車來花市，接各位美女去行宮。」

好像青天響起一聲霹靂，整個花會都驚亂了。膽子小的哭爹叫媽，膽子大的扔下花鉢，攀牆想逃。哭爹叫媽的，被推車前來的軍士送進帷車拉走了。翻牆想逃的，圍牆那麼高，怎麼爬得上去？找來墊脚的東西，剛剛攀上牆頭，推車的軍士過來了，還是被拉下來，裝進了帷車。

郭嫣既不哭叫，也不去翻牆逃走，只愣愣地站在那裡，氣得渾身發抖：堂堂天子，耍這種詭計！

突然，有人在喚她：「還愣著做什麼，快上馬吧！」

郭嫣一看，原來是哥哥郭琪帶了幾個侍衛，備了幾匹馬，接她來了。

郭嫣見了哥哥，滿肚子委屈才發洩出來，哇地一聲哭了。

郭嫣跨上馬背，兩個侍女也各騎一匹馬。郭琪手提鋼刀縱馬在前面開路，幾個侍衛催鞭在後護持，一騎人馬直奔青羊宮大門而去。園中軍士都認得蜀中驍將郭琪，誰敢阻攔？

到了門口，守門的便是郭琪的部下，見郭琪一行來了，連忙敞開大門。突然，一人從門樓裡闖了出來，擋住去路，大喝：

「郭都頭，帶了皇上選定的美人，哪裡去？」

郭琪抬頭一看，認得是宦官田令孜，身後還有一群帶刀侍衛，連忙滾鞍下馬，陪著笑說：

「稟田中尉，馬上的是舍妹和兩個侍女，不是什麼美人。她們看了花會，現在回去。」

田令孜臉一沉：「我只知道園裡的美人都是皇上親自看中的，都要專車送進行宮，充實宮闈。如令妹也在其中，那就向你道賀了。」

郭琪心頭一震：嗬，全不給一點面子！但臉上還陪著笑：

「小將父母早逝，小妹從小任性慣了，不懂宮中的規矩，伺候不了皇上。中尉就放她隨我回去吧。」

田令孜毫不容情地說：「這是皇上的旨意，我也不能做主，你還是讓令妹進宮去吧。」回頭便吩咐侍衛，「備一輛宮車來，送郭小姐入宮。」

話音剛落，宮車已轔轔推到。

郭琪冷笑一聲，心一橫說：「什麼皇上的旨意，還不是中尉定下的花會選美妙計！中尉抬抬手，事情也就過去了。」

田令孜在思量：這事也實在太巧。郭琪是土生土長的蜀中驍將，這郭嫣偏偏是他的妹妹。如果不是皇上親自看中，並讚她爲「花中之后」，而是一個普通的女子，有郭琪如此求情，是應該賣他一個面子，抬抬手，放她過去的。然而，郭嫣卻是僖宗親自看中，乃花會上數百美女中，皇上最滿意的一位美女。輕易放她走了，日後僖宗問起，如何交代？與其失寵於僖宗，毋寧得罪郭琪，郭琪究竟不過是一個不大的都頭。思量已定，田令孜一揮手說：

「多說無益，請郭小姐上車吧！」

郭琪將手中鋼刀拍得琅琅作響，怒目圓睁說：

「誰敢劫人！」

田令孜倒抽了一口冷氣：膽敢反叛朝廷！若是在長安，皇都禁衛軍都在他掌握之中，京畿之內，誰敢說半個不字？而今是在成都，長安帶來的禁衛軍少得可憐，行宮禁衛半是長安隨駕來的人馬，半是蜀地的土著隊伍。哥哥陳敬瑄名義上是西川節度使，但下面各部都頭全是蜀人，並不悉聽他調遣。眼前守門的軍士，便是郭琪的部下，如果此刻動起手來，自己必然要吃眼前虧……

田令孜的隨身侍衛不知厲害，仗著田令孜的勢，向來天不怕地不怕，見郭琪拍刀擺出厮殺的樣子，也一個個亮出刀來，拉開架勢，躍躍欲試，只等主人一聲令下。

田令孜眼珠子轉了幾轉，卻說：「好吧，郭將軍既然執意要先將令妹接回，就請便吧。」

田令孜那些隨身侍衛暗暗驚異：中尉今天怎麼軟了呢？到底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啊。主人軟了，他們也就無勢可仗了，只好快快地退到一旁。

郭琪將手一拱：「謝中尉大義相顧，郭琪知恩了。」

說罷，一躍上馬，催鞭前行，郭嫣隨後緊跟，一行人出了青羊宮，逕回府去。

郭琪雖然冒死救出了小妹，心裡卻一直不很踏實，怕田令孜不肯善罷甘休，要尋機報復。然而，從春到夏，又屆初秋，一晃數月，並不見田令孜再提此事。郭琪心裡一塊石頭漸漸放下，心想：田中尉為了籠絡蜀地都頭，也許就不追究此事了。

這年七月，改元中和。八月中秋，田令孜以行在都指揮處置使名義，舉行宴會，宴請成都駐軍的土著和客籍都頭，一為歡慶改元，二為歡度中秋。郭琪和眾都頭一樣，接到了請柬，因為宴請有名，也不懷疑，便去赴宴。

宴席擺在城南的武侯祠內。這是蜀人為紀念治蜀有功的蜀漢丞相諸葛亮，建立的一座祠堂，因諸葛亮

生前被封爲武鄉侯，所以名爲武侯祠。

諸葛武侯是歷史上卓有才能的治國良臣，輔先帝、扶幼主於危難，歷代王朝都把他視爲勤勞王事的典範。另外，武侯祠殿宇高大宏敞，重重庭院，建築精美，又有花木山石襯托，也是一處園林勝蹟。田令孜選擇武侯祠擺宴，是自有道理的。

酒宴就擺在古柏森森，花木籠翠的武侯祠後殿。祠在城南二里，出城門，馬臂上催一鞭便到。酒菜擺好，設宴人田令孜和赴宴的各軍都頭也已到齊。

席上菜肴都是川蜀風味，盤盤帶辣。每人面前還放一隻蜀中特產纏絲兎子。這種用絲纏風乾，以特殊方法燻製的兎子，蒸煮了蘸蜀中有名的辣醬吃，別有風味。此外，還擺滿一小碟一小碟的蜀味小吃，諸如湯圓、抄手、酸辣麵等等。因爲是中秋，雖還沒到皓月當空、圓如玉盤的夜晚，席上還是擺了幾盤糕餅。酒，用的是蜀地瀘州產的名酒，這是馳名海內的好酒。

酒宴開始，田令孜先以銀杯行酒，遍賜各土著和客籍都頭，諸都頭均拜謝受酒。接著，田令孜又親自用金杯斟酒一杯，以賜郭琪。

郭琪覺得事情有異，先不受酒，起立問田令孜：

「琪有何功，勞大人單獨以金杯斟酒相賜，而獨異於衆都頭？」

田令孜從容回答說：「將軍久戍邊鄙，身經百戰。戰場之上，脅下受傷，腸子掉出，你用線縫合再戰。將軍戰功顯赫，故田某獨以金杯斟酒相敬。」

說話間，田令孜目光炯炯地盯住郭琪，似乎逼他非喝下這杯酒不可。

郭琪心裡明白，酒裡一定有毒。此刻，滿席肅然無嘩，衆都頭都爲郭琪捏著一把汗。兩邊廡廊內，人影晃動，並隱隱傳出刀劍碰擊的嗆琅聲，更增加了席間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郭琪繃緊的臉忽然綻出一絲

微笑，一隻大手將面前的金杯擎了起來，說：

「田大人入蜀不過半年，想不到蜀中事已瞭如指掌，連末將這點微功，也入了大人明目。大人有賜，卻之不恭，末將只好拜飲了。」

說罷，郭琪再拜，然後將酒一飲而盡。衆將見郭琪喝下毒酒，臉上都失了色。田令孜哈哈大笑，說：

「郭將軍不愧爲蜀中驍將，痛快，痛快！」

郭琪卻故意裝得若無其事。他知道空腹酒最容易發作酒性，便一筷接一筷地大口吃菜。衆都頭見郭琪神情異常，不管酸甜鹹辣，只顧狼吞虎嚥地吃菜，都爲他懸著一顆心。

席間，大家雖然虛與周旋，強顏歡笑，其實，各懷心事，酒菜無味，貌合神離。

田令孜本來沒有誠意待客，現在見詭計已成，更是逐漸顯露出虛情假意。衆都頭見此情狀，哪還有心思長飲？酒過數巡，便一個個托故離席。田令孜也不多挽留，由他們自去。

郭琪見都頭們開始退席，也站起身來。他脚步有點飄忽，眼裡冒著火，踉蹌走向田令孜。別的都頭拜辭時，田令孜只在席上欠一欠身，以示回禮，此刻，他卻倏然戒備地站了起來。郭琪走前幾步，突然收住脚，扭曲了臉，怪笑著：

「好酒，好酒！田大人，告辭了，改天我要回請你的，你等著。」

田令孜怕他就這樣倒在宴席上，諸多不便，便說：

「郭都頭，你醉了，回去吧。路上小心，別從馬上栽下來。」

「沒——事，栽——不下來，我還要橫——刀躍馬上——戰場呢……」

郭琪一面說著，一面有點晃盪地走出武侯祠，祠前樹上解下戰馬，一踩脚鐙，跨了上去。

有幾個都頭在一旁看著，也不敢上去扶他一把：數月前青羊宮花會上郭琪衝撞了田令孜，今天，田令

孜單獨用金杯斟一杯酒，盯著郭琪喝下去，不無蹊蹺。可是，郭琪並未當場出事，那酒究竟……都頭們疑疑惑惑，沒有個準譜。

郭琪跨上戰馬，只覺得眼冒金光，胸口發悶，頭像要炸裂似地疼痛。這不是一般的酒醉。今天他並沒有喝多少酒，以他的海量，絕不會醉，這是藥性要發作的徵兆。他擔心，真如田令孜所說，半路從馬背上栽下來。他咬緊牙，強打起精神，暗暗提醒自己：

「郭琪呀郭琪，你身經百戰，什麼樣的危難沒有經歷過？當年腸子殺出來了，縫幾針再戰。這一杯毒酒算什麼，一定要堅持到家，死也不能死在半路上，叫田令孜笑話……」

郭琪在馬背上猛抽了一鞭，那馬撒開四蹄狂奔起來，二里路程，眨眼就到南門。進了城門，馬速依然不減，驚得街上行人四處躲閃，齊呼：

「醉漢來了！」

到了家門，郭琪跳下馬背，馬也不繫，踉踉蹌蹌，直奔內室。一個使女見主人大醉而歸，連忙跟進內室服侍。郭琪出其不意，一刀砍下使女的頭來，那血嘩嘩往外噴湧，郭琪張口就吮。那血好腥啊！郭琪猛喝了幾口，只覺得一陣難忍的噁心，哇哇哇，像下豬娃，兜腸兜肚地吐了起來。方才吃下的酒菜吐了個乾乾淨淨，腥臊滿地，足有數升穢物。

郭琪吐盡了肚裡的酒菜，其毒稍解，猶自胸悶頭疼，坐在椅子上直喘粗氣。

郭嫣聽說哥哥大醉而歸，過來探視。推門一看，只見屍橫血流，腥臊滿地，嚇得幾乎要昏厥過去。她手扶門框，定了定神，才驚恐地問：

「哥哥，這是怎麼了？」

郭琪喘息著，站起身，走出來，反手將房門扣上，拉著妹妹的手說：

「走，到鄰室細說你聽。」

到了隔壁房裡，郭琪將田令孜武侯祠設宴，暗下毒藥，他勉強馳回，殺婢吮血以解毒的事大略說了一遍。

郭嫣兩道柳葉眉豎了起來，恨恨地說：「這個老賊，一向在長安稱王稱霸，想不到落難入蜀，還這麼歹毒！」接著，又垂淚說，「而今他坐鎮成都，我們捏在他手心裡，以後日子怎麼過？」

郭琪虎地站起來說：「事到如今，有他無我，就是老虎，我也餵牠幾口！」隨後，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兄妹二人當即召集僮僕，告以主人有難，散了家財，叫他們各奔前程。又另給一筆重金，交付一僕人，命他帶交死婢家裡，以撫恤遺屬。

是夜，雲幕重重，中秋無月，正好行事。郭琪帶了妹妹郭嫣微服出城，潛往駐紮城外的郭琪所部軍營寨。

郭琪還營，向士卒厲數田令孜貪暴不仁，誤國害民的罪狀，連夜舉兵攻城，口口聲聲要捉拿閹賊田令孜，以清君側。

外城很快被攻破。田令孜只好和哥哥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一起，指揮身邊數千禁衛行營的隊伍，緊守內城，田令孜和陳敬瑄親上內城城樓督戰。

郭琪的蜀軍以黃色絲巾纏頭，稱黃頭軍。田令孜率軍奉天子入蜀之後，黃頭軍雖與長安隨駕入蜀的諸軍同樣擔任宿衛任務，而每月所得薪俸，土著黃頭軍卻遠不如長安來的客軍。黃頭軍早有怨艾，所以郭琪一呼即起。

田令孜、陳敬瑄一面死守內城，一面派人命令城外各軍立即起兵剿滅郭琪叛軍。城內城外朝廷有軍數

萬，而郭琪所部的一都人馬，不過千餘人。郭琪急攻內城不下，受到城內城外數萬官軍夾擊，寡不敵衆，只好連夜突圍。

郭琪突出重圍，向西南方向逃走，天色大明，來到成都府郊雙流縣境，此時，從騎都被追兵殺散，只剩下郭琪兄妹倆，和一個隨從。郭嫣幸得平日也習騎射，又有哥哥全力保護，才得不陷落官軍之手。

曙色中，一條大江橫在面前，這便是從岷山南流而來的岷江。見了岷江，郭琪大喜，將馬繮一提，逕向江邊馳去。到了江邊，三人滾鞍下馬。郭琪解下身上所佩印鑑，連同手中寶劍，一起捧給隨從。

隨從大驚：「都頭，你這是做什麼？」

郭嫣在一旁，也不明白，愣愣站著，作聲不得。

郭琪說：「你多年跟隨我，能全始終，很是難得，現在我要報償你。你帶了我的印、劍去投田令孜，就說郭琪逃到江邊，準備渡江，被我一劍刺倒，取下印、劍來獻朝廷，屍首則隨湍流漂走了。田令孜必定據你所言，張榜懸印、劍於市，以安朝野。你因此可以得到朝廷的重賞。」

隨從哪裡肯接印、劍，不覺泣下說：「都頭正在危難之際，我豈能棄將軍去獲重賞？如此，叫天下人罵不義。」

郭嫣說：「你得重賞，我們兄妹二人因此金蟬脫殼，兩全其美，有什麼不義？」

經小姐這麼一點撥，隨從才領會了郭琪製造假象，迷惑田令孜，金蟬脫殼，一箭雙鵰的妙計，於是，破涕爲笑，接過郭琪手中的印、劍，拜了主人三拜，轉身返回成都。

郭琪召來岸邊一隻小船，郭嫣惴惴不安地問：

「哥哥，我們投何處去？」

郭琪笑著說：「而今烽煙遍地，天下英雄競起，各據一方，可去的地方多得很。揚州高駢，偏安江南，

兵多糧足，已不受朝廷節制。我們揚帆而下，入長江，下廣陵，投高公去。」

聽說下揚州，郭嫣高興地隨哥哥上船，她早想領略領略如畫的江南風光呢。

那田令孜追拿郭琪兄妹不著，正不知如何向朝野交代，忽得郭琪隨從獻來的印、劍，大喜過望。果然，厚賞來人，並張榜言明郭琪兄妹死狀，懸其印、劍於上，以安定人心。也就不再派人四出追拿郭氏兄妹。那隨從知道此事只能隱瞞糊弄一時，事久必洩，得了一筆厚賞，便悄悄離蜀，遠走他鄉。

其實，田令孜的主要目的也不在殺郭琪以洩私憤，而是要借藉此事棒打出頭鳥，殺一儆百，以警戒那些不大馴順的土著蜀軍。蜀中驍將郭琪，被田令孜一棒子敲下去了，整得軍覆家破人亡，地頭蛇終於沒鬥過強龍。從此，那些土著都頭再不敢抗上，田令孜兄弟進一步鞏固了他們在蜀的地位。

## 二十六

朱溫立馬黃河岸龍門前。龍門山，被喧騰而下的黃河劈成兩半，兩爿山東西壁立，就像一扇門戶。

可是，人們卻傳說，這座石山是治水的大禹劈開，以通黃河的。黃河水從石門山上跌落下來，那水好湍急，傳說只有神龍才能飛騰上溯呢。然而，那鯉魚卻不信邪，也想上溯龍門，和神龍比一比高低。牠們知道，以其小小的身軀，小小的力氣，是難以直接抗衡那巨大的水流的，得用巧勁。所以，飛梭一般上游到龍門處，就倏然彈起丈把高，想跳過龍門。龍門卻往往比鯉魚奮力躍的高度還高，沒有夠著，叭達又落回水裡，濺起一串浪花，然後，被一個洶湧而來的浪頭，沖到數丈開外的下游去。小鯉魚並不洩氣，掉轉頭來，對準龍門又衝了上去……經過幾回衝跳，終於有幾條鯉魚跳上了龍門。

朱溫看著這海內聞名的，黃河鯉魚跳龍門的奇觀，不禁激發了心中勃勃的野心，浩歎說：

「魚躍成龍，大丈夫也當如是啊！」

一年半以前，朱溫隨黃巢攻進長安，在清掃宮闈，準備迎接黃巢鑾駕進駐的時候，於大明宮中得遇未能隨唐天子逃蜀的僖宗御妹李鸞英。他將鸞英私藏在府邸中，暗裡成親，不久便向黃巢討了個出征的任務，率本部人馬帶了鸞英離了長安，以掙脫黃巢的羈絆。

數月前，朱溫率部奔襲同州，同州刺史米誠本無多少兵馬，聞風逃過黃河，投奔河中（駐節山西蒲州）節度使王重榮去了。朱溫便占據了關中黃河以西、渭水以北的同州所轄各縣，包括大荔、合陽、韓城、澄城、白水等縣地。

同州治所在渭水支流洛河岸邊的大荔，韓城是同州所轄最北的一個縣。今天，朱溫到韓城縣境的龍門來，一是巡視屬縣，看看聞名已久的鯉魚跳龍門的勝景，另外，更重要的是窺視黃河東岸的河中地段，看

看河對岸王重榮軍隊的防守情況。

河對岸守備森嚴，離岸不遠，一座座營寨從北向南沿河相屬，首尾相銜。官軍荷戟提刀，來往巡邏，金鼓相聞。大河上下，全不見船形帆影，想來河裡的船隻早被王重榮收走了，以使義軍無船可渡。

朱溫的心不禁一陣緊縮：強敵對峙，要想取勝，難啊！

突然，天邊出現一片帆影，那船順流而下，甚是迅急。一隻船帶出第二隻、第三隻……原來，那是官軍的一支運糧船隊！十數隻船編隊航行，每隻船上都堆滿糧包，每隻船上都有數十名官軍守護。運糧船隊如一群大雁，連翩從朱溫面前飛過，向下游河對岸的河中鎮所蒲州飛駛而去。

看見一船船糧食從面前駛過，朱溫心裡無限妒羨。唐天子在長安的時候，每天都有運糧船隊入關，將江南、關東廣大地區的米糧運來，接濟京畿的各部駐軍。黃巢率義軍入關之後，漕運被切斷了，糧食被關東唐朝的藩鎮軍封鎖了，幾十萬義軍的軍食便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

朱溫心裡一動：河裡既常有王重榮的運糧船往來，何不攔劫一隊，以充軍食？

朱溫正觀察對岸敵情，一名侍衛手捧一只木盆，滿臉帶笑地走過來，到了馬前，大聲稟報：

「朱將軍，獻上兩條跳上龍門的鯉魚！」

朱溫聽報，回過眸來，朝馬前一看，只見侍衛捧著的木盆裡，兩條細口紅鱗的鯉魚搖頭擺尾游得正歡。龍門上的黃河岸邊，專有一些垂釣人釣那跳上龍門的黃河鯉魚，賣給遊人。往往抬高魚價十倍，但遊人卻爭著要買，據說這是吉祥之物，能給人帶來好運。

「這種鯉魚難釣啊，垂釣幾天，不一定能釣到一條。這是要成龍的鯉魚，漁翁說，得到牠，能添福添壽，加官晉爵、招財進寶。」

侍衛滿面笑容地絮叨著，朱溫聽了也滿心高興，吩咐侍衛：

「用蓋蓋好，繫在馬上，帶回同州州衙去。」

馳回同州，朱溫走進後堂，就聞到一股撲鼻的羊肉香味。鸞英掀開簾幕，笑容可掬地迎了出來。朱溫問：

「夫人，哪來的羊肉香味？」

義軍進關一年多了，生活一天比一天淸苦，到了近來，就連朱溫這樣的一軍之將，一州之長，也很少吃到肉了。

鸞英笑而不明言，只說：「將軍到小園裡自己看吧。」

朱溫走進後花園，只見花壇旁擺了幾張拼在一起的大桌，桌上一個大盆子裡放著一頭熱氣騰騰、燉得爛熟的全羊。那撲鼻的香味就是這口燉熟的全羊散發出來的。這羊又肥又大，只怕有百把斤重。朱溫翻來覆去，把那羊頭看了又看，不禁疑惑起來：

「這是羊嗎？」

鸞英說：「怎麼不是羊呢！」

「是羊，怎麼不見頭上有角？」

「這是一種不長角的羊。」

「羊還有不長角的，奇聞！」

「這種羊叫『同羊』，產於同州一帶，個大體重，公母均無角，毛色純白，毛質優良，是遠近聞名的良種。殺了吃肉，肉味也鮮美。我派人四處購買，好不容易才高價買了一頭。」

近年，戰事頻仍，生產凋敝，百姓流離失所，要尋這麼一頭肥羊，其中艱難，朱溫是可以想像到的。不禁問：

「夫人今日爲何爲我設此盛宴？」

鸞英含笑說：「你自己猜吧。」

朱溫想一想，近來軍事上並無進展，攻占同州還是數月前的事，早已設宴慶賀過了，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喜慶事，值得擺此全羊宴席。於是，連連搖頭，表示猜不出來。

鸞英微嗔說：「你呀，連自己三十歲的生日也忘了！」

鸞英一句話提醒，朱溫這才猛然記起，今天是自己三十歲的生日。朱溫曾經偶然向鸞英提到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想不到她便記在心裡了。朱溫於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生於宋州碭山縣（今安徽碭山）午溝里，到今年（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整整三十歲。參加義軍這幾年，南北闖蕩，出生入死，哪還想得到過生日？如今有了夫人在身邊，畢竟不同往日，生日有人惦著了。朱溫說：

「不是夫人記著，我自己倒忘了。時光如流水，轉眼已到而立之年。俗話說：『上午三十一，下午腳無力。』一輩子這是個關口啊——呃，我還在黃河邊得了兩條跳過龍門的鯉魚，拿去烹了，一起下酒吧。」

朱溫一聲吩咐，侍衛已經連木盆帶鯉魚一起捧上，魚還在盆水裡鮮活地游動呢。

鸞英新奇地看了盆裡從龍門帶回的鯉魚，說：「恭喜將軍在三十歲生日的時候，得了跳過龍門的鯉魚。這可是瑞祥之兆，徵兆將軍異日當飛黃騰達。這鯉魚將來是要成龍的，烹之不吉，還是將牠放生吧。」

朱溫聽說，這鯉魚徵兆他異日飛黃騰達，烹了不吉利，也就同意放生。他叫營裡一個會雕刻的士卒，在魚頭骨上刻下：

玉　汝　成　龍

朱溫而立之年放生

然後，叫侍衛捧了，到洛河裡放生。他希冀，異日這兩條鯉魚成了龍，龍甲上還能看見今天刻的字。龍會感激他，在緊要關頭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也成龍騰達……

酒饌已經擺好，朱溫和夫人鸞英入席。鸞英首先舉酒爲朱溫祝壽。鸞英小口小口抿，朱溫大杯大杯乾。那口肥羊燉得爛熟，鸞英也只尖起手指拈筷夾點瘦的吃。朱溫久不見葷腥，恨不得一口吞下半邊肥羊，見鸞英斯斯文文一筷子一筷子地夾，他也只好自制地一筷子一筷子夾。鸞英見他捨不得放筷子的饞勁，笑著說：

「我從小不喜大葷。將軍是帶兵打仗的人，不吃葷腥，舞不動刀槍。今天是將軍生日，將軍不必拘禮，只管放量吃喝吧。」

說著，鸞英一把奪過朱溫手中的筷子，放到桌上：

「你別學女子模樣，男子漢大丈夫，用手撕了大塊大塊啃吧！」

這正合朱溫心意，也就不再遜讓，嚓地扯下一隻十幾斤重的前腿，大口大口啃了起來。那酒杯也換成了大碗，忙得那侍酒的士卒斟也斟不贏。如此豪食健飲，把鸞英也驚呆了，她索性放了筷子，只微笑著在一旁靜靜地看朱溫吃喝。不一會兒，一隻全羊已吃了一半，酒也喝完了幾罈。朱溫手臉油光光的，吃喝得正痛快，侍衛進來稟報：

「有使者捧大齊皇帝御旨到。」

朱溫正兩手抱著一隻羊胸脯在啃，一時沒會過意來，問道：

「那個大齊皇帝？」

侍衛連忙跪下回答：「就是義軍首領黃巢將軍。」

朱溫已有八分酒意，侍衛提醒，這才會過意來，哈哈笑著，使勁拍著自己的腦袋說：

「看我這記性，黃巢登基，還是我在宮裡找了件錦袍，用墨畫上條卷龍，給他當袞服穿上的嘛。是呀，他這個起於草莽的私鹽販子，如今風光囉。先叫黃巢哥，過不一年叫黃巢將軍，又過不一兩年叫義軍都統，隨後又叫黃王，現在又叫大齊皇帝，簡直叫人改口都改不過來……」

鸞英聽了朱溫這滿嘴牢騷，不免心裡暗暗高興，可是，表面卻勸解說：

「將軍，你醉了，酒後要慎言啊。」

回頭又吩咐侍衛，快備香案準備接旨。吩咐完畢，她繡簾一掀進內室去了。朱溫卻說：

「夫人，你不要迴避。躲躲閃閃做什麼，你還怕使者看見，回去報告黃巢？報告黃巢也不怕，這裡不是長安，是同州，黃巢能把我怎麼樣？我就是要讓黃巢知道，朱某娶了個唐天子的御妹做夫人。」

說話間，長安來的使者捧著御旨進後堂來了。侍衛已將香案擺好，使者來到香案前站定，呼道：

「朱溫將軍接旨。」

朱溫猶自坐在餐桌旁不動。使者見朱溫沒到香案前跪迎聖旨，又高呼：

「朱溫將軍接旨！」

朱溫睜圓酒紅的眼睛：「我不坐在這裡聽著嗎，儘管喝喊做什麼?!」

使者見朱溫醉意朦朧，又知道他是和黃巢一起起事的有功將領，像大蟲一樣撩撥不得，哪敢明說要他下跪的話?只好捧起聖旨來讀：

大齊皇帝御詔：

封游奕將軍朱溫為同州刺史。

同州軍情務必一旬一報右僕射孟楷，俾朝廷洞悉四方，運籌全局。

朱溫聽完，也不跪下謝恩，只對使者說：
「回稟大齊皇帝，就說朱溫都知道了。」
又吩咐侍衛，領使者下去，酒食招待，多給賞銀。
聽了這封御詔，朱溫方才的興致減了一多半，一個人悶著頭，鬱鬱不樂地獨飲。
鸞英見使者已去，從內室出來，故意向朱溫道喜：
「恭賀將軍，榮膺同州刺史。」
「賀個屁，一個小小的刺史，我朱溫就不把它放在眼裡。再說，這同州是我自己率軍攻占的，還要他來封？」說到這裡，朱溫又是搖頭，又是歎氣，「唉，以後還要一旬一次向他報告軍情！」
「他是誰呀，黃巢將軍嗎？」
朱溫冷笑說：「不是黃巢，還隔著一層呢，現在我得每旬向孟楷報告軍情。」
鸞英鳳目一轉，用心挑著字眼，像是排解，又像是抱不平：
「孟楷是僕射，朝中掌管軍事的大臣；你不過一州刺史，一個大不大小不小的外官。刺史向僕射報告軍情，理所當然嘛。」
「當然個屁！孟楷大字不認，一介武夫，有什麼將才？仗著匹夫之勇，為黃巢偏愛，這樣的人我朱某耻居其下！」
「既然耻居其下，何不改弦更張？」鸞英趁機提醒，「將軍還記得在長安城西永平坊，對我說過的那番話嗎？」
「什麼話？」朱溫竟茫然記不起來了。
鸞英擺開架勢，學著當年朱溫在私宅向她求婚時的語氣說：

「你大概還在想著你的公主身分，以爲我朱溫配不上你吧……我朱某如想做官，到你家李唐王朝做個節度使，當是輕而易舉的事。一個節度使便是一方諸侯，想來也不辱沒你這個公主吧？」

朱溫哈哈大笑，自我解嘲地說：「一時戲言，時隔年多，想不到公主還記在心裡。」

「啊，戲言？你把我鸞英當三尺孩童戲耍？」

朱溫見惹得公主氣惱，又連忙說：「不、不，當時朱溫也是認眞說的。」

「旣是認眞說的，而今你遠離了黃巢的羈絆，何不趁機投唐？到唐朝做個名正言順的節度使，豈不勝似屈居孟楷之下，當一個小刺史，受骯髒氣？」

往日鸞英也有勸朱溫棄暗投明的意思，但都閃爍其詞，今天卻把話挑明了，一時倒叫他不知如何置答，只好含糊推辭說：

「此事干係太大，還需從長計議，今日我醉了，改日再細細商談吧。」

鸞英見朱溫並未嚴詞拒絕，知道這事已有了幾分譜。她也明白，這種事情急躁不得。朱溫跟隨黃巢多年，不是任人擺佈之輩，他的部下也不乏誓與李唐王朝不共戴天的人，草率從事，難免功虧一簣。於是，暫時按下此事，服侍朱溫回房歇息。

看看夏盡秋來，朱溫的軍隊長駐一地半年有餘，同州的糧草日漸匱乏，一日三餐也難以爲繼了。朱溫忽然想起，那天在黃河邊看魚跳龍門，見河裡有編隊糧船往來，爲對岸官軍運送糧食，何不率軍前去劫取幾船，以濟燃眉？

主意已定，朱溫點起一支人馬，悄悄啓程。隊伍帶了些羊皮筏子，作爲水戰的工具。

朱溫率人馬來到黃河岸邊，果然見河中一字排開三十幾艘大船，載著沉甸甸的糧食，長蛇陣似的向下游東岸的蒲州方向駛去。

朱溫大喜，滾鞍下馬，率領事先挑選好的一隊會水的士卒，乘上羊皮筏去追糧船，其餘人馬就在岸上接應。糧船載得重、吃水深，走得慢；羊皮筏薄薄一層皮，體輕速快，轉眼工夫就追上了糧船。押運糧船的官軍見義軍乘羊皮筏殺來，嚇得不敢迎戰，噗通、噗通，一個個像受了驚的青蛙，直往河裡蹦。失去了控馭的糧船，像一片秋天的落葉，打著旋，向下游飄去。

義軍士卒捨了羊皮筏，跳上糧船，將船隻向西岸划。想不到如此輕易就得了幾十船糧食，人人心裡暗暗慶幸。

糧船快靠西岸，岸上的義軍士卒都下了馬，一個個拿了布袋，準備上船裝糧食馱回。

突然，像平地陡然刮起一陣颶風，數萬帶甲鐵騎發著喊，包抄掩殺過來。岸上下馬打算馱糧的義軍士卒，扔了米袋，慌忙重新上馬迎戰。然而，陣勢已亂，互不相顧，哪能抵得住官軍的掩殺？

朱溫心知中計，命士卒鑿沉糧船，跳上岸去，尋了戰馬，騎了突圍。左右侍衛和數百殘騎護定朱溫，左砍右殺，奪路而逃。

剛剛衝出黃河岸邊的重圍，準備撥馬奔西南去同州的大路。路口閃出一支人馬來，爲首一員大將握一根渾鋼長矛，騎一匹雁北好馬，操一口鼻音很重的太原口音，大喝道：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在此等候多時，朱溫快快下馬受縛！」

河中官軍駐節河東岸的山西蒲州，同州義軍駐軍河西岸的陝西大荔，兩軍一河之隔，多次交鋒，但主將卻一直還沒有面對面地交過手。朱溫看那王重榮年紀已四十開外，料他氣力不佳，也不答話，催馬上前，舉刀就砍。王重榮不慌不忙，橫槍一迎，只聽得嗆啷一聲，火花飛濺。朱溫暗暗吃驚，看來這王重榮年紀不輕，氣力也不減；他無心戀戰，虛晃一刀，脫開了身，也不走大道，落荒而逃。他心裡惦著同州城，怕王重榮趁勢襲了他的大本營。

朱溫逃進同州城，緊閉四門，喘息未定，王重榮率領的數萬追兵已經趕到，將那同州城圍了個水泄不通。朱溫劫船不成，遭到伏擊，反損失了數萬人馬，銳氣大滅，無力出擊，只能困守孤城。

朱溫出其不意劫船，王重榮怎麼會事先有準備呢？此事還得從頭說起。

王重榮所部官軍，與朱溫所率義軍，隔河對峙，已有半年，幾次交鋒，互有勝負。王重榮急切之間不能奏大捷，建大功，深以為憂。

這一天，王重榮正在帳內思量破敵之策，忽得門卒送來的一顆蠟丸，王重榮剖開來看，中有一小片帛書，上寫著：

> 愼勿高枕，
> 防劫糧船，
> 過河設伏，
> 穩操勝券。
>
> 昔日唐宮一女子

王重榮覽書大為驚異，忙問門卒，送蠟丸的人何在？門卒對以來人行踪詭秘，拒在門外。王重榮命立即傳進。待門卒返回去找送蠟丸的人，那人已經沒了踪影。

王重榮好生納悶，手把絹條，反覆揣摩：這是一小段蜀錦。朝廷在成都設有錦官，年年將蜀錦貢入宮中，這種錦絹只有公主后妃才能穿用。這個絹條署名「昔日唐宮一女子」，莫非是落入朱溫手中的唐皇室女子寫的？黃巢賊軍長驅入關，僖宗倉促幸蜀，皇室女子陷入賊營的不在少數，她們身陷賊營，心在唐朝，為官軍傳遞消息是可能的。但是，刀兵無情，輕信一張來歷不明的絹條，籌劃軍機，又覺有些危險。想來

想去，一時拿不定主意。

王重榮的父親王縱，早年當過漢中鎮府的騎將，所以，王重榮少年即補名軍校，以臨陣勇武，不久擢為牙將（中下級軍官）。由於他出身並不顯貴，多年也難再升高位。黃巢軍陷長安，分兵攻蒲州，河中節度使李都臣服黃巢。蒲州與長安京師地近，黃巢屢派使者來河中徵糧，徵兵，李都疲於應付，頗多怨言，然又不敢抗拒。王重榮看出，這是奸雄顯身手的良機，於是，趕走懦弱而無主見的李都，自取河中節度使印綬，將義軍派駐河中的使節全部殺死，又重新樹起官軍的大旗。唐天子聞訊大喜，立即傳詔蒲州，正式任命王重榮為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以一名小小的牙將，新得天子恩寵，長一方鎮所，正思為李唐王朝立功，可惜，軍事上一直無多大進展。現在，一個破敵立功的良機主動前來叩門，是當機立斷，抓住良機呢，還是畏首畏尾、坐失良機呢？

他以為這位「昔日唐宮一女子」的話是可信的，決定親自率軍過河，伏擊朱溫的劫船隊伍。而伏擊果然成功。

朱溫敗回同州，遭王重榮的兵馬四面圍困，心知城中缺糧，難以久守，急忙派人趁夜出城，馳書孟楷求救。

使者派出之後，朱溫天天盼望回音，盼望救兵，就像大旱望雲霓。過了幾天，使者終於潛回同州城，然而，並未帶回佳音和救兵。

使者傳孟楷的話說：各鎮官軍已齊集長安附近，形成包圍之勢，唐天子又借沙陀李克用剽悍騎兵參戰，長安形勢也很緊急，無法分兵救援同州。命朱溫急率同州義軍突圍，向長安義軍靠攏。

當年孟楷投義軍，朱溫忌他的勇力賽過自己，百般刁難，要他交投軍狀。幸虧孟楷一刀劈倒古槐，並且無意中砍死了躲在樹洞裡的劉家土豪，取得投軍狀，才得加入義軍。心想，今天自己遇到危難，他自然要有意刁難了。朱溫破口罵道：

「匹夫孟楷，公報私仇，實在可恨！尿憋不死活人，沒有你孟楷的救兵，我朱溫也自有法解圍！」

王重榮的官軍並不緊急攻城，而是築寨堅壘遠遠地圍定，欲使他無糧自潰。靠近城來，硬拚硬殺，朱溫並不害怕，而築寨堅壘，作長久圍困之勢，卻使朱溫膽寒。城中糧草難支十日，再拖延幾日，他眞要不戰自潰了。而今，只有當機立斷，迅急突圍。可是，突圍之後，上哪兒去呢？獨力再去開闢一塊地盤嗎？河邊劫船兵力已損失一半，突圍再遭傷亡，所剩兵力無幾，很難獨力支持。難免孤軍奮戰，覆亡告終。突圍後向長安靠攏嗎？他實在恥於聽命匹夫孟楷。再說，到了長安，永壽公主鸞英怎麼辦？自己長久藏匿唐室宗親，要受追究不說，鸞英的性命也難保無虞。

朱溫左思右想，沒有良策，焦慮萬狀，像一頭被困的獅子，在室內來回踱步。忽然，秋風送來一陣凄婉的歌聲：

春景明媚，
鶯翔鳳飛，
鏘鏘和鳴，
時光如水。
才幾多時，
秋盡冬回，

厲風陡起，
樹倒房摧。
栖身何處？
各自分飛，
鸞飄鳳泊，
點點離淚。

啊，好凄婉的歌聲，這不是鸞英在唱嗎？難道說，眞到了離鸞別鳳的時刻嗎？

朱溫方寸亂了，再也想不下去。他尋著歌聲向後堂走去，只見花園深處，寒光閃閃，鸞英正在舞劍。她一面舞劍，一面唱著凄婉的離鸞別鳳的劍歌。

朱溫悄悄走近，並不驚動她，獨自在一塊假山石上坐下，心事重重。

鸞英卻敏銳地覺察到朱溫來了。她駐步收劍，然後，手提一年半以前朱溫作爲婚聘之禮贈她的那柄劉邦斬白蛇劍，走近朱溫，柔聲問道：

「將軍何時突圍去長安？」

朱溫驀然回首：「你都聽說了？」

鸞英默默點頭。

「那不過是匹夫孟楷的一句濫言，石板上寫的，隨時可以抹掉，作不得數！」朱溫憤憤地說，「小子孟楷，與我有隙，所以見難不救！」

鸞英歎了口氣：「也難怪孟楷不發兵來，而今長安四面楚歌，也是自顧不暇啊。」

「夫人的意思呢？」

「依孟楷之命，向西突圍，回長安去吧。」

「回長安？朱溫不過屈居孟楷之下，受點窩囊氣；公主呢……」

「我麼，大不了一死吧！一年多以前，我的許多皇室親眷就死在長安了，托庇朱將軍，鸞英能苟活到今天，該知足了。」

難怪她唱「鸞飄鳳泊，點點離淚」。原來，她已經做好死的準備。怎忍心讓這麼一個如花似玉，叫人愛憐不夠的公主去送死呢？常言道：一夜夫妻百世恩。我們已經是將近兩載的夫妻了，怎忍心眼睜睜看著，頃刻間鸞鳳分飛恩愛絕？連自己的嬌妻也無力庇護，還算什麼堂堂男子漢，還算什麼叱咤風雲的將軍？

「不，不能回長安。我朱溫寧可突出重圍，遠走他方，戰死沙場，也不能讓公主回長安受死！」

鸞英寬慰地說：「將軍如此看重夫妻之情，鸞英能不感動？只是，突出重圍，遠走他方，以致夫妻雙雙死於沙場，也不是上策。」

「上策何在？」

「將軍如果眞念兩載夫妻之情，在此何去何從之時，願將軍聽鸞英一言。」

朱溫大手一揮：「你說吧！」

鸞英一手插腰，一手仗劍，兩隻鳳眼顧盼有神，侃侃而談：

「我大唐自高祖開基，歷經貞觀、開元盛世，至今二百餘年。近世宦官弄權，朝綱不振，才屢遭禍亂。然而，潼關之戰，有張承範、王師會以二千神策軍禦敵百萬的壯舉。長安失陷，宰相以下公卿百吏寧死不臣者比比皆是。天子幸蜀，儒將鄭畋慨然獨擎勤王大纛，以一鎮弱軍，破尙讓數萬銳卒，阻黃巢軍西進，保聖駕入蜀。從此，天下各藩鎮紛紛舉兵勤王。以上種種，足見唐室雖屢遭喪亂，天下尙未厭唐，大唐數

百年的恩義尚存人心。

「黃巢軍隊雖然暫據長安，但天下藩鎮不服，時過兩年，依然困據一城，傳檄以定天下，漸成黃粱之夢。而今勤王官軍四集京畿，沙陀鐵騎也已入關，黃巢勢力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州華州。

「在此乾坤轉捩之機，將軍如順時應勢，棄暗投明，如年前婚聘時所言，歸順大唐，則可立不世之功。將軍入唐，必獲重用，也強似在巢營當個小小的刺史，屈居於孟楷等人之下。將軍入唐之後，如能清君側，除擅權宦官，廓清朝政，更是功在社稷，也能遂將軍舉兵的初志。鸞英以上所陳，望將軍三思，切勿輕易識為婦人之見。」

聽著，聽著，朱溫只覺得如醍醐①灌頂，頭腦清醒。他用異樣的目光打量著鸞英，似乎是第一次認識她。以前只把她當一個嬌弱的、需要庇護的落難公主，想不到她極有城府，見地甚至在自己之上。朱溫不由得欽佩地連連點頭說：

「豈敢笑公主婦人之見?就是有韜略的男子漢，也不見得能如公主想得深、看得遠。」

「突圍西歸長安，突圍孤軍遠走他方，就地歸順大唐。眼前三條路，那麼說，朱將軍打算走最後一條了?」

朱溫那雙豹眼轉了幾轉，最後終於一跺脚，決斷地說：

「好吧，為了和公主鸞鳳和鳴，白頭到老，我聽公主的，就地歸順大唐!」

鸞英大喜過望，為怕朱溫過後反悔，又鄭重地說：

「將軍記得楚人這句諺語嗎?『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季布:西漢名將，為人忠信)」

朱溫哈哈大笑說：「朱溫也算楚人，豈不記得這句諺語?朱溫一諾，更重千金。事不宜遲，朱溫立即馳書王重榮，洽商歸唐之事。」

兩人當即由小花園回到內室，鸞英親自研墨展紙，朱溫提筆寫道：

朱溫頓首致書河中節度使王大將軍麾下：

乾符末歲，溫與黃巢一同舉兵，原意只爲協助朝廷，清除貪官，廓清朝政，以致君堯舜。今黃巢盜有長安，便自立爲帝，僭稱僞齊，居心篡奪，實屬大逆不道。

黃巢竊國之心已明，朱溫豈不迷途知返？今將軍陳兵城下，更促溫早作抉擇。朱溫不願與將軍再次刀兵相拚，突圍西走長安，重附黃逆。而願斂兵言和，歸順大唐，反戈一擊，同掃黃逆。

溫輸此至誠，尺書佈達，祈王大將軍轉奏天子。溫誠惶誠恐以待聖裁。

王重榮圍困同州數日，料想朱溫不會在城中坐以待斃，而突圍必定西走長安，正親在城西督勵士卒加強壁壘。中軍小校忽然來報，有朱溫心腹帶朱溫親筆書信要見節度使，現在中軍等候。

王重榮心裡疑惑：難道朱溫突圍，還要先下戰書？他命手下將佐，繼續在城西重重設圍，加強兵力、壁壘，務使水泄不通，自己便回中軍去見朱溫的使者。

看了來書，王重榮才知，不是挑戰，而是洽降。心中暗喜：前有自署「昔日唐宮一女子」的絹條報信，致獲龍門伏擊大捷；現在朱溫又不戰自降，莫非天神冥冥之中相助？等收了朱溫，一定要到龍門大禹廟去厚奠，並重修廟門，再塑金身。

王重榮當即回書，以安朱溫的心。

書奉　朱溫將軍麾下：

頃誦來書，得悉將軍願與黃逆分道揚鑣，納款輸誠，歸順大唐。《書》云：「改過不吝」。將軍義

舉，可嘉可勉。

**適來王師所向，軍民響應，忠義勇烈之士，歸誠效順，倘無獎掖，何勵後來？榮即表奏朝廷，保舉將軍爲同華節度使。**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謹書**

這時，王鐸又出任宰相，並新充諸道行營都統，率領川蜀人馬出劍閣到了陝西，駐軍於長安西面二百多里的周至縣。因僖宗在成都，道路阻梗，他有代皇帝決定軍機大事，墨制封官，先行後奏的大權。

王鐸接到王重榮的奏報，一面轉奏僖宗，一面便以皇帝的名義，下了一封制書，緊急送到同州：署朱溫爲同華節度使，諭即統領本部人馬，反戈攻取長安，共圖恢復，功成之日，還當晉爵重賞。

朱溫得了王重榮的回書，已經吃了定心丸。王重榮知道城中匱乏，隨後又專人給朱溫送去好酒好食，朱溫心裡更是高興。這幾天，他在州衙天天飲宴，只等皇上封官的制書到來。鸞英呢，兩年來一直潛藏在心中的蓄謀，終於得以實現，心裡也是高興的。她常常悄悄地一個人在房裡，西向長安，朝著列祖列宗的帝陵跪拜，謝諸皇冥中顯靈，保佑她終於得遂勸降朱溫的蓄謀。同時，她對朱溫更加殷勤，命隨身的幾個宮女天天潔治杯饌，輪流陪朱溫宴飲。但她在高興中卻隱隱流露出淒涼之情，顯得心事重重。

這一天，端了杯饌來伺候朱溫飲宴的宮女叫艾玉，她嬌小白皙，臉上總是帶著甜甜的、迷人的笑靨。艾玉伶俐地在桌上擺好杯盤酒饌，在杯裡斟滿了酒，十指尖尖的兩隻手把酒捧到朱溫面前，說：

「老爺就要榮任大唐節度使，艾玉敬老爺三杯酒，祝老爺加官晉爵，步步高升。」

她笑得多麼甜，正是二八佳齡的迷人時節。以前，鸞英總不讓隨身宮女單個伺候朱溫飲酒；現在，朱溫聽了鸞英的話，歸順大唐，她心裡一高興，開了禁例。朱溫早就巴望能有機會和這些宮女單獨相處，他

高興地接過艾玉敬上的酒，連飲三杯，說：

「童言最靈，但願你句句說準。」

朱溫提了酒壺，也在杯裡斟了滿滿一盅酒，說：

「艾玉，過來。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回敬你一杯。」

艾玉連連搖手：「老爺敬酒，艾玉不敢當；再說，我也不會喝酒。」

朱溫招著手：「來來，這裡只有你我二人，不必拘禮。不能多喝，少喝一點，是個意思。」

艾玉只好上前去，端起酒杯，輕輕抿了一口，立刻蹙眉咧嘴，雙臉緋紅。朱溫見了，哈哈大笑，端起艾玉喝剩的半杯酒就要飲。艾玉連連說：

「老爺，這是殘酒，你的酒杯在那邊！」

朱溫微醒地說：「嗯，這只酒杯留有唇香，我就用這只酒杯喝酒。」

艾玉聽了這話，羞澀地垂頭退下，侍立一旁。

朱溫心裡癢癢的，醉眼朦朧地定定地望著艾玉，忽然說：

「艾玉，你的玉簪歪了，過來，我給你戴正。」

艾玉說：「不勞老爺動手，我自己戴正便了。」

「這裡也沒有鏡子，你怎麼戴正呢？你過來呀，我幫你戴正。」

艾玉只好走近朱溫身邊。朱溫立起身來，俯下頭去給艾玉正玉簪，一股髮香直沁心脾。朱溫趁勢捏住艾玉的兩隻白白嫩嫩、十指尖尖的纖手，眼裡射出心馳神蕩的目光，說：

「艾玉，日後我娶你做個如夫人，好嗎？」

艾玉既不掙脫朱溫捏著的手，也不回答，只是吃吃地笑。

「你說呀！」

依然是招惹人的吃吃笑聲。

「願意，還是不願意？」

「我不知道……」艾玉依然迷人地笑著。

「怎麼會不知道呢？」

突然，艾玉兩隻手倏地從朱溫的把握中抽了出來，她迅速地理了理鬢髮說：

「公主來了！」

朱溫也趕緊規矩地坐回酒宴席前。

門外傳來公主清脆欣喜的聲音：「皇帝的制命下來了，快擺香案！」

幾個侍衛手忙脚亂地擺設香案，朱溫趕緊離了酒席，整理衣冠。州衙中門大開，官軍使者手捧制書，大步走進衙來，朱溫到中堂香案前跪下，聽使者宣讀制書：

大唐僖宗皇帝中和二年九月制：

朱溫順天悔禍，去逆從正，幡然來歸，實乃忠義之舉。《禮記》有言：「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此之謂也。

即署朱溫爲同華節度使，著率本部人馬，會同諸鎮官軍，揮戈長安，共滅巢賊。待到馬敲金鐙響，人唱凱歌回之日，朕當另有褒賞。

鶯英隱在後堂門簾裡，傾耳聽完前廳使者高聲宣讀的制書，兩行喜淚撲簌簌從眼窩裡滾落下來。她急步奔回內室，返身閂緊房門，撲通跌臥在牙床上，渾身有一種大功告成，解脫舒展之感。兩年屈身事賊，

忍辱負重，這一切總算沒有白費。朱溫歸唐，黃巢如失一臂，俯首受戮之日不遠了。自己每恨身爲女子，既不能立身朝班，輔弼皇兄，革除弊政；又不能衣甲執戈，統兵上陣，以滅亂賊。今天委曲求全，戰勝於閨閣，差可自慰吧。

然而，蓄謀已成，她的生命途程也該終結了。此志和此謀是她喬裝跟隨朱溫走出大明宮的時刻，便同時定下了的。堂堂御妹，大唐公主，屈身事賊，名節已虧。有何面目重見滿朝文武、皇室宗親？

鸞英從牙床上爬起，整理一下衣容，對著西北方向，頂禮三拜，心裡暗祝：長安失陷，宗廟淪喪。處渭水之北，北山之陽，西起乾州，歷醴泉、涇陽、三原、富平，直到蒲城，橫亙五縣二百五十餘里；從高祖獻陵、太宗昭陵，直到父皇懿宗簡陵的十七代列祖列宗的帝陵，當安然無恙吧？皇祖皇宗有靈，祈體恤小女心志，見容於九泉。

祝罷，她從櫃裡取出一幅白綾，割指瀝血寫上：

人能諒我，
我自無顏，
此志已成，
殺身補節。

血書寫罷，鸞英面朝西北，向著十七代帝王的陵寢跪下，從容引頸，手提漢高祖斬白蛇劍自刺而死。

朱溫跪接了皇帝的制命，厚賞並送走了使者，這才高高興興地回後堂去。他首先要見見永壽公主，現在他是僖宗正式制封的同華節度使了，節度使出征是將帥，入朝就可以爲宰相。從此以後，她再不會以當他朱溫的夫人爲屈辱了吧？

朱溫遍問幾個隨侍宮女：公主何在？宮女們都躲在繡簾後面，看前堂接制詔的熱鬧呢，誰也沒有留意公主，都搖頭說不知道。朱溫直奔內室，一推門，門卻閂著。他敲著門，大聲喊：

「公主，大喜之日，你一個人躲在內室做什麼？快開門，我們來擺宴慶賀。不日，我要送你去見你的皇兄呢。」

室內卻沒有回音。朱溫心覺有異，肩頭一使勁，便把門撞開了，只見桌上一幅白綾寫著血書，永壽公主倒在血泊裡。

朱溫從血泊裡抱起永壽公主，流著淚呼喚：「公主，公主！」血還是熱的，但人已經氣絕。朱溫，一條兇惡粗魯的莽漢終於哭出聲來：

「公主，你為何想不開，棄我而去……」

宮女們聞聲都趕了過來，見此情狀，一齊痛哭，後堂頓時充滿嚶嚶的哭泣聲……

朱溫忽然收淚，拿起桌上鸞英寫下的絕命血書看了又看，細察其中意味：她把危難從我，看成失節，耿耿於懷，自覺無顏，以致殺身。要是僖宗皇帝知道了這事呢？御妹失節，豈不也丟了他皇室的臉，他能高興嗎？皇上知道我危難中占了她的御妹，以致使她今日羞辱而死，能不懷恨在心嗎？想到這裡，朱溫不免心懷憂懼。

幸好，鸞英的身分一直隱秘著，未為外人所知，及時掩埋，秘不發喪，此事也就遮蓋過去了。可是，那幾個隨侍宮女呢？如不處決，早晚難免洩漏風聲。他偷眼一看，她們一個個淚人兒似的，正傷心呢。而那艾玉淒淒楚楚，更惹人愛憐，正是：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他想起今日艾玉侍酒時的情景，自己還捏著她的小手，許了將來娶她做如夫人呢。別的宮女秘密處決，

把艾玉留在身邊吧？

然而，他終於暗暗下定決心，全部處決，一個不留。留下一個，難免要走漏風聲，針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風啊……

【注釋】

① 醍醐：酥油。純酥油澆到頭上，清涼舒適。佛教比喻以智慧灌輸於人，使人徹悟。

## 二十七

一方大磧（沙漠）號沙陀，部族驍雄勇力多。

——古謠

在阿爾太山以西的今新疆地方，古代有一片叫「沙陀」的大沙漠，居住著一支驍雄勇健的部族，此部族遂號「沙陀」。

沙陀本是西突厥的苗裔，過著逐水草而遷徙的遊牧生活，唐懿宗咸通年間遷徙到今山西大同附近，應召攻打龐勛義軍有功，其部族領袖原姓朱邪名叫赤心的，被唐天子授振武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李國昌生下一子，叫李克用，年紀長成，能騎善射，比他父親更為驍勇，也更不安分，暗暗窺伺中原，時常率部侵擾擄掠河東之地（山西黃河以東的廣大地區），因而屢與唐軍發生戰事。

這一年秋天，正是「草枯鷹眼疾」的圍獵好時候，李克用率領一支人馬，出外放鷹走馬、射獵打圍解悶。來到一處山坡，陡起一陣狂風，飛沙走石，颳地遮天。

李克用心想：風乃天地呼吸之氣，雲從龍而起，風從虎而生，莫非此地有大蟲出沒？

他正思忖，風過處，一聲振動山岡的咆哮，山林裡果然跳出一隻水牛大小的斑斕虎來。那猛虎出林，正要逞威，一看對面有一彪人馬，箭上弦、刀出鞘，殺氣騰騰，知道寡不敵衆，轉身快快而逃。

李克用縱馬去追，那虎已躍過深澗，立在對岸。對岸草地上一群羊兒正在吃草，猝不及防猛虎躍至，驚得羊兒四散奔逃。那老虎無意之間躍入羊群，喜不自勝，也顧不得後有追兵，咬住一頭羊就吃。

老虎啃了幾口羊肉，扔下死羊，掩尾低頭繼續前走。忽然一個軍士驚呼：

「不好，前面山石上睡著一個牧羊人，老虎要吃人了！」

士卒們一齊大聲吆喝，然而，風吹樹響，澗水潺潺，那人竟聽不見對岸的呼喊，依然熟睡如故。忽然，一隻驚羊咩咩叫著從牧羊人身上竄過，牧羊人這才驚醒。猛一睜眼，見老虎正在吃羊，撐地跳起，便去打虎。老虎見有人來，棄了羊，迎面撲去。牧羊人閃身躲過，老虎撲了個空。那人不等老虎轉身，騰地跳起，一躍騎上虎背，一手按住虎頸，一手握拳便打。那碗口大小的拳頭落在虎脇下，只消數拳，虎已斃命。牧羊人怕虎假死，又雙手將虎提起，在石上連摔數下，摔得老虎口裡流血，舌頭掉出，方才住手。

對岸衆人都看呆了。李克用心中大喜：此人眞是六甲神將下凡，有此勇力，若得此人爲用，定能助我稱雄中原。急令左右去請壯士來見。

牧羊人聽說沙陀兵馬使有請，不敢怠慢，踏石過澗，到李克用馬前拜見。

李克用問那少年何方人氏。

牧羊少年回答說：「我還在襁褓中，母親便死。後來聽人說，我只有母無父，因而也無姓氏。」

李克用說：「人稟天地陰陽二氣而生，豈能有母無父？」

牧羊人跪伏在地，也不顧羞，憨裡憨氣地敍述起來——

聽人說，我母親崔氏，長到十六歲，還沒許配人家。有一個艷陽天氣，鄰居姐妹邀我母親出外採野菜，順便遊春玩景。走到一座皇陵前面，兩旁列著八個石人。鄰居姐妹相戲說：「我們都已許配人家，崔家小妹年已長成，卻未擇偶，現在，我們衆姐妹爲你說一丈夫，如何？」

母親說：「好啊，只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人？」

衆姐妹說：「就將這八個石人說與你爲夫，由你自擇一個。」

母親說：「烈女不事二夫，手裡菜籃扔中哪個石人，就和那個石人結爲夫妻。」

說罷，合上雙眼，將手裡菜籃向前一扔。睜開眼看，第二個石人冠子上掛住了籃子。母親上前，抱住第二個石人，口裡說：

石人石人，
排行第二，
你爲丈夫，
我心無異。

說罷，衆姐妹哈哈大笑，分頭去採野菜。

以後，母親果然不婚而孕，生下我來。母家以爲有辱門第，將母親趕出家門。母親抱著我又來到皇陵前，見石人頭都被打斷，便捧了頭給第二個石人安上，歎了口氣說：這孩子就叫安頸思吧。母親在石人前大哭一場，然後在墳前一棵樹上自縊身死。我被一家撿回撫大，就給他家放羊。別人開始叫我安頸思，以後慢慢改口喚安敬思，這便成了我的名字。

衆人聽了，不知是假是眞，只是連連稱奇。

李克用點頭歎息：「原來是石人所生，難怪一身好力氣。」又說，「你這一身膂力，與其埋沒村野，與草木同朽，何不隨我去求取富貴？」

牧羊人說：「如能求取富貴，願隨爺去，水火不避，生死不怕。」

李克用大喜說：「既然如此，你又無父，我收你做個義兒吧。從此賜名李存孝。」

牧羊少年見一位將軍願收他做義子，哪有不高興的？當即納頭便拜，親親熱熱地說：「孩兒李存孝，

拜見阿爹。」

李克用出獵，不費吹灰之力，得了一頭死虎，無意之中還收了一員虎將，已經心滿意足。便不再多耽擱，命士卒將死虎馱上馬背，又勻出一匹馬來給牧羊少年騎上，一起回營。

一行人回到營地，只見營門前廣場上幾座熔爐火焰熊熊，鐵錘落在鐵砧上，火花四濺，叮噹山響。一位女子頭戴貂皮帽，身繫綉花裙，臉像黑牡丹，正在爐子旁察看新打的刀劍是否鋒利。

李克用遠遠地在馬背上就喊：「夫人，我又給你收一個義兒回來了。」

那女子扔下手裡的刀劍，回答說：「你要當百子觀音？收這麼多義子。」

回話的便是李克用的夫人劉氏。劉氏夫人能使兩口寶刀，也是一員能征慣戰的女將。

說話間，李克用馬到營前，他跳下坐騎，哈哈笑著說：

「夫人說個正著，義子營裡已有九十九人，此子一來，正好湊足百人之數。我也就是百子觀音了。」

李克用又正經地對劉氏說：「我盡收羅天下豪傑，養為義兒，號義兒軍，將來定能助我稱雄中原。此子後來居上，義兒營中堪稱第一呢。」

劉氏打量李存孝問：「這少年面黃肌瘦，有什麼能耐，值得將軍稱他為『天下豪傑』？」

李克用說：「可別小看了他，馬背上那隻死虎便是他赤手空拳打死的。」

劉氏夫人半信半疑：「哦？」

熔鐵爐旁，士卒們正將打造好的刀槍捆成捆，用繩子拴了，穿上杠捧，杭育、杭育地往營裡抬。李存孝見了，走上前去，將身上的破羊皮襖挽了挽，一手在胳下夾了兩捆，左右夾了四捆約百把件鋼打的刀槍，輕輕巧巧往營裡走。這四捆刀槍得八個棒小伙抬，李存孝卻一人連夾帶提地搬走了。

劉氏夫人在一旁看了，半晌作聲不得。

李克用在一旁笑著問：「夫人，這義兒膂力如何？」

劉氏夫人說：「膂力盡有，只不知道武藝如何？」

李克用喚道：「存孝兒過來，參見母親。」

李存孝行禮已畢，劉氏夫人問：「你力氣不凡，可會武藝？」

李存孝說：「孩兒尋常曾自做了弓箭，在野地裡射那飛禽走獸。」

劉氏夫人命於百步之外立一紅旗，頭上取下一根金簪來，別在旗角上，又隨手要了一根馬鞭掛在金簪上。對李存孝說：

「百步之外，你連放三箭，如能將馬鞭射落地下，金簪賞你去換酒喝，另外，我還要親手做一領戰袍獎你。如若三箭射不下馬鞭，我便要士卒就用這條馬鞭打你一百鞭，罰在這爐前一面打鐵，一面練武藝三個月。」

李存孝領命，要了一把雕花弓，瞄準旗角上的金簪就射。只聽見這頭弓弦響，那頭馬鞭墜地。衆人齊聲喝采。李存孝上前拾起金簪、馬鞭，雙手捧著，返回跪到劉氏夫人面前，說：

「孩兒覆命，請母親驗箭。」

劉氏夫人大喜說：「孩兒果然不凡，不但力大無窮，弓箭也很嫻熟。金簪你就拿著買酒吃，三天之後，我再賜你一領新戰袍。」

李存孝連忙叩頭謝恩。他哪裡捨得用這金簪去換酒喝，把它在懷裡藏了，作爲念物。

就在這時，只見前面場子中央立著的那杆旗幟，連擺了三擺。

李克用問身邊侍衛：「有風吹動，無風吹動？」

侍衛們都望那李存孝得意地往懷裡藏金簪去了，沒留心方才起沒起風。現在主將問起，他們看了看周

圍樹葉未動，便答道：

「無風吹動。」

李克用沉吟說：「無風軍旗自動，此乃有事用兵的徵兆。孩兒們，各自回營，厲兵秣馬，做好用兵的準備。」

三天之後，忽有士卒來報：「唐天子派使臣來，現在營門外，請將軍接旨。」

李克用聽了，大喜，說：「果然不出我所料，正應了軍旗無風自動的徵兆。」

原來，各鎮唐軍雖然趁黃巢困居長安之機，得以重整旗鼓，陸續取齊，對長安形成包圍之勢。但畢竟缺少一支能首先突破長安城防的精銳之師。長安失陷之後，鄭畋在鳳翔異軍突起，阻扼義軍西向，立了戰功，也振奮了各地官軍士氣，然而，鄭畋旋染沉疴，不久便離了軍職，到成都養病去了。王鐸以宰相身分重出，自告奮勇擔任諸道行營都統，指揮天下官軍欲復占長安，一年多來也無多大戰績。

這時，幾年前曾監軍斬殺王仙芝的大宦官楊復光，向朝廷獻策說：

「雁門李克用①，青年驍勇，有沙陀強兵，亦有徇國之志，只因侵擾河東，與朝廷結隙。若天子以聖旨曉以大義，召其興兵破賊，沙陀兵必來，黃巢軍必滅。」

操持朝柄的大宦官田令孜，想將最後剿滅義軍的大功歸於北司②，終於採用楊復光的策謀。稱王鐸討黃巢久而無功，免去他諸道行營都統的官職，調為義成節度使（駐節滑州，今河南滑縣），而以天子詔書召沙陀兵進中原討伐黃巢。

李克用大開中門，到香案前跪迎唐天子御旨。使臣宣讀詔書：

奉天承運大唐天子詔

朕聞《孔子家語》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大唐高祖、太宗一脈相傳，以至於朕，一十七代，劬勞國事，夙興夜寐，靡有朝矣③。士民衆庶，恩德廣被。

今有曹州冤句黃巢，前日販鹽虜耳，不思報效皇恩，反嘯聚飢民爲亂，剽掠州縣，以至殘陷長安京邑，驚動帝駕，播遷西蜀，實乃罪不容誅。

今諸道勤王之師，咸集京畿，賊軍殄滅，指日可待。朕念前代沙陀單于朱邪赤心，攻討亂賊龐勛有功，賜以帝姓，曾被殊恩。今日國難方殷，聞鼙鼓思將帥，故馳旨以召沙陀忠義鐵騎。

敕封沙陀兵馬使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更賜錦袍一件，玉帶一條，金寶十車。著即興兵，馳赴京畿，勤王滅巢。功成之日，另有重賞。

切切此諭，勿負朕心。

讀了詔書，使臣令隨侍獻上錦袍、玉帶和十車金玉。李克用受到封贈，十分高興，望闕謝恩，並設宴款待使者。

李克用早就想帶領沙陀子弟，移駐繁華富庶的中原地區，但每次南擾，都爲沿途各州鎮的守軍所阻，免不了刀兵相見，一場廝殺。最後，終因無法孤軍深入，而退回塞外。現在，有聖旨相招，各州鎮守軍誰敢阻攔？可一遂素願，堂堂皇皇地進入中原，直達京畿，叫他如何不喜？

當即傳下號令，準備炒麵乾糧，收拾兵仗旌旗，各營沙陀子弟，克日進兵中原。

**[注釋]**

① 時李克用據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縣），雁門關在此州，亦稱雁門郡。

②北司：唐内侍省的宦官居於皇城之北，稱北司。朝臣官署在皇城南部，稱南司。

③夙：早。靡：無。這兩句出自《詩經》，意思是，起早睡晚，沒有一朝懈惰。

## 二十八

黃巢攻占長安的第三個多天（唐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的多天），是一個異常艱難的多天。九月霜降，渭河兩岸便開始天寒地凍，到了十月小雪，關中平原上已經漫天飄雪。農諺說：「小雪雪滿天，來年是豐年。」但眼前嚴酷的現實卻是，寒冷和飢餓像兩頭噬人的巨獸。威脅著長安京畿二、三十萬義軍和數百萬庶民百姓。寒冷使人更容易感到飢餓，更需要食物；而飢腸轆轆的餓漢，又比飽饜肥鮮的人，更加怯冷畏寒。

黃巢剛進大明宮的那年冬天，御榻磚炕是用沉香木末燒熱的，整個宸居溫暖如春，異香撲鼻，住在裡面，恍惚如置身仙宮。宮中積存的沉香木末不久用完，沒有來源，第二個多天便只能用木炭和穀糠漚燒暖炕了。今年多天，穀糠已經成了長安城裡普通百姓和一般士卒飯鍋裡的食物，捨不得拿它燒炕了；兵荒馬亂，南山的燒炭翁不再進城賣炭，於是，大明宮裡的御榻磚炕，也只好漚燒乾馬糞。火溫既不如前，那氣味就更不能提了。

這天一早，黃巢在御榻上似醒非醒，一股暖膜的乾馬糞氣味，悠然鑽進鼻孔。朦朧中，他彷彿覺得自己是躺在曹州冤句赤牆村故園的暖炕上，家鄉的土炕就是用乾牛糞、乾馬糞做取暖的燃料。他從小聞慣了這種暖膜的氣味，聞到它，就自然想起家鄉那個熟悉的小院，院裡那幾棵高大的梧桐。到了多天，乾如青銅的梧桐樹早已落盡那雖然寬大卻不耐風寒的綠葉，只剩下肉陀的疏枝鹿犄角一樣丫叉著，伸向灰濛濛的天空。光裸的枝條上，常有鳥雀用枯枝、茅草在上面做窩。

「家有梧桐樹，招來鳳凰鳥。」

鄉鄰傳說，黃巢是他媽媽從庭院裡梧桐樹上鳥巢裡，撿了一枚鳳凰蛋孵大的，所以，從小格外聰慧，

而且名字也取個巢字。多有意思的傳說……

可是，那個裡面裝著鳳凰蛋的鳥巢呢？……黃巢睜開眼看，哪裡有什麼鳥巢，原來自己是擁著錦衾，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裡。金碧輝煌的宮殿中，貴爲帝王的御榻暖炕裡，燒的不再是異香撲鼻的沉香木，卻是臊臭的乾馬糞，一種對局勢的憂愁不覺隱隱襲上心頭。

他推被而起，披衣下牀。穿褲子的時候，猛然發覺，兩隻大腿竟養得又白又胖了。進長安之後，這兩年居於深宮，很少騎馬馳騁了。這就是古今志士常常慨歎的「髀肉復生」吧？當年，劉備在荊州閒居數年，一日如廁，見髀裡肉生，不覺慨然流涕。劉表怪而問之，劉備說：

「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裡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黃巢不覺懷念起進入長安以前那些鞍馬馳騁的日子來，那時候南征北戰，官軍捉摸不定義軍的行蹤，而義軍卻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官軍面前，打他一個措手不及。攻占長安，趕跑了唐朝昏君，建立了大齊新朝，這無疑是一個空前的大勝利，這也是樹旗起義以來就一直夢寐以求的事情。然而，新的勝利也帶來新的煩惱，往日疾如飆風，叫官軍捉摸不定，而今卻不得不固守一城，往日只有義軍去圍攻固守一地的官軍，而今反過來官軍四集圍攻固守長安的義軍。

唉，往日那些鞍馬馳騁，自由來去，處處主動的日子，多麼叫人懷念！可是，又不能放棄這九重宮闕，京都帝邑，這是執掌國柄的象徵。九重宮闕、京都帝邑棄守，還有什麼大齊新朝？眞叫人左右爲難啊……

盥洗已畢，宮女送上早餐。不是帝王們平日食用的瓊漿玉液，佳肴珍饈，而是一盤玉米麵餅子。這兩年，由於京都貢賦斷絕，江南的米糧不再從大運河經黃、渭，源源運來長安。勤王官軍四面圍困長安，義軍也無法出去借糧。京郊地域有限，連年戰亂，田園荒蕪，長安城裡的糧食越來越艱難，竟不得不以玉米麵來充御食。幸好，黃巢在山東老家從小吃慣玉米麵，況且餓了什麼都好吃，所以並不嫌它粗糲，大口大

口地吃得津津有味。

黃巢吃了兩個玉米餅，意猶未足，正要伸手去盤子裡取第三個，抬頭見侍立一旁的宮女，面黃肌瘦，一副病容，心裡不覺動了憐憫之情。兩年前，他剛進宮的時候，這個服事左右的女孩子臉上有紅有白，顏色多麼好，可以說是「臉似芙蓉胸似玉」；而今卻面有菜色，這全是近年餓成這樣的啊。想到這裡，他不禁有點內疚，伸向盤子的手縮了回來，再也嚥不下去了，卻把盤子推向那宮女說：

「朕已經吃飽，你把盤裡剩的餅子，端下去吃了吧。」

宮女驚訝地問：「皇上只吃了兩個餅子，就飽了嗎？」

黃巢故意打著飽嗝，笑著說：「飽了，飽了，你把餅子端去吃吧。」

宮女這才跪下謝恩，高高興興地端著剩下的餅子下去了。

宮中只能吃玉米餅子，二、三十萬義軍士卒吃的什麼呢？天寒地凍，腹中無食，怎樣迎敵四面進逼京畿的官軍呢？歎髀肉之復生，何不快馬大刀到陣地上走走去！

聽說御駕要去巡視陣地，侍衛們早將御輦準備好，直推到殿前玉階下，只等黃巢上車。誰知道，黃巢卻脫去冕旒袞服，要宮女們取戎裝伺候。

侍衛們小心地問：「皇上出巡，騎馬，還是坐車？」

黃巢說：「騎馬。」

侍衛趕緊退出，去御馬檻，備烏龍駒。

黃巢又吩咐：「傳旨林言，此次出巡，不備儀仗，輕裝簡從。」

黃巢戎裝整齊，走出殿外，林言早已帶領隨身侍衛，備好烏龍駒，在玉階前侍候。那烏龍駒久不見主人，而今相逢，格外親熱，咴咴嘶鳴，揚起前蹄。然而，那樣子竟有幾分笨拙，前蹄才提起一半就踢踏落

下，不復有當年一杆旗樣筆直豎起的英姿。

黃巢走上前去，親切地撫了撫馬背，那馬體滿膘肥，肩胛間的肉堆得晃盪起來。黃巢歎道：

「這馬再閒養幾年，也就肥得無法上陣，只能吃肉了。」

黃巢問一旁侍立的林言：「這馬，你常騎出去，蹓蹓嗎？」

林言端肅回答：「烏龍駒是御馬，臣豈敢隨便亂騎？」

黃巢不悅，板起臉說：「馬要常蹓，戰馬更要常調教，御馬也不例外。這道理你難道不懂？我是皇上，也是將軍，而今義軍雖占有長安，但唐朝廢帝還在蜀，天下未定，一朝有事，需要上陣，戰馬久失調教，豈不誤事？」

黃巢責以大義，林言額頭上不覺沁出汗珠來。是呀，四面官軍虎視眈眈，逼近長安，早晚會有一場昏天黑地的大廝殺，舅舅能離得了戰馬嗎？舅舅如今是大齊皇帝，不能像過去一樣，天天出宮蹓馬，自己是宮廷侍衛長，爲什麼不主動承擔起調教烏龍駒的任務呢？拘於小禮，忘了大義，一旦上陣，戰馬有失，自己豈不成爲千古罪人，又如何對百萬義軍和天下百姓呢？

黃巢見林言無限惶悚的樣子，緩和了臉色，又說：

「這也不能全怪你，調教御馬的事，朕也未專旨交付與你。今日當面囑咐，以後你記住此事就是了。」

黃巢踏鐙上馬，腰間羅平寶劍撞擊著龍鳳鞍韉，發出悅耳的玎璫聲。主帥的英姿和鐵馬金戈相擊的聲音，使隨行侍衛精神爲之一振，也一齊躍身上馬。馬蹄在宮中鋪磚的甬道上，踏出一陣節奏整齊的達達聲。這清脆悅耳的馬蹄聲引得甬道兩旁殿宇、別館中的宮女們，紛紛從窗帷間探出頭來張望。平日她們看慣皇帝正襟危坐乘坐鑾輿，現在突見黃巢騎在馬上的雄姿，不禁相顧稱羨：

「大齊皇帝騎馬，眞是英武！」

黃巢打算去灞橋，巡視扼守東面孔道的孟楷陣地。一行衆騎出了春明門，馳到灞橋頭，只見守橋士卒在帳篷前的雪地裡，燃起幾堆熊熊的大火，正在化雪燒水。

黃巢緩下轡頭，到橋前下馬，走近燒水的士卒。那士卒正將一椏生柴帶著綠葉往火堆裡加，黃巢問：

「這樣濕的柴，燒得著嗎？」

士卒用手背抹去眼角被煙薰出的淚水，回過頭看，見問話的是一個氣宇不凡的陌生漢子，不敢怠慢，憨厚地一笑，回答說：

「濕柴怕猛火嘛。」

陌生漢子連連點頭：「嗯，有理。」又問，「燒這幾大鍋水，做什麼用啊？下雪天，喝得了這許多水嗎？」

士卒回答：「不是燒水喝，是燒水做飯。」

「做飯，怎麼不放米呢？」

「米，哪來米呀？」士卒忽然湊近陌生漢子耳邊，「聽說大齊皇帝在大明宮裡每天也只能吃玉米麵呢，是嗎？你從城裡來，樣子像當官的，一定知道。」

陌生漢子哈哈大笑：「大齊皇帝現在究竟吃什麼，我哪知道。不過我知道一句俗話：『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不下糧食到鍋裡，你怎麼做飯呢？」

「實話告訴你，糧食雖然不多，我們卻常常有肉下鍋。今天我們隊正帶人採辦去了，馬上就回，叫我燒好開水，等肉下鍋。」

「哦，你們還有肉下鍋，什麼肉呀？」

燒水士卒看了看陌生漢子，欲言又止，詭譎地笑笑，說：

「什麼肉，你就別管了。在城裡，就是你們當官的，這一向也很少吃到肉了吧？想吃肉，等一等，我

們隊正馬上回來，他是一個很好客的人。」

陌生漢子見燒水士卒說得蹊蹺，果然不立即走，等著看個究竟。隨行人衆便都圍著火堆取暖。

說話間，馬蹄達達，攪起一團雪霧，燒水士卒高興地站起來，叫道：

「來了，來了！」

轉瞬之間，幾騎已馳到火堆前，數人翻身下馬，便卸馬上馱著的布袋。撲通，撲通，一袋一袋往雪地上摜。隊正模樣的人走近火邊，看了看鍋裡熱氣蒸騰的雪水，叫道：

「水快開了，割肉下鍋！」

一個個布袋打開來，提起袋底往下一傾，一具具還滴著血的沒頭屍體，便落到了雪地上，染得雪地一片殷紅。

「你們幹的好事，畜生！」

隨著一聲怒喝，一隻手揪住了隊正的領口。隊正惱怒地將那隻手猛力一推，只聽得唱啦一聲響，衣服撕開了一個大口。但那隻手是那樣強勁有力，依然緊緊掐住隊正的脖子，哪裡推得動？隊正喉管透不過氣來，這才洩了勁，氣促地說：

「好漢，你要幹什麼？」

那人另一隻手嫂地掣出刀來，在隊正面前一晃，惱怒地說：

「我要宰了你們這些吃人的畜牛！」

隊正身上起了一陣寒慄，閉目等死。突然，一個威嚴的聲音說道：

「放開他。」

那隻掐著脖子的鐵鉗一般有力的大手鬆開來，又突然猛力向前一搡，隊正踉蹌倒地。他掙扎著從雪地

上爬起來，這才睜大眼睛，好好打量眼前這一夥生人。

隊正的目光由木直逐漸變爲驚惶，兩股不由自主地戰慄起來，雙膝一彎，咚地跪倒在雪地上，一面磕頭，一面說：

「不知大齊皇帝駕到，多多冒犯，小卒該死。」

聽隊正稱那陌生漢子爲「大齊皇帝」，跪在地上直磕頭，其他守橋士卒慌了，也一齊跪下，磕頭。

原來，守橋士卒多是近年補入的本地人，並不認識黃巢，而隊正卻是曹州、鄆州一帶的老兵，多年跟隨黃巢南征北戰，所以一眼便認出了眼前的大齊皇帝和小將林言。

黃巢嚴厲地說：「究竟是何情由，快快稟來！」

林言還一手提刀，在一旁怒視著他，方才的殺氣並未消散，隊正哪敢怠慢，連忙從實稟奏。

隊正說，現在軍中每人每天只發四兩糧食，士卒都是正能吃飯的年輕人，如何夠吃？開始，他們將身上積蓄的銀錢，以及身邊好一點的衣物，到附近村莊換糧食吃。好一點的衣物及積蓄的銀錢漸漸罄盡，而米價卻漲到斗米三十緡（每緡一千錢），再也無力自去換米，便找些野菜來煮了充飢。最近得悉，官軍常常竄入附近一帶村莊，屠殺無辜百姓，割了頭當義軍去邀功請賞，而棄屍野外。他們忽然想到，這些野屍無人收葬，與其讓它餵鷹犬，不如撿了來果腹度命，故有此舉。

聽了隊正敘述，知道殘殺百姓的並非他們，林言怒色稍解。黃巢凜然說：

「義軍被困，軍中缺糧，士卒們的苦楚，朕感同身受，能不體諒？然而，不管多麼困難，也不能忘了義軍起兵爲百姓的宗旨！你們雖未殘殺百姓，然此種行徑與禽獸何異，哪裡還配稱義軍？今日饒過一次，以後再犯，定斬不赦！朕當立即傳諭全軍，以後凡遇此類事情，有關人員一律處以極刑！」

隊正連忙叩謝活命之恩，並保證以後不再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黃巢又安撫眾士卒說：「你等安心守衛京畿，朕當派遣精兵，外出籌糧，盡快解除義軍的飢荒。」

說罷，黃巢翻身上馬，林言及眾侍衛跟隨著，繼續前行。眾守橋士卒原地跪送。

頂風冒雪來到灞橋，只見橋頭瑟縮地立著一小隊士卒，並無重兵把守。灞河沿岸的一些營寨，冷冷清清，人去寨空。黃巢心中詫異，趕到主將大營去。並不見孟楷出營迎接，一名留守的偏將，正在營中向火喝酒禦寒。他萬萬想不到如此風雪天氣，大齊皇帝會親自出宮巡視。黃巢在侍衛簇擁下，突然出現在面前，只嚇得他扔了懷裡的酒葫蘆，趴在地上，說不出話來。

林言問：「孟將軍哪裡去了？」

偏將結巴了半天，才說清楚：「孟、孟將軍，帶領人馬，攻、攻打同、同州去了。」

「攻打同州？胡說！同州不是朱溫將軍在那裡駐守嗎？」林言只當是偏將喝醉了酒，說胡話。

「小將不敢胡說。朱溫將軍，哦，朱溫那狗東西，他降唐了。」

「什麼?!」林言將趴在地上的偏將，一把提了起來，兩眼威逼著他。

那偏將嚇得索索發抖，但並不改口，依然說：

「朱溫那狗東西，他降唐了。」

這話像霹靂轟頂，黃巢只覺得眼冒金花。飢餓、寒冷、一路上見到的不順心事情，再加上這個意外的使人震驚的消息，使黃巢頭暈目眩踉蹌欲倒。他用手中的羅平劍支撐住身子，強自鎮靜了片時，然後問：

「何時得到此信息？」

「探卒剛剛來報。孟楷將軍一聽，怒不可遏，馬上率隊出發，要去踏平同州，生擒叛賊。命小將留守本營。」

「這麼說，孟將軍的隊伍走得還不遠。」黃巢當機立斷，將手中羅平劍付與林言，「快馬疾馳，務必追

上孟楷，傳朕旨意，立即回師。如有抗旨，不論何人，先斬後奏！」

「領旨！」林言莊重地跪接了羅平劍，拜了三拜，轉身要走。

黃巢又吩咐：「騎上朕的烏龍駒，只有牠能追上孟楷的千里赤。」

林言佩帶羅平劍，跨上烏龍駒，一提繮繩，向東馳去。烏龍駒久未如此盡情馳騁，咴咴嘶鳴，分外亢奮。此刻，風攪雪花，下得更緊，天地間白茫茫一片。烏龍駒馱著林言，恰似一顆黑色的流星，在白茫茫的天地間飛行。

林言只覺得耳邊風聲呼呼。烏龍駒不愧是一匹千里足，只需一頓小菜飯的工夫，倏忽行盡五十里，前面已經看見驪山的峰巒，以及點綴在山隈林間的亭台樓閣。轉過一個山彎，便見軍旗高擎，一支人馬如披白盔白甲，在出關的大道上，向東疾進。

終於趕上了！林言只覺眼前一亮，心頭一喜，兩腿使勁一夾，烏龍駒一聲長嘶，更快地追上前去。

接近義軍大隊，林言便高聲問：「孟將軍在哪裡？」

士卒們見噴著響鼻，汗氣蒸騰，疾馳而來的烏龍駒，趕忙閃在道旁，一面回答：

「孟將軍在前面。」

孟楷多年來有個習慣，行軍打仗，雖身爲主將，總是身先士卒。林言在馬上邊走邊問，一直將全軍超過，這才隱隱見隊伍前面，茫茫風雪之中，遙遙一點紅。那便是孟楷騎的駿馬「千里赤」！林言縱聲高呼：

「有御旨到，孟將軍駐馬！」

聽說「有御旨到」，頃刻之間，三軍齊回首，也紛紛向前傳呼：

「有御旨到，孟將軍駐馬！」

孟楷騎在馬上，千里赤只能刨著四蹄小跑，以和大軍行進的速度協調。孟楷心裡又憤又急，恨不得鞭

馬疾馳，立刻飛到同州城下，打破城池，活捉朱溫叛賊，獻俘闕下。朱溫賊子，太可恨了！這兩年，他引軍獨去，屢不聽號令。孟楷最初只當他桀驁自大，恥居僕射之下，心以大局爲重，強自隱忍。這次命他率領本部人馬從同州突圍，返回長安，不但拒不聽令，反而率軍投降官軍。這個沒有脊梁的狗彘之徒，一定是眼見天下各鎮官軍四集，京畿受困，嚇破了膽，便出賣弟兄，賣身求榮了。不嚴懲朱溫叛賊，如何向大齊皇帝交代？如何穩定軍心，杜絕叛賣行爲？然而，他不能不耐著性子，控住繮繩，如果任千里赤撒開四蹄，盡興奔馳，身後的大軍怎麼跟得上呢？

孟楷心裡正煩躁不寧，忽聽得後隊一片傳呼：「有御旨到，孟將軍駐馬！」

這傳呼聲頗出他意料之外，御旨怎麼會傳到這裡來了呢？然而，他不得不勒馬佇候。

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雪塵飛揚，迷濛的風雪中，一騎疾如旋風，飛馳到面前。漸漸看清，來人是小將林言，騎的是一身黑的御馬烏龍駒。

林言先在馬上拱手爲禮，說：「孟將軍，請了！」

孟楷在馬上還禮畢，林言說：「大齊皇帝頒下御旨，孟將軍下馬聽旨！」

孟楷慌忙下馬，恭拜道中，聽林言宣旨。他一面聽、一面覺得這旨意不對口味。朱溫叛變降唐，還不該立即率領人馬，前去剿滅？爲什麼要立即回師？這樣放縱叛徒，日後難免大姐做鞋，二姐照樣，那局面怎麼收拾？

林言宣旨已畢，孟楷問：「小將軍，可有墨敕在手裡？」

林言說：「走得太急，皇上來不及墨寫敕旨了。」

孟楷是個直人，此時卻情急智生，施起詭計來。他故意皺了皺眉頭說：

「軍機大事，口說難憑。如果沒有墨寫的敕旨，便恕我不能聽命了。小將軍請回，大軍還要趕路。」

說罷，孟楷一提繮繩，便要催馬前行。

「慢著！」

隨著這聲斷喝，林言嘩啦抽出腰間所佩羅平劍，猛力向路邊一棵獨立小樹劈去。咔擦一聲響，那樹帶著積雪攔腰折斷，倒了下來，撒了林言一頭一身雪粉。林言不顧這些，將手中劍一揚說：

「這是大齊皇帝所佩的羅平劍，臨行時交付與我。有抗旨不遵者，即以這棵小樹爲例，先斬後奏。待我先砍倒你們的軍旗，然後斬殺敢違旨意的人。」

說罷，驟馬上前，要去砍旗。孟楷這才慌了。他知道林言執行御旨是不走樣的，刀劍無情，不可冒犯，連忙說：

「既有大齊皇帝御劍爲憑，孟楷也就信了。」

林言這才勒馬，收劍。

孟楷調轉千里赤馬頭，大聲向全軍發令：

「遵御旨，還軍灞上！」

## 二十九

李克用率領數萬沙陀騎兵，來到雁門關。守關官軍知道他奉了御旨，去長安討伐黃巢，哪敢阻攔？連忙大開城門，迎接入關。

朝廷得知李克用起兵，大喜。又連忙追加一道敕旨，進封李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統率各鎮勤王大軍。

李克用當即在軍前換上「東北面行營都統　李」的大旗，浩浩蕩蕩向河中府駐節之地，山西西南角濱黃河的重鎮蒲州進發。

河中府旗幡招展，鑼鼓喧天，各路節度使列於道旁，迎接李克用。

李克用趾高氣揚，下馬便責問：「大唐藩鎮衆多，人馬盡有，不能保駕，使聖上遠奔西蜀，失其社稷，是何道理？」

李克用此時才二十八歲，節度使中有許多比他年紀長，門閥高，閱歷深的。但見他眼睛一大一小，一副兇横的模樣，又見數萬沙陀軍，一律黑衣鐵甲，精銳慓悍，都不敢得罪他，只得好言回答說：

「我等都懷報國之心，怎奈巢賊部下驍勇極多，流竄極快，一時措手不及，勤王來遲，致使長安失陷，君王播遷。」

李克用又問：「高祖、太宗太原起兵時，南征北討，剿滅六十四處煙塵，創立大唐三百年基業，英雄一世。今子孫如此懦弱，被一介墭虜，數十萬餓夫，奪了京城，失了宗廟，趕到西蜀，是何原因？」

衆節度使如何敢直言唐天子童昏失政的事？只好敷衍回答：

「這是天之歷數，有泰有否。樂極難免生悲，而否極也就泰來。將軍遠從代北，起沙陀之兵勤王，必

助唐運中興。」
衆節度正在貌恭辭卑地奉承李克用，其中忽有一人大聲嚷道：
「大丈夫生天地間，當堂堂而立，侃侃而談，爲何卑恭伺候沙陀兒顏色？」
李克用瞪起那雙一大一小的眼睛，詫異地看那口出狂言的漢子，只見他身長膀闊，臉如塗朱，鬚若金針。李克用吃了一驚，問道：
「醜漢何名？」
那人冷笑地回答說：「本人貌醜但五官端正，不似你眼睛一大一小。要問姓名，姓朱名溫，更名全忠，現居同華節度使之職。」
李克用暗忖：聽說黃巢部下有一員大將，名叫朱溫，最近歸順了唐朝，原來就是他！此人桀驁不馴，得給他一個下馬威，不然，以後如何駕馭？李克用喝斥說：
「吠，『全忠』，拆散開來，便是『人王中心』四個字。你身爲人臣，卻稱『人王中心』，可見你賊性未改，莫非還想犯上作亂?!」
朱溫仰天大笑說：「這是唐天子所賜御名，非朱某自取，如何有犯上作亂之意？你不要自作聰明，妄加猜測，嚇唬人了吧。本將軍之名，比你的雅多了。」
李克用問：「本將軍名諱，如何不雅？」
朱溫戲謔地說：「你初諱克用，次號鴉兒①，三號碧眼鶻②，四號獨眼龍，這些名字太雅了！」
「你敢當著衆節度之面，侮辱本都統！」
李克用大怒，拔劍直砍朱溫。朱溫側身躲過，搶刀大叫：
「你能使劍，偏我不會使刀？」

一個使劍，一個搶刀，兩人正要交鋒。衆節度使慌忙上前，架開兩人的刀劍，勸解說：

「未曾討賊，先殺自家人，恐於軍不利。」

衆藩鎭力勸，兩人怒氣才息，各自收了刀劍。然而，這兩個各懷野心的梟雄，從此互不相容。起初明爭暗鬥，唐以後公開交兵，拉開了五代十國長期混戰的序幕。這是後話，這裡不贅述。

一場爭端平息，一切又行禮如儀。李克用新到，與各藩鎭初次見面，還不相識。於是，各節度使魚貫上前，自報姓名官職，參見都統。

此時，唐僖宗早已行詔天下，令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就是窮僻遠阻的閩地，那裡的唐軍也命將遣兵，不顧崎嶇萬里，趕到了河中會集。這些上前參見的節度使，較聞名的有：

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　（駐節蒲州）

同華節度使　朱　溫　（駐節同州）

天平節度使　朱　瑄　（駐節鄆州）

平盧節度使　王敬武　（駐節靑州）

感化節度使　時　溥　（駐節徐州）

當時號稱二十八鎭諸侯，五十萬番漢人馬。

蒲州濱臨黃河，建有軒敞宏麗的觀鶴樓。河中蒲州，人稱長安後門，渡河西下長安，快馬半天就到，地當要衝，爲古來兵家必爭之地。有前人題觀鶴樓壁，道其宏麗和古戰場的蒼涼：

斗拱巍巍接畫梁，
俯臨往日古戰場。

干戈颯颯猶在耳，
鼓角聲聲助蒼涼。

夜掛一輪明月白，
山橫一帶陣雲黃。
凭欄翹首長吁歎，
淚灑西風感思長。

鶴壽長，相傳鶴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爲白。也就是說，白鶴壽都在三千歲以上。傳說不足爲憑，三千歲也許誇大其辭，但鶴壽長則不謬。人們常以「龜齡鶴年」作爲祝壽之詞。因此，鶴一向是人們尊崇喜愛的禽鳥，以一睹爲幸爲快。

鶴性機警，八月，白露降，流在草葉，滴滴有聲，即高鳴相警，徙所遷處，因稱「鶴警」。秋天，鶴群南徙，春天，鶴群北飛，常常棲息於黃河水濱、沙灘，食水草、魚蝦，是觀鶴的好季節。

現在，冬末春初，黃河邊難見到成隊的鶴群，但仍能偶爾看見失群滯留的孤鶴。天寒地凍，孤影隻形，也許那鶴倍感凄涼，所以鳴聲也格外淸厲。聲聲鶴唳，上干九霄，聲振九皐。此時登機，看孤鶴，聽鶴唳，又別有一番情致。

而今，觀鶴樓上宰牛殺羊，由東北面行營都統李克用執牛耳主盟，先祭天地，然後衆節度使共同歃血爲盟，誓師西征，討伐黃巢。

祭祀、盟誓已畢，酒宴開始。衆節度素知李克用善飲，酒饌備辦格外豐盛，更有佳人奉菜，美女進酒。

席間，衆人一面飲酒，一面凭欄觀河灘葦叢間的幾隻失群孤鶴，聽聲聲淸厲的鶴唳，一時觥籌交錯，歡聲不息。

時人因李克用曾登臨此樓，以李克用諢號「鴉兒」，便又稱此樓爲「鴉觀樓」。從此，此樓便有了「觀鶴樓」和「鴉觀樓」兩個名字。

黃巢得報，唐天子借沙陀鴉軍當先鋒，會同諸鎭勤王軍，號稱五十萬人馬，在河中府誓師，不日要進犯長安，心中大驚。朱溫駐同州的十幾萬人馬剛剛降唐，黃河已經不守，如不急速派兵前去迎敵，頃刻之間，幾十萬唐軍就要兵臨長安城下。

朝中，孟楷、蓋洪、林言都是勇將，但既會武藝，又懂韜略的卻只有尙讓。黃巢便傳旨，以尙讓爲大將軍，率義軍十五萬，東去迎敵，務需將來犯唐軍擊潰於京畿之外。

尙讓得旨，不敢遲延，立即誓師啓程。長安糧草匱乏，士卒飢疲。尙讓在軍中傳話：「打到河中府，糧草不計數。」以此互相激勵，士卒果然精神一振。義軍日夜兼程，尙讓想在唐軍渡河之前，趕到黃河西岸，憑藉黃河天塹，阻官軍於河東。

然而，義軍東出長安百餘里，走到渭南縣，便有探卒來報：官軍已經渡過黃河，現正順著同州大道，向西開拔。

尙讓只好傳令三軍：就地紮寨，準備迎敵。

尙讓立馬渭河岸察看地形。渭南縣依山傍水，渭水橫貫其中，將它劃爲南北兩半。北岸是一望無垠的渭河平原，水渠交錯，良田萬頃，堪稱關中糧倉。可惜，近年戰事頻仍，許多農田已經荒蕪。南岸緊傍秦嶺，回首騁望，緩坡、低山、高山，層層疊疊，堪稱坡峰浪谷：一條東出潼關，西通長安的大道，順著秦

嶺北麓，與渭水相伴，並肩逶迤。

這是義軍與官軍關鍵的一戰。此戰如勝，擊潰了面前的五十萬官軍，唐天子不可能在短期內重新組織起如此浩蕩的勤王大軍，長安將轉危爲安，大齊王朝滅唐有望。此戰不勝，義軍主力已潰，齊都長安再無屏障，京邑只好棄守……

想到這裡，尙讓只覺得肩上的擔子千斤沉，有不堪重負之感。要是在義軍攻占長安之前，如此重大的決戰，黃巢必然親自運籌，並且披掛上陣。如今成了一朝之主，當然不能輕易動皇帝的大駕，這統率運籌之責就理所當然地落到自己這個大齊宰相的肩上了。尙讓挺了挺腰，覺得此事是不可推諉的，天塌下來也只好硬把它頂住了。

此時渭水封凍，踏冰可渡，無險可憑。北岸平疇沃野，地勢開闊，而今田地休耕，正好擺陣廝殺。而且背水爲陣，也表明義軍誓死一戰的決心。

唐朝搬來沙陀兵做主力，沙陀本是遊牧部族，精於騎術，作戰蠻勇，不可力敵，只宜智取。沙陀蠻野之人，一定不諳陣法，不如巧佈一陣，誘他來攻，然後將他困在陣裡，聚而殲之。

尙讓一面看，一面想，籌劃已定，然後回營升帳，傳諸將聽令。他先講明沙陀蠻勇，必須智取的道理，然後說：

「我欲將三軍在渭河北岸平疇沃野，紮起七十二座營寨，七十二寨連珠三串，每串二十四營。這陣名連珠三串，又名狡兔三窟，還叫長蛇三折。先遣一將出陣誘戰，只許敗不許勝，將沙陀兵誘入陣內，然後長蛇盤曲，首尾相應，將沙陀兵纏死、咬死陣內。只要沙陀兵一滅……」

不等尙讓把話說完，帳下一員小將大聲叫道：

「此陣不可用！」

衆將大驚，回頭來看，原來是小將黃浩。黃浩是黃巢的侄兒，冤句起義時他才十二、三歲，現在已經弱冠，長得和他的幾個叔叔一樣英俊。這幾年，他跟在中軍，因爲年幼，雖然也經過些戰陣，但沒有獨立率軍打過大仗。平時只在營中練習武藝，研讀兵書，倒也刻苦。這是他第一次獨立率軍參戰。

尙讓見一個剛剛參戰的小將，貿然當著衆將的面，說他精心運籌的陣法不可用，心中不悅，問：

「此陣爲何不可用？」

黃浩朗聲回答：「此陣雖好，卻沒有利用渭南地利，而且容易爲敵軍識破。依小將之見，不如就在渭水南岸紮營。以小量義軍紮營示形於外，像長蛇露一個尾巴尖在草叢外面，將義軍主力隱蔽在南面山林裡，像長蛇將頭身藏在草叢中。沙陀兵見義軍人少，必然不以爲意，而且前有渭河天塹，踏冰而過，動作遲緩。等沙陀兵踩上蛇尾，隱藏在草叢中的蛇頭突然呼嘯而出，反噬一口，致敵於死命。這種陣法兵書上有名，叫做『驚蛇反噬』，一定能克敵制勝。」

黃浩侃侃說罷，尙讓卻冷笑一聲，反唇相譏說：

「此陣更不可用。此陣雖好，卻沒有顧及眼下的天時。現在天寒地凍，山林積雪，長久隱蔽其中，等待官軍來攻，時日難計，遷延日久，豈不把人馬都凍死了？我那長蛇三折陣，雖無隱蔽，但沙陀人不諳陣法，未必能識。只要他誤入陣中，一樣束手就擒。」

黃浩還想據理力爭：伐木紮寨，可避風寒。官軍大隊已過同州，兩軍交鋒，迫在眉睫，林中隱蔽不會時日難計，遷延日久。沙陀兵並非初出茅廬，十來年前，李克用就曾隨他父親朱邪赤心（後李唐天子賜名李國昌），出兵中原，滅過龐勛義軍，也懂陣法……

然而，黃浩剛要開口辯理，尙讓便揮手制止：

「軍情緊急，不得逞辯，各營悉聽將令，違令者軍法從事！」

眾將肅然，不敢再說。各自退下，依令行事。全軍踏冰過河，在渭北平疇忙碌三日，紮起珠連三串的七十二座營寨，只等唐軍來攻。

第四天，李克用率領黑衣黑甲的八萬沙陀軍打頭陣，來到渭南。只見雪野上村村落落不見炊煙，不聞鷄鳴犬吠。原來大戰前夕，百姓們都聞風而逃了。但見平疇裡白旗招展，與雪光相映；刀槍劍戟，高高下下；七十二座營寨如珠綴屬，整整齊齊，鐵桶一般。

看罷義軍的陣勢，李存孝便躍馬請戰。李克用問他：

「存孝，你識得此陣嗎？」

李存孝不在意地笑著說：「管它什麼陣，孩兒舞起這根渾鐵棒，一路打去，就把它打平了。」

李克用搖頭說：「嗯，打仗不知陣法，只憑蠻勇，豈能取勝？」

聚在李克用身邊那些義子，都說：「請父親教孩兒們陣法。」

李克用指點著說：「這陣佈得有名目。居中佈著蛇頭，連珠二十四寨，像蛇頭昂揚。南首佈著蛇身，連珠二十四寨，像蛇身盤曲。北首佈著蛇尾，連珠二十四寨，像長尾逶迤。一名連珠三串，二名狡兎三窟，三名長蛇三折。若先擊頭，則腰尾相應；若先擊腰，則頭尾相應；若先擊尾，則頭腰相應。孤軍誤入此陣，必定被這條長蛇纏死、咬死……」

衆人聽了，直咋舌，原來此陣這樣厲害！忙問：

「如何才能打破此陣？」

李克用笑著說：「識得此陣，破也不難。我們沙陀軍雖勇，孤掌難鳴，只能攻其一處。如等各鎮大軍到齊，我們攻頭，其餘各鎮官軍分別擊腰、擊尾，三處俱擊，這陣也就破了。」

李存孝這才不逞勇力了，心悅誠服地說：「父親高見，孩兒折服。」

又過了一天，各路官軍都到渭南聚齊。李克用分派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率本部人馬擊「蛇腰」，同華節度使朱全忠率本部人馬擊「蛇尾」，自率沙陀人馬擊「蛇頭」。

沙陀兵馬剛剛接近義軍營寨，早有一支兵馬迎出陣來，爲首一員小將拍馬舞刀，甚是英武。只聽他高聲罵戰：

「獨眼龍李克用帶領沙陀烏鴉，掠我邊境，侵入中原，罪該碎屍萬段，快快出來受刀！」

李克用聽了，氣得大眼瞪得更大，小眼瞇得更小，正要親自出戰。身邊義子李存孝說：

「父親貴爲都統，與他接戰，豈不有失身分？看孩兒取那賊頭來！」

李存孝說著，催動座騎，舞起渾鐵棒，率領人馬出了陣。馬蹄達達，鐵棍呼呼生風，直取罵陣的義軍小將。正要交鋒，那罵陣的義軍小將喝道：

「且慢，你是誰人?!看你嘴上無毛，身不滿七尺，骨瘦如柴，臉似病夫，不像李克用，倒像沙磧裡的牧羊兒。」

李存孝哈哈笑道：「你猜得正著。李都統是我義父，他貴爲官軍統帥，豈肯與你這小賊交鋒？我是他義子，打虎將李存孝。你也報個名來，打死你好往功勞薄上寫帳。」

小將說：「你坐穩了，通了名，別把你嚇得栽下馬來。小將軍乃大齊皇帝的御侄黃浩！」

李存孝說：「原來你是黃巢的侄兒，正要擒了你去報功！」

兩軍交戰，兵對兵，將對將，殺聲震野。李存孝掄起渾鐵棒劈頭攔腰，亂打亂掃，黃浩揮刀架擋，只見刀口冒火光，只覺虎口震得發麻。心想：聽說李克用新收了一名義子，曾赤手空拳打死一頭猛虎，有一身蠻力，果然不差。

李存孝也暗忖：我赤手空拳，三拳兩脚便打死了一隻猛虎。現在手裡捏著渾鐵棒，豎打橫掃，還傷不

著他一根毫毛。他那口刀神出鬼沒，使得眞好。

戰了幾個回合，黃浩突然賣個破綻，回馬拖刀就走。正在和官軍廝殺的義軍士卒也跟著回陣。李存孝暗想：也沒有傷著他什麼地方，還沒分勝負呢，他怎麼就敗走了？這大概就是義父說的，誘我入陣，然後讓蛇身、蛇尾來纏我吧？你這是打錯算盤了，義父早已佈下人馬擊蛇腰、蛇尾，他們自身難保，還能過來纏我？於是，放心大膽，拍馬追趕。

李克用見李存孝得手，在馬上把鞭梢向前一指，數百面戰鼓咚咚擂動，沙陀兵馬聽到進軍的鼓聲，一齊鞭馬向前。一個個黑衣黑甲，快馬如飛，眞像是一群鋪天蓋地的烏鴉，哇哇叫喚著，直向義軍陣地撲去。

尙讓立馬高阜，見沙陀兵鴉群一般湧入陣來，以爲中計，暗暗高興，忙令左右就在高阜上升起紅綠兩面大旗。這是給「蛇腰」、「蛇尾」兩軍的信號，意思是官軍已經入彀，立即腰尾相應，舉兵包抄。尙讓自己則指揮中軍，向前掩殺。黃浩所帶的誘敵兵馬，此時也回馬迎戰。

十幾萬人馬在開闊的渭河平原上短兵相接，直殺得屍橫遍野，天昏地暗。義軍雖然飢疲，但士氣高漲，又有「蛇腰」、「蛇尾」四十八營可恃，拚殺十分英勇。沙陀軍養精蓄銳，是一支剛剛投入戰場的生力軍，又兼祖祖輩輩在馬上奔馳慣了，也剽悍善戰。沙陀軍愈戰愈勇，而尙讓眼巴巴盼望的腰尾相應，卻遲遲不來。

南首蛇腰二十四營，由林言率領。高阜上的紅綠信號旗升起，林言正要起兵接應，包抄已被蛇頭咬住不放的沙陀鴉軍，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一股官軍，潮水般向義軍營寨湧來。林言顧不得去接應中軍蛇頭，連忙上前迎戰眼前這一股官軍。

兩軍相近，爲首一將好生面熟，只見他控住馬韁，在馬上拱手一揖說：

「林將軍，別來無恙？朱全忠馬上有禮了。」

哦，原來是朱溫叛賊，他這麼快就把名字都改了！林言咬牙切齒說：

「無恥叛賊，有何面目與我相見！」

朱溫回答說：「背叛朝廷才是叛賊，歸順朝廷是改邪歸正。坐守長安，不困死也要餓死，小將軍不如也歸順朝廷吧，朱某願做引薦人。」

林言說：「休要饒舌，先吃我一刀！」

林言搶刀就砍，朱溫連忙舉刀相迎，同時大聲鼓動部下士卒：

「弟兄們，殺呀！仗打完了，憑人頭領賞，割下一個人頭賞銀十兩！」

北首蛇尾二十四營，由王璠率領。他正要領兵接應中軍，也被河中府節度使王重榮率部攔住廝殺。

此時，義軍佈下的這條長蛇，首、腰、尾已不能相顧，被官軍先下手砍成了三截。

義軍人馬總共十五萬，分成三處，每處只有五萬。而襲陣的三支官軍，每支人馬都近十萬，是義軍人馬的一倍。後續各鎮二十來萬人馬，見前面的三支官軍得手，士氣陡增，也蜂擁而前。義軍雖然英勇，無奈陣勢已破，首先失了銳氣，加上長久飢疲，又寡不敵衆，終於潰敗。

潰敗的義軍士卒有的落荒而逃，有的踏冰過南岸。人馬雜沓，爭先恐後，踏冰過河的冰破紛紛落水。十五萬義軍，死傷八九，潰不成軍。

李存孝在亂軍中尋找黃浩，只想捉了黃巢的御侄去領重賞。他舞著那根幾十斤重的渾鐵棒，東奔西突，忽然見前面有一員義軍小將，背影極似黃浩，已經騎馬踏冰過了渭河，正沿著那條寬闊的官道，鞭馬疾馳，向長安的方向逃跑。

李存孝一催身下的座騎，也下了渭河。那馬走得太急，那冰被反覆踐踏，已開始碎裂、融化，一蹄踏空，馬陷前蹄，落入水中。冰水砭骨，那馬凍得咴咴嘶鳴。將軍失馬，如鳥折翅，而前面那員義軍小將眼

看要逃得無影無踪了。李存孝一時情急，在馬背上猛抽一鞭，那馬畢竟是塞外來的好馬，一聲長嘶，奮力向上一跳，終於馱著李存孝，跳上了南岸。馬足卻被堅冰劃破，鮮血淋漓。

此時，李存孝一心追趕西逃的黃浩，也顧不得愛惜馬匹，仍舊加鞭疾馳。馳過驪山，馳過灞橋，馬足畢竟受了傷，終於未能追趕上前面的義軍小將。

天色漸晚，遠遠見前面有一座城池。李存孝看看前後，跟在身邊的只有十幾騎人馬，他問左右：

「前面是什麼城池？」

李存孝從小在塞上放羊，從未到過通都大邑。左右士卒中雖有隨李國昌征過龐勛的，但也沒來過關中，所以，都認不得眼前的長安城，一個個搖頭說不知道。

李存孝說：「管它什麼城市，廝殺一天，肚餓馬乏，且進去吃頓飯，歇歇馬再說。」

李存孝和隨騎混雜在人流中，進得城來，只見街道寬闊，城闕高大，屋舍整齊，市上熙來攘往。走了一陣，漸生懷疑，似乎不像一座普通城池。他擋住一個行人問：

「呔，這城是什麼府郡?!」

那行人猛抬頭，見面前一匹前足血淋淋的高頭大馬，馱著一個面目兇惡的將軍，向他問話，連忙陪著笑臉回答：

「將軍初來不識，這裡是京都長安。」

聽說是京都長安，李存孝吃了一驚，私下與左右商量：

「只顧追趕黃浩，不想誤入長安。眼下這裡是黃巢的巢穴，人馬衆多，而我們卻只有十來騎。萬一被他們識破，派遣一支人馬將我們團團圍住，弓弩亂射，我們這十幾騎人馬，豈不死在一團？」

衆人商議，事不宜遲，走爲上策。然而，長安街道縱橫，就像蛛網，他們已經認不得來路，東衝西撞，

走了個把時辰，也沒有找到出城的城門。此刻，夜幕已經降臨，更不辨東南西北。胡亂撞至一處，只見一幢大屋牆高壁厚，四面少窗，屋裡闃無燈火。這房屋好生奇怪，李存孝左瞄瞄，右看看，見牆上掛著一塊油漆木匾，上寫著：

永豐倉

原來是一個糧倉！李存孝大喜：斷敵糧草，如同扼敵咽喉，何不一把火燒它個精光，使黃巢絕糧，不戰自潰？主意已定，立刻叫隨騎點火燒倉。

須臾之間，煙焰騰空，塵屑飛揚。此刻，寒風正緊，風助火勢，火仗風威，嗶嗶剝剝，燒得更旺。把那長安城上下，映得一片通紅。

永豐倉裡的糧食雖已不多，但此刻長安城裡粒粒糧食貴如珍珠，義軍聽說糧倉被燒，紛紛趕來救火。李存孝抓了一個活口押在馬上指路，乘著混亂，帶著十幾騎隨騎，直奔春明門。到了城門前，守門士卒都上城樓觀火去了，門前無人把守。李存孝手舞渾鐵棒，霍琅一聲，將鎖打落，然後大開城門，飛騎出城。等城樓上觀火的士卒發覺，李存孝的十幾騎已經去遠，消失在茫茫的夜色裡……

【注釋】

① 沙陀軍都穿黑衣黑甲，人們稱其爲鴉軍，所以朱溫叫李克用「鴉兒」。

② 鶘：即鵜鶘，一種水鳥。因鶘與胡諧音，所以用來蔑稱沙陀人。

## 三十

四月，和暖的春陽，照耀在大明宮黃的、綠的琉璃瓦面上，使這座綺麗的宮殿更顯得金碧輝煌。柳鞭舞著春風。光裸了一個冬天的椿樹、榆樹，也開始抽出嫩芽。桃樹、李樹，開放一樹樹白的、紅的繁花。

黃巢透過宸居的綺窗，看著這一切，心中暗暗讚歎：多好的一片春光！然而，一陣不可名狀的悲涼突然襲上心頭：可惜這帝宇春光，轉眼又要易主了……

今年是他入主長安，建國大齊，改元金統的第三個年頭。也就是說，他在大明宮住了將近兩年半了。兩年半，八百多個日日夜夜啊，然而，回想當年義軍從春明門攻進長安，滿城百姓鑼鼓爆竹，夾道相迎的熱烈場面，恍然如在昨天。

八百個日日夜夜，樹葉一樣多的日子，隨著一陣陣淒風苦雨，樹葉一樣飄零得無影無踪。再沒有奇蹟，再沒有建樹。想到這裡，他心中充滿懊惱。

如果，聽信皮日休等人的勸諫，少殺一些唐室宗親和唐朝舊臣，依然封他們以高官，供他們以厚祿，使他們為我所用；再通過他們去籠絡各地藩鎮，天下也許傳檄早定了。也就不會陷到今日四面楚歌，眼看長安得而復失的地步……然而，他撫摸著腰間的羅平劍，毅然地搖了搖頭：不，那樣還有什麼義軍的宗旨「羅平」、「均平」？我寧可為均平二字戰死，也不坐這樣的天下！

那麼，聽信皮日休的另一勸諫，以皇后和御命大臣看守京都長安，自己統率大軍，御駕親征，及時蕩平各地藩鎮，和西南逃入巴蜀的唐僖宗，使他們無喘息之機。那樣，也許不致養癰貽患……這幾年，也許自己的確耽於帝宮的安樂，失了進取的銳氣……

時至今日，懊悔不及，遺恨無窮！

走吧？離了長安，誰還認你這個無京都的王朝，無宮室的皇帝？剛剛建立兩年多的大齊王朝，「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這個群臣新上的尊號，豈不都徒有虛名？幾十萬義軍六、七年奮戰的成果，豈不毀於一旦？長安啊長安，實在不甘心就這樣退走！

守吧？兩個月前渭南一戰，精銳已失。近日，御弟黃鄴、黃揆駐守的華州，也被李克用的沙陀鴉軍占去，數萬軍隊大部潰亡，黃鄴、黃揆只帶了少數隨身人馬，敗回長安。現在，義軍只剩下長安一座孤城，城中雖說還有十四、五萬軍隊，裡面不少傷兵；城中糧食奇缺，永豐倉裡僅有的一點存糧，也被混入城來的沙陀軍燒了。而圍城的官軍四面蟻聚，人數六、七十萬之衆，兵精糧足，更有勇悍的沙陀鴉軍爲前鋒。力量如此懸殊，如何能守？勉強困守，無異坐以待斃。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他已經做出決策，進行了部署，現在回頭想想，決策和部署依然不錯。東南走藍田道，入商山，過武關，進河南，打回山東老家去！在曹鄆一帶養好創傷，以圖東山再起！

地處渭河平原南沿，秦嶺北麓，灞河源頭的藍田，是長安東南行的咽喉、門戶，過去許多貶謫嶺南的朝臣，都從這條路出關中。六十多年前，韓愈上書，諫迎佛骨，觸怒唐憲宗，由刑部侍郎貶官潮州刺史，南行走的就是這條路。他途經藍關的時候，寫過一首詩：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爲聖明除弊政，
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

當年韓愈貶走藍關，心境夠悲涼的了，想不到今天自己也敗走藍關……此刻，孟楷是不是已從灞上出發，率部去藍關，扼守退兵孔道？藍關，一定不能落入官軍之手啊！

黃巢正想到孟楷，左右侍衛來報：「孟楷將軍在殿外，要見皇上，有要事稟奏。」

壞了，這孟楷要誤朕的大事！黃巢即命侍衛：

「宣孟將軍上殿見駕！」

孟楷腳步急促地走上殿來，不等他跪下稟奏，黃巢便大喝：

「好一個孟楷，你不立即率部去藍關，扼守退兵孔道，跑到大明宮來做甚！你還要不要你的腦袋?!」

孟楷撲通跪下說：「皇上，孟楷想不通！長安好不容易奪得，怎麼輕易丟了?我們還有十幾萬人馬，怎麼不拚死守住長安？」

黃巢臉色鐵青，霍地從御座上站起來：「守住，守住，朕在長安守了兩年半了！困守孤城，天天挨打，天天餓飯，入關時百萬義軍，現在只剩下十四、五萬，都是你們這些有勇無謀的莽漢壞的事！難道你要朕吊死在這棵樹上?!」

孟楷從來沒見黃巢發過這麼大的脾氣，方才那股冒死進諫的勇氣，早跑得無影無蹤了。他說：

「聖上，孟楷可是一片好心啊！」

「哼，好心！管你好心歹心，有再言死守長安，阻朕退兵者斬！」

孟楷一愣，只好緘口不言了。

黃巢見孟楷不作聲了，這才開導說：「好心，就要想到有利於義軍的壯大發展。朕不是膽小怕死的人，從舉旗起義的第一天起，就時時準備肝腦塗地，血染義旗。然而，不到山窮水盡，也不要輕言死。現在，我們還有十數萬人馬，爲什麼就孤注一擲，拚死長安？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眼下我們暫時退出長安，將來我們還要再回來的！」

說話間，一個宮女用玉盤端上一盤熱騰騰的蒸糕來，跪請說：

「聖上，請用早膳。」

黃巢翕動著鼻翼：「啊，好香的糕！裡面放了香椿吧。」

宮女回答說：「稟聖上，這玉米糕裡面是放了香椿。」

黃巢高興地說：「這香椿還是七、八年前在家鄉吃過，多年不嘗此味了。玉米香椿糕，好啊，還有嗎？再給孟將軍端一盤來。」

宮女猶豫著：「糕倒還有一些，只是宮裡存糧不多了，幾樹香椿的嫩芽，也快摘盡……」

孟楷連忙插言：「聖上自用吧，臣已經用過早膳了。」

黃巢說：「你有廉頗之力，一飯能吃斗米，肉十斤。而今長安久困，軍中饑饉，吃過，你也只能半飽。」

黃巢又對宮女說：「快去給孟將軍端糕，別的事就不用你多操心了。」

宮女退下，不一會兒，又端來一盤熱騰騰的玉米香椿糕，呈到孟楷面前。

黃巢說：「宮中匱乏，朕也戒酒有日了，今日不用好酒來爲將軍壯行，你就吃一盤糕上路吧。」

孟楷不再推辭，肚裡也的確有點餓，掀起盤裡的糕，一口一塊，不一會兒，如風捲殘雲，吃得乾乾淨淨。然後，抹抹嘴巴說：

「聖上一席話，解了臣心裡的疙瘩。臣這就回灞上，率領本部人馬，立即馳赴藍關，守住出關孔道。」

說罷，孟楷拜辭黃巢，大步出殿，回灞上去。

黃巢派孟楷率三萬人馬，扼守藍田道，控制住自武關南走之路，心裡稍安。他正要一人靜處一會兒，思慮一下退兵的步驟，忽然殿外傳來一陣小兒的驚恐啼哭聲。黃巢正在詫異，皇宮裡哪來陌生孩兒的啼哭聲呢？幾個武士已經像鷹抓小雞一般，抓了一個孩童上殿來。到了御座前，武士們跪稟說：

「啓奏皇上，適才在宮前守衛，抓住一個在丹鳳門前唱反歌的小崽子。事關重大，侍衛們不敢私自處置，特來面稟皇上。」

黃巢卻說：「放手，放手，小孩子懂什麼事？他唱的什麼反歌，說給朕聽聽。」

武士們叩頭說：「可不敢重複那些反詞，那要割舌頭的。」

其中一個武士連忙呈上一張紙條說：「在這小崽子身上還搜出一張紙條，上面寫的就是他唱的反歌，請聖上御覽。」

左右接過紙頭，轉呈黃巢，黃巢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一首童謠——

庚子年來日月枯，
唐朝天下有如無。
山中果木重重結，
惡鳥傾巢犯帝都。
世上逆流三尺血，
蜀中兩見駐鑾輿。

**若要太平無兵馬，**
**除是陰山碧眼鵝。**

黃巢暗自猜詳，庚子年義軍政占長安，唐朝豈不是「日月枯」，「天下有如無」？第三句隱著我的名諱「巢」字，第四句是咒罵義軍攻占長安。再往下，其義淺露易明，最末一句是妄圖借重沙陀李克用來攻滅義軍。

黃巢看罷，心中大怒，但表面卻強自抑壓，問那孩童：

「你這紙條是哪裡來的？」

那孩子嚇得抖抖索索說：「是一個走江湖賣草藥的先生給我的，他還悄悄教我唱。嗯，他還給了我一把銅錢。」

說著，他連忙從口袋裡掏銅錢，最後，把口袋翻出來：

「錢都在這裡，我不要了，以後再也不唱了。」

黃巢問：「你知道，那郎中教你的是什麼歌嗎？」

孩子木然地搖搖頭。

「這是一支咒罵義軍的反歌，那賣草藥的郎中一定是官軍的奸細。你知道嗎，唱這樣的反歌，是犯殺頭罪的！」

孩子嚇得又哭了起來：「我真不知道這是反歌，以後再也不唱了。」

黃巢緩和了臉色：「今天恕你年幼無知，饒你初次，以後再唱，可不輕饒！」

孩子又連忙磕頭：「是是。」

「回去告訴你的那些小夥伴，不要上官軍奸細的當，不要再唱反歌。」黃巢叮囑了那孩子，才對武士

們說：「把這孩子送出宮門，放他回家。」

武士們把唱童謠的孩子帶走了，黃巢心裡很不平靜：從童謠事件看，長安城裡已經混進奸細，為官軍攻城做煽惑人心的準備。看來長安百姓也已經人心浮動。如若倉促撤出，勢必引起大的混亂，妨碍義軍安全轉移。就像兩年前為誘鳳翔官軍入城，假撤退那次一樣，奸民甚而上屋揭瓦礫打撤退的義軍士卒，以至礫打到鑾輿頂蓋上。

嗯，應該巧為部署，讓長安市民感覺不到義軍立即要轉移，以穩定人心。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悄悄撤走。

黃巢反覆運籌，終於成竹在胸。他把親近內侍叫到跟前，命即傳旨三軍，四月七日，三軍將士戎裝整齊，齊集長安大校場，操練刀槍劍戟各般兵器，演習弓馬。屆時大齊皇帝要御駕親赴校場驗兵。擺出一副固守長安，與官軍決戰的姿態。

四月七日，天氣晴朗，長安城內大校場上遍插旌旗，數萬義軍士卒齊集演武。黃巢頭戴冕旒，身穿袞龍袍，端坐點將台，侍衛和諸將左右侍立。

長安百姓得知義軍大演武的消息，也遠遠地圍著看，一時聚觀者如堵。

先練刀槍劍戟各般兵器，然後比賽射箭。校場盡頭一棵合抱的垂楊上，掛著件件紅錦戰袍，樹旁設一箭垛。

賽箭的眾將分成紅綠兩隊，各帶強弓利矢，騎駿馬立於百步之外聽令。

頃刻，內侍向三軍傳大齊皇帝御旨，紅綠各將，每人走馬向箭垛連發三箭，三箭俱中紅心者，鳴金擊鼓，獎錦袍一領。

御旨傳下，紅綠兩隊將校紛紛出隊馳馬射箭，根根利箭射向紅心，一箭中的，頃刻金鼓齊鳴。三箭都

中紅心的，金鼓聲中，披一領紅錦袍，興高彩烈地歸隊，三箭裡只有一、二箭中紅心的，雖然博得一陣金鼓激勵，但只得空手而歸。

柳樹上掛著的紅錦袍，被三箭俱中紅心的將校一件件取走，最後得只剩下一領紅錦袍了，忽然，校場門口飛騎馳進一將，脆聲高叫：

「這最後一領紅錦袍，留給我取！」

衆人驚異地一齊轉頭去看，進來的卻是一員女將。只見她頭戴雁翎翠帽，身穿狐裘緊身騎馬衣，腰帶一口單劍，手提一張強勁的桑弧弓。雖然長安飢饉，她依舊桃花面，臉上白裡泛紅。義軍將士都認得，她便是蓋洪的妹妹，林言的夫人，義軍中的有名女將蓋秀梅。

綠隊中一員將校馳馬而出，說：「林夫人，你是穿裙戴釵的女子，要戰袍做什麼？這紅錦袍還是給我吧！」

言訖，綠袍將扣弦連發三箭，三箭都中紅心，校場上金鼓齊鳴。綠袍將正要馳馬上前，摘取紅錦袍，蓋秀梅大聲叫道：

「且慢，你正射三箭中紅心，有什麼稀罕？看我背射三箭，也中紅心，才算功夫！」

說著，蓋秀梅催馬向前，快到百步界線，一勒繮繩，帶馬回馳，然後猛從馬背上轉身，嗖、嗖、嗖，連發三箭，箭箭都中紅心。頃刻，校場內外，軍民人等，齊聲喝采，金鼓亂鳴。蓋秀梅得意地說：

「這領戰袍是我的了！巾幗英雄不愛裙釵，愛戰袍！」

蓋秀梅張弓搭箭，對著大柳樹上掛著戰袍的高枝，嗖地又是一箭，射斷柳條。那紅錦袍正往下墜，倏然，蓋秀梅的戰馬已馳到柳樹下，它不偏不歪，正落在蓋秀梅身上。校場內外，軍民人等，又是一陣喝采。

黃巢在點將台上見了，心中大喜，稱讚說：

「眞是女中豪傑，爲一般男子不及。這最後一領錦袍，她受之無愧。」又對左右說，「那綠袍將既然三箭俱中紅心，也不能無賞，著人即去另取一領錦袍來，獎給他吧。」

演武已畢，金鼓聲中，大齊皇帝鑾駕回宮。然後，三軍整隊回營。看完義軍校場演武的長安百姓，也三三兩兩散去，他們走在路上，還興猶未足地談論著剛才義軍演武的英武情景。最後，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義軍還有這麼多人馬，又有高城深池可憑，不會輕易撤走。今日演武，就是表明固守長安，迎戰官軍的決心。義軍如此勇武，官軍雖然搬來了沙陀鴉軍，也不一定能攻下長安。

於是，長安浮動的人心，又漸漸安定下來。

下午，御旨特准，三軍將營中尙存的一點酒拿出來飲宴，以歡慶今日義軍大演武的成功。黃巢自己也在宮中設宴，宴請衆將和群臣。雖無佳餚，不過備了幾個家常粗菜，但有了酒，便平添了一層喜慶的氣氛，席上也還熱鬧。於是，近年籠罩長安城的一片陰鬱、壓抑的氣氛，便暫時掃開。

入夜，看了義軍三軍大演武，又見義軍歡宴的長安百姓，都放心地安睡了。那些混雜在百姓中的官軍奸細，把義軍打算固守長安的種種迹象，報出城去之後，也安歇了。

三更之後，大明宮突然火起。似乎是幾處同時點火，頃刻間烈焰沖天，那雕梁畫棟、飛簷斗栱，被烈火燒得嗶剝炸響的聲音，那殿宇轟隆坍塌的聲音，霎時把整個長安城驚醒。

人們紛紛披衣起床，翹首北望，燭天的大火把整個大明宮都燃著了。可憐自太宗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開始建造，經營了二百五十多年的無數瓊樓玉宇、龍閣鳳池，頃刻化爲灰燼。人們心知此火有異，沒有打算去救火，事實上此火也已經不可救，卻開始窺探附近義軍營寨的動靜。

大齊皇帝居住的大明宮火光熊熊，快燒盡了，而周圍義軍營寨卻全無動靜，人們更加生疑。待走近前一看，原來營寨已空，義軍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全開拔走了。

兩年前，皮日休以東出潼關，巡視同華爲名，掩護著名詩人韋莊出了長安。他和韋莊在灞橋分手，韋莊匆匆出關下江南，去領略那「江水碧如天，畫船聽雨眠。爐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江南風光人情。皮日休卻徜徉於河、渭之間，流連於驪山溫湯、華山峰巒之中。隨後，他輕裝簡從來到駐守潼關、華州一帶的義軍營寨，想隨營贊劃，爲義軍的發展壯大，在地方上盡一點棉薄之力。然而，長安義軍大營按兵不動，無所作爲，各地偏師勢單力薄，終難打開大的局面。同州、華州一帶的義軍，勢力終於囿處同華一帶。其間，義軍的兵威曾懾使附近幾個鎮的官軍節度使，表示歸降大齊的意向，但他們見黃巢只穩坐大明宮當皇帝，並無兵刃相加，已失了攻占長安前那種咄咄逼人、叱咤風雲之勢，也便朝秦暮楚，隨降隨叛了。

皮日休在潼關、華州一帶義軍營寨裡，白白忙碌了一年多，一無所成，正在沮喪。忽然，他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駐守同州的朱溫，率所部的十來萬義軍降唐了！

兵荒馬亂，道路梗阻，消息遲緩，他得到朱溫降唐的消息已是中和三年初。當年在毗陵，皮日休是朱溫接出來參加義營的，仗著兩人曾經有過這樣一段交往，皮日休決定立即趕到同州去見朱溫，極力規勸，以使朱溫懸崖勒馬，幡然悔悟，重歸義營。

皮日休匆匆交割了潼關、華州一帶的事務，依然輕騎馳赴同州。還沒有到州治，行到同州轄境內同官縣，便聽說朱溫此時不在同州，已過黃河，到東岸的河中府，與新任唐軍東北面行營都統沙陀將李克用會盟去了。他知道，朱溫已經死心塌地，事情已經無可挽回，再去同州無益，便不再前行，當晚就宿在同州縣衙。

義軍占領同州之後，委派有同官縣令，朱溫降唐，縣令不願隨著歸順，已掛冠而逃。義軍委的縣令逃了，官軍還沒有委任新的縣令來，此時同官縣衙便成了一座空衙。

皮日休在縣衙裡走走看看，來到後園，只見百卉零落，雜草叢生，一片荒涼。草莽中只有四株小柏鬱

然獨青，正直挺立。皮日休忽有所感：當此亂世，一切正直才志之士，其處境不也和這四株小柏一樣麼？誰來鏟除雜草，培植嘉木呢？想到這裡，他取了筆硯，在同官縣壁上寫道：

**余行邑過此，偶無令長，遂寄榻縣宇。步履後圃，荒蕪不治。獨有四小柏鬱然於草莽間，與菅茅並處，良可歎者！後之來者，當有瘦馬長官，定能爲四柏主人，幸無忽此語也。**

皮日休在同官縣衙住了一宿，第二天便急忙趕回長安去。東南、東北各鎮官軍齊集河中府，人馬將近五十萬，又有沙陀鴉軍作先鋒，其氣正銳；而義軍朱溫降唐，渭南新敗，損失數十萬人馬，長安城只剩下十四、五萬軍隊。他要勸黃巢立即率軍撤出長安，不能再困守孤城，孤注一擲。

皮日休三月中旬從同官縣出發，到達長安已是四月初。行至灞上，順路去拜會駐軍壩上的孟楷將軍，沒能見著。一打聽，原來孟楷已率軍扼守藍田道去了。他心頭一喜：看來黃巢已想到了避鋒卻走這一著棋。

長安城東市南面昌平坊內皮寓，一、二年沒人居住，已滿室塵封。清理了兩天，剛剛理出個頭緒，便聽滿城百姓紛紛傳說：義軍在校場大演武，大齊皇帝御駕親臨校場點兵，看來義軍要固守長安，與官軍決戰了。

皮日休的看法恰恰相反，聯繫預派孟楷扼守藍田道的事看，他認爲，黃巢點兵演武，只是故作姿態，穩定人心，迷惑官軍。義軍要趕在李克用率領的五十萬官軍逼近長安城下之前，很快撤走了。

當天下午，他接到御旨，命他立即去大明宮赴宴，歡慶義軍大演武的勝利。皮日休猜測，黃巢要藉此宴會，部署撤退。他想：匆匆趕回長安，原擬勸諫黃巢不要再困守孤城，和官軍硬拚；要迅速撤走，保存實力，以圖恢復。現在，黃巢早已周密做好撤退的準備，不需自己再費唇舌，那麼，參加宴會也就沒有必要了。於是，他托言旅途染疾，沒有去赴宴。

傍晚，內侍送來御馬監的一匹好馬，並傳大齊皇帝密旨：今晚義軍退出長安，由藍田道東南行。請皮博士隨軍撤走。

內侍走了之後，皮日休心緒起伏不寧。不出所料，義軍果然要撤出長安，這自然是上策。難得大齊皇帝在危難時刻仍不忘關照，特派內侍送來御馬，並傳密旨叮囑同行。如旨隨軍撤走嗎？幾年來南北闖蕩的戎馬生涯，已經使人厭倦，自己畢竟是個文人，更適應書儒生活。如果前幾年那種戎馬倥偬，顛沛流離的生活，因勝利在望，而甘之如飴的話，此次退出長安，勝利已經渺茫，那種亡命江湖的日子，還有什麼意思？

留在長安不走嗎？官軍進來，自己便是仕大齊的叛臣，罪不容誅，那後果不堪設想……

走呢，不走呢，皮日休左思右想，輾轉難眠。

鷄叫頭遍，拴在院中那匹御馬，忽然蕭蕭嘶鳴。皮日休的心怦然一動：一定是御馬性靈，敏感到城裡有兵馬行動，所以嘶鳴。

皮日休披衣下床，走到院中。正當四月初七夜，有點夜風，而撲面不寒，一輪上弦月亮亮地掛在天衢，透過槐樹新發的嫩葉，將斑駁的月光灑在樹下繫著的御馬身上。那馬見有人來，立刻刨動四蹄，昂首揚鬃，噴著響鼻，似乎召喚新的主人，立刻上馬，隨大隊騁馳遠去。

皮日休一聲長歎，心裡說：駿馬呀駿馬，你隨義軍大隊去，還可衝鋒陷陣；我隨義軍大隊走，有何用處？如果前幾年我獻的韜略尚且不能爲用，此後義軍便更無用書生的日子了。

他終於走上前去，解開繫在槐樹上的馬韁繩，將馬牽到門口，然後撫著馬鬃說：

「皮某不走了，駿馬，你自去追趕義軍大隊吧！」

說完，在馬臀上猛擊一掌。那馬受驚，一聲長嘶，騰起四蹄，騁馳而去。

皮日休立在門首，目送御馬消失在小巷迷茫的夜色裡。靜夜裡，遠處隱隱傳來人馬行走之聲，然而，那聲音很輕，若有若無。

皮日休回到小院，馬去院空，只有繫馬的古槐依然立在月影裡。它也許在這小院裡立了上百年。人事變換了多少代？它卻依然無恙地佇立著。以後，它還要長久地活下去，不顧人間的悲喜，不理會世事的變換，再活數百年，以至一千年。他想起一句俗話：「山中自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而亂世之人，那生命就更加脆弱，更加短促了。一種無名的愁緒，襲上心頭。他走進房去，取了筆硯，情不自已地在古槐上，寫下兩行詩句：

如何一寸心，
千愁萬愁入？

寫罷，投筆古槐下，不禁對著這兩行詩句，欷歔起來。

突然，北面火光冲天，並傳來嗶嗶剝剝的梁柱著火聲。皮日休仰首北望：大明宮著火了！那火好大，一定是同時舉火，將那千重殿宇頃刻燒著。他只覺得頭暈目眩，一種地維絕、天柱折，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的感覺，頓時襲上心頭。看來，黃巢也已經不大相信，他還能再回來，大明宮的火光便是明證。

大明宮的火光又給他一種啓示：既不願再隨義軍走，也不願束手就縛，淪爲官軍階下囚，去受非人的凌辱。火，倒是一個很好的歸宿。一把火，乾乾淨淨，不留絲毫痕迹。

想到這裡，他的心靜了下來，很快走進房去，找到火鐮火石，以及引火的火絨，點著了他的小廬。頃刻間，一切都籠罩在煙裡火裡……

## 三十一

黃巢率領十餘萬義軍，人銜枚，馬摘鈴，半夜悄悄撤出長安。長安附近的官軍看到大明宮火起，知道義軍轉移，領兵追趕，義軍大軍早已進了藍田山道。山道外，黃揆帶領的一萬餘斷後軍兵，擋住追趕的官兵，一番廝殺。一來義軍有險可守，二來官軍大隊未到，追趕的官軍只好無功而返。

義軍來到藍田關，天已大明。黃巢在烏龍駒上翹首南瞻，只見群峰之上，雄關虎踞，城樓上一匾高懸，椽筆勁書「藍田關」三個斗大的字。山形關勢，環抱一線藍天；青山綠水，秀欲染眸。

大齊皇帝駕到，孟楷連忙迎出關門，拜接黃巢入關歇馬。

黃巢登上藍田關樓回首北望，見來時的小路如一條飄帶纏繞在群峰之間，其險其峻，驚心動魄。看到這裡，黃巢忽然仰天大笑。孟楷不解，問：

「皇上，丟了長安，退兵到這荒僻地方，有什麼喜事好笑呢？」

黃巢說：「我不笑別的，單笑那李克用，雖有蠻勇，終少韜略。如若先派一軍守住藍關，義軍就是插翅也難飛出關中了。」

孟楷拜服說：「還是聖上有先見之明，早派兵馬控扼藍關，使十幾萬義軍化險爲夷。」

孟楷又領黃巢觀看關內城壘，走到一處，一方巨石上刻著《藍田關銘》：

千岩作鎖，
萬嶂爲栓。
難圖其形，

莫狀其秀。
雙扉未開，
天地如斗。
軋然畫啓，
人流如濟。
似畫秦圖，
鏽於馬底。
…………

末尾署「咸通六年，皮日休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是爲銘。」

「怪道銘文如此俏麗雄拔，原來出自皮博士之手。」黃巢忽然記起，彷彿從長安撤出之後，一路上都沒有見到皮日休，便問左右：

「皮博士呢？傳他上關見駕。」

左右去軍中傳皮日休，哪裡有他的影子？問前日送馬的內侍，內侍說馬已送到皮寓，皮博士親自收下的，別的他就不知道了。

大家估計，深更半夜，匆忙之中，皮日休十之八九沒有來得及從長安撤出。

黃巢不由得感傷起來。十年之前，乾符末歲，黃巢進京趕考不第，在長安市上鬧了宮市，打了宮使石野豬，被金吾衛追拿。幸得當時在太常寺任博士的皮日休仗義相救，掩護走出長安，從此二人成了莫逆深交。以後皮日休以一代詩才參加義軍，黃巢攻占長安，建立大齊聖朝，即封皮爲翰林學士。實指望共治天

下，使百姓得享均平，誰料想壯志未酬，中道離散。官軍進入長安，像皮日休這樣衆所矚目，曾仕唐朝又歸義軍的人，只怕難以倖免……

黃巢無心再細看關內城壘，軍情緊急，也不容在藍關久駐，即傳令以孟楷率一萬軍爲先鋒開路，以黃揆率一萬軍殿後，大軍繼續向東南開拔。

馬蹄踏破深谷與群峰，翻越秦嶺，走在當年漢高祖劉邦大破秦軍，直衝關中的路上。山間石上，鏤刻著韓退之貶潮州時，途中所咏：「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詩句，令人悵然。

翻越秦嶺，過了武關，進入伏牛山區，已經將包圍長安的數十萬官軍，遠遠甩在關中。義軍馬不停蹄，長驅東進，打算重返黃巢、王仙芝首義之地，也是黃巢及許多義軍老將士的家鄉曹州、濮州一帶。在長期苦戰，遭受嚴重挫折之後，稍事喘息，休整補充，再求發展。

義軍進入河南境，逢縣進縣，逢州過州，路上並無大股官軍阻擋，遇有州縣小股官軍，幾乎一擊即潰。

五月底，孟楷率領的先鋒軍抵達陳州（今河南淮陽），再往北走三百來里路程，就到曹州地區——哺育了這支義軍隊伍的搖籃。

孟楷正輕騎向北挺進，陳州城廓已隱隱出現在平原盡頭，忽聽得陳州城下平野裡金鼓齊鳴，旗幡招展，一支人馬殺聲震耳，鼓噪而來。孟楷忙攏住轡頭，擺開陣式。心裡卻在詫異，並沒聽說這裡有唐朝大將，佈下重兵，哪裡殺出這支人馬？

原來，陳州是宋威當年所領忠武軍管轄的地面，而今的陳州刺史趙犨，便是當年宋威的部將。王仙芝、黃巢首義之初，宋威被唐朝任命爲招討使，就近率忠武鎮兵馬爲主力，配合其他各鎮援兵，曾多次圍剿義軍，與王仙芝、黃巢的軍隊殊死惡戰。以後，黃巢避其鋒，率軍下江南，軍隊得到長足發展；王仙芝孟浪鏖戰，沂州一仗，幾乎被宋威全殲。

現在，宋威雖已老死，但昔日的忠武軍兵仍懷著對義軍的宿仇。早在黃巢困守長安的時候，陳州刺史趙犨就算計著，有一天黃巢要敗出長安，奔回曹州老家。他對左右將佐說：

「黃巢不死在長安，必定東走，奔回曹濮故穴，以將息創傷，求東山再起。陳州，是黃巢由藍田道出關，奔曹濮的要衝之地。況且，黃巢賊軍與我忠武軍係世仇、宿敵，不可不早爲準備。」

於是，修繕城塹，整飭甲兵，積蓄糧草。並把六十里之內，家有資產糧食的百姓，悉數強徙入城。又廣招兵馬，使其弟與子分別統領。一切準備就緒，只等敗出長安，奔回曹州的義軍到來。

而黃巢和義軍將士對這一切卻茫然無知、全然無備。

須臾，趙犨率領的陳州軍已到面前。趙犨在馬上大聲叫道：

「耕夫孟楷，快快下馬受縛！」

孟楷見陳州軍只有千餘人馬，不放在心上，反問：

「你是何人，敢口出狂言，擋我去路？」

趙犨說：「本人忠武軍名將，陳州刺史趙犨。」

孟楷聽了，輕蔑地說：「無名小將，大軍到來，不知迴避，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孟楷縱馬向前，舉刀就砍。趙犨慌忙舉槍相迎，鋼刀砍在鐵槍上，叮噹一聲響，火花飛濺，趙犨只覺震得虎口發麻。他心裡暗忖：果然是一員虎將，名不虛傳。

交手不幾個回合，趙犨拖槍回馬便走，陳州軍也隨後退卻。孟楷哪裡肯捨，拍馬就追，大吼：

「來，由你；走，就由不得你了！」

趙犨不敢由大路逃，落荒而走。五月裡，麥子已經黃熟，趙犨專揀那麥稠的地方跑。要在平時，義軍行軍是不准踐踏莊稼的，但爲要斬殺敵將，也就顧不得這些了。孟楷暗想：你以爲往麥地裡逃，我就不敢

追你了？義軍雖有不准踐踏莊稼的軍紀，但追殺敵將可以例外。

孟楷騎的「千里赤」，是一匹千里駒，趙犨騎的也是駿馬，但哪裡有「千里赤」跑得快？看看就要追上，忽然，「千里赤」四蹄一軟，撲通栽倒。趙犨正要回馬槍刺，「千里赤」振鬣一聲長嘯，托著孟楷騰空躍起，四蹄帶起四根又粗又長的麻繩，將幾個牽絆馬索的官軍士卒，甩出幾丈開外。

然而，「千里赤」並沒掙脫羈絆，撲通一聲，更高更重地栽倒地上，孟楷摔落馬背。跟隨的義軍士卒正要上前搭救，一片殺聲，埋伏在麥地裡的數千官軍一齊殺出，將義軍士卒殺散，活捉孟楷，裝進囚車。

原來，趙犨素知孟楷驍勇，「千里赤」剽悍，只可智取，不能力敵，所以佯敗落荒而逃，卻在麥地裡預設伏兵，安下絆馬索。擒人須先擒馬，可「千里赤」不是幾個士卒手牽絆馬索拉得住的，所以又事先將長長的絆馬索固定在鐵樁上，深深埋進地裡。「千里赤」先縱身一躍，掙開了士卒的牽絆。但四蹄已進了活套，那活套越拉越緊，又有鐵樁拴牢，終於再次栽倒。

囚車送走了孟楷，官軍想得這匹好馬，都攏上前來。「千里赤」又踢又咬，哪容官軍近身？只差粗繩鐵樁絆定，不能跑脫。官軍無奈，只好割愛，一頓亂箭，將「千里赤」射死在麥地裡。

囚車將孟楷解進陳州衙內，趙犨命將孟楷提出囚車，縛在公堂下楹柱上受審。趙犨坐在堂上公案前勸降說：

「孟楷，你是一條好漢，既已被擒，何不早降？」

孟楷一聲冷笑：「要我投降，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趙犨問：「朱溫降得，你爲什麼降不得？你如歸降天朝，本刺史向朝廷保舉你當一方鎮將，職位不在朱溫之下。」

不提朱溫倒罷，提起朱溫叛賊，孟楷直氣得渾身打顫。不是這個叛賊敞開同州這扇長安的後門，開門

揖盜，長安還不至於這麼快丟失！孟楷暴怒，吼叫說：

「要殺要砍由你們，莫提朱溫叛賊！」

孟楷額上青筋暴起，猛力一掙，只見那縛著他的柱子直搖晃，震得那屋面上的瓦塊嘩啦啦掉下一大塔來。他再三掙兩掙，也許將楹柱扛倒，房屋掙塌，繩索掙斷……

趙犨慌了，臉上發白，扯開嗓子喊：

「快，砍死他！」

左右侍衛慌忙上前去，一頓亂刀，可憐一員虎將體無完膚，遍身流血而死。

黃巢親率中軍，來到陳州，聽說先鋒將孟楷中計被俘，在陳州衙內遭亂刀砍死，萬餘前鋒軍被殺散，大爲震驚，大爲哀傷。當即傳旨，數萬義軍停止北進，駐屯陳州城下。全軍縞素，爲孟楷致哀。

黃巢還備了三牲，親到孟楷遭伏擊被擒的麥地裡，北望陳州城，遙奠孟楷亡靈。

凝神之間，當年孟楷一刀劈倒一株百年古槐，砍死藏在樹洞裡的土豪劉恩蔭，馴服無人敢近的烈馬「千里赤」，那種無比英武的氣概，彷彿歷歷目前。參加義軍八年，他打過多少大仗，惡仗，殺過多少著名的唐官唐將，想不到今天卻喪生陳州，死在無名之輩趙犨手裡。

冥冥中，孟楷那粗壯高大的身軀，彷彿遍體流血，站在香煙氤氳的空中，向黃巢說：

「陛下，你要爲孟楷報仇啊……」

黃巢兩眼不覺流下淚來，將手中酒杯酹地，對著冥冥空間說：

「死爲鬼雄，亡靈安息。孟楷兄弟，朕一定爲你報此血仇：生擒趙犨，找到你的屍骨，然後用趙犨的頭祭你的新墳。」

黃巢回到中軍，立即傳令三軍，合圍陳州，四面攻打。三天之內，務必踏平陳州，活捉趙犨，找回孟楷的屍骨。

趙犨一年以前就已做好準備，不但加高築厚了陳州城牆，還在陳州城下挖了數道寬深各數丈的塹壕。平日陳州軍民出入倚仗臨時鋪搭的板橋，現在板橋拆除，義軍根本無法接近陳州城牆。臨時鋪搭板橋吧，平原上樹木極少，一時難以籌到能搭過塹壕的數丈長的大木；再者，義軍一接近塹壕，陳州官軍便從城上以強弓利矢亂射，難以立足。

三天很快過去，不但沒有踏平陳州，連陳州城牆也沒有觸到。

一天，尚讓夜巡，只聽得軍營裡士卒詢問對方口令，回答是：「陳州！」

尚讓心裡猛然一驚：怎麼用「沉舟」作口令?!又想，一定是「陳州」。但「陳州」和「沉舟」諧音，用作口令，未免不吉利，不如請大齊皇帝另換新令。

尚讓折身向中軍去，路過一軍營，又聽見士卒低聲唱一支憂傷的歌謠：

潁水①水流，
河畔陳州。
魚大船小，
臨水犯愁。
陳州陳州，
漁夫心憂。
漁夫心憂，

尙讓更爲驚悸：如此說來，這種不祥的預感，憂傷的情緒，也傳染到了士卒之中！他加快步伐向中軍走去。

中軍，黃巢正秉燭獨坐，焦慮地籌劃。立下三天踏平陳州的軍令，不料三天已過，而攻城尙無寸功。眼下是解圍而去，繞道北奔曹濮，按撤離長安時定下的計劃，重返家鄉，將息若干時日，補充兵員糧草，以求發展，再爭天下呢？還是立下破釜沉舟志，不計時日，不計犧牲，一定拿下陳州，爲孟楷復仇，爲義軍雪恥呢？

此時，侍衛來報：尙讓將軍在帳外求見。

「半夜三更尙讓來見，莫非有什麼緊急軍情？」黃巢暗忖，即命侍衛傳進。

尙讓謁見畢，黃巢問：「將軍夤夜晉謁何事？」

尙讓稟奏說：「臣在軍中夜巡，士卒對答口令：『陳州』。臣以爲不吉，宜作速更換。」

「圍攻陳州，時時以『陳州』二字激勵士卒，有什麼不吉？」

「『陳州』與『沉舟』諧音，所以不吉。」

黃巢冷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你怎麼這樣聯想呢?!」

「不只臣這樣聯想，這種不祥的預感，憂慮的情緒，也傳染了士卒。」

黃巢斥問：「你如此說法，有何憑據?!」

尙讓將路過某軍營聽到的一支歌謠，如實稟報黃巢。

黃巢說：「這是一支普通的漁歌，與軍情何關？」

尚讓卻說：「不，此歌謠語義雙關，不可等閒視之。如將歌中『陳州』，換成『沉舟』，意義就更明白了。」

說罷，尚讓果然試將「陳州」換成「沉舟」，然後將全歌念一遍，便成了：

潑水水流，
河畔沉舟。
魚大船小，
臨水犯愁。
陳州沉舟，
漁夫心憂。
漁夫心憂，
沉舟陳州……

尚讓解釋說：「此歌用意明顯。魚大船小，就有大魚將漁舟撞翻潑水之虞，漁夫怎能不抱沉舟之憂呢？它表面說的打魚，暗喻義軍圍攻陳州之舉。趙犨這條大魚難捉，久圍不下，也難免有沉舟之患。」

聽到這裡，黃巢勃然大怒，命令侍衛即去軍營，查明唱反歌，擾亂軍心的士卒，一律處死！又傳旨軍中，將口令「陳州」，改爲「蔡州」。然後，顧尚讓說：

「如此處置，將軍可以放心了吧。」

尚讓說：「依臣愚見，不如將口令改爲『曹州』。」

黃巢以爲尚讓多事，心裡不高興，說：「半月前，義軍途中擊蔡州，幾乎一襲而破，節度使秦宗權稱

臣歸降。用『蔡州』作口令，不是既吉利，又可以鼓舞士氣嗎？」

尙讓卻意味深長地堅持說：「依當前情勢，臣以爲用『曹州』作口令，更爲相宜。」

黃巢審視了一下尙讓的神情，敏感地問：「傳此口令，莫非要讓軍中知道，朕將解陳州之圍而去，北奔曹州？」

尙讓舒心地笑了：「陛下睿智，明察秋毫。改『陳州』爲『曹州』，即解陳州，奔曹州之意，軍心將大定。」

「你也以爲朕攻不下陳州？」

「趙犨早有準備，陳州城高壕深，城內糧草可以支持年餘，急切只怕難以攻下。」

「陳州糧草可支一年，朕就圍它一年半，困也把它困死！」

「陳州周圍六十里內，百姓資糧，都已被趙犨強徙入城，義軍糧草也難以支持一年半載啊。」

「陳州六十里內無糧，朕可派兵遠走百里之外，去汝州、唐州、鄧州、許州、鄭州、汴州（今河南臨汝、唐河、鄧縣、許昌、鄭州、開封等地）打糧。」

尙讓動容切諫，說：「陛下，爲了一座小城，如此興師動衆，臣以爲不值得。」

黃巢也憤激起來：「豈止爲一座小城，朕是爲愛將孟楷報仇！爲朕最心愛的忠義虎將孟楷雪恨，什麼都值得！」

格登一下，尙讓的心直往下沉：稱孟楷爲最心愛的忠義虎將，將義軍其他將領置於何地？

黃巢臉上漲紅，完全被感情控制了，愈說愈憤激：

「孟楷與朕冤句首義，數年以來，破敵斬將，功在衆將之上。此仇不報，朕何以對天下？義軍還如何配稱一個『義』字？朕已決策，卿不必多言。夜已深沉，朕要安歇，卿即回營去。」

尙讓默然。說到這個地步，話已無法再談了，只好拜辭出中軍。

尙讓走出中軍營帳，下弦月已經升上天衢。二十增，月起三更。此刻當已三更過後。月光皎潔，但驅不散他心頭的陰影。屢遭挫敗，黃巢變得越來越偏執了，如此下去，凶多吉少。自己難道就跟著這盲人瞎馬，向著深淵走下去嗎？思量至此，尙讓不禁茫然自失……

「口令！」

「蔡州。」

原來軍中口令果然改了，那聲音卻並無不久前襲取蔡州時那種銳氣。

**［注釋］**

① 溵水：古水名，即濦水，爲潁河上源支流。《資治通鑑》注：溵水在陳州西南。

## 三十二

唐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四月，黃巢圍陳州已三百多天。陳州久圍不下，黃巢愈加惱怒，更在陳州城外建宮室，立百司，爲持久之計。

黃巢傳旨，陳州宮室模擬長安大明宮式樣興建。先修含元殿主殿，然後右築翔鸞閣，左築棲鳳閣，其間以飛廊相接。含元殿朝堂前，樹肺石，修鐘樓、鼓樓，兩旁並峙，以求莊嚴華麗。含元殿須盡量巍峨，站在含元殿上要能望見陳州城裡，既是朝堂，也是敵樓。叫陳州城內趙犨見了，觸目喪膽。

這一天，黃巢御駕親巡宮室工地，見含元殿還沒修一半，翔鸞閣、棲鳳閣剛剛打了個地基，而建宮室的士卒卻人數不多，無精打采。他宸衷不快，諭傳督修將領來見。

督修宮室的將領是黃揆，叩見皇兄後，黃巢責問：

「上諭三個月修成含元殿，爲何兩個月過去了，還沒修一半？」

黃揆稟以人手不夠，軍食不足。

要是別人督修，黃巢難免懷疑他有意怠工。近來，諸事不順遂，黃巢也逐漸多疑起來。黃巢不能懷疑自己的胞弟消極怠工，有意作對。細細一想，黃揆的話也是實情。年來部隊減員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士卒逃亡的事每天都有。過去義軍揷起招軍旗，百姓紛紛來投，現在的百姓不但不來投義軍，甚至見了義軍避之不及，因此，義軍人數有減無增。

由長安撤退時，義軍尚有十五萬人馬，走到陳州，已不足十萬；圍陳州一年，現在義軍大約只有五、六萬人馬了。這五、六萬人馬，要圍城；要遠走百里以外，四出打糧；修宮室的人數自然不能不受影響。

雖然不斷派兵四出打糧，但要維持數萬人馬的糧草，依然不易，原以爲出了長安，可免飢饉，而現在

數萬義軍仍在飢饉之中。

黃揆見皇兄聽稟後，默然若有所思，又相機進奏：

「臣弟聽說，唐天子詔令叛賊朱溫爲宣武節度使，朱溫已率部出關中，到汴州（今河南開封）上任。感化節度使時溥也率所部人馬，從關中返回了徐州。他們似乎都是衝著我義軍來的。陳州離淮南不算太遠，如淮南高駢再引兵出戰，我們又難免陷於重圍……」

趙犨被圍之後，曾派使者縋城而出，赴唐天子行在求救。此時，長安大明宮被撤走的義軍焚毀，官軍入城之後，又大燒大掠宮室民房，長安城滿目瘡痍。唐天子先派官員去長安整修宮室城廓，爲還都計，御駕卻還稽留成都行宮。但接到星夜馳送的陳州求援奏章，即一面復詔慰勉趙犨，要他再堅守數月，拖住黃巢軍；一面急詔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率部去汴州到任，急詔入關勤王的關東、江南各鎮人馬立即出關。

黃巢審視地看了黃揆一眼，問：「怎麼，你也怯敵，想勸我撤走？」

黃揆連忙惶恐地回答：「不敢。」

朱溫到汴州，時溥回徐州，如巨鉗兩夾從西北、東北兩面威脅陳州義軍，黃巢也曾想過解圍而去。但又聽說沙陀李克用鴉軍攻下長安後，已引兵返回雁門關，心中便又安定下來。他料定光憑叛賊朱溫和感化節度使時溥的軍隊，奈何不了義軍。果然，朱溫到汴州，時溥到徐州已經數月，卻遲遲不敢來解陳州之圍。

黃巢開導說：「朱溫、時溥時刻覬覦義軍，然心有餘而力不足。高駢早已不聽朝廷號令，割據淮南，稱霸一方，近來更致力於修道成仙，不會引兵犯我。我軍雖有兵力不足，糧草短缺之難，但據陳州城外逃的百姓說，城裡存糧也不多了，軍民亦在飢饉之中。只要義軍再堅持月餘，陳州城是可以攻下的。」

黃巢的一番話，果然將黃揆的信心又鼓起來，他說：

「皇兄一席教誨，使臣弟茅塞頓開。當督勵士卒，早日修成宮室。」

黃巢兄弟正說著話，只見北面塵頭大起，似有人馬直奔義軍營寨而來。兩人大驚，正要派人前去打探，中軍有校尉來駕前稟報：

「尙讓將軍從太康退兵回來了。」

太康在陳州西北，相距約百里，黃巢命尙讓率一萬軍駐守，與陳州爲犄角之勢，以防朱溫南下突襲。現在爲什麼不召而自回呢？

黃巢正在詫疑，須臾，尙讓已馬到駕前。黃巢見尙讓人馬零落，神色驚惶，猜測他兵敗而回，心中不悅。尙讓見了駕，不待他開口，黃巢便責備說：

「將軍難道還敵不住朱溫一個叛賊?!」

尙讓喘息稍定，這才細稟原委。原來，進拔太康的不只是朱溫的汴梁軍，還有李克用的沙陀鴉軍。尙讓帶領的一萬人馬，死的死，散的散，突圍出來的還不到一千人。尙讓本人死戰得脫。

黃巢驚問：「李克用不是率沙陀鴉軍，回雁門關去了嗎，怎麼會突然出現在太康呢？」

尙讓回稟：「據說朱溫、時溥以義軍兵勢尙強，力不能支，共同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李克用率數萬沙陀兵，一律騎的雁北好馬，飛騎來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拔太康，致使我措手不及……」

說到這裡，尙讓頗有怨艾之意，那神色彷彿說：如果早聽我的勸諫，不死圍陳州，也不會像今天這樣被動挨打。

黃巢此刻已無心計較尙讓的臉色，他在緊急籌劃，該如何應付當前突然出現的危難局勢。

黃揆一旁進奏：「李克用沙陀軍復出，這一帶官軍又有了主心骨，必然乘勢進擊。如果李克用會同汴州朱溫、徐州時溥，以及鄰近許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兗州、鄆州諸州官軍，四面來犯，義軍必陷重圍。請皇兄慮及這一著，早作處置。」

黃巢仰天長歎說：「天假我以時日，使沙陀兵晚來一個月，陳州也就攻下，孟楷將軍之仇，義軍三軍之恨也就可雪了。現在，一年之功，虧之一簣。這也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黃巢當機立斷，撤陳州圍。趁李克用、朱溫、時溥合圍未成，立即跳出包圍圈，北上汴州，偷襲已經空虛的朱溫巢穴。然後，由汴州進入當年王仙芝、黃巢首先舉起義旗的長垣、曹州、濮州地區。黃巢指望長垣、曹州、濮州的鄉親，仍像九年前一樣熱忱支持義軍。

夜幕降臨。溵水河畔，陳州城下，晚風傳送著聲聲輕輕對答的口令：

「口令！」

「曹州。」

聲音裡隱含著不該有的輕鬆、喜悅之情，彷彿不是敵軍合圍中的倉促撤退，而是多年浪跡江湖的遊子，收拾衣裝還鄉。

暮春初夏之交的和風，在田野鼓蕩，陳州城四面的義軍營寨裡，馬項下的鸞鈴被風搖動，叮叮噹噹響了一夜。陳州官軍聽見城外義軍營寨鸞鈴緊響，以為黃巢要調動人馬趁夜攻城，格外戒備。趙犨一夜未睡，數次親自登城巡查。

黎明時分，趙犨和衣而臥，正要小憩片刻，守城官軍來報：

「四面敵營不見人馬踪影，黃巢軍隊已經偷偷撤走了。」

趙犨聞報，翻身坐起，連忙登城瞭望，果然只剩下一座座空營，但晨風中叮噹的鸞鈴聲仍充耳不斷。趙犨心中疑惑，只怕是計，不敢貿然出城。直等到天色大亮，黃巢營中仍不見人馬出入，趙犨才開了城門，帶兵殺出。

衝進義軍營寨，果然是一座座空營。營寨風簷前拉著一根根長繩，上面懸掛著一串串鸞鈴，被風吹動，

叮噹作響。原來人馬走了，卻摘下馬項的鑾鈴，掛在營前，隨風搖響，以為疑兵之計。

黃巢帶領人馬，避開李克用、朱溫屯兵的太康，沿陳州西面的溵水，向北撤走。溵水東南入淮河，而北面源頭卻接近汴河。

溵河兩岸，到處散著黃巢倉促北走的隊伍，再無以往行軍時那種嚴整的行列。義軍中多長垣、濮州、曹州一帶士卒，多年離鄉背井，闖蕩江湖，而今義軍聲勢已衰，更想放下刀槍，回歸故里，重把犁鋤。走著，走著，便三三兩兩離隊自去，領隊將校顧此失彼，想約束也約束不住。後有追兵，軍情緊急，也不能停下來整頓。

走了數日，來到中牟縣北汴河邊的王滿渡口，義軍人馬已散去一多半。幸好，渡口還有幾艘船隻，只要渡過汴河，就可以快馬直奔曹濮了。

黃巢親諭宰相尙讓，坐鎮王滿渡口，指揮義軍渡河。人多船少，渡河秩序至關重要，如果擁擠搶渡，不但渡不成河，船也要擠翻。

開始，果然有效，將士們見宰相尙讓立馬渡口，監督渡河，誰也不敢亂擠，秩序井然，很快渡過了千餘人馬。河南岸雖擁滿了待渡的人馬，但都嚴整佇立，耐心地等待著。

突然，岸上擠滿的待渡人馬騷動起來，潮水一樣往渡口擁。人群中紛傳：

「追兵來了，快渡、快渡！」

尙讓身邊的侍衛，連忙上前攔阻，但哪裡攔阻得住。好幾個侍衛也擠下了碼頭。

尙讓怒火中燒，厲聲喝斥：「擁擠者斬！擁擠者斬！」

侍衛們正在無可奈何，得到「擁擠者斬」的命令，手起刀落，殺翻了幾個擁上前來的士卒，那潮頭向後退了退。然而，過了片刻，人潮又擁向渡口，幾個侍衛來不及提刀殺人，便被擠下了河。

塞滿渡口的待渡人牆，被後面擁上前來搶渡的人潮推擠，像大廈傾倒一般，倒到汴河裡。人喊馬嘶，聲音鼎沸。後面的隊伍不知道前面的人牆被擠得一堵一堵倒在河裡淹死、踩死，還在往前擁擠。渡口的人牆倒了一堵，又倒一堵，死傷無數。

尚讓立馬渡口河岸，再不能以大齊宰相的嚴威，整飭渡口秩序。擁擠的人潮被一股盲目的、無法控馭的力量驅使，甚至也擠到了尚讓馬下。尚讓眼裡閃現出驚惶的目光：或者立即縱馬馳開，或者趕緊搶上碼頭邊那隻裝滿了人，正要划向對岸的渡船，要不，眼看也有被擁擠而來的人潮推下河去的危險……

突然，黃巢縱馬馳上渡口旁邊一個土阜，烏龍駒那格外高亢清亮的嘶鳴聲，引得千萬義軍將士一齊回頭。黃巢振臂高呼：

「弟兄們，渡河來不及了，追兵已經到了中牟！」

士卒們放眼南望，果然看見了官軍的塵頭，並隱隱聽見了追兵達達急馳的馬蹄聲，人馬又大騷動起來。

「七尺漢子，不能驚惶失措，擠下河去淹死；也不能束手無策，引頸受戮！怕什麼，與沙陀鴉軍、朱溫叛賊，背水一戰，死，要做鬼雄！」

騷亂的士卒果然逐漸平靜下來，不再盲目擁向渡口。將領們各自整理自己大大減員了的隊伍。

然後，將領們齊集黃巢馬前聽令。除護送帝后、太子及輜重已經渡過北岸的黃鄴、黃揆、林言外，尚讓、蓋洪、蓋秀梅、黃浩、王璠等一齊環立黃巢身邊。

黃巢從人叢中一眼看見蓋秀梅，驚問：「秀梅，你怎麼沒隨眷屬過河去？」

秀梅就在馬上屈身爲禮，說：「陛下，秀梅是女將，願留在南岸殺賊！」

黃巢說：「情勢險惡，今非昔比，此刻不適於女將參戰。曹皇后是女將，也安置她先過河去了。」

秀梅勒馬橫刀，身邊跟著幾個女兵，一律緊身紅緞衫褲，在萬千義軍將士中，彷彿萬綠叢中一點紅，

更顯得秀色奪人。她全無懼色地說：

「曹皇后身邊帶有太子，自然該先過河去；我年紀輕輕，無牽無掛，怕什麼！」

小將黃浩一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樣子，挺身而出說：

「嫂子，林言哥哥要侍衛皇上，不能照顧你。我和你一起廝殺，隨時照顧你。」

「你才多大一點？哼，還照顧我，我照顧你還差不離。」

在此危難時刻，秀梅看看黃浩那副跨馬提刀，氣宇軒昂的男子氣概，不但沒有笑他裝大人，反而溫柔地投去一瞥感激的目光。

這時，汴河北岸搖回一隻木船，船頭立著一員年輕將領。他見南岸追兵已近，心中十分著急，船還在河心，就遠遠地對著黃巢高叫：

「陛下，快上此船！」

黃巢一看，認出是侍衛長林言。他不理會林言的呼喚，仍鎮定自若地繼續指揮義軍將士佈陣迎敵。

須臾，木船攏岸，林言躍身跳上碼頭，快步直奔黃巢馬前，再次懇請黃巢上船。

黃巢正色說：「在此危難時刻，朕身爲義軍都統，如何能先過河去？」

林言跪奏說：「陛下不只是義軍都統，而今還是大齊皇帝。天下有御駕親征的事，卻沒有皇帝上陣，以千金之軀與敵普通將卒廝殺之理。」

蓋洪等衆將也一齊在馬前跪請：「皇上保重爲上。廝殺自有衆將，請皇上趕快上船過河！」

林言感覺到人叢中有兩隻脈脈含情的眼睛在悄悄注視他，他走到蓋秀梅馬前，單膝跪下，雙拳柱地一叩，抱憾說：

「情勢危急，林言以護駕爲重，無力顧及賢妻，深覺愧疚。」

蓋秀梅慌忙下馬，扶起林言，深情說：

「護衛好皇上，就是護衛好義旗，這個大義，秀梅懂得。我也是刀箭叢中闖過來的人，留在南岸厮殺，你不用掛心。」

已經看見了官軍的旌旗，和舞刀飛馳而來的人馬。黃浩、蓋洪縱馬當先，高呼：

「義軍兄弟們，衝啊！」

秀梅柳眉倒豎，立即翻身上馬，揮刀跟了上去，一隊女兵緊隨身後。

林言轉身上前，不由分說，扶黃巢下馬，快步向木船走去。侍衛牽了烏龍駒，隨後上船。

南岸殺聲震耳，官軍義軍攪在一起，殺得天昏地暗。血，流入汴河，將汴河水染得殷紅。

林言仗劍挺立船頭，連聲督催侍衛：

「快划，快划！」

侍衛們一聲不吭，只是憋足勁猛划，槳楫入水，發出有力的嘩嘩聲，那彷彿便是他們的回答。

汴河北岸，黃鄴、黃揆、曹氏皇后和太子黃球，一齊聚在渡口，正爲黃巢的安危擔心。木船攏岸，見林言安然接回了御駕，又驚又喜，連忙上前迎接。

黃巢登上北岸，再回望南岸，戰聲已漸沉靜，只還有一些零星的拚殺，偶爾傳來幾聲淒厲的、撕心裂肺的慘號。王滿渡口、中牟原野，遍地官軍旗幡，已看不見義軍潔白耀眼，大書「黃」字的戰旗。

他的心猛然一陣絞痛：數萬義軍將士都陣亡了嗎?黃浩、蓋洪、蓋秀梅、尙讓、王璠諸將，壯烈犧牲了呢，還是突出重圍，遠走天涯了呢？

想不到數年積聚的雄兵，毀於一旦！黃巢不覺黯然泣下，諸將和衆侍衛也無不傷心落淚。

一侍衛忽指河中：「看，幾艘敵船開過來了！」

黃鄴仔細看了看，說：「為首一艘船，船頭立著的像是尙讓將軍，莫非是突圍出來的義軍過河來了。」

黃揆說：「船上建的是官軍旗幟，不會是突圍的義軍，也許尙讓降了官軍。」

林言臉色嚴峻，說：「尙讓此來不懷好意，陛下，快請上馬，離開此地！」

黃巢以手止住林言：「且慢，讓他靠近，看他說些什麼。」

船過河心，離北岸更近了，船上一切看得更加清楚。果然，為首一艘船上船頭立著尙讓，而船上插的卻是官軍的旗幟。

尙讓也看見了黃巢和衆將，他尷尬地笑著，就在船頭拱手一揖，說：

「黃巢大哥和衆位兄弟，請了。你們已親眼看見，數萬義軍全部覆亡，眼前只有一條路，歸降朝廷。我已歸順感化節度使時溥將軍，時溥將軍待以上賓之禮……」

黃巢氣得臉色鐵青，再也聽不下去了，他從侍衛手裡奪過一把強弓，搭上箭，咬牙恨恨地厲聲斥道：

「你這個鮮廉寡恥的叛賊！」

尙讓知道黃巢弓箭的厲害，慌忙往船艙裡躲，口裡說：

「兩軍陣前，不斬來使呀……」

黃巢氣鬱於胸，無處發洩，將手中箭對著蒼天，用盡氣力，呼地一箭射去，恨不能將天射塌！箭矢飛向無垠的太空。天，並未射塌，弦，卻梆的一聲斷了。他兩手將斷弦的硬弩用力一壓，叭的一聲，強弩從弓背上折斷為二。他兩眼冒火，定定地盯著南岸蟻聚河邊，正在撐船放筏北渡的官軍，手抖抖索索地將兩折斷弓疊在一起，叭地折成數段。斷弓尖銳的折口，刺破了手掌，殷紅的血點點滴下，他全然不覺。

突然，黃巢將手中斷弓擲於地下，翻身躍上烏龍駒，然後一揮羅平劍，向待命北岸，正在惶急的千餘義軍將士高呼：

「上馬！」

烏龍駒馬頭向東，黃巢一馬當先，千餘義軍將士拍馬相隨，向著曹州疾馳而去。頃刻，汴河北岸塵土飛揚，像陡地捲起一股颶風。

汴河南岸，一個官軍將領騎在馬上來回扯著嗓子傳諭：

「奉聖諭：活捉賊首黃巢封萬戶侯，得黃巢首級賞萬金！快，衝過河去，捉拿黃巢！」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汴河裡，官軍將士像煮餃子一樣往水裡下。木船、臨時編的木筏，各種浮游工具應有盡有，已到五月，河水不寒，水性好的乾脆一手牽馬，一手划水，向北岸游去……

•

李克用乘一艘專用大船，登上汴河北岸。他在塞外沙漠草原上長大，嫻於鞍馬，卻不習舟楫，乘船過河的事不敢馬虎，船要大，還要專用，多備水手。

隨後，朱全忠也乘船登上汴河北岸。李克用正一目眇，一目睜地目送東去追逐黃巢的沙陀騎兵。朱全忠拍馬近前，拱手一揖說：

「李將軍，請了！」

李克用也拱手還禮，說：「朱將軍，請了！」

朱全忠問：「李將軍爲何馬足踟躕，不和士卒們一道追趕在逃的黃巢呢？」

李克用傲慢地說：「王滿渡一仗，戰局已定，黃巢不過是一條漏網之魚，早晚就擒。追趕這千把殘兵，我手下兒郎李存孝足矣，還用得著咱親自驅馳嗎？」

不待朱全忠回話，又旁若無人地自讚自歎：「李存孝，李存孝，中原還無此勇將呢！」

哼，碧眼鶡敢如此小看我中原，以爲中原無人！朱全忠恨不當面發作。但他終於強抑住怒氣，反而滿

臉堆笑，說：

「李將軍既不打算親自追趕，敝鎮所汴梁就在前面，何不枉道汴州歇馬？朱某也好略盡地主之誼，備菲酌爲將軍慶功。」

李克用方才氣壯如牛，但聽朱全忠邀他到汴州城歇馬飲宴，卻疑懼躊躇了。他想起一年前河中府第一次見面時兩人那番齟齬，又怎知朱全忠此刻不心懷鬼胎？猛將李存孝不在身邊，進汴州發生變故，誰來保駕？

朱全忠看出李克用的疑懼躊躇心情，故意激他：「哦，是了，沒有李存孝跟隨侍衛，李將軍是不輕易離開軍營的——這樣吧，待李存孝追趕黃巢回來，再請李將軍去汴州赴宴……」

不等朱全忠把話說完，李克用身邊一員小將應聲說：「朱將軍太小看我沙陀軍，除了李存孝，難道我軍中無人了？」接著，向李克用跪請，「孩兒李嗣源，願隨父親去汴州赴宴。」

朱全忠哈哈大笑：「朱某豈敢小看沙陀軍？不過以話相激罷了，不如此，還請不動李將軍父子哩。」

雙方既已約定，朱全忠先馳馬回汴州備酒。

李克用率領沙陀軍繼續向曹州進發，路過汴梁，安營城外。果然，有汴州節度使朱全忠派遣使者，送來書札，上面寫著：

欽差鎮守汴梁節度使朱全忠頓首百拜，上沙陀軍李將軍麾下：

王滿渡一仗，賊軍已潰，殘衆不日全殲，渠魁即將就戮。從此，帝馭重旋，使天下兵馬休息，黎民安居樂業，將軍誠不世之元勛也。

今封域有幸，大駕過汴，肅具小宴，恭迎旌麾。敬與洗塵，少傾鄙悃。伏乞俯賜光臨，全忠掃徑

以俟。謹啓。

李克用見朱全忠來書詞情懇切，不再生疑，便命李嗣源率一隊侍從護衛，前去汴梁城赴宴。

朱全忠得知李克用果然前來赴宴，心中大喜，親自出城迎接。只見遙遙一彪人馬，簇擁著一名青年將領，緩轡而來。到了跟前，但見李克用頭戴金盔，身披金甲，高頭大馬，走在隊伍中間，身邊有義子李嗣源緊緊相隨，前後數百名家兵家將，像衆星捧月。

朱全忠將李克用一行迎到城內最好的館舍——上源驛。

上源驛內早已備好酒饌，桌上擺滿各種美食。更引人注目的是，席間有七個妙齡女子，懷裡各抱一個三彩酒罎，酒罎上寫著「女酒」二字，娉婷而立，以爲侍酒。

李克用就座，奇異地問：「何謂『女酒』？」

朱全忠笑著說：「這是此地待客的一種最隆重的酒宴。」

接著，他又詳爲敍說。原來，此地有一種風俗，家中生下女兒，待女兒三、五歲大就釀酒。將釀出的好酒一罎罎裝好，等冬季池塘水枯時，便將密封的酒罎一罎罎埋入塘底。到了春天，水漲塘滿，在泥封之上又加了一層水封。如此密窖十幾年，臨到女兒出嫁，才決塘放水，取出酒罎，以供賓客。這種酒因而叫「女酒」，味道佳美，無與倫比。

爲了給剿賊元勛李將軍洗塵犒師，特地從汴梁城裡今年待嫁的數百女子中，挑選七名顏色姝麗的，湊成七仙，各捧一罎剛從塘底掘的「女酒」，前來侍酒。

李克用聽了朱全忠的敍說，心裡更動情不疑。他久居塞外，每日吃的牛羊肉，常常飲酒，以解葷膻，卻從來沒聽說過這種佳釀。今天能有機會品嘗，自然是一賞心樂事。

七位女子以新嫁娘的嬌羞之態輪流奉觴，格外惹人愛憐。其中一女子還擅長歌樂，即席撥弦婉唱：

女兒酒，
飲一口，
一生福祿隨君走。
女兒釀，
嘗一嘗，
終身甜美難相忘。

飲到傍晚，李克用已爛醉如泥，侍從也都飲得胸襟沾濕，醉得不能自持。

李克用在塞外慣於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日常斗酒不醉，今天爲何爛醉如泥呢？

原來，朱全忠幾次接觸李克用，見他飛揚跋扈，隱隱感到李是將來角逐中原的兇悍對手，心欲除之而後快。此次假意殷勤，邀他到汴梁歇馬飲宴，暗地裡已佈下機關。侍酒的七個女子，有六個確係今年即將出閣的新嫁娘，手中捧的也真是味醇而不烈的女兒酒。而其中能唱歌的女子，卻是酒樓歌妓，手中捧的也不是女兒酒，而是一種名叫「千日醉」的烈酒。

「千日醉」初入口，味感並不辣烈，倒還芳香可口。喝下半個時辰，酒性發作，使人沉睡不醒。相傳有一個名叫玄石的人，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賣給他一瓶酒，卻忘了告訴他是「千日醉」。玄石到家喝了這瓶酒，數天不醒。家人也不知道這酒是千日醉，只當他已醉死，便痛哭失聲，備棺殮葬。酒家於千日之後，忽然記起玄石三年前來沽酒，今天醉當醒了，便找到玄石家詢問。家人回答，玄石已經死了三年，今天正

好服孝期滿。酒家對家人講明三年前玄石買「千日醉」的情況，同到玄石墓地，掘塚開視。玄石果然醒來，從棺材中坐起。

朱全忠將「千日醉」烈酒雜於「女兒酒」之間，命歌妓與新嫁娘一道同時侍酒，那李克用喝得嘴滑，哪裡分辨得出？

朱全忠得知李克用和隨從都已醉倒在上源驛，心中大喜，以爲剪除這個沙陀梟雄的良機已到。入夜，他親帶兵將包圍上源驛，想趁醉將李克用和侍從全部殺死。

李克用的養子李嗣源，年紀雖然只有十七歲，卻精明勇敢。李嗣源也是胡人，名邈佶烈，無姓。李克用見他驍勇，收爲養子，賜姓李，賜名嗣源。此次，李嗣源自告奮勇侍衛義父李克用進汴梁赴宴，果然處處小心，宴席上雖有侍女勸酒，但他強自控制酒量，只喝個四五成。所以，衆人皆醉，唯他獨醒。

他見義父和侍衛都醉了，更是警惕。到了夜晚，他親自緊閉驛館門戶，提了單刀，衣不解甲，來回巡邏。半夜，微倦，正想坐下小憩，忽聽得館外有人馬行走的聲音，心覺有異，頓時睡意全消。他趕快喚醒醉臥的親兵。有幾個喝得較少的親兵，此時酒也醒了，聽說館外有兵馬包圍，趕緊躍起捉刀。

此時，驛館外已響起咚咚的撞門聲。李嗣源對親兵說：

「你們快去喚醒主帥，我去把住大門！」

門被轟隆撞倒，汴梁兵正要蜂擁而入。突然，一條黑影躍擋大門，大吼一聲：

「沙陀小將李嗣源在此，誰人敢入！」

李嗣源將手中大刀舞得車輪轉，一連砍倒十幾個衝上前的汴梁士兵。夜色濃黑，混亂之中汴梁兵也不好放箭，怕傷了自己人。

外面殺聲震天，呼聲動地，李克用卻昏昏醉臥不醒。親兵進房吹滅蠟燭，扶李克用藏到床下，用冷水

澆面，使他清醒，告訴他汴梁兵包圍了驛館，李嗣源正在門口抵敵。李克用嚇出一身冷汗，酒都做汗出了，雙目睜開，漸漸清醒，拔出腰裡劍，就往外衝。

汴梁兵見李嗣源驍勇異常，擋住大門，一時衝不進去，便放起火來。頃刻間，上源驛館便被煙火吞沒。

李克用被煙火困住，有力無處使，哪裡還衝得出去？火勢漸漸逼近，他長歎一聲說：

「我李克用英雄一世，塞外、關內所向無敵，想不到今日卻死在小人的酒杯中！」

李克用正閉目等死，突然，晦冥的夜色裡劃過一道耀眼的電光，隆隆響起炸雷。雷聲過後，豆大的雨點滴落下來。雨，越下越大，而那燃燒驛館的煙火卻越來越小。李克用由憂轉喜，說：

「眞是吉人天相！」

親兵們扶著李克用，趁亂跳牆而走，李嗣源也隨後跟上。

朱全忠率汴梁兵亂中衝進驛館，以爲李克用已燒死在火裡。可是在灰燼裡四處扒，四處找，也不見李克用屍骨。火剛剛燒起，便遇了雨，不可能將李克用燒爲灰燼，既無屍首，便是趁亂逃走了。

朱全忠連忙率兵追趕。親兵護衛李克用先行，李嗣源帶侍衛斷後拒戰。且戰且行，到了城邊，李克用縋城而出。三百沙陀侍衛，陸續都被汴梁兵殺死，只有李嗣源矢石無傷，在李克用縋城逃出之後，也越城返回本營。

上源驛之變揭開了朱全忠、李克用爭雄中原的序幕。

## 三十三

馬蹄達達，如敲小鼓，一行鐵騎突出重圍，風馳電掣，由兗州北奔泰安。

爲首一騎是大齊皇帝黃巢，座下的烏龍駒特別高大，毛色炭一樣黑，手中的羅平劍染血未乾。緊跟在他馬後，有時和他並轡而馳的是一匹杏色的黃驃馬，上面坐著一位巾幗英雄，她便是皇后曹梅。撤出長安一年多，風霜憂慮使她較前憔悴了，但通體看依然綽有風姿。入長安前夕，她生下幼子黃球，以後閨居深宮，數年之中絕了戎馬生涯。方才兗州那場大戰，混亂中車駕失散，車中的愛子也落入敵陣。當時，她幾乎痛不欲生，硬要獨自殺回敵陣，在千軍萬馬中找回愛子。黃巢知道，這是徒勞無益的事，甚至有與愛子同歸於盡之虞，這才一面勸解，一面強牽著馬頭，拉她一塊北奔。情勢危急，不容她沉浸在失子的哀痛裡，現在她丟掉了幼子，也捐棄了哀傷，終於輕騎馳騁於黃巢左右。

以下是林言、黃鄴、黃揆，還有六騎侍衛。

泰安漸近，終於望見城北拔地聳天的泰山主峰玉皇頂了。這座古稱東嶽，一名岱宗的名山，曾吸引了秦皇、漢武，歷代帝王都來朝拜祭天。大詩人杜甫寫《望嶽》詩讚頌它：「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眦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黃巢生於齊魯，長於齊魯，卻一直沒能攀登「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的東嶽玉皇頂。現在，走馬東嶽山麓，依然無緣攀登，身後追兵正緊呢。

黃巢終於撥馬向東，從泰山主峰東嶽山脚，馳進了向東綿延的泰山山脈高低起伏的群山之中。也許這綿延無盡的群山能爲他擋住追兵。

這是泰山之一脈，其高亞於泰山，故名小泰山，又叫新甫山，漢武帝求仙，建宮於此，還稱宮山。山

北是萊蕪縣，山南是新泰縣。黃巢一行數騎，現在亡命奔馳在萊蕪縣境迂迴山嶺中。但見夾道奇峰突兀，疊嶂層巒，鬱葱綿亙。

然而，群山並未能擋住追兵，官軍也跟踪追進了新甫山中，他們能清晰地聽到四山的馬蹄聲和雜亂的馬嘶人喊聲。

看來，不能順著直通萊蕪縣城的山間大道直跑下去了，這樣，不久就會被身後的官軍追上。怎麼辦？只有離開山中大道，捨馬登山以避之。

前面到了一個谷口，一條無名小溪從谷口潺潺流出，流入道旁的汶河。好清冽的汶河水，六月間，山水正盛，它汩汩滔滔穿過群山向西南流去，注入東平湖，流入黃河。這便是《尚書·禹貢》載的「浮於汶，達於河」。泰山的百澗千溪都流入汶水，難怪古人說：「泰山郡水皆名汶」。

到了谷口，黃巢首先躍身下馬，其餘將卒也都跳下馬背。烏龍駒以爲要小憩片刻，把頭伸進小溪去飲水。竟日不停地奔馳，乾得嗓子快冒煙了，這清冽的溪水好愜意。黃巢撫著馬鬃、馬背，深情地說：

「龍駒，你隨我十年，南征北戰，立下汗馬功勞。如今大難臨頭，前面山高路險，戰馬難行，只好各自逃生了。」

烏龍駒大口大口地飲著水，似乎什麼也沒有聽見。

黃巢不忍心驚動牠，觸動離情，趁烏龍駒貪婪地飲水之際，悄然舉步登山。衆人也棄了馬，默默相跟在身後。

烏龍駒喝足了水，抬起頭來，振一振鬣毛，環首四顧，不見了主人的踪影。牠張皇起來，向著群山引吭嘶鳴，彷彿在尋找主人。長途奔波之後，正在大口喝水，大口嚼草，以解飢渴的群駒，被烏龍駒的嘶鳴聲驚醒，抬頭不見各自的主人，也一齊引吭嘶鳴。像在向著群山呼喚，又似乎在互相詢問：這究竟是怎麼

回事？

正順著一條峽谷向上攀登的黃巢，聽到烏龍駒略帶悲涼的嘶鳴聲，不覺停下脚步，回首反顧。樹蔭隱蔽，他能看見在開闊谷口張皇四顧的烏龍駒，烏龍駒卻看不見他。

此刻，他只要打一聲響亮的唿哨，烏龍駒聽到熟悉的唿哨聲，哪怕是峭壁千仞，有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險，牠也會不顧一切地跟了上來。

黃巢將手指舉到了嘴邊，又頹然放下，終於取消了打唿哨的念頭。此刻，人以馬爲累，馬也以人爲累，不如任牠自由去吧，也許還能找到一條生路。

烏龍駒引吭嘶鳴，不見主人答應，於是，自作主張，順著東西山道，向著萊蕪縣城的方向，撒開四蹄奔去。一馬頭引，群馬奔騰，牠們是去尋找主人吧？

黃巢目送烏龍駒東去，心裡默祝：但願中途遇見山民，將你收養。黃巢不死，異日一定將你找回。

黃巢正欲繼續舉步，卻見弟弟黃揆還坐在山石上垂淚。他一定也捨不得那匹梨花白，梨花白雖然比烏龍駒略遜一籌，畢竟也是日行數百里的良驥。黃巢走近黃揆身邊：

「爲梨花白傷心？」

黃揆突然撕扯著頭髮，嗚咽起來：「失去了戰馬，身邊只剩下六個兵卒，我們還算什麼將軍?!」

「六個兵卒？」黃巢哈哈大笑，「不，六十萬！一、二、三、四、五、六，整整六十萬，和進長安的時候一般多！」

他見衆人迷惑的目光，又一本正經地說：「這不是說笑話，是眞的。只要我們甩開了追兵，大難不死，出山之後，還會將『六』變成『六十萬』！有了人，馬也會有的。」

黃巢的話鼓舞了衆人，大家又提起勁來，沿著險峻的峽谷，繼續向南面的深山走去。

離了正道，路越來越難行。有時是只容一足的打柴人踏出的小徑，有時粗藤和灌木交織在一起，全然無路，得用戰刀砍出一條路來。

攀巉岩，踏小徑，又走了半日，天已向晚，前面不辨去路，遠近不見人迹。黃巢一行正在猶疑，只聽見樹葉窸窣，小徑裡走出一個打柴人來。

林言上前施一禮，說：「借問大哥，這裡是什麼去處？」

打柴人抬眼驀然見面前立著一群帶刀的人，不免有些驚慌，但見他們面目和善，說話客氣，心又稍安。他歇下柴擔，揮一把汗說：

「這裡是泰山脚下，萊蕪縣境的狼虎谷。」

黃巢心頭一震：「好險惡的名字！」

「是呀，這裡北有谷口，南無出路，地勢險惡，所以有此名。」打柴人解釋說。

衆人不約而同地「哦——」了一聲，「北有谷口，南無出路」的話，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衆人心上。

「附近可有村莊？」

「前面不遠就是小人居住的祥溝莊。」

「什麼，『降寇莊』？」黃揆的手不覺伸向劍柄。

打柴人知道對方聽走了音，連忙更正說：「祥溝莊，吉祥的祥，山溝的溝。」

黃揆的心，這才釋然。

林言正想要打柴人帶路，去祥溝莊借宿一宵。黃巢警覺地問：

「莊上有沒有對頭兵？」

他按當地百姓的習慣，把敵軍叫對頭兵。

打柴人不假思索地說：「對頭兵？有哇。莊裡仕紳原來辦有團練，這些天聽說有一支造反兵敗的隊伍逃進了深山，莊上又加派了官軍駐守。」

黃巢搓著兩手說：「哦——」

打柴人打量著眼前這一夥陌生的帶劍人，試探著問：

「你們也是齊魯一帶的人吧？聽口音，和我們這一帶人說話很相近。」

黃巢哈哈一笑：「感謝你一番好心，告訴我們很多情況。我們的事，你就不要多打聽了。天色不早，挑柴請回吧。」

砍柴人不敢再多問，而心如有所悟，挑起柴擔自去。暮色裡從山梁上傳來他信口編唱的樵歌：

有個舉子落第後，
旗寫「均平」去爭鬥。
馬前招得三千卒，
要奪唐朝四百州。

空有浩氣衝鬥牛，
落得餓虎走荒丘。
十年征戰成一夢，
憔歌漁唱平添愁……

眾人聽了樵歌，無不悵然若失。

曹梅倚著一棵銀杏樹坐了下來。啊，好大的一株銀杏樹，高可十餘丈，樹身數人合抱，那扇子形的小樹葉綴滿枝頭，像撐起一把遮天蔽日的傘蓋。她說：

「既然前無出路，後有追兵，莊子裡有團練和官兵，也不能去，今晚我們就在這銀杏樹下歇息吧。我實在走不動了。」

山路的確難走，經過這大半天的攀登，男子漢也筋疲力盡了，曹梅自不用說。更何況整天只顧奔逃，水米未沾牙，哪還有氣力再趕路？衆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看著她。

黃巢卻說：「不能在這裡歇息。我們好比誤進了一個口袋，如不趕快走出，明天敵軍鎖住袋口，我們就有翅難飛了。」接著，他緩和了語氣，「你也實在是太累了，走不動，我來攙你。」

林言也說：「舅后，我來攙你。」

曹梅扶著銀杏樹光滑的樹幹，咬牙站立起來，也許脚上打的泡破了，痛得她眉頭緊蹙。但她畢竟硬撐起來了，強笑著說：

「不要你們扶，要走，我自己走！」

突然，黃鄴指著北面山頭，聲音有些顫抖，說：

「看，火把！」

果然，一束一束的火把，像一點一點的鬼火在北面山梁，在來時的路上明滅。黃巢從小見慣了這種鬼火。曹州冤句一帶多平原，無崇山峻嶺，偶有聳出平疇者，不過單峰斷阜，可一二數。而在赤牆村黃巢家對面二、三里之遙，就有一個土阜，土阜不高，卻林木蓊鬱，墳塚纍纍。每到晴明的夜晚，黃巢和家人在莊院前小坐，就能看到一點點的鬼火在晚風中明滅，陰森可怖，叫人毛骨悚然。據說，那是一些幽靈頭頂上放出的毫光。只要你大膽走近，生人的陽氣，就能將這些幽靈，以及它身上放出的鬼火驅散。黃巢人漸

長成，膽子也大了，有一次他仗劍夜行，路過土阜，上去一看，除了荒塚，一無所有，並不見什麼鬼火。而待他走出二里開外，回頭再看，那鬼火又閃爍起來。

可是，此刻眼前出現的鬼火，卻是實實在在的，擎火把的是一些比魔鬼更加兇殘的東西。

「看，南山也有火把！」

「東山也有！」

「西山也有！」

隱隱傳來一陣陣銅鑼聲和一聲聲嘶啞的喊聲：

「捉活的……」

「捉活的？哼，妄想！」

他們一個個緊握劍柄，怒目而視四山逼近的火把，心裡發出一個共同的聲音。

啊，進攻長安的那些日日夜夜，從函谷關到潼關的路上，日夜兼程，六十萬大軍，六十萬支火把。那火把遠比今天晚上的多，那兵勢遠比今天晚上的大。可是，六十萬支火把爲何只燒殘了殿宇的一角，沒有將唐王朝毀爲灰燼，到今天這火反過來燒到自己身上？

百思不解，百思不解啊！

「十七、十八，月起更發。」

今天是六月十九吧？一輪皓月從東山升起，此刻也交初更了。劍在月色下閃著寒輝，映出劍背上鐫刻著的兩個字「羅平」。

黃巢在心裡浩歎：羅平、羅平，羅致均平。爲你浴血苦戰了十年，而今均平的大齊新朝就要葬身在這險惡的狼虎谷了。

十年，他開府庫，出富豪，賑濟平民，分的糧食比面前的山峰還要高，分的錢帛比滿山的樹葉還要多。也許應該將這些錢糧去收買各地藩鎮……。

也許進長安之後，不該殺那麼多公卿王侯……

不，這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樣，還算什麼義軍，還稱什麼大齊，還倡什麼均平？豈不和舊王朝一模一樣？

他腦子裡忽然閃現出先哲的一段教誨：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其時矣！為求均平而死，死有何憾？想到這裡，黃巢不覺心胸坦蕩，視死如歸。

這時，四山火把漸漸向狼虎谷移動，「捉活的……」的呼喊聲也愈來愈清晰。

黃巢將衆人召集到銀杏樹下，說：「古人言『舍生取義』，又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殺貪官，反暴唐，倡均平，這便是我們夢寐以思，夢寐以求的仁義。冤句起義，奮戰十年，浴血以求，我們堪稱志士、仁人。可惜，求之不得，我們只能一死取義成仁，不能貪生忘義害仁。今已山窮水盡，我先飲刃成仁。諸將都是我的親眷，你們也絕不能讓官軍捉活的，以敗壞我的名聲。」

聽到這裡，曹皇后、黃鄴、黃揆、林言都暗暗飲泣，頷首默許。曹皇后更致嗚咽不能成聲。

黃巢又目視六個親隨，親切地說：「你們長期隨侍我身邊，一直跟隨到狼虎谷，一片忠義之心，難能可貴。我和諸將死後，你等可割下首級，前去報官，領了賞銀，回家過下半輩安康日子。」

六個隨侍一齊跪下，流著淚說：「小人們願隨陛下和諸位將軍同死狼虎谷。」

黃巢擺擺手說：「同死無益，你們就照我的話做吧。」

黃巢仰首蒼天，喟然長歎：「石可破也，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也，不可奪其赤。」然後猝然引劍，自刎其頭於地。

曹梅、黃鄴、黃揆見狀，都痛不欲生，一齊自刎於銀杏樹下。

林言本打算掩埋了幾位親人的屍首後，再自刎。此時，他看見月光地下滾動的四位親人的頭顱，心如刀絞，欲哭無淚，心中忽然放棄了自刎的念頭，而升起一股強烈的復仇願望。

他想起古時候楚國干將、莫邪、眉間尺的故事。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才成。殘暴的國君為獨占天下最犀利的寶劍，並使鑄劍技藝不再外傳，而殺死干將。妻莫邪生遺腹子眉間尺，長大後日夜思報父仇。楚王得知，懸賞千金，購眉間尺頭。眉間尺逃入深山，遇見一位俠義之士，說：「聞楚王以千金購你的頭，你將頭與身上背的劍給我，我為你去找楚王報仇。」眉間尺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

俠客持眉間尺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說：「這是勇士的頭，應當放到鼎鑊①裡烹煮。」楚王採納俠客之言，烹煮眉間尺頭，然三天三夜不爛。楚王親到鼎邊察看，俠客即以劍砍楚王頭落鼎內，隨後俠客也自刎其頭墮湯內。終於實現了報仇的願望。

林言想，我何不也效此法，帶上四位親人的頭顱，面獻唐僖宗，然後趁機殺了那個昏君，為親人和廣大義軍報仇，那時我再自刎而死也不遲。

主意已定，林言將身邊所帶金錢悉數散給六個侍衛，要他們各自去找生路。然後，草草掩埋了四具無頭屍身和黃巢那柄羅平寶劍，將四個頭顱用布囊裝好，背在身上，循來時的路，獨自向山口走去。

微茫的月色下，山路依稀可辨，林言心事重重，高一脚，低一脚，走到山溪入汶處的北面山口，天色

已經微明。突然，樹叢中跳出一隊官軍來，爲首一個軍校大喝：

「什麼人，上哪兒去！」

林言鎭定地回答：「我是黃巢跟前侍衛官林言，今斬了黃巢夫妻及兄弟四人的頭顱，要獻給唐天子去，請衆位軍爺放行。」

軍校走上前去，說：「打開布囊來檢驗，看是否眞有黃巢首級。」

林言連忙護住布囊，說：「事關重大，非面見唐天子，不得開啓布囊。」

突然，軍校猛力一劍刺進林言心窩。林言血流如注，踉蹌了一下，又立定脚跟，雙目怒視軍校。他血流盡了，而怒目圓睜不閉，其屍不仆。他飲恨而亡，死不瞑目啊。

軍校上前，一脚踢倒林言的屍首，用力割下他的首級，一併裝進布囊，獰笑說：

「我將你的頭割了，一併去請功，豈不更好！」

天明，黃巢首級已得的消息在圍山官軍中傳遍，各路進圍官軍開始撤出，狼虎谷山林逐漸沉寂。

旭日升起的時候，昨天傍晚那個打柴人來到銀杏樹下，他看見斑斑的血迹，卻不見黃巢等人的屍首。突然，他聽見了汩汩的水流聲，低頭一看，只見銀杏樹旁一股清泉正在翻湧。

他好生納罕，每天打柴從銀杏樹下經過，從未見銀杏樹旁有泉眼，怎麼一夜工夫突然冒出一股泉水來了呢？他左思右想，終於穎悟：一定是黃王的屍首沉入地下，英靈不泯，又化作流泉，翻湧而出。

打柴人蹲下身去，捧一掬泉水送到嘴邊。啊，這泉水多麼清冽，多麼甘美！

他本是專爲掩埋黃王的屍首而來的，現在他可以安心地離去了。

經過一番血的洗禮，狼虎谷沉寂了，泰山的群山沉寂了。但是，中華大地並未完全沉寂，在江南，小將黃浩率領的一支數千人的義軍，仍在拚搏、廝殺，那聲音震撼著長江江水、洞庭湖波，持續綿延達十數

年之久。

一九八四年元月，春節前夕一稿

七月定稿

**〔注釋〕**

① 鑊：鼎大而無足叫鑊。鼎鑊烹煮，是古代一種酷刑。

# 後記

《長安恨》是《九月菊》的續篇。《長安恨》主要寫黃巢率百萬義軍攻占長安到敗出長安，自殺於泰山狼虎谷這段史實。至此，筆者總算寫完了黃巢起義的全部過程，了結了一個心願。

黃巢起義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極大的一次農民起義。黃巢的名字在我國流傳千餘年，家喻戶曉。黃巢是一個文武全才的英雄，他不僅武藝高強，是百萬義軍的統帥；寫的〈菊花詩〉氣吞山河，又文采飛揚。我國歷史上，能寫出如〈菊花詩〉這樣作品的農民起義領袖，堪稱鳳毛麟角。

黃巢起義軍中，還有一位晚唐著名詩人皮日休，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詩人親身參加農民起義，皮日休外似乎無第二人。

而黃巢所處時代，又是中世紀中華民族經濟文化鼎盛的唐代。

歷史本身是譎詭變幻、極富色彩的，如果未能將其揮寫成絢麗多姿的歷史畫卷，這全怪作者筆力不逮。

關於歷史小說的創作，我贊成大關節目要符合史實，也允許不違背歷史眞實性原則下的某些虛構。歷史小說就其本質來說，是文學，而不是歷史；但又要盡可能做到思想與藝術、歷史與文學的完美結合。

從一九七六年開始《九月菊》的創作，到一九八四年《長安恨》付梓，前後歷時九個年頭（當然，其間還寫了別的作品，做了別的事）。沒有出版社的扶持、鼓勵、鞭策，很難設想，我能堅持完成這兩部著作。我衷心向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同志們鳴謝，也向一切關心和扶持過此創作的同志們致謝。

作者　一九八四年盛夏於武漢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長安恨 / 楊書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漢
藝色研出版 ; [臺北縣]中和市 : 三友總經銷
, 民82
面 ; 公分. -- (楊書案作品 ; 5)
ISBN 957-622-240-0(平裝)

857.7 8100632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楊書案作品05◉ ISBN-957-622-240-0

長安恨

作　　者／楊書案
發 行 人／程顯灝
總　　監／林蔚穎
責任編輯／施麗薰・吳秀梅
編　　審／曾美珠
美術編輯／彌　彌
出 版 者／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製 作 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　　話／(02)7031828　7057118
傳　　眞／(02)7024333
劃撥帳號／0788033-5

法律顧問／謝天仁律師
印　　刷／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電　　話／(02)2233866
總 經 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　　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　　話／(02)2405600　2405707　2482395
傳　　眞／(02)2409284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初　　版／中華民國82年1月
定　　價／新台幣 220 元

●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